

郑振铎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六卷

中国古典文学文论

《漫步书林》

《劫中得书记》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第六卷说明

本卷收辑作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未刊稿以及散见于建国前后一些报刊和专集中的中国古典文学文论，包括文学史、诗歌、小说、戏曲、文史杂论、序跋和目录等。收录内容不包涵作者的文史专著，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和已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的篇章（以上各书已分别编入《全集》其他各卷）。卷末文《劫中得书记》系作者自己编定，一九五六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七卷，本卷即据此版本。本卷之未刊稿（包括讲话记录稿）均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资料。





1925年11月初，与高梦旦、胡适同游南京鸡鸣寺。右起：二：胡适，三：郑振铎，四：高梦旦。



1927年，旅欧期间与朱光潜等在爱丁堡古天文台（英国）。左四：郑振铎，左五：朱光潜。



1931年8月郑振铎与夫人（左二）女儿（左四）在上海中江林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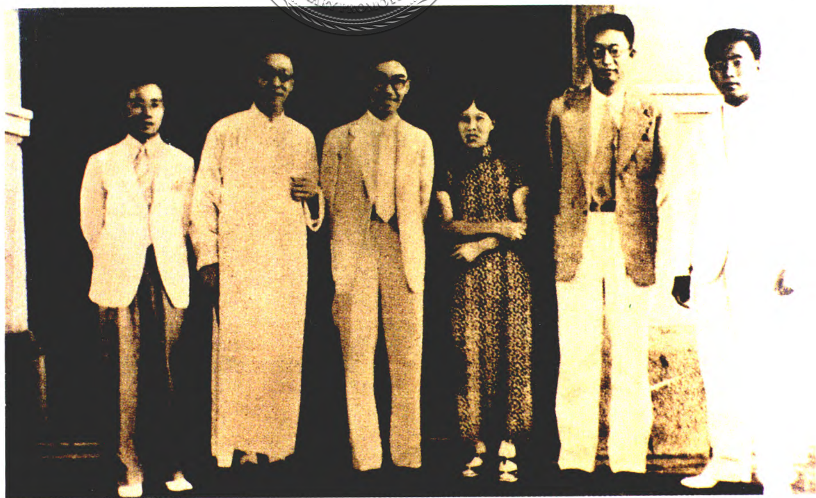


1923年秋，郑振铎与家人在北平西山。左二：高梦旦，左三：郑振铎，左四：高君箴。



30年代初，郑振铎与夫人、女儿。





1933年夏，郑振铎与谢冰心夫妇摄于北平。左三起：吴文藻、谢冰心、郑振铎。

目 录

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中国素以文教之邦著称。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历代帝王且时时下崇“文”之诏令。以中国人之如此重视文学，以中国文学所历年代之如此长久，宜其能蓬蓬勃勃，产生无量数之杰作了。然而除了诗歌与论文、杂著之外，其余戏剧、小说、批评文学之类并不发达。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中国人所崇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文”，乃是所谓“六经之道”，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其他真正文学，则提倡者决无其人。诗歌最容易发泄人的真情，故最发达。至小说之类，则所谓文人者且鄙夷之而不屑为。《四库总目提要》且以“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勿贵。……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至于近代，因西洋小说介绍进来的原故，大家才稍稍承认小说在文艺上的地位，但是一般人还不大明了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中国文学真价的所在。有人以学校中的“功课表”算为文学。也有人把宋元理学，汉人章句，也叙入文学史之中，又有人以陶潜来同俄国的托尔斯太相比。中国文学真还在朦胧阴影之中，没有露出新明的阳光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前次，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开会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就是“整理中国文学的范围与方法”。当时大家曾讨论了一回，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与重大，时间又是太短，所以没有议出什么结果来。

现在，我先把自己的意见，简简单单的写出来，请研究中国文学的诸位先生，给我些教正。

一 整理的范围

文学的范围，极不易确定。如果我们说《诗经》是文学，《西游记》是文学，或是《日知录》不是文学，《朱子语录》不是文学，那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如果一进到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那么，便不易十分确定了。譬如问：“王充《论衡》是不是文学?”“《北梦琐言》，《世说新语》，算不算文学?”或是“《陆宣公奏议》，《贾子新书》，是不是文学?”便不易立刻回答了。至少也要把文学的性质懂得清楚，并且把这种书的价值与影响研究得详详细细，才能够无疑的回答说：“这是文学”，或“这不是文学”。

而欲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尤为不易。

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颢、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

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谭”，“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的范围，确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

现在凭我个人的臆断，姑且把他分为九类如下：

（一）诗歌　这里诗歌一字，所包括的颇广，自四言的诗，五言、六言、七言的诗，以至乐府，词，长歌，赋等等，都包含在内。词是从诗变化出来的，中国旧的分类虽与诗分开，其实性质是一样。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赋自《离骚》以后，作者继出。而《离骚》实为后世诗人之祖，故赋也不能与诗分开。还有民间歌谣，也须附在这一类中。

（二）杂剧，传奇　元人杂剧，及汤若士，李渔，蒋士铨诸人之作都包括在内。董解元《西厢记》，体例与王实甫不同，他这本书，是预备给一个人唱演的，不是预备给许多人扮演的。后世弹词，与他极为相近，亦可附在此类。

（三）长篇小说　中国长篇小说极少。自宋元以后，始有作者。而所谓文人学士对于这种书，并不重视。所以除了《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其他历史小说如《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秦汉演义》之类百余种以外，长篇小说几于绝无仅有。

（四）短篇小说　唐人的短篇小说如《虬髯客传》，《柳毅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都是价值极高的。自唐以后，作者极少，蒲留仙之《聊斋》，与流行民间之《今古奇观》，可以附在此类。

（五）笔记小说　此为中国所特有者。《四库总目》所列子部小说家，几皆为此类。而往往一书中有许多篇是记掌故的，有许

多篇是记奇闻的。还有许多是杂记经籍考证及音义的，不能把他们完全当为小说。

（六）史书，传记　长篇传记，中国极少。至于史书，则《左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之类，都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他们的影响极大，后世言文者多称左、马。在文学史上，他们与《诗经》，《离骚》是有同等的重要的。

（七）论文　论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秦诸子及贾谊，扬雄，王充，仲长统，韩愈，苏轼，黄宗羲诸人所作的《论衡》，《昌言》，《明夷待访录》之类，一面于思想界极有关系，一面在文学上也各有相当的地位。

（八）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刘彦和的《文心雕龙》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亦多新意。其余如《诗品》，诗话，词话及《唐诗纪事》之类，大半都是不大合于文学批评的原则的。

（九）杂著　如书启，奏议，诏令，赞铭，碑文，祭文，游记之类，皆归于这一类。

以上九类，略可以把中国文学，包括完尽。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有许多奏议、书启是文学，有许多奏议、书启便不能算是文学。所以要定中国文学的范围，非靠研究者有极精确的文学观念不可。

二　整理的方法

我们研究一种学问，不能受制于他人所预定的研究方法之下。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决不敢替别人定什么整理的或研究的方法。但是至少限度的研究的趋向，我想总要稍稍规定一下。因为这种研究的趋向，正如走路一样无论走到哪里去，都是非经过这

一个地方不可的。譬如在培根以前，研究学问，都只信仰相传的成说，并不自己去考察。在达尔文以前，讲生物原理的人，也都只相信上帝造物之说，并不去研究生物进化之原理。到了培根、达尔文以后，则研究学问的自然而然的都趋向于归纳的研究与进化论一方面了。又如十八世纪以前，西欧的批评文学家，都以希腊的传统的学说为唯一的批评方针。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不遵守亚里斯多德定下的“三一律”，便被当时的人攻击得很利害。到十八世纪以后，文学的研究者便没有人信仰这“三一律”，而另有他们自己的新趋向了。如果在现在的时候，而还有人拿“上帝创造说”来批评“进化论”，或拿“三一律”来做现在的戏剧的准绳，则这人必定是个非愚则妄的人了。所以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

（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

（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

现在先就第一项略说一下：

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完全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被汉儒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

而正夫妇也”了。虽然朱熹能够打破这种解释，而仍把他加上儒家的桎梏，说什么“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最可笑的是：

“腰腰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这一首诗，明明是“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的话）之意。汉儒却把他当做叙述妇人适人，未见其夫，与既见其夫的心境变化之文。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第一段“未见君子”解做“在涂时”，还勉强可通，至第二段，第三段，则出嫁之女，要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做什么？下边紧接着“未见君子”——“在途时”——则更说不通了。出嫁之女走到途中，忽然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奇怪的，诗中“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明明是言未见其夫，故而悲痛。汉儒却解做“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离也”。如果是说女思相离的话，那么，见夫前与见夫后，总是一样的相思，为什么见了夫后，便“我心则夷”呢？这种曲解强释，完全是中了儒家的礼教之毒之故。所以不许有怀春之士，不许有思夫之妇，而非把他们拿来装饰儒家所定的“礼教”的门面不可。其实孔子选诗的本意，岂是每首都含有宣传他的主义的意义在内么？

《离骚》与其后的各种小说，也同样的受了这种曲解的灾祸。

自《史记》有“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言，于是后之注《骚》者、几无一语不解为怨诽，无一语不解为思君。自朱熹作《通鉴纲目》贬曹魏，以三国正统予刘而不予曹，于是后之评《三国演义》者，几无一处不以作者为贬曹操，为是写曹操的奸恶的。无论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以为奸谋，是恶行。评《红楼梦》者，竟有逐回斥责贾母为祸首的。评《西游记》者，则有以此书为言医药之书，逐回都是谈论医理的。如此附会之处，几于无书无之。中国人的儒教的文学观，因此养成，根柢深固，莫能拔除。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说，开卷亦必说许多大道理。无论书中内容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甚至著淫书者，开头亦必说他著此书，是为了“劝善惩淫”。这种文学观是我们所必要打破的。还有一种无谓的文学正统的争论，如言古文者，鄙骈体为不足道；言骈体者，亦斥古文为淡薄。言宋诗者，遂唾弃别时代的一切作品，以为不足学之类。我们都应一概打破。

文学贵独创。前人之所以嘉惠后人者，惟无形中的风格的影响，与潜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袭之作，决无佳构。而中国文学则以仿古为高，学古为则。屈子有《离骚》，扬雄则作《反骚》。枚乘作《七发》，而《七启》之属遂相继而产生。言诗者，不言此诗家之特质何在，独砼砼然举某诗似杜子美，某诗似黄山谷，一若学古人而似，即为诗人最大之成功者。言散文者亦然，作者评者，莫不以摹学左、孟、《史记》、昌黎为荣。这种奴性，真非从根本上推倒不可！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

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择，而加之以新的证明，新的基础。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要问我，“旧的既然要打破，那么，新的呢？新的文学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地方，我且乘便把第二项“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说一说。

我们的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便是建筑在这“近世精神”上面的。

这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是怎样的呢？

B·G·Nowlton 在他的《文学的近代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se）一书里，说得很详细。他以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学统一的观察，（二）归纳的研究，（三）文学进化的观念。

所谓文学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研究文学应该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此段请参看本年《小说月报》第二号我的《文学的统一观》）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则不惟没有世界的观念，便连一国或一时代的统一研究，也还不曾着意，他们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个或几个作家。用这种文学的统一观，来代替他们的片断的个人研究，实是很必要的。

但是说来可怜，中国人便连这片断的个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他们所谓研究，便是做“年谱”与“注释”。能够对于一个作家的性格与作品，有一种明了的切实的批评的，实在是万不得一。

“归纳的观察”，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初步。无论我们做个人的

研究功夫也好，做一部分或全部分中国文学的研究功夫也好，我们必须应用这“归纳的观察法”，把作品与作家仔仔细细的研究个共同的原则与特质出来。

所谓“进化的观念”，便是把“进化论”应用到文学上来。许多人反对讲“文学进化”，以为文学是感情的结晶，人类的感情自太古以至现代，并没有什么进化。所以荷马的史诗，我们还是同样的赞赏。如言进化，则荷马之诗必将与希腊的幼稚的科学知识，同归消灭了。其实，这是不然的。“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已。所以说英国文学的进化，由莎士比亚，而史格德，而丁尼生，并不是说丁尼生比莎士比亚一定好。这种观念是极重要的。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动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作为后起之人的模范。所谓“学杜”，“学韩”，都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如果有了进化的观念，文学上便不会再有这种固定的偶像出现，后起的文学，也决不会再受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了。

这种研究的趋向，是整理中国文学的人大家都要同走的大路，万不可不求其一致。至于各人要做什么工作，则尽可以凭各人的兴趣与志向做去，不必别人代为预先计划。不过据我的意见，中国文学的整理，现在刚在开始之时，立刻便要做全部的整理功夫，似乎野心太大了些。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后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局部的研究可分为：（一）一部作品的研究，（二）一个作家的研究，（三）一个时代的研究，（四）一个派别的研究，（五）一种体裁的研究。但这种局部研究，有时也要关涉全体的。如从事一个作家的研究，对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必须研究的。他的性质，他的作品与风格，他的人生观，都是要细细的观察的。从事一个作品的研

究，也是如此。除了研究他的风格与所包含的思想外，至少还须知道他的作品的历史与性格，及这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因为时间关系，这篇短文便如此的匆匆结束了。还有许多话，只好待以后再说。

（《文学旬刊》第 51 期，1922 年）

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我做这篇文字，其目的乃在把最好的、最易购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介绍给平素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诸君。他们曾常常的向我问应读何书，或问在许多诗歌选本中，哪一部最好，或问研究中国的戏曲，应先读何书，或问某书有何版本，某书在何处可以买得到之类的问题。我不能一一的遍答，便做了这篇文字，以当一个总答复。至于深研国故的诸君，对于我这个浅陋的介绍自然是不必注意的。

在这个"介绍"里，所登录的书籍虽仅有二百余部，但重要的伟大的创作与研究中国文学的门径书，大概都已包罗在内了。如果有人全读了这些书，或选读了其中尤其重要的几十或百余部书，大略可明白中国文学的源流与重要的内容了。

关于带文学性质的诸子，如《庄子》、《列子》之类，以及史书，如《左传》、《史记》、《汉书》之类，这里不录进去。这里所录的是：重要的诗歌、戏曲及散文的总集；重要的小说、戏曲、诗文的作品；以及重要的研究诗歌、戏曲、小说等源流及内容的书籍，与几部较好的文学史。个人的诗文集，太多，万不能遍举，这里仅举其最有影响、最为伟大并有易得的单行本者。

我们现在之研究中国文学，乃研究其内容与艺术，决不欲再步武古人，去做什么古律诗、杂剧，或去填什么词。所以这里对于“诗歌作法”一类的书，仅举其最好的有研究的价值的二三种。

庸俗的通行的诗文选本，如《古文观止》、《古唐诗合解》以及剽窃他书以为一书的，如《元曲大观》之类，这里都屏弃不录。不甚重要的选本如《四六法海》、《古今文综》、《涵芬楼古今文钞》以及《七十家赋钞》等这里也不收入。

这个介绍分为上下二篇，上篇是介绍文学作品——个人的作品与总集，其次第略按时代的顺序。下篇是介绍小说及诗歌的研究等的书籍与文学史，其次第则按种类的分别。每部书底下，都注出它的不同的版本，有时也略述其内容。

这里所录各书大多数都有很易得的传本的，至于没有传本的书，则暂不录入。

上　篇

一、《诗经》　此书为最古的最重要的诗歌总集。它的注释的本子极多，可先看：

（一）《毛诗正义》四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通行本；《十三经注疏》本；《四部丛刊》影宋本。

（二）《诗集传》八卷　宋朱熹撰　通行本；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三）《诗经原始》十八卷　方玉润撰　《鸿濛室丛书》本。不易得。现拟重印。

如不欲看纷纭辩论的注释本子，则可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文诗经》（请参看本报十四卷三号《关于诗经研究的

重要书籍介绍》一文)。

二、《楚辞》　《楚辞》的注释本，最重要的有：

（一）《楚辞补注》十七卷　汉王逸注　宋洪兴祖补　汲古阁重刻宋本；《惜阴轩丛书》本。

（二）《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　宋朱熹撰　通行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最近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陆侃如的《屈原》，也很可以一读。

三、《文选》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　《文选》内所选的（除了屈宋的几篇辞赋以外），为自汉至梁的重要的诗赋及散文的作品，是一部很简括、很重要的总集。它的体裁，后人拟仿之者极多，如《唐文粹》、《宋文鉴》等皆是。它的注释本，有：

（一）《文选注》六十卷　唐李善注　武昌局刊本；通行本；石印本。

（二）《六臣注文选》六十卷　唐李善等注　《四部丛刊》影宋本。

四、《古文苑》二十一卷　宋章樵注　苏州局刊本；《岱南阁丛书》本，分九卷，是古本，无注。

五、《续古文苑》二十卷　清孙星衍编　平津馆刊本；苏州书局刊本。

六、《文苑英华》一千卷　宋李昉等编　明刊本；平津馆影宋刊本。　此书为继《文选》而选者，起于梁末，终于唐，唐文占最大的部分。

七、《文苑英华辨证》十卷　宋彭叔夏撰　《聚珍版丛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

八、《玉台新咏》十卷　陈徐陵编　清吴兆宜注　通行本。

九、《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　明冯惟讷编　原刻本。此书全录自上古至隋的诗歌，是一部很重要的总集。

一〇、《诗纪匡谬》一卷　清冯舒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

一一、《全汉三国六朝诗》八十卷　丁福保编　医学书局铅印本。此书搜罗颇完备，多正《诗纪》之误。

一二、《古诗源》十四卷　清沈德潜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一三、《古诗选》三十二卷　清王士禛编　通行本；上海石印本。合此书与姚鼐的《今诗选》为《古今诗选》。内五言诗十七卷，七言诗十五卷，七言诗选至元吴莱为止。

一四、《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　清曾国藩编　通行本。

一五、《三十家诗钞》　清王定安编　某君的《国学书目》误作曾国藩编。通行本。此书为增补曾氏的《十八家诗钞》的。

一六、《八代诗选》二十卷　王闿运编　通行本；石印本。此书甚好，选汉至隋的诗歌。

一七、《乐府诗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编　汲古阁刊本。近来刊印的武昌局本及《四部丛刊》本，皆系依据汲古阁刊本。但此刊本，错误颇多。此书很重要，选至唐为止。

一八、《古乐苑》五十二卷　明梅鼎祚编　明刊本。此书补《乐府诗集》之遗。

一九、《文纪》二百四卷　明梅鼎祚编　明刊本。选至隋为止。中有《释文纪》四十五卷，为特异于他种古代文选之点。但搜罗不如严可均的《全上古秦汉六朝文》之完备。

二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一百十八卷　明张溥编　原刊本；翻刻本。翻刻本不好。

二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　清严可均编　黄冈王氏刊本。此书搜罗极广，备此一书，梅氏《文纪》可不购。但略病芜杂。

二二、《汉魏六朝名家集》　丁福保编　医学书局铅印本。此书较张溥《名家集》为好。原定刻一百十八家，我仅见其初集

四十家。不知后来有续集出来否?

二三、《八代文粹》二百二卷　清简昇、陈崇哲编　原刊本。某君所编的《国学书目》误作王闿运编。

二四、《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　清曾国藩编　通行本;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此书为最大的不易得的选本,能把《诗经》之类的书选录在里面,远胜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一类的囿于一派而无特见的选本。

以上为上古至唐的诗文总集(仅有数种并选录唐以后诗文)。同性质的书,有录入三四种者,如非专门研究者或购书的经济力很充足者,则不必全购,可仅购最好的一种或二种,如古诗选本,不必购《古诗纪》,只要购《全汉魏六朝诗》即已足。但有力量的人,最好是把同性质的几种书同时比较而读。

二五、《蔡中郎集》六卷　汉蔡邕撰　广州刊本;兰雪堂活字本;《十万卷楼丛书》本;《海源阁丛书》本;《四部丛刊》本。

二六、《曹子建集》十卷　魏曹植撰　明刊本;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二七、《陶渊明集》八卷　晋陶潜撰　明刊本;通行本;江苏局刊本。《四部丛刊》本,为影宋李公焕的笺注本。

二八、《鲍参军集》十卷　宋鲍照撰　明刊本;《四部丛刊》本。

二九、《谢宣城诗集》五卷　齐谢朓撰　《四部丛刊》本。

三〇、《江文通文集》四卷　梁江淹撰　明刊本;《四部丛刊》本。

三一、《庾子山集》　周庾信撰　此书有清吴兆宜注的十卷本;倪璠注的十六卷本;《四部丛刊》影明屠隆刊十六卷本。

以上略举唐以前的几个重要的有单行专集的作家。

三二、《中兴闲气集》二卷,《校补》一卷　唐高仲武撰

《四部丛刊》本。汲古阁刊有《唐人选唐诗》八种，《四部丛刊》亦收四种，兹录其一种。

三三、《全唐诗》九百卷　清康熙四十六年编　扬州书局刊本；广州巾箱本；江宁重刻本；石印小字体。清徐倬有《全唐诗录》一百卷，通行本。

三四、《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宋王安石编　医学书局影印本。

三五、《唐人小集》　自王勃至张司业，共录五十人。近人江标影刻宋书棚本。

三六、《唐人万首绝句》九十一卷　宋洪迈编　明刊本。清王士祯有《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通行本。

三七、《唐诗百名家全集》　清席启寓编　原刻本。共一百四家，有四家未刻。

三八、《唐诗别裁》二十卷　清沈德潜编　通行本。

三九、《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铉编　顾广圻校刻大字本；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影宋小字本。

四〇、《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　清郭麟编　原刻本；苏州书局刊本。

四一、《全唐文》一千卷　清嘉庆十九年编　扬州书局刊本；广东翻刻小字本。

四二、《唐文拾遗》七十二卷　清陆心源撰　原刻本。

四三、《唐代丛书》亦名《唐人说荟》　搜录唐人的传记与杂记；但不好，不如《太平广记》。通行本；石印本。

四四、《太平广记》五百卷　宋李昉等编　通行本；石印本。此书包罗唐及唐以前的传记及异闻一类的书极多。

四五、《陈伯玉集》五卷　唐陈子昂撰　清杨国桢辑刻本。《四部丛刊》影明刊本有十卷。

四六、《李太白集》三十卷 唐李白撰 清缪曰芑仿宋刻本；石印本；又清王琦有《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通行本；《四部丛刊》本有三十卷，系影印明刊本的宋杨齐贤与元萧士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

四七、《杜工部诗集》 唐杜甫撰 注杜诗者颇多，兹举三种于下：

(一)《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清仇兆鳌注 通行本。

(二)《杜诗镜铨》二十卷 杨伦注 铅印本。

(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 无名氏集注 《四部丛刊》影宋本。

四八、《王右丞集》六卷 唐王维撰 《四部丛刊》本。又《王右丞集注》二十八卷，清赵殿成撰，原刻本。

四九、《孟浩然集》四卷 唐孟浩然撰 《四部丛刊》本。

五〇、《高常侍集》八卷 唐高适撰 《四部丛刊》本。

五一、《岑嘉州诗》四卷 唐岑参撰 《四部丛刊》本。

五二、《韦江州集》十卷 唐韦应物撰 《四部丛刊》本。

五三、《元次山集》十卷 唐元结撰 《四部丛刊》本。

五四、《刘随州诗集》十卷，《外集》一卷 唐刘长卿撰 《四部丛刊》本。

五五、《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唐韩愈撰 东雅堂刊本；通行本。韩集通行刻本极多，兹不具录。《四部丛刊》内亦有影元本。

五六、《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别集》二卷 唐柳宗元撰 《四部丛刊》本。柳集通行刻本极多，兹不具录。

五七、《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刘禹锡撰 武进董氏影宋刊本（《四部丛刊》本，即系以董氏本影印者）；通行本。

五八、《长江集》十卷　唐贾岛撰　通行本；何义门评校本；《四部丛刊》本。

五九、《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　唐李贺撰　明仿宋刻本；凌氏校刻本；通行本；《四部丛刊》本。又有宋吴正子诸人的各种笺注评本。

六〇、《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补遗》六卷　唐元稹撰　嘉庆间东吴董氏刊本；《四部丛刊》本，连集外文六十一卷。

六一、《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撰　《四部丛刊》本；通行本；又有《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年谱》二卷，清汪氏编刻本。

六二、《李义山集》六卷　唐李商隐撰　嘉庆中扬州汪氏校刻本；《四部丛刊》中有《李义山诗集》六卷，《李义山文集》五卷。《李义山诗注》有清朱鹤龄及姚培谦注本；又《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清徐树穀笺，徐炯注。

六三、《温庭筠诗集》七卷，《别集》一卷　唐温庭筠撰　《四部丛刊》本；又有《温庭筠集笺注》九卷，清康熙间顾氏秀野草堂刊本。

六四、《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陆龟蒙撰　《四部丛刊》本；又《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通行本。

六五、《玉山樵人集》，《香奁集》附　唐韩偓撰　《四部丛刊》本；通行本。

六六、《桂苑笔耕集》二十卷　唐高丽崔致远撰　《四部丛刊》本；粤雅堂刻本。此集很重要。致远为新罗人，在唐为高骈幕僚，为高丽文人之父。

六七、《甲乙集》十卷　唐罗隐撰　《四部丛刊》本；通行本；又《谗书》五卷，有吴骞刻本。

六八、《全五代诗》一百卷　清李调元编　《函海》本。

六九、《花间集》十二卷，《补》二卷　蜀赵崇祚编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七〇、《唐五代词选》三卷　清成肇麟撰　原刻本。

七一、《南唐二主词》一卷　南唐中主、后主撰　《晨风阁丛书》本。

七二、《浣花集》十卷，《补遗》一卷　蜀韦庄撰　《四部丛刊》本。

七三、《三家宫词》一卷　唐王建等撰　汲古阁刊《诗词杂俎》本（《诗词杂俎》近有无锡丁氏翻印本）。

七四、《宋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撰　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本。此书为北宋的总集。

七五、《南宋文范》七十卷　清庄仲方编　苏州书局刊本。

七六、《南宋文录》　清董兆熊撰　苏州书局刊本，凡《文范》所已有者，此书俱节去不录。

七七、《宋六十名家词》九十卷　明毛晋撰　汲古阁刊本；石印本。

七八、《词综》三十六卷　清朱彝尊编　《补》二卷，清王昶编　通行本。此书选录唐、五代、宋词。通行本常合王昶的《明词综》及《清词综》而为一书。

七九、《绝妙好词笺》七卷，附《续钞》一卷　宋周密撰　清厉鹗等笺　通行本。

八〇、《词选》二卷　清张惠言编　又《续词选》二卷，清董毅编　通行本。

八一、《四印斋所刊词》　王鹏运编　原刊本。此书校刊极精。

八二、《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　仁和吴氏编刊。此书校刊亦极精。

八三、《彊村丛书》　朱古微编　原刊本。此书搜罗极博，校刻亦极精，计有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为“词”的最大的丛刊本。

八四、《词苑英华》　汲古阁刊本。内有：

（一）《花间集》十卷　赵崇祚编。

（二）《草堂诗馀》四卷　武林逸史编。

（三）《尊前集》二卷　顾梧芳编。

（四）《花庵词选》十卷　黄叔旸编。

（五）《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　黄叔旸编。

（六）《词林万选》四卷　杨慎编。

（七）《诗馀图谱》三卷　张綖编。

八五、《词学丛书》　清秦恩复编　原刊本。内有：

（一）《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卷　宋曾慥编。

（二）《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　宋赵闻礼编。

（三）《词源》二卷　宋张炎撰。

（四）《日湖渔唱》一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　宋陈允平撰。

（五）《草堂诗馀》三卷　元凤林书院编。

（六）《词林韵释》一卷　宋菉斐轩本。

八六、《宋诗钞》　清吴之振编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八七、《宋诗钞补》　管庭芬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八八、《宋诗别裁》八卷　清张景星编　通行本。

八九、《江湖群贤小集》　宋陈起编　读画斋刊本。

九〇、《江湖后集》　宋陈起编　读画斋刊本。

此二书包罗宋人集子很不少。

九一、《宋六十家集》　近有石印本。

九二、《宋百家诗存》二十卷　清曹廷栋编　原刊本。

九三、《宜秋馆汇刊宋人集》　李之鼎编　自刻本。近已出有甲、乙、丙三集。

九四、《和靖诗集》四卷　宋林逋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九五、《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　宋范仲淹撰　通行本。

九六、《宛陵集》六十卷，《附录》五卷　宋梅尧臣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有《附录》一卷、《拾遗》一卷。

九七、《欧阳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　宋欧阳修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九八、《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　宋苏轼撰　近有翻印本。苏轼诗文集通行本极多，不具录。《四部丛刊》中有《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宋王十朋撰）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宋郎晔注）。

九九、《临川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又《王荆公诗注》五十卷，宋李壁注，有清绮斋校刻本。

一〇〇、《山谷集内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卷　宋黄庭坚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为三十卷。

一〇一、《后山集》二十四卷　宋陈师道撰　学稼山庄刻本；又《后山诗注》十二卷，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〇二、《简斋集》十六卷　宋陈与义撰　通行本；又《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附《无住词》，《四部丛刊》本。《简斋诗外集》一卷，《四部丛刊》本。

一〇三、《朱子大全集》一百十二卷　宋朱熹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〇四、《石湖居士诗集》三十四卷　宋范成大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秀野草堂刻三十卷本。

一〇五、《诚斋集》一百三十卷　宋杨万里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一百三十三卷本；吉安刻八十五卷本。《诚斋诗集》有《函海》的十卷本，及嘉庆中徐氏刻的十六卷本。

一〇六、《渭南文集》五十卷　宋陆游撰　《四部丛刊》本。又《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汲古阁刊本。《精选陆放翁诗集前集》十卷，《后集》八卷，《别集》一卷，《四部丛刊》本。

一〇七、《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宋刘克庄撰　《四部丛刊》本。

一〇八、《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石印本。

一〇九、《辽文存》　缪荃孙编　原刻本。

一一〇、《金文雅》十卷　清庄仲方编　江苏书局刊本。

一一一、《金文最》六十卷　清张金吾编　粤雅堂刊本；苏州书局刊本。

一一二、《全金诗》七十四卷　康熙五十年编　原刊本。

一一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金赵秉文撰　《四部丛刊》本。

一一四、《滹南遗老集》四十六卷　金王若虚撰　《四部丛刊》本。

一一五、《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　金元好问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又《元遗山诗注》十四卷（清施国祁注），原刻本，石印本。

一一六、《弦索西厢》　金董解元撰　刘氏暖红室刊本。此书为元、明戏曲之祖，甚重要。

一一七、《元曲选》一百种　明臧晋叔编　商务印书馆影印

本。

一一八、《西厢记》　元王实甫撰　通行本；暖红室刊本。

一一九、《琵琶记》二卷　元高则诚撰　通行本；暖红室刊本。

一二〇、《拜月亭》二卷　元施惠撰　暖红室刊本。

一二一、《太平乐府》九卷　元杨朝英编　《四部丛刊》本。

一二二、《阳春白雪》《前集》五卷，《后集》五卷　元杨朝英编　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二书，为金元人的曲选。

一二三、《元文类》七十三卷　元苏天爵编　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一二四、《元诗选》一百一十一卷　清顾嗣立编　自刻本；又《元诗癸集》十卷，席世臣补刻本。

一二五、《元诗别裁》八卷，又《补遗》一卷　清张景星编　通行本。

一二六、《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　金元好问编　《四部丛刊》本。

一二七、《谷音》二卷　元杜本撰　《诗词杂俎》本；《四部丛刊》本。

一二八、《河汾诸老诗集》八卷，《校补》一卷　元房祺撰　《诗词杂俎》本；《四部丛刊》本。

一二九、《皇元风雅前集》六卷，《后集》六卷　元傅习、孙存吾编　《四部丛刊》本。又有《皇元风雅》三十卷，系元蒋易编，近未有刻本。

一三〇、《道园学古录》五十卷　元虞集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三一、《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补遗》一卷　元揭傒

斯撰 《四部丛刊》本。

一三二、《松雪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 元赵孟頫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石印本。

一三三、《吴渊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 元吴莱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三四、《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复古诗集》六卷 元杨维桢撰 《四部丛刊》本。又《铁崖古乐府注》十六卷（清楼卜瀍注），通行本；石印本；又无注四卷本，西安王氏刊。

一三五、《盛明杂剧初集》三十种，《二集》三十种 近武进董氏有翻刻本，极精（《二集》未见）。此书为研究明代戏曲所必备的。

一三六、《六十种曲》 明毛晋编 汲古阁刊本；翻刻本。此书极重要；但好版本极不易得。

一三七、《玉茗堂四梦》 明汤显祖撰 明刊本；通行本；暖红室刊本。

一三八、《石巢传奇》 明阮大铖撰 武进董氏刊本；其中《春灯谜》、《燕子笺》二种，刘氏暖红室有刊本。

一三九、《纳书楹曲谱》二十二卷 清叶堂订 原刊本。此书为学唱曲者之用。

一四〇、《缀白裘》十二集四十八卷 石印本；此书为戏曲选本，很重要。

一四一、《明文衡》九十八卷 明程敏政撰 原刊本；《四部丛刊》本。

一四二、《明文授读》六十二卷 清黄宗羲编 原刻本；宗羲尚有《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无刊本。《四库全书》著录。

一四三、《明文在》一百卷 清薛熙编 苏州书局刊本。

一四四、《明文英华》十卷 清顾有孝编 原刊本。

一四五、《列朝诗集》五集　清钱谦益撰　原刊本；铅印本。

一四六、《明诗综》一百卷　清朱彝尊撰　原刊本。

一四七、《明诗别裁》十二卷　清沈德潜编　通行本。

一四八、《明词综》十二卷　清王昶编　原刊本；与朱彝尊《词综》合刻本。

一四九、《明末四百家遗民诗》　有正书局影印本。

一五〇、《诚意伯文集》二十卷　明刘基撰　明刊本；《四部丛刊》本。

一五一、《宋学士集》七十五卷　明宋濂撰　《四部丛刊》本；又《宋文宪全集》五十七卷，清严荣刻本。

一五二、《青邱诗集注》十八卷，附《凫藻集》五卷　明高启撰，清金檀注　原刊本；通行本；《四部丛刊》中有《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及《高太史凫藻集》五卷，附《扣舷集》。

一五三、《怀麓堂集》一百卷　明李东阳撰　通行本。

一五四、《空同集》六十六卷　明李梦阳撰　明刊本。

一五五、《大复集》三十八卷　明何景明撰　明刊本。

一五六、《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　明王世贞撰　明刊本。

一五七、《震川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　明归有光撰　原刊本；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五八、《水浒传》　元施耐庵（?）撰　通行本；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一五九、《西游记》　明吴承恩撰　通行本；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一六〇、《三国志》　明罗贯中（?）撰　通行本；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以上三书，皆明人所著的小说，数百年来，在民间最有影

响。明代为小说发达的时代，姑举此数种以为例。

一六一、《今古奇观》　此书为明代的短篇小说的最流行者。

一六二、《清文录》四十家，《续编》五十家　清李祖陶编　原刊本。

一六三、《清文录》一百卷　清姚椿编　原刊本；石印本。

一六四、《清文汇》一百册　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一六五、《湖海文传》　清王昶编　原刊本。

一六六、《湖海诗传》　清王昶编　原刊本。

一六七、《感旧集》十六卷　清王士祯编　雅雨堂刻本。

一六八、《清诗别裁》三十二卷　清沈德潜编　通行本。

一六九、《清词综》四十八卷，《二集》八卷　清王昶编　原刊本。

一七〇、《十六家词》三十九卷　清孙默编　原刊本。此书选录吴伟业、龚鼎孳、宋琬等十六家的词。

一七一、《箧中词》　清谭献编　通行本；《半厂丛书》本。此书选至现代的人为止。

一七二、《近代诗钞》　陈衍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此书选近百年来的诗歌，现代人的诗也包罗不少在内。

一七三、《国朝骈体正宗》十二卷　清曾燠编　原刊本；通行本。

一七四、《八家四六文钞》九卷　清吴鼒撰　通行本。

一七五、《十家四六文钞》十卷　王先谦编　原刊本。此书包罗刘开、董基诚至王闿运、李慈铭诸人。

一七六、《清百家诗》　清魏惟度编　康熙间刊本。

一七七、《吴梅村集》四十卷　清吴伟业撰　通行本；又《梅村家藏稿》五十九卷，《年谱》四卷，《四部丛刊》本。

一七八、《牧斋初学集》一百十二卷，《有学集》五十卷　清

钱谦益撰　原刊本；铅印本；《四部丛刊》本。

一七九、《带经堂集》九十二卷　清王士祯撰　通行本；又《渔洋山人精华录》十卷，《四部丛刊》本；《精华录训纂》二十卷（惠栋注），又《精华录笺注》二十卷，《补遗》一卷（金荣注），通行本。

一八〇、《曝书亭集》八十卷　附《笛渔小稿》十卷　清朱彝尊撰　原刊本；《四部丛刊》本。又《集外稿》八卷，冯登府辑，《曝书亭诗集》二十三卷（杨谦注），通行本。

一八一、《西堂全集》　清尤侗撰　原刊本；通行本。

一八二、《饮水诗词集》　清纳兰性德撰　粤雅堂本；石印本。

一八三、《樊榭山房集》　三十九卷　清厉鹗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八四、《惜抱轩文集》十六卷，《诗集》十卷　清姚鼐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八五、《鲒埼亭集》九十八卷　清全祖望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又《鲒埼亭诗集》十卷，《四部丛刊》本。

一八六、《洪北江诗文集》六十六卷，《年谱》一卷　清洪亮吉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

一八七、《赵瓯北全集》　清赵翼撰　通行本；又《瓯北诗钞》，原刊本。

一八八、《两当轩诗文集》　清黄景仁撰　原刊本；石印本。

一八九、《灵芬馆全集》　清郭麟撰　原刊本。

一九〇、《述学》内外篇四卷，又《补遗》、《别录》等三卷　清汪中撰　通行本；石印本；《四部丛刊》本。又《汪容甫遗诗》五卷，石印本；《四部丛刊》本。

一九一、《茗柯文》四卷　清张惠言撰　通行本；《四部丛

刊》本，又《茗柯文补编》二卷，《外编》二卷，原刊本；《四部丛刊》本。

一九二、《曾文正公诗集》三卷，《文集》三卷　清曾国藩撰　《四部丛刊》本。

一九三、《巢经巢诗钞》　清郑珍撰　通行本。

一九四、《定盦文集》　清龚自珍撰　《四部丛刊》本；又《定盦文集补编》四卷，《四部丛刊》本。《定盦集》通行本甚多。

一九五、《秋蟪吟馆诗钞》　清金和撰　原刊本；铅印本。

一九六、《人境庐诗草》　清黄遵宪撰　排印本。

一九七、《湘绮楼诗集》　王闿运撰　通行本。又《湘绮楼全集》近亦有人在长沙刊行。

一九八、《桃花扇》　清孔尚任撰　暖红室刊本；排印本；石印本。此为清代很重要的一部戏曲；在许多的中国戏曲中，此剧似最无传统的腐气，最足以感人。

一九九、《长生殿》　清洪昉思撰　暖红室刊本；排印本；石印本。

二〇〇、《笠翁十种曲》　清李渔撰　通行本；石印本。

二〇一、《九种曲》　清蒋士铨撰　原刻本；通行本。清代杂剧传奇极多，尚无汇刻本，不能一一遍举，仅录以上最著的四种。

二〇二、《红楼梦》　清曹雪撰　通行本；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二〇三、《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撰　通行本；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二〇四、《镜花缘》　清李汝珍撰　通行本；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二〇五、《老残游记》　清刘鹗撰　通行本；商务印书馆铅

印本。

二〇六、《恨海》　清吴沃尧撰　通行本。

二〇七、《七侠五义》　通行本甚多。此书在民间的势力很大；如《彭公案》、《施公案》之属都是受它的影响，以它为模范而作的。

二〇八、《凤双飞》　通行本；近有石印本。此书在中国妇人界里占有很大的势力。中国的出版界，对于妇女读者，别有一部分的特殊的书籍供给她们，如《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之属皆是，现在举《凤双飞》为它们的代表。

以上七种为清代的小说。清代的小说极多，不能遍举。故录最著的或足为代表的几种。

二〇九、《贾凫西鼓词》　通行本。王夫之的《愚鼓词》、归庄的《万古愁曲》亦与此书同类。

下　篇

二一〇、《中国文学史》　曾彦编　泰东书局出版。

二一一《中国大文学史》　谢无量编　中华书局出版。

二一二、《中国文学史要略》　朱希祖编　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二一三、《中国文学概论》　日本盐谷温编　日本出版。

以上四种，为较有系统的中国文学史。朱希祖的一本，很简括，曾彦的一本也很好。盐谷温的一本，则本非文学史的体裁，但论中国小说戏曲及诗歌的源流的一部分很好——虽然不大完备。其他如几本作中学教科书用的中国文学史，及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之类，或太浅泛，或非文学史的体裁，俱不列入。

二一四、《文心雕龙》十卷　梁刘勰撰　通行本；《四部丛刊》本。此书为不朽的创作；虽为文学评论的书，而其本身即是一部最优美的文学作品。它的注释本，以清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十卷）为最好，有原刊本及翻刻本。

二一五、《诗品》三卷　梁钟嵘撰　此书为诗话之祖，刊本极多，都编在丛书中，无单行本，何文焕辑的《历代诗话》内亦有此书。

二一六、《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撰　通行本；《章氏遗书》本。此书为一部很重要的文学评论，但其中有一部分是论史学的。

二一七、《文学津梁》　有正书局编印。其中包罗好几部文学评论的书。

二一八、《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编　原刊本；医学书局影印本。

二一九、《续历代诗话》　丁福保编　医学书局铅印本。

二二〇、《清诗话》　丁福保编　医学书局铅印本。

以上三书，皆为"诗话"的丛书，包罗了不少的诗话（自《诗品》以下）在内，尚有《萤雪轩丛书》，亦为同性质的丛书，但系日本出版，在中国不易得。

二二一、《历代诗话》八十卷　清吴景旭编　通行本。此书与何文焕的同名的一部，性质不同。常常有人误作一书。

二二二、《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　宋胡仔编　绩溪胡氏校刊本；《海山仙馆丛书》本。此书采择前人的诗话，而分类排比之。

二二三、《诗人玉屑》二十卷　宋魏庆之编　通行本；石印本。

二二四、《诗话总龟》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　宋阮阅撰

《四部丛刊》本。

以上二书与《渔隐丛话》的性质相同。

二二五、《唐诗纪事》八十卷 宋计有功撰 通行本；医学书局石印本。此书为诗话的体裁，但亦有无“事”而单选录其诗者。

二二六、《宋诗纪事》一百卷 清厉鹗撰 原刻本。此书完全为总集的体裁，搜罗得的诗歌不少，但无“事”可纪的居大多数，与《唐诗纪事》的性质已不同；因历来书目，相沿与《唐诗纪事》列在一处，故仍之。下面的三种纪事，其性质亦同此书。

二二七、《宋诗纪事补》一百卷 清陆心源编 原刊本。

二二八、《元诗纪事》四十五卷 陈衍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二九、《明诗纪事钞》 陈田撰 原刻本。尚有数签未出全。

二三〇、《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六十卷，《二编》六十四卷 清张维屏撰 原刊本。《二编》我没有见过。

二三一、《词源》二卷 宋张炎撰 通行本；北京大学铅印本。

二三二、《碧鸡漫志》五卷 宋王灼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不久将有排印本出现。

二三三、《词律》二十卷 清万树撰 原刊本；石印本。

二三四、《词苑丛谈》十二卷 清徐釚撰 通行本；铅印本。

二三五、《词学全书》十四卷 清查继超辑 通行本；石印本。

二三六、《词林纪事》二十二卷，《附录》三卷 清张宗橚撰 原刻本；石印本。

二三七、《诵芬室读曲汇刊》 武进董氏刊本。此书包罗论

戏曲的书很不少：

(一)《录鬼簿》

(二)《南词叙录》

(三)《九宫目录》

(四)《十三调南宫音节谱》

(五)《衡曲麈谭》

(六)《曲律》

(七)《剧说》

二三八、《曲苑》　古书流通处石印本；此书即以董氏的《读曲汇刊》为依据的，除了董氏所有的外，又加入《江东白苎》、《曲录》等数种。

二三九、《戏曲考原》　王国维撰　《晨风阁丛书》本。

二四〇、《曲录》　王国维撰　《晨风阁丛书》本。《曲苑》内的《曲录》系不全本。

二四一、《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撰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以上王氏著的三书，对于研究中国戏曲者都极有用处。

二四二、《顾曲麈谈》　吴梅撰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四三、《词馀讲义》　吴梅撰　北京大学铅印本。吴氏自己撰有戏曲不少种，又是传奇杂剧的最大的收藏家。他的对于中国戏曲的知识的丰富，当代没有什么人能与之并肩。

二四四、《小说丛考》二卷　钱静方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四五、《小说考证》十卷　蒋瑞藻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四六、《小说考证拾遗》一卷　蒋瑞藻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三书，虽以小说为名，但其中收集关于戏曲的材料不少。

二四七、《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编　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

附言：上面所举的二百四十几部书，一时自然不能看得完；如果家中毫无藏书的根底的，一时也断难收集得完备。但有许多书，性质是相类的，内容也有一大部分相同，如先读最紧要的（或任何的）一书，则他书只须一阅即已足。如读过《金文最》，则《金文雅》不须更细读，读过《八代文粹》，则《全上古六朝文》不须更细读。又如卷帙太繁重的书，如《全唐文》、《全唐诗》之类，只须粗阅一过，就其中选择最好的作品来读，不必全部精读。个人的专集也是如此。最好的读书法，乃是自己具选择的眼光，拿了许多的作品，陈列在面前比较了一下，然后取其最好的来读来研究。不分书之内容之重要与否而有书即抱起来读的，自然是最笨的读法，而图走捷途，抱简陋的选本而以为已足的，更是自囚于隘井之中。所以我们读书，第一要紧的是读全部的书。读最好的选本是不得已的第二层的办法（因为辑选者一时的眼光，常不能为永久的读者的标准；往往有许多最好的文字被删落了）。至于读节本的书，如《庄子精华》或《史记精华》之类，或读浅陋的选本，如《古文观止》、《古文百篇》之类，则其结果更不足道了。这是说读书的方法。至于购书的方法，则亦是如此。最好是先购“全部”的，或材料搜罗得最完备的书籍（能全购同性质的书自然是更好），以后再购选本或其他编制或体裁不同的书。同一部书而有几个注释本子者，则能全购以为比较最好。如不能一时全购，则先购其最好的最完备的一部注释本子。

购买中国旧书，除了新印的有定价的书籍外，有数点须要注意：（一）须费时间去访购；有许多书在一时或在一地不能得到，须到各地或费长久的时间去访求（好在这个书目里所举的书并无十分难得的书）。（二）旧书并无定价，其价目之高下都操纵于书贾之手。不善买书的人，往往会出二三倍的书价。又同是一书，因为版本不同，书价亦大有不同，如新版的某书只须数元，欲购

宋、元版的或钞本的，则至少须费十倍乃百倍以上的书价。我们非“为藏书而藏书”的藏书家，非以书为玩物的，只求实用，不求珍贵；所以不必购什么宋版元钞，只要购最完备的最无错误的校刻本。（三）购旧书须到当地的或别地的旧书铺里去，不必向什么原出版处去买。本版的旧书，不比铅印的书，它们一次刷印不了多少；它们的出版处也不比商务印书馆之专以卖书为职业。所以如欲自己向原出版处去买，他们常常没有存书，一部二部又不肯开印。除了几个官书局以外，私家所藏的书版也往往迁移无定，不知向何处接洽才好。而有许多旧书，本版又已毁坏，或出版处已不存在，所以除了对于旧书的情形极熟者以外，购书的人最好是向书贾那里去购买，或托他们去访求。

以上的几句浅近的话，对于有研究有学问的先生们原是毫无用处的。好在上面已经说过，本文是为初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而做的。这些话对于他们也许会有一点用处。

（《小说月报》15卷1号，1924年1月）

中国文艺批评的发端

一

文艺批评在希腊很早便已有了，阿里士多德的《诗学》已是集大成的一部著作，在印度也很早便已有了，当古典时代的开端便已有了很周密的文学论。但在中国，则文艺批评的自觉，似乎发生得最晚。孔丘以前，绝无可征的文学论；吴季札观诗的言论颇可注意，但他只是就音乐而立论，完全不是站在文艺的欣赏上的。孔丘以后，直至建安以前，虽间有片断的对于文艺的评论，却都是被压抑于实用主义的重担之下的。假如孔丘删诗之说是可信的话，则孔丘对于文艺鉴赏的力量，似乎是很高；他曾将郑、卫、陈、齐诸风中的民间情歌与用之于庙堂会社中所歌咏的宗教、宴会祷求等等的实用诗歌同选在一个集子之内，其对于文艺的眼光一定是很高超的。但我们试就《论语》中孔丘对弟子们论诗诸语观之，他的见解却是不甚高明的。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

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此数语的立场，不甚明了，似只是为赞颂《周南》、《召南》的好处。

但更观其下数语便可知其意：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然后我们才知道，他的诗教，原来只是实际上的应用观。假定诗而不能“兴”，不能“观”，不能“群”，不能“怨”，不能用作“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之需，不能由诗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便不会教人去学诗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诸语，仍是将诗当作实际上的教育应用品的。《礼记·经解》里，将此意见证得更为透彻：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这些话本来不甚易解，很使我们有糊涂而抓不住边际之感。此种文学的教育论，实在是很不可通的。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思无邪”解者异说最多；最穿凿而最近理者，为日本铃木虎雄君之解释，他将此语译成：

诗虽有三百篇之多，但无论哪一篇，都是从诗人底诚正的思想里发出来的。(孙译《支那诗论史》十九页)

他确能将近代的见解拍合了孔丘的玄言，只可惜未必是有当于孔氏的真意。我以为“思无邪”三字，并无多大玄解，实仍是“温柔敦厚”之见解而已。至于：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诸语，似已近于文艺批评，究其实，则仍为不落边际的评语，后一句更似季札之专从音乐上立论。

孔氏以外，其他诸子论到诗的，本来绝少，而凡论到诗的又无不带些应用的色彩，惟庄周的见解，较为超脱近理：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天下》)

“诗以道志”，即诗只是用来说出自己的心情来，这是如何的

非实用的诗歌观呀!

此外断章取义的引诗释诗，更不必是完全以诗为实际上的应物品，绝对无干于文艺批评的了。

稍后，释诗者分为齐、鲁、韩三家，毛氏后出最行；但对于诗都无深切的了解，即对于诗不全以文艺的作品观之；甚至于齐诗的一派乃竟以五行阴阳来说诗。

汉代的辞赋作者，其对辞赋的赞赏也似只是止于应用的，如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者是。司马相如以作赋名家，其《答盛鑁问作赋》：

>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

虽仅寥寥数语，却颇足使我们注意；前半所说者完全为修辞上的话；后半“斯乃得之于内”，更足见一个大作家对于文艺是如何的有超绝的见解；他是很明白伟大的作品都是“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的。以此语较之扬雄的话：

> 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谚云：“伏习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答桓谭书》)

真有尘凡之隔。但他也不过称臆的随谈，并无具体的见解。

《汉书·艺文志》是今所存的最早的整饬有序的一篇论列群籍的文字，然其对于诗赋，即文学的见解，却是一无新意，全本旧文的：

>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其如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在这里，班氏（或刘氏）意见的陈腐是很不足道的，但有一点却已为后来批评家开了一条先路，即叙述史实，评价人物是非。且其叙评，也颇具条理。这是往古所未有，而班氏实创其例的。在文学批评史上，这或者是第一篇有条理的著作吧。然究竟还未以纯粹文学的眼光来批评文学。其能就文论文，不混入应用主义，纯以文艺批评家的立点来批评文学作品，评骘当世名家者，当始于建安时代的曹氏。

二

但在建安以前，我们还须一提重要的学者王充的言论；王充是一位言谈朴质的极端理智派的学者，在其所著的巨作《论衡》

中，所论所指，无不崇实而砭虚，主质而恶饰。像这样的一位学者的文艺论，当然是极端的倾向于实用一方面了。所以他在《对作》篇便直捷主张道：“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但在《艺增》一篇中，他却有极有趣的一个发见；这个发见可以说是空前的——虽然他的归根结底仍然持的是文艺崇实论。他说，“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以后便举了最严谨的经文中的几个例；如：“协和万国”（《尚书》）、“维周黎民，靡有孑遗”（《诗》）、“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尚书》）等等，以为“万国”之数，“靡有孑遗”与“罔不欲丧”之语，等等，类皆言过其实，并非实际情形。最后更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光武时，有人上书，说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光武斥其不实，以为：文帝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充因此便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不遭光武论，千世之后，孝文之事，载在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宫，断狱三人，而遂为实事也。”他这种崇实黜虚的态度，在批评史上确是很可注意的。

三

建安时代实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期：一方面诗歌呈现复兴之势，作者莫不竞然以纯粹文人的态度来写诗文，一点应用求效的色彩也没有；一方面则文艺批评第一次应了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出

来。那种文艺批评的主张又是纯出于主观，纯然是为文学而论文学，毫没有一点功利的作用在内的。千年来，直到此时，古代期的末叶，方才看到纯正文艺的批评的一线曙光；儒者的流毒真可谓甚矣！

当时的作者，谈文论艺的当然不少，但至今有文字可征者不过是曹氏几个人的言论而已。其中最重要的批评者，敢于开辟了批评界的荆棘的便是魏文帝曹丕。他之所以敢于放言无忌者，半亦因他所处的地位有直言无忌的绝对可能与必要。他的批评作品，今传者只有《典论·论文》及《又与吴质书》二篇，而《论文》一篇，尤为重要。这一篇文字虽简短，却极可注意；后来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几乎都由此而扩大了的。综其内容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到“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一部分是评骘当时文人的；被评者为孔融、陈琳等七人，所谓建安七子者是。

第二部分，从“夫文本同而末异”到“唯通才能备其体”，这一部分是泛论文章体裁，述其所宜的；他仅将文章体裁，总分四科；后来刘氏之所论，则对于这一部分增加得特多。

第三部分从“文以气为主”到“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叙文学的工拙是有藉于天才与素秉的，“不可力强而致”。

第四部分从“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至最后，这一段，无甚意义。只是鼓励文士，要勉他们及时制作，俾得名垂后世而已。“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这种苦语危辞，确是很动人的。

关于第一部分，评骘当代文士的言论，虽非他主旨所在，却

是我们所最应研究的。在文艺批评史上，这寥寥的几十语，实是第一次的文人评传；而他的评论的态度，也甚足以佩服，而判断的正确也颇使我们觉得他实是眼明如镜，不蔽于物。他的《又与吴质书》，更全是评骘文士之语。所评者又是这几位，我们很可以将他们取来比较一下（见下页附表）。

（《典论》为严正的期于传后的一家之作，故其所评也甚为严正，《又与吴质书》则为与挚友的一封叹哀伤逝的书札，故其所论较为随意；然二篇所论，大致相同，而间有互相补充之处；《典论》于徐幹未述其著《中论》，于《又与吴质书》中则详及之。又，《典论》于刘桢只说他壮而不密，在《又与吴质书》中则述到他五言诗的"妙绝时人"。然其议论，间亦有未尽恰合处。如《典论》以刘桢为"壮而不密"，《又与吴质书》则以桢为"有逸气，但未遒耳"。既言其"壮"，又言其"未遒"，岂不是自相矛盾么！但这种评骘友好的文章，原来是出于一时的感想，未必都是经过十二分的称量与研究的，所以时间的前后不同，便最容易招致了观念与评论的不同。又，《典论》所评者为七人，《又与吴质书》所论及者则为六人，少孔融一人，盖孔融原为前辈，于追念友朋的信札中，绝对无因论及他的。

第二部分述文章体裁，只是寥寥的几句。他将文章分为四科，而略论他们性质的所宜：

（一）奏议：宜雅；

（二）书论：宜理；

（三）铭诔：尚实；

（四）诗赋：欲丽。

这四科的分别是否妥善，是否已足以包括文学的体别而无遗，我们都不必去注意；因为《论文》这一篇，本是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学论，其具有原始的幼稚性，原是当然的。但就他所主张

所长篇名 人名	典　论	又与吴质书
王粲	长于辞赋……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徐幹	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陈琳	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章表殊健，微为繁富。
阮瑀	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应玚	和而不壮	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刘桢	壮而不密	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孔融	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的“宜雅”“宜理”……上，却很可以研究；“诗赋尚丽”，这是汉以来便这样的批评着的；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则直斥他们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里单只提了一个“丽”字出来，可见曹丕已绝对不承认文学中尚具有所谓“风谕之义”在的。“铭诔尚实”、“书论宜理”诸主张，也都是时人所共谕的；惟“奏议宜雅”的“雅”字较为笼统些耳。

第三部分论文章得失，确是他自己体验之谈。“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种天才论确可以代表了一大部的天才的文士们的主张；正与司马相如的“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一样的见解。扬雄只是一位苦学以致成功的文人，所以他便也由自己经验教示他人道：“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

四

曹丕的兄弟曹植，对于时人也颇有评骘。他的《与杨德祖书》，虽为一封兴到之言，却有甚可注意之处。第一部分是略评仲宣、孔璋、伟长、公幹、德琏、德祖诸人的：

> 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

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

在这里，子建除了讥评孔璋不能辞赋之外，对于其余几个人只是笼统的“犹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评之。实在算不得是批评，其中段则叙文章应有润饰的必要，除了孔子之制《春秋》，游、夏不能错一辞之外，“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此下则似乎论点又转移了；上文正说“好人讥弹其文”，下文忽言“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必须自己是个很好的作家，始能讥弹别人的文字；因此，便诋责“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为不当；似乎与上文有些矛盾。大约只是随笔的书札，故亦随笔的写下，不必问其论点之严密与否。最后，则极言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他的志业实不在此而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即其志不果，道不行，也想“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此正是书生的结习，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假如他的志业实现了，恐便会招致他自己讥弹孔璋的画虎成狗之评吧，与扬雄“壮夫不为”之论正是同类。子建更有《与吴季重书》一篇，也有略论文章之处，“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诸语，只是很空洞的闲谈而已，并不足使我们注意。

五

陆机的《文赋》，在表面上看来，是曹氏兄弟的文论与书札以后的一篇极重要的文章，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便知道《文赋》并不是什么文学批评上的杰作，而只是“论作文之利害”的一篇文士自叙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

而言”的心得的。他虽说“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其实只是侧重了后一句，而于“述先士之盛藻”的一点，几乎是完全不提起的。我们与其以《文赋》为文学批评的一类，不如说她有关于修辞学为更妥当些。在某一方面，《文赋》是扩大了曹丕《论文》的论述的，别一方面则更补正了他。曹氏只是很粗浅的将当时流行的文学的种类，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四科，陆机则更扩大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的十类；其中，陆氏将诗赋、铭诔各分为二，而碑、颂、说、箴的四体却是曹氏所未及的；又在二氏的论述之间，我们如加以比较，则也颇为有趣：

曹丕《论文》	陆机《文赋》
奏议宜雅	奏平彻以闲雅
书论宜理	论精微而朗畅
	说炜晔而谲诳
铭诔尚实	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
	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
	碑披文以相质
诗赋欲丽	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

曹氏只是提出“雅、理、实、丽”四字来，而陆氏则加以“缘情而绮靡”、“顿挫而清壮”一类的形容词。盖曹氏所叙者为各体的“必然性”，而陆氏所论者则大都为各体的修辞的极致；故曹氏只是说及所宜然，陆氏则形容到其所“当然的表现”。这是二者所

大不相同的地方。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陆氏一方面是增补了曹氏的所述，一方面却与曹氏的注意点有所不同。又曹氏对于诗赋，是很大胆的提出了“欲丽”二字的，陆机则仍具着徘徊顾虑的结习，一方面固然不肯放弃了辞采的绚丽，一方面则也不敢损去了所谓为文之干的“理”的。“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以结繁”，乃是他的对于一切文体的主张。于是文体的区别只是表面的格式，而于内在的抒写则全都是文质不并废的。他的这个论旨，其影响极大，后来，凡是论文之作，便都要顾全到这一层的——特别是所谓古文家。

就“论作文之利害”上言之，《文赋》确是一篇出于苦学的文士的自身甘苦所经历的自状，颇值得为之一提。其内容可分为四大段：

第一段总叙作文的经过，自抽思着意以至于选义考辞，乐于成文。这其中有几句话是很可讽诵的：

>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二语，最足动人。最好的文学，最高尚的创造，哪一种不是如此的。

第二段叙文章之事“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辞程才而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这里又分为数小段；

（一）论各种文体的当然的表现；

（二）论作文之际，辞义取舍，应有主见，或取或舍贵乎“必当”；“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三）论作者之所短：(A)“对穷迹而孤兴”；(B)“混妍媸而成体”；(C)“徒寻虚以逐微”；(D)“徒悦目而偶俗”；(E)“每除烦而去滥”。凡此数者皆不得文之正鹄。

（四）论这些“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其精微处盖非作者之能言。

第三段叙文章通塞之状；通则天机骏利，无纷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塞则“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然而开塞之所由，却又是作者所未识的。

第四段叙文章之伟大功能；“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正与曹氏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二语相合。

六

与陆机略同时代的有挚虞（永嘉五年，311 年顷卒）。他编集了第一部的文章总集，名为《文章别集》（《楚辞》不能算是严格的总集）。选录建安以来的诗赋，凡三十卷（《隋志》作四十一卷），别作《文章流别论》二卷（本传作四卷）；其论述较陆机详尽得多。观其书名为“文章流别”及其遗文，可知其是特别注重于文体的源流与变迁的。此二书俱已佚，我们不能知道其内容，然《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中，尚引有残文数则。就这数则遗文观之，挚虞对于文体的源流变迁是极为细心的抉发着的；像这样的著作，他之前是未之有的。今引一则于下：

> 《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蹷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

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色声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崔骃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簇，岂不谓义不足而辨有馀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五百九十，《全晋文》七十七)

其他关于赋、箴、铭、诔、哀辞、哀策、图谶等的残文，可见作者取材的广泛与丰富。此作实为《文心雕龙》以前最正则、最巨大的一部文艺批评论（或为仅止于文体研究的“文体论”），可惜我们现在已不能见其全文了。

参考书目

一、《全三国文》　严可均辑，有王氏刊本（在《全上古六朝文》中)。

二、《全晋文》　严可均辑，有王氏刊本（在《全上古六朝文》中)。

三、《文选》　萧统编，有胡克家仿宋刊本（此书有石印本)，有《四部丛刊》本。

四、《文章流别论》辑本，在《全晋文》中有之。

五、《典论》辑本，在《全三国文》中有之。

六、《支那诗论史》　日本铃木虎雄著，孙俍译（译本就原书三编，译其第一第二两编，改名为《中国文艺批评史》，北新书局出版）。

七、《文论集要》　郑奠等编集，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八、《中国文艺批评资料》第一集　西谛辑，在编辑中。

（《新学生》第1期，1931年1月）

评 Giles 的中国文学史

Giles[1] 是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的中文教授。他在英国和美国，以中国文学研究者著名。他零星的介绍了不少的中国的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到英国去。在 1900 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据他在这本书的序上说，在这个时候，在无论哪一种的文字里，都还没有这样的一本讲中国文学的书出现过，就是中国自己国里的文人，也只知片段的研究，没有想到去做这种时代的系统的研究工夫。这些话大概是很确实的。中国自己国里，那时实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著的中国文学史出现。其他国里，除了日本以外，也没有什么人去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所以 Giles 的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部最初的著作。

"创始者难"，我们自然不能十分的求全责备他。但我读了这本书后，我心中却禁不住有许多话要说；我觉得 Giles 的叙述有许多地方未免太误会了，有许多地方并且疏漏得利害。我们固不能由理想的文学史的标准去批评他，但就中国文学而论，他这部书实在是没有完全的研究，他的谬误颠倒的地方，又到处遇得

① Giles 翟理斯（1845—1935），汉学家。

见。在英文中，这部书算是一部唯一的《中国文学史》，Giles 最近且因研究中国文学的功绩，受了尊贵的勋位，如果任他以误传误，则中国文学恐将要受不少的误会了。所以我现在大略的把他批评一下。批评的文字本来不是“专寻人家错处”的，但现在却不得不把他错处列举出来，虽不欲而不能自已。

这部书共分八卷：第一卷讲封建时代文学，第二卷讲汉代文学，第三卷讲两晋、六朝文学，第四卷讲唐代文学，第五卷讲宋代文学，第六卷讲元代文学，第七卷讲明代文学，第八卷讲清代文学，每卷各分数章。

他的最大的错谬，约有四点：

（甲）疏漏　全书共四百四十八页，其中引例的文字几占一半，于小小的二三百页的篇幅中，当然不能求其把中国文学讲得完备。但叙述一国的文学，至少也应把所有影响较大的作家与派别都略略的叙出来。Giles 此书于古代则只叙孔子、孟子及其他孔门弟子，以至孙子、管子、吴子、屈原、宋玉、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诸人。于汉则只叙孔安国、晁错、李陵、路温舒、刘向、刘歆、扬雄、王充、马融、蔡邕、郑玄、司马相如、枚乘、武帝、班婕妤、司马迁、许慎、班彪、班固诸人。于元、明则只叙文天祥、刘因、刘基、罗贯中、施耐庵诸人。于清则只叙蒲留仙、康熙乾隆二帝、朱用纯、蓝鼎元、张廷玉、陈宏谋、袁枚、陈扶摇、赵翼、阮元诸人，及《红楼梦》诸书。如墨子、董仲舒、刘勰、陈寿、张华、陆机、左思、谢灵运、鲍照、沈约、江淹、徐陵、庾信、范晔、沈佺期、韦应物、元微之、李义山、温庭筠、杜牧、韩偓、柳宗元、李后主、柳开、秦观、陆游、晏殊、柳永、周邦彦、辛弃疾、李清照、元好问、关汉卿、马致远、高启、李梦阳、王世贞、归有光、汤若士、魏禧、吴伟业、王渔洋、朱竹坨、蒋士铨、黄景仁、李渔、方苞、姚姬传诸人，

或则为一派开山之祖，或则其影响极大，或则其作品粹然精纯，足以自立于不朽之境。无论如何简略的中国文学史，都应把他们包括进去的，而此书则连姓名都没有提及，真未免太疏略了！

（乙）滥收　一方面把许多应该叙及的人，都删去不讲，一方面却又于文学史之中，滥收了许多非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作品的范围本来不易严密的划定，但有许多文字，如法律条文，博物学书之类，一看就可以决定他不是文学作品的，Giles 则连这种书也都收了进去，而且叙述得很详细。如陈扶摇的《花镜》一书，讲的是种植花木之事，如《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及天文、节气、分栽、移植、压条之类，本是一部园艺学一类的书籍，即使用了一万多倍的显微镜来看，我们也不会看出这书含有文学元素在内，而 Giles 则不惜费二页以上的篇幅来叙述他。又如《感应篇》和《玉历钞传》二书，本为近代道士造作以愚庸夫庸妇的，不要说是要占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恐怕还要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同等并列也都附攀不上呢。而 Giles 则直率不疑的费了七页的地位，来把他们详述了一下。其余滥收的地方，还有许多，都比这二节稍为过得去些，所以这里不一一举出了。

（丙）详略不均　此书详略亦极不均，叙《诗经》不过九页，《史记》不过六页，李白不过四页，杜甫不过二页，而唐诗人中不甚重要之司空图则反占了九页，清文人中不甚重要之蓝鼎元反占了十页以上，袁枚也占了八页，《红楼梦》则几占有三十页。尤其奇怪的是蒲留仙之《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中并不算特创之作，事实既多重复，人物性格亦非常模糊，而 Giles 则推崇甚至，叙之至占二十页之多，且冠之于清代之始，引例至五六则以上。《笑林广记》多无稽猥琐之言，事实既不感人，文笔也不足列于文坛之上，Giles 虽知其为并无价值之小说，而仍引例多至十一则。至唐代之短篇小说，宋世之诸词家，皆至美之作品，反

不得于此书之中占一二页的篇幅。又如杨继盛妻的上诉文，李陵的《答苏武书》，蓝鼎元的《女训》，朱柏庐（用纯）的《治家格言》，文学史上本可以不必特举的，而 Giles 则不惜篇幅以译之。袁枚之作品，风格本不甚高，而 Giles 于其诗、其文并不推论，独详叙其为庸俗人所喜的《小仓山房尺牍》一书，所占篇幅几与《诗经》相等。这种详其所不当详，略其所不当略的举动，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丁）编次非法　此书编次极不得当。以断代分卷，故不能详述文学潮流的起讫，而各卷之中，所叙的时代亦多颠倒，事实亦多错乱。其最甚的，如于元代“戏剧”一章之中，不叙元曲之兴衰，与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高则诚诸人之性格及其作品之影响，反支蔓旁及，犬牙错出，远叙中国戏曲之原，下及清代末叶剧场中琐事，且至述及《辕门斩子》一剧之内容，王实甫《西厢记》之名，则不过于篇末一叙及之而已。又于叙清代文学之末，忽叙淳于髡及汉、唐宫廷弄人之语，这都是编次极不对的地方。

其他关于作家及作品的批评的不合理，与事实上的小错误之类，如误“告子”为“许子”等，因为不甚重要之故，这里不详说了。

总之 Giles 这本《中国文学史》，百孔千疮，可读处极少。全书中最可注意之处：（一）是能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与戏剧之类列入文学史中；（二）能注意及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两点足以矫正对于中国文人的尊儒与贱视正当作品的成见，实是这书的唯一的好处。

除了这两种好处以外，Giles 此书实毫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

他的疏漏与滥收等等，实原于（一）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系统

的研究，（二）对于当时庸俗的文人太接近了，因此他所知道的中国文学恐除了被翻译过的四书、五经及老、庄以外，只有《聊斋》、《唐诗三百首》以及当时书坊间通行的古文选本等等各书，这在他书中所举出的各种引例里，可以看出来的。

现在 Giles 此书在英国已经绝版，我希望在这书第二版未出来以前，我们中国人能够做出本英文的《中国文学史》矫正他的错失，免得能说英文而喜欢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永远为此不完全的书所误。

但这恐怕是一种空幻而不易实现的希望，因为中文的中国文学史到现在也还没有一部完备的呢。

（《中国文学论集》，1934 年 3 月）

我的一个要求

我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但是哪里有呢？我尽我力之所能，在各图书馆中把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找到，你看！所有的不过是：

（一）《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著，中华书局出版）

（二）《中国文学史》（曾毅撰，泰东图书局出版）

（三）《中国文学史要略》（朱希祖著，北京大学印）

（四）《中国五千年文学史》（日本古城贞吉著，王灿译，私人出版）

（五）《中国文学史》（林传甲著，奎垣学校发行）

（六）《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中国文学史》（张之纯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八）《中国文学史》（葛祖兰编，会文堂出版）

（九）《中古文学史》（刘申叔著，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没有了！中文的“中国文学史”尽于此了，而就此寥寥可数的几本书中，王梦曾、张之纯及葛祖兰三人所编的是中学师范的用书，浅陋得很；林传甲著的，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

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王灿的一本是翻译日本人的，朱希祖的一本则太简略，他自己说，这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且其中疏误漏略，可议必多，则此书直可以废矣。”只有谢无量与曾毅的二书，略为可观。曾毅的较谢无量的还好些。然二书俱不完备，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与发见。刘申叔的一本则是一个朝代的，且也没有新的见解（我很想做一篇文章，专批评这几本书，此处不详说了）。

中国人做的“中国文学史”既然如此，求之于国外呢？则隔膜更甚了。日本及别的我不知道，英文中就没有一部“中国文学史”，所有的不过是以中国文学研究著名的 A. Giles 的一本Chinese Literature(在 E. Gosse 编辑的 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丛书中），而此书误解之处极多，如以《聊斋》与《红楼梦》并举，及给《笑林广记》以重要的位置等，都是极可笑的。

“中国文学史！”唉！哪里有一本完备的呢？H. A. Giles 说：“这部书在任何国文字中，就连中国也包括在内，算是第一部出现的《中国文学史》。”现在离 Giles 出版 Chinese Literature 那本书的时候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别国的我不知道，中国她自己虽曾模仿日本，编了几部寥寥可数的文学史，然而实际上却还可以说没有一本呢！

我要求，我现在向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要求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

不过，编著中国文学史，我也知道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工作，至少著者须有：

（一）文学上的完全知识；

（二）中国文学的片段的研究的根据。

如果没有文学上的完全知识，则所著仍不能出上面所举几种书的模式；如果没有中国文学的片段的研究为根据，则所著要亦不能完备而精确。

所以我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之前，还要求先能有一部分的人尽力介绍文学上的各种知识进来，一部分的人从事于中国文学的片段的研究或整理。

（《中国文学论集》，1934 年 3 月）

大众语文学的“遗产”

说“遗产”，这又将是一个危险的讨论。正当在这把“遗产”、“遗著”都闹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然而不得不说。

大众语文学的问题闹了许久，却没有人提起过“遗产”的话：仿佛过去的文库里，根本不曾有过用“大众语”写的东西，难道是明知其有而羞于举出吗?

仿胡适《白话文学史》例：只要是白话的，就不问什么诗文，都可摇身一变而成名作，不问什么不知名的作家，都可被选择出来，作为那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么从前的大众语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将来难保没有这样“飞黄腾达”的一天，——假如也有一个人，学胡适的榜样，写出一部“大众语文学史”一类书来的话。

在文学里使用大众语或是地方的方言是一种自然的趋势。除了太典雅了的高文典册之外，连史书里，也有时不能不夹杂些方言口语，用以逼肖说者的口吻及身分，及用以增重文章的活气。如《史记·陈涉世家》里的“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例子是不很难找的。至于诗文里就更多了。唐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

十三章》中有《囝》一章，多用闽地方言：“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所谓“囝”，就是闽语的“子”，所谓“郎罢”，就是闽语的“父”。古文家也有夹杂几句俗语在文章里自鸣得意的。

但这些例子太零碎了，只要费些爬搜的工夫，总可以写出一章什么“大众语文学的先驱者”来的。正式把方言俗语引进文中，倒是小说、戏曲发展到成熟时代以后的事。元剧里就有一些蒙古话在内。明初朱有燉写杂剧，是第一次（?）用苏州话（借一个医生口里说出的）。他已知道写哪一种人，该使他说哪一种话的了。陆采的《南西厢记》里，也有几个人物是说苏白的。沈璟的《博笑记》之类，在插科打诨里，也曾尽量应用方言俗语。屠隆的《修文记》，除苏白之外，还用到扬州白等等的方言。这可见明代戏曲作家们是很知道怎样利用土白以增重其戏剧的惑人力的。直到了今天，无论是平剧、昆剧，凡遇插科打诨的地方，全都是利用土白的。小丑们嘴上说的，往往是最漂亮的本地话。有一出昆腔的笑剧，叫做《借靴》的，便是一个人物说苏白，一个人物说扬州白，而都恰如其口吻身分，单是那土白的腔调，便可博得彩声不少。

小说里应用土白的作品，明代不多见。《金瓶梅》的作风，可谓泼辣之至；其所以能如此，也在善于使用方言。清初的《醒世姻缘传》和乾隆时代的《绿野仙踪》，都知道怎样利用土白。《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上的对话，是极纯正极道地的北京话。

石玉昆的《三侠五义》能够捉住读者的原因，也在它的人物的对话，往往是如闻其声。其中写得最活跃的人物，像山西雁，便是满口的山西腔的。当说书先生讲说的时候，一定更可大得听众的欢心。

纯然用南方的土白写的小说，不能不以《海上花列传》为第一部。这一部书不懂苏州话的人是绝对不感兴趣的，甚至反要因满纸都是磔格的话生了气，把书丢在地下。但也有人，为了要学苏白，而将这书作为课本的。如果卧听人家读这部书，满口的吴侬软语，一定也会比自己看还有趣。

在这书里，叙事用白话文，官场人物对话也用官话，但妓女、商人和市井无赖，便都用土话了。作者还有勇气创造了许多的新字，像“覅”“嘞”之类。——写方言文学或大众语文学的人也许非有别造新字的勇气不可。至于白话或蓝青官话的语汇，根本上就不够应用。现在所见的许多用方言土语写的粤曲、闽歌之类，其中尽有新创造的字在内，可惜从不曾有人搜集起来，编入我们的字书里去。

《海上花列传》的作风，竟成了一时的风气；三十年来在上海刊行的通俗小说，几乎大多数都是夹杂一些苏白在内的。《官场现形记》算是不大用方言了，但究竟还夹杂著许多这样的字：

> 耐勿要管理先生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笃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
>
> 难末，倪又勿懂哉。倪格娘，有个过房儿子，算倪格阿哥，从前也勒一爿洋行里做买办格。前年捐仔知府，新近升仔道台，连搭顶子也红哉，就勒此地啥个局里当总办。（均第八回）

全文的神韵，也许倒从这种地方显出来。

真正做着大众语运动的并不从今天起。圣经公会出版的几十种方言译的《圣经》，就是一种大众语文学运动的最好的试验。

在那几十种译本之中，有：

厦门话	汕头话
广州话	福州话
温州话	宁波话
苏州话	台州话

等等，这当中，像温州、台州、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方言，都是不大有人写在纸上过的。有了这种尝试的“先驱”的东西给我们用，至少一定有可供参考的地方。

日常应用的文字，是否该用土语方言写，那是另一问题，至于小说戏曲等创造的文学作品之必须利用“土语”，那是无可怀疑的事。由典雅的文言文，到正则的白话文，再到活泼生动的“大众语”文，那是自然的趋势，如滚丸下坡，不达山底不止的。“文学”是天天在繁颐化，在进步，在要求更活泼生动，更近于人生活动的实际的。故“大众语”的文学作品，其必构成文学史发展的一阶段，是当然的了。萧伯纳的戏曲是用最纯正的伦敦白写的，而邓散宜（Dunsany）、奥尼尔（O'Neill）诸人的作品，就杂了不少的土白方言在内了。那完全是看作家自己的特嗜和运用而定。但其为活人的口语的文学则一。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翻开过去的“遗产”来读读，对于创作决不是无益的事。但仍不可忘记的，是万不可专靠书本做你的教师。

（《文学》3卷4号，1934年10月）

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

古典文学作品离我们好像是很远，其实是很近；它们好像和我们的创作关系不太大，其实却是血脉相贯，呼吸相通。我们和古典文学之间是具有千丝万缕的因缘的。

一个诗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他是吸取着中国历代人民的优秀的诗的养料而发展起来的。他是一个诗人，但完全脱离不开中国的土地、人民，中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脱离不开中国诗的优良传统的薰染与影响。否则他就不是一个中国的诗人。不可能想象，一个中国诗人，他会对于中国诗的优良传统一无所知，一无所吸取的。中国诗的优良传统是绵绵不绝的，具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且产生出不止几个，几十个，而是以千百计的伟大的诗人。

这只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中国的小说家、戏曲家、散文家等等，也是完全不能漠视中国的悠久的优良的传统的。宋元话本、《水浒》、《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和元人杂剧、明人传奇，对于我们都是有益有用的。

同时，广大的人民对于流传甚广、甚久的古代戏曲、小说、

诗歌等等，是喜见乐闻的，很古的戏曲，像《牧羊记》的“望乡”、《金印记》的“交印”、“刺字”、《玉簪记》的“秋江”，很古的小说，像《水浒》、《三国志演义》等等，很古的诗歌，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山歌》等等，都是虽古而仍然新鲜活泼的；他们活在人民的心头，也活在人民的口头。广大人民是迫切需要读到并且享用到最好的和最有益的古典文学遗产的。

但问题就来了：在大洋大海似的古老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里，什么作品才算得是古典文学作品呢？什么才算得是属于优良的古典文学传统的作品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并非一切古老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或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印刷出来的线装书，统统都是古典文学作品或是属于优良的文学传统的作品。

古典文学或优良的文学传统的作品这个名称，本身就包含有好的，有生命的，健康的，对我们有益、有用的意义在内。所谓古典文学不仅是因为它是时代比较古老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伟大的不朽的人民性，是不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朽的艺术成就，所以才能到现在还活着，到现在还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

所谓古典文学遗产，就是指的那些有不朽的人民性的、现实主义的、至今还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作品。他们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着当时人民的喜怒哀乐，替广大人民叙说出他们所希望的、所祈求的、所反对的或所憎恨的心情。他们必定是出于大作家的手笔，那些大作家是具有深厚的文艺修养的，是像周扬同志所说的“在艺术技巧上达到可惊的准确和精练程度的”，是没有败笔的完整的作品。例如诗，那韵节一定是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清亮，是掷地作金玉之声的，那情感一定是像长江大河似的汹涌澎湃的；那想象和辞华一定是像夏晨

的清露在上面打滚的荷叶似的新鲜嫩绿的，同时，所歌唱的主题也一定是与当时人民同脉搏、同呼吸的。

同时，他们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具有极其丰富与正确的史料价值。在许多历史书上是不一定能找得出有同样重要的根据。要了解古代生活，撇开了《诗经》是不行的。唐代的社会矛盾，民生疾苦，最好的最真实的描写和记载，是存在于杜甫、白居易诸伟大诗人的诗集里。还有比《水浒》写得更生动的“官逼民反”，所谓“迫上梁山”的历史书么？在那里，人民的斗争的经验与其英勇事迹是感人的，是有用的。那一连串的人民斗争史和今日的斗争，是分割不断的。广大人民是需要更多的知道过去的生动的斗争历史，人民英雄们的英勇事迹，需要更多的了解过去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也就是说，广大人民是需要大量的读到古典文学作品的。

像那样的古典文学遗产，在绵绵不绝的二千多年的文学历史上是很多的，是屈指数不尽的。我们不能不以我们有那么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而感到骄傲。我们不得不感谢过去的那末多的伟大作家们遗留给我们那么丰富的不朽的作品。

但问题又来了：我们将怎样把那么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加以普及呢？将怎样使它们对于我们更有益、有用呢？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要任务就在这里。

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像太阳似的照耀在天空；一切古代作品放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便会看得更明白，更正确，不会变形，更不会变质。原来为古老的批评和注释所歪曲、所迷误的，在这时候就会迷雾全消，真相大白了。什么是古典作品，什么是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的作品，什么不是的，便会一望而知，一见即辨。在这个普遍真理指寻下的研究工作，会替古典作

品洗刷去不少尘垢，使其晶光大发，也会使那些冒牌的无聊之作，丑态毕露，无所容身。在这里，把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孤立起来研究，或把文学的历史孤立起来研究的事实就不会有了。文学创作事业离不开经济基础，离不开时代影响，离不开社会矛盾。一个伟大的古典作家或一部伟大的古典作品，必定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极端锐敏的感觉并敢于揭露这些矛盾而加以生动的描写的。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不管它是用《西游记》、《封神传》或《镜花缘》的夸张而幻想的写法，或是用《三国志演义》、《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的写实的写法，其主要的一点就在敢于揭发、暴露乃至反抗、打击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黑暗与残酷，也就是描写当时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的。是伟大的作家，就必定是充满了正义感的，同情于人民的疾苦的。

在广阔无涯的古典文学遗产的土地上，还有不少未被过去的人所发现的东西。特别是地方剧本，民间歌谣，和其他流传于各地的故事、传说（抄写的，印刷出来的或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均尚待大量的加以搜集和整理。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但这不等于说就不要注意那些最易得、最易见、最流行的作品了。最流行的作品，自有其流行的原因。为千百代广大人民所喜爱，并不是偶然的，或可以侥幸的获得的。像《水浒》、《西厢》，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虽历经统治阶级和所谓“卫道之士”所禁止，所烧毁，但那是禁止不了，烧毁不尽的。

怎样使那些最流行的，或若干新发现的古典文学遗产普及呢？怎样使广大人民都能欣赏它们呢？有的古典文学，离得年代太远了，其“语言”本身就发生了好些障碍，非加上明白晓畅的注释是不容易叫现代的读者们读得懂的（像《诗经》、《楚辞》），或有许多当时的“方言”、“行语”、“前代故实”之类，也是必须加以疏释才会明白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为了使大多数人

不浪费精力寻找古典作品的难解的意义，比较少数的人，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有责任多花费时间，多用力量把古典作品的“文字障碍”和其他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的障碍都打扫干净。做好这个普及工作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过去有了不少注释的书，像《诗经》，就有了不下千种的历代的“注”家，像《楚辞》，也有了不下百家的各种的注本。有的还对我们很有用，但有的却是糊涂得很的胡说八道，令人越看越不明白。最需要注解的地方是不注的或注得糊里糊涂的，但不需要解释的地方却又注得很多。又，像金圣叹那样批释《西厢记》和《水浒》，夹叙夹议，凌迟碎割，反给读者造成障碍。在那里，是太多的金圣叹，太少的王实甫和施耐庵。像所谓“红学”那样的牵强附会，转弯抹角做索隐工作，也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举。还不如撇开一切注解，直看本文，更会体会了解得深刻。但这是对有修养的专家的说法，不是对一般的读者说的。广大的创作家和广大的读者们是迫切需要浅显明白的正确的注释本的。决不能再使他们迷失在纷纭、难解的注释的浓雾中了。必须有晓日出而浓雾消散的“定本”出来才好。所以，做好古典文学遗产的注释工作乃是一切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必须用全心全意来从事的长期的事业。

要做好注释的工作，必须首先广泛的搜集异本，多看过去的注释本。有了丰富广博的版本知识，才能掌握着本门的文献，才能实事求是的辨明是非，看清古典作品的本来面目。故必须由博返约。否则死守陈编，独遵一家之言，一定会自误误人。像研究《诗经》，如只抱着《毛诗》一本，必会越看越糊涂。至少还要读三家诗，还要读朱熹注，还要读郑樵、姚际恒、方玉润诸家之书，还要仔细研究清代汉学家的训诂之学，才能融会贯通，不至曲解或误解。第二是，把许多异本加以整理，研究，去其妄者、伪者，存其善者、真者。不尽信古，也不完全疑古。虚心谨慎，

不矜一时的特见，不夸大自己的新奇的主张。是明白晓畅的注释，但句句是有本之谈，即有坚实的根据，并下过一番认真的考据工夫的。总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虚怀若谷的态度来整理是第一要义。说到普及就必须对广大人民负责，同时，也必须对原作者负责。这责任是重大的，也是艰巨的。怎能不翼翼小心地进行工作呢？第三是，不仅注释其文句，也应该研究、批判其内容。研究、批判一部作品，就必须研究其作者，要研究作者，就必须研究、了解作者的时代。这也不是可以草率从事的。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的研究基础，才能像庖丁解牛似的，抉发其真相，阐明其真实的意义。广大的读者是需要这样的研究和批判的。第四是，必须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虚心接受或考虑别人的意见，展开讨论，互相帮助。研究工作，不是关门来做的，是需要集体的探讨的。

凡这一切工作，都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才能做得好，做得成功的。故古典文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刻苦用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否则，一切研究便都要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的。

古典文学遗产是丰富的，是异常丰富的。广大人民是迫切的需要享受、消化这些丰富的遗产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要把古典文学遗产从重重的迷障之中解放出来，交给广大人民享用。

（《人民日报》1953年10月21日）

中国文学的发展

上

（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到公元1572年）

当印度的哲人们在冥想着“吠陀”（Vedas）哲学时，中国的哲人们与历史家们则在利用着占卜的记载，阐明着自然与人间的哲理，记录着历史事件与人物。

当印度的歌人们在蔚蓝的天空，漫漫的长夜里，对着封建主们歌唱着不朽的马哈卜拉他（Mahabharata）和拉马耶那（Ramayana）的时候，中国的歌人们则在庄严的宗庙里，歌颂着先王先公们的丰功伟绩，在封建主们的欢呼欢宴里，歌唱着柔情如水的情歌，或尖锐的讽刺的悲愤的诗篇。

当印度的释迦摩尼在传播着他的佛教的影响，想改革那不幸的古老的社会的时候，中国的孔子则在宣扬着他的哲学，把古代的学问，从少数的封建主们手里解放出来，并及时的鼓吹着国内的团结，以抵抗外来的侵略。

释迦摩尼的弟子们建立了佛教哲学，孔子的弟子们，还有墨

子和杨朱，则在传布着各种的哲学思想。从极端的兼爱的救世主义的墨子哲学到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杨朱，从坚持着孔子的仁义的道德准则的孟子到新的法家思想的荀子和韩非子，从从事于诡辩逻辑之学的邓析子、公孙龙子，到奔放豪迈、讽刺自放的庄子和追念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许行，无不是深刻的，雄辩的，用许多深入浅出的比喻或故事，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思想与哲学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黄金时代。这时正是中国铁的大量生产和被应用的时代，正是初期封建社会的末代，正是为大统一的秦的帝国树立下理论的基础。

同时，大诗人屈原，在中国的南方的楚地出现了。他是一个与楚王同姓的贵族，眼看着楚国封建的势力削弱下去，而没有力量去挽救，便悲吟着伟大的《离骚》，憔悴不堪的徘徊于水边，终于投江自杀。他的诗篇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带着浓厚的爱国的呼号与古代南方的民歌的色彩。那不朽的伟大诗篇在当时和后代都有了极大的影响。

短促的秦帝国，只留下很少数的著作。但那个有大雄心的秦始皇帝却做了好几件大事，把过去不同的列国文字统一了，把不同的列国度量权衡的制度统一了，把车轨的宽狭统一了，使能通行于全国，还建筑着为防御北方异族侵入的长城。中国在这时是真正的统一了。坚固的长期的封建制度在这时代开始了。

汉帝国承继了秦帝国的一切，秦代未完成的事业，在汉代把它们完成了。秦要以暴力统一思想，杀了许多思想不同议论纷纷的学者们，焚烧了民间的书册。汉代则真正的把思想统一于儒家和道家的两个范畴之内了。但在文学上，则承继着楚国的传统。汉高祖是喜欢楚歌的。大作家贾谊是屈原的一个追随者。

汉武帝时代，开始了整理和恢复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工作。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完成了一部空前的大史书，一部古代历史的

全集《史记》。那魄力是够弘伟的。差不多不仅包括了所有的古代历史的人物、事件，而且也包括了古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学。他是封建时代的大历史家，而他的史书里却随处流露出反抗封建统治的口吻来。

西汉末，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对于古代的典籍，包括文学著作在内，做了写定的工作，编了总目录。经过秦火之后，古代遗留的文学，有了一个总的清理与编定。屈原等楚国作家的集子也有了定本。王充的《论衡》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怀疑并驳斥了许多古代的荒诞的故事、传说与理论。这是大批古书经过整理后，有着比较研究的好机会的直接的大收获。他是开始从封建的拥护者的儒家哲学的囚笼里脱离出来，开始有了自由思想的空气。

同时，一种新的诗体在民间产生了，这就是五言诗。其初是童谣、民歌，大都是讽刺诗、情诗之类。很快的，文人学士们，就采取这个新的诗体，写作着伟大的诗篇出来。古诗十九首是最精晶可爱的情诗和表现那时代的生活的诗篇。每一首都像一颗明珠落在玉盘里似的，铿锵有声而宛转自如。伟大的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叙唱一个悲惨的恋爱故事）和蔡文姬的《悲愤诗》（文姬为大学者蔡邕之女，汉末时为匈奴所虏。曹操将她赎回。她做了这首诗，叙述自己的生活），乃是两篇很重要的描写那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文献，同时也是两篇最美丽最惨婉的诗歌。特别是前者，它是充满了反抗封建社会的礼教的感情的。

建安时代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的时代。以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为中心，集合了当时的许多诗人于周围。他们是勇敢的，常写着反礼教的诗篇。自由的文艺批评开始有了鼓励，而曹操和曹植本身也是大诗人。王粲的《登楼赋》是开始脱出了楚文

学的影响，有了时代的真实情感的作品。在以后的三四百年间，他的影响很大。

陆机的《文赋》树立了中国文艺批评的基础。以后，刘勰的《文心雕龙》便是从此而扩大了影响的。他们都批评着过去作家们的作品，注重于文艺作品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并对每一个当时流行的文体做了详尽的有关源流的（即“历史发展”的）叙述。

六朝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黑暗的时代。经过了一百几十年的干戈扰乱，北方民族在中国北部站立了根基，原来的汉族的一部分则迁居到南方来。中国分裂为南北两朝。南朝的文学接受了南方民间文学的新影响，大量制作着《子夜歌》、《读曲歌》等的新乐府辞，这是男女相悦的行歌，互答的情歌，有着最真挚的情感和最婉曲描写，且反抗着儒家的严格的礼教的束缚。大诗人陶渊明，以自然的作风，写着许多田园诗。他反抗当时的黑暗统治，而追慕着古代的原始社会，赞颂着古代的英雄。但他也还写着《闲情赋》一类的很好的情诗。他是同情于被压迫的农奴们的。他是黑暗时代的光明与光辉。

假如南朝文学是柔情如水的作品，那末北朝文学则带着粗犷的骑士之风度，有时还忘不了游牧生活的回忆。南朝被掳北去的文士们，像庾信，曾写着《哀江南赋》一类的东西，那是每个字都浸透着民族的感情与悲愤的。

佛教已经输入中国。在这时代，在南北两朝都大为流行。但中国的士大夫们反对佛教的很不少。有的人，以其非中国的而加以排斥，有的人则抬出道教来与他对抗。最重要的是南朝的一位大哲学家范缜，他写了一篇《神灭论》，以无神论、唯物论者的观点来批判佛教。这是最重要的不朽的论文之一。但因为统治阶级的封建主们坚信着佛教，到处建立着庙宇、石窟、雕像和塔，他的说服力量是不大的。伟大的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寺，都

是在这时代开始开凿与饰装的。佛教的故事在中国也大为流行。有的改换上中国衣冠，逐渐的变成了中国的故事。

隋唐的统一，使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大帝国。唐太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诗人们开始歌颂这个时代。陈子昂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但大部分的作者们却都是宫廷诗人。诗体也起了变化。七言诗的一体，有了很大的势力。大翻译家和旅行家玄奘法师，在介绍佛教哲学上尽了极大的力量。他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载着古印度历史、地理和传说的最重要的不朽的旅行记之一。他也把老子的《道德经》译为梵文，介绍到印度去。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产生了。李白是一位浪漫派的诗人，高声歌唱着他自己幻想的乐园。初期的杜甫也是他的同俦，但经过了安史之乱以后，他成了一位更伟大的社会诗人。他自己经历着丧乱，有了更深刻的成就。后期的杜甫便歌唱着封建社会的黑暗与痛苦，斥责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同情于被压迫的人民们。在封建社会里产生了这么伟大的一位社会诗人，乃是黑夜的明灯，乃是时代的光荣。他的影响极大。

白居易承继了杜甫的作风，写了不少的社会诗，为人民们作喉舌，向黑暗的封建社会攻击。他的新乐府五十篇，乃是封建时代罕见的同情于被压迫的人民们的诗歌。作者的伟大的精神是不朽的，对于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唐末到五代，是军阀割据的时代。唐代的大帝国瓦解了。人民们在各个地区的封建主们的统治下，生活得更为痛苦。好些诗人，像顾况、杜荀鹤、罗隐、于濆等，都是为人民们说话的。那些有光辉的诗篇，现在流传下来的还不少。

在唐代，佛寺里讲说故事的风气很盛。其初是讲说佛教的故事，后来便讲说到人间的历史的、社会的故事和新闻了。这样的故事，一边唱、一边讲的，至今还流传不少。这样的风气和体

裁，开始了中国小说的先路。

中国小说，在宋代极为流行，有说有唱，且有若干专业的讲说者们，在公共的娱乐场所，为人民们服务。所说的故事，以英雄传奇和短篇的社会小说为主。那些作品的成就，相当的伟大。

宋代的诗篇，以新体的“词”为主。在略早，五代的时候，江南的封建主，李后主和他的父亲中主已在写“词”，都是很高超的词人。那是纯粹的抒情诗，以歌唱爱情为主。但也有联合若干篇，叙唱一个故事的。柳永和苏轼是宋代的两个大诗人。女诗人李清照的作品，则以其特殊的清婉郁丽的作风，照耀着那个时代。

爱国诗人陆游和辛弃疾，像两个巨人似的，杰出于南宋金人入侵的危急时代。辛弃疾从北方逃到江南来，他是一位很坚强勇敢的将军和政治家。陆游到死还怀念着已失去的北方的国土。他们都鼓励着当时和后代的爱国的人民们，而使人民们永远吟咏着他们的诗篇，不会忘记他们。

从宋代萌芽了的小说和戏曲，在元代大为流行。许多大诗人和小说家都为职业的剧团和说书的团体写作剧本和小说。关汉卿、王实甫以及其他好几十位作家们的剧本，得到了无数人的欢迎，并紧紧的抓住了他们的情感。《西厢记》和《灰阑记》是流行于世界的作品。这个黑暗的时代，受压迫者们的痛苦，在他们那些剧本里都能极真实的表现出来。《西厢记》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尤博得青年男女们的同情。在南方，则有另一种剧曲在流行，那是以南方的歌调唱着的。最早在宋代流行的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就有点像印度大戏曲家卡利台沙（Kalidasa）的《苏空特娍》（Sukandara）。剧本的构造上，先有副末（戏班的领导者）来说明全剧的故事的提纲，到结束，便把主角引进了剧场，也有点像印度剧的形式。中国和印度，在这个新的文学型式上可

能有着血肉的关系。

元末明初的大小说家罗贯中，写了不朽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大作品是至今还流行得极广，且仍为广大的人民们所喜爱的。《水浒传》所表现的反抗封建主的精神给了后代的许多向封建主们不断的作激烈争斗的人民们以鼓励。同时的大诗人刘基，是杜甫、白居易的真正的承继者。他的好些诗篇都是敢于揭发当时人民们的痛苦与呼吁的。

南方的戏曲，在明初开始大为流行，高则诚的《琵琶记》，将古老的剧本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重新歌唱出来，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喜爱。《白兔记》，写五代时一位封建皇帝刘知远和他的妻李三娘的故事，曾赚得了不少人的眼泪

皇族的剧作家朱有燉，曾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几乎全部都存在，这是很有幸运的，在其间，我们看到好些无聊的专为皇家剧团写作的庆寿或颂扬的剧本，但也读到好些精美的描写社会生活的作品。有几本写“水浒”英雄们的故事，的确可称为不朽的杰作。

作为宗教剧而流传到今的，有冗长的一百出的大剧本《目连救母记》。这是戏曲家郑之珍所写的。据说，在农村中演唱这个剧本时，会连续唱了好几日夜。这是一个佛教的故事，将人间和天堂作了对比。作家的意思，当然是要人皈依佛教的天堂。但许多人却最喜爱其中描写人间的部分。像《尼姑思凡》一出，乃是不朽的大胆的向宗教作激烈的反抗的作品，本身是一篇最精莹可爱的歌颂人间的欢乐的诗篇。

在老式的诗歌，像五言、七言诗和词里，找不到什么伟大的作家，但在新型的诗歌（散曲）上，在元代和明代，却产生不少位的抒情诗人，有的是田园诗人，有的歌唱爱情的，有的则揭露出封建时代的黑暗面。像元代的马致远，明代的秦大声、冯惟敏

等，都是有很好的成就的。

下

（从公元1573年到1942年）

明代的万历，是明帝国的堕落期。政治的黑暗与贪污，太监的特务网的密布，封建地主们的横暴奢侈，绝大多数的农民被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以及地主们所控制着商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压迫得透不过一口气来。自发、自流的农民革命运动到处在爆发着。同时，国内来自满洲族的压力也逐渐的加紧。国外日本的倭寇又时来骚扰沿海地区。在这样的一个“世纪末”，产生了多量的“世纪末”的文学作品，是必然的结果。但那些“世纪末”的作品，却不纯然是骋驰着个人主义的狂行、狂言与狂想的。在那些不净洁的描写之外，还保存着多量社会生活的描写与对于封建地主和恶霸的厌恶的讽刺。其代表作便是长篇小说《金瓶梅》。那是一部不朽的描状封建社会的黑暗面的入骨三分的杰作；像一位医生用解剖刀来解剖病人似的，这部小说的作者，把封建社会的病状解剖得清清楚楚，只是不曾把疮口缝好，不曾开出治病的医方而已。作者自称笑笑生，是山东人，其真实的姓名我们却不知道。在这个时代的前后，同类的小说还有不少，但都比不上它的笔力尖锐与细致。《西游记》，一部描写唐代僧人玄奘到印度取来佛教经典的故事的长篇小说，乃是伟大的英雄历险记，其中的猴王孙悟空，恐怕是和拉马耶那里猴子哈纳曼（Hanuman）有些关联的。许多读者特别喜爱其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一段，那是充满了对于统治者的嘲笑与反抗的精神的。作者吴承恩，把这古老的故事架子，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泼泼的诙谐百出的不朽的小说了。

稍晚的时候，有冯梦龙和凌濛初，曾模仿着宋代的短篇小说，大量的写作着当代生活与历史故事的短篇作品。可惜他们教训的意义太浓厚，产生不出什么重要而秀隽的作品来。

戏曲在这时代极为发达。较早的时期，大音乐家昆山人魏良辅，曾创造新腔，运用着弦管诸乐器，演奏古曲和新剧，大受时人的欢迎，号之为昆山腔。首先替昆山腔写新的剧本的有魏氏的同乡人梁辰鱼；他写了一部《浣纱记》，叙述春秋时代吴、越相争的故事，以范蠡和西施为主角。可惜写得不大好。大诗人汤显祖起来，才在戏剧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的四梦，特别是他的《牡丹亭》，乃是一部绝妙的抒情诗剧，反抗封建道德的压迫的。立刻便传诵遍天下，令少年男女们为之低徊感泣，连老年人也为之惆怅不已，这是不容易模仿和追赶得上的作品。此后纷纷的拟作者都是不足观的不足自存的东西。

短篇剧本在这时也写得很多，但不是落于“教训”，便是陷于描写个人主义的失意的悲呼，没有好的作品产生。

清兵的侵入山海关，惊醒了汉民族的自觉，彻底的扫除了将近一百年来的堕落的文风。同时，清代帝王，下了决心，清理田赋，狠狠的惩治了一大批残酷的剥削着农民的封建地主们。这使农民们略略的得以安生。一个严肃时代开始了。伟大的诗人们出现了。吴伟业像古代的庾信似的，追忆着过去宗国的影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伟大的散文家，写着结实而深刻的哲学的论著；特别是黄宗羲，写了一部《明夷待访录》，宣传着民主的思想，乃是了不起的一位先知先觉者。此外，总有一千位以上遗民作家倾吐着他们的悲愤而著之诗篇，优秀的作品，像山阴道上的好山好水，触目皆是，举之不尽。那么多爱国诗人产生于同一时代是文学史上所绝罕见的事实。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则是以神怪故事寄托着遗民的悲痛的。相传为他所写的

《醒世姻缘传》，则为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社会生活，泼辣生动。

孔尚任的《桃花扇》剧本，也是充满了故国的回忆的，打破了生旦团圆的惯例，而以“国家已破，何以家为”为结，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恋。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剧诗。

经过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对于爱国主义文学的禁与毁，徒尚“形式主义”的作品大量的产生。但在乾隆时代，毕竟还有像郑燮那样的社会诗人出现，敢为人民呼吁；像杨潮观那样的讽刺的剧作家出现，敢于讥诮封建制度和专制者，可说是卓然不群的。好的诗人们也还有，像赵翼和蒋士铨，但那是太多了，也举之不尽。长篇小说在这时有很好的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带着凄惋的情调，以春蚕吐丝似的笔触，细腻而精刻的描写那时代行将没落下去的封建贵族地主的家庭的故事。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以讽刺的笔调，描写着海外风险的故事。其中女人国的一段，对于封建的男权是攻击得很利害的。署名为百川的《绿野仙踪》，又名《百鬼传》，以横恣无敌的描状，揭发着封建社会的诸般丑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理想的政治小说，充满了对于传统的文士们的攻击而同情于工、农和小商人阶级。这是很特出的一部人民的文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煽起了新的爱国主义的高潮。以大政治家林则徐为中心，许多诗人开始关心到国事。有一部《射鹰楼诗话》（林昌彝编）便是搜集了那时代的许多爱国的抗英的诗篇为一书的。

散文家们纷纷的起来呼吁发言。魏源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写了（或译了）一部《海国图志》，是介绍世界各国历史与地理的书，使中国人向世界打开了窗户。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失败，在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创痕；封建地主的集团对于革命者们的残酷无比的屠杀，虽一时扑灭了革命

的火焰，而那火种却是永远的留传下来的。可惜没有大作家来写这个大时代。一部反动的小说《花月痕》是从头到尾侮蔑着太平军的英雄们的，读了令人气塞。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不断侵入中国，一方面激起文人们对于外来文学与事物的注意，另一方面则传教士们的横行不法，使人民积愤于心，郁郁不平。经过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人民的爱国的思想更蓬蓬勃勃起来。封建地主们不得不出来挽救他们自己的危亡的命运，便发动了维新运动。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为首，进行着短促的政治改革。在其间，谭嗣同的革命性是很强的。他写了一部《仁学》，是很深刻的哲学著作。但不久，他们的活动，便为守旧派所制止。康、梁逃亡国外，谭嗣同被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却不断的加强起来。结果，招致了义和团的事变。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群众爱国运动，虽经过很短促的时间便失败了，但其影响是很普遍的，也留下好些好的诗篇。

维新运动的失败，与清廷政治的腐败贪污的现象的日益更甚，促使大部分的爱国主义者成为革命运动的首脑，孙中山便是最重要的一个领袖。太平天国留下去的火种在这时又炎炎的成为大火了。种族革命的主张与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合流起来。孙中山、章炳麟的著作和邹容的《革命军》，感召了不少青年人投入革命队伍中。在这时候，描写官僚政治的丑恶面的长篇小说出现得不少，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最有名。革命的诗人们和剧作家们也出现了不少。中国的新话剧运动的开始和这时的革命运动是分不开的。春柳社是这时最有名的革命剧团。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在很短时间内便迫清廷的儿童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一度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

统。但终于这个革命运动的果实被奸狡的大官僚袁世凯所利用。他在一九一二年就大总统任，布置着北洋军阀在各地，扑灭了革命力量，屠杀了大批的爱国者。侦探特务们密布在全国。在文学上是恹恹无生气。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利用了他的弱点，利用了欧洲大战的机会，和他签订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梁启超在这时候写了好几篇感人的爱国的论文。不久，袁世凯被推翻，死去，而北洋军阀的混战与割据的局面却开始了。一九一七年的伟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刺激并感召了中国的爱国者与革命者，他们明确了革命者应该走的是哪条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受到广大的知识青年们的欢迎。一方面拥护他们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方面也接受了科学与民主运动的号召。李大钊的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而写的《庶民的胜利》特别受到重视。鲁迅也为这个杂志写了好些尖锐的短文和一篇以攻击封建道德为主题的短篇《狂人日记》，得到了极大的影响。新诗运动和新剧运动也以这个杂志为中心。它的势力遍及全国，同类的杂志，像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好几百种。“五四运动”开始了，从理论转入实际的群众的行动。革命的力量日益强大起来。北洋军阀们虽想消灭他们，却徒唤着无可奈何。后来，李大钊组织北方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被军阀所杀害。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却一天天的发展开来。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瞿秋白、蒋光赤都开始参加了左翼文坛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的便扫除了北洋军阀的抵抗。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成就，不幸在中途却为更凶狠的军阀蒋介石所窃取了。他和他的帮凶们，把共产党出卖了，把他们清除出来，极残酷的屠杀了无数的爱国的革命者们，工人们和农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部分坚持着武装斗争，一部分则转入地下。一九二七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

成立，鲁迅和茅盾都加入了。茅盾从大革命失败后，就逃亡到日本，在那里写了《蚀》的三部曲（三部长篇小说），后来，又回到上海，出版了他的重要的长篇小说《子夜》。他和鲁迅、瞿秋白都不时的被迫害着。鲁迅用了好些笔名，写着许多不朽的短文，瞿秋白也发表了不少的以文艺批评为主的散文。新作家丁玲、张天翼、沙汀等都在这时候出现。白莽、殷夫、胡也频等，都写着诗歌和小说，不幸，这三人却被蒋介石所杀害了。然而左翼的文学运动在青年爱国者和革命者中，迅速而普遍的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受了感召，纷纷的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鲁迅不幸在这个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病逝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不断侵略，最后发生了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的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号召着抗日的统一战线。在文学界首先成立了“全国文学者救亡协会”，这个统一战线，做得很成功，把爱国的文学者们全都联合在一起，团结成像一个钢铁铸成的文学巨人似的。蒋介石和其伙伴们虽力图加以破坏，却没法动摇其分毫。他们号召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首先把文艺为抗战而服务。这时，产生了无数的“为祖国而歌”的诗篇，鼓励着工、农、兵的战斗精神的戏剧，描写抗战与抗战中人民生活的小说，无数的号召向敌人和投降者进攻的散文与短文。在战后，孤岛似的上海，也出现了好些抵抗文学与爱国文学；像描写敌后游击战的英雄们故事的《新水浒》（小说），像描写爱国诗人与政治家文天祥故事的戏剧，都曾为人民们所热烈的欢迎着。但这时候的作家们，有许多还流于空想，自我陶醉，有热情，也投入抗日的统一战线中来，却没有实际的经验，没能“下乡”、“入伍”。一九四二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使中国文艺运动转入了正确的坚定的方向——为工、农、兵服务。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一

我们在编纂或写作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首先要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同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和对于这个发展的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进行研究是分不开的。我们既不能不顾“历史条件”，生硬地搬用欧洲各国的文学发展的规律，又不能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应用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或强调“文学”发展的特殊性，使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完全分离开来。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是及时地反映出我们在中国研究方面的正确与否的倾向。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们参加这个重要的讨论。在这篇论文里，我只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欢迎大家的批评与纠正。

我在保加利亚科学院的保加利亚文学研究所，苏联的阿美尼亚科学院的阿美尼亚文学研究所，都和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文

学史的分期和一般历史的分期是否完全一致的？文学的发展是否有其特殊性？如果承认有，那么应否加以强调？阿美尼亚文学研究所的讨论，问题不大。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发展，对于十九世纪的文学发展，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争论。他们完全同意于文学史的分期和一般历史的分期是一致的。但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特别是苏维埃时期的文学发展的分期，却有了好些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现在还在讨论中。保加利亚文学研究所的讨论，则已经告一个结束。其结论是：应该注意到文学发展的特殊性，但必须不忽视一般历史的发展。

在列宁格勒的东方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大学的一部分关心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曾经要我向他们做一次“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我第一次提出了我的看法。现在在这里所发表的，主要是根据这个报告的提纲写出来的，在材料方面有些补充，但在论点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二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过去的若干时期里，中国的学者们曾写出了不少部中国文学史。从林传甲写的《中国文学史》到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好几部中国文学史，都曾提出了对于分期的看法和实际上的运用。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出版的若干中国文学史，主要是按照历史上的“朝代”即殷、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两宋、元、明、清那么分法的。他们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文学的发展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亡具有如何的密切的关系，却按照着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变革，而自然地划分着中国文学史的时代。这种分期法，可以称之原始的或自然的分期法。这是第一种。

在其间，有少数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则受到日本人著作的影响，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的三个大时期。古代的，往往是包括到前秦为止。中世纪的，则从两汉开始到唐五代为止。近代的则往往是从宋代开始到清末。他们也没有什么详细地说明这样分法的道理。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已经从原始的或自然的分期法向前走了一步，开始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着重在文学自身的发展的规律或过程了。这是第二种。

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所编写的若干部中国文学史，则不仅特别强调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而且也同时强调每一种“文体”的发展的特殊性。且举几个例吧。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乃舍文学的本质上的发展，而追逐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那个狭窄异常的一方面的发展之后，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只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执持着这样的“魔障”，难怪他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不是用白话写的伟大的作品，而只是在“发掘”着许多不太重要的古典著作。譬如，像叙述大诗人杜甫的诗篇，他只是烦琐地叙述着杜甫集子里的几篇带些诙谐性的小诗。这是魔道之一。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抱着每个时代各有其特殊的文体的见解（唐诗，宋词，元曲），在宋就不言“诗”只言“词”，在元就不言“诗”“词”只言“散曲”，尽管宋、元二代有着不少的写作诗词的伟大诗人们存在着。论宋诗能够忽略了梅尧臣、陆游、杨万里们么？述元诗的，可以把元好问、虞集、范梈、杨载、揭傒斯和杨维桢他们的名字删去么？像他那样的《中国诗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半身不遂或肢体残缺的“诗史”呢？在那里，怎能看得出中国诗歌发展的全貌呢？这是第三种。

我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包罗得比较全面些，但也是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而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三个大时期：

（一）古代文学，从远古到西晋；

（二）中世纪文学，从东晋到明代中叶；

（三）近代文学，从明嘉靖到五四运动；

（四）现代文学，五四运动以来。虽然已经注意到“时代”的影响，却过分强调每一种文体的兴衰，不曾更好地把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乃是卷没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波涛里而不能自拔的。又论述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时，也有过分夸大之病。这是第四种。

鲁迅先生编的《汉文学史》虽然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却是杰出的。首先，他是第一个人在文学史上关怀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的。他没有像所有以前写中国文学史的人那样，把汉语文学的发展史称为“中国文学史”。在“汉文学史”这个名称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次，他包罗的范围很广，决不忽视真正的伟大作品，不管它是用古文写的或是白话文写的，不管它是用古代的文体写的，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文体写的。这就同胡适和陆侃如的所作，有本质上的区别了。这是第五种，也是解放前最好的一种。

解放以来的若干中国文学史的新著，和这一二年内全国学者们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有了比较新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有：

一、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九期的。第一段从殷代到秦；这个时期，又分为二期：（1）殷代，（2）西周到秦。第二段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它又分为二期：（3）两汉，（4）魏晋南北朝。第三段从唐到南宋末；它也分为二期：（5）唐五代，（6）两宋。第四段从元到民国初期；它又分为三期：（7）元代；（8）明清二代，（9）晚清到民国初期。这是第六种分期法。

二、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三段八期的。第一段从殷代到秦汉；它分为三期：（1）春秋以前，（2）晚周，（3）秦汉。第二段从魏

晋南北朝到唐五代；它又分为二期：(4) 魏晋南北朝，(5) 隋唐五代。第三段从宋代到五四运动；它又分为三期：(6) 宋元二代，(7) 明清二代，(8) 鸦片战争到五四。这是第七种分期法。

三、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六段十四期的。第一段，周以前，是萌芽时代，亦 是第 (1) 期。第二段，周代，是少年时代；它分为二期：(2) 西周及春秋；(3) 战国。第三段，从秦到南北朝，是壮年时代；它又分为二期：(4) 秦汉，(5) 魏晋南北朝。第四段，从隋至元代，是丰收时代；它又分为 (6) 隋及唐前期，(7) 唐后期及五代，(8) 北宋，(9) 南宋及金，(10) 元代。第五段，从明到清，是第二个丰收时代；它又分为三期：(11) 明前期，(12) 明后期，(13) 清代。第六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也就是第 (14) 期。这是第七种分期法，也就是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所采用的。

四、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六期的。(1) 从古代到春秋，亦称为上古文学史。(2) 从战国到西汉，亦称为古代文学史一。(3) 从东汉到隋，亦称为古代文学史二。(4) 唐代和宋代，亦称为中世纪文学史一。(5) 元明到清前期，亦称为中世纪文学史二。(6)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乃是近代文学的时期。这是第八种分期法。

这些分期的论据，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为时尚早。现在正展开讨论。可能在展开讨论时候，会产生更为正确的见解出来。

三

我的见解是：

一、首先要确定“原则”。原则之一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是

服从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便影响了上层建筑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等等，人类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的面貌也就随之而改变了。“历史”就是记录和表现这些“改变”或发展的。文学史乃是历史的一部分，乃是记录文学创作这种上层建筑的发展过程的，它乃是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所以文学史的发展的过程，必须遵循一般历史的发展过程，别无和一般历史不同的发展过程。

原则之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既然是服从于基础的改变，故一般的发展规律，是没有例外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的特殊性。人类的进展并不像田径赛似的，枪声一响，就一齐拔步向前跑去。各个不同的民族，除了遵循一般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外，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性。像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一是封建社会的时期特别长；从战国到鸦片战争，足足有两千二百多年（公元前 403 年—公元后 1840 年）。哪一个国家有这么长期的一个封建社会呢？二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有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公元 1840 年—1949 年）。这也是许多国家在他们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中国根本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时代。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里，我们又有了若干的可注意的变化。第一是，许多王朝的改变，都是由于农民大起义的结果。西汉末年的“赤眉”大起义，东汉末年的张角等的红巾起义，元末的农民大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都使长期的封建社会，起了新的波澜壮阔的变化。第二是，北方或东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南下并统治了中国全部分或一部分土地的结果，也给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决定性的打击。他们或长或短时期地或多或少地破坏了中国的坚固的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使其在某一时期里产生出不同的或特殊的生活面貌，虽然其本质仍然是封建的。像南北朝时代的“五胡”，像唐末的契丹和宋代的辽、金二族，乃至蒙古族建立的元代，满族建立的清朝等，他们都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起了不少的变化和有了不同的面貌。第三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诸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势力，从沿海诸据点，一直伸入内地。他们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未曾诞生便夭折了。他们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侵略，同时，也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勾结与“狼狈为奸”，使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这些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中国文学上都有极深厚的影响。中国有没有像西方或俄国所产生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呢？没有。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百年之间，所产生的乃是魏源、林则徐、朱琦、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林纾、曾朴诸人和鲁迅先生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品。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诸人的小说，或反帝甚力，而对于封建社会却往往留恋未已，甚至加以歌颂。只有在五四运动（1919年）以后，以鲁迅先生为杰出的代表的一大部分作家们，方才全心全意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开辟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道路，其影响正一天一天地更加强大起来。

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的奴隶社会时代和长时期的封建社会时代的文学，也是紧密地反映着和表现出时代的变化的。许多农民大起义，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弘伟而深刻的足印，而

北方或东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南侵，则激起了更多的汉族作家们的悲愤，倾吐出更多的美好的热情磅礴的作品出来；像西晋末年的刘琨，宋代的岳飞、陆游、文天祥诸人，明代末年的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傅山诸人，一时数之不尽。他们的反映现实，是很敏捷的，很深入的。他们是和他们的时代生活同呼吸的。戏曲家们所反映的元朝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的生活不是最真切动人的画面么？明代小说家们所描写“世纪末”的明帝国的崩溃的面貌，像在《西游记》,《金瓶梅》里所见到的，不是最生动活泼的封建社会生活的刻划么？他们或快或慢地，或前或后地，反映或表现了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一块儿迈步前进的。他们的作品乃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生活的最可靠、最翔实、最生动的记录与描写。所以，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可分开的。

二、但也还必须承认：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自有其几个特殊之点。第一是，民间文学的影响，特别巨大。许多弘伟的文体和伟大的作家都是从民间文学那里受到影响，得到典范的。像建安时代的五言诗的诸作者，就是受到汉末民歌、民谣的影响的。又像明代的小说，也就是得到民间话本的感兴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给汉文学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同时，他们自己也产生了不少的好作品，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像南北朝时代的北方诸民族的文学，元代的蒙古族的文学，都在汉文学史上留下巨大的影响。第三是，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在我们文学史上也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是“独往独来”，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的，同时，也没有不给予别的国家以影响的。所谓“文化交流”，是古已有之的。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却在那里听到中国流传到印度去的“小秦王破阵乐”。我们不应讳言那

些外来的影响，当然也不应该过分夸大或过分强调那些影响。

这些因素，使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其若干特殊性或特点。

三、因之，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的原则：

（1）是和一般历史的发展规律相同的；

（2）是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步调相一致的；

（3）同时也是有她的若干特殊性或特点的。

我们既要根据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特殊性。我们要结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

四

我想，依据了以上的论据，可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的五个时期；在几个时期里，又可再划分为若干段落。

第一，上古期，以邃古到春秋时代（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公元前 402 年），这乃是奴隶社会文学的时期。代表的作品是《诗经》和《尚书》、《论语》等。代表的作家是《诗经》里的几位大诗人和孔子。这个时期，开始表现出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

第二，古代期，从战国时代到隋（公元前 403 年—公元后 617 年）。这是封建社会文学的前期。我们在这一千多年里，看到了几次的历史大事件的发生，那就是秦的统一中国，汉的打败匈奴和寻求西方的据点，西晋末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占据了中国北部，和杨坚的统一南北，建立了短促的隋朝。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都促进了文学上的大作品的产生。大江南北和四川等地的文学，开始在骚坛上驰骋着。“楚辞”、“楚歌”的流行和屈原的出来，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先秦诸子的出来，表现着中

国散文的“百家争鸣”的一个大时代。贾谊同司马迁、枚乘、司马相如等大作家的产生，标志着初期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王充、仲长统以至建安七子的出现，说明了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对于各式各样文体的创造的努力，对于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的成就，并因之在思想上有了跃进，和对于民间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吸取而有了“五言诗”的产生。嵇康、阮籍、左思、裴颁、郭璞、刘琨、陶渊明、鲍照、谢朓、萧衍、范缜、刘义庆、江淹、何逊、庾信、徐陵诸作者构成了南北分立时代的五彩缤纷的文坛。外来的佛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给予诗人们以不少的影响。批评文学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好的成就。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其本身就是很美好的文学创作。隋代的杨广、薛道衡等，结束了古代文学的时代。据此，这个时代，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战国到秦的统一（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这是屈原与楚辞的时代，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二）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到晋的南渡（公元前209年—公元后316年），这包括了两汉的大时代，包括了三国和西晋，乃是两司马、建安七子和嵇康、阮籍的时代。（三）从东晋到隋帝国的灭亡（公元317年—617年），乃是左思、郭璞、陶渊明、鲍照、庾信、徐陵的时代。

第三，中世期，从唐帝国的建立到鸦片战争（公元618年—1840年）。这是封建社会文学的后期。这个时代比较地长，文学家产生得特别多；许多新的文体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创作家们也就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唐诗，有了以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许多大诗人作为代表，无愧地成为诗人的一个黄金时代。宋代的诗坛，有了以晏氏父子、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柳耆卿、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文天祥、谢翱诸作家为代表，也决

不比唐代寂寞。“词话”“诗话”和“戏文”的出现，表示着一个更新的大时代的行将到来。元、明二代乃是戏曲和长篇小说的两种新的文体驰骋文坛的大时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仁甫、康进之、武汉臣、施耐庵、罗贯中、朱有燉、高则诚、杨慎、吴承恩、笑笑生、汤显祖等许多大作家陆续地挺生于世，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大作品。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和清兵的入关，结束了“世纪末”的明帝国。清兵的入关，向文坛吹进了一阵严肃的寒冷的空气。许多大诗人为了反抗这个新的统治而殉难以死，或遁迹于深山荒谷之间。像陈子龙、夏完淳等等，其人不朽，其作品也是不朽的。李玉、朱素臣、蒋士铨诸大戏曲家和曹霑、吴敬梓诸大小说家，使清代文学的光芒，烛映天空。诗人们和散文作家们更是屈指难数。但鸦片战争的起来，和紧接着的太平天国的起义，却结束了这个封建社会的最后的一个繁荣时代。这一千二百多年的文学史，令我们如入“山阴道上”，好山好水，扑面而来，耳目应接不暇。因为时间长，又可分为下列的五个阶段：（一）唐五代（公元618年—960年），（二）宋和金代（公元960年—1279年），（三）元代（公元1205年—1367年），（四）明代（公元1368年—1645年），（五）清代建立到鸦片战争（公元1644年—1840年）。这五个阶段的文学发展是各有其特色的。她们紧密地应和着历史的前进的步调而一同前进。历史上产生的大事件，大变化，都深刻有力地，生动活泼地反映在各个阶段的许多文学作品里。

第四，近代期，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1840年—1949年）。这个时期的文学是应划为一个阶段的。时间虽只有一百十年，却产生许多大作家和许多大作品出来。他们和以前若干时代的文学具有不同的作风与思想感情。但有许多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如何划分法，意见很多，特别是这个时代应该终止于什么时

候呢？是否应该终止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之前，或终止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期呢？为什么不再划分出一个“旧民主主义时代”来呢？鲁迅应该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作家呢，还是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先驱者呢？这些话“说来话长”，在这里不能详论。将来将会有专题的讨论和辩论。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即“先驱者”常会走在“时代”的前面，常先期地鼓唱出或创导着未来时代的理想，或理论的。马克思的真理就是建在时代之前的。鲁迅的一部分作品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烛照着一九四二年以后的时代，特别是现在，而成为文艺工作者们的指路明灯。所以，我和一部分同志们，都主张把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前为止。如上面所已举的，除了鲁迅、瞿秋白和其他一大部分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家们，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里的之外，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作家们，常有认识不清，思想感情十分混乱、复杂的。像李宝嘉，既写了猛烈地攻击封建官僚统治阶级的《官场现形记》，却又写了讽刺新时代的人物的《文明小史》。他到底是反抗封建主义的呢，还是拥护封建主义的？其他若干作家，也都同样的有其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有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这可以说是“历史条件”使他们成为这样的既是进步又是落后的作家。假如在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像这样的充满了自相矛盾、自相冲突的作家出来，那才是古怪呢。梁启超说得很好，“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两千多年的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压力与熏染，怎能不会在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里，出现留恋或维护封建社会里的种种事物的思想感情来呢？梁启超的“今日之吾”如果是不断“进步”的，那么他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作家了。

第五，现代期，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

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而进入弘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到今日为止，虽然只是短短八年，但已产生出不少好的作品出来，像赵树理的《三里湾》，老舍、曹禺的剧本，杨朔诸家的小说等等。这是一个方才开始的伟大时代，其成就将会远较以前的各个时代更为伟大的。

五

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以上的五个时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和现代期的说法，只是个人的初步意见。是否妥当，要请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讨论、指正。此外，有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分期的专门问题，大都是和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相同的，像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底开始于何时呢？中国有没有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呢？如果有，是在什么时代？如果没有，为什么原因？这些种种问题，都是应该成为专门的讨论题目的。这些种种专门问题的讨论，也将是有助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深入研究的。

1958年2月12日写毕

（《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

一　什么是诗？它与散文有何区别？

诗是最年轻的，人类在儿童时代就会口中念念有词，任何一个民族在它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有诗。在文学中诗又是最成熟的、最高级的形式，它是最自然的、脱口成章的东西。如刘邦向来不会写文章，但当他心中有感便脱口唱出“大风起兮云飞扬……”，项羽临死也能唱出“虞兮！虞兮！奈若何？……”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就有许多枪杆诗，农村的老百姓也能做快板诗。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它是最精练毫不拖沓的，感情更集中，更洗练，更提高，有音节，有起伏有音律的东西。它是人民喜欢的文学形式，是人人都能欣赏的东西。诗都是有韵的，韵还可以顿挫，最早的诗都能唱。采取了韵文形式就容易记忆，容易传达感情，所以古代散文也多是有韵的。

诗一般可分两种：一种是徒歌，是不带音乐唱的，叫吟诗，和戏曲中的干唱干念类似。吟诗也叫唱诗，调子抑扬，富有音韵节奏之美，即在现在南方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还很流行，如唱

《木兰词》，李白、杜甫等诗。另一种是乐歌（乐曲），是配合音乐唱的，随着音乐的调子有许多衬字和虚字。古乐府调（如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合乐而唱的。总之，不管徒歌还是乐歌，都是音节非常调和，本身就包括很高的音乐的美。

从诗的性质讲，一般也分两类：一是抒情诗，一是叙事诗（史诗为其中一种）。抒情诗是直接表达感情，是最精练的，其中没有故事，是藉音乐和诗表现出来的。叙事诗是有故事的，是表现民族传统、民族历史、命运、生活的；史诗是叙事诗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可以说是民族的百科全书，表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希腊荷马史诗《奥地赛》、《依里亚特》；印度古代的两部史诗《马哈巴拉泰》（Mahabharata）、《拉马耶那》（Ramayana），其中表现了为人民服务的英雄人物，他们是该民族的光明与正义的化身。中国古代可以说没有史诗，在《诗经》中虽有几篇类似的东西，但和印度、希腊的史诗还很不相同。中国叙事诗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像《离骚》只是叙事诗和抒情诗的结合。抒情诗在中国是最发达的，也是产生最早的，是我们民族最精练最高的诗歌形式。

诗人所歌唱的是人民的希望与要求，人民的快乐与悲伤，人民的痛苦与不幸，清楚的表现出人民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人民喜欢什么，怨恨什么，表现得最深刻，最有力，而且也最能够击中敌人要害。因此，诗和散文肯定是不同的。诗比散文形式更高，更加洗练，更加集中，作为一个诗人要有更高、更丰富、更集中的感情和更好的艺术修养。

中国诗的形式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解决的问题，是否可以五七言诗为主要形式呢？它是否最适合中国语言的特点和习惯呢？用古代形式写新的情绪是不是合适？枪杆诗、快板诗是诗中的最高形式，还是拟模外国形式？现在尚无定论（但抄袭外国诗的排列

方式——豆腐块式，没问题是否定的）。我们的诗人们都正在创造自己的诗的形式。至于继承古代诗五七言传统，这样是否容易使诗变成不严肃的，流入油腔滑调？这是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诗的形式还正在一个摸索阶段。中国诗的传统是伟大的，丰富的，是有很高的成就的，可是现在还没产生一首令人一念永远不忘的好诗，可见新诗创作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二 《诗经》

中国诗比任何文学形式都产生得早，它是我们民族文学创作中最年轻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它的编成约在纪元前五世纪（孔子死于纪元前 479 年）。据说，古代有采风官到各地采诗，孔子再加以选择编删，差不多把纪元前五世纪以前的诗都编到里面了，其中包括的诗，最早的有纪元前八百七十年以前的作品。

《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按其内容可分三种，即风、雅、颂。其中“风”是民间歌谣，占一百六十篇；“雅”是文人创作，有一百零五篇；“颂”是祭祀宗庙歌曲，共有四十篇。若编辑《诗经》的真是孔子，看来孔子倒不是一个狭隘的人。《诗经》中包罗万象，把两千五百年到两千八百年间社会生活的整个情况都反映了出来。要研究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的话，《诗经》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材料。《诗经》包括的范围很广，从民间歌谣直至祭祀歌曲等。但所反映的地域很小，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分在黄河以北，小部分在黄河以南，长江流域的则完全没接触到。

《诗经》中主要的是民间歌谣，它是无穷的最可宝贵的材料，把我们初期封建社会的祖先在黄河流域所歌唱的，所反对的，所

希望的，所要求的，以及快乐忧伤与不幸等感情都表现出来。在《诗经》中还有占很大成分的恋歌，写得很好（不下于现在好的情歌），是非常活泼新鲜的东西。其中更重要的一种是反映农民生活的歌曲，很明确地表现了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反映了地主的残酷剥削以及农民的痛苦，把农民的憎恨与反抗，表现得非常深刻。如《伐檀》就是农民很尖锐地讽刺地主，再如《小雅·七月》反映农民生活非常生动具体。还有反映入门女婿之苦的如《黄鸟》写得也很好。

“雅”分《大雅》、《小雅》两个部分，据说《小雅》是讽刺，《大雅》是歌颂，但实际上《大雅》也有讽刺的，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情况的。这些作者虽出身于统治阶级，但他们站出了自己的阶级，不满意贵族的统治，深刻地揭发了当时贵族统治阶级的黑暗腐化。

“颂”是祭祀文章，其中《公刘》有史诗的意味，描写初期封建社会周民族的迁移，怎样搬家，怎样定居（定居一定要背山面水），怎样选择地方、条件盖房子，写得很好。这种描写法在“颂”中很多，还有其他宗庙祭祀诗等，反映了我国古代初期农业社会生活。

三《楚辞》

《楚辞》是两千三百年前的著作，《楚辞》弥补了《诗经》的缺陷，收集了长江以南的民间歌曲。在春秋时代（《诗经》采诗时代），楚民族被认为是蛮夷，受中原人士的排斥，同时语言不通，民歌很不好搜集，所以《诗经》中没包括这一部分。《楚辞》表现了南方文学的成就，他的特点是想象力更丰富，表现自己的感情更流畅，更充沛，更大胆地勇敢地反抗当时的黑暗统治，讽

刺当时朝廷的腐败。这些特点主要集中在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中，其中以《离骚》为主。《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它反复地表示了自己的政治情感。《九章》中也有几篇很好的东西。《天问》也很好。其中与民歌关系最密切的，或是在民歌中提炼出来的如《九歌》和《招魂》。《九歌》是写楚国的神话，用最漂亮的句子，改写民间的祭神歌，写出民间最崇拜的是什么，最畏惧的是什么，这可以表现两千三百年以前，长江以南的祖先是怎样歌颂祭祀神鬼的。中国古代宗教一直停留在多神教、拜物教的阶段，天堂地狱不分明，就是分人间和人间以外的世界。《招魂》中反映了人间是最快乐的，人间以外的地方，天上、地下、东、南、西、北，都是可怕的，这是根据当时民间风俗习惯写的，影响非常之大。

屈原的著作一向是采用民间文学形式加以提高加工而成的。而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反抗情绪代表了当时人民对贵族统治的反抗情绪；他通过自己的悲愤表现人民的悲愤；通过他自己的感情，表现人民的感情。屈原是否有统一中国的野心，现在还不可考，但屈原却是一个爱国诗人，他爱他的乡土、乡人，他极力想保护他的诸侯王国不受外族的欺凌和压迫。

宋玉在屈原之后，是否是屈原的学生，却是问题。宋玉赋有十六篇，年代约在纪元前三世纪，现在在《文选》、《古文苑》等书中，又有署名宋玉的作品，如《大言赋》、《小言赋》，写得很漂亮，《大言赋》就尽量说大话，越大越好，《小言赋》就尽量说小事，说一个蚊子肝九族人吃还没吃了。这可以表现出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祖先想象力的丰富。但是今日看来，肯定不是宋玉所作。还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写得都很好，但是否写成于战国时代也成问题。宋玉作品选入《楚辞》中的有《九辩》。《九辩》潇洒之气过于《离骚》、《九章》，不满当时统治的

情绪是和《离骚》相同的。看《九辩》可知宋玉的人格很高（决不像《屈原》剧里那样），在《高唐赋》、《神女赋》中说宋玉是楚王的弄臣，但是不是这样也很难说。

《楚辞》的影响很大，其内容多不满意统治阶级，代老百姓发牢骚，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后来的汉赋就是受《楚辞》影响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六百到七百年的时代，赋的产量很多，司马相如、枚乘、贾谊，甚至张衡、班固等人，皆未可厚非。其中也有很好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人民的生活。

四　五言诗

五言诗的产生约在纪元前一世纪，汉成帝时代，据考证《李陵答苏武书》并非李陵所作，而是纪元前两世纪的作品。当时五言诗大部是民歌民谣，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是五言诗的代表作，也是产生于民间的最好的作品。到第三世纪初期，建安时代（196—220 年），五言诗才掌握在有天才的诗人手里，并加以提高。当时最主要的诗人是曹氏父子三人（曹操、曹丕、曹植），他们最先掌握并提高了民间形式。曹操多写四言。其子曹植最重要，写得最好，他是统治阶级的游离分子，由于自己境遇的不幸很受压迫，所以也比较能够了解人民的痛苦，同情人民。五言诗的最盛时代到六朝为止，当时作者很多，重要作品如嵇康的幽愤诗、阮籍的咏怀诗、郭璞的游仙诗及左思的咏史诗等都充满了自己的感慨悲愤的感情。最重要的诗人是陶渊明（第四—第五世纪，六朝初期），现在对他的评价一般人还不大敢下断语。他是田园诗人，歌颂自然，表现农村生活，但他不仅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表面平淡无奇，实际上他是很热情的人，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桃花源记》表现了他理想的社会，代表了他

的政治理想，他并不是远离人间、脱离政治的。

六朝诗人很多，我们再举陶渊明以后的两个重要诗人，即鲍照、庾信。鲍照的诗充满了不幸时代的悲痛的情绪，其内容极其丰富，他的诗虽多拟古，但他却用很丰富的感情表现了当时的时代。庾信也反映了当时不幸的、动乱的、被压迫的、沉痛的时代，杜甫曾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哀江南赋》(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庾信被俘未回）写得非常沉痛。他们的诗都是言之有物的作品，他们本身也决不是貌为诗人，就脱离人民而飘飘然了，而是生根于人民中，一直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

六朝时南北方的民间歌曲都是五言的，江南流行的民歌叫“徒歌”，分二种：一种是流行于太湖流域的叫“吴歌”，如《大子夜歌》、《小子夜歌》、《四时子夜歌》、《读曲歌》等。其中有很重要的东西。言词清新，不下于《诗经》中的恋歌。一种是流行于湖南、湖北、长江流域的叫“荆楚西声”（也统在《乐府诗集》中)，是南方码头水路上的人吟的，调子软绵绵的。北方的乐歌，如游牧民族的“梁鼓角横吹曲”（胡乐)，其中虽也有很漂亮的恋歌，但调子不像南方那样软绵绵的，而是大刀阔斧，高头大马，气魄很大。这时不但有大量的出自民间的歌曲，还有文人学士受民间歌曲的影响，而发挥其天才创造出的许许多多的重要作品，它们是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五　李白与杜甫

诗到唐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用五言，又运用了更适合的七言。诗歌大盛，形式很多，譬如有不限句数的可长可短的古诗（又称古风)，八句的律诗，四句的绝句和从律诗发展起来的

排律。唐诗有这些体裁，所以说唐朝是诗歌全盛时代。《全唐诗》有九百卷，有作品流传下来的诗人约两千人左右，作品在一万首以上。

唐朝诗人很多；在李白、杜甫以前，值得注意的有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他的诗很有特别情调，他终年生病，在待死的情况中，写了很多诗，专描写自己病中的痛苦。还有骆宾王，他所描写的当时社会及个人的悲愤的长诗，写得很好，以写骂武则天的文章而著名。此外陈子昂的感遇诗，风格很高。再是王梵志，他的诗影响很大，但在宋以后便不为人所知。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他的诗，他做了许多格言诗、哲理诗、教训诗等，写得很自然，风格很通俗。

到了第八世纪开元、天宝时代，李白、杜甫产生。他们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富庶的时期，在文化艺术上是最发达的时候。当时长安变成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日本、朝鲜等五十多个国家都来入贡，而且各国都派留学生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化普遍传到东西南北四方，音乐、舞蹈、美术等都极其发达（西藏今日的舞蹈、音乐还保留着唐朝的风味）。这时唐朝已达到全盛时代。当时以诗取仕，是两级考试制度，先举进士，后考诗赋，没有学问、不会作诗的人就不能受举，永远不能做官，所以作诗的风气越来越盛。李白、杜甫就是在社会最繁盛和诗的气息特别浓厚的情况下出现的，他们又继承了古代诗歌最优秀的传统，而且使它更加发展起来。

李白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浪漫诗人，整天醉醺醺的，似乎离人间很远，而对杜甫的估价比李白高得多。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杜甫的脾气也很大，好喝酒，生活并不很规矩，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谨慎。他们之间有其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真实地表现了那时的时代，但表现形式不同，李白是比喻或反面描写，如

《蜀道难》，杜甫则是正面地老老实实地表现人民的痛苦，反抗那个时代，如“三吏”、“三别”。

与杜甫、李白同时代的还有王维与孟浩然，都是描写自然风景极好的田园诗人。王维是静的描写，客观的描写，不加一点自己的见解。孟浩然是动的描写，把自然人格化了，喜欢用许许多多的人的行为描写自然，或是把人参加到自然中去，写得很好。这种田园诗或风景诗和宋代的画很相似，表现得非常细腻。

李白、杜甫之后，主要有顾况、白居易、皮日休、聂夷中，后二人是最近才被提出来的，因为他们是的的确确地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社会，表现了自己的不满，替人民说了话，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悲痛。如聂夷中的“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他把人民的需要和希望都写出来，他大概是受了王梵志的影响，多是格言诗。再有唐末的罗隐、杜荀鹤，他们把人民生活的痛苦都用诗反映出来，句句是格言，现在流传着的格言还有许多是罗隐的诗。

六　词

唐诗限制很严，不适合于配合音乐唱，配合音乐唱需参杂很多虚字，这就产生了另一种体裁，名为词。最早的词产生在第八世纪，它完全是配合音乐唱的，范围很广，其中一部分是能唱的诗，一部分是民歌，一部分是外国传来的音乐调子（如有一部曲调即是从印度来的调子），再一部分是文人创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歌。

词到五代时大盛，产生了许多写词的人，如《花间集》选了十八个词人的作品，其中以四川的作品为主，并包括中原、长江上游、黄河流域一带作家的作品，而把长江下游、江南一带作家

的词都漏掉了（当时江南词人是南唐二主，他们的作品今尚流传一小部分）。再有《阳春集》（冯延巳编），这是真正唱的词，这些词也正是表现了词人的感情。

到了宋朝，词成了与人民生活不可分的东西，在游戏场中说书的都要先唱一段词给大家听。原来词都是很短的，在五代时，词叫“小令”，唐代词也很短，到了宋朝发展成为“慢词”（长篇，约在百字以上）。慢词又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柳永最著名，其词流传遍天下，所谓“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他的词多写离情别绪悲伤之情，但人情人理，非常通俗。还有一派是苏轼，他完全是为自己而写，发泄个人感情，不一定能唱，爱怎样写就怎样写，作风很豪爽，与柳永恰恰相反。

宋朝变乱很多，北宋末南宋初，许多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痛苦和人民的痛苦。如赵佶（宋徽宗）他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但在学术上则有很大的成功，他的词作得很好，描写他被俘的生活，非常沉痛，和庾信类似。还有女作家李清照，她经过很多流离的痛苦，能相当大胆地写出个人的感情。

南宋末，局面比较稳定，产生两个比较好的爱国词人，即辛弃疾和陆游。辛弃疾的作品慷慨激昂。陆游的作品里，表现了迫切希望恢复中原的心情。从他们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局面稳定后的情况及人民对恢复中原的要求。

到宋朝末年有两个大诗人，即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本身是大政治家。文天祥的作品反映出人民的痛苦及个人的痛苦，沉痛异常。汪元量诗写得也很沉痛，他们的词也都写得很好。

宋时的叙事歌曲很流行，开头只是把几篇词连在一起唱，如用《蝶恋花》的调子唱《西厢记》的故事等等，这叫“鼓子词”。在宋仁宗时很快就发展成为很伟大的叙事歌曲，叫“诸宫调”。其创造者是孔三传（民间诗人）。诸宫调中最有名的是董解元的

《西厢记》，写得非常漂亮。再是帝俄时的考古学家在甘肃发现的《刘知远诸宫调》，写得好极了，把民间生活表现得非常好。当时唱诸宫调的有男班，有女班（《风月紫云亭》就是描写女班唱诸宫调的情形），但这些长篇叙事歌曲，今天还流传的已经不多。到了南宋末年，词的调子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被人欢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体裁来代替了它。

七　散　　曲

词调俗了以后，就出现了散曲。过去有人称词是诗余，曲是词余，这是瞧不起词曲的论调。其实词、曲是诗中更加重要的，它表现了元、明两朝带音乐的诗的主体。在戏台上唱的叫“剧曲”，清唱叫散曲，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的成份很多，收集了大批的民歌，并吸收了蒙古、色目人的调子，以及文人创作等。它是元、明两朝能唱的曲子的总称。

散曲分“南曲”、“北曲”两大派。南曲多是描写恋爱生活为主，写得柔软。北曲虽有的也描写恋爱，但和南曲不同，很健壮豪放，这些都是由民歌而来。元朝散曲以北曲为主。

当时散曲家兼戏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乔梦符（乔吉）、白仁甫（白朴）等人，还有一个专写散曲的叫刘致（刘时中），他把元朝社会的黑暗，在两篇散曲中都表现出来，如描写钞票制度的害人等等。

明朝的散曲家很多，但值得提出来的却不多，明朝主要是以南曲为主。这时有一个特点，即凡是真正好的作家都产生于民间，好的作品都是从民间吸取营养的。例如金銮，他抓住了民间新鲜的调子来加工改编。还有刘效祖也写了很多民间歌曲。凌濛初则在理论上公开提出，说文人的作品没有能赶得上民间的《打

枣竿》、《吴歌》等的。冯梦龙收集了许多北方的《挂枝儿》、南方的《山歌》刻印出来，流传遍天下，现存的还有一百多首。再一个是赵南星，他更进一步利用民间歌谣，模仿民歌写了不少的东西。还有一个相当伟大的作家施绍莘，他在当时是受排斥的，他不用民歌，只用旧调来创作，如《花影集》是很好的东西，今尚流传。

八 清代的诗、词、曲

清朝的诗是古代诗歌传统的总结时期，凡是古代用过的形式，都好像回光返照似的重现一遍，各种形式都有人运用，而且作得还很好，如吴伟业便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诗人。

乾隆时重要作者有袁枚、赵翼（他的讽刺诗写得很好），还有一个专写散曲的蒋士铨，后来较重要的有黄遵宪，他整理提炼了广东梅县的山歌。

满族有两个大词人，即纳兰性德和西林太清君，他们都有很大的成就，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写得非常好，很流行。女词人西林太清君的《渔歌》甚著名，虽写的有很多不合规格的地方，但很新鲜，后来她和大诗人龚自珍恋爱，两个人都写了许多恋歌。

在曲中发现新生命的是“道情”，这时南方如福建、广东、长江、九江以及北方的民间歌曲都复活起来，很多文人作家们将它整理提高。如招子庸收集整理广东的《粤讴》。还有满族作家戴全德（在九江浔阳做官）曾用满语与汉语混起来写了不少的诗，有的内容是很好的，如《浔阳诗稿》，其中就有很好的小调。

当时有两部比较重要的曲选，即收集北方民歌的《霓裳续谱》，及收集长江流域的民歌的《白雪遗音》，都有极好的内容。

总之，中国诗的传统是民间歌谣的传统。中国各种形式风格的诗，都首先产生于民间，为老百姓所喜好，而后才为文人所掌握。文人只有从民间吸取养料，他才能有所成就，只有掌握住并提高了民间形式的诗人，他的诗才一定是新鲜活泼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诗的形式的发展既是来自民间，生长于民间，它当然是与广大人民密切结合的。据说《楚辞》中的《九歌》，在湖南等地现在还有人唱。所以民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他有优良的传统，我们学习诗歌传统，不仅要向古代大诗人学习，而且更要向民间作品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1953年10月18日

中国的诗歌总集

这里所谓的诗歌总集，系专指古诗及古乐府与五七言古律诗的总集而言，关于“词”及“剧诗（戏曲)”二体，并未牵及。

（一)《诗经》　通行本；这是一部极重要的古代诗选。不见于《诗经》的古逸诗，王应麟及丁晏俱有纂辑，冯惟讷的《古诗纪》亦曾采录不少。

（二)《乐府诗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编，武昌书局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汲古阁本。此书极重要，汉以后最好的诗歌被其包括不少。明梅鼎祚曾编《古乐苑》五十二卷补郭选之遗，惜不见。

（三)《玉台新咏》十卷　陈徐陵编，通行本。

（四)《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　明冯惟讷、方天眷编，原刻本。此书现不易得。又《知不足斋丛书》里，有冯舒的《诗纪匡谬》一卷。

(五）《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丁福保编，医学书局铅印本。

(六）《古诗选》　清王士祯选，闻人倓笺，金陵书局刊本。与此书同性质的选本极多，如沈德潜的《古诗源》之类皆是，今只举这一种为例。

（七）《全唐诗》九百卷　清曹寅等编，扬州诗局刊本，石印本。

（八）《唐百家诗选》　宋王安石选，医学书局影印本。唐诗选极多，兹仅举一二种。

（九）《全五代诗》一百卷　清李调元编，《函海》本。

（一〇）《宋诗钞》　清吴之振、吕留良编，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原刻本的缺字，商务本补了不少。

（一一）《宋诗钞补》　清蒋光煦编，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一二）《全金诗》七十四卷　清郭元釪等编，扬州诗局本。

（一三）《元诗选》一百十一卷　清顾嗣立编，家刻本。

（一四）《明诗综》一百卷　清朱彝尊编，原刻本。

（一五）《明末四百家遗民诗》　清卓尔堪编，有正书局铅印本。

（一六）《感旧集》十六卷　清王士祯编，雅雨堂刻本，录其朋旧之诗。

（一七）《湖海诗传》四十六卷　清王昶编，原刻本。

（一八）《列朝诗集》清钱谦益编，绛云楼刊本，国学扶轮社铅印本。

（一九）《五朝诗别裁》　清沈德潜编，原刻本，经纶堂袖珍本，石印本。此书分唐、宋、元、明及清五部，各自为编。

（二〇）《十八家诗钞》　清曾国藩编，原刻本，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一）《八代诗选》　王闿运编，章氏经济堂刊本。

（二二）《唐诗纪事》　宋计有功编，医学书局铅印本。此书与以下四书，各种书目均列入“诗文评类”，实则为诗歌总集一类的书，所以现在列于此。

（二三）《宋诗纪事》　清厉鹗编，原刻本。

（二四）《宋诗纪事补》　清陆心源编，原刻本。

（二五）《元诗纪事》　清陈衍编，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六）《明诗纪事》　陈田编，家刊本，尚有壬癸二籤未出。

以上所举，虽缺漏太多，似尚不至于太滥，或可供研究及好读中国古诗者之参考。

（《小说月报》14卷5号，1923年5月）

屈 原 传

屈原（公元前340—278年）是古代楚国的大诗人，也是中国的一个不朽的大诗人。他的诗虽然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但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地域不限于楚，时代不限于战国；整个中国，从两汉到明、清，他的影响是一直深入于诗人们的心里的。他们不仅同情于他的不幸的悲惨的生平，且也为他的作品里所包括的真挚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弘伟的气魄、汪洋无际而又美丽绝伦的诗语与音调所震撼，不由得不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他的影响。楚国的歌是音调曼长，而又运转自如，像荷叶上的朝露，玉盘里的圆珠似的。所以汉代初年的人，最喜欢楚歌。刘邦、刘彻不仅喜爱楚歌，而且是都会创作楚歌的人。大政治家贾谊，则因为自己的身世有点像屈原，所以，他的几篇赋，便完全用的屈原的风格。情调也很相同。无疑的，楚歌是古代南方的最流行、最美丽的歌曲，而屈原则把它大大的提高了一步，使其更为充实，更为美丽，更为弘伟，更有创造性与不朽的艺术性。《诗经》为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所编定，不能收进这些古代的南方歌词，但我们祖先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就保存下来的屈原、宋玉等楚国诗人们的作品，实际上是超过了《诗经》三百篇的。

屈原，他的名字又叫做屈平，是楚国国王的同姓贵族。他生于公元前三四〇年。他初期的生活，过的是一般贵族豪华生活，在政治上也有很高的地位。楚怀王（熊槐）叫他做“左徒”，这个官地位很高，仅次于令尹（丞相）。这时大约是在公元前三一五年左右，他大约是二十五岁左右。他的学问很好，知识很丰富，对于政治形势的变迁，知道得明白，又很会外交辞令。楚怀王很信任他。叫他参预大政，编订法律；有时也叫他接待各国来的使节，还常常派他出使各国。有一位同事的人，叫上官大夫的，和他争权，又妒忌他的才能，老想把他排挤出去。有一次怀王叫他编定国家的法令，屈原正在起草，上官大夫看见了，就要抢夺了去，作为他自己所写定的东西。屈原当然不肯给他。上官大夫就向怀王说他坏话道：“王叫屈原做法令的事，是大家都晓得的。每一种法令公布出来的时候，屈原就自己居功说，这法令要不是他做就没法定得出来。”怀王很生气，就此疏远了他，不让他再做左徒了。这时，他大约不过三十岁左右。屈原很伤心，觉得他自己一心为国，尽了忠心，费尽智力的为国家做事，却无端为奸臣所排挤。国王却是非不明，听信坏人的话而不相信他的忠直。他虽有很好的意见，再也不能向国王陈述。心里老是郁郁不乐，便写了一篇伟大的诗，名为《离骚》，来倾吐他自己的幽郁的情绪与忠贞的抱负。从他离开了政府之后，楚国的政治便一天天的混乱下去。这时候，秦国的兵力是最强的，有计划的要逐渐的消灭别的国家、统一整个的中国。楚国占的地方最大，齐国最富，楚、齐两国邦交很亲密，这是秦国统一计划中的最大的阻碍。秦惠王很怕他们两国老是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他，就想要离间齐、楚的联合防御的政策。他派了张仪到楚国来，送了一份重礼，怀王就叫张仪做官。张仪告诉怀王道：“秦国最不满意的是齐国，但楚国现在却和齐联盟。要是你王爷能够和齐国断绝邦

交，秦王愿意送给你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地。”怀王是个贪心的人，又轻信张仪的话，就立刻和齐国绝交，派人随张仪到秦国要那六百里地，张仪骗那使臣道：“我和你王爷说的是送给你国六里地，不是六百里。”楚王使臣大怒回国，告诉怀王。怀王也大怒起来，在公元前三一二年，出兵攻打秦国。却吃了一个大败仗，士兵死了八万多人，大将屈丐也被俘虏去，楚国的汉中一带地方也被秦人占领去了。怀王不甘心失败，便征调了全国的军队，再去攻秦。秦楚两国的兵正在蓝田地方相持着，胜负未分的时候，魏国知道楚国空虚，便起兵来攻袭楚的后方。怀王恐怕国内有失，就把前方的兵调了回来。这时，齐国很生气，不来救楚。怀王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便又叫屈原出来，出使到齐国去恢复联盟。屈原这时是三十九岁。秦王知道了这事，怕齐、楚两国又联合起来，便派人到楚国求和，愿意还给楚国他所侵占的汉中地方。这是公元前三一一年的事。楚怀王一心怨恨张仪，就对秦使说，他不愿得地，只愿秦国把欺诈的张仪送来让他报仇。张仪告诉秦王道：“以我一个人来换整个汉中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呢?”他就到了楚国，送了一份厚礼给当权的奸臣靳尚，又勾结了怀王的宠爱的妃子郑袖。怀王听信了他们的话，又轻轻易易的把张仪放回去。这时候，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回来，连忙进朝劝谏怀王道：“为什么不把张仪杀了呢?”怀王后悔起来，再派人去追赶张仪，已经追不上了。此后十多年，楚国的政治更昏乱了，兵力也衰弱下去。有一次，各国来攻楚，楚又大败，大将唐昧也被杀死了。屈原眼看着国家政治、军事方面的种种的失败与混乱，他自己又不做左徒的官，没法上朝去进谏，心里异常的忧愁、愤怒，便前前后后的又写了好些诗篇，以抒写心里的悲愤与怨恨。他愤怨那些当权的奸臣们，蒙蔽国王的耳目，颠倒黑白，贪污乱法，而他自己一心为国的人，明知祖国的前途异常的危险，人民

的生活异常困苦，满肚子的话却无法向国王说，一腔的忠贞的心，却不为他所了解。他们在中间阻挠着、压迫着他，不让他有申述直言的一点机会，便只好把一切的悲愤都托之于诗篇里了。这些诗篇，为当时的人所传诵，使他成为一个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诗人。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文学事业上成功了。

公元前二九九年的时候，秦昭王和楚国王族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借此缓和了楚国与秦国之间的仇恨。他想和怀王会面。怀王相信了秦王的和亲政策，就想去秦国和昭王相见，这是一件大事。屈原这时已是五十岁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只好不顾一切的入朝劝谏怀王道："秦国是一个如虎似狼的国家，万不能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还是不要去的好。"怀王的最小的儿子子兰，却力劝他父亲前去，说："不应该拒绝秦国的求和好的好意。"怀王听信了他的话，毅然的走了。一入秦国的武关，秦兵就把住了关口，留他住下去，强求怀王割让国土给秦国。怀王又懊悔，又愤怒，好容易想办法逃到了赵国。赵国却不肯收留他，他又被秦兵扣留住。过了三年（公元前 296 年），他死在秦国。屈原十分的悲伤！他的儿子熊横（顷襄王）继他为王。楚国的政治还是那么昏乱，一点清明的气象都没有。熊横叫他的弟弟子兰做令尹。他们采取的是一贯的和秦亲善的政策。熊横又娶了秦王的女儿做妻子，对秦人全不作准备。子兰是向来恨屈原的直言的，他当了政，当然屈原更被疏远了。他在朝廷上是一点说话的力量和机会都没有。他又把他的一腔悲愤，倾吐在他的诗篇里了。这些诗篇，未免语中带刺，讽讥朝政的不明。子兰听人读了那些诗，非常的不痛快，就叫上官大夫在熊横面前说了屈原不少坏话。熊横大怒，就把屈原赶逐出郢都，流放他到南方的汨罗江边去，省得他在郢都里多言多语。这时候大约是公元前二八六年，屈原已经五十四岁。他从此离开了他所亲爱的楚都，不再能够见到它了。

他的心沉下去。政治上的生涯是完全结束了。他失望，他悲伤，他愤恨当权者的为非作歹，只图自己的享受，全不以国事民生为意，他更忧愁楚国的力量的削弱，生怕一旦秦兵侵入，无法抵抗得住。所有这些幽愤隐忧的心情，他也都在几篇美丽而铿锵的诗歌里表白出来。他在汨罗江边，一住九年，因为忧愁，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气色十分的憔悴，常常披散了头发，在江边散步，口里吟诵着诗句。当地的人民是很敬爱他的。他们祭神所用的新歌，好些都是由他改编出来的。公元前二七九年，大祸果然来了。秦国的猛将白起，带兵攻楚，占领了鄢郢西陵。第二年（公元前 278 年）春天二月的时候，白起又一举而攻下楚国的都城郢都，纵兵烧了楚国的王陵。屈原知道了这消息，悲伤不已，觉得国家前途是绝望了。这时他是六十二岁，精神和身体都实在受不住这个太沉重的打击。他写了一篇《哀郢》，又写了一篇《怀沙》，就在这一年夏天，五月初五日那一天，抱了石块，投到汨罗江里自杀了。离开郢都的陷落，不到三个月。他留下二十五篇弘伟而美丽的歌辞，楚国的人民都能够歌唱它们。他们哀痛这个伟大诗人的悲剧的死亡，据传说，曾纷纷的竞划着船到江上去救他。从此传下一个风俗，每到五月初五日那一天，全国的人民便都在江上划龙船，还投下粽子，说是给蛟龙吃，叫它不要吞食屈原的尸体。已经是经过了二千二百三十年了，这风俗还存在着。我们伟大的诗人屈原是这样为人民所喜爱，所崇敬！他不仅是属于古代的，也不仅是属于楚国的，他乃是中国的一个不朽的伟大诗人！

（根据《史记·屈原列传》及郭沫若先生的考据写出。其他各种不同关于屈原生卒年月的考证，都不一一列举出了。）

（《新建设》，1953 年 6 月号）

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是既广大又深入的。王逸说 道："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岁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刘勰说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王逸、刘勰说的是，"著造词赋"的作家们都受到屈原作品的形式与辞华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屈原的影响的确是极为深刻的。司马迁说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指的是楚国作家们直接受屈原的影响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唐勒、宋玉以下作赋者凡六十六家，七百七十一篇，又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我们可以看出从战国到西汉末，这四百多年间，屈原的影响有多么大！王逸所编的《楚辞章句》十七卷，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其后十卷则载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以及王逸他自己的作品。这也不过百中取一而已。其后经东汉三国六朝唐宋，他的影响总是绵绵不绝，直到了清代的末叶还不衰。宋代

的晁补之择后世文辞与“楚辞”相类似的，编为《续楚辞》二十卷，收二十六家，计六十篇；又择其余文赋或大意祖述《离骚》，或一言似之的，为《变离骚》二十卷，收三十八家，计九十六首。朱熹将晁氏二书，加以增删，所取凡五十二篇，编为《楚辞后语》六卷。他们所选的，也只是取十一于千百而已。

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文学里的名为“词赋”的一个“文体”，是在屈原影响之下而发展的，一部“词赋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受屈原影响的一类特种作品的历史。

在其间，值得特别提出来的，首先是宋玉。今天我们在《文选》、《古文苑》诸书里所见的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大言》、《小言》诸赋，实际上都不是他的作品，都是后人所依托的。他的《九辩》乃是一篇很成功的好作品，不愧是屈原的好弟子。《九辩》以九则或九篇的诗歌组成，每一则或每一篇都是精莹的珠玉。这些，乃是屈原《离骚》和《九章》的“亲骨肉”。

> 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
>
> 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榘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

满怀伤感而又孤高不屈，的确是屈原作风的一个承继者。他决不是一个谄媚取容的人。把后人伪作的什么《风赋》、《高唐赋》、《大言赋》、《小言赋》都作为他的作品，那自然便要把他看

成非屈原的同俦了。

贾谊是汉初受屈原影响很深的人。他的身世很像屈原，所以对于屈原是十分同情的。他过湘水，作《吊屈原》。居长沙三年，又作《鹏赋》。“鹏”是一种鸟，似鸮，是当时以为不祥的鸟。在《鹏赋》里，贾谊倾吐出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他说道：“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真人恬漠，独与道息”。也只是悲伤之极而故作旷达而已。

《鹏赋》的格调是拟仿《卜居》、《渔父》的。像这样的一种问答式的赋，在后来流行极了。差不多每个文人，要申诉他的愤懑，他的不平、不满，他的不幸、不安，换言之，即要诉说他的“怀才不遇之感”时，总是采取了这个体裁。东方朔有《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扬雄有《解嘲》，班固有《答宾戏》，王褒有《四子讲德论》，崔骃有《达旨》，张衡有《应间》，直至唐代的韩愈，还写着《进学解》。

汉代的好些文人们所写的《九怀》（王褒）、《九叹》（刘向）、《九思》（王逸）等，都是从屈原的《九章》、宋玉的《九辩》一脉相传下来的。但写得都不太好，大都是无病呻吟之作，徒求貌似而失去真挚的情感的。朱熹编《楚辞集注》和《后语》，便老实不客气地删去了它们。扬雄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也是空虚无物，徒知追摹形式的东西。难怪洪兴祖编《楚辞补注》时，对《反离骚》大加讥弹。

但像庄忌的《哀时命》，班捷伃的《自悼赋》，王粲的《登楼赋》，王维的《山中人》，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招海贾文》、《惩咎赋》、《梦归赋》、《吊屈原文》等，却都是有血有肉之作。柳宗元的《招海贾文》，曾给予清代的汪中以相当的影响。汪中的《哀盐船文》是一篇力作，它是瑰丽而凄楚的诗篇，是以血泪写成的描写人间地狱的控诉状，是值得特别提出来的一篇近

代的重要作品。

《招魂》所给予后人的影响是源细而流长的。像那样的细腻的深入的描写，铺张夸大的形容，乃是后来赋家所竞为取法的。首先是枚乘的《七发》，可以说是一篇很高明的拟作。从《七发》发生了更大的影响，曹植有《七启》，张协有《七命》。《隋书·艺文志》著录有谢灵运辑的《七集》十卷，无名氏集的《七林》十卷，可见"七"的一体的流行。

还不止于此。后世文学上的一支大宗的"赋"，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左思的《三都赋》到专门描叙一件事，像班彪的《北征赋》、潘岳的《西征赋》，一个宫殿，像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何晏的《景福殿赋》，一个自然现象或景物，像木华《海赋》，郭璞《江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一个人的哀伤的情感，像曹植的《洛神赋》，陆机的《叹逝赋》，潘岳的《怀旧赋》、《寡妇赋》，江淹的《恨赋》、《别赋》，一个动物，像祢衡的《鹦鹉赋》，张华的《鹪鹩赋》，鲍照的《舞鹤赋》，一件器物（特别是乐具），像王褒的《洞箫赋》，马融的《长笛赋》，嵇康的《琴赋》，潘岳的《笙赋》，乃至论述文学批评的文章的也采用"赋"的形式，像陆机的《文赋》，都是由《招魂》那样的描写方式引伸出来的。这些大赋（像《两京》、《三都》）和小赋（像《月赋》、《恨赋》），格调虽然是套用了屈原的，但其所叙写的，所表现的，所蕴蓄的内容与情绪，已经不是屈原的同调了。他们另外走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未必是很宽敞的，但还走得通，走得很远。他们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也抒写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所要说的话，甚至在恣意地呈现出他们的绝代才华和广博的知识，在极力地施展出他们的优美的写作的技巧。这些

由附庸蔚为大国的赋，是有其好的，而且是有用的一面的。不过推演到宋代吴淑的《事类赋》之类，便成了干燥无味的有韵的辞书、类书之流了。

在其间，具有活跃的生命的东西很不少。有好些作品乃是文学史上的杰出的不朽的著作。刘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叙述幽山荒谷的恐怖，要求隐士回到人间来，和《招魂》异曲同工。班固的《幽通赋》力拟《离骚》，张衡的《思玄赋》意远情长，王粲的《登楼赋》具真实的情感，向秀的《思旧赋》抒伤逝的悲痛，鲍照的《芜城赋》怀古伤今，笔力独健，而沈炯的《归魂赋》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尤为悲恻动人。他们均经历艰苦绝伦的境地，身为羁囚，目所见的都是异族之人，耳所闻的都是胡语之声，或得归而追述逆境（像沈炯），或竟被羁留，欲归不得（像庾信），情动于中，不得不发，所以，都是言之有物，不仅貌似《离骚》，实可说是神意相通，情感相近。在那个大变乱的黑暗时代，产生出这两篇大作品，留下深刻感人的悲戚的故事与生活情况，正与战国时代的将趋灭亡的楚，留下屈原的伟大作品相似。六朝以后，赋的作者还相继不绝，好的作品也不少。在唐宋二代还产生了一种“律赋”，那是应试之作，形式刻板，只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没有丝毫的情韵。宋代的几个古文家，又创作了“文赋”，即有韵的散文的赋。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都可算是抒情的好文章。

屈原的《天问》是最奇谲而不容易学的东西，但在后代也还有人在亦步亦趋地摹拟着。像江淹的《遂古篇》便明说是“兼象《天问》”的。他把域外的异人奇物和《山海经》上的怪现象都写上了。像柳宗元的《天对》，便句句扣准了《天问》而答，显得食古不化。

在赋的体制之外，屈原的作品对于后来的诗歌、散文、戏

曲、小说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深入而普遍的，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特别是在大变动的时代，像唐代的天宝之乱，南北宋的末期，明帝国的覆亡，发出“楚”声，写出类似的不朽的作品出来。他们虽不袭用屈原的形式和格调，但那悲愤，那牢骚，那穷愁的号呼，那忠贞正直的不屈的心，那爱国、爱人民的真挚的感情，那嫉恶如仇、独立不移的精神，却是上下二千年，一直是一脉相通，绵绵相继的。举几个重要例子。像汉末的《孔雀东南飞》，曹植的煮豆燃萁之叹，晋代嵇康的“游仙诗”，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刘琨的《赠卢谌》诗，陶渊明的《停云》、《时运》、《归园田居》，唐代骆宾王的《帝京篇》，陈子昂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蜀道难》，杜甫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寓居同谷县作歌》，宋代苏轼、陆游的许多诗篇，辛弃疾的词，文天祥的《指南录》，谢翱的《晞发集》，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末黄道周的《石斋先生集》，王夫之的《薑斋诗文集》，吴伟业的《梅村家藏稿》和《通天台》，陈忱的《后水浒传》，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曹霑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等等，都是震撼读者心肺的出于真性情、大手笔的作品。

甚至一处拂逆之境，便也不由得不想起屈原来，而写作着类似的作品。像嵇永仁的《续离骚》四剧，便是一例。这样的例子多极了。许多文人学士们的发牢骚的讽刺的作品，都可归到这一类里来。

把屈原的故事写为剧本的，有元代的睢景臣的《屈原投江》，可惜已经不传于世。明代的郑瑜有《汨罗江》，叙的是，屈原在

汨罗江上遇到渔父，写出《离骚》来。他把《离骚》的全文都引上了。清初的尤侗，写了《读离骚》，也是借着屈原的悲剧的生活而发泄他自己的牢骚的。周文泉的《补天石传奇》八种，想把古来的好些悲剧都变成了“皆大欢喜”的团圆的结局。其中有《纫兰佩》一种，就是写屈原的故事的。他叙述：屈原投江时，为仙人所救。徒步赴赵国乞师，大破秦兵。楚怀王亦潜逃回国，以屈原为令尹。张仪、靳尚均得到应有的下场。这剧虽离开事实太远，但表现出作者对于屈原的同情与其主观的愿望。

还应该提起嘉、道年间的一个女作家吴苹香写的一篇《饮酒读骚图》（一作《乔影传奇》）的短剧。这个短剧把封建社会里的女子被压抑的感情，尽量地倾吐出来。她欣羡男子的自由的生活，自己悲叹着“束缚形骸”，竟改扮作男装，穿戴巾服，一边饮酒，一边诵读《离骚》。她幻想着种种的男子世界的自由奔放的生活，但立刻便警觉道：

> 唉！一派荒唐，真是痴人说梦。知我者尚怜标格清狂，不知我者反谓生活怪诞。

像这样的情调，在好些女子写的弹词，像《天雨花》、《笔生花》里，也都沉痛地表现着。

为什么屈原的作品会在后代发生了那么大，那么深入，那么普遍的影响呢？

首先是，屈原的悲剧的生活，悲剧的死，和他忠直不屈，与贪污腐朽的执政者反抗到底的精神，带动了后代一切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作家们。在封建社会里，在专制的封建王朝里，一个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作家是最容易遭受到和屈原同样的命运的。他们不由得不同情屈原，乃至摹拟屈原，而发出同样的哀弦促节的

歌声来。屈原成了后代封建社会里一切不得志、被压抑，甚至大变动时代里受到牺牲、遭到苦难的人的崇敬和追慕的目标。

次之，屈原的惊人的精湛清丽的作品，在艺术上有伟大的不朽的成就。谁读了《离骚》、《九章》等诗篇，便都会为其绝代辞华惊人秀句所捉住。班固道："宏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的遣辞造语的"美"，是不朽的，是具有永久的人民性的。因此很自然地，它们便成为后来作家们的追求、摹仿的对象。不是楚地的人，便也都拟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固然后代的摹拟的作品，有不少是"貌合神离"的，但实在有许多是真实的伟大的著作，不仅"貌合"，而且也是屈原的真实的承继者。它们成为后代作家们吸取不尽的泉源。

还有一点：屈原的作品是出自民间的。他是采用了楚地人民的歌曲的格调，而加以洗炼提高的。而楚地的歌，在秦汉之际最为流行。刘邦把项羽围困在垓下时，刘邦的兵在四面唱着楚歌。刘邦最喜欢楚歌，而且他自己也会写。"大风起兮云飞扬"，是脱口而出的歌声。刘彻的《瓠子之歌》和《秋风辞》乃是两篇很好的诗。在这个基础上，屈原的作品在汉代初期便大为流行，而成为许多文人们，像贾谊、枚乘、司马相如辈追摹的对象了。由于他们的摹拟和仿作，屈原的影响便一天天的更加扩大，更加深入。

屈原的传统是一个好的传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这个优良的传统整整地保持着二千多年的深入而普遍的影响，对于历代的文人们不断地给以启发，给以激动，给以力量，给以崇高的规范。在这个优良的传统的影响之下，我们产生了不少好的作品。这是我们在读着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会时时有所发现的。

（《文艺报》1953 年第 17 号）

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

夏历的五月五日，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大节日，我们称它为“端午节”。在这一天，凡有江水或河流的地方，都举行盛大而热闹的龙舟竞渡；家家户户，都用练叶包裹了米，做粽子过这节日。这是纪念我们的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的悲剧的死的。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杀。人民划出龙舟竞渡，就是争着要去拯救他。把粽子投到水里去，便是去祭他，或让水中的蛟龙去吃粽子，不要去吃他的身体。现在离开他的死，已经有二千二百三十年了，中国人民每一年到了这个节日，还是照样的划龙舟、吃粽子来纪念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大诗人像屈原那样的被人民热爱的纪念着的。

屈原（公元前 340—278 年）是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03—221 年）的楚国的。在那时期，中国有七个封建王国，即西方的秦，南方的楚，东方的齐，东北方的燕和中原及北方的韩、赵、魏。他们彼此争强，常常战争，以求消灭别的王国，统一中国。到了屈原的时候，西方的秦国变成了兵力最为强大的王国。其他的六个王国，有时联合起来，抵抗这个共同的强敌，有时这个联盟拆散了，各向秦国妥协。楚国本来是很强大的，在这

时，因为国王和他的臣子们的贪污、腐化，只顾自己私利和享乐，已渐渐的显得衰弱下来。它的西北境和秦国是相接的。因此，时受秦国的侵占。它常向齐、赵、韩、魏等国求得联盟，共同攻秦。但秦国的政治家、外交家们，老用很巧妙的手腕，把这联盟拆散了。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他曾经做到很高的官左徒——仅次于宰相的一个重要的官——并很得到国王的信任。他很明白那个时代的政治情势。他极力主张联合齐国，曾经出使到齐国去过。但秦国的大政治家张仪，却勾结了楚国内部的另一部分政治力量，极力使楚与齐绝交。这个政治力量，以国王的幼子子兰为领袖，他本来是屈原的政敌，便设法使屈原失去了政治的地位。公元前二九九年，秦王邀请楚王到秦国去。屈原极力反对。但楚王没有听他的话，竟到了秦国，被扣留下来，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熊横继他为王，叫他的弟弟子兰做了令尹（宰相）。屈原的政治地位更加坏了。朝政也更一天天的败坏下去。屈原把他的一腔悲愤，都倾吐在他的诗篇里。这些诗篇，讽刺的成份很浓厚。国王很不满意他，便听了子兰的话，把屈原放逐出楚都去。这时大约是公元前二八六年，屈原已经五十四岁了。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他在江南飘流了九年，最后住到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边。他关心着楚国的运命，怀抱着一腔的幽愤，写了好几篇美丽而感情怫郁的诗歌。他的身体坏了下去，气色十分的憔悴，常常披散了头发，在江边散步，口里吟诵着诗句。公元前二七八年的春天二月，秦国的猛将白起，攻下楚国的都城，纵兵烧毁了楚国的王陵。屈原得到了这个消息，悲伤不已，感到楚国前途的绝望，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不住这个沉重的打击，就写了一篇《哀郢》，又写了一篇《怀沙》，在五月五日那一天，抱了石块，投到汨罗江里自杀了。这时，他是六十二岁，离开楚都的失陷只有三个月。他留下二十五篇美丽而弘伟的诗歌。

他的诗歌是运用了楚国人民口头歌唱的形式的，正像在他之前的《诗经》，是采用长江以北的人民的歌谣一样。楚歌本来是真挚而富有想象力的，音调曼长而宛转，像荷叶上的朝露，像向着朝阳张开了红艳的花朵的玫瑰花似的那么新鲜，像玉盘里落下圆莹的明珠那么铿锵。屈原以他的诗人的天才，把这些楚歌大大的提高了，使其更为充实，更为美丽，更为弘伟，更有创造性与不朽的艺术性。他诉说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失败与不幸，他讽刺朝政的不明，他责骂奸人的贪污与自私，他关心着楚国的前途与楚国人民的痛苦；他挚爱着楚国与楚国的人民，乃至楚地所生长的一切。他的文学修养是很高的，他的知识是极广博的。他在他的诗歌里，恣意地使用着许多历史故事，许多古代的神话与传说，许多自然界的现象与生物，以他的丰富无比的想象力，弘伟浑厚的气魄，汪洋无际而又美丽绝伦的辞藻，把他们组织起来，像春天的力量，组织出来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囿似的。

他的最重要的诗歌是《离骚》——就是牢愁或牢骚之意——共有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个字，是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诗。在这诗里，他把他自己的世系、生平、感情和政治理想都尽量的倾吐出来，是一篇很美丽而情绪充沛的自叙传。那风格，那想象，那情调，那辞采，都是《诗经》里的作者们所不曾表现过的。每一句，每一节，都渗透着屈原对于那个堕落、荒淫、无耻的贵族们的憎恨与责备。通过了他自己的不幸、失望与悲哀，他表达出整个楚国人民的不满与愤怒。他的失败，代表了正义的被压抑与奸佞们的猖獗与横行。他唱道：

>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 (那些奸党们只知道偷生享乐，国家的前途是黑漆漆的危急不安。)

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我不是怕自己个人的遭受祸殃，我怕的是国家的失败与灭亡。)

这几句话，说明了整篇《离骚》的主旨所在。他又唱道：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我深长的叹息着，流着眼泪，我悲哀的是，人民的生活是那么痛苦!)

他是这样的深切的关怀着人民的苦难的。

他的《九章》是作于不同时期的九篇诗歌，其中，以《抽思》、《涉江》、《哀郢》、《怀沙》四篇为最感情横溢，和《离骚》的情调是一致的，益显得沉痛而郁愤，是狂风雨时代的狂吟悲歌。

他的《九歌》和《招魂》，都是根据了楚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而替他们改写的实际应用的歌曲。《九歌》祭的是十个神。(一)东皇太乙(星名，天的尊神)，(二)云中君(云神)，(三)大司命(星名，主寿命的神)，(四)少司命(星名，主子嗣的神)，(五)东君(太阳神)，这五个神都是天上的神；(六)湘君，(七)湘夫人(湘水的神)，(八)河伯(河神)，这三个神都是水神；(九)山鬼是山神；(十)《国殇》则祭的是为国牺牲的战士。这些神与鬼都是楚国人民所最熟悉、最崇拜或最畏敬的。古代的祭歌，往往叙写人、神交接之际的恋慕之情。在这里，天才的诗人屈原，倾泄着他的“流连荩恻”、幽渺深情的美丽的诗句，使这些实用的祭歌成为万古不朽的最好的诗歌。在其间，《国殇》一篇，叙写楚国的人民英雄们怎样的在战场上为国抗敌而死的气

概，乃是最好的一首表现古代楚国人民的英勇的赞歌，也是最好的一首描写古代战争的诗篇。《招魂》是楚地的巫觋用巫术来医治病人的实用歌曲之一。在古代，昏迷的病者是被视为灵魂离开身体而飘游在外的。这诗是招致“生魂”回到他的躯体来的歌声。它说明东、西、南、北的四方和天上地下的现象和事物都是可怖的，又说明人间的宫室、饮食、音乐等等的享用却是那么可愉悦、可恣意的受用的，以此，诱引着离去的灵魂回来。在这里，不仅保存了古代的人民对于人世间以外的世界的恐怖与不可知的畏惧的情感，是一篇最可宝贵的保存古代宗教信仰的资料，而且，在着力描叙人世间的快乐与享用的方式与隽美富丽的辞藻上，也给予后来作“赋”者们以模拟的规范。这些诗歌，除了《国殇》之外，都是像夕阳明水、红霞映天似的清朗隽丽，和《离骚》、《怀沙》之具有奔放横溢的风格者不同。

他出身于贵族阶级，但他无情的暴露了这个阶级的黑暗与罪恶，而且重重地打击他们。他对人民是具有恳挚而挚烈的“胞与”的感情的。他的控诉与暴露，通过了他天才的创作，像百绯明珠似的，篇篇成为珠圆玉润的精莹不朽的最优秀的诗歌。这使他永远成为人民所喜爱的一个不朽的大诗人。这使他到他死后的二千二百三十年的今日还那么热烈的为中国人民所怀念着。

（《光明日报》，1953年6月15日）

在华沙屈原纪念会上的讲话[①]（修正稿）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保卫世界和平的波兰人民致敬并且致谢。波兰人民是一个有古老的、优秀的文化的伟大民族；他们不仅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尊重全世界人类的文化的优秀传统。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纪念会，就证明他们是如何的热爱着整个人类的文化成就与杰出的诗人们。我怀抱兴奋而感激的心情，代表具有同样心情的中国人民来参加这盛大的纪念会。中国与波兰虽然在地理上距离得很远，但爱好人类的优秀的遗产，拥护以苏联为首的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从而发挥更密切的文化交流的作用的心是同样的跳动着的。

① 1953年11月，郑振铎率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出席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屈原纪念会。这是他在这次纪念会上的发言稿。原稿现存北京图书馆。

我们知道，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争取世界和平和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的必要工作。全世界进步的人民，决心保护和平的人民，都是尊重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史上的优秀的历史人物，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实现人类的最美好的将来；而这个最美好的将来，便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要努力求其实现的。人类既关心自己的美好的将来，故在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上有所贡献的人物便不能不引起长远的追慕。

去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雨果、达·芬奇、果戈里和阿维森纳，今年又号召纪念中国的屈原，波兰的尼古劳斯·哥伯尼，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和古巴的何塞·马蒂。这个正确的号召，我们相信会在，像郭沫若先生所说的："为继承并发扬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而团结一致，使世界文化巨人们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人民友谊，自由生活，与持久和平，能够有实现的可能"的工作上，起一定的作用的。

今天，在离中国很遥远的华沙，举行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纪念会，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纪念会会使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巩固，发展；将使中波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会加倍密切起来。

提起屈原的名字来，中国人民的心是温暖的。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名字，感到亲切，感到热爱。他生于公元前三四〇年，死于公元前二七八年。离开我们已经是二千二百多年了。但他还活在我们的心上。他的作品还活在我们的口头。他的作品是属于中国悠久的优秀的诗歌传统中的最美好的遗产的一部分，永远像春天的花朵似的，百代常新。他的正直不屈的一生，为人民，为国家的命运而奋斗的一生，他的悲剧的死，无一不在中国人民的心上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是一位最优秀的古代伟大诗人，也

是一位最可崇敬的人类的最好的儿子。他的工作，他的斗争，“是和当时当地的人民利益相联系，从他一生的特定的历史意义来考察，也是和世界人民当前的利益相联系的”。

他死于二千二百三十年前，但中国人民还是二千年如一日的年年在纪念他。相传他投江自杀的日子是阴历的五月五日。这个日子是我们的一个大节日。在这一天，在中国各地方，凡是有江水河流的，人民都划着美丽的龙舟，在水面上竞赛。那就是表现着要抢着去救这个抱石沉江的伟大诗人的。在这一天，中国人民家家户户都用米和棕叶包裹着一种粽子，来度过这个节日，那就是表现着家家户户要把这种粽子投到江水里去，叫蛟龙去吃粽子，不要去伤害屈原的身体。中国人民是如何的热爱这个古代伟大的诗人啊！

屈原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221）。当时中国被七个封建诸侯的王国割据着。这七个王国的统治阶级对内尽量的剥削人民，对外常常互相战争。人民的生活十分的痛苦。在西方的秦国，是兵力最强的。在南方的楚国是疆域最大的。在东方的齐国是最富足的。屈原出生在楚国。他虽是楚国的贵族，与楚王同姓，但他早就是失掉了土地的。屈原二十多岁就出来做官。他富有政治的才能与见解。他主张联合东方的齐国，共同反抗强秦。楚国的国王，当初很相信他，叫他出使到齐国去。当他在国外的时候，楚王受秦国政治家张仪的欺骗，竟决定与齐国绝交。这使楚国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屈原回国的时候，极力劝谏楚王，但已经不能挽回这种局势了。同时，楚国的贵族们的贪污腐化，欺压人民，使统治阶级的威信，完全失去。屈原的正直的心，是看不惯这些卑鄙龌龊的情况的。因此，和当时的掌握政权的贵族们不时的起冲突。他们向楚王造他的谣言。楚王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就和他

疏远了。他那时已经做到“左徒”，那是一个地位仅次于首相的官职。他可能是被楚王免职了。在公元前二九九年，秦王约楚王到秦的武关地方相会。屈原到王廷里去，极力劝谏楚王不要去。他说：秦是虎狼之国，如何能够相信他们的话呢？但当权的人却极力的劝他去，以为不应该失去这个和秦国和好的机会。连楚王的小儿子子兰也是这样说。楚王到了武关，竟被秦王扣留下来，要强迫他割让土地给秦。楚王不肯，就被囚禁在秦。在公元前二九六年的时候，他就死在秦国了。屈原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是十分痛心的。他明白那些当权的贵族们是如何的昏庸无耻，只要对于他们自己有利益，就是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是不恤的。他怀抱着无比的悲痛与愤慨，热情喷薄的写下了他的最伟大的长诗《离骚》。这时大约是公元前二九五年左右，这正是四十五六岁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诗的修养与才能发展到成熟的时期。这篇万古不朽的诗歌，乃是中国文学上的奇花异果，最可珍贵的伟大的优秀遗产之一。《离骚》一共有三百七十五行，二千四百九十字，乃是中国古代最长的诗篇。在《离骚》里，他叙述着他的家世，他的生活，他的感情，他的不幸和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感情也就是当时楚国人民所共有的感情，他的不幸，也正是当时楚国人民所共同遭遇着的不幸。他通过他的悲愤、沉痛而尽情的表达出当时楚国人民所要说的话，所要表达的悲愤。

当战国时期，在本国不得志的贵族，常有跑到别的诸侯王国去，在那里执政当权的。但屈原是挚爱着他的出生的土地和他的人民的。他宁可被疏远，被放逐，被斥责，被压迫，宁可自杀而死，却决不愿意离开楚国，跑到别的诸侯王国去。

在《离骚》里，他写道：

陟升皇之赫戏兮，

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

（译文）

在皇大的光耀中升腾着的时候，

忽然间又看见了下界的故丘。

我的御者生悲，马也开始恋栈，

只是低头回顾，不肯再往前走。

他是那样的留恋他的家乡！在别一篇诗《抽思》里，他又写道：

愿摇起而横奔兮，

览民尤以自镇。

（译文）

想率性离开故乡跑往外国去呵，

看到人民的灾难又镇定了下来。

他的不愿意出奔到外国去，是为了“看到人民的灾难”而不忍离开。他是属于楚国的人民的，他是决心要和楚国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

在《离骚》里，他又说道：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译文）

我长长的叹息着而流眼泪啊，

可怜人民的生活多灾多难。

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多灾多难，而是为了人民的多灾多难而叹息，而流泪的。在他自己的多灾多难里，他一心想到的是人民的多灾多难。

他又在《离骚》里，更明白，更沉痛的说道：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译文）
有一批胡涂的人们会苟且偷安，
前途是那么黑暗而危险。
我并不怕我自己遭殃受祸，
我怕的是我国家的命运要倾覆。

这就说明了他的呼号，他的悲伤，他的诉苦，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楚国。像这样的紧紧的和国家与人民的运命联系着，这样的忠贞不屈的一心为国为民而斗争着，这样的热爱着他所出生的土地与人民，而决心在任何屈辱之下，不肯抛弃了他们的大诗人，当然人民是同样的热爱着他的。他的悲剧的死，他的美丽而凄惋的诗歌，到今天，历二千年如一日的为中国人民所怀念，所讽吟，其原因，在这里是可以说明的。

在这一段时期之内，大约前后有十多年，是他的诗的天才最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受灾受难最甚，因而悲哀愤怒最强烈

的时期。他在这时期内所写的诗歌，都有同样的情调，那就是直言无忌的责骂着执政当权者们的昏庸与贪污腐化的。他们对于他更是不满，看他眼中之钉，肉里的刺似的，一定要驱逐他出去。他们就向当时的楚王诉说他如何的讽刺、责骂国王。楚王听了很生气，就把他放逐出郢都——楚国当时的都城——去。这时大约是公元前二八六年的事。这时，他已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在此后九年之中，他曾在长江以南的现在的湖南地方流浪过。他在这时候和人民更加接近了。他的诗歌的格调，原来是采用了当时在楚国人民间流行的民歌的调子的。楚国人民喜欢听他的歌，那歌声对于他们是如何的熟悉而亲切！他也为人民们写了不少祭神的应用的歌曲。他的美丽的祭神歌《九歌》和《招魂》，很可能都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那些歌曲，原是属于应用的祭祀时歌唱的东西，但在我们大诗人的笔下，却成了无比清丽的不朽的诗篇。在那里，我们看到我们大诗人屈原的诗的大才已发展到最高峰。至今读之，还具有无比的动人的魔力。在《九歌》里，《国殇》的一篇是哀悼为国牺牲的阵亡将士们的。在那里，描写楚国的人民英雄们如何的勇敢的为祖国、为人民而战斗的情形，是虎虎有生气的。

在公元前二七八年的春天，秦国的大兵又来侵略楚国了。秦国的大将白起攻下楚国的都城郢都。楚王和他的大臣们都逃走了。人民们大批的流亡在外。秦国的大兵更长驱南下，占领了洞庭湖一带的区域。屈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悲哀极了。他沉痛的写了一篇诗，叫做《哀郢》，那就是说哀悼“郢都”的沦陷的。他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大约是十分激动不安的。他披散着长发，在江边散步，一边在诵念着诗。他的自杀的念头，在这时更坚决了。他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篇诗《怀沙》，就怀抱了石头，自己投身到长沙附近的汨罗江里死了。

他的悲剧的死，使当时楚国人民哀悼不已，也使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民永远的在怀念，在追悼着。

汨罗江的水至今还清碧碧的，两岸的土壤是血似的鲜红，仿佛永远的在象征着这个忠贞不屈的热爱人民的大诗人的清白的悲剧的死。那鲜红的泥土衬托着碧绿的江水，是无比的美丽，也正像这个大诗人的诗歌似的，具有永远的动人的魔力。

屈原的诗，共有二十五篇，到今天都还存在着。二千多年的时间是不会暗淡了他们的光彩的。他们的光彩将永远的照耀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屈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他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在华沙，在今天，盛大的纪念着这位伟大的诗人屈原的二千二百三十年的悲剧的死，使我们更加相信：只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只有勇敢的从事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人民，像伟大的波兰人民，才能真正的认识并且尊重人类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与遗产；而能在这个优越、深厚的基础上，创造出更为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文化来。

我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来参加这个有重大意义的盛会，我个人是感到很光荣的。我再一次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保卫世界和平的波兰人民致敬，并致谢!

中、波两国的文化交流万岁!

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一诗，为中国最长的叙事诗。欧洲各国，前如希腊，后如英、德，其最初之文学皆为史诗。中国则史诗极不发达。《诗经》里的诗，以抒情诗及颂歌为最多。后来作者，只白居易最善于叙事诗，他所作的却都不很长。所以《孔雀东南飞》虽不及二千言，而已被称为古今第一长诗。

这首诗的字句，各本颇不同，文词也有费解的地方。最可怀疑的便是，前言“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后言“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在二三年中小姑决不会由扶床而走的孩子，骤长至与新妇同长。即以二三为相乘之数，言新妇在焦仲卿家已六年，而六年的时间，也不能使小姑由扶床而走，而长至如新妇之长。《乐府诗集》载此诗，将“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二句删除。宋本的《玉台新咏》也不曾载此二句（据丁福保《全汉魏六朝诗》附注）。但考《古诗纪》及通行本《玉台新咏》则皆有此二句。丁福保以为“此二句乃后人添入”，实为臆断之言，不足信。细读原诗，“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四句，语气融成一片，决非后人添入，且后人也无故将前后矛盾之句添入之理。如删去

“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二句，则“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二句，便变为毫无意义了。宋人最好臆改古书。《乐府诗集》及宋刻《玉台新咏》见此处不可解，便删去二句，以求其无病。而不知斧痕显然，反失原诗低徊悲惋之意。丁氏不从《玉台新咏》，而信宋人，更强造后人添入之言，殊可笑！我以为古书偶有错，并不要紧，决不会因此便失其真价。我们遇到这种地方，只应该明明白白的把他举出，不宜巧辞强解，代古人掩护。这种无理的武断的掩护，中国人最喜为之。对于古书，是有害无益的。

（《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

葬花词

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举唐六如集中的《花下酌酒歌》“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明年今日花开否？今日明年谁得知”（《六如集》卷一）与《一年歌》“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六如集》卷一），以为《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词》是“深受唐六如的影响的”。近来偶读《全唐诗》至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洛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绿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全唐诗》第二函第三册），觉得唐六如的那两首的诗意，也不是独创的，至少总有受刘希夷此诗的影响。前人诗意，颇多相袭。如秦少游“寒鸦万点，流水

绕孤村”之句，本于隋炀帝诗“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又少游词：“睡起熨沉香，玉腕不胜金斗”，亦本于李义山之“轻寒衣省衣，金斗熨沉香”（徐釚《词苑丛谈》卷一引《艺苑雌黄》语），不独六如、雪芹之袭希夷也。

（《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

中晚唐诗纪

《中晚唐诗纪》，清顺治间（1644—1661 年）刊本。此《中晚唐诗纪》一百三十一家，为明遗民龚贤所编。龚贤又名岂贤，字野遗，号半千。昆山人。他的画，在清初是独树一帜的。周亮工的《读画录》（卷二）里，有龚半千的传。“性孤癖，与人落落难合。其画扫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不诬也。程青溪论画，于近人少所许可，独题半千画云：‘画有繁减，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半千早年厌白门杂沓，移家广陵。已复厌之，仍返而结庐于清凉山下，葺半亩园，栽花种竹，悠然自得，足不履市井，惟与方盦山、汤岩夫诸遗老，过从甚欢。笔墨之暇，赋诗自适。诗又不肯苟作，呕心抉髓而后成，惟恐一字落人蹊径。酷嗜中、晚唐诗。蒐罗百馀家，中多人未见本。曾刻廿家于广陵，惜乎无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这是关于半千的最原初的材料。他编的《中晚唐诗》，很少人知道。在胡震亨的《唐音戊签》未刻出之前，中晚唐诗是颇为寂莫的。吴琯的《唐诗纪》只及初盛，吴勉学的《四唐汇诗》也只刻初唐七十卷，

盛唐一百廿四卷，都未能收入中晚唐诗。张之象的《唐诗类苑》（二百卷）是分类的。宋代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则只收“绝句”。独朱警编的《百家唐诗》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大是壮观。然其书刻于嘉靖庚子（1540年），到了半千之时，已有一百多年，传本绝少。汲古阁毛氏所刻诸唐人集，凡三十余家，亦以中晚唐诗人之作为最多。他和半千同时，不知有没有互通声气，但恐怕还是不谋而合的。半千所刻的中晚唐诗，所收甚广，随时刊刻，无法知道他究竟刻了多少。他在杨巨源诗的跋里说道：“巨源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一家。”在“杨衡”诗的跋里又说道：“衡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二家。”据此二跋，则他至少刻过七十二家了。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十五）著录《中晚唐诗》，云：“此龚半千贤所刻中晚唐诗，分行本、秘本二集。行本凡三十二家，秘本凡三十一家。”今所见各本《中晚唐诗纪》均不分行本、秘本二集，亦不止于七十二家（更不止于叶氏所著录的六十二家）。我所藏的此书，凡有四个本子：

第一个本子（下称甲本）有三页“目录”。第一页的“目录”题着：

中晚唐诗姓氏总目

中唐

一、刘长卿　二、刘禹锡　三、姚　合　四、周　贺　五、储嗣宗　六、沈亚之　七、刘　畋　八、刘　真　九、唐　球　一〇、刘　商　一一、刘　皁　一二、刘　猛　一三、刘言史　一四、刘　轲　一五、刘　叉　一六、曹　邺　一七、裴　度　一八、刘公兴　一九、刘山甫　二〇、刘遵古　二一、刘道昌

二二、刘　辟　二三、刘太真　二四、刘志坚　二五、戎　昱
二六、刘　瑰　二七、刘虚白　二八、刘昭禹　二九、刘郇伯
三〇、刘昭属

晚唐

三一、刘得仁　三二、刘　兼　三三、孟　贯　三四、姚　鹄
三五、伍　乔　三六、曹　邺　三七、李　远　三八、刘　驾
三九、刘　威　四〇、韩　偓　四一、喻　凫　四二、刘　璐
四三、林　宽　四四、刘　沧　四五、刘　耕　四六、刘庄物
四七、刘　邺　四八、刘　睽　四九、刘　谷　五〇、邵　谒
五一、刘绮庄　五二、刘鲁风　五三、刘　象　五四、刘　臻

在其第二页目录上，又有一个“中晚唐诗姓氏总目”，却没有一个姓刘的了。中唐诗人有：

一、鲍　溶　二、张　祜　三、窦　常　四、窦　庠　五、窦　群　六、窦　巩　七、窦　牟　八、窦叔向　九、吉中孚
一〇、陈去疾　一一、陈通方　一二、邵楚苌　一三、许　稷
一四、周匡物　一五、陈　诩　一六、潘存实　一七、张　籍
一八、项　斯

晚唐诗人有：

一九、郑　谷　二〇、江　为　二一、黄　滔　二二、徐　夤
二三、陈　陶　二四、赵　嘏　二五、马　戴　二六、欧阳詹
二七、欧阳衮　二八、欧阳玭　二九、欧阳澥　三〇、曹　唐
三一、周　朴　三二、翁承赞　三三、曹　松　三四、方　干
三五、汪　遵

在其第三页目录上却标着“女才子”的一个总名，内收：

一、薛　涛　二、元　淳　三、李　冶　四、鱼玄机　五、刘兰翘　六、张夫人　七、刘　瑶　八、刘　媛　九、刘氏妇
一〇、刘采春　一一、刘　云　一二、刘淑柔　一三、刘　氏

以上一共是一百〇二家，算是最多的了。第二个本子（乙本）则有四十七家，于上目之外，多出了

一、熊孺登 二、张 继 三、张南史 四、朱长文 五、朱 湾 六、李 郢 七、朱 放 八、畅 当 九、李咸用 一〇、王贞白 一一、朱景玄 一二、李 洞 一三、许 棠 一四、许 琳 一五、裴 说

十五家。第三个本子（丙本）有五十一家，于上面已著录的以外，还有：

一、于 邺 二、于 鹄 三、于 贲 四、朱 昼 五、朱 泽

五家，是甲乙二本所无的。最近又收到了第四个本子（丁本），虽然只有十五家，却十分地重要，因为在这个本子里，保存了龚贤的跋三篇，这有跋的三家是：

一、朱庆馀 二、杨巨源 三、杨 衡

恰好是上面的三个本子所没有的。这三篇跋于刻书经过说得很详细。我们常常不明白，这部《中晚唐诗》为什么老是收入一批刘姓的诗人们，又收入一批欧阳姓的诗人们，一批朱姓的诗人们？半千在朱庆馀诗的跋里说道："乙丑春日，郡司马朱公过草堂，问及所刻中晚唐人诗。余出此稿。公见之甚喜，催付剞劂，原解俸助之。公名雯，字裔三，浙人也，长于诗。其科名官位乡里才思，皆与庆馀等，余谓不独是其苗裔，安知非其后身耶？今余所辑，后有朱放、朱长文、朱湾，凡唐中晚朱姓诗，嗣其成帙，皆欲附庆馀而出，亦从公之志也。"半千是一位隐居的穷人，他要刻中晚唐诗，自非借助力于有力的人不可。他的刻朱姓的诗人们的诗，既借助力于朱雯，则他的刻刘姓的诗人们的诗，当然也是说动了一位刘姓的有财力者——也许就是那位号夕青的刘云份的吧——而得以告成的。刘云份的力量比较大，合作得比较久，所以，当时就成了一

位合编者。杜濬在他写的《二刘诗叙》里说道:"此吾友野遗龚子,夕青刘子,闵斯道之敝,合刻二家,为诗家津梁。俾学者从此合挽近词场之聚讼,而渐知以古人为师,其用心苦矣。至其蒐考广博,字画精审,前此未睹也。世传宾客,仅有前集,初刻仍之。其别集续刻,得之栎园周公所藏闽本,野遗尤以为快云。"实际上,刘云份只是一位出钱刻书的赞助者而已。又他跋杨巨源诗后道:"余急欲将竹窗生之手录景山诗登梓以行世。会王昊庐先生首春来山中,询及中晚未见诗。因出此本览之,且告其故。先生欣然,身任剞劂之事,携稿归。不十日,而书成矣。此千百年以前之杨巨源诗,几几乎与草木同腐朽者,今且笔之、板之、墨之以行世。使景山有知,当如何感激于地下,歌笑于天上乎?设非先生之笔之、板之、墨之以行世,虽百竹窗生之手录,几何不与草木同腐朽也。"又跋杨衡诗后道:"大索衡诗,今已得五十馀首,急欲公之于世。会王昊庐先生为余刊杨巨源诗成,出此览之。先生复欣然随付剞劂。"可见他的这部书乃是藉众力以成之的。

叶德辉的《书林馀话》云:"半千所刻唐诗,向未见藏书家目载。余从故家获一部,订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凡三十七家,晚唐凡二十家。其中有一首为一家,数首为一家,十馀首为一家者,似是足数而成。其网罗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诗》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贤巨矣。"这是第五个本子(戊本),凡收五十七家,除和上面四个本子相同的以外,还有:

一、孟　郊　二、贾　岛　三、韩　翃　四、秦　系

五、李嘉祐　六、温庭筠

六家,是其他本子所无的。更有第六个本子(己本)别称为《十三唐人诗集》,后附《八刘诗集》,题"明淮南刘云份夕青刊"(见《增订丛书举要》卷二十一章十九—二〇页)。这二十一家都是见于甲本的,当系掇拾残版、拼凑印行的,虽最为流行,却是

最不成体系的一部书。

综合以上诸本，半千所刻的共有一百三十一家，已溢出周亮工所云“百家”之数。我们还见到刘云份编的《唐宫闺诗》一种，可能也是用的龚氏底本。半千原有的计划是编辑《中晚唐诗纪》，以继于吴绾的《初盛唐诗纪》之后，完成《全唐诗》的编纂大业，但因力量不够，故不能不随地（扬州和南京）随时刻若干种，始终没有完成全书。且其版片似亦不曾集中在一起，故今所见的诸本，有多有少，各有不同。

他的中晚唐诸家诗，校勘是很精审的，收罗是很完备的，确曾经过他的一番整理工夫，所据大都善本。像刘禹锡诗就是从周亮工那里得到闽中藏本的“别集”，而始成“完书”的，像鲍溶集，就比汲古阁刻的本子多出五首（汲古本《六唐人集》里的鲍集只有一百七十七首，龚本鲍集有一百八十二首）。半千云：“世有庆馀集，编次纰缪。如《酬李躔侍御》、《别李侍御》二诗，固庆馀之作也。《天长路别朱大》、《酬朱大》二诗，则李躔之作也。一并收入朱集，奚可哉！宋洪魏公《万首唐人绝句》中辨之详矣。年代久远，完稿似不可得。顷得友人抄本，削去李躔二首，又增出十数篇，所谓此善于彼可也。”我们如果要进行整理唐诗的工作，半千这部书是必须参考的。

这部书的每家诗的中缝，分别刻作“中唐诗”、“晚唐诗”便于分类。中缝的下端，有刻“玉持堂”、“贞隐堂”或“野香堂”的，亦有不题堂名的。颇疑不刻“堂”名的，当系刻于明末的，刻“贞隐堂”等的，则为刻于清初的。半千是明代的遗民之一，操守甚贞固，故以“玉持”、“贞隐”、“野香”等，题其所居，是具有深意于其中的。

1958 年 1 月 1 日写

王若虚的文学评论

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学评论”（Literary Criticism），对于王若虚应该加以二十分的注意。他对于诗与文，都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古代文艺的不合理处，与批评者的曲说附会处，都能大胆的举出，痛快的攻击。自刘彦和、刘知几、郑渔仲、朱晦庵后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他并肩而立的批评家。而他的实事求是、勇于求真的精神，除郑渔仲外，更无人能及。现在且举他批评黄山谷诗的几段话，以见其批评精神的一斑：

>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
>
> 山谷诗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谓阿底耳。顾恺之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指桓温卫士云“明公何须壁间阿堵辈”是也。今去“物”字，犹“此君”去“君”字，乃歇后之语，安知其为钱乎？
>
> 山谷诗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东坡谓其太澜

浪，可谓善谑。盖渔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

(《小说月报》14卷2号，1923年2月)

王若虚论诗

王若虚说："崔护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又云'人面只今何处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两今字不恤也。'刘禹锡诗云'雪里高山头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门庆'。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门。使之高，二义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叠用字。'如此二说，何其相反欤？予谓此皆不足论也。"（《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

像这种不足论的解说，"诗话"里不知道有多少。他们常常因此发生了许多无聊的辩论。若虚以"皆不足论"四字评之，真是痛快之至。

（《小说月报》14卷2号，1923年2月，原题作《唐诗》）

郑厚论次韵诗

郑厚是郑樵的哥哥，年长于樵四岁。他的著作已散佚。只有《说郛》里节录的一部《艺苑卮言》到现在还流传在人间。偶读《滹南遗老集》，见所引郑厚的话，都是很有见地的。现在且钞关于文艺的一段，以见他的文学批评的一斑。有机会还很想把他的遗著辑成一本。但此愿恐非一时所能达耳。

> 魏晋以来，作诗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韵，不复有真诗矣。诗之有韵，如风中之竹，石间之泉，柳上之莺，墙下之蛩。风行铎鸣，自成音响：岂容拟议！夫笑而呵呵，叹而唧唧，皆天籁也。岂有择呵呵声而笑，择唧唧声而叹者哉！（《滹南集》卷三十九引）

（《小说月报》14卷2号，1923年2月，原题作《郑厚》）

纳兰容若论步韵诗

中国诗里，有一个束缚真情最甚的桎梏，便是步韵，在作步韵诗者的意见，不过以步和前人或同时人的韵，而能工切，益可显出他们的雕斲的才能。而不知五七言的格律，已足限制真情的流露；如并选韵的自由而更剥夺之，则恐即诗才极盛的人，也决不能畅其所欲言了。纳兰容若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 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渌水亭杂识》卷四)

(《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原题作《步韵诗》)

纳兰容若论诗

纳兰容若是明珠的儿子，很有些诗才。他刻过一部很重要的《通志堂经解》，又著有《侧帽词》、《饮水词》，近阅他的《渌水亭杂识》，觉得其中有几段论诗的话，极有见地。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这种见解，都是前代的人所不敢说的。

（《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原题作《纳兰容若》）

碧鸡漫志

古代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诗经》便是一部颂神、婚丧、宴会的乐歌集。大概他们的诗，都是先有情而后有言，然后才配以音律。所以情感不至受音律的拘束而难于充分表现。自汉以后，乐府渐兴，乃至先有音律，而后有文辞。音律不能表现情感，而情绪反受音律的支配。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达，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

> 或问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

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馀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馀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尠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

他的见解，真是很高！现在的歌曲，也都是先有歌然后制谱，正是"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的。

（《小说月报》14 卷 1 号，1923 年 1 月）

“词”的存在问题

词是什么？从前名之曰“诗余”，曰“长短句”，而今日则皆知其为“诗”的一支；其和五七言诗的区别，正像唐代律诗之和汉、魏古诗或周、秦四言诗的区别，毫无二致。

所以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运动产生！

根本上不明了什么是词，什么是诗，还恋恋着“词牌”的空壳子，而仅仅装上了俳优式的调笑语，而公然亦名之曰“解放”，我真将为“解放”二字一痛哭。

词是可歌唱的诗。但当词不复能够歌唱的时候，词体便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它失掉它的生存的意义，失掉它的在文坛上重要的地位，只是苟延残喘，被若干迷古的文人学士们所追摹着而已。五代、宋词是活的，明、清词便只是伪拟古主义的产物。所以任凭是敦厚的刘基，是生龙活虎的陈卧子，是渊博的陈维崧、朱彝尊，是清隽的纳兰成德，都是不能当行出色的。王国维论词，颇多特见；他对于自己的词也大有自负之意。然而他的《人间词》，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李后主的舆台而已；也许学得有几分像，然而终于是赝鼎。

明白的人知道要走上别一条路才可生存。故元人向北曲走去，明人向南曲走去，明末人便也竞写着《挂枝儿》、《银纽丝》、《罗江怨》、《吴歌》，而不再作什么《水龙吟》、《玉楼春》。同是"长短句"，为什么不"填"可歌唱的活的歌曲而要"填"什么已死僵了的"词牌"呢？用过倍的精力，然而所得的却是空虚！天下吃力不讨好的事，孰有过于此者。

所以"词"固不必"填"，而词的"解放"则尤为多事。除了怜恤其无知以外，别无他话可说。

如果有人要写些新的"长短句"来自己唱唱的话，其应当走的路，只有两条：

（一）是自度曲，即他为一个制曲家，曾自己作谱，创造若干新的歌曲出来；

（二）是采用了民间的歌曲或西洋歌的曲谱来做切切实实的"填"的工作。

这是活泼泼的有趣的事业，有志的人为什么不一试身手呢？前途的伟大，谁都看得出。今日歌坛是那么寂寞，可唱的歌是那末少！中学、小学的唱歌集有几本是拿在手里有些分量的！

正是才子文人们最好的一个创造新体歌曲的时代！白居易、韦庄、刘禹锡、李后主的出现，是不会在别一个时期的，而关汉卿、马致远、张小山、乔梦符的产生，也正在像这样的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走新的路，不要再徘徊瞻顾！向后走是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的。

活人要听活的歌曲，做了曲或打了谱，立刻便可在无数活人的口中歌唱出来，这是如何愉快的事呢。王伯良《曲律》尽力鼓吹着做南曲也为的是听自己的歌被歌唱出来，其感动之情是言之不能尽的。

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四印斋、双照楼、郎村所刊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他们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拥皋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着一个：

词学昌明

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尽管不通，他们会改得清顺的。即使完全不会做，也可以有人会代做，或马马虎虎混过去的。故大学之所谓“词”的讲座，几完全消磨在“词”的作法之中。

这不是把不正确的迷古的毒素向青年们输送么？由这种“词学家”包办了词的讲授，新歌曲还会有出现的时候么？

“词”的讲座，自然该设立，“词”也不是不该研究。却单单不是为了昌明词道。这是大学主持者或教授们所该明白的。现在，对于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账的时代。我们研究，我们讲授，都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用较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是必要的。如果要藉讲授之便而散布毒素，而迷恋乃至追摹古作甚至要强迫一般青年们同路走，那便非反对不可了。

扫除这一批为真正古文学研究者的障碍物的“传教者”们，为了新的文学发展上的必要。

新的大路是那么明显而坦荡的摆在那里！

（《短剑集》，1936年1月）

词与词话

一 五代到宋末的时代

唐经过比较安定繁荣力量强大的时期之后，到末年逐渐衰落下来。安史乱后，变乱频繁，中央政权日趋堕落，藩镇割据，拥兵自重，自行留后承继，可达数代。诸藩镇间又互相吞并，得胜者皇帝加封，权势日大。黄巢起义进攻唐中原地区，占领长安称帝。这时藩镇甚至外族藉口勤王起兵，黄巢则内部分化，到公元九〇七年，部将朱温叛变，杀帝自立，称“梁”，于是五代开始。朱温残暴不堪，专横无道，投自称清流的知识分子于浊流，知识分子分奔各地。同时各处割地自立，成十国。朱温死，传子。梁先后共十七年，至九二三年为外族李克用灭。李克用称“唐”(后唐)，克用死，其子存勖继立。李存勖文雅风流，爱音乐宠伶官，政权移伶官手，终为伶官所杀。明宗在公元九三六年为部将石敬瑭所篡，称“晋”。石敬瑭起兵时借契丹兵，敬瑭死后，其子即位，欲反抗，于九四六年被契丹所灭，晋前后十一年。九四七年刘知远起兵，入长安称帝，为后汉。四年后，公元九五一年

被部将郭威篡，为后周，至九六〇年灭亡。接着是柴世宗称帝，他死后，其子小，将士拥赵匡胤为帝，称“宋”。这时中央政府虽屡经更替，但地方割据仍然，石敬瑭时且曾将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

赵即位后，杯酒释兵权，兵权全归中央，由近亲掌握。政权巩固后更逐渐消灭藩镇，最后灭南唐，统一中国，从公元九六〇年——一二七年间史称北宋。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除契丹外又有金族兴起。宋本常败于辽，到真宗时，想恢复燕云十六州，攻辽，但大败。至徽宗时，野心很大，雄才大略，有很好制度，首创养老院官医院药房等等。文章艺术修养亦高，曾编《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画谱》等。当时力量渐强，天下尚丰足，思报世仇，遂与金联系共同灭辽，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但金要求极高，终于又逐渐南侵，占燕云十六州。徽宗退位让于子，钦宗立。金兵入开封俘徽、钦二帝，此时有很多起义兵，北方汉人亦大批南下，这时徽宗子高宗南渡，公元一一二七年在杭州（临安）称帝，史称南宋，至一二七九年灭亡。经一五二年的休整，力量渐强，又思恢复中原。金背后有银（蒙古），宋连银灭金。但是蒙古却又藉此南下，公元一二七九年元兵打到广州南山，宋亡。元统一中国。南北宋共三二〇年。这三二〇年是不大太平的时期，国力弱，政策坏，经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宋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结果前门去狼，后门进虎。全宋一代没出什么大政治家，而争夺政权极甚。当时对武官控制非常严，对文官则宽，在文学方面遂出现一种新的文体——词。词一向被认为离现实最远，实际上却也是能够表现现实的。

二 词的起源

词就是诗的一种体裁。有人说词是诗余，是余兴，实际不然。作词称填词，这是有道理的，因词原是唱的，带音乐，音律极广，有谱，因此词必须按谱填写。诗需吟，朗诵即可，不用配音乐，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词来源很早，唐初武则天时即有。之后凡能入乐能唱者皆称词。词曲调极多，其来源主要由四部分合成：（一）旧调，由六朝传留下来的五、七言诗；（二）民间歌谣，如刘禹锡、白居易的《杨柳枝》、《竹枝词》；（三）胡夷之曲，即外来曲调，如新疆、印度、维吾尔的歌曲，最有名的甘州、梁州的歌曲，当时流传得非常广，是与中国不同的新曲；（四）文人创作的新调。这四者结合起来称词。词至唐明皇时已很发达，传说李白的词写得很多又很好，最有名的是《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但是不是李白所作现不可确定。因为那种情调是要更晚些时候（五六十年）才能产生，是属于晚唐温、李系统的。

三 “花间”词人们

唐末到五代的词人统称花间词派，当时集最好作品而成的《花间集》，于九四〇年由四川文人编成。共收十八家词近五百首词。这中间第一个奠定词的基础，从原始到成熟的最大作家即温庭筠。《花间集》的作风脱离不了他的作风范围之外。他诗风同李商隐相像，有些朦胧似可解似不可解，是黄昏时的景象。这种作风后来遂变成词中很流行的作风。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可以代表花间词人的。

韦庄非四川人，但四川的词却应说是由他开始，他在中原之乱时逃到四川。他的词相当重要，作风属温派。此外和凝、孙光宪亦皆非四川人。《花间集》中还有外族，即波斯人李珣。

不在《花间集》内的大词人有李存勖（后唐庄宗），他的词情绪缠绵，潇洒漂亮，虽然收集起来只十几首，但写得都非常好。另一派最重要的词人是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比《花间集》稍晚。当时文人为了避乱都逃到南方。生活渐渐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南京除为政治中心外，同时也成为文艺中心。李璟和李煜的词收集起称南唐二主词，李后主雄才大略，字写得好，画画得好，词填得好，诗做得好，他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学保护人。中主的宰相冯延巳亦大词人，有《阳春集》。这些词中多是借题发挥个人感情，采取象征比喻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花间集》作品表面看好像离现实太远，但仔细看起来其中也有许多是现实主义的。

四　北宋的词人们

北宋词在体裁和曲调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花间词多小令，唐人及五代词也都是短的，到了宋初新的音乐家、新的词人都不满意于小令，遂创慢词，后又转成大曲，集数套于一首，唱法与以前不同，重复七八遍到十遍。这在《琵琶记》中曾保存下来，在日本、朝鲜也有保存。此时词拘束少、内容广、体裁自由，很多作家都喜欢作词，故词风气很盛。由于宴会时常唱词，故词调多别离之感、伤悲之调，又唱者多为歌妓，而那时有官妓，由官管，常和官恋爱，因此词中又有恋爱情歌的发生。写这类词最著名者为柳永，他编歌极多，他的词最流行，当时有“凡有井水处，皆唱柳词”的说法。他的词不再是朦胧象征，而是直

抒感情，是首先脱离花间影响的人。欧阳修在散文和诗作上虽道学气十足，在他的词中却表现出他真正的赤裸裸的感情，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苏轼做词很多，他不会唱曲，所以他的词也是不能唱的。他作风雄壮、豪爽、明朗，说尽人意，他不受曲子的限制，甚至在词中发表议论，他写景咏物词亦极佳，另外他也做政治词。他虽也学柳词，但终不掩本色。苏柳之后集北宋词之大成的为大音乐家周邦彦，他的词称《清真词》，音律精深，词律最严。北宋末期有三个不受苏柳影响不在此范围内的词人，即朱敦儒，宋徽宗和李清照。朱敦儒作《樵歌》描写田园生活。徽宗赵佶的词是言中有物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词中流露真正的深刻的亡国后的沉痛感情，但可惜留传的很少。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词作得很好，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以女主人翁的立场在词中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她的词与欧柳情调不同，写别离之情调很多，但少颠沛流离之意。

五　南宋词人们

南宋词分三期：（一）变乱时候，北方为金兵侵占，文人南迁，喘息未定，一心恢复中原，因此词中民族意识非常浓厚。岳飞的《满江红》可为代表。其次张元干、张孝祥情感也非常激烈。其中最大词人辛弃疾，他属苏东坡豪放一派，他在词中发表政治议论，慷慨激昂，完全没有太平盛世的柔美作风。当时仿辛而夸夸其谈的为刘过，而可与辛相比的是陆游。陆词分量最多，诗亦多，词中多表现了他的沉痛生活，他生活中变化多，是南逃人共有的沉痛感情，始终念念不忘中原，他感到自己是“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词中充满了热烈的民族意识。临死还留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

是很悲惨的，母亲专制，因而他的婚姻生活不圆满，被迫与妻子分离。这一方面他也写了不少的词。但到后来生活逐渐安定，许多作家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于是他们的词中也就有了流连宴会之乐的作品。（二）安于偏安，习惯了江南生活，在词上还注意格律，在字句上做工夫，因此格律严整。词人们专门描写小东西，句子要求新奇漂亮，出人头地。其中最主要有两人，即姜夔（白石）和吴文英（梦窗）。姜有《白石词》，格律非常严，随时可以唱。吴词亦然，有《梦窗词》，由于他专求文字漂亮，有时就不免庸俗，有人说吴文英的词为“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他曾有“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的词句，是唐代很流行的格式，完全是一种文字游戏。另一个喜欢把句子雕饰得更精炼的是史达祖，他把情景融而为一，把自然人格化了，有“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句子。（三）宋将亡时四大词家可作代表，即张炎（玉田）、周密（草窗）、王沂孙（碧山）、蒋捷（竹山）。他们有同一作风是工于咏物，藉以寄寓忠君爱国的感情。南宋最后作家是文天祥，他的词很朴素有感情，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痛苦，表现了国破家亡无处投身沉痛的感觉，他不仅描写了个人的情感，而且是蒙民族压迫下整个南宋的情况。

六　鼓子词与诸宫调

大曲仍较严格，离不开调曲，鼓子词则比较短，用统一的调子唱一个故事，说唱并用，完全是变文的子孙，但没有变文的气魄。鼓子词再发展成诸宫调，即由各种宫调结合起来表演讲唱一个故事。唱期长短少者十天半月，多者半年一年，分男班女班，魄力最大、组织能力很强的孔三传即诸宫调名家。《董西厢》也

是主要的诸宫调。此外如《刘知远诸宫调》则是描写个人生活，甚至唐宋五代民间贫苦农民的生活，俗语应用得非常纯熟，写得很深刻。中国现在的诸宫调只有两部，一部全的是《董西厢》，一部不全的是《刘知远诸宫调》。诸宫调也是从变文中来的，神宗时即有。

七　词话（话本）

所谓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唱的地方用词，说的地方用话，故称词话。词话也是从变文中来的，是讲唱文学的一种，诸宫调是以唱为主，而词话则是以讲为主，以唱为副。他的特点有四：（一）是讲唱的，以讲为主。（二）讲的时候用第一身称或第二身称，以对话或讲演方式讲的。（三）夹叙夹议，有很多现成人的话。（四）首有“入话”，像弹词的开篇，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的特殊体裁，因为说书人是依靠听众的，所以他必须想尽办法吸引听众，但听众有来早晚的不齐，他不能讲正文，同时又避免冷场，所以便想出两全齐美的办法，温习一遍旧故事称入话。入话写得较漂亮的如《天雨花弹词》。这四个特点一直保存到现在，宋说唱人分四家，主要有两家，现在还存在。

八　小　　说

小说要求短小精炼，一两次就可以讲完，要能层出不穷，才能抓住听众，因此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有趣味，说新闻、时事，有声有色。《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等都是写得很好的民间故事。新闻时事的材料有限，小说遂又讲鬼讲神。这类故事在《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书中记载很好。据考证出于宋人之手者

有二十七篇，如《闹樊楼》、《沈小官》、《二郎神》等。

九　讲　　史

讲史即讲长篇故事，其中三国最引人注意，所谓“说三分”。当时霍四究专门说三分，说得最好。五代虽只五十五年历史，但换了很多皇帝，而且去宋不远，因此讲朱温、石敬瑭、刘知远的故事也是应时的。尹常卖《五代史》，当时还有讲抗战故事的，如王六大夫说韩世忠、岳飞抗金兵的故事，名《复华篇》，长篇的有《中兴名将传》等。《大宋宣和遗事》及《五代史平话》，虽号称宋版，实则恐为元人精刻修改而成。总起来说，这时短篇小说已很发达，长篇刚刚开始。当时讲史的人最怕说小说的人，因为小说是短小的故事，很快就可以讲完，而讲史往往都需一年半载，而且必须有很好的口才才能讲长篇的东西，否则没人听，因此长篇东西发展的比较慢一些，也晚一些。

几部词集

五七言的古律诗，在唐以后，便衰落了下去，现在虽还有人崇拜所谓“宋”诗，然而为“宋”代文学的骄傲的，乃非“诗”而为“词”，正如为元、明二代的骄傲的，乃非“诗”、“词”而为“杂剧”、“传奇”一样。

“词”是从“乐府”蜕变出来的，在五七的古律诗外别启一新的文体。当“诗”的一体，已成为陈言腐调，不复有真率活泼之气时，“词”的作家，便如经过蒙蒙春雨后的春笋一般，纷纷的，拔地而出；在倦极欲眠的文坛里，射进一道新鲜的曙光。我们只要把五代、宋时的“诗”与“词”拿来比较一下，便可知二者精神的相差了。

所以我们欲了解五代及宋的文学的真精神，便非对于他们的词集，加以十二分的注意不可。

现在就我所知道的，把较为重要的几部词集写在下面。

(一)《词律》　清万树撰。原刻本，石印本。这部书很重要，对于历来的错误，校正不少。

(二)《词综》　清朱彝尊编，王昶补。原刻本，光绪间金匮浦氏重刻本。

（三）《词苑英华》　汲古阁刊本。这部书汇刊《花庵词选》、《中兴绝妙词选》、《草堂诗馀》、《花间集》、《尊前集》、《词林万选》及《诗馀图谱》，极为重要。惜不易得。

（四）《六十家词》　汲古阁刊本，石印本。

（五）《名家词集》　《粟香室丛书》本。

（六）《词学丛书》　原刊本。这部书汇刊《乐府杂词》、《阳春白雪》等六种。

（七）《四印斋词丛》　光绪间王鹏运刊本。

（八）《历代诗馀》　乾隆间原刊本。

（九）《古今名家词刻》　原刊本。

（十）《郎村丛书》　现代朱祖谋刊本。　此书搜罗最为宏富，校刊亦精，计有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

（《小说月报》14卷3号，1923年3月）

李后主词

好的诗词，情感必真挚，词采必美丽。如春水经流于两岸桃花、轻舸唱晚之境地中。读者未有不为其美景所沉醉的。李后主词，在许多词人中，可算是一个已到了这个境地的。亡国后所作，尤凄惋动人。如“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无疑”、“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及“独自暮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谁不读之凄然呢？苏东坡议后主《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诸语，以为“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不应“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不知此正后主至情流露处。他心里不愿哭庙谢民，便不哭庙谢民。此种举动，实胜于虚伪的做作万万。好的作品，都是心里想什么，便写什么的。

（《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

李清照

我们很不容易在中国的诗词里，找到真情流露的文字。他们为游戏而作，为应酬而作，多半是无病而呻的作品。其真为诚实的诗人，真有迫欲吐出的情绪而写之于纸上者，千百人中，不过三四人而已。李清照便是这最少数的真诗人中的一个。她的《漱玉词》和《金石录后序》，都足以使人读之而凄凉悲抑不能自已的。我所见的《漱玉词》有二本，一为汲，一为四印斋本。四印斋本较汲古阁本为完备。其中好句极多，如“记取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更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蝶恋花》）等语，都是极好的。《苕溪渔隐丛话》曾引她批评前代词人的话，几无当她意的人。虽秦七（少游）黄九（鲁直），也受她的讥弹。其实她的词，确较秦、黄诸人为高。秦、黄等仅以词工为主，而她的词则都是从心底流出的。

（《小说月报》14卷3号，1923年3月）

孟 姜 女

孟姜女的故事是中国流传最广最久的民间故事之一。我的朋友吴立模先生曾做了一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载在《星海》中，探寻出这个故事的根源，说孟姜女就是《左传》中的杞梁妻，万喜良就是齐侯之将杞梁，并逐步的引用了好些书，以证明齐侯之变为秦皇，杞梁之变为万喜良，杞梁妻之为孟姜女之故。于是孟姜女的故事的根源与其转变之迹，便使每个讲者都了然的知道了。我们尚有无数的故事，是与孟姜女有同样的来源的。如孟子所叙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者”的故事，至今尚盛传于各地民间；我曾见福建的一个唱本，名为《墦间祭》的，即叙写此故事，几乎每个福州的人都会唱——虽然一部分的人已不知道它的根源。如果我们肯费了一番工夫，去搜寻各地的民间传说，一定更可以得到无数的由古书中所叙的短故事蜕化出来的传说。（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很有趣味的。不知各地有人高兴去做否?）由此可知，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固然常被文人采取而写在纸上，却同时也有许多书籍上的故事，被民间所流传，辗转重述，而成为传说的一部分。

演叙孟姜女的故事的，在现在有唱本，有戏剧《孟姜女寻

夫》的十二月歌调，为现在流行最广的民歌：

正月梅花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
别人家丈夫团圆聚，我家丈夫去造长城。
二月杏花暖洋洋，双双燕子到南墙。
燕窠修得端端正，对对成双歇画梁。
三月桃花是清明，桃红柳绿正当景。
家家坟上烧白纸，万喜良坟上冷清清。
四月蔷薇养蚕忙，姑嫂双双去采桑，
桑篮挂在桑枝上，揩把眼泪勒把桑。
五月石榴是黄梅，黄梅发水落下来。
家家田中黄秧栽，孟姜女田中草成堆。
六月荷花热难当，蚊虫飞来叮胸膛，
宁可吃奴家千口血，莫叮奴丈夫万喜良。
七月凤仙秋风凉，家家窗前裁衣裳，
青红蓝绿都做到，孟姜女家中是空箱。
八月木樨雁门开，孤雁足下带书回。
闲人只说闲人话，那有人儿送衣来。
九月菊花是重阳，重阳美酒菊花香。
满满斟杯奴不喝，无夫饮酒不成双。
十月芙蓉稻上场，牵砻掼稻纳官粮。
家家都有砻来牵，孟姜女家中是空仓。
十一月冰冻雪花飞，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前面乌鸦来领路，哭倒长城好惨凄。
十二月腊梅过年忙，杀猪杀羊闹洋洋，
家家都有猪羊杀，孟姜女家中苦断肠。

这支歌辞，差不多自田间的农夫牧童，以至于城市中的妇人与孺子，舆夫与负担者无不会唱。其势力较任何诗人的作品都大。

叶堂的《纳书楹曲谱》，亦载有《孟姜女》一剧的歌辞：

俺只见愁云叆叆，昏迷不见天，为遭逢乱世，远涉穷边。实指望夫妇同回转。谁料世情更变，夫丧蛮烟，再难相见！哭得我肝肠断。往长城寻遍，寻遍，枉生嗟怨。望苍天，苍天若肯行方便，收取夫尸返故园，收取夫尸返故园。

秦因依，奴是齐国东人氏。祖贯居民孟氏，名姜女，我夫婿，范杞梁。到此筑城池。谁想他丧在边城！念奴家迢迢千里送寒衣。送寒衣，实指望夫妇一同还乡里。小妇人当要寻尸，不辞迢递，也只为结发恩和义，结发恩和义。

我儿夫，我儿夫，筑死在长城底。要寻尸首无踪迹。叹命低。小妇人到处寻尸，哭得我流红泪。阴魂怜念寻尸意，忽然间城倒地，蓦见尸骸迹。这便是骨肉重逢！想是天怜取，想是天怜取。

望慈悲，望慈悲，怜念我贱妾来千里。可怜我夫妇二人都做了他乡鬼。恨儿夫，恨儿夫，生不遇时，遭逢乱世，死于边地。千恨万恨，只恨奴时不利。望大王息虎威，饶妾归家里，埋葬儿夫婿，存亡深感激！情愿身膏斧锧，何足惜！身膏斧锧何足惜！

怜妾苦楚来千里，愿大王洪福齐天不改移。万古流传，教人作话提。

这里，以孟姜女为齐国人，以她的夫婿为范杞梁，而非万喜良，很可为吴立模先生的文辞的一个旁证。但不知此剧是何时人

作？叶堂把此剧归入“时剧”内，想此剧在当时必很流行。大约是明末清初的一个作者所写的吧！杞梁妻之变为孟姜女原是很古远的事；至于杞梁之变为万喜良，则恐怕是很近的事，因为在此剧中尚作杞梁，只不过把他加上了一个姓：“范”。万喜良三字恐即由此剧中的范杞梁的字音转变而来。

（《文学旬刊》137期，1924年9月1日）

蝴蝶的文学

一

春送了绿衣给田野，给树林，给花园；甚至于小小的墙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阶下，也点缀着新绿。就是油碧色的湖水，被春风粼粼的吹动，山间的溪流也开始淙淙汩汩的流动了；于是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蓝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花开了，于是黄的、白的、红的、黑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蝴蝶们，从蛹中苏醒了，舒展着美的耀人的双翼，栩栩的在花间，在园中飞了；便是小小的墙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阶下，只要有新绿的花木在着的，只要有什么花舒放着的，蝴蝶们也都栩栩的来临了。

蝴蝶来了，偕来的是花的春天。

当我们在和暖宜人的阳光底下，走到一望无际的开放着金黄色的花的菜田间，或杂生着不可数的无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时，大的小的蝴蝶们总在那里飞翔着。一刻飞向这朵花，一刻飞向那朵花，便是停下了，双翼也还在不息不住的扇动着。一群儿童们嬉笑着追逐在他们之后，见他们停下了，便悄悄的蹑足走近，等到

他们走近时，蝴蝶却又态度闲暇的舒翼飞开了。

呵，蝴蝶！它便被追，也并不现出匆急的神气。（日本的俳句，我乐作）

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感得全个宇宙都耀着微笑，都泛溢着快乐，每个生命都在生长，在向前或向上发展。

二

在东方，蝴蝶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画家很高兴画蝶。甚至于在我们古式的帐眉上，常常是绘饰着很工细的百蝶图，——我家以前便有二幅帐眉是这样的。在文学里，蝴蝶也是他们所很喜欢取用的题材之一。歌咏蝴蝶的诗歌或赋，继续的产生了不少。梁时刘孝绰有《咏素蝶》一诗：

随蜂绕绿蕙，避雀隐青薇。映日忽争起，因风乍共归。出没花中见，参差叶际飞。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

同时如简文帝（萧纲）诸人也作有同题的诗。于是明时有一个钱文荐的做了一篇《蝶赋》，便托言梁简文与刘孝绰同游后园，“见从风蝴蝶，双飞花上”，孝绰就作此赋以献简文。此后，李商隐、郑谷、苏轼诸诗人并有咏蝶之作，而谢逸一人作了蝶诗三百首，最为著名，人称之为“谢蝴蝶”。

叶叶复翻翻，斜桥对侧门。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年年方物尽，来别败兰荪。（李

商隐作)

寻艳复寻香，似闲还似忙。暖烟沉蕙径，微雨宿花房。书幌轻随梦，歌楼误采妆。王孙深属意，绣入舞衣裳。(郑谷作)

双眉卷铁丝，两翅晕金碧。初来花争妍，忽去鬼无迹。(苏轼作)

何处轻黄双小蝶，翩翩与我共徘徊。绿阴芳草佳风月，不是花时也解来。(陆游作)

桃红李白一番新，对舞花前亦可人。才过东来又西去，片时游遍满园春。江南日暖午风细，频逐卖花人过桥。(谢逸作)

像这一类的诗，如要集在一处，至少可以成一大册呢。然而好的实在是没有多少。

在日本的俳句里，蝴蝶也成了他们所喜咏的东西，小泉八云曾著有《蝴蝶》一文，中举咏蝶的日本俳句不少，现在转译十余首于下。

就在睡中吧，它还是梦着在游戏——呵，草的蝴蝶。(护物作)

醒来！醒来！——我要与你做朋友，你睡着的蝴蝶。(芭蕉作)

呀，那只笼鸟眼里的忧愁的表示呀；——它妒羡着蝴蝶！(作者不明)

当我看见落花又回到枝上时，——呵！它不过是一只蝴蝶！(守武作)

蝴蝶怎样的与落花争轻呀！(春海作)

看那只蝴蝶飞在那个女人的身旁，——在她前后飞翔着。(素园作)

哈！蝴蝶！——它跟随在偷花者之后呢！(丁涛作)

可怜的秋蝶呀！它现在没有一个朋友，却只跟在人的后边呀！(可都里作)

至于蝴蝶们呢，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的恣态。(三津人作)

蝴蝶那样的游戏着，——一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似的！(作者未明)

呀，蝴蝶！——它游戏着，似乎在现在的生活里，没有一点别的希求。(一茶作)

在红花上的是一只白的蝴蝶：我不知是谁的魂。(子规作)

我若能常有追捉蝴蝶的心肠呀！(杉长作)

三

我们一讲起蝴蝶，第一便会联想到关于庄周的一段故事。《庄子·齐物论》道：“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一段简短的话，又合上了“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篇》）的一段话，后来便演变成了一个故事。这故事的大略是如此：庄周为李耳的弟子，尝昼寝梦为蝴蝶，“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其意甚适。醒来时，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心甚异之。以后不时有此梦。”他便将此梦诉之于师。李耳对他指出夙世因缘。原来那庄生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

因偷采蟠桃花蕊，为王母位下守花的青鸾啄死。其神不散，托生于世做了庄周。他被师点破前生，便把世情看做行云流水，一丝不挂。他娶妻田氏，二人共隐于南华山。一日，庄周出游山下，见一新坟封土未干，一少妇坐于冢旁，用扇向冢连扇不已，便问其故。少妇说，他丈夫与她相爱，死时遗言，如欲再嫁，须待坟土干了方可。因此举扇扇之。庄子便问她要过扇来，替她一扇，坟土立刻干了。少妇起身致谢，以扇酬他而去。庄子回来，慨叹不已。田氏闻知其事，大骂那少妇不已。庄子道："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欲扇坟。"田氏大怒，向他立誓说，如他死了，她决不再嫁。不多几日，庄子得病而死。死后七日，有楚王孙来寻庄子，知他死了，便住于庄子家中，替他守丧百日。田氏见他生得美貌，对他很有情意。后来，二人竟恋爱了，结婚了。结婚时，王孙突然的心疼欲绝。王孙之仆说，欲得人的脑髓吞之才会好。田氏便去拿斧劈棺，欲取庄子之脑髓。不料棺盖劈裂时，庄子却叹了一口气从棺内坐起。田氏吓得心头乱跳，不得已将庄子从棺内扶出。这时，寻王孙时，他主仆二人早已不见了。庄子说她道："甫得盖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扇干坟！"又用手向外指道："我教你看两个人。"田氏回头一看，只见楚王孙及其仆踱了进来。她吃了一惊，转身时，不见了庄生，再回头时，连王孙主仆也不见了。"原来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田氏自觉羞辱不堪，便悬梁自缢而死。庄子将她尸身放入劈破棺木时，敲着瓦盆，依棺而歌。

这个故事，久已成了我们的民间传说之一。最初将庄子的两段话演为故事的在什么时代，我们已不能知道，然在宋金院本中，已有《庄周梦》的名目（见《辍耕录》），其后元、明人的杂剧中，更有几种关于这个故事的：

《鼓盆歌庄子叹骷髅》一本（李寿卿作）
《老庄周一枕蝴蝶梦》一本（史九敬先作）
《庄周半世蝴蝶梦》一本（明无名氏作）

这些剧本现在都已散逸，所可见到的只有《今古奇观》第二十回《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东西。然诸院本杂剧所叙的故事，似可信其与《今古奇观》中所叙者无大区别。可知此故事的起源，必在南宋的时候，或更在其前。

四

韩凭妻的故事较庄周妻的故事更为严肃而悲惨。宋大夫韩凭，娶了一个妻子，生得十分美貌。宋康王强将凭妻夺来。凭悲愤自杀。凭妻悄悄的把她的衣服弄腐烂了。康王同她登高台远眺。她投身于台下而死。侍臣们急握其衣，却着手化为蝴蝶。（见《搜神记》）

由这个故事更演变出一个略相类的故事。《罗浮旧志》说："罗浮山有蝴蝶洞在云峰岩下，古木丛生，四时出彩蝶，世传葛仙遗衣所化。"

我少时住在永嘉，每见彩色斑斓的大凤蝶，双双的飞过墙头时，同伴的儿童们都指着他们而唱道："飞，飞！梁山伯，祝英台！"《山堂肆考》说："俗传大蝶出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梁、祝的故事，与韩凭夫妻事是绝不相类的，是关于蝴蝶的最凄惨而又带有诗趣的一个恋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来源不可考，至现在则已成了最流传的民间传说。也许有人以为它是由韩凭夫妻的故事蜕化而出，然据我猜想，这个故事似与韩凭夫妻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大约是也许

有的地方流传着韩凭夫妻的故事，便以那飞的双凤蝶为韩凭夫妻。有的地方流传着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便以那双飞的凤蝶为梁山伯、祝英台。

梁山伯是梁员外的独生子，他父亲早死了。十八岁时，别了母亲到杭州去读书。在路上遇见祝英台；祝英台是一个女子，假装为男子，也要到杭州去读书。二人结拜为兄弟，同到杭州一家书塾里攻学。同居了三年，山伯始终没有看出祝英台是女子。后来，英台告辞先生回家去了；临别时，悄悄的对师母说，她原是一个女子，并将她恋着山伯的情怀诉述出。山伯送英台走了一程；她屡以言挑探山伯，欲表明自己是女子，而山伯俱不悟。于是，她说道，她家中有一个妹妹，面貌与她一样，性情也与她一样，尚未定婚，叫他去求亲。二人就此相别。英台到了家中，时时恋念着山伯，怪他为什么好久不来求婚。后来，有一个马翰林来替他的儿子文才向英台父母求婚，他们竟答应了他。英台得知这个消息，心中郁郁不乐。这时，山伯在杭州也时时恋念着英台，——是朋友的恋念。一天，师母见他忧郁不想读书的神情，知他是在想念着英台，便告诉他英台临别时所说的话，并述及英台之恋爱他。山伯大喜欲狂，立刻束装辞师，到英台住的地方来。不幸他来得太晚了，太晚了！英台已许与马家了！二人相见述及此事，俱十分的悲郁，山伯一回家便生了病，病中还一心恋念着英台。他母亲不得已，只得差人请英台来安慰他。英台来了，他的病觉得略好些。后来，英台回家了，他的病竟日益沉重而至于死。英台闻知他的死耗，心中悲抑，如不欲生。然她的喜期也到了。她要求须先将喜轿至山伯墓上，然后至马家，他们只得允许了她这个要求。她到了坟上，哭得十分伤心，欲把头撞死在坟石上，亏得丫环把她扯住了。然山伯的魂灵终于被她感动了，坟盖突然的裂开了。英台一见，急忙钻人坟中。他们来扯

时，坟石又已合缝，只见她的裙儿飘在外面而不见人。后来他们去掘坟。坟掘开了，不惟山伯的尸体不见，便连英台的尸体也没有了，只见两个大凤蝶由坟的破处飞到外面，飞上天去。他们知道二人是化蝶飞去了。

这个故事感动了不少民间的少年男女。看它的结束甚似《华山畿》的故事。《古今乐录》说："《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装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本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扣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也许便是从《华山畿》的故事里演变而成为这个故事的。

五

梁山伯、祝英台以及韩凭夫妻，在人间不能成就他们的终久的恋爱，到了死后，却化为蝶而双双的栩栩的飞在天空，终日的相伴着。同时又有一个故事，却是蝶化为女子而来与人相恋的。《六朝录》言刘子卿住在庐山，有五彩双蝶，来游花上，其大如燕。夜间，有两个女子来见他，说："感君爱花间之物，故来相谐，君子其有意乎?"子卿笑："愿伸缱绻。"于是这两个女子便每日到子卿住处来一次，至于数年之久。

蝶之化为女子，其故事仅见于上面的一则，然蝶却被我东方

人视为较近于女性的东西。所以女子的名字用“蝶”字的不少，在日本尤其多（不过男子也有以蝶为名）。现在的舞女尚多用蝶花、蝶吉、蝶之助等名。私人的名字，如“谷超”（Kocho），或“超”（Cho），其意义即为蝴蝶。陆奥的地方，尚存称家中最幼之女为太郭娜（Tekona）之古俗，太郭娜即陆奥土语之蝴蝶。在古时，太郭娜这个字又为一个美丽的妇人的别名。

然在中国蝶却又为人所视为轻薄无信的男子的象征。粉蝶栩栩的在花间飞来飞去，一时停在这朵花上，隔一瞬，又停在那一朵花上，正如情爱不专一的男子一样。又在我们中国最通俗的小说如《彭公案》之类的书，常见有花蝴蝶之名；这个名字是给与那些喜爱任何女子的色情狂的盗贼的。他们如蝴蝶之闻花的香气即飞去寻找一样，一见有什么好女子，便追踪于他们之后，而欲一逞。

在这个地方，所指的蝴蝶便与上文所举的不同，已变为一种慕逐女子的男性，并非上文所举的女性的象征了。所以，蝴蝶在我们东方的文学里，原是具有异常复杂的意义的。

六

蝶在我们东方，又常被视为人的鬼魂的显化。梁、祝及韩凭的二故事，似也有些受这个通俗的观念的感发。这种鬼魂显化的蝶，有时是男子显化的，有时是女子显化的。《春渚纪闻》说，建安章国老之室宜兴潘氏，既归国老，不数岁而卒。其终之日，室中飞蝶散满，不知其数。闻其始生，亦复如此。既设灵席，每展遗像，则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遇避讳之日，与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随至，不论冬夏也。其家疑其为花月之神。这个故事还未说蝶就是亡去少妇的魂。《癸辛杂识》所记的二事，仍直捷的以

蝶为人的魂化："杨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连岁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于江氏旁，竟日乃去。及闻讣，聚族而哭，其蝶复来，绕江氏，饮食起居不置也。盖明之未能割恋于少妻稚子，故化蝶以归尔……杨大芳娶谢氏，谢亡未殓。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帐中徘徊飞集窗户间，终日乃去。"

日本的故事中，也有一则关于魂化为蝶的传说。东京郊外的某寺坟地之后，有一间孤零零立着的茅舍，是一个老人名为高滨（Takahama）的所住的房子。他很为邻居所爱，然同时人又多目之为狂。他并不结婚，所以只有一个人。人家也没有看见他与什么女子有关系。他如此孤独的住着，不觉已有五十年了。某一年夏天，他得了一病，自知不起，便去叫了弟媳及她的一个三十岁的儿子来伴他。某一个晴明的下午，弟媳与她的儿子在床前看视他，他沉沉的睡着了。这时有一只白色大蝶飞进屋，停在病人的枕上。老人的侄用扇去逐她，但逐了又来。后来她飞出到花园中，侄也追出去，追到坟地上。她只在他面前飞，引他深入坟地。他见这蝶飞到一个妇人坟上，突然的不见了。他见坟石上刻着这妇人名明子（Akiko），死于十八岁。这坟显然已很久了，绿苔已长满了坟石上。然这坟收拾得干净，鲜花也放在坟前，可见还时时有人在看顾她。这少年回到屋内时，老人已于睡梦中死了，脸上现出笑容。这少年告诉母亲在坟地上所见的事，他母亲道："明子！唉！唉！"少年问道："母亲，谁是明子？"母亲答道："当你伯父少年时，他曾与一个可爱的女郎名明子的定婚。在结婚前不久，她患肺病而死。他十分的悲切。她葬后，他便宣言此后永不娶妻，且筑了这座小屋在坟地旁，以便时时可以看望她的坟。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五十年中，你伯父不问寒暑，天天到她坟上祷哭，且以物祭之。但你伯父对人并不提起这事。所以，现在，明子知他将死，便来接他：那大白蝶就是她的

魂呀。”

在日本又有一篇名为《飞的蝶簪》的通俗戏本，其故事似亦是从鬼魂化蝶的这个概念里演变出。蝴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因被诬犯罪及受虐待而自杀。欲为她报仇的人怎么设法也寻不出那个害她的人。但后来，这个死去妇人的发簪，化成了一只蝴蝶，飞翔于那个恶汉藏身的所在之上面，指导他们去捉他，因此得报了仇。

七

《蝴蝶梦》一剧是中国古代很流行的剧本之一，宋、金院本中有《蝴蝶梦》的一个名目，元剧中有关汉卿的一本《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又有萧德祥的一本同名的剧本。现在，关汉卿的一本尚存在于《元曲选》中。

这个戏剧的故事，也是关于蝴蝶的，与上面所举的几则却俱不同。大略是如此：王老生了三个儿子，都喜欢读书。一天，他上街替儿子们买些纸笔，走得乏了，在街上坐着歇息，不料因冲着马头，却被骑马的一个势豪名葛彪的打死了。三个儿子听见父亲为葛彪打死，便去寻他报仇，也把他打死了。他们都被捉进监狱。审判官恰是称为中国的苏罗门的包拯。当他大审此案之前，曾梦自己走进一座百花烂漫的花园，见一个亭子上结下个蛛网。花间飞来一个蝴蝶，正打在网中，却又来了一个大蝴蝶，把他救出。后来，又来第二个蝴蝶打在网中，也被大蝴蝶救了。最后来了一个小蝴蝶，打在网上，却没有人救，那大蝴蝶两次三番只在花丛上飞，却不去救。包拯便动了恻隐之心，把这小蝴蝶放走了。醒来时，却正要审问王大、王二、王三打死葛彪的案子。他们三个人都承认葛彪是自己打死的，不干兄或弟的事。包拯说，

只要一个人抵命，其他二人可以释出。便问他们的母亲，要哪一个去抵命。她说，要小的去。包拯道："为什么？小的不是你养的么？"母亲悲哽的说道："不是的，那两个，我是他们的继母，这一个是我的亲儿。"包拯为这个贤母的举动所感动，便想道："梦见大蝴蝶救了两个小蝶，却不去救第三个，倒是我去救了他。难道便应在这一件事上么？"于时他假判道，"王三留此偿命"，同时却悄悄的设法，把王三也放走了。

八

还有两则放蝶的故事，也可以在最后叙一下。

唐开元的末年，明皇每至春时，即旦暮宴于宫中，叫嫔妃们争插艳花。他自己去捉了粉蝶来，又放了去。看蝶飞止在那个嫔妃的上面，他便也去止宿于她的地方。后来因杨贵妃专宠，便不复为此戏（见《开元天宝遗事》）。

这一则故事，没有什么很深的意味，不过表现出一个淫佚的君王的佚事的一幕而已。底下的一则，事虽略觉滑稽，却很带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长山王进士蚪生为令时，每听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梦一女子衣裳华好，从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言已，化为蝶，回翔而去。明日，方独酌署中，忽报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见之，以为不恭，大受斥骂而返。由是罚蝶令遂止（见《聊斋志异》卷十五）。

（《海燕》，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7月版）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

一 小说的类别

中国小说与世界小说分类相同，分三种：一、短篇小说，二、中篇小说，三、长篇小说。

中国短篇小说又分两种，一是传奇文，一是评话或叫词话（宋朝叫小说，明朝叫词话或评话），前者是文言文，后者是白话文。中篇小说出现的最晚，宋朝的小说只有短篇和长篇。长篇最初是讲史，后发展成演义，多是一百回到一百二十回。中篇小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多是四本或六本书，有十二回到二十四回的篇幅，其中主要是佳人才子书，没有一部好东西，在当时却很流行，并且很早就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了，但它不能代表中国的小说，而是中国小说中最坏的东西。

长篇小说是从讲史发展来的，因为讲历史是天然的长篇，愿意拉多长就多长，甚至可以讲半年。而说词话的人则很精简，因为词话较短，一讲就完，有头有尾，人们听起来也方便、感兴趣，所以比讲长篇的人容易吸引群众。讲长篇的人为了兜揽生

意，便想办法在每回前面把先前的事简略的叙述一番，这样听起来就不至于无头无尾了；说长篇的又“卖关子”，说到最紧要的关头则要“且听下回分解”，这样使人们放心不下，第二天就一定要来听。

二 中国小说的特质

中国小说与别国小说不大相同，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是口头的传说写下来的。它一开头就不是由几个有才能的文人创作出来的，而是从民间来的，是口头流传的，它最早是群众文娱活动的一种，它能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是和人民群众密切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形式。

小说起源于唐朝和尚庙里讲唱的变文（变文又叫摩诘），就是由有才气的和尚讲唱佛经故事，并有音乐配合。当时大多是讲释迦牟尼的故事，这故事很长，有五百多段，分作两部，叫《佛本生经》和《佛本生经》。《佛本行经》讲他一生的事，写他本是太子，如何看到人民的生老病死而觉悟出家。《佛本行经》则讲他如何舍身救人救虎和做鹿王的故事，是讲前生的（鲁迅先生所提倡的《百喻经》就是从这里来的）。当时写得最漂亮的宣传佛教的故事叫《有相夫人升天曲》，写有相夫人留恋人间，感情委婉哀怨，最后认识到死后更幸福，就愉快的死去，写得非常好，像希腊著名悲剧家沙福克里士（Sophocles）和阿斯齐洛士（Aeschylus）的作品。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佛经故事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尚们就开始讲人间的故事和历史的故事。如《伍子胥过昭关》、《王昭君和番》等都是很吸引人的。到了宋时，皇帝感到和尚庙里竟至说起恋爱故事来，便加以禁止，其实是藉口没收了庙产，以解救

国库的空虚。当时和尚不能在庙里说故事，但老百姓又喜欢听，同时又由于生活关系，于是和尚就搬到游戏场所的“瓦子”里去说唱。文人们看见和尚的买卖好，也到瓦子里去说唱，是谓之说书。说长篇的就叫讲史，说短篇的就叫小说。

（二）小说既是口头传说写下来的，所以保留了许多口语，并且是第二身称的，句句都针对听众来说，对群众不断的交代情节和问题，中间还常常夹杂一些议论。

（三）许多小说是讲唱的，讲完一段就由歌伴唱一段，形容一种东西或人物的时候，也唱一段，所以中国小说的特点就有了“有诗为证”或“有词为证”的形式。

（四）因为是讲唱的，所以保留许多说书的样式，开头时总要说一篇闲话，作为引子，在弹词中称“开篇”，说书的称“得胜头回”。这是因为说书时听众没有来齐，就在未正式开讲以前，先讲一段可有可无的小故事作为调剂（据说过去讲《水浒传》每回前头都有一篇“致语”的）。

（五）长篇小说为了掌握住听众，故多卖关子，到紧张之时就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所以中国小说常有惊险之处。

这些特征都是指宋以后的白语小说而言，宋代以前只是小说的雏形，还未发展成为真正的小说。

三　汉魏六朝的故事

周秦诸子的寓言是最早的小说形式，这些寓言不单在《庄子》、《韩非子》里有，在《孟子》中也有，其中有许多已经发展成为有趣的故事，很曲折，已有了小说的意味。如在《列女传》、《韩诗外传》中也有许多生动的故事。

到了六朝时，佛教输入，佛教故事也随之传到中国来，许多印度故事都改头换面变成中国的故事了。这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故事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笑话和讽刺故事，及劝人信佛的宗教宣传故事。在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及《小说史略》中收集了很多。

四　唐朝的传奇文

唐朝的传奇文已发展成了小说。武则天时，张鷟写了《游仙窟》及《龙筋凤髓判》，这是最早的文人创造的小说，完全是用骈文写的，用了许多双关语，可惜这类东西流传下来的很少。

传奇文从开元、天宝、韩愈出现以后，才发展起来，韩愈提倡古文，所以当时古文很流行，突破了骈文风格，虽然来往公事及一切应用文章则仍用骈文，但有许多人用古文写了很多漂亮的故事（鲁迅先生搜集校刊、编成《唐宋传奇集》）。

传奇文与过去的故事不同，其重要之处它不仅脱离了宗教的影响，也不再讲神秘、空想的东西，而是真正的面对生活，现实主义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情况。内容可分三类：

（一）老老实实的写自己听到的或见到的当时人民现实生活中漂亮的故事，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蒋防的《霍小玉传》，这些都代表了当时传奇文的最高成就，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许多矛盾情况和生活情况。唐代传奇中虽然都只写了一些小事情，但却写得很生动，使人永远不能忘记，这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生活。

（二）描写空想的生活的：在描写空想的传奇文中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些虽是写虚无缥缈的梦，但却也真实的反映了现

实。其梦中的喜怒哀乐的生活，正是唐朝每一个文人的喜怒哀乐的生活。这些文章的风行一时，同时也由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十分特别的，凡拟投考之人，必先要得到有权势人的举荐，然后才能考。这时就有许多文人拿了自己的文章到处送人求荐，这些文章就叫“行卷”，最流行的是诗，后来渐有人以传奇文作“行卷”，送给刺史和达官贵人，以此求得进身之阶。

（三）到了唐末又产生了新的一派，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裴铏的《传奇》。这大部分是写当时最流行的武侠故事，这种武侠小说的盛行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时许多节度使分封割据，互兼互并，有的且专横无理、残害老百姓。如朱温他要文人为他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文人不肯颠倒事实，自喻为“清流”，不参与政治，朱温就老羞成怒，把这些文人投到黄河中说：“偏要把清流投之于浊流。”老百姓对军阀这种随便杀人以及横征暴敛的事情恨之切齿，但自己又没有能力反抗，于是就幻想着希望着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出现，铲除这些恶霸，替他们报仇。所以这种故事最初还是合乎人情的，但后来故事中的人物渐渐变成半人半神，而再后则完全变成神仙了。这虽然神奇古怪不合乎情理，但也表现出老百姓的悲愤，他们想用超人力的神仙来制服恶人，这些看起来好像离现实很远，但实际它还是现实主义的。

这三种不管他们描写什么，都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的矛盾。

五　宋代的小说与讲史

宋朝的小说是市民文学，是在瓦子里讲唱的，是真正出于民间为广大市民所喜欢的东西，不同于唐朝的传奇。瓦子好像现在的庙会，是个易聚易散的地方，以讲史、小说为主要演唱的东

西，这些都是第二身称的。相传小说讲史以宋仁宗喜欢听而大盛，实际上，是起于民间，为老百姓所喜爱而流行。北宋时民间已流行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讲、一个人唱的形式。唱的地方用词写成的称“词话”，用诗写成的叫“诗话”，还有一种称“评话”。“评”就是夹叙夹议的意思，说书人在说书中间夹杂主观见解在里面，有宣传鼓动的作用。评话、词话、诗话三者结构大体上差不多，开头都有一段“入话”，后称“开篇”或“得胜头回”，是以一段小故事或描写景致的文章引出正文，有以正面故事引起反面正文的，有以反面的引起正面的，还有的以正面的引出正面的。基本上是这三种形式。

小说是短篇的东西，它虽也讲历史上的故事，但大部是讲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好像今日的快板，很受老百姓欢迎。如当时有一个和尚巧计夺人妻，后为官府所杀，这事轰动一时，说书者就以此为题材编成《简帖和尚》，大家非常愿意听。还有许多讲神怪故事的，如《西山一窟鬼》，虽是写神怪，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却很近人情，表现出当时人民的生活。表现阶级压迫的如：《碾玉观音》是写韩世忠强买平民家的女孩子，后来因为这女孩子和别人恋爱，他就要杀她，从这里反映了宋朝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迫害与人民的痛苦。《杨温拦路虎》中的英雄写得很合乎情理，他很有本领，但只能战胜一个敌人，若是两个人他就打不赢。还有一本非常好的叫《快嘴李翠莲》，大部分是用快板写的，生活气氛非常浓厚，描写了封建社会里一个个性很强的女孩子的悲惨结局。宋代小说除“三言”外，大部收集在《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话本》里边，在《永乐大典》中还收集了六十六种，但现在一本都不存在了。明朝冯梦龙收集了许多，但还是不全。从今日流传下来的那些小说看，可知说书人的技巧很高，他们能把普通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活泼，变成故事性很强

的东西。可是听众并不满足于听短篇故事，于是他们也讲长篇故事，长篇都是历史故事，还未接触到现实生活。这类长篇故事在苏东坡时已有，甚至在唐末就已有人讲三国的故事了，宋代也讲“三国”和“五代史”，都是很曲折动人的故事（现在宋本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还流传了下来。当时福建建安是出版中心，所以把这些东西都刻印出来了）。除此以外，还讲当代的历史故事。南宋时金兵侵入，人民念念不忘中原，希望有民族英雄出现，收复失地，所以讲唱宋室南迁的故事的很多，如：《中兴名将传》、《复华篇》等，这些东西一定是民族感情非常浓厚的，所以在后代异族统治时期被毁，现在都已失传。

讲唱称平话，印出来就称话本，所以也就是说话人的底本，如《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及《简帖和尚》都是小册子，到明朝才被收集起来。

六　元朝的小说

元朝说小说的风气还很盛，在《清平山堂话本》及《京本通俗小说》中可能保存有元人的东西，但现在还未得到证实。今保存元代讲史很多，一三二一年到一三三一年福建建安虞氏刻的话本《至治新刊》，在日本发现五部，第一部是《武王伐纣书》，写得很好。第二部是《乐毅图齐》（又称《七国春秋后集》，可见还有前集，据估计前集可能是《孙庞斗智》），第三部是《秦始皇传》，写得最坏，完全抄袭历史，小说趣味不浓厚。第四部是《吕后斩韩信》（又称《前汉书续集》，正集可能是楚汉相争，写楚霸王死的事情），写得很活泼。第五部是《三国志平话》，内容是与第四部紧接下来的，可见它们是出于一人之手。后来罗贯中

把《三国志评话》改编成《三国演义》，删掉刘邦、吕后等人转世的部分，但原来故事尽管离开历史很远，却很有趣味，很受老百姓欢迎，所以至今还流传于山西一带。罗贯中是在元朝末年出现的，名本，是一个典型的以出卖自己的著作为生的人。他除了写小说之外，也写戏曲。当时有两个出版中心，一是杭州，一是大都（北京）。罗贯中虽是中州河南开封府人，但却一直住在杭州。罗贯中写了很多小说，相传他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已不全，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国志演义》。他的才能很高，漂流于江湖之上，生活面很广，他的历史知识也很丰富，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改编了《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原只有骨骼，经罗贯中加以血肉，把故事描写得更好，组织技术也很高，如“刘备三请诸葛”一段写得非常好，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写出，就一层深似一层，这中间还衬托出张飞性格的卤莽以及诸葛亮的清高，同时把主角在出场前的气氛布置得很雄壮，衬得很好。《三国志》的文字虽是半文半白，但还不失为一部好作品。罗贯中有他独特的风格，实在是未可厚非的作家。另外能确定是罗贯中所作的还有《平妖传》（原二十回本，现流传的四十回本为冯梦龙后来改编的），笔法也是半文不白的。

《水浒传》号称也是罗贯中写的，但笔法与《三国志》、《平妖传》完全不同，已没有之乎者也之类的东西，完全是流畅的白话文，在写作技巧上也远远超过了前二书，所以可以肯定《水浒传》与《三国志》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原本水浒上有“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辑”之语，可知原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只是后来加以编辑而已。

《水浒传》是超出讲史的第一部伟大的作品。作者的身世现在在调查中，今已肯定历史上是有施耐庵这样一个人，不过他的生平材料，现在发现的还很少（江苏淮安的施耐庵传以及墓志铭

等都不十分可靠，因水浒中的语言不是杭州的就是开封的，其中并无淮安语)，有人说他是《录鬼簿》中的施惠（君美)，是《拜月亭》的作者，本是杭州的一个做买卖的。这种推论很没有根据。罗贯中常到当时的出版中心——杭州，可能见到施耐庵的本子，就加以改编了。因罗贯中只是《水浒》的编辑者，故还保存了施耐庵的本色。《水浒传》最早既不是七十回，也不是一百回、一百二十回，而是不分回目连接写下去的，只分几则，中间有非常醒目的小题目，故事结构非常严密。最初的梁山泊故事只有征方腊。平辽、平田虎、平王庆都是后加进去的。作者在征方腊以前已把一百零八将的结局、发展情况都布置好了，所以在平辽、平田虎、王庆中所死的人，都是一百零八将之外的后来投降的人，这三次大战中一百零八将一人也没死，但到了征方腊只一次就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很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平辽可能是明嘉靖年间郭勋加进去的。平田虎是明末编小说的人加进去的。平王庆是明万历年间加进去的。七十回本是金圣叹删改的。宋江等受招安被害是农民起义的悲惨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不应该删去后一段，强使它现代化。我们用现代的标准，去要求水浒中的英雄，是不合乎事实的。因此看《水浒》应看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直到宋江被害为止，写得很沉痛，也很好。在李逵乔断案中描写李逵的个性很深刻。

《水浒》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东西，是把人民所喜欢的英雄写在文字上并给以灵魂血肉，形成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人物刻划，生动活泼。十四世纪在世界各国还都在写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能创作出这样不朽的作品，实在是我国的光荣与骄傲。

七　明朝的小说

在《三国志》、《水浒传》、宋朝的评话及元朝的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朝小说也是相当重要的。明朝的小说虽然很多，可是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是因为当时越流行的东西，越没有人注意保存，所以大部分被毁掉了，现在只有山西老财家或孔庙中还可找到一些。其中流传的较重要的有：

(一)《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他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宗教系统、神话组织，但既非佛教也非道教，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也是原始的最幼稚的儒家思想，信阴阳五行之说。在《西游记》这本小说中，作者通过具体故事，有组织有联系的表达他的理想，所以写得丝毫也不概念。

《西游记》从头到尾是一部讽刺的借题发挥喜笑怒骂的小说，其中每段故事都表现了作者的无限机警智慧以及不满于当时黑暗社会的情绪。书中所写的孙悟空是智慧的化身，通过猪八戒的形象描写人间的欲望，其中最令人欢迎的一段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八十一难”虽然为了凑数有些重复，其中有的也比较写得粗浅，但大部分写得很好。总之《西游记》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神怪故事，但本质上却是一部讽刺的现实主义作品，用象征的比喻的神怪的外衣，刻画和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二)《南游记》(《华光天王传》)：作者余象斗。写玉皇大帝的外甥华光天王反抗玉皇大帝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闹天宫一段，作者用尽方法来表现华光天王的反抗精神，气势非常雄壮，可惜笔法很幼稚，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上。所以尽管故事非常生动，但因文章写得太坏，当时不大被人注意。

此外还有两部不大重要的：《东游记》写八仙过海的故事。

《北游记》写玄武大帝出身的故事。这四部合在一起称《四游记》。其中有许多很好的故事，但未得到发展，还停留在原始阶段。

（三）《封神传》：和西游记一样，牛鬼蛇神无所不有，但它并不是提倡迷信的，而是以道教做掩护，反抗统治阶级的。它也是一部比较原始的东西，论写作技巧还远不如《西游记》。作者不详，明万历本子上有“许仲琳编”的字样，但不太可靠，或者可能经这人编过。《封神传》从头到尾不仅反抗封建统治，而更重要的是它又反抗了封建的传统的道德。如武王伐纣是臣伐君，首先反对了五伦中最重要的君臣之伦；父子之伦也被打倒，如纣之子反抗其父；再如托塔天王之子哪吒杀死小龙王，天王欲将其献出以赎罪，哪吒大怒，把身上之肉割掉还给父母，从此脱离关系。这段故事也充分表现了反父子之伦的意识。总之这部作品，虽然因为写作方法的幼稚，全篇都充满了惨淡的气氛，但气派却很大，富于幻想，是一部反抗性很强的作品。还有人称它为寓言书。

（四）《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完全是文人为作文章而作，写得很不好，笔法很别扭，同人民离得很远。作者罗懋登（也同书坊联系甚密，还写了一些戏曲）故意把现实变成神怪，没有多大意思。

此外还有几部比较重要的历史小说如《列国志》、《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宋演义》、《岳传》、（《精忠传》）、《英烈传》等。按照历史的发展来说，每一朝代都有了演义小说，只缺少一部讲开天辟地的，于是又有人写了《开辟传》。这些作品经书坊里刻来刻去，作者到底也不知是谁。至明末冯梦龙改编了《平妖传》称《新平妖传》，改编了《列国志》称《新列国志》，但新本反而没有旧本好，新本固然把不合历史

的地方都去掉了，可是把生龙活虎的地方也删掉了，显得很枯燥。明朝当代的故事马上就写成小说的，如写白莲教的《后平妖传》。

另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描写得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金瓶梅词话》，把其中猥亵之处去掉，就是一部极好的以现实生活作中心的小说。这部书是把《水浒传》中武松的故事放大到一百倍以上发展起来的。在小说本身技巧上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写的很细腻，很有人情味，不像以前的作品只是粗枝大叶的描写打仗或英雄。像《水浒》中虽然把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但对像卢俊义这些人就没写出什么个性来，尤其是女性，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根本没有个性。

《金瓶梅词话》出于一六一七年，作者是徐州（兰陵）人，名笑笑生。“画鬼容易画人难”，写一个神仙鬼怪的小说，怎样写都可以，谁也无法对证，但真正描写起人间的人就难了。《金瓶梅》完全是一部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小说，不但把每个人都写出个性来，而且场面也非常大，从皇帝宰相的家庭一直到最下层的小市民的生活，写得都非常逼真，把封建社会黑暗矛盾刻画得极其细致，入骨三分。在十七世纪的初期出现这样一部描写现实社会生活的大书是很不简单的。由此可见中国小说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中篇小说大部是写才子佳人，数量虽很多，但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上并不重要（对才子佳人书《红楼梦》的楔子早有批判，我们不再多讲）。不过其中有几部讽刺小说还值得提出来，如《捉鬼传》、《常言道》、《何典》。但讽刺得并不好，远不如《西游记》。

明末的短篇评话很多，是模仿宋朝的，但好的很少。冯梦龙

的“三言”写得很生硬，并不好。最坏的是凌濛初的“二拍”，文笔非常生硬，七十多篇中很少有好的。

八 清朝的小说

到了清朝出现了几部比较重要的作品：

（一）《红楼梦》：是在《水浒》、《金瓶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包罗万象，不仅描写了一个大观园，也表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上至朝廷，下至最下层的小市民都写到了。作者曹霑（雪芹）可以说是高级家庭的浪子，他是汉军旗人，其祖父曾做江南织造，很阔气，后来破落了，曹雪芹只得住在北京一个破庙里，连干饭也吃不上。在这样情况下，他写出了《红楼梦》，据说他只写了八十回就穷死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它是一部未可厚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笔法细腻，描写深刻，能由小看大，由近看远，由浅看深，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能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生活。《金瓶梅》主要是描写粗暴的恶霸，这还是好写的；而《红楼梦》却描写了许多女人，作者把这些同一阶级出身，同一社会的人物的个性都表现出来，尽管人物很多，但面貌性格各有不同。在创作技巧上说，《红楼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产生于十八世纪，这时西欧的大作家如萨克莱（Thackeray）、菲尔丁（Fielding）等才刚刚开始写长篇故事小说，而中国就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它不仅在中国小说史上很重要，就是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人，这是一部自传式的讽刺小说，但其中充满了矛盾。一面反抗封建社会，一面又拥护封建道德，这说明作者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是站在封建道德的一方面的，但他又讽刺、漫骂、斥责封建社会腐败的、没落的

现象，暴露封建社会的矛盾，他反对新兴的商人，而对一些儒腐的穷极无聊的老先生倒很崇拜。他理想有一种全盛的美满的封建社会，但这种社会是不存在的。

(三)《镜花缘》：产生于十八世纪，作者李汝珍，北京人。过去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夸耀自己才能的才情小说，其实不然，它是一部反对封建制度、讽刺性很强的小说。它很尖锐地深刻地借神仙鬼怪的事情讽刺当时的社会，比《儒林外史》更有现实意义。如女儿国、君子国等段都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虚伪和黑暗。其中也写了很多女子，但技术上远不如《红楼梦》。

这三部小说可以代表十八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成就。从这里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封建社会没落时在文学中的反映。

至清末有许多小说出来，只举几部重要的：

(一)《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他喜欢考古，是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人，又懂水利、懂医术，曾作医生)。这部小说把清末的社会完全反映出来，表现了长期的封建社会衰落下来，而新的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情况。他的政治理想完全是改良主义者，对革命军、义和团都不满意。

(二)《孽海花》：作者曾朴，文笔很好，此书是描写没落社会文人学士的生活情况的，所写的都是现实的人物。写出所谓清流到底是怎样回事，暴露他们完全是虚假的，只能空谈，一碰到具体问题就垮台。如刘大成自报奋勇要去打仗，但刚一出山海关，还没到战场，听到炮声就跑回来了。

(三)《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称南亭亭长)。和《儒林外史》一样，一方面拥护封建道德，但又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矛盾与黑暗现象，表现了初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民的生活，描写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以及老百姓如何反抗洋人，说明了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是老百姓。

（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称我佛山人）。这也是一面暴露封建社会的没落与衰亡，而对封建道德又有些留恋不舍的小说。

以上这些书，很像契可夫的《樱桃园》，作者虽然很留恋封建社会，但事实上，封建社会的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这些作品暴露了没落社会的各种腐败、黑暗以及卑鄙无耻的官吏、统治者的丑态，所以对社会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3 年 11 月 5 日

中国小说八讲（提纲）

第一讲　古代的神话与传说

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传说——天与社与祖先崇拜——天与帝——各民族的不同传说——神话的系统化——鬼与神——女娲、伏羲的故事——羿的故事——尧、舜、禹、汤的传说——武王伐纣——周公辅成王——《穆天子传》——《山海经》——《晏子春秋》——《燕丹子》——《汉武故事》——《汉书·艺文志》里的所谓“小说家”（共十五种，一三八〇篇，《虞初周说》占九四三篇）——诸子里的寓言与故事。

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传说是丰富的，是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人间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将来的更美好的理想生活的希望的。

在“传说”方面，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对于古代英雄们，对于有功绩的劳动人民和杰出的英雄人物的歌功颂德的感情。中国的所谓“神”，有许多就是“人”，就是对人民有功绩的人，死后被人民尊封为神的。这种从“人”升格的“神”，直到最近几十年前还是有。

在中国神话里，最高的主神是“天”，但天只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直到后来，才有整个的“天堂”搬了来，以“玉皇大帝”为主神，而围绕在他的周围的，则有许多二十八宿等等的文武侍从们。但在古代，那些神道们是没有的。在古代，我们的“诸神庙”还不曾有一个大的系统和完整的组织。古代的人民相信鬼和神。鬼是人死后的精灵，原始人全都怕它。这种“鬼”会替自己复仇。《左传》里有“相惊以伯有”的故事，有豕人立而啼的故事。殷人尚鬼，每事卜。墨子也明鬼。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在古代的祖先崇拜的信仰上，鬼的作用很大，它的精灵是指导着人的活动的。武王伐纣就奉了文王的木主以同行。还有“社”，那是农业社会的主神，大地的神，群众集会的地方。“不用命，戮于社”。鬼的传说是很多的。但天堂、地狱的故事，到了佛教输入以后才有之。

六朝宣传佛教的故事很多。不外：（一）信佛、拜佛、造像写经的人有福了，遇难成祥，得病有救。（二）不信佛、毁像谤佛者入地狱受罪。必身历地狱，复活告人。

一直到明代，这一类神话还在创造。《土地宝卷》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伟大的神话。土地公公，小老头子，和玉皇大帝斗法。后被烧化为灰，但其灰却撒遍天下，故处处有“土地”。象征着天与地的斗争。

神话成为系统的，最早的是元刊本的《出相搜神广记前后集》、嘉靖刊本《三教搜神大全》七卷（叶翻本）和《出像增补搜神记》六卷（富春堂本）、《仙佛奇踪》八卷（洪自诚）、《有像列仙全传》九卷（汪云鹏刊本）、《仙媛纪事》九卷（杨尔曾）、《罗汉图录》（乾隆间刊本）。

古代的神话与传说，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和诸子里的很多。十日并出，后羿射之。嫦娥奔月的故事。黄帝杀蚩尤的

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故事性很强，意义很深刻。《穆天子传》里的西王母只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女王或女酋长而已，但后来却成了神话的中心人物之一，成为东王公的匹对，或成为王母娘娘，似是主持玉皇大帝的宫廷了。但那是后话。

古代的英雄传说，有以后羿为中心的，有以大禹为中心的，有以姜尚为中心的（武王伐纣），以周穆王为中心的，以燕太子丹和荆轲为中心的（《燕丹子》），以伍子胥为中心的，有以东方朔、汉武帝为中心的，有以李陵、苏武为中心的，以韩凭夫妇为中心的，以舜子至孝为中心的，以晏婴为中心的。箭垛式人物，诸善皆归焉，或众恶皆归焉，也有以王昭君、蔡文姬为中心的。那是数之不尽的。但还没有人有系统地编写出来。

汉代以前和汉代的图籍，大都已不存了，只有《晏子春秋》、《燕丹子》、《山海经》和《穆天子传》寥寥几部书而已。而在子、史里，存在的神话和传说相当的多。

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则志怪之书大增，存在的也多了。故事的范围广大了，地狱输入了。因果报应之说，代替了“运命”论。人间的小故事，也流传得很广。可分为三类：

（一）志怪之书，继往古之余徽：《列异传》（曹丕）、《搜神记》（干宝）、荀氏《灵鬼志》、《搜神后记》、《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洞冥记》、《神仙传》，王嘉《拾遗记》。

（二）佛教的宣传著作：《续齐谐记》（吴均）、《冥祥记》（王琰）、《驺衍谈天》、《冤魂志》（颜之推）、刘义庆《幽明录》。

（三）人间的故事与笑谈：《汉武故事》、葛洪《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笑林》（邯郸淳）、《启颜录》（侯白）。

第二讲　唐代传奇文与变文

唐这时代：雄伟壮丽，但是压迫太甚——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士子的苦闷：举进士与中进士——王维“郁轮袍”——行卷（温卷）——以诗歌为主——但后来也用了“传奇”文——清代的《全唐文》不收，但宋以来也甚重视——三个类别，也代表了三个发展的阶段：——（1）六一八—七六六，继承六朝志怪之书，王度《古镜记》，把琐事串合起来，并有描状——《游仙窟》的突出与其影响——（2）七六六——八五九，梦幻中的富贵繁华与恋爱——真实的事情，凄惋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不平的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3）八六〇——九〇六，晚唐的割据，反映了更苦难的生活——人民的报仇雪恨的“泄愤”的故事：剑侠的故事——变文的发现——一个外来的新的文体——《韩诗外传》等的韵散合体——《列女传》（史赞）——《本生鬘论》的介绍——佛教翻译的三个阶段——“变文”的伟大创作者：僧侣，文溆——《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有相夫人升天曲》——伍子胥，王陵，王昭君——《张义潮变文》——变文的远大的影响——诸宫调（戏曲）——词话（小说）——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萌芽。

（一）阶级的矛盾——（1）封建地主官僚与人民的矛盾，压迫更甚、更深。杜甫的《前后出塞》、《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2）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士子的苦闷——士的阶级的生活态度：放荡、浮薄，疯狂地追求感官的刺激——奇特的故事的产生——不满意现实的政治——讽刺作品：以退为“进”——沈既济《枕中记》、《任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陈鸿《长恨歌传》，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

沈亚之《秦梦记》、《冯燕传》，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小玉传》，牛僧孺《幽怪录》，牛肃《纪闻》。

（二）薛用弱《集异记》，裴铏《传奇》（《聂隐娘》），段成式《酉阳杂俎》（《盗侠》），李复言《续玄怪录》，袁郊《甘泽谣》（《红线》），张读《宣室志》，苏鹗《杜阳杂编》，范摅《云溪友议》，皇甫枚《三水小牍》（《非烟传》），杜光庭《虬髯客传》，无名氏《原化记》，孙光宪《北梦琐言》，吴淑《江淮异人传》。——写出了现实生活里的惨剧，封建的残酷的压迫，流露着对旧制度的反抗情绪，多多少少地暴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腐朽。——但作者常有腐见，仍是正统派的主张，或作为掩护欤？——艺术性很高。故事的渊薮，影响很大，不能不懂。

“变文”——一九〇七年史坦因的发现——民间歌曲、小说等——《本生经》——圣勇的《本生早论》——《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贤愚经），舍利佛与左师斗法，五次输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八相成道经变文》——《佛本生经变文》——《有相夫人升天曲》——非佛教故事：《列国志》（伍子胥）（乐名）——《明妃变文》二卷——《舜子至孝变文》——影响：诸宫调——杂剧——词话：《快嘴李翠莲记》、《刎颈鸳鸯会》。

第三讲 宋元话本

这一时代——主要矛盾是民族纷争，次要是内部——统一的愿望，大乱方定，国力薄弱，休息生养——罢藩镇兵权，武将无权力——金的占领中国北部——南中国的繁华——蒙古的南下与南宋的灭亡——经济上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时代，统治不大强，市民阶层与小地主的兴起——海外交通与贸易——手工业的发达

——“瓦子”的兴盛——市民文学的起来——元朝的兴盛，海外贸易茂盛——市民层与手工业者的力量更大——大变动时代——说书的四派——说“小说”——讲“史书”——中国文学上第一次保存下来的人民自己的文学作品——“说话人”的来历与其出身——特点一：出于人民之手，为人民所享有，为人民而写，且为人民所喜爱的——特点二：既讲且唱，变文的子孙之一（唐代就有之）——特点三：第三身称的讲话，中国小说的诗色——特点四：小说是一次讲毕，史书是多次讲，分回目——特点五：有“得胜头回”——入话——“小说”，主要是讲市井新闻，以耸人听闻为主——“银字儿”——烟粉灵怪——公案传奇——发迹变泰——“词话”与“诗话”——讲“史书”——说三分，说五代史——《复华篇》与《中兴名将传》——《薛仁贵征辽传》(?)——《至治新刊平话》五种——施耐庵与罗贯中——“书会先生”——与人民同生活、共呼吸的作者们——能够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好恶的，深入民间的作者们——有那末一批人，不是士大夫阶级，或是出于那个封建地主阶级，而是没落了的逆子叛徒——处处可见出其暴露黑暗，批判或讽刺统治者的精神与态度——登台打严嵩或曹操——表现人民生活的大作品——第一次，被侮辱与被压迫者的成为小说里的“主人翁”。始于唐，盛于宋。给予后来小说的大影响。市民阶层要求文学为他们服务。宋元话本，存者有五十多篇，数量多，质量高。以现实社会和人民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知之既深，写来便切。”说话人离开了庙宇。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武林旧事》：演史，乔万卷、陈小娘子等二十三人。小说，自蔡和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梦粱录》：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孙宽等讲史，李慥等小说。

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十二种。晁瑮《宝文堂书目》。《六十家小说》：（一）《雨窗》，（二）《长灯》，（三）《随航》，（四）《欹枕》，（五）《解闲》，（六）《醒梦》。《冯玉梅团圆》（“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我朝元丰年间”）。《种瓜张老》。《简帖和尚》。《山亭儿》。《西湖三塔》。《定山三怪》（《崔衙内白鹞招妖》）。《碾玉观音》（“宋人小说”）。《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宋人小说”）。《志诚张主管》（“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拗相公》（“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刎颈鸳鸯会》（《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杨温拦路虎传》。《洛阳三怪记》（“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合同文字记》（“去这东京汴梁城离城三十里有个村”）。《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计押番金鳗产祸》。《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红白蜘蛛记》）。《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彩鸾灯记》（《张舜美元宵得丽女》）。《错认尸》（“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这浙江路宁海军”）。《戒指儿记》（“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兔演巷”）。《薛录事鱼服证仙》。《小水湾天狐贻书》。《张孝基陈留认舅》。《风月瑞仙亭》。《柳耆卿玩江楼记》。《钱塘佳梦》。《宿香亭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赵正、侯兴）。

诗话：（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十七章。（二）《张子房慕道记》。

《梁公九谏》，北宋人作，文意俱为拙质。

讲史——《五代史平话》十卷，存八卷。《宣和遗事》二集。

(一)《武王伐纣书》。(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前集是《孙庞演义》?)(三)《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四)《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正集是《楚汉相争》?)(五)《三国志平话》，共十五卷。罗贯中《十七史演义》。《薛仁贵征辽传》(《永乐大典》本)。

第四讲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

一、讲史书的发展——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六大夫——《十七史演义》——人民的文学——从那里得到历史知识，批判历史人物，吸取历史教训——人民的好恶所在——为受难者泣下，而切齿于奸恶权臣——当然是封建社会的批判，但是被剥削者们的批判——“是非不违于公道”。(替天行“道”)。

二、“书会先生”，生长于人民里的作家们——是读书人，但是依靠了人民而维持生活的，故好恶是非，不能违背人民的愿望——他们自己也是“阶级的叛徒”——《风月紫云亭》——《蓝采和》。

三、施耐庵与罗贯中——施是谁呢？——施惠——施耳，施子安——白驹人（江苏兴化）——一二九六生——一三七〇死（或1260—1340）罗贯中——本——木（牧），“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1364，元顺帝二十四年）复会。别后又六十馀年（约1424，明成祖二十二年），竟不知其所终”。——武林人，庐陵人——周亮工：“洪武时人”——若一三六四为四十岁，当生于约一三二四年，生卒约为一三三〇——一四二四——《三国志演义》——《唐传演义》——《残唐五代传》——《粉妆楼》(罗灿、焜)——《说唐传》——《平妖传》二十回——胡永儿、圣姑姑——王则——文彦博——诸葛遂智

——马遂——李遂——《说唐传》（前传六十八回，《小英雄传》十六回，罗通扫北）——他们是“书会先生”吧——以供给“话本”和“剧本”为业，自己不登场。

四、《三国志演义》，讲史的代表作——唐李义山：“张飞胡”——改写了，题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据史书以正“话本”的大不合理处——删去“司马仲相”阴司断狱一段——删去刘备到太行山落草，张飞喝断长板桥等——焕然一新，成了他自己的创作——三访诸葛亮——描写的简捷高超——曲折而明畅。

五、《三国志演义》的得人民喜爱的原因——（一）爱憎分明。体现人民的爱与憎；歌颂爱护人民的、善良忠厚的政治家，反对狠毒诡诈的奸雄。（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及其与人民间的矛盾。）虽然不见有人民在活动；（二）故事曲折动人；（三）刘关张的义气——血兄弟在中国；刘关张，平民出身；（四）诸葛亮的忠诚智慧，代表了正直无私的人物；（五）勇敢的将官，失败了的英雄。人民所熟悉的英雄人物，有代表性的。

六、从讲史到“英雄传奇”，即从《三国》到《水浒》——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水浒传》：英雄传奇的开始——从讲史分了出来——对历史的片断而加以剖析——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人民的英雄——性质不同，作风也不同——真实地在人民里生长起来，从人民里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们为自己，也为人民，反抗着统治者——“官迫民反”——“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为自己雪恨报仇——为人民的正义而抱不平。

七、《水浒传》的时代性——封建社会的没落期——宋元与元明之间——政治的黑暗，官僚的压迫，连大地主也被迫而反。

八、《水浒传》的形成——今本《水浒传》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嘉靖本），正像石玉岷，创作并结集了《水浒》故事——（一）先有元剧？后有小说？小说是逐渐扩大的。（二）简本先？繁本先？——《水浒》故事的“几个单元”（1）王进、史进、鲁智深三——七。（2）林冲七——一二。（3）杨志一二——一三，又一七。（4）生辰纲一三——一六。（5）小夺泊一八——二〇。（6）宋江二〇——二三。（7）武松二三——三二。（8）宋江三二——四二。（9）李逵四三。（10）杨雄、石秀四四——四六。（11）三打祝家庄四七——五〇。（12）雷横、朱仝五一。（13）柴进五二——五四。（14）高俅五五——六〇。（15）卢俊义六一——六三。（16）关胜等六四——七一，（曾头市）。（17）李逵七二——七五。（18）童贯、高俅七六——八〇。（19）受招安八一——八二。（20）征辽八三——八九。（21）田虎九〇——一〇〇。（22）王庆一〇一——一一〇。（23）方腊一一一——一一八。（24）大结束一一九——一二〇。一百回本无（21）及（22）两单元。

九、《水浒传》人物出身的分析——

（一）平民：李逵、白胜、石秀、武松、刘唐、时迁、燕青、三阮（小二、小五、小七）。

（二）吏：晁盖、宋江、朱仝、雷横、杨雄、戴宗。

（三）大地主：史进、柴进、卢俊义、李应。

（四）武将：林冲、杨志、鲁智深、关胜、索超、董平、花荣、徐宁、秦明、呼延灼、黄信、孙立。

（五）技艺人等：吴用、公孙胜、安道全、皇甫端、汤隆、蒋敬、金大坚、萧让等。

（六）地方有势力者及强盗等：王英、孔明、张青、孙二娘、李俊、张横、张顺、穆春、陈达、杨春、燕顺、周通等。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游离分子——“官迫民反”——同一个原因，迫得他们会聚在一起，梁山泊。——梁山泊的道德

（李逵）。

十、继承了宋人“小说”之后，写平民，写社会生活。融合了讲史与小说之所长。有战争，有英雄历险，也有日常的生活。（小人物写得很好）——博得人民的同情与喜爱：攻击腐化透顶的官僚地主阶级以及一切“为虎作伥”的坏蛋。处处充溢着不平之气与正义感，同情于被压迫者（《双献功》）（李逵），被侮辱者——以打倒恶霸为主——仗义疏财——《三国》成为兵法之渊薮，《水浒》成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了。所以，统治者十分厌恶之。“三世皆暗”。

第五讲　《西游记》、《金瓶梅》及其他

一、这个伟大的时代：正德至崇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中叶，一百五十年）——“世纪末”的开始与结束。从上到下的讲究享受。肉的追求。官僚地主阶级的豪华——《天水冰山录》——专横——卖身投靠——黑田的繁多——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讲“美”，讲“精”，甚至讲“求仙问道”，讲丹术——士的阶级也要做神仙起来了：屠隆等——罗马帝国的末年——封建道德的崩溃，在小说里表现得最深刻。

二、《西游记》出现得比较早，就讽刺了这个时代——处处是幽默，也处处表现着反抗的精神——孙悟空，正直可爱的代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与猪八戒的矛盾（灵肉冲突）——在“八十一难”里，都有个道理，有点幽默——妖魔鬼怪皆通人情——实际上是人间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即是各式各样的人的化身——（1）一——七回，孙悟空传；（2）八——一二回，魏徵斩龙，刘全进瓜；（3）一三——一〇〇回，唐僧取经八十一难——《西游记》原有所本，但

作者吴承恩却给以血肉和新的生命与灵魂了。

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杨致和《西游记》（四十一回）——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西游记》"魏徵梦斩泾河龙"——取了这个"故事"来讽刺世事——充满了艺术性，方言的运用，精细的描写。

四、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有《射阳先生稿》。嘉靖甲辰（1544）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1567），归山阳，万历初卒（1500？——1582?）。一五五〇流寓南京，卖文为活。《禹鼎志》，不传。

五、《金瓶梅词话》的出来——假如《西游记》为讽刺，《金瓶梅》则是"破口大骂"了——最细腻入微的小说——描写这个世纪末的封建社会，入骨三分——没有战争，没有英雄历险，几乎全是平平常常的日常遇到的小人物——主角是一个大坏蛋——以欺诈为生的恶霸——西门庆的真相：商人？小官僚？——向上爬的一个统治者，剥削阶级——新兴的市民阶级？——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无告者的形象——帮闲者的形象：十兄弟，应伯爵，花子虚——李瓶儿、潘金莲、春梅等——狗腿子。

六、《金瓶梅》的作者——两个版本：（1）词话，万历本；（2）金瓶梅，崇祯本。关于作者的传说：（1）王世贞（苦孝说）（2）薛应旗（3）赵南星（清明上河图）（沈德符《野获编》：嘉靖间某名士）"兰陵笑笑生"——序欣欣子，即其人——山东峄县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觞政》已引之，可见作此书的，当在一六〇〇之前，或一五五〇左右？——这个作者一定是出生于人民之间的，最熟悉人民的生活，而且抱着满腔悲愤的。这是大创作，取《水浒》一片段而写的，写的是明代这世纪末的真

相。“世纪末”的风气也沾染了作者，故多描春态，写春情，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正像罗马，进入了文人学士的创作之境。无所依傍，白描圣手。

七、这时代的其他作家及作品。——（一）前期的：郭勋：《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云合奇踪》十卷）——熊大木：《全汉志传》十二卷，《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宋传》《续宋传》二十卷，《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朱名世：《牛郎织女传》四卷——（二）中期的：余邵鱼（畏斋）：《列国志传》八卷，十二卷。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八卷。谢诏（杭州）：《东汉志传通俗演义》十卷。杨尔曾（字圣鲁。钱塘人，又号夷白主人）：《东西晋演义》十二卷。《韩湘子全传》三十回。罗懋登（登之，二南里人。陕西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有意作文，故意舞文弄墨。（《香山记》等。）许仲琳：《封神演义》二十卷（舒载阳本），钟山逸叟。十九卷本（四雪草堂），陆西星作？反抗精神最强烈的一部小说。彻底打垮封建道德，以臣讨君，以子杀父。哪吒逼父。公开地宣传。动物皆可成仙。宣传“宿命论”。那是一个大作家。纪振伦（秦淮墨客，字春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八卷。杨文广、杨怀玉与狄青冲突。《十二寡妇征西》。会极清隐居士：《平妖全传》六卷，徐鸿儒。名道狂客，栖真斋玄真子：《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六卷，“李化龙平播酋杨应龙事”。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杨致和：《西游记》。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六卷。郑志谟（字景南，号百拙生，亦号竹溪散人，饶安人）：《许旌阳铁树记》二卷，《吕纯阳飞剑记》二卷，《萨真人咒枣记》二卷。吴元泰《八仙东游记》二卷。余象斗：《华光天王传》四卷，《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四卷。（三）晚期的：冯梦龙，犹龙，一字耳犹，吴县人。官福建寿宁县知县。《新列国志》一百

○八回，叶敬池刊本。《盘古至唐虞传》二卷。《有夏志传》四卷。《有商志传》四卷。《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三卷。《新平妖传》四十回。《隋炀帝艳史》八卷，齐东野人（鲁迅说）。袁于令（晋）：《隋史遗文》十二卷。方汝浩（清溪道人）《禅真逸史》八集四十回，《禅真后史》十集十卷六十回。周游（五岳山人，仰止）：《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六卷。吴门啸客：《孙庞斗志演义》二十卷。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七卷。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陆云龙（吴越草莽臣）：《斥奸书》四十回，《辽海丹忠录》八卷。乐舜日：《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长安道人国清：《警世阴阳梦》十卷。吟啸主人：《平虏传》二卷。无名氏：《钟馗传》四卷。——1、改编，2、创作，3、时事——小说的盛行于世。案头之物，最易散失，存者不多，可能有好的失传了，不能作全面的研究。

第六讲 “三言”、“二拍”及其他

一、这一个时代——从“世纪末”到繁盛——从浪漫、颓废到严肃、认真——“奴变”与李、张的起义——大的变动：爱国主义的绝叫——但大部分旧的官僚地主阶级消灭了——“黑”田被清查出来——人民的痛苦减少——比较安宁的时代——矛盾还存在，但没有那末尖锐——遗民、遗老的悲愤——明末的余波犹在，文网还不严密。

二、冯梦龙（1580？——1644）与“三言”——可代表这个“世纪末”的文人——“三言”里的明代创作——冯氏的创作——“茂苑野史”——笑花主人：“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至。”叶敬池刊《新列国志》广告说：“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

《通言》、《恒言》诸刻”——教训，有正义感——《警世》，天启甲子（1624）；《醒世》，天启丁卯（1627）。

《通言》：一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一七、《钝秀才一朝交泰》，一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二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二六、《唐解元一笑姻缘》，三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三五、《况太守断死孩儿》。《恒言》：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二二、《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二九、《庐太学诗酒傲公侯》，三五、《徐老仆义愤成家》。《明言》：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〇、《滕大尹鬼断家私》，二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四〇、《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三、凌濛初（1590？——1644）与“二拍”——代表了“创作”——凌的生平：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官上海县丞。代表了当时的好事之徒。纯然好奇，投合时好。

《拍案惊奇》的出来（天启七年，1627）——其作风——从“古作”里乞取题材——显得枯窘——“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阴骘积善——一二、《蒋震卿片言得妇》，一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二刻拍案惊奇》（崇祯五年壬申，1632）——亦有取自“古作”，而略加修改的，像“二刻”二九回“京师老郎传留”的一回书，“原名为《灵狐三束草》”——一四、《赵县君乔送黄柑》，一七、《女秀才移花接木》，二二、《痴公子狠使噪皮钱》。

四、其他的话本集：《幻影》三十回（《三刻拍案惊奇》），梦觉道人、西湖浪子同辑——《石点头》十四卷，天然痴叟，有龙子犹序——《醉醒石》十五回，东鲁古狂生——《鼓掌绝尘》四集四十回，古吴金木散人——《清夜钟》十六回，薇园主人（杨）述——《鸳鸯针》四卷，华阳散人——《五更风》五卷，

清五一居主人——李渔：《无声戏》十二集，外编六卷，《十二楼》十二卷（《觉世名言》）——《珍珠舶》六卷，徐震——《照世杯》四卷，酌元亭主人——《二刻醒世恒言》二十四回，心远主人（雍正）——《都是幻》，潇湘迷津渡者——徐述夔：《五色石》八卷，《八洞天》八卷——《人中画》三卷，无名氏——《雨花香》三十四篇，石成金——《通天乐》十篇，石成金——《豆棚闲话》十二卷，圣水艾衲居士——《娱目醒心编》十六卷，杜纲——《警悟钟》四卷，嗤嗤道人——《生绡剪》十九回，谷口生序——《八段锦》，醒世居士——《十二笑》，无名氏——《西湖佳话》十六卷，古吴墨浪子搜辑——《西湖二集》三十四卷，周楫——《僧尼孽海》三十二则，唐寅（?）编——《弁而钗》四集——《宜春香质》四集，醉西湖心月主人——《欢喜冤家》二十四回，西湖渔隐主人。

《海刚峰居官公案传》四卷，晋人羲斋李春芳——《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六卷一百回，饶安完熙生（万历二五年丁酉）——《龙图公案》十卷一百则，有陶烺元序——《皇明诸司公案传》六卷，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二卷——《续廉明公案传》。

（一）已有分门别类的专著。1、公案传奇，《海刚峰》等。2、地方故事：《西湖》。3、色情小说：《欢喜冤家》（《贪欢报》）等。（二）世纪末的求刺激，追求于“肉”之后，要求新闻，好听睹惊险的故事、鬼神的故事。在忠孝节义的外衣掩护下，无所不谈。畅售书。“挂羊头，卖狗肉”。充分表明了这个时代的前半期的荒淫无耻的特色。（三）但到了下半期，经过了大变乱，一六六二年康熙之后，空气寒冷起来了，大风雨，也比较干净些，没有那末“潮湿温热”了，于是有心远主人的《二刻醒世恒言》，石成金的《雨花香》、《通天乐》，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以至

于杜纲的《娱目醒心编》，完全是“教训”、“说道”，缺乏与社会生活的血肉关系，小说的趣味一扫而尽，而话本的生命也就不再继续下去了。以后，便没有再写这些短篇小说了。

同时代的小说：

五、董说：《西游补》十六回。字若雨，号西庵、静啸斋主人，浙江乌程人。明亡，祝发为僧，名南潜，字宝云，别号月涵。鲭鱼精颠倒乾坤，使天地黑暗，日月无光。

六、陈忱：《水浒后传》八卷四十回。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人。“元人遗本”、“古宋遗民”、“万历序”。一〇〇回之后，宋江死后，尚存三十二人。阮小七。李俊为暹罗国王。

七、钱彩：《说岳全传》二十卷。小说趣味最多的，令人感泣的一部书。中有删节。——吕熊：《女仙外史》一百回，永乐，唐赛儿。——江日讱：《台湾外纪》三十卷。

八、蒲松龄《聊斋志异》。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七十二岁岁贡生。爱国主义？狐与鬼？是无所谓的著作么？讽刺残暴贪污的官吏。《梦狼》、《王子安》、《黄英》、《连成》、《婴宁》等。——《醒世姻缘传》一〇〇回，西周生。鲍廷博说：“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晁源、狄希陈。暴露黑暗。狐狸中箭报冤，虐待其夫。奴尔赫赤事？

九、“佳人才子书”——从《游仙窟》一脉相传下来。封建婚姻的反抗者，力求自主。才子必配佳人。——《吴江雪》四卷，蘅香草堂编著，“佩蘅子”——《玉娇梨》四卷，张匀（荑荻散人）——《平山冷燕》六卷，荻岸散人（张匀？张劭?）——《飞花咏》十六回，无名氏——《两交婚》四卷，无名氏（步月主人订）——《金云翘传》四卷，青心才人——《玉支矶小传》四卷，烟水散人——《画图缘》四卷——《定情人》十六回——《赛红丝》十六回——《快士传》十六卷，徐述夔

——《好逑传》四卷，名教中人——《二度梅》六卷，天花主人编。

十、讽刺小说：《钟馗全传》四卷——《斩鬼传》四卷，樵云山人——《唐钟馗平鬼传》，云中道人——《何典》十回，张南庄——《常言道》四卷。

第七讲 《红楼梦》、《绿野仙踪》与《儒林外史》

一、这一个时代——封建社会的走下坡路的时期——最后一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西洋事物的欣赏与输入——一切腐化贪污均表现出来——和珅的籍没——阶级矛盾又尖锐起来——新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剥削——江南一带的困苦——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起义——打垮了清朝的统治，也打垮了封建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对外屈服，对内加紧压迫——民族革命的起来。

二、《红楼梦》——在红色的漂亮的外衣下的腐烂生活——除石狮子外，无一干净者——真切而深入地表现了这个封建社会的末期——将亡未亡，有一切死亡的征象——人人贪污剥削（凤姐）——不止写贾家的一个家庭——已不是“自传”了——从王家到刘老老——从大官僚到田家——充分同情被压迫者——袭人、晴雯的家庭——通过作者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生活而显示出其反抗性来——封建社会的叛徒——贾宝玉其人——常常被打——充满了反叛性、正义感与同情心——可做好人，有时也成了坏蛋——反抗心不强——贾政、王夫人，封建的象征——贾母，在紧要关头的封建主子——紧紧地束缚住了人民——以宝、黛的悲剧为主要线索——封建主子的残酷无情——有高超的思想性。

三、《红楼梦》的作者曹霑——字雪芹，属汉军旗——一七二三—一七六三——百年望族——一六五〇曹振彦——曾祖江南织造曹玺——祖曹寅——父曹頫，共做了六十年——五次南巡，四次接驾——一七二八年被抄没——住西郊破屋，善画，除夕死——他只写了八十回到"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为止，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但并没有破坏了它的完整——一部完整的悲剧——"佳人才子书"在其前暗然无色。"日月出而爝火熄"——"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也者'，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第一回）。——艺术性的绝顶高超——"百美图"——人人有不同的性格和口吻，一开口即知为何人，活了起来——广大的社会，倪二等等——伟大的完整的书——还应该有更深刻的研究——不要在"曹家"兜圈子。

四、李百川的《百鬼图》（《绿野仙踪》）——最下层的生活——八十回本？一百回本？删节本——《红》的封建家庭与"李"的社会生活——写自己所熟悉的人物与生活——真真假假——一个人的两面性——冷于冰（理智的，灵的）——温如玉（感情的，肉的）——萧麻子、金钟儿诸人——浪子、强盗、商人、猿、狐均可成仙——结束，有万钧之力——有不少幻怪的与淫秽的描写，但无害——江南人？山东泰安人——悲愤的书。

五、《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相同，骂"科举"（骂"禄蠹"），"取士之法"——"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科举"与"礼教"——五十卷、五十五卷、五十六卷（×）、六十卷

（×）——以王冕始，以季遐年（字）、王太（棋，卖火纸筒子）、盖宽（诗、画、当铺、茶馆）、荆元（琴、裁缝）终——“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写尽富贵炎凉之态——杜慎卿，少卿——虞育德——庄尚志——泰伯祠，制礼作乐。

六、吴敬梓，字敏轩，又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一七〇一——一七五四。三十三岁，住于南京，死于扬州，年五十四岁。——《文木山房诗文集》四卷。《诗说》七卷，已佚——理想社会。托古改制——暴露当时的各式各样的黑暗——反抗性很强——其艺术性，刻画极深，却也有做作处——随起随结，以“理想”为串线，而不是以人物故事为串线——许多短故事的集合体——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黑幕小说，随时可起可结——“始料不到的”！

七、《镜花缘》二十卷一百回，也把自己的全部“学问”放在那里了。讽刺，海外游历——唐闺臣，唐敖、多九公两次海外游历——有很好的描写——为妇女争气，反封建、剥削的反抗——但后面比较地弱了——笔力不够——李汝珍（1763？—1830?）——字松石，大兴人，官河南县丞，著《李氏音鉴》——反抗、暴露。

尚有不太重要的小说如下：

八、《歧路灯》二十卷一百〇五回（石印本），李海观，乾隆四十二年自序。字孔堂，号绿园，河南新安人，官贵州印江县知县。教训之说，家庭小说。但故事性还算强。

九、《野叟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又一百五十四回。夏敬渠，字二铭，江苏江阴人。乾隆时举博学鸿词，不第。曾拟呈献，变了白纸——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中明义理之学，文武全才——文素臣的政治愿望及野心——枯燥无聊——一部恶劣下

流的小说——人物塑造得粗糙生硬。

十、《蟫史》二十卷，屠绅作，字笏岩，一字贤书，江阴人，官至广州通判。书中主人翁甘鼎，即傅鼐。全部文言，怪诞无聊。

十一、《品花宝鉴》六十回，陈森作。森字少逸，江苏常州人。以乾嘉时文人为主人翁，同性爱的比较文雅者，但过于做作，大为恶心——为什么清代猥“伶”？功令极严。(毕沅事)

十二、《花月痕》十六卷，写太平天国的故事。魏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福建侯官人——韦痴珠，韩荷生，二人即一个人——富贵贫穷——其后写陈玉成等事，极尽污蔑之能事！

第八讲　晚清的小说

一、这一个时代——光绪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宣统一九〇九→一九一一→一九一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方兴的帝国主义者们向东方侵略——以英、法为主——封建社会的腐烂与死亡——崩溃下来的封建经济组织——资本主义道路的走不通——帝国主义者们不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帝的门户开放——彷徨觅路的时代——向哪里走呢？——（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声光化电的作用——（二）政治上的改革，立宪派，革命派——（三）文化艺术的改革——林纾的翻译工作——外国也有司马迁，而且比他还写得好——梁启超认识文艺的作用——《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创办《新小说》——小说杂志——李宝嘉的《绣像小说》——冷笑的《新新小说》——吴沃尧、周桂笙的《月月小说》——黄摩西的《小说林》——以刊物为中心的文艺运动的展开——翻译和创作并重。

二、前期的小说，旧型的——北方的武侠的小说——文康

（字铁仙，旗人，官安徽徽州府知府）（伪雍正序）的《儿女英雄传》，一八七八活字本——维护封建道德，但有新的一方面——人物塑像不真切——十三妹——其影响——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与《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忠烈侠义传》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活字本——《忠烈小五义传》一百二十四回(1890)，《续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1891）——《施公案奇闻》九十七回（1798）——《续施公案》一百回（《清烈传》）(1893）——《万年清》八集七十六回（乾隆）——《永庆升平前传》九十七回（1892)，姜振名、哈辅源演说——《永庆升平后传》一百回（1894)，贪梦道人——《彭公案》一百回(1892)，贪梦道人——续八十回，再续八十一回——《七剑十三侠》一百八十回，唐芸洲——不肖生：《江湖奇侠传》。

三、前期的小说之二——南方的狎邪小说——《青楼梦》六十四回，俞达（一名宗骏，字吟香，江苏长洲人），一八八八年——大类《野叟曝言》——最后的挣扎——《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一八九四年——韩邦庆其人（字子云，号太仙，亦署大一山人，江苏华亭人），《海上奇书》三种——吴语小说的始创者——《海上尘天影》六十章——邹弢，一八九四——张春帆（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的《九尾龟》一百九十二回，一九〇八——孙家振（字玉声，上海人，《笑林报》）的《海上繁华梦》一〇〇回三集，一九〇三——一九〇六——在这里，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的上海的生活——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依靠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猖獗——畏惧与屈服——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在李宝嘉与吴沃尧的作品里有了，更为明显，深刻。

四、李宝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字伯元，江苏上元人，号南亭亭长。编《绣像小说》《游戏报》《繁华报》。死时，年未

四十。《官场现形记》五集六十回，又六集七十六回。光绪癸卯(1903年)序。深刻而穷形极相地描写（暴露）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别是统治的官僚地主阶级的黑暗与丑态——不朽地写出了这个时代——给长期的官僚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为改革作张本——反帝——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教案的叙述——教士的专横——大地主与统治者——激成了“教案”——从“教案”到义和团——爱国主义的反帝运动。

五、吴沃尧，写的更多，更能表现那个时代——多方面的作家——也写历史小说（《两晋演义》、《痛史》），也改编（《九命奇冤》），但主要的是写那个时代——字茧人（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一八六七——一九一〇——一九〇六《糊突世界》十二回，一九〇八《上海游骖录》，一九〇八《瞎骗奇闻》，一九〇八《新石头记》——一九一〇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八卷一百〇八回——还有《恨海》（八国联军）——《黑籍冤魂》（鸦片）——《劫馀灰》（拒约）——《立宪万岁》——亦官亦商——作者理想的失败——初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失败——反美运动——退出《楚报》——为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

六、比较地旧型的一——刘鹗，一八五〇？——一九一〇？《老残游记》二十卷，续六卷，比较地早期的作品。既反对旧的，也反对新的。彷徨、徘徊的代表者——军师——以治河来象征治国——北拳南革——二毛子——甲骨文的搜集者。

七、比较地旧型的二——曾朴，笔名鲁男子，字孟朴，齐燮元的财政厅长。一八七一——一九三五——《孽海花》，一九〇七——二十回，二十四回，又续三十回——“新儒林外史”——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清流的一败涂地——洪钧的地图——“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非“典型”化——主张些什么？——批判了什么？——包括作者在内，最后的封建士人的形

象——旧的结束。

八、写新人物的——不寄予同情——叶景范（杭州人）的《上海维新党》——《文明小史》——吴沃尧——看不见新的事物与新的发展。

九、历史小说——描写太平天国的——黄小配，一九〇九《洪秀全演义》二十九回——描写鸦片战争的——观我斋主人的《莺粟花》，一九〇七——描写庚子事件的——忧患余生的《邻女语》十二回——描写美国排斥华工及中国抵制美货的——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二十回，一九〇七——《苦社会》——《拒约新谭》——很早地就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与美帝的倒行逆施。

十、以上所讲的中国小说是继续不断，继续发展的——有新的力量与血液——印度与西方的影响——有很高的成就——本身是不朽的文学名著——同时，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发展历史，可在中国小说里见到——批判坏的，表扬好的——真正的好作品的推荐——这工作还正在做，且要继续地做下去——利用一切坚实的资料的基础，不完全考证，马列主义。

（《光明日报》，1959 年 10 月 18 日、25 日）

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

一

中国小说向无明了的分类，中国小说史更无明了的分期。最古的中国小说，足当“小说”二字之称的中国小说，其启源究在何时，也颇不易知道。即所谓中国小说的范围，也是历来为学者争论点之一，“小说者，有别于大言，有别于正语的著作也”，他们往往这样的说；所以一切无当于大雅的，一切琐碎无足归类的著作，皆可谓之为小说。《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一门所录的小说，凡分杂事、异闻、琐语三种，与史部的杂史和子部的杂家并无若何严密的分别，且其中足当小说之名的，实寥寥无几，真正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等等却反被摈斥而不得预于其列。所谓《说郛》、《说海》、《五朝小说》、《顾氏文房小说》之类号称小说丛书的东西，其中所收录者，实在庞杂不堪。《杨太真外传》、《虬髯客传》之类，固见收录，而《古今注》(崔豹)、《洛阳名园记》（李格非)、《诗品》（钟嵘）之类，乃亦俨然占重要的几席。如果我们要明白中国小说的内容，真非彻底

将他们所包含的东西澄清一下不可。今姑不列举前人的非理的分类与其主张，只将我个人的意见列下。据我个人的主张，依了自然的确切的内容，中国的小说，可分为下列的五类：

二

第一类是所谓“笔记小说”。这个笔记小说的名称，系指《搜神记》（干宝）、《续齐谐记》（吴均）、《博异志》（谷神子）以至《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一类比较具有多量的琐杂的或神异的“故事”总集而言；范围固不能过于狭小，内容的审查，固不能过于严格，然也不能如前之滥，将一切“杂事”、“异闻”、“琐语”都包括了进去，有如近日出版的通俗本的《笔记小说大观》。我们应该将他们限于“故事集”的一个标准之下，或至少须是具有大多数的故事的。所谓“琐语”之类的东西，像《计然万物录》、《博物记》（汉唐蒙）、《博物志》（晋张华）、《清异录》（宋陶穀）、《杂纂》（唐李商隐）、《幽梦影》（清张潮）、《板桥杂记》（清余怀）；所谓“异闻”之类中的《山海经》、《海内十洲记》、《神异经》；所谓“杂事”之类中的《摭言》（唐王定保）、《云溪友议》（唐范摅）、《北梦琐言》（宋孙光宪）、《归田录》（宋欧阳修）、《侯鲭录》（宋赵德麟）等等，都是不能算作“笔记小说”的。即在真正的笔记小说中，像《搜神记》、《虞初新志》之类，也不能算真正的小说，不过具体而微的琐碎的故事集而已。其中亦有很好的小说资料，亦不过仅仅是资料而已，其本身始终未入小说的途径。

三

第二类是“传奇小说”。这里所谓“传奇”，并非长篇剧本的别名，如《荆钗记》、《还魂记》、《琵琶记》、《拜月亭》之类，其所指的乃是我们所称的唐人传奇一类的作品，如《霍小玉传》、《李娃传》、《灵应传》，以至《聊斋志异》（清蒲松龄）等。这一类的小说，始足以当“小说”的称号。这一类的小说的作者，始有意于写小说，有意于布局、结构与经营。笔记小说往往是朴实无文的，只是记载一件古事，报告一件新闻，或追忆种种的往事。传奇小说则于记载、报告、追忆之外，还着意于叙写与描状，不仅使之成为一篇动人听闻的故事，且还使之为辞采焕发神情宛肖有不朽的名作的价值。且其中尽有些富于近代“短篇小说”的趣味的。其本身，在艺术上，实是一种小说，不能以泛泛的笔记小说一类的作品视同一类，虽然二者大概都是用文言写的，二者又大都是混合在一册之中，或合于一个总集，或一个选集之中。

四

第三类是“评话小说”。这也是短篇的小说，与传奇小说相类。惟后者写以文言，前者写以白话而已。即在题材上，二者相同之点也很多。但在来历上，评话小说和传奇小说却完全不同。传奇是由笔记小说脱胎而来的；作者以著作为志，以“传奇”为意，或当他们为古人一类的不朽的作品中的一文，或当他们为一种娱悦人生的东西，或为了维道，为了愤懑而去抒写那些作品，用以寓意寄怀的；一点也没有实用的目的；他们只是文坛上的流

行物而已，从不曾想到了通俗。评话则不然，他们最早的作品，系出之于说书先生之手。说书先生们为了要娱悦大多数的听众，便编造了敷演了那些新闻与故事出来。他们的重要，乃在讲述而不在于著作（虽然后来讲述短篇故事的风气已经消灭了），所谓《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一类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讲述的底本而已。所以评话的口气，全都是以第一身的讲述口气出之的。这是评话的一个特色。这种特色，直到了评话已成了文士的著作，而不复是说书先生们的讲述底本时，还维持着不变。这乃是很早的所谓“通俗小说”。在短篇中，所谓“通俗小说”便是评话。笔记与传奇却不是能够通俗的。但评话虽能通俗，在文坛上历来的影响却不甚大。可以说，在文坛上影响最小的，要算评话体的小说了。且其历史也极为短促。她们在不知不觉之中生长着，自南宋以至明初。等到文士们觉察到他们的价值而搜集刊印、模拟著作着时，评话的末运却不久便到了。且连一般的作品也都沉沦于纸堆书角，绝少为人所注意。虽然《今古奇观》和《十二楼》为我们所熟知，但最古的几部总集《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与所谓“三言”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的三部大选集，与乎《拍案惊奇》的初二刻、《醉醒石》、《石点头》、《照世杯》等等的总集，却至今才有人在谈着。

以上三类都是短篇的作品；所谓短篇，盖即指篇幅简短、大都每篇能够独立成为一册的作品而言。一切的短篇小说，不管是笔记也好，传奇也好，（评话是例外）全都是总合同样的许多东西成为一册或混杂于别的东西或诗文集之中而成为一书的。单独刊行的，在笔记与传奇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评话中，却间亦有之。像《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好几篇小说《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钱曾的《也是园书目》（卷十）皆曾著录之，且都当作单独的作品，与四卷本的《宣和遗事》、四卷本的《烟粉

小说》、十卷本的《奇闻类记》等并列，这可见这些评话在当时原是有过单刻本的，像今日的小唱本小剧本一样。但单篇另刻，卷帙过薄，每易散失，所以后人便有汇刻之举，像《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之类都是。以篇幅而论，在短篇之中，评话是最长的了，所以原来能够别刻单行。评话的内容，大都是每篇不分回的，但间有分为二回至四回的。最多的不出五六回以外。所以我们可以说，短篇小说的篇幅是在六回以内的。

五

第四类是“中篇小说”。中篇小说之名，在中国颇为新鲜。其实像中篇小说一流的作品，我们是“早已有之”的了。中篇小说盖即短的长篇小说（novelette）。他们是介于长篇小说（novel）与短篇小说（short story）之间的一种不长不短的小说；其篇幅，长到能够自成一册，单独刊行，短到可以半日或数时的时间读完了它。或切实的说一句话，中国的中篇小说，其篇幅大都是在八回到三十二回之间（但也有不分回的，那是例外）。其册数大都自一册到四册，而以大型的一册，中型的四册为最多。中篇小说的代表作，便是所谓“才子书”，如二才子《风月传》、三才子《玉娇梨》、四才子《平山冷燕》、八才子《白圭志》、九才子《平鬼传》、十才子《驻春园》等等皆是。又明代的许多秽亵的中篇，如《玉蒲团》之类也都是中篇的。最早的中篇，或可以说是最短的中篇，乃是唐张鹫所著的《游仙窟》。这是单本刊行的传奇体小说的第一种。这一个体裁在后来乃成了一个派别。《燕山外史》等便是变本加厉的这一体。又明人的《娇红传》（这些作品却往往见收于明人的小说杂文集如《艳异编》、《国色天香》等等，单行者不多）、《钟情丽集》等等，也都是篇幅较长，可以独立的

《游仙窟》一体的作品。一般的传记体的东西，如《南海观世音出身修行传》、《闺孝烈传》（叙木兰事），《许真君传》等等，也都是中篇的。大都中篇小说，其内容以所谓“艳情”的故事为最多。其文字则以文言写成者为最多，以白话写成者较少。仔细分之，亦可分析为“传奇”及“评话”二体；而传奇体的作品，其数量远胜于评话体的。大抵中篇小说的性质，本为很短的长篇小说，而非较长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的作品，本不便袭用严格的近代小说的分类。所谓短篇、中篇、长篇者，往往只是篇幅上的分别而非内容与性质上的分类。所以一切的中篇小说，我们可以当作较长的短篇小说，也可以当作较短的长篇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只是一个型式的东西的放大或缩小而已。所以很多同一的材料，乃被不同的作者写成不同的短篇、中篇或长篇的；最好的例子，便是白蛇的故事，由《太平广记》中的一般短故事，变成了《西湖佳话》中的《雷峰怪迹》（此作原名《西湖三塔》，为宋人评话之一，见《也是园书目》卷十），又成为中篇小说的《雷峰塔》，更成为长篇巨制的《义妖前后传》（此为弹词，并非小说）。其发展的历程是很显明的，但其故事的骨架与形式则始终未之一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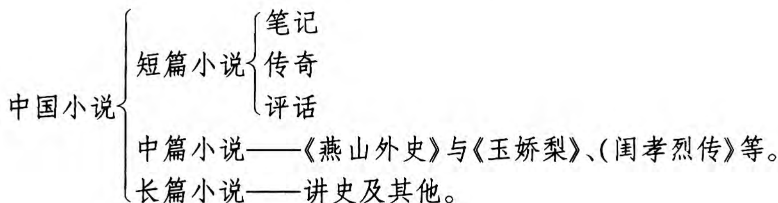
六

第五类是“长篇小说”，包括一切的长篇著作，如《西游记》、《红楼梦》之类。这一类即是所谓 Novel 或 Romance，篇页都是很长的，有长至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亦有多至二十册、三四十册的。在中国文学名著中，除了弹词外，便要算这一类的长篇小说的篇页为最浩瀚的了。这一类的小说，大都是以白话写成的，绝少有文言的著作，更少有骈四俪六的体裁。此盖大半因篇

幅过长，不易写成文言之故。以《三宝太监西洋记》（明罗懋登）及《蟫史》（清屠绅）之喜舞文弄墨，其结果却也不能不用了白话，更不必说别的了。《三国志演义》的文字原是半文半白的，《南北史演义》（皆清杜纲著）之类更为全袭史书原文，未加改作，故文言的气氛较多（十几年前的《玉梨魂》诸通俗小说之用文言写成却是一个例外）。但有一半也因长篇巨制，每多描写细腻，对话逼真之处，如用文言，则神情尽失。这一类的小说，又可以分为好几类，而依据于真实的历史而写的演义，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五代残唐传》，却是其中最原始的、最占一个大地位的一类。中篇小说，名作最少，短篇小说，间有情文并茂之作，长篇小说则为中国小说中最大的光荣。所谓小说中的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即列于世界名作之中，亦未为愧。而《红楼梦》、《绿野仙踪》、《封神传》、《海上花列传》、《镜花缘》之类，也都是卓卓的巨著，未必有逊于沙克莱、司考脱、大仲马诸人的最好的作品的。

七

综上所言，中国小说的分类，可列为下表：



八

一种文学形式或种别的产生，其原动力不外两点，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民间的创始。着眼在中国文学史的人，至少可以明白：这两点乃是中国文学中许多歧繁的种别所以产生的原因。“词”是这样产出的，“杂剧”“传奇”是这样产出的，“弹词”“宝卷”是这样产出的，“小说”也便是这样产出的。当外来的影响到来时，以古有的传统的文学名著自豪或作为自己的模式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肯低首于其前的；他们反抗着，鄙夷着蔑视着他们（例如，光、宣间作者对于欧洲小说的蔑视，便是一个显证，而林纾氏因为译了《茶花女》之类的许多小说之故，桐城派的文人们至不以他为同类，虽然林氏是自附于桐城的）。这乃是民间的无成见的无名作者第一次深受到他们的影响；及后这个影响渐渐的扩大了，终于文人学士也不得不从风而靡了。又，对于民间的创作品，知识分子也是极端藐视的。但这些创作品，却有根深蒂固的势力。他们能在不知不觉之中造成一种风气。于是最早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的，便是一部分放浪不羁的、不上正统派的台盘的所谓“才子”（这些“才子”们最好例子，如罗贯中、冯梦龙等皆是）。然后过了一些时候，便连正统派的文人也不由自主的被传染了。词曲小说之逐渐的成为文坛上的主体，其进展的程序，都不外于此。我们在小说史上，对于这个进展，看得尤为显明些。

九

根据了这样的自然的进展途径，中国小说史，可分为以下五

个时期：

第一期，从原始的古代到唐的开元、天宝时代。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胚胎期。一切真正的小说体裁都不曾成立；所有的不过是具有小说的影子的琐杂的笔记中的许多故事，或性质邻于史书传记而略带有夸饰的描写荒诞的记载的作品，或神异不经的许多近于异域描写的地理书。这些都不是什么小说；我们可以说，至多不过是小说的资料，或邻近于小说是什么区域的东西而已。在这一期中，并没有什么杰作。我们有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燕丹子》、《神异经》、《十洲记》、《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西京杂记》、《博物志》、《搜神记》、《灵鬼志》、《异苑》、《续齐谐记》、《冤魂志》、《冥祥记》、《世说新语》、《拾遗记》之类。这期也可以说是笔记小说的时代。其大部分的作品，皆非正则的“小说”，其小部分的作品则为故事的总集。在这一个时期里，有两个很可以注意的事实：

（一）是佛教影响的输入。如颜之推的《冤魂志》、王琰的《冥祥记》，完全是为佛教张目的，可不必论。即如其他各书，如《续齐谐记》之类，也是很受佛教的影响的；至少有许多材料，是从佛教故事中得来的。大约佛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供给许多材料给笔记的作者；二是引导他们向一条因果报应的故事路上走去。其影响的进展，大约有三个阶级：第一阶级，是佛教的宣传者，采取了印度的因果报应的传说来宣讲；第二阶级，是宣传者创造了许多中国的因果报应的故事，或将印度原来的这许多故事，换了中国的地名人名而将他们变做了中国的故事；第三阶级，是文人学士采用了这些传教的故事，而铲去了宗教的色彩，纯然的作为他们自己的著作的资料。或尚留着些外来的痕迹，或竟将这些痕迹完全泯灭了。

（二）是传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萌芽。这一期的最后，已有

了几篇传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产生，如王度的《古镜记》、张鷟的《游仙窟》之类。但在许多的笔记小说，竟有许多故事已具有传奇小说的影子，有一部分居然竟为可独立的传奇小说。这开辟了第二期的传奇小说时代的先路。

十

第二期，从开元、天宝时代到北宋的灭亡。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发育期，又可谓“传奇小说”时代。第一期的作者，都是无意于写小说的，他们写笔记时，或者为了宣扬宗教，或者不过是掇拾新奇的遗闻逸事，惊人的神怪故事而已，他们不注意于描写的艺术，他们的作品都不过是片段的记载，零星的叙述，干枯无味的故事概略。到了这一期，却不然了。传奇小说作者乃是有意于写小说的，乃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而并无其他目的的；他们很着意于描写，他们很着意于布局结构。他们不欲使他们的作品仅成为干燥的故事，片断的记录；他们有意的使他们肉体丰腴了，使他们的精彩焕发动人，使他们的艺术精深莹洁。小说到了这一期，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才是一篇独立的艺术杰作，而不是故事或琐事总集中的几段比较隽妙的片断。在这时期里，佛教仍有影响，在题材一方面，仍从佛经故事中挹取了不少。这一期的杰作很不少：《莺莺传》（元稹）、《李娃传》（白行简）、《霍小玉传》（蒋防）、《南柯太守传》、（李公佐）、《柳毅传》（李朝威）、《非烟传》（皇甫枚）、《枕中记》（沈既济）、《无双传》（薛调）、《虬髯客传》（杜光庭）等都已成为后来戏曲的资料，而其本身也是很好的杰作。这一期的小说，更有一点是对于后来的作品很有影响的，即在鬼神的怪迹、域外的异闻、传教的故事、帝王名人的言行之外，他们却还着意于人间情绪的抒写；他们写社会上新

发生的故事，他们写恋爱之遇合，他们写妓院的情景，他们写当时的日常生活，总之他们描写人情世故，他们描写当代生活；这便是较之第一期一个最大的进展之点。在这时期，民间暗地里已产生不少的白话小说，如《唐太宗人冥记》、《秋胡小说》之类，皆为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五代钞本。他们虽不为当代文人学士所注意；他们虽不是什么杰作，然在第三期里，却渐渐地显出他们绝大的影响来。长篇小说在这时代似乎已露萌芽，我们虽没有得到什么遗文，然《三国志》的故事，当时是有说唱着的（据苏轼《志林》）。又敦煌石室的文库中，有所谓《隋唐故事》，有所谓《列国志残卷》，虽不尽是小说，然实可见当时历代故事的如何流行。历史小说，即所谓演义者的发端，也已可于此得到其消息了。中篇小说，在这时绝少产生。或者想象中许多的历史小说，便都是中篇的吧（这由元刊本的五种平话及传为宋刊本的《五代史平话》之皆为中篇的，可知）。

十一

第三期，从南宋到明弘治。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成长期。所谓笔记小说，仍在流行着，其内容似更为庞杂；所谓传奇小说，也仍在流行着，其结构与题材似也渐见硬化。长篇小说在这时却露出了崭然的头角。《宣和遗事》一类的杂书可以不提。《五代史平话》是最早的历史小说的遗物。当时，“讲史”的说书先生们，原有专说“五代史”的一科。在日本的内阁文库里，又藏有元刊本小说五种，每种三卷，皆新安虞氏之所刊，上半页为图画，下半页为文字，都甚精美。这五种是：《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吕望兴周）、《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全相秦并六国平话》（秦始皇传）、《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吕后斩韩信）及《全相

三国志平话》。这五种的发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绝大的消息。我们有了这些书，方知道所谓《十七史演义》的著作盖远在演义的始祖罗贯中之前。既然有《七国春秋后集》，当然必有《七国春秋前集》；既然有《续前汉书平话》，当然必有《前汉书平话》，又必有《后汉书平话》以至《续后汉书平话》；又继于《武王伐纣平话》当然必有《春秋列国平话》之类的著作。所以这五种尚系未全的一种全史平话的零种。即不是什么《十七史演义》之类，一定不止只有这五种的。这可见历代的长篇小说在当时如何的流行，又可见长篇小说之始于“历史的小说”是一个如何自然的趋势。在小说艺术未臻完美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在此期的最后，则有今本《三国志演义》的出现，其作者为罗贯中；又有《忠义水浒传》的创作，其作者亦为罗贯中。《忠义水浒传》的出现，乃见长篇小说的技术更进一步；由仅仅叙述史事的正史的翻本，一变而成为着意于叙写极短时间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若有若无的英雄豪杰的 Romance。这时长篇小说的叙述描写，已由历史的拘束解放出来而入于自由抒笔挥写的程度，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虽然《忠义水浒传》的今本，其完成乃在于第四期之中，然这个原始的本子，已种下了一种浩雄奔荡的气势了。评话小说，在这一期开始产生出来，有所谓“词话”“诗话”之名，词话者，例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七篇，诗话者，例如《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些评话，叙述古事者少而描状现代者多。对于人间世态的描写，是极尽了真切活泼之至的。将他们与《武王伐纣》、《三国志演义》一类的历史小说较之，我们将见二者在艺术上相差得如何的远。京本一类的评话小说，其技术已臻成熟之境，而《武王伐纣》之类的历史小说，真不过是粗制品而已。中篇小说在这时候也产生了好几部，如《风月相思》及邱濬的

《钟情丽集》，便是一个代表。但文笔殊为庸腐，意境也极熟套，并无多大的成功。

十二

第四期，从明的嘉靖时代到清乾隆、嘉庆时代。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全盛期。凡一切孕育于第一至第三期间的一切形式，无不在此期内达到了他们的最成熟、最发达之境。未人流的笔记小说不必去提它。传奇小说，颇现出中兴的情形来，这从《聊斋志异》等作里颇可看得出。评话小说也到了极盛的时代，《古今小说》及《警世》、《喻世》、《醒世》的三言之外，又有《拍案惊奇》的二刻、《清平山堂》的十余种、《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十二楼》以及向来不为人所知的《幻影》等几部总集或选集。合而计之，总在三百种以上。将来大约还有继续被发现的可能。他们的题材已由现代的描状而扩充到了古代名作及集事的重述。因为发达得太快了，题材乃骤现枯窘之态。自此以后，因了种种的关系，特别是政治的压力，这一个文体却突然的消灭了，不再见于第五期之中了。只胜下抱甕老人所选的包括四十种评话的一部选本《今古奇观》当作了鲁灵光殿而已。中篇小说也骤然的大批生产出来；除了许许多多的“佳人才子书”的《平山冷燕》、《玉娇梨》等等之外，更有讽刺意味颇为浓厚的《平鬼传》、《常言道》等等的出现。《许真君传》、《南游记》、《北游记》等等也都出现于这个时代之中。中篇小说的黄金时代，大约也即在这个时代吧。长篇小说在这时更显出了长足的进步。《水浒传》被润改为极完美的一部长篇的英雄 Romance（非金圣叹的七十回删本），《武王伐纣》被扩大为《封神传》（许仲琳作），《唐三藏取经诗话》也被取做弘伟的《西游记》（吴承恩作）的张本。又

有《隋炀艳史》、《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镜花缘》、《绿野仙踪》的许多名作。长篇小说的取材，其范围是一步步的广大了。即由历史小说进而为英雄传奇，即由短篇评话进而成弘伟的长篇小说，其技术的进展，便自然而然的一天天的精深了，纯莹了；一方面又由英雄的传奇进而写社会的生活，宫廷的故事，以及家庭的日常消息，文人学士的行动言谈，一方面更进而利用旧材料，旧思想，而作为发挥自己才学及理想的工具（此如《野叟曝言》、《镜花缘》等）。到了以小说为工具而装载着学术及理想的炫耀时，大约长篇小说的发达，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止境了。

十三

第五期，从清的乾、嘉以后到现代。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衰落期。一切小说的形式，在第四期之内过于发达了的，到了这个时代，便无不呈现着疲乏及模拟的情态。评话小说绝了踪影，连模拟的人也没有。传奇小说乃由隽美的《聊斋志异》一变而后入于原始的笔记体的著作。中篇小说也寥寥的绝少出现。独有长篇小说，除了引伸了英雄传奇（如《三侠五义》）、历史小说（如种种演义）之途径，以及人情世态的模拟的描状之外，却另外开辟了一条特殊的路。这便是对于社会黑暗面的布露与攻击。始于《蜃楼志》诸作，而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为全盛期的代表作。其末途，便至于以攻击有恩怨关系的私人为目的，利用一般人的爱听闲话的心理，而图畅售其著作的目的，而写着的黑幕小说的盛行。这种堕落的心理与行为，正足以见中国的小说而已迫近于末日。更有，描写妓寮生活与不自然的性生活，也是此时长篇小说的特征之一。其作品，如《品花宝鉴》、

《海上花列传》之类。又方言文学，在这时大为发达，这也是极可注意之点。北方的方言文学既充分的发展在《儿女英雄传》上，而南方的方言文学，除了传奇、弹词之外，便充分的发展在《海上花列传》及《九尾龟》诸书上。

十四

将以上的叙述总括一下，更可以列成一个表，这个表的横线为时代，纵线为小说的种类。(表见下图。)

十五

印度的及民间的影响，给中国小说以极灿烂光荣的五个史期者，到了现代，已经是“再而衰，三而竭”了。笔记、传奇、评话等的短篇，以及“佳人才子书”的中篇小说固已没有重兴的可能，即章回体的长篇，也已到了它的末运，不再有复活的机会。正在这个恹恹一息的当儿，却有另一种的外来影响，西欧的影响，以较印度影响更为雄大的气势，排闼直入，给中国小说以一种新的不可抵御的推动力，而使之向另一方面走去，使之不再徘徊于笔记、传奇、评话及章回体的长篇的破旧的故垒之中。现在这种外来影响虽只有很短的历史，却已使中国的小说另换一个不同的面目，中国小说史另增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了。无论在长篇的小说上、中篇小说上或短篇的小说上，这个影响的所及的范围，都是一样的大。我们可以判定：中国小说在这个第二次的外来影响之下，一定是，将有一个更光明的前途与历史的。这个光明的前途与历史，究竟有如何的发展，将来于我们的创作家的努力与否卜之。

本文为著者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讲演稿，其初稿一度曾发表于某周刊上。但近一年来，意见与前又略有不同。故再加以修改，刊于本志。

著者，1929 年 11 月 19 日。

（《学生杂志》第 17 卷第 1 号，1930 年 1 月）

中国小说提要[①]

隋炀艳史

此书叙隋炀帝一生事迹，始于炀帝生，而终于炀帝死，其余关于文帝国政，以及隋末群雄扰乱事都不载，大约所叙的事实，都系根据于《隋遗录》、《海山记》、《开河记》及《迷楼记》等，无一事为杜造者。《隋唐演义》叙炀帝事，如王义之保护炀帝诸妃南去，赵王之立为南国王，以及袁紫烟、杨义臣及诸宫妃等之结局，都出作者创造，不惟无史籍的根据，且更故意违反，拗转旧籍的记载。此书则完全没有这种自己创造的地方。又此书专叙炀帝一人的故事，故全书有一个中心人物，前后情调甚贯串，此为其优于《隋唐演义》处。此书的产生时代，大约后于《隋唐演义》，故技术较进步，且得修正了《隋唐演义》的好些不合理的地方。

此书共八卷，四十回，题为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

① 《中国文学研究》收《中国小说提要》十二则，本书续收八则。

首有湖上笠翁的序，但我未见它的旧刻本，仅见民强书局的改正石印本。

廿四史通俗衍义

此书为“演义”中叙述的年代最长久者，《三国演义》不过叙几十年事，《列国志》也不过叙二百余年事，此书则叙自未有历史以来，直至于清之初年，包括全部的中国历史。但全书却只有二十六卷，四十四回。当然的，以如此简短的篇幅，哪里能把几千年的史迹叙得详细（第三十九回及第四十回，只各有一首诗，并无叙述，第四十一回则系叙历朝年号，第四十二回则为劝善之文，第四十三回则叙历代奇迹异事及海内外异物，第四十四回则叙天时及风土。故全书本文，实只三十八回）。本书的凡例上说：“是书悉遵《纲鉴》，半是《纲鉴》旧文。其《纲鉴》中因编年纪月，不相联属，与字句难晓者，略加删订，所谓通俗衍义也。”由此可知本书是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了，严格讲起来，实不能算是一部历史小说。然是书虽是“摘其大要，略其细事，然于离奇怪异之事，则颇加详，间有从他记补入者，无非引人乐观而已”。是仍带有“说故事”的性质，与最初的历史小说《五代史平话》的性质差不多。

此书作者为吕抚。抚字安世，新昌人，他刊行此书，在雍正十年。

此书把一部难读的《纲鉴》通俗化了，把读之使人欠伸思睡的编年体史书，改作一般人喜读的章回体的小说，在通俗教育上，颇有些功绩，惟事实太繁琐，而叙写太简短，读者仍未能十分感得有趣。还有，文字也多仍旧文，未敢放胆改成语文，这也是它的一个失败点。

此书有一个特异而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回目，与别的章回小说不同，不用二句的对仗，也非七字的一句，乃仿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之体，把四十四回的回目，编成一个连络贯串、可歌可诵的一段弹词，分之每回有一个十字句的回目，连起来读，则成为弹词。如第五卷共三回，其回目为“周社稷，八百年，三十七世”（第十一回）、“九州中，诸列国，并入强秦”（第十二回）、“秦无道，四十年，止传二世”（第十三回），合读起来，恰如《二十一史弹词》的一小节。

此书我所有的是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的铅印本。

后列国志

《后列国志》是以孙膑为中心而叙秦灭六国的一幕的。《列国志》已包括秦灭六国的事，此书则把这一段事的一幕演衍放大而另为一书，如《封神演义》一样，它里面是充满了神怪事迹的，也有群仙斗法，请祖师，召神将，显然是模仿着《封神》。有许多事实又是继续于《七国志》（《孙庞演义》）之后的。故是书之作，当在《七国志》之后。但文辞则较《七国志》似胜一步，叙述甚紧密，写孙膑、白猿诸人物也较活泼。其所叙故事大略如下：

秦始皇欲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以章邯为元帅，王翦为先锋，亲征各国。王翦是普化天尊托生，奉玉帝敕旨，帮助始皇打平六国的，他拜海潮圣人为师，有诛仙剑一把。他们攻破了赵国界牌关，杀了廉杰，前去攻燕。孙膑之老父孙操及孙龙、孙虎等，俱为王翦所杀。操孙孙燕到齐求救，齐将袁达、李牧又为翦所杀。于是孙操到天台洞求孙膑下山，膑用法连破秦兵。秦军师金子陵到山约黄叔阳等诸仙来助秦，叔阳又约魏天民老祖，摆下

金沙阵，孙膑被陷于阵中。膑道友白猿，请了膑师王禅及教祖南极子并土行孙等，大破诛仙阵救出孙膑。于是海潮圣人大怒下山，又摆下混元阵。孙膑却请得后来有大福之人如刘邦、樊哙、曹参、周勃诸人破了此阵。海潮圣人请了三教教主如来、鸿濛及太上老君，设下平龄会，说明天意，许他在燕尽孝，在齐尽忠，要孙膑退兵。膑不得已答应了，接了母亲燕丹公主，散兵回齐。在燕，他是已经尽孝了。于是秦兵便用雷炮攻破了燕都，又起兵去攻齐。不料孙膑在齐，仍设计抵抗秦兵。海潮圣人差毛奔摆下五雷阵，孙膑被陷于阵中。膑道友毛遂、白猿又去请了南极祖师及诸仙破了此阵，救了孙膑。海潮大怒，率了诸仙下山，南极子也摆下聚仙阵，囚陷了海潮门下许多仙人，海潮他自己也被困阵中。后来，东华、西华、南华、北华及中华五位帝君来救了他出来，破了聚仙阵。中华帝君便摆下森罗阵，这阵也陷了南极子部下许多仙人，东方朔也命丧阵中，赖得其弟西方朔求得观世音杨柳瓶中之水，救活了他，西方朔又到造化山去请了五行小主来，破了此阵，五小主为二家讲和，燕丹公主恰在此时死了，孙膑葬了母，完了心愿，便回山去。在齐，他是已算是尽忠了。于是秦兵又灭了齐。孙燕奔赵，后做了三年多的赵王。此后，秦兵连破韩，灭魏，灭楚，得赵，遂统一了天下。

此书所叙史实，大都违背历史。孙膑下山及诸仙摆阵之事，当然是创造的故事，即始皇亦无亲征燕、齐之事。秦之灭六国，始于韩、赵、魏、楚，最后才去灭燕及齐，怪与此书所叙相反。王翦在秦为老将，灭楚最出力，此书则以他为年纪很轻的人，且六国都是他用诛仙剑来打平的。这些都是与史书不大同的地方。

此书以孙膑之母为燕丹公主，又不叙燕太子丹及荆轲之事，大约把燕丹当作是公主了，又孙燕王赵之事，亦为无稽，大约是由秦灭赵，赵嘉自立为代王的一段史实中蜕变出来的吧。

此书我只见石印本，无作者姓名。

（《时事新报·鉴赏周刊》第11期，1925年8月17日）

荡平奇妖传

《荡平奇妖传》一名《三遂平妖传》，系叙宋仁宗时，贝州妖人王则作乱，为文彦博所平事。此为历史上的实事。所以名《三遂平妖传》者，因王则之平，得力于诸葛遂智、马遂及李遂，此三人皆名“遂”，故曰“三遂”。全书分八卷四十回，都是叙超自然的妖事奇迹的。略言：春秋时，越王聘处女为国师，以报吴仇。处女下山，路逢袁公，欲试处女之剑术，不胜，化为白猿而去。不知这处女正是九天玄女化身。后来，处女去越，袁公拜她为师。玉帝封袁公为白云洞君，叫他掌管着九天秘书，袁公盗了如意宝册，把天书刻在两边峭壁上，一边刻三十六天罡大变法，一边刻七十二地煞小变法。玉帝罚他看守白云洞，把雾迷着洞口，不准凡人进洞，盗看天书。有老狐圣姑姑，生下牡牝二狐，牡的叫胡黜儿，后为人射伤左腿，改名左瘸，亦名左黜，牝的名叫胡媚儿。他们三人到永兴一路去求道，中途为贾道士所留。左黜拜贾道士为师，住在那里，母女二人自去访道，在一座森林中，胡媚儿又失踪了。圣姑姑到华阴县，住在杨巡检家，因她能识各种异书，故为杨巡检所敬礼。有一个蛋子和尚，是从蛋中孵出的，闻得白云洞有天书，便千方百计的设法摹得七十二地煞法，但他不识天书，还是无用。到了华阴县，闻得圣姑姑善识异书，故去访她，果然她一见即识，于是二人同学，各得了异术。他们去叫了左黜来，也教他学会了这法。再说胡媚儿在林中被风所吹，落在东京一个术士张鸾家中。后为雷太监所逼娶。媚儿心

中不乐。某日，偷进御园，欲诱惑太子（即后来之仁宗皇帝），为保驾神关帝所杀，投胎于胡员外家，名为永儿。但张鸾与左黜斗法，成为一党。圣姑姑知道永儿消息，便到胡员外家，传她妖法。胡员外把永儿嫁给一个呆子名憨哥的。永儿因使妖法，为官司所捕，逃去与圣姑姑他们在一处。他们在各处扰乱，收了卜吉、任迁、张屠诸人为徒。又扰恼了开封府包拯，但却无法捕捉他们。贝州有王都排，名则，是武则天转身，该有数年帝王之分，诸妖人拥他为主，把永儿嫁给他。他们在贝州起事，大败官军，河北三十六州尽为他有。包拯荐文彦博率师讨贼。王则在贝州大施暴虐，失了民心。除了圣姑姑、永儿及左黜外，蛋子和尚、张鸾、卜吉等俱舍之而去。九天玄女命蛋子和尚化名为诸葛遂智投身于官军，破了妖法。圣姑姑回山取刀，又中途为九天仙女所捕。小卒马遂，本与王则交好，受文彦博命，私入贝州，乘机斫裂了王则的嘴，叫他念不得咒语。后李遂率了五百掘子军，打地洞入城，捕住王则等，才灭除诸妖。玉帝命圣姑姑代白猿神看守天书，山峰崩了下来，恰好塞了洞门，从此白云洞，再无人到。

此书传为罗贯中所著，原本二十回，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据鲁迅君的《中国小说史略》说，补本系前加十五回，记袁公刻天书及圣姑姑练法事（卷上，一五九页），其他五回，则散入旧本各回间，多补叙诸妖民道术。但我所见的一本石印本，则前二十回题为“荡平奇妖传”，后二十回（自二十一回起）又别题为“映旭斋增订北宋三遂平妖续传”，不知它有什么依据。

济公活佛（一名《皆大欢喜》，又名《醉菩提》）

济公是现在中国社会最崇信的人物之一，他的“鬼影”，在

各处都悬挂着，所谓《济公传》也继续的有人在做，现已出版了不少集了。还有济生会奉他为教主，正与同善社之奉吕洞宾一样。上海新舞台前演新剧《济公活佛》，也哄动一时，闻演者在化装为济公前，须先虔诚的拜祷。济公的故事，在《西湖佳话》上有一则，此书则叙济公事较为详细。全书共四卷，分二十回，现在的《济公传》，乃系以此书为底本而放大的。此书编次者名天花藏主人，不知其真姓名。书中的故事大略如下：

台州府天台县，有一位宰官李茂春，生了一子，系罗汉投胎，性空长老替他题名为修元。修元有宿慧，深于禅机。父母死后，他便到杭州剃度为僧，改名道济，后悟出本来根柢，便诈为疯狂，人又名他为济颠。他做了许多奇迹。有一次，长老要他化缘起造寿山福海殿，他把缘簿交给毛太尉，却去托一梦给太后，太后便舍了三千贯钱，去造这个殿。又有一次，净慈寺被大火烧了，济颠又托了一梦给皇帝，由他舍了许多钱重造。只恨临安山中买不出为梁为栋的大木头来，于是济颠把酒吃得烂醉，睡了几天，一天，忽醒来叫道："大木来了，大木来了！"又叫人在寺中的一井上搭架扯木。果然由井中扯上许多大木来。原来是济颠由四川把木从海上运来的。诸事俱毕，只有殿上三尊大佛，不曾装金，济颠又吃得烂醉，在佛身上呕吐。僧众进去看时，大佛已装上金了。又有一次，济颠走过一家门口，忽见门前晒有一缸酱，便坐在缸上大便起来，主人赶出看时，他已去得远了，回头看见缸中却有两条大赤练蛇游出，还有无数的小蛇，游了一地。亏得他救了他们一家性命。后来，还做有几件奇事，便在寺中坐化了。过了些时，有人从天台来，说遇见济公，托他带信来。又隔了一二十年，净慈寺山门倾倒，正在募化大木，忽一日有一范村客人，送了一牌大木来，说是济公向他募化来的。至今杭州还盛传着济公的这些故事。

此书今有铅印本。

（《时事新报·鉴赏周刊》第13期，1925年8月31日）

残唐五代史演义

《残唐五代史演义》，为叙五代时史实的一部小说，与《五代平话》（见本书第二）多有不同之处。《五代平话》共十卷，每一代占二卷，各自独立。此书则自首至尾联为一气，共分六卷。又所叙事实，二书亦多不同之处。此书的中心英雄是李存孝，《五代平话》则不是如此；《五代平话》叙各帝王微时事甚详，此书则连最为民间所艳传的刘知远、李三娘故事亦未叙及。由此可知作此书者实未尝见过宋人的《五代平话》。此书起于黄巢的不中，终于宋祖的代周，这是与《五代平话》相同的。

此书凡六卷，共分六十回，但不标明第几回，仅写出回目，如“存孝力服王彦章”等。文辞很粗卑，乃学《三国演义》而未能者。书前题“贯中罗本编辑，若士汤显祖批评”，文中则无若士的批评，只有卓吾子在每回之后有几句话的总评。这些评话都是浅陋之至的，想李卓吾决不会做出这种评语来。大约所谓罗本、汤显祖、卓吾子，都是托名的，决不是真的出于他们之手。

李存孝在这书里，比之其他诸人都写得更活跃，所占的篇幅也独多。自第十回至第二十八回，差不多都是以他为中心。李存孝在现在的民间，已成了最英勇的英雄之一，大约是此书的宣传之功。

此书的故事，关于史实的，与正史大约差不多，这里不说，下面只略叙关于存孝始终的一段。

李克用由沙陀起即救唐，在中途见牧羊童安景思打死一虎，

便收他为第十三太保，改名存孝。存孝英猛无敌，身材却极瘦弱矮小，曾活活的夹死黄巢部下猛将孟绝海，威震诸镇。克用的太保中有二个名康君利、李存信的，很妒忌他，时时要害他，亏得周德威救了他。有一次，存孝仅与部下十八骑径赶进长安，大闹京城，黄巢数十百万人马竟不能奈何他。后来黄巢终于为李克用所灭，唐天子复还京城。克用班师归去，在途中，存孝又威服了铁枪王彦章，使他隐姓埋名，逃于他处。朱温设计谋害克用，亦为存孝所救。后朱温总揽朝政，无所不为，克用连年与他交兵，俱亏得存孝杀退他们。存孝某日有病，有敌将白马高思继，骁勇无伦，连败唐兵，存孝得知大怒，带病上马，立把思继擒下。后克用将存孝封于沁州。康君利、李存信乘机设计诬陷他。他们见克用醉卧，便假传旨意，把存孝用五牛挣死了。克用得知，大怒且悲，捉了君利、存信，把他们倒烧，做一对照天蜡烛，立于存孝灵前。存孝死后，王彦章复出，无人敢敌。克用尝为所追，赖得存孝阴灵救了。

此书我只见到石印本。

（《时事新报·鉴赏周刊》第14期，1925年9月7日）

飞龙全传

《飞龙全传》系叙赵匡胤的微时事，至他登极后止。此书流传甚久。到了嘉庆二年，有吴璿者，替它改订了一下，再镂版行世。书前有杭世骏的一序，又有吴璿自己的序。

全书共六十回，分“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万年书”二十卷。书中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宋太祖。郑恩、高怀德诸人也是很重要的。其大略如下：

赵匡胤为赵宏殷的儿子，为上界赤发火龙下凡，有帝王之分。相士苗训遇之，大惊，拜称万岁。匡胤大怒以为狂。某日，匡胤同二友到城隍庙，戏骑泥马。他们道，谁有帝王之分，便可使泥马飞跑。他们骑上，马都不跑，独有匡胤一骑上，泥马便往庙外飞跑去了。一时京城中人民大惊。匡胤因此被官府治罪，发配大名府充军，亏得大名府总兵是他父亲年侄，所以待匡胤甚厚。他在大名，曾结识了一个名妓韩素梅，与订终身之约。土豪韩通，欲娶素梅不得，便与他冲突，为他所打，逃出大名。二年之后，匡胤被大名总兵释送回京，他听说汉隐帝造了一座勾栏院，与民同乐，便到院中，戏坐龙椅。禁军捕他不得。夜半，他又越墙进去，把院中女乐都杀死了，因此亡命在外，途遇强寇董龙、董虎，收服了他们，救了一个书生下山。不料那书生是假的，那是一个女子，名张桂英；她父亲便把她嫁给匡胤。柴荣推车卖伞，在此与匡胤相遇，他见荣顶上现出黄龙，便与他结拜为兄弟。不久桂英病死，兄弟二人便辞张员外而去。他们在途遇险，亏得郑恩救了他们。三人又重结为兄弟。他们又剪除了一股草寇。途中遇关口，见张有匡胤面影，欲捉捕他，他便与柴、郑二人分袂，不同二人过关。柴、郑二人，走了不久，柴荣忽病倒店中。郑恩舍之而去，在孟家庄降妖，为村人所供养。在此再说匡胤一路上做了许多好事，遇到许多艰阻。后来，遇见外祖母及舅父杜二公，劝杜二公弃邪归正。他又辞了外祖母出去游行，复与郑恩相遇。在平阳镇又与韩通相见，再打了他一次。柴荣病好后，到禅州寻他姑丈郭威。威这时正为大将，阴有大志，荣甚为他所信。隐帝听信谗言，欲杀他，他便起兵图谋大业，在滑州，遇高行周及子怀德阻路，被行周杀得大败。亏得行周识得天象，知郭威当兴，便退兵回本镇，郭威因此便得直进京都，自立为帝，是为周太祖。因无子，立了柴荣为嗣。荣回禅州，与匡胤及

恩相遇，韩通亦在柴部下为大将。因事，匡胤又打了他一次。这三次打韩通，是民间很喜欢传述的故事之一。柴荣回归京都，与赵、郑同行。路上，郑恩与丑女陶三春相殴打，反因此结为夫妇。后周祖命匡胤去征高行周。行周正在大病，其子怀德又已回乡，行周夜观星象，知事不可为，便自刎而死。匡胤得胜班师。周祖死，荣即位，是为世宗。北汉刘崇，乘机来伐，为匡胤及郑恩、高怀德等所败。后来他们又去攻伐南唐，把南唐打得上表臣服。世宗此后，渐渐的好逸乐，不久即死。军士们以黄袍加于匡胤之身，拥立他为帝，是为宋太祖。《飞龙全传》即于此结束。

此书叙写郑恩最有生气，大似《水浒传》中之李逵，但亦有许多写得不近情理的地方。柴荣大病，而郑恩忍心舍之而去；这是刚直粗暴的人，决不会出此一着的，而作者乃写郑恩如此，未免有些矛盾。又柴荣不失为五代时的一个杰出的人物，而此书处处写他的懦弱、悭吝、无能，也是很不对的。

此书改编本刊于嘉庆二年，同治九年时又翻刻了一次。前于嘉庆所刊的本子，我未见。

又见有一种石印本，名《南宋志飞龙传》，书名与《飞龙全传》相同，而事实间有不同。全书共四卷，分五十回。第一卷的十回，差不多都是叙五代中晋代之事，并未以匡胤为主人翁。到了第二卷才叙到匡胤事。到了第四卷，并叙匡胤登帝位之后，平定诸国，并及郑恩战死于潞州城事。此事文笔较前书为板涩，人物都不大活泼有趣。

（《时事新报·鉴赏周刊》第15期，1925年9月14日）

杨家将传

《李陵碑》、《四郎探母》以及《辕门斩子》诸戏，是现在舞台上最流行的戏剧；这些剧本都是以杨家将为中心人物的。在中国社会中，北宋杨家将与唐之秦琼、尉迟恭、薛仁贵，汉之关羽、张飞有同样的威权，他们的故事是最为一般民众所喜欢歌唱传说的。小说中叙杨家将的故事的，有《北宋杨家将传》一书，与《飞龙传》合称“南北宋”。此书的来源是很古的，卷首有万历戊午玉茗主人的序，又说是玉茗堂批点的。此序是否真为汤显祖所作，我们不能知道，然此书之出于明人手笔，则是没什么可疑的。

杨家将的最初一个是杨业，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史称业为潘仁美副将，与契丹战，败死于陈家谷。至于业子延昭、孙宗保诸人，则仅为小说家所传述的人物而已。大约业的故事在当时民间是流传很盛的。于是小说家便张大其辞，虚构了许多人物而形成了这一部《杨家将传》。全书共分四卷，凡五十回，兹将全书的故事，略述于下：

北汉主屏斥忠臣呼延廷，廷在中途为奸贼所杀，其子呼延赞被马忠所抚养。会宋太祖伐北汉，与杨业战，不利而回。归途收赞为大将，后太宗即位，任赞为先锋去伐北汉，大破之。辽兵来救，又为赞等所败。于是杨业又出来挡住宋兵。八大王施反间计，使北汉主不用业，于是业投降于宋军，北汉遂灭亡。宋军乘胜去伐辽，不得利而回。后来辽兵来攻宋，高显兄弟都死于战场，又将太宗围困于五台山。幸杨业子渊平假扮宋君出降，太宗始得脱险。这一次大战杨家将死者甚多，渊平及他的两个弟弟俱被番兵杀死。四郎延朗被捕，改姓名为木易，被招为驸马。五郎

延德在五台山落发为僧。辽兵乘胜再攻宋。宋军以潘仁美为帅，杨业为先锋。仁美处处陷害杨业。一日他逼业出阵，被辽兵围困于陈家谷。七郎延嗣到仁美处求救兵，反为他所射杀。业自己战得力乏，撞死于李陵碑下。现在只有六郎延昭一人留在宋军中了。延昭到京，控拆仁美陷害之由，太宗将仁美贬为平民。这时辽人遣王钦入宋为奸细。真宗即位，钦大得势。后辽兵又侵宋，杨延昭带了岳胜去防敌，又中途收了孟良、焦赞。延昭与萧天右大战，被困于山谷中，孟良到五台山请来延德，除了天右，救出延昭。王钦在朝，屡次欲害延昭，真宗果为所惑，将延昭处死，亏得八大王暗中救了他，以别一人代死。钦又诱真宗到边地，被辽兵所困。八大王遂乘机奏明真宗，去取延昭，他重集旧部，大破了辽兵。这时，仙人钟离与吕洞宾闲谈，说辽当为宋灭。洞宾却下凡投身于辽，欲去灭宋，钟离也下凡助宋以抵抗。延昭子宗保为帅，大破天门阵，得胜回国。不久，宋、辽又有了一次最后的战争。木易驸马为内应，攻破了辽京，辽萧后自缢而亡。自此天下无他事好久。延昭、八大王及孟良、焦赞诸良将俱都死亡。西夏国王乘此机会起兵侵宋。宋人以杨宗保为帅去征他，不幸被困于金山。杨家十二寡妇起兵去救他，破了番兵，救出宗保，并乘胜平了西夏。《杨家将传》至此便告终止。

此书刊本甚多，木版的，石印的，俱有好几种。

（《时事新报·鉴赏周刊》第18期，1925年10月6日）

论唐代的短篇小说

中国的短篇小说，在唐代（公元618—907年）才开始发展，才有具有很美丽的故事和很完善的结构的作品流传下来。在这个文学艺术的伟大时代之前，我们已经产生了很漂亮、很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还可能已有了完美的短篇小说，但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就保存到今天的唐代以前的故事和传说看来，他们一部分是和古代的寓言分不开的，那就是引用了故事和传说，来说明某些哲学家的论据的；其他一部分，乃是宗教徒们，佛教、道教和中国古老的原始宗教，用来宣传宗教的信仰的，那就是，利用许多故事和传说，来阐明：信仰的人，得到了神或佛的保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疾病离身，恶鬼退去；不信的人，则会遭遇到种种的不幸与恶疾，且被打下地狱，受种种的可怖的刑罚。还有的一部分，乃是记录人世间的嘉言善行或漂亮的言语，可笑的举动的；像最有名的《世说新语》就是这一类书的代表。专门记载“笑话”的书，也竟有好几部。也还有若干故事和传说，是记载神仙故事，鬼怪传说，乃至海外的人情物态的。他们的数量不少，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但都是相当简短、质直的记载，只是瘦骨嶙峋的故事和传说，还不能构成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短

篇小说。到了唐代，方才产生了描写婉曲、想象丰富、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真实的短篇小说。

最早出现的一篇作品是《古镜记》，这是隋唐之间的一个文人王度（约580—640）写的。他把若干段关于古镜的神奇的故事，组织成为一篇；是比较以前的简短的故事有显著的进步与更大的组织能力的。又有无名氏的一篇《补江总白猿传》（约产生于650年），写一个具有幻术的白猿，抢掠了人间的美女，后乃为一个将军所杀的故事。那故事是关于神怪的一类，但富有人情味。但更重要的是张鷟（约660—740）所作的《游仙窟》这篇小说，将近一万言，写的是他自己在一夜之间，身入神仙之窟，和美丽的女子十娘和五嫂酬酢应对的经过。他把这样恋爱的遭遇，写得很细腻，很生动，且充分的运用诗歌和民间流行的“双关语”，给予后代的小说作者的影响很大。

在他之后，描写人世间的青年男女们的恋爱故事的作品就大为发达。有的是真实的很凄惋的故事，有的是故事很幻怪，但又很近人情的悲剧或喜剧。陈玄祐（约770年间）的《离魂记》，写王宙和张倩娘相恋，但她的父亲把她许配给别的人了。王宙很悲愤的离开了她，上船到京都去。午夜的时候，他正在船上辗转的不能入睡，却听见有人急骤赶到船上来。原来是倩娘弃家来奔。他们到了四川，同居了五年，生了两个儿子，同回她父亲家里去省问。想不到她的身体却是病在闺中。两个倩娘，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原来私奔王宙的却是她的灵魂。

沈既济（约750—780）的《任氏传》，写的是妖狐任氏和少年郑六相恋的故事。这故事写得很生动，任氏虽是女妖，却生得美艳冶丽之至，且极忠贞于郑六，遇强暴而不屈伏。后为猎狗所杀；郑六永远的忆念着她。

李朝威（约800年间）的《柳毅传》，写少年柳毅与洞庭湖

的龙女的恋爱遇合。这是神怪的故事，却写得很富于人情味，故事的发展也很曲折而动人。

但写得最好的还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和白行简的《李娃传》。这两篇作品都是描写人间的真实生活与故事的。他们把唐代的社会生活都表现得十分翔实而生动，那故事的本身又是那末凄惋而曲折，可以说是典型的唐代短篇小说的作品。

蒋防（约 780—830）早年以诗赋著名，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长庆（821—824）中，贬为汀州刺史。他的《霍小玉传》，写有名的诗人李益和少女霍小玉的恋爱故事。这是一个悲剧。李益抛弃了霍小玉，另外娶了妻，小玉却痴心的等待着他，直到病死。在临死之前一刻，才和李益再见一面。她凄怨的责备着李益，一恸而绝。对于这个负心的诗人，读者是会不由得要引起憎恨之感的。

白行简的《李娃传》，则是一个喜剧的结果。行简（770？—826）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他常写为大众所喜爱的文章。这篇小说，作于贞元十一年（795），是他早年的作品。李娃是长安城的一个有名的妓女，少年郑生为了热恋着她而丧失了一切，流落为乞丐，受尽了痛苦。后来，李娃收留了他，使他奋志读书，中举为官。这是当时艳称的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元稹（779—831）的《莺莺传》流传得最盛，当时即有人写了诗歌，以后又有曲子。著名的《西厢记》戏曲，就是演这个故事的。稹是一个诗人，当时诗名和白居易相埒。他的诗歌，天下传讽，并传入宫廷中，宫中呼为元才子。尝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后官武昌军节度使。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他是唐代短篇小说的作者中的一位最为人所知者。《莺莺传》写张生和崔氏少女莺莺的恋爱故事。稹写少女的初恋情怀，甚为生动。他们的恋爱是以悲剧收场的。张生另外结了婚，莺莺也嫁了人——后来

的《西厢记》却改写成团圆的结局。但初恋的惓忆却是像藕丝似的牵系在心头。

有名的《长恨传》为陈鸿所作。陈鸿（约810年间）是白居易的一个朋友。白居易写了一篇《长恨歌》，记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陈鸿为之作此传，附于居易长恨歌之首。这个故事也是流传极盛的，但陈鸿写得朴质而不大动人。

像这样的恋爱故事，在唐代还产生了不少，但脱离不出以上几篇的范畴。在同一时期，又产生了一种具有出世思想的幻想的故事，那是描写人世间的富贵荣华，像梦幻似的瞬刻消灭的；梦中的一生，虽是瞬刻，却也就是真实的人世间的一生的写照。这样的故事，足以表现出唐代考试制度下的文士们的不满与不平的心情。由于这样的心情，就产生出对于“官吏”的显赫生活的凄凉结局的卑视。我们可以举出沈既济《枕中记》、沈亚之的《秦梦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三篇作为代表。在其中，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是最好的一篇。

李公佐（约770—850）和白行简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很用心于写短篇故事的。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正和白行简的《李娃传》一样，都是很完美的短篇小说，不仅盛传当代，而且对后来的影响——特别是戏曲作家们——是很深的。但这二者之间，其气氛和情调是十分不同的。李公佐沉屈下僚，名位不显，恐怕其生活也是十分困顿的，因之，便产生了消极的反抗的心理，以出世的思想，掩蔽其不满与不幸。南柯太守淳于棼，在蚁穴之中所经历的一生，也便是唐代最显赫的官僚所经历的一生。这是很好的，而且很真切的表现出唐代官僚阶级的内在心理的故事。沈既济和沈亚之的两篇，其情调也大致相同。沈亚之（约790—850）和诗人李贺是朋友，李贺称他为“吴兴才人”。他也是名位不显的一位不大的官。有《沈下贤集》，今存，他的

《秦梦记》，写得不大好，远不如《南柯太守传》的漂亮。

唐玄宗的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举起反叛的旗帜之后，唐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便逐渐的削弱下去。地方军阀的力量一天天的强大、坚固，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分裂的局面。这些军阀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扩大自己的领土，对于他们领土上的人民们的剥削与奴役是异常残酷的。“民不聊生”的现象，是到处的普遍的情况。人民们不仅要付出很重的赋税，而且还要为军阀们服兵役，替他们争夺土地而作战。这种情形，在宪宗以后（即820年以后）更为严重，以致产生了黄巢率领人民军的大起义。在这个时代，军阀们还蓄养着武士们与刺客们。而人民在被压迫的痛苦之下，也希望有超人的武勇之士，能够出来为人民除暴害，雪冤仇，报不平，解除痛苦。因之，武侠或剑侠的故事便大为流传。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性质较为不同。这故事以拥护唐帝室的主旨，说明“神器”是不能窥窃的。但像虬髯客那样的神秘人物，也是属于武侠之列的。杜光庭（约900年间）是一个道士，因避乱到了四川，王建以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有《广成集》传于世。这个故事，在后代流传甚广，成为戏曲家们喜用的题材之一。

段成式（800？—863）的《酉阳杂俎》里有很多的武侠故事。袁郊（850年间）的《甘泽谣》里有《红线》一篇，为武侠故事中的典型之作。红线是一个少女，身怀绝技，能飞行往来，遂以她的绝世的武技，阻止了一场军阀们的战争。这个故事在后代也流行甚盛。裴铏（约860年间）的《传奇》，所记载者多半为武侠故事。其中以《昆仑奴》和《聂隐娘》二篇最令人所传。《昆仑奴》也是一篇勇士的故事，《聂隐娘》的故事则更进一步带有神仙的成份。像《聂隐娘》这样的女子，以剑术著称的，乃成

为后代许多的剑仙故事的始祖。裴铏在咸通中为镇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后官至成都节度使副使，加御史大夫。高骈好神仙诡谲事，裴铏恐怕是深受其影响的。但他所写的虽多写神仙剑侠之事，而在幻诞的记述里，仍可看出这个混乱时代的一些真实情况来。

唐代的短篇小说显然较以前的质实、简短的故事与传说，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他们是用散文来细腻婉曲的抒写人间的，乃至幻想的物态人情的。宋洪迈说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事情，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这个评语是很公允的。这些短篇小说在后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有很多的小说家们模拟他们的作风，而且，他们成为许多戏曲家们吸取题材的渊薮。许多元代和明代的剧本的题材，像《西厢记》、《南柯记》、《绣襦记》等，都是根据了这些唐代小说的。它们在中国文学里所占的重要地位，有些像希腊的神话与传说。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都得熟悉这些故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也必须熟悉这些故事；否则，就很难了解许多的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与其演变之迹。但他们的本身，也是很完整的作品，不仅具有美丽的题材，而且，也已达小说创作的相当完美的境地。

评日本人编的支那短篇小说

日本人的出版力与购书力是很可使我们惊异的；每年出版书籍之多，恐须占世界第二位；每书销售之多，有的竟至二百余万册，这也是我们土地比日本大二三十倍的中国所未尝有过的。近二三年来，日本出了不少种所谓“大系”的书，如《近代剧大系》、《古典剧大系》等，都有了很多的读者，最近又看见“近代社”刊行《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广告。这部书共十六册，《古代物语篇》一册，《英吉利篇》二册，《亚米利加篇》一册，《佛兰西篇》二册，《独逸篇》一册，《露西亚篇》二册，《南欧与北欧篇》一册，《探侦家庭小说篇》一册，《作者不明杰作集》一册，《日本篇》三册，《支那篇》一册。

这部“大系”的编选法，颇有可议之处，如既分国而选，却又别出一种《探侦家庭小说篇》，似乎是自乱其例。

别的话暂且不说，现在只论论他里面的一册《支那篇》。

这部书我未见到，——尚未出版——亏得我的朋友谢位鼎君从日本把那一册《支那篇》的目录钞寄给我，我才能先期知道这部“大系”中所选录的支那短篇小说都是些什么。

请看这个目录：

汉武内传（班固）	袁氏传（顾夐）
迷楼记（韩偓）	任氏传（沈既济）
长恨歌传（陈鸿）	剪灯新话（瞿佑）
红线传（杨巨源）	剪灯馀话（李祯）
李娃传（白行简）	聊斋志异（蒲松龄）
会真记（元稹）	今古奇观
游仙窟（张文成）	十二楼（李渔）
杜子春传（郑还古）	离魂记（陈元祐）

从这个目录里，我们很容易的看出选编这个《支那篇》的日本学者书桌上所有的是哪几种的中国书籍。除了《游仙窟》中国不见传本，《十二楼》我们也少得看见之外，——此二作似只在日本流传——其余的都是极熟悉的作品。粗看之，好像选得没有什么遗漏，然仔细一读，却发见了不少可以使人遗恨的地方。第一，编者遗漏了不少好的作品，而选了些不大好的东西。这是最容易看得出的。最好的名作如《霍小玉传》、《虬髯客传》、《南柯太守传》等不选，却选了些无趣味无价值的《汉武内传》、《迷楼记》、《离魂记》、《剪灯新话》之类。第二，太偏于一方面的作品。原来中国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二大派别；一派是“传奇派”，即唐人所作的传奇以及后人的模拟作品；一派是“平话派”，即宋人所作的白话体的小说及明清人的仿作。此书所收的即太偏于传奇派，在所选中国短篇小说二十篇中，唐、宋人传奇，占了十一篇，而后人的模拟的传奇派作品，如《剪灯新话》、《剪灯馀话》、《聊斋志异》又占了一部分，所收的“平话派”作品，只有《今古奇观》一种，不知究竟选了几篇，恐至多不过二三篇吧。许多很好的平话派作品，像《京本通俗小说》、《今古奇闻》、《拍案惊奇》、《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佳话》之类，却一篇也不入选。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三，在他们定的目录中，所列的著作

者的姓名也错得不少。似乎他们所据的只是《唐代丛书》吧。因为这些著者的姓名都是《唐代丛书》所题上的。《汉武内传》显然是后人伪托为班固所作的,《迷楼记》题韩偓作,也是假托的。这些都已有人辨明,为什么编者不知呢?

由以上看来,我们可以很大胆猜测编者书桌上所有的中国书,除了几本本来流行于日本的之外,不过是《唐代丛书》、《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之类的几种最通俗的书而已(《剪灯新话》、《馀话》在日本本极流行)。仅仅从这几种书中而撷取中国短篇小说的美花,自然所得的不过是些草花,甚且竟是些"绿草"了。

这部书出版尚须时日,我很希望他们能有机会来更正一下。

以日本与我们中国关系之密切,研究中国学问之热心,而他们对于我们的文学知识,竟如此的浅薄,这真使我们未免有些失望。然而我们自己的学者又如何?言至此,殊有无穷的希望对于未来的我们的学者。

1925年5月8日。

(《时事新报·鉴赏周刊》第1期,1925年5月11日)

日本最近发见之中国小说

宋人长篇平话，自《五代史平话》诸书之外，便不多见。前曾听见人说，在莫斯科图书馆中，有宋刊本《刘知远传》一种，然仅得之传闻，未知其果有之否。月前，鲁迅先生过上海，曾谈及著《中国文学概论》之盐谷温君，最近在日本内阁文库中，发见元刊本平话，自《武王伐纣书》至《三国志平话》，凡五种，皆每页有图，上半页为图，下半页为文字，有如近来之石印通俗小说。其中《三国志平话》一种，已用珂罗版印成一百部。文字殊粗俚。由这部《三国志平话》，可以知道今本《三国志演义》乃是经过如何重大的修改与增饰而成的。《武王伐纣书》大约也是《封神传》之所本，惜未见其书，不敢臆断。希望盐谷君能早日印出，这种发见，对于中国小说史上是极有价值的。

有了这种发见，我们可以很确切的断定：

中国平话小说在宋、元时，是极幼稚的，也许都不过是“说话人”之底本，其成为今之式样，乃在明代的中叶左右。

更可以很确切的断定：

中国平话小说之创始者，乃是民间无名作家，或在庙宇中说书的“说话人”，经过了一代代的传述与增饰，到了最后的一个

文人手中，方才成为现在的定式，正如希腊之史诗，欧洲中世纪之传说的情形一样。

据此看来，可知如《水浒传》是罗贯中或施耐庵著的等等问题，便都不必提；我们若以罗、施为元代人，则他们当然的不会著有如此完美的《水浒传》出来。

盐谷君又曾见到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六卷）全书，及冯梦龙所纂三言中之《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二种。前者之发见，确也是一种重要的消息。长至六卷的杂剧，我们始终未曾见过，《西厢记》不过四卷而已。这长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必定有不少贡献，也希望盐谷君能早日将他们印出。关于后者，我曾在一部从苏州购到的《今古奇闻》第一册封面上，见到藏此书者的几句题辞，谓他及他的兄并曾藏有《恒言》、《明言》诸书。这部《今古奇闻》是光绪间刻的，可见藏此书者必为近人，《明言》诸书在近时也必还有存在。

（《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6月）

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一　绪　　言

我们的所谓小说，在唐代以前，可以说还不曾产生，虽然琐屑的“笔记”，与乎佛家的“因果记”已经是很流行着。笔记体的东西，简直不能算是小说，因为他们记载的琐杂，叙述的简率，全不是所谓真正“小说集”一流的东西。也许其中偶有颇富于小说趣味的记载与叙述，但也只是一种偶现的珠光，且只能成为一种小说的资料，而不能即谓之为小说。佛家的“因果记”则更为别具目的，非复小说的面目。他们自己既不承认为小说，我们当然更不便以他们为小说。像《冥报录》中的一则：

> 僧义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龙兴寺，行止诡谲。府主优容之。俾赍钱帛诣西川写藏经。或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一旦发觉。卖经者毙于枯木下。此僧虽免罪，未久得疾。两唇反引，有似驴口。其热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见。苦楚备极而死。同寺有数辈，贩鬻经像，惧而舍财修功德，以孚为鉴戒。（《太平广记》卷一百十六引）

便是一例；这是纯粹的宗教文训，决非以说故事为目的之类的东西。虽然其中偶有近乎具有小说趣味的东西，其实也都是未成形的宗教小说。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唐代以前，中国还不曾产生过正宗的小说。到了唐代之初，才有《游仙窟》一流的东西，以记述空想的奇遇，《古镜记》一流的东西，以描叙古物的神迹。至此而单篇别行具有描写的意向与想象的能力的小说方才出现于文坛。开元天宝之后，此类小说尤为盛行。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遂极其婉丽之致。是谓传奇的时代。但他们俱是用典雅的古文写成了的。其影响于后来的文坛者并不甚大，他们只能使后来有《剪灯馀话》、《聊斋志异》一类的著作，却不能使后来有长篇巨制，像《西游》、《水浒》、《三国》、《金瓶梅》一类的杰作。真正的以国语文写成的小说，当始于唐代之末而不始于唐初。

向来的见解，每以为以国语文写成的小说，在元代是极盛，《三国》、《水浒》皆出于元代；《西游记》也为元人所作。但经了近十余年的考索，知道今本《西游记》并非出于元代的邱处机之手，而实为明代的吴承恩所写，才知道今本《水浒传》的完成，亦在明代的中叶，而不在元代。于是许多人便以为以国语文写成

的小说乃系胚胎于元代而始盛明代中叶者。这个见解，一时颇为有力。然而，反证立刻便出来了，江东老蟫缪荃孙序的《京本通俗小说》竟在十余年前披露于世；罗振玉也刊布了所谓宋板的《三藏取经诗话》，董康又印行着所谓宋板的《五代史平话》。于是国语文小说的生命的开始，不仅在于元代，而且被推源于宋代了。就《京本通俗小说》的内容观之，宋人词话的文笔是很高超的，其描写的逼真，遣辞的纯熟，大似全盛时代的产品，而不似草创的初期的东西。如果我们确定《京本通俗小说》内的东西，的为宋人之作，则国语文小说的开创似乎更应提早。果然，在匈牙利人史坦因所发见的敦煌千佛洞藏书库的许多写本中，乃竟有唐人写本的国语文小说《唐太宗入冥记》及《秋胡小说》等在着。《唐太宗入冥记》叙的是：太宗被追捉到冥间，遇见了阳人而为地府判官的崔子玉。藉了他的力量，得以多注阳寿，复回人世的事。《秋胡小说》叙的是：秋胡辞妻别母，前去求学，后得官归来，乃在途调戏采桑女子，不料这女子乃即为其妻。在《唐太宗入冥记》的纸背题有“天复六年”（公元906年）等字样，按天复六年即天祐三年，正是唐末。钞书者写于唐末，则著此书者至迟也当在唐末之前。假定钞者与作者同为一人，则其著作时代也当在公元906年或更前。如此看来，我们的国语文小说的创始期犹当从宋代而上移至唐末的。

《唐太宗入冥记》与《秋胡小说》的文句极为粗率，多有不成文理处，白字也是连篇累牍的见着。其过失当不尽在钞者，想来著者也未必是深通文理之人。姑引此二作中的一二段于下，以证此说。

> ……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者到一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

> 太宗皇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子玉闻语，惊忙起立，惟言：“祸事！”兼云：“子玉是人臣，□远迎□皇帝，却交人君向门外祇候。微臣子玉□□乖礼。又复见在辅阳县尉。当家五百馀口，跃马肉食，是皇帝所司。今到冥司，全无主领之分，事将□□怠。若勘皇帝命尽，即可事绝言。或者有寿，□□长安五百馀口，则须变为鱼肉，岂不缘子玉冥司□□□□乖。”（不列颠博物院藏《唐太宗入冥记》）
>
> ……“汝今再三弃吾游学，努力懃心，早须归舍，莫遣吾忧。”秋胡辞母了手，行至妻屋中，愁眉不尽，顿改仪容。蓬发长垂，眼中泣泪。秋胡启娘子曰：“夫妻至重，礼合乾坤。上接金兰，下同棺椁。二形合一，赤体相和。附骨埋身，共娘子俱为灰土。今蒙娘教，听从游学，未知娘子听许已不？”其妻听夫此语，心中凄怆，语里含悲，启言道：“郎君，儿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虽门望之主，不是耶娘检校之人。寄养十五年，终有离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随夫。今日属配郎君，好恶听从处分。郎君将身求学，此惬儿本情。学问虽达一朝，千万早须归舍。”辞妻了，道服得十种文书，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穀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便即发程……（不列颠博物院藏《秋胡小说》）

此二则中，俱有不可通之语，如“道服得”之类，但在那二篇首尾不全、处处荆棘的小说中，已是最容易明了的所在了。这可见那时的国语文小说，确尚在创始时代。作者皆为民间的半通不通，略识之无的人，故所作的东西，也都是半通不通，若可解，若不可解的。纯熟畅丽的国语文小说，尚要经过一二百年，到了

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手中方才能够出现呢。

南宋时代实为国语文小说第一次的黄金时代，不仅短篇小说若《京本通俗小说》所收录的几篇，已臻风裁完美、辞调纯丽之境，即长篇的讲史，像《五代史平话》之类，也已至叙事布局都很自然合格的时代。

然到了继于南宋之后的元代，国语文小说，似乎又陷入一个黑暗的时期。今所知的元代小说，若《全相平话五种》，其措语用辞大都是粗鄙不文，有似于《唐太宗人冥记》及《秋胡小说》。《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古本）之作，已近元代之末，其行文虽甚通畅，而描状的活泼，叙述的逼真，却仍追不上宋人词话。元代的国语的散文文学，不仅小说一类为然，似乎都在退化，都在倒流。其杂剧戏文的“曲文”虽往往是隽美的白话文，但其散文的对白却往往都是很笨拙的东西，一点也不能与其曲文相称。

明初的国语文也未必有什么显著的进化。但到了嘉靖的时候，小说的第二黄金时代却终于经过了长久的黑暗时期而来到了。《水浒传》完成于此时，《金瓶梅》与《西游记》也皆著作于此时；《封神传》、《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写作，则较后于此。不仅长篇小说为然，即中篇的小说，短篇的评话也俱现出空前的异彩。由此至明末的百年间，实可谓为中国小说的最光荣的黄金时代。这时所有的小说，往往到了现代还流行不衰。

清代的小说，也颇足以使我们注意，虽然已渐渐的呈现出了衰老、疲乏的征象，且其散文的进步也未必有加于明代。《红楼梦》、《儒林外史》与《镜花缘》乃是清代小说的代表。但短篇的评话，在那时却完全陷于无人注意之境。清末，吏治的黑暗为往古所未有；像《官场现形记》一类的谴责小说，遂以盛行；其种类之复杂，著作态度的恶劣亦为往古所未有。千年来的国语文小

说的旧格调，遂被埋没于愤怒、报复、谩骂、讥嘲的小说坟墓之中。

本文原来只叙述元、明二代的国语文小说的演进的经过的，但为了要使读者明了国语文小说的第一黄金时代的情形，却又不能不追溯到宋代。至于明以后的小说，则本文俱未之及。

二 宋人话本

宋代的小说以“词话”为主体。“词话”者，盖即王国维氏所谓“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也”（王国维《跋唐三藏取经诗话》）。缪荃孙不知词话二字之意，颇怪其索解无从，遂武断谓“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缪荃孙《跋京本通俗小说》）。若将《京本通俗小说》残本的全部以及其他宋人传下的短篇小说，俱谓之“词话”，当然不甚可通。盖像《错斩崔宁》之类，通体并无一词者，若强谓之“词话”，未免近乎牵强。但《也是园书目》所载宋人词话十六种，《错斩崔宁》乃亦在其中，可见钱遵王编目时，只是将同性质的东西归在一类，必非严格的分着类别的。词话之外，其有诗有话者，则谓之“诗话”。像今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便是。但也有历史小说一类的东西，像《五代史平话》便是。但诗话、词话、平话，为了方便，也可以总称之为“话本”。话本的一体，在宋代是盛行于民间的。那时的话本，不仅单本刊行，且复演之于口，大约总是口说在先，然后为了喜爱者的众多，印刷术的便利，复将所口说的笔之为书。以其本为“说话人”的本子，故虽有“诗话”、“词话”、“平话”之分，而总离不了“话”字；又其体裁也因了此故而具着充分的演说宣讲的气氛，其口吻，也总离不了“说话人”对着听众说话时的样子。

说话人的职业，在北宋时便已盛行。明郎瑛的《七修类稿》说："小说起于宋仁宗。" 此语未知所本。但宋仁宗时代之已有以说小说为职业的人则可意想而知。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京瓦技艺"一条，叙述徽宗时代汴京的职业的技艺者的种类与姓名。其中有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诸类。他虽系追记宋徽宗的一代，其实这些人物的由来，必定是很古远的，决非突兴于徽宗的一代的。南渡之后，诸般技艺，仍甚发达。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及周密的《武林旧事》，都记载有专门的说书者的类别。耐得翁谓"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这里似乎是分为六类，但将如"银字儿"与"说公案"并为一类（据《梦粱录》），"说经"与"说参请"并为一类（据同上），则正合于四家之数。《梦粱录》及《武林旧事》所载的家数虽与《都城纪胜》所载略有不同，而大体相差不远。"谈经"、"说参请"及"铁骑儿"一类的东西，今不复存。今所存者胥为小说及讲史的话本，而以小说为尤多。讲史存者为《五代史平话》及《宣和遗事》，而小说存者则以《京本通俗小说》及"三言"中所载的及《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代表。今先论"小说"，即所谓"银字儿"、"说公案"一类的东西。

宋人的"小说"，由于缪荃孙氏的努力，使我们知道了有《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一部"小说集"，由于罗振玉氏的搜求，又使我们知道了有《唐三藏取经诗话》那样的别一体。《京本通俗小说》今存者残阙不全，仅有第十卷至第十六卷的七卷，每卷一篇，实即七篇。其名目如后：

一、《碾玉观音》（第十卷）。《警世通言》有《崔待诏生死冤

家》，即此作）

二、《菩萨蛮》（第十一卷。《警世通言》有《陈可常端阳仙化》，即此作）

三、《西山一窟鬼》（第十二卷。《警世通言》有《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此作）

四、《志诚张主管》（第十三卷。《警世通言》有《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即此作。尾州本《通言》本文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也仅是异名而已）

五、《拗相公》（第十四卷。《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此作）

六、《错斩崔宁》（第十五卷。《醒世恒言》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此作）

七、《冯玉梅团圆》（第十六卷。《警世通言》有《范鳅儿双镜重圆》，即此作）

但此外尚有三卷，为原本所有，而缪氏所未刊者：

八、《定州三怪》（一卷）

九、《金主亮荒淫》（二卷）

至其未刊的理由，则因“《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然《定州三怪》今存于明人的《警世通言》第十九卷（名《崔衙内白鹞招妖》），而《金主亮荒淫》则亦见于明人的《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近人叶德辉又刊为一册别行。这些作品，除了《金主亮荒淫》一则，时代可疑之外，[①] 其余皆确然可知其皆为宋人之作。虽然《京本通俗小说》未必是

① 《金主亮荒淫》的内容，完全重述着《金史·海陵诸嬖传》，《金史》当不会根据于小说而写作此传的，所以此传的写作时代，似当在《金史》流行之后，换一句话，即至早当在元代中叶以后。

宋元时代的东西。[1] 如此，则这些宋人短篇话本的存在于今者加上罗氏印行的：

十、《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

共有十种十三卷之多了（连可疑的《金主亮荒淫》在内）。然实际上尚不止此数。《也是园书目》（《玉简斋丛书》本）载“宋人词话”十六种，其间除《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种已见于前，《宣和遗事》四卷，已为士礼居所刊行，《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二卷，当皆为巨帙的小说集外，尚有十种，皆为单篇另行的短篇话本。今将名目列下，并就所知注明其存在与否，及所存之书。

一、《灯花婆婆》（相传《水浒传》前原有“灯花婆婆致语”，然此致语今乃在冯犹龙改本《平妖传》之前，甚短，不知即系此本或其节本否?）

二、《种瓜张老》（《古今小说》第三十三卷，有《张古老种瓜取文女》一回，当即此作）

三、《紫罗盖头》（未见）

四、《女报冤》（未见）

五、《风吹轿儿》（未见）

六、《山亭儿》（“山”玉简斋本《也是园书目》作“小”；非。《警世通言》第三十七回有《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一作，当即此篇）

七、《西湖三塔》（《清平山堂》有《西湖三塔记》，即此本。《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作，

[1] 《京本通俗小说》的时代实为可疑，缪氏跋谓“的是影元写本”，我则断其为明代中叶的影写本，或竟是写本而未及刊行者。详见我的《关于京本通俗小说》一文（未刊出）。

盖即此作的放大)

八、《简帖和尚》(《清平山堂》有《简帖和尚》,即此本。《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见第三十五卷)

九、《李焕生五阵雨》(未见)

十、《小金钱》(未见)

则在此十种中,又有五种是见存于今的。我们如在明人所编的《清平山堂》、《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诸书中仔细的搜寻,当必可更发见好几十种出来的。例如:《杨温拦路虎传》(见《清平山堂》)的开头,有"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做杨三官人",文末有:"自此杨温和那妻子归京,上边口立一件大大功劳,直做到安远军节度使检校少保",明是宋人的口气。《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见《清平山堂》)的开头有"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间,黄榜招贤,大开选场。云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姓陈名辛",也明是宋人的口气。

又,此外,《古今小说》中,如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第十五卷的《史弘肇龙虎风云会》,第十七卷的《单符郎全州佳偶》,第十九卷的《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第二十四卷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第二十六卷的《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第三十六卷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第三十八卷的《任孝子烈性为神》,第三十九卷的《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中,如第十三卷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第二十卷的《计押番金鳗产祸》,第二十三卷的《乐小舍拚生觅偶》,第二十七卷的《假神仙大闹华光庙》,第三十卷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第三十三卷的《乔彦杰一妾破家》,第三十六卷的《皂角林大王假形》,第三十八卷的《蒋淑真刎颈鸳鸯会》,第三十九卷的《福禄寿三星度世》,皆是很明确的知其为宋人的话本;并非元人所作,更不是

明代的拟作者的所写。盖就其风格气韵而论，固显然是宋人的，使我们一见便可立刻与后来的“拟”别得出来，再其口气也完全都是宋人的，虽然有一部分是显然的曾为《古今小说》及《警世通言》的编者所改动过。其所叙述的事实，也完全是当代的事迹，当前的景色，所以写得格外的逼真可爱。《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叙述靖康以后，陷胡汉人，元宵在燕山看灯的凄惨心情，其低徊悲楚的口吻，令我们欲不信其为南渡以后之作而不可得。《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一开头便是：“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云云，《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一开头便是“话说大宋乾道、淳熙年间，孝宗皇帝登极”云云，《福禄寿三星度世》也有“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真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中”云云。明明都是宋人口吻。此外类此者尚多，不能一一在此举出。更有《醒世恒言》，也尚有宋人之作在内。例如《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卷十三），《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卷十四），《张孝基陈留认舅》（卷十七）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卷三十一）等，都很有是宋人话本的可能。总之，宋人话本，传世者无疑的当在三十种以上。这是一个无比的文学宝库，我们不能不慎重视之的。《永乐大典》目录中，平话一门，有三十余卷之多，惜未注出名目，否则必更可据彼而在明人诸小说集中搜探出不少来的。

这些短篇话本的特色之一，在于未入本文之先，必有一段“入话”引起。这些“入话”或泛论诗词，有如《志诚张主管》的入话：

> 谁言今古事难穷，大抵荣枯总是空。算得生前随分过，争如云外指溟鸿。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惆怅凄凉两回首，暮林萧索起悲风。
>
> 这八句诗乃四川成都府华阳县王处厚年纪将及六旬，把

镜照面，见胡须有几根白的，有感而作……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有个员外，年逾六旬，须发皤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贪色，荡散了一个家计，几乎做了失乡之鬼。这员外姓甚名谁？却做出甚么事来？

“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以下便是正文。为了要说老年人贪色得祸却先远远的从别一个老年人“见须发有几根白的”乃有感而作的一首诗引起，真可谓为“不知所起”。或亦有以相同或相反的故事引起的。但在宋人话本中，却以诗或词做入话者为最多。先是念唱一首或若干首诗或词，然后再解释这些诗词。为什么必定要念唱一首诗词？据我的猜想，依照着当时的习惯，在说话人开场演说“话本”之先，似乎必定要按弹乐器唱念诗词，以静喧哗的场面。今日弹词的“开篇”，摊簧的“唱文”（?）大约也还是这个遗意吧？唱念完诗词以后，恐怕听者不懂，便又加上一番解释，一面又可多引入名人的诗词与言论以证自己的渊博。又，或者作为拖延正文开始的时间，为了等候着开场后迟到之客的用处的，也说不定。入话的作用，大约不外乎此。以另一段小故事来作“引子”的格局，似乎还是较后的事。但篇中插入的形容形貌景色的歌词，其作用则颇不同，虽然其内容与“引诗”或“引词”似乎无大差别。大抵“插词”的内容，不外乎下列的几式：

（一）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生得如何？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碾玉观音》）

这是两句的六言，四句的七言组合成了的。可说是较短较简的一式。

(二) 恁地道它不是人？看那李乐娃时：

水剪双眸，花生丹脸。云鬓轻梳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意态自然，迥出伦辈。有如织女下瑶台，浑似嫦娥离月殿。(《西山一窟鬼》)

这是二句的四言，二句的六言，二句的七言，又是二句的四言，二句的七言组合成了的，较第一式略繁。但其中“轻梳蝉翼”云云的却与第一式全同。这可见当时这些“插词”原是互相钞袭借用着的。

(三) 张主管看见一个妇女，身上衣服不堪齐整，头上䯼松，正是：

乌云不整，唯思昔日豪华；粉泪频飘，为忆当年富贵。秋夜月蒙云笼罩，牡丹花被土沉埋。(《志诚张主管》)

这是一句四言，一句六言，又是一句四言，一句六言，又加二句七言组合成了的。其句格较前二式略有变化，但以四言起却与第二式同，以二句七言结，又与第一二式同。其略异者惟不以二句的四言起而以四六言的错综引起耳。

(四) 遍请范氏宗族，花烛成婚：

一个是衣冠旧裔，一个是阀阅名姝。一个儒雅丰仪，一个温柔性格。一个居纵贼党，风云之气未衰；一个虽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绿林此日称佳客，红粉今宵配吉人。

（《冯玉梅团圆》）

这一式表面看来，似乎与前都不同，因其系以二句七言起，而继六句的六言，结以二句的七言。但如将“一个是”的三字作为像词曲中取用的衬字观，则其起句仍为四言，并非七言。

（五）回转头来看时，恰是一个婆婆，生得：

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昏一似秋水微浑，发白不若楚山云淡。（《简帖和尚》）

这是二句的五言，二句的八言组成的，可谓是“插词”中的最简者。此外更有以三言数句起，而以七言或六言结者，或有七言到底，也或有杂言的，但究竟以上面五式为最多。他们式虽不同，至少有两个特色是共同具有的；第一，词是由简而繁，调是由疏而密；第二，往多钞袭雷同之句；他们仿佛有一套谱子在，咏少妇用什么，咏老太婆用什么，咏婚夕用什么，似乎都有规定的格式。我颇疑心这些“插词”也是用来弹唱的。其作用似在于干说口演之外，再于中间插入一二段弹唱，以变换听者趣味的。否则，演说着这些难懂的“插词”，在“说话人”方面，简直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在听来的一边也成了一幕难堪的茫然莫解的场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在《蒋淑真刎颈鸳鸯会》的话本中有着：

未知此女几时得偶素愿？因成《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系于事后，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

云云。其后更屡屡的说道："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这还不够明白么？所谓歌伴者，或为一人或为多人。这是我们所不能知的。

宋人的短篇话本，就今所传者观之，其运用国语文的技术，似已臻精美纯熟之境。他们捉住了当前的人物，当前的故事，当前的物态，而以恳恳切切的若对着面的亲谈的口气出之，那末样的穷形尽相，袅袅动听，间或寓以劝诫，杂以诙谐，至今似乎还使我们感到他们的可爱。难怪当时这些说话人是如何的门庭如市了。这些说话人虽是职业的，我们疑心他们决不是似通非通的"艺人"，而是很有天才的沦落的文人。或者他们只是口说着，而编辑这些话本的，却另有其人在。这些话本，或者曾经过好多次的润改也难说。《简帖和尚》之末，有"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支曲儿，唤做《南乡子》"。所谓"书会先生"的人物，至今似乎还是一个谜，正有待于我们去发见。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自宋、元的杂剧以至戏文，都有着他们的传说及影子在着。我们猜想，这些书会先生，实际上当是当时"通俗文坛"的主柄者。《永乐大典》所载的《小孙屠没兴遭盆吊》戏文，便是写着"古杭书会编撰"的。他们当系不得志的文人，介乎职业与非职业之间，或介乎说话人或伶人之间的一种人物。他们的地位是文人，但有时却与职业的"艺人"们相交往，为他们编著剧本，为他们写作话本，总之，当是供给他们以原料的。所以，在生活上，"书会先生"或者有时还要靠着"艺人"们供给着呢。有时，"书会先生"也许要更下一级而成为职业的说话人等等。但他们的身分究竟是高出于一般的"艺人"们。所以艺人们往往不当他们是同辈而称之为"先生"。这种推测，或不会十分错误的吧。总之，像宋人短篇话本一类的东西，任怎样也不能说是出于似通非通的低等"艺人"们之手下的。他们最有可能的，是出

于“书会先生”的笔下。这些话本，几乎没有一篇不好，虽然结构有时显得支离，而叙述却无不生动活泼，人物也个个都似欲跳出纸面来。描状性格那末逼真而隽美的，在中国文学上，真是寥寥可数，下面且引《简帖和尚》的一段为例：

> 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见卖馉饳儿的小厮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
> 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
>
>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什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捽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什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捻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打那厮一拳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拳，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则甚!”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镮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简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简帖看时：（中略）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捽住僧儿狗毛。出这枣槊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住茶坊道：“恰才在里面打的床铺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见茶坊没人，骂声鬼话，再捽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

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捽来捽了，唬得僧儿战做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事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自面哭将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将十三岁迎儿出来，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篾子竹来，放在地上，叫过迎儿来。看见迎儿生得：

短胳膊，琵琶腿，打得水，会吃饭，能窝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条绦来，把妮子缚了两只手，掉过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去，拿起箭篾子竹来，向那妮子道："我出去三个月，小娘子在家和甚人吃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篾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摔，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又问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来："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来解了绦道："你且来，我问你是和兀谁睡？"那妮子揩着眼泪道："告殿直，实不敢相瞒；自从殿直出去后，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不是别人，却是和迎儿睡。"皇甫殿直道："这妮子却不弄我！"喝将过去，带一管锁，走出门去，拽上那门，把锁锁了……

这样的一种可爱的叙状只有在小说的第二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著作《水浒传》、《金瓶梅》里始可见到的，而今却提早了二三

百年而在南宋时代见到了，这还能不以他们为小说的第一黄金时代么？我们常说当民间的创作与文人学士的锦心绣口相接触时，这一种创作的黄金时代便来到了。这个定例在短篇话本也恰好适用着。短篇话本在这时，正是由民间抬头而与文人学士相见，且由文人学士接受了他而为之修正润改，一变其本来面目而使之焕然一新的黄金时代。而这些文人学士似乎便是所谓“书会先生”。

但话本的作者也未必都是很高明的文人学士。虽在她的黄金时代，却也仍有不很高明的东西出现。这是我们敢十分相信的，正如唐代也未尝无歪诗，宋世也未尝无芜词，元代也未尝无劣曲一样。这些更通俗的更近乎原始的东西，似乎特别的不容易流传，所以今存的这一类东西，所有的不过《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而已。尚有一种《唐三藏取经记》，与《诗话》也甚相同（见《吉石庵丛书》)。《取经诗话》是偶然的幸存于日本，而由罗氏的印本介绍给我们的。极简短，却分为三卷。卷又分为若干则。以西游故事的那末冗长复杂的东西，在元代也有了吴昌龄六卷二十四折的《西游记杂剧》，而《诗话》却仅以三四十页的篇页了之，当然是很为粗糙不堪入目的。其叙述的匆率，内容的简鄙，与其他短篇“话本”像《西山一窟鬼》等较之，实令人有天渊之别的感想。这当然是出于粗识文字的人手中，而非由于漂亮的书会先生，如著作《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者的笔端写出的。例如：

行次，至火类坳白虎精。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法师当把金环杖遥指天宫，大叫天王救难。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次入大蛇巅，目见大蛇如龙，亦无伤人之性。又火类坳坳下，下望，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四十馀里。法师向猴行者曰：山头白

> 色枯骨一具如雪。猴行者曰：此是明皇太子换骨之处。法师闻语，合掌顶礼而行。又忽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遂将钵盂一照，叫天王一声。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取经诗话》卷上，“过长坑大蛇巅处”第六)

由这样粗鄙的记述，难怪它要经过二三百年后，才会有如今传世的那末进步的《西游记》出现。在下卷中，有“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一则”，几与“取经”毫无干涉，大约只是一则随意的“插话”，所以后来各本《西游》俱无此事。此则记载，大似传说中的象等意图杀舜的故事，先放入缸中烧，次钩断舌头，次锁于空仓中，次推入水中，但被害者却处处都有神护，都能得救。其由鱼腹中剖出而复得活的一段，又大似流传于阿剌伯及西欧的神仙故事。大抵这些民间传说，来历必是更古于此话本的。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关于宋代的讲史，今所存者也只有《新编五代史平话》一种。而这一种却又可作为五种观。因为那梁、唐、晋、汉、周的各平话，原是各具起讫，自成一书的。宋代说话人于“讲史书”的普通业之外，更有以讲“三分”及“五代史”为专业的。“三分”者即指汉、晋间的三国的故事，但其话本，今已不传，幸尚传有这部《五代史平话》，可以使我们窥见些当时的“讲史书”者的话本的面目。为什么讲“三分”与“五代史”的，会独成了

专业，这是我们所不能确知的。但三国故事的有趣，与五代故事的时代的迫近，又兼当时说话人有专长于此二代的故事的，或系使此二时期的历史所以独有专门的话人以之为专业的原因吧。

《五代史平话》，凡十卷，计《梁史平话》二卷，《唐史平话》二卷，《晋史平话》二卷，《汉史平话》二卷，《周史平话》二卷，今阙《梁史平话》下卷，又，《周史平话》下卷，实存八卷。每种皆有全目似提要，正与后来的《东西汉》及《三国》诸古本相同。惟正文连篇接写，并不分则，也不注出目文为可异耳。因为梁、唐、晋、汉、周的时代，是那末密切的衔接着，时代又是那末短，事迹又往往分不开，所以一件战事，一件变故，往往在两三书中反复的叙了又叙。这大约为了作者原是要将各书独立着的，所以并不衔接的写下。这五书的史迹，大约都是根据着正史的，惟间也采用的世间传说，以增趣味。刘知远投军、李三娘遭兄磨难的传说，为后来著名的《白兔记》的主干者，最早的本子恐要算是此书——《汉史平话》——了。惟无二嫂的挑唆，磨坊的产子，及咬脐郎打猎追白兔，因以见母诸事。此可见在这原始的传说中，尚未附入更无稽的其他传说。《五代史平话》的作者，似亦为一位很高明的文人学士。其行文是流畅的，其叙述也是层次井然的。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一见即知其为原始的粗鄙作品者大不相同。但因其究竟系以真实的历史为根据的，所以其叙述始终为“历史”所拘束，往往还带些文言文的调子。因此，其描写也便不能逞心逞意的自由放大。干枯的记载的讥评，自然要当之而无可避免的。在这里，就文学上的造就而论，这以五部连续的历史小说组成的《五代史平话》实还不及《京本通俗小说》以及《清平山堂》、《古今小说》诸集子中的宋人短篇话本的伟大。

《梁史平话》的开端，有四句诗道：“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

梁、唐、晋、汉、周，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底下便接着说起，“粤自鸿荒既判，风气始开。伏羲画八卦而文籍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间便有个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乖争”云云的一大段历代兴废存亡的概略。直叙到唐僖宗时代，王仙芝倡乱，黄巢赴选不中，一怒而大乱天下，因以引起朱温来。这是梁以后诸史平话所没有的。大约这只是一个“引子”，故要放在《五代史平话》的第一书《梁史平话》之上。《汉史平话》叙刘知远微时事，颇有情致，大约可算是全书最好的一段吧。

> 刘知远交领那钱后，辞了爷娘，离了家门，奔前去，行到卧龙桥上，少歇片时，只听得骰盆内掷骰子响声。仔细去桥亭上觑时，有五个后生在桥上赌钱。刘知远心里要去厮合赌钱，未敢开口。只得挨身向前看觑。其间有一个后生，向知远道：“有钱便将共赌，无钱时休得来看。”知远听得此语，心下欣然，将那纳粮的三十贯钱且把来赌。(卷上)

这也是全书最合于俗文的一段。但最多的地方，还是半文半白的叙述与记载。我们读之，大似在读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罗氏的程度，大约总是相差不远的。

> ——本文为《宋元明小说的演进》一部小书中的一章；因为《中学生》索稿，便先行发表于此。宋人话本，今似还没有人仔细的研究着。我的这篇短文，虽只是简略的叙述，其题材却是很新颖的。或可引起研究中国小说者的一些新鲜的兴趣来吧。关于这个题目的详细研究，将见于我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中。

三 元人的小说（未见）

四 罗贯中及其著作

在元、明小说的演进上，罗贯中是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的。活动于宋代的书会先生，在元代虽似乎也甚努力，但其努力的方向，似已由小说方面而转移到戏曲方面去。中国的小说，遂突然由第一黄金时代的南宋，而坠落到像产生《元刊平话五种》的幼稚的元代。以元代的鼎盛的戏文与杂剧较之，诚未免要使人高喊着小说界的不幸。或者，那个时代的人们，已厌倦了比较宁静单调的说书讲史，而群趋于金鼓喧天、管弦凄清的剧场中了吧。因此，说书的职业，遂为之冷落。因此，小说的著作遂为之停顿。但到了元末明初，却有罗贯中氏出来，竭其全力，以著作小说，以提倡小说。而小说界的蓬勃气象，遂复为之引起，驯至产生了第二黄金时代的明代。罗氏之功，实不可没。而罗氏的健雄的著作力，在中国小说史上，似乎也一时无比。由高明隽雅的书会先生的作品，一变而为民间的粗制品的《元刊平话五种》，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为一种堕落。但救护着他们而使之复登于文人学士的高坛之上者，实为罗贯中氏。罗氏盖承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而非继于幼稚的《元刊平话五种》的作家之后者。他正是一位继往承来，继续存亡的俊杰，站在雅与俗、文与质之间的。他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同时又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赞语，加之于罗氏作品之上，似乎是最为恰当的。

罗氏的生平，我们不甚明了，我们虽极力的在故书堆中搜

索，也不能有什么关于罗氏的新颖可靠的材料发见。在他的作品里，更一无可以供我们研究他的生平的。像他那样的一位小说作家，在极端蔑视小说的中国，其不曾有人注意到，当然并不是很可诧异的事。据我们现在所知罗氏名本，字贯中，东原人。这一层，大约是无怀疑的。但亦有以他为武林人，或庐陵人的，其名或有作牧，或木的，或有竟以贯中为他的名的。如此，则连这仅知的姓名籍贯，也是不可靠的了。他的生存年代，更无可考。蒋大器序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仅曰："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点也不能使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何时代的人。但蒋氏仅淡淡泛泛的说道："东原罗贯中"，罗氏与他非同时代的友朋，或有关系的前代的交游，则可知。如此说来，罗氏离蒋大器之时（正德），一定是很久远的了。周亮工《书影》说他是洪武时人，但也无甚确证。他的《水浒传》，题着"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有人以为施氏即为著作《拜月亭传奇》的施君美，也即为《录鬼簿》中的施惠，若此言果确，则耐庵为元至元、至正时人，罗贯中至早也必当为那时候的人了。大约他生于元、而卒于明洪武间的一个假定，是比较的可信的。他一定是一位不得志的才人。在政治方面，必是一点也不曾有过什么关系的，那时（元时）汉人，特别是南方人，在政治上是不用想有什么建树的。在受着异族的重重压迫之下，才人名士们，毫不能有所展施。于是只好将其才力，用之于戏曲上，用之于小说上。一方面也许竟带有几分解决生活问题的性质。罗氏生当杂剧全盛的末期，自知不足以胜人，便于《龙虎风云会》之外，搁笔不再作，而独写作小说于举世不为之日。这些小说的流行，对于他，当有几许利益的。他也许竟是一位最后的书会先生，以著作小说戏曲为职业的。但这些话都还不过是悬

想。什么时候方可使我们得到比较可靠的材料呢？陈氏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上，有序一篇道："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志》始也。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杼其不平之鸣。其间横写人情世态，官况闺思，种种度越人表。迨其子孙，三世皆哑，人以为口业之报。"子孙三世皆哑之说，人往往以指施耐庵。此序独加之于罗氏身上，似不可信。更不必说三世皆哑之说，是否真实的了。

罗氏的著作，传世者绝多。但往往皆没有名氏，或为后人所增润删改，已全失其本来面目。但这些著作，大都皆为历史小说——讲史——及英雄传奇。在其中，《三国志》及《水浒传》最有大名。亦有神怪妖异之作，像《平妖传》的，但不多，且也可算入英雄传奇中。今试将他的著作，分为下列的两大类——讲史与英雄传说——而列其名于下。其中或有不可信的，或有遗漏未曾列入的，皆未能绝对正确的加以考证。

第一类讲史。此类著述，罗氏最多，相传他有一部巨大的、总名《十七史演义》的著作。但《十七史演义》云云，实不过一个混同的总称。并非真有十七部书。想来不过是混同的说他对于历代的史事，都有演义云云罢了。

（甲）《列国志传》（未知是否为他所作。但体例风格绝类，想当为《十七史演义》中的一部）

（乙）《西汉通俗演义》（是否他作，未能确知。但体例风格绝类，想当为《十七史演义》中的一部）

（丙）《东汉通俗演义》（同前云云）

（丁）《三国志通俗演义》（各本皆题罗氏著）

（戊）《东西晋通俗演义》（是否罗氏作，不可知，但文笔极

类）

（己）《南北史通俗演义》（谢无量云：“从前看见旧本《南北史演义》和《禅真逸史》，并说根据罗公原本。”但所谓旧本《南北史演义》，我实未见。今所知的，仅有杜纲所著的《南北史演义》而已）

（庚）《隋唐志传》（非褚人获的改本。我有明刊本，题徐文长批评）

（申）《残唐五代志传》（木刻本都题着“庐陵罗本著，汤显祖批评”）

（壬）《南宋志传》（与南宋飞龙传不同）

（癸）《北宋杨家将》（此应归入英雄传奇类中）

第二类　英雄传奇

（甲）《水浒传》（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乙）《说唐》（旧本题作罗贯中撰）

（丙）《粉妆楼》（旧本题作罗贯中撰）

（丁）《平妖传》（题作罗贯中撰。但冯梦龙的改本盛行后，原本反晦而不传）

（戊）《禅真逸史》（附）（旧本说是根据罗贯中原本）

这十几部书的篇幅都是很可观的。《三国志演义》已是十余册，《隋唐志传》也有十余册，《残唐五代》等篇幅较短，然也各在四册左右。如此算来，其总数至少是在一百册以上的。罗氏著述力的弘伟，诚可惊人！但世人往往只以《水浒》、《三国》二书属于他，而将其他各书皆作为后人效颦之作。例如吴门可观道人序冯梦龙改本的《新列国志》云：“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

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佡僁砐磦，识者欲呕。”这样的，便将罗贯中的著书，减少到仅存《三国志》一种了。其实上文罗氏旧本云云之说，是不可厚诬的。可观道人虽将列国、夏、商、隋唐、残唐五代皆作为罗氏以后的人所作，然其中很有确证，可知其为罗氏之作的，若《隋唐》、《五代》即旧本并不标明罗氏所作者，我们在其风格体例上，也可很显然的看出，是与《三国》、《残唐五代》等作同出于一手的。即其材料的运用，史实的剪裁，诗句的串插，也都是若出于一手的。我们很难看出他们乃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的产品，假如我们如此说，则这些摹拟罗氏作风惟妙惟肖的作家，真可以说是罗氏的再世了。在平常的摹拟者或效颦者中，我们实在找不出那末样的须眉毕肖的作者来。即《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的续书的作者中，也只有呆拙的模拟，而很少像这些逼真的肖似的。但这些似乎都是一种假定，即除去了这些疑似的作品不谈，罗氏的著作也尽够我们作一个专章的研究的了。

在他的第一类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流行的一部，也是被后人修改得最少的一部。毛宗岗的《第一才子书》，虽标明他自己伪造的古本，用来删润罗氏的原本，然所改削的地方，究竟不多。罗氏原本的面目，依然存在。近来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发现，不止一本，其面目大都无甚异同，可证其即为罗氏原本无疑。依据了这个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我们可知罗氏对于讲史的写作，其态度是改俗为雅，牵野说以就历史的。虽然他仍保存不少旧作原来的东西，但过于荒诞不经的东西，则皆毫不吝惜的铲除无遗。原来，我们要晓得，罗氏的著作，大都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有所依据的。换言之，他的地位，与其说他是一位创作家，毋宁说他是位编订者。特别是关于讲史一部分。因为那些讲史，在他之前，大都是有了很古很古的旧本的。

不过他的这位编订家，所负的责任，与所取的态度，却是非同寻常的编订者一般的。他不是毛宗岗、陈继儒、金圣叹一流人，他乃是更大胆的冯梦龙、褚人获一流人。他是一位超出于寻常编订家以上的改作家。他的改作，有时简直是重作。我们试取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来一看，便可知他的工作是如何的繁重与重要。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其骨架乃建立在因果报应之说上。汉之所以分为三国，盖因韩信、彭越、英布的报仇，三国之所以复合为晋，盖因上天以一统的江山，赐给断狱公平的司马仲相。罗贯中氏改作《三国志演义》，则首先将这一段鬼话，完全铲去。直由“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年十二岁”叙起。许多年来，胶附于《三国志平话》中的这一段原始幼稚的民间因果报应谈，至此始与三国故事分离。罗氏的手眼，不可谓不高。《三国志演义》之成为纯粹的历史小说，其第一功臣，故当为罗氏。《三国志》在罗氏的许多讲史中，也只是伯仲之间的作品，然却独擅其名，掩蔽了其余的许多著作，殆所谓有幸有不幸者耶？然《三国志》之所以独显，却也有个原故。原来三国故事，在最早的时候，便已与其余历史传说分开，而独为俗人所喜爱。李义山的《骄儿诗》，已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其来历，已在唐代。至宋而遂有以讲说三分为专门职业者。可见《三国》是早已很有幸的盛传于民间的了。罗贯中席其余勋，于是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遂也在他的十七史演义中，特别的显露出头角来了。除了司马仲相的阴司断狱一段以外，罗氏的演义，与《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不同者，尚有几点。（一）削去了平话中许多荒诞不经的事实，例如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刘备到太行山中落草为寇等等。（二）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历史上的真实材料，例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等等。（三）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诗词表札。（四）改写了平话上许多

不经的记载，例如平话叙张飞拒操长板桥，大喊一声，桥竟为之喊断。此实万无此理者。故罗氏改作飞的喊声，惊破了夏侯杰之胆。（五）保存了平话的叙述，而将此叙述润饰着改作着，往往放大到五六倍；以此枯瘠的记载，往往顿成了华瞻丰腴的描写。有此五点，我们已可知道罗氏改作的功绩是如何弘伟了。今且引罗氏《三国志演义》的一段于下，以示其作风的一斑：

> 玄德辞二隐者上马投卧龙，来至庄前，下马扣门，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在堂上读书。"玄德遂跟童子入，见草堂之上，一人拥炉抱膝歌曰：……
>
> 玄德上草堂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并因徐元直称荐，敬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见仙颜，实为万幸。"那个少年慌忙答礼而言曰："将军莫非刘豫州欲见家兄否?"玄德惊讶而问曰："先生又非卧龙耶?"其人曰："卧龙乃二家兄也，道号卧龙。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诸葛瑾见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二家兄诸葛亮与某躬耕于此。某乃孔明之弟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处闲游?"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游，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处闲游?"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僻之中，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玄德曰："刘备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嗟呀不已。均曰："小坐献茶。"张飞曰："既先生不在，请哥哥上马。"玄德曰："已亲诣此间，如何无一语而回?"玄德请问曰："备闻令兄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均曰："不知。"飞曰："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玄德叱曰："汝岂知玄机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车骑，容日却去回礼。"玄德曰："岂敢望

先生枉驾来临。数日之后，备当又至矣。愿借纸笔，留一书上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宝，玄德呵开冻笔，拂展云笺，其书……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均送出庄门外。玄德再三殷勤致意，均皆领诺入庄。玄德上马，忽见童子招手篱外叫曰：“老先生来也！”玄德视之，见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被体，骑一驴。后随带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口诵《梁父吟》一首，诗曰：

>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空中乱云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想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漏！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玄德问之曰：“此必卧龙先生也。”滚鞍下马，向前施礼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备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驴，进前作揖。诸葛均在后曰：“此非卧龙家兄，乃家兄岳父黄承彦也。”玄德问曰：“适间所诵之吟，极其高妙，乃系何人所作?”黄承彦曰：“老夫在女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却才过桥，偶望篱落间梅花，感而诵之。”玄德曰：“曾见令婿否?”黄承彦曰：“便是老夫迳来看拙女小婿矣。”玄德闻言辞别承彦上马而行，正值风雪满天。回望卧龙岗，怅怏不已。

他的第二部讲史中的名作是《隋唐志传》。但《隋唐志传》似为明人的改名，并非原名。我藏的明刊本《隋唐志传》其第一卷之末尾，有“批评《唐传演义》卷之一终”数字。《唐传演义》或当是罗氏原书之名吧？今世间流传的《隋唐》乃是清代褚人获的改作本，与罗氏原本相差至远，已完全不是原本的面目。褚氏

在《隋唐演义》序上说道："即如《隋唐志传》刱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彩，则前多阙略；其后补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此犹有议焉。"我所藏的明刊本，正是始于隋宫剪彩而终于唐季，恰好与《残唐五代》相衔接者。虽然未必即是罗氏原本，至少也是林氏纂辑的一本。但林氏所纂辑的一本与罗氏原本较之，当无甚差别，至多只是文句诗词上的增减而已。这部《唐传演义》实在是叙述李唐一代的故事的，其始于隋宫剪彩，不过是一个前文第几卷，以后便完全叙的是唐事，所以我们应该恢复其原名《唐传演义》。原来的《唐传演义》当也与《三国志演义》一样，分为若干节，每节各有标题。但明刊则将两节各并而为一节，将两个节目合而为一个类似对偶的回目，用以迎合当时的习惯，然此两个节目，却实在并不是对偶的。例如："严道宗谋说薛举，常仲兴兵败昌松"（第十五节）、"李密登坛受冠冕，李密移檄数十罪"（第八节）等等，皆显然知其仍为原来的节目，而未曾变动过的。《唐传演义》写的事迹过多，时间过长，所以常不免多记述而少描写，很像历史的翻本，而不十分的像所谓历史小说，这是其不及《三国》处。姑引一小段于下，以证此说：

> 时柴绍军迎，见妻李氏，大悦曰："自长安别赴太原，一向音问疏阔，不期今日得过，实天从所愿也！"李氏曰："吾因归鄠县别墅，散家赀，聚徒众，欲赴太原，听知父兵近关中，故来相约。"二人各诉款曲，将精兵万馀，会世民于渭北。世民大喜曰："人所谓摧锋破敌，无非父子亲兵；吾今日有之耳！"因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有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曰："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署记室参军，引为谋士。玄龄亦对人曰：

"此真吾主也!" 罄竭心力, 知无不为。(《唐传演义》卷之一第十六节)

其风格与《三国志演义》是完全相同的, 出于罗氏之手, 当无可疑。又有《残唐五代演义》凡六卷, 六十回, 亦题为"贯中罗本编辑", 共叙述直接于《唐传演义》之后, 而以"却说懿宗传至十七代僖宗即位"引起, 其与《唐传演义》为连续的一书, 也当无可疑。惟《残唐五代演义》至今仍为罗氏原本的面目, 并未有人加以删润过; 其所极力描写的李存孝的英勇, 王彦章的忠义, 俱甚出色当行, 颇近于英雄传说。惟此书卷帙较少, 叙述未免匆匆, 后人之少加改订或润饰, 或以看不大起它之故吧? 当宋时说三分讲五代史, 是说话人的专业的二种, 不料在罗贯中的讲史中, 三国乃显赫如彼, 而五代则隐晦如此, 这个缘故真是我们所猜不出的! 或者这部《五代残唐》乃罗氏早年之作, 故其技术还没有《三国》的纯熟, 其动人遂也远没有《三国》的深切了。此外据上文所列, 罗氏尚有《列国》、《两汉》、《两晋》、《南北史》、《两宋》等演义, 以其著作权俱在疑似之间, 故俱不必在此列举着了, ——且其体例风格, 左右也不过如《三国》、《唐传》一样, 本来也可以不必一一的列举着。

罗氏的第二类著作英雄传奇, 其成就似远较他的讲史或演义为伟大, 因为讲史或演义只是据史而写, 不容易凭了作者的想象而驰骋着, 而其时代又受着历史的率别。往往少者四五十年, 多者近三五百年, 其事实也, 多者千百宗, 少者也百十宗, 作者实病于收罗, 苦于布置, 更难于细写。而其人物, 也往往为历史所拘束, 不易捏造, 不易尽量的描写着。以讲史而写到《三国志演义》的地步, 已是登峰造极的了, 这样的左牵右涉, 如何会写得好呢! 此讲史之所以决难有上乘的创作的原因也。至于英雄传奇

则不然，人物可真可幻，事迹若虚若实，年代也完全不受历史的拘束，如此作者之情思可以四顾无碍，逞所欲写，材料也可以随心所造，多少不拘，作者很容易见长，读者也更容易感到趣味。《水浒传》在艺术上之所以高出《三国演义》远甚，此亦其原因之一。罗氏的英雄传奇，今知者凡四种，其中以《水浒传》与《平妖传》为最著，也最可靠。《唐传》与《粉妆楼》则似乎没有什么确证可以指实其为罗氏所作，今姑并附于后讨论一下。

《水浒传》的故事流传得很早，《宣和遗事》有记，及高如、李嵩辈有传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龚圣与有三十六人赞，我猜想此故事在南宋时代或已经演为话本了吧？话本的作者，或即为高如、李嵩吧？但今本《水浒传》的写定，则为罗贯中氏。对于此书，罗氏并不自居于创作的地位，只是很谦仰的题着“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见《百川书志》），大约施耐庵对于《水浒传》的关系，总不止像罗氏《三国志演义》上所题的“晋平阳侯陈寿史传”那末浅薄吧？施氏的《水浒传》也许只是一个未刊的底本，由罗氏整理编次而流传于世的。总之不管施氏的旧本如何，罗氏对于《水浒传》之有编订的大功，是无可疑的，今日流传于世的简本《水浒传》大约是百〇五回的，其笔调大似罗氏的诸作，则我们与其将这部伟大的英雄传奇的著作权归之于施氏，不如归之于罗氏更为妥当些。罗氏原本的《水浒传》今尚未发见于世，今传于世的《水浒传》有繁简二本，为明嘉靖时人所作（见下）。简本则似尚保留不少罗氏原本的面目，惟亦迭有所增添修改。其修改增添最甚之处似为：（一）征辽，（二）征田虎、王庆，（三）诗词。罗氏的原本当是盛水不漏的一部完美严密的创作，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而终于众英雄魂聚蓼儿洼。其间最大的战役为曾头市、祝家庄及与高太尉、童贯的相抗。至招安后，征讨方腊的一役，则众英雄已至日薄晻嗞之境，

在战阵丧亡过半的了。其间征辽大约是嘉靖时加入的。征田虎、王庆的二段的加入，则似乎更晚。这三段故事的插入，《水浒》中显然是很勉强的带着不少的油水不融洽的痕迹①。

《水浒传》的文笔似较《三国》、《唐传》为进步，其半文半白，多记载而少描写的缺点，仍是很显著的，颇可充分的表现出罗贯中氏的特有的彩色，惟对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支配，已有特殊的进展。例如下面的一段形容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事已甚宛曲动人：

> 郑屠正在门前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一声郑屠，郑屠慌忙出柜唱喏，便教请坐。鲁达曰："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郑屠叫便头，"快选好的十斤去。"鲁达道："要你自家切！"郑屠道："小人便自切。"遂选了十斤精肉，细细的切做臊子。那小二正来郑屠家，报知金老之事，却见鲁达坐在肉案门边，不敢进前，远远立在屋檐下。郑屠切了肉，用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都是肥肉，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小人便切。"又选十斤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切作臊子。"郑屠笑曰："却是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将起来，睁眼看着郑屠曰："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肉臊子劈面打去。郑屠大怒，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尖刀，跳将出来，就要揪鲁达，被鲁达就势按住了刀，望小腹上只一脚，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头，看看郑屠曰："洒家始从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

---

① 详见我所作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载《小说月报》第29卷第9号）。

因何强骗了金翠莲?”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一边，郑屠挣不起来，只口里叫：“打得好!”鲁达道：“你还敢应口?”望眼睛眉梢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突出，两旁看的人，惧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阳上正著，只见郑屠挺在地上，渐渐没气。鲁达寻思曰：“俺只要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脱身便走，假意回头指着郑屠曰：“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知他利害，谁敢拦他。(一百十五回本第三回)

像这样的描写，乃是《三国》、《唐传》中所没有的，在全书中这一类的叙写并不算希罕，我们时时都可以遇到。而蓼儿洼的会葬，林冲的走雪，武松的打虎，野猪和打店等等，不管它描写得如何，其情景的布设已都是很俊峭可喜的了。嘉靖本的《水浒》除了描写的技巧更高明之外，其情景并无所改易，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是本之于罗氏的《水浒》的。技巧与伟大其功至少是要半归之于罗氏的。

《三遂平妖传》原本二十四回，今本则有四十回，为明末冯梦龙所增补，与原本面目已全不同。原本有万历间唐氏世德堂刊本，叙的是汴州胡浩得仙画，为妇所焚，灰绕于身，因而生女永儿，有妖狐对姑姑授以道法，遂能幻变为纸人豆马，后嫁于王则，则盖有数年称王之命者。弹子和尚张鸾等皆来归之，则遂称乱于贝州。文彦博率师讨之，则部下如弹子和尚等见则横暴，皆已前后引去。弹子和尚并化身为诸葛遂，智助彦博讨则，以破则与永儿的妖法。彦博部下有马遂的，又诈降击则，李遂则率掘子军作地道入城，彦博遂擒则及永儿，平了贝州之乱。因为平则的三人皆名遂，故谓《三遂平妖传》。原本的二十四回，所叙不过如此。冯梦龙托名龙子犹的改本，在全本加以润饰以外，更于原

本第一回之前，加以十五回，又于其间加入五回，共成四十回，较原书是完全改观的了。原本《平妖传》的笔调，也和《三国》《唐传》等相类。

《说唐传》今存者《前传》、《后传》二部：《前传》共六十八回，始于秦彝托孤及秦叔宝、程咬金幼年事，中叙瓦岗寨聚义，最后则以唐太宗削平群雄登位为帝为结束。中间为小英雄传奇的总称，第一部着重于秦叔宝及瓦岗寨的故事，第二部着重于罗通，第三部中人物则为薛仁贵，这三部是可以独立的。曾有人将瓦岗寨的故事取出，另编《瓦岗寨演义》，我曾见其旧刊本。又薛仁贵的故事，也早已成了独立的题材。元曲中有薛仁贵，明富春堂所刊传奇中也有《跨海征东白袍记》一书。罗氏的《唐传演义》乃是依据于正史的，故亦有瓦岗寨，亦有程咬金、单雄信、薛仁贵，其叙述却与《说唐传》完全不同。《说唐前传》以瓦岗寨聚义为叙述的中心，其间程咬金的憨直，秦叔宝的穷途，单雄信的忠义，徐茂公的智狡，均为《唐传演义》所无者。又《说唐后传》以仁贵的含冤负屈、张士贵的冒功嫉贤的叙述为中心，在《唐传演义》中也全无此种野史俗说的记载（后来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则采《说唐传》入书，故已包括着此事，内容与罗氏《唐传》原本大不相同。因为这二书本为完全不同的种类，故其记载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为什么罗氏于《唐传演义》之外，更作这二部通俗的英雄传奇《说唐传》，则我们不能明白。但此种不同型式而叙述同时代的事的二书，本来尽有出于一手的可能。《说唐传》的来历是很古远的，或者罗氏也只不过加以编次笔削而已，并非他自己的创作。《说唐传》的叙述虽多粗鄙可笑处，而其情景的敷设，却甚为动人，若叔宝的卖马，雄信的拒降，皆为极不朽的气概凛然的章段，足以与《水浒传》并驾齐驱的。英雄传奇恐怕也只有这一部《说唐传》而已，可惜不曾有人表章

过，遂致不得登于文坛，为骚人学士所称颂。《粉妆楼》八十回，叙罗成之后两位公子罗灿、罗焜之事，其事实完全不见经传，俱是作者的捏造，其布局情节，也都杂钞《水浒》与《说唐》，不像是罗氏的著作。谢无量谓是罗贯中叙述自家先代故事的专书[①]，未免附会得可笑。

又有《禅真逸史》一书，谢无量也以为旧本说是根据罗氏原本的[②]，但我们所有的明刊本《禅真逸史》却无此语，仅有"旧本意晦词古，不能入耳"，及"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均见爽阁主人《禅真逸史》）凡例的二语而已，不知谢氏此语何据。《禅真逸史》内容甚杂，当非罗氏所作，故今不及之。

五　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其他（未见）

六　短篇话本的结集及中篇小说的勃兴

为明代小说史的光荣者，不仅是《水浒》、《西游》、《封神》及《金瓶梅》等的长篇巨著；短篇小说作者的鼎盛，也可以算是一件前古所未有的大业。宋人的短篇小说，像《取经诗话》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类多出于职业的说书者或"书会先生"之手，传者惜不甚多。其所以不多，大约为的是单帙别行，易于散失之故（在明代嘉、隆之前，汇刻丛书的习惯尚未流行，经、子习用之书尚多未聚刻汇印，更不必说是小说了；故在嘉、隆之前，短篇小说多是薄本单行，有类于现在流行各处的小唱本、时调等等

① 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第四十四页）。
② 同上第十四页。

一样。其时，杂剧也多未汇印。汇印小说等杂书的风气，当起于嘉、隆之时而盛于万历。《京本通俗小说》虽论者以为系元钞本，但颇有可疑；当系明代中叶以后的产品[①]。故为了此故，宋、元短篇话本，传下来的便不多)。但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则小说集的汇刻日盛一日，故旧的话本既陆续的被搜集付刊，新著也日出不穷，以应市场上新兴的需要。所以到了万历、天启之际，不仅短篇的话本集流传甚广，即新著的产生也有蓬蓬勃勃的气象。这种话本的重兴，似乎并不是为了那时说短篇的银字儿及说公案的风气复行于世，我们猜想，这个风气是早已成了过去很久很久的了。其重兴的原因，似乎一方面完全为的是印刷的便利，读者的夥多，一方面，古作的流传既广，也自然给当时作者以刺激，以楷型，而使之重复尝试这种久已随了“说银字儿”的风气的消沉而消沉的文体的著作。据今所知，这一类的小说集（仅举其传于今者而论）凡有十余种以上。

（一）《清平山堂所刊小说》　原书并非此名；以其仅见残本，并无书名，故姑以刻书者的堂名名其书。清平山堂者，有名的宋代作家洪迈后人洪楩所居的堂名也。楩生当嘉靖之际，刻书甚多；最有名者为《夷坚志》、《六臣注文选》及《唐诗纪事》等。而这部小说集在他所刊布的书中，似最为重要。这部小说集，或并非第一部的短篇话本集，然其编纂的体例却甚为原始、幼稚，显然的可见其必当为最初的小说集中的一部。全书今存者凡短篇小说十五种，此外更有若干种，则不可知。她并非纯粹的短篇话本集，因在此十五种中，尚有唐、宋人的旧传奇《蓝桥

---

① 详见我所著的《明清二代的话本集》一文（《小说月报》第22卷7月号）。又长泽矩规也君并有《京本通俗小说及清平山堂》一文，由东生君译出，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3月号，亦可参读。

记》及类乎《剪灯新话》诸作的文言的《风月相思》二种在着，可见其内容原甚复杂。其他十三种，来源都甚古远；《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及《洛阳三怪记》等则为宋人词话（见上文)。《快嘴李翠莲记》篇例最怪，似为词话，却又独多流畅的文韵夹杂于中。似乎是说书先生特取了原已流行甚久的民间叙事歌来编排成文的。故旧歌词尚保存得不少。这篇东西确是研究民间故事歌的至宝。

(二)《京本通俗小说》　未知编刊者。其详已见上文。今不复赘。惟其编刊的时代，或当与《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同时（或略有前后)，以其亦为残本，故我们不知道其内容是否纯为短篇话本。若果为纯粹的话本集，则其时代似当较《清平山堂所刊小说》为后（以其编制已较《清平山堂》为进步)。

(三)《古今小说》　茂苑野史编。凡四十卷，载小说四十篇，就其故事的发生时代而论，则凡关于春秋的二种，汉三种，梁二种，唐三种，五代四种，宋、金十九种，元二种，明五种。茂苑野史不知何人。盐谷温以为“大概就是冯犹龙了”，这话是很有可能性的。约在四十种中，古旧的小说未必甚多。宋人的短篇话本，往往是说当代新闻的；则说上至春秋、下至唐的故事者，必当为明人之作无疑。或即出于茂苑野史之手也难说。又明代的五种，当然也是明人之作。则我们在这部小说集中，大可以看出明人的拟作的技术来。本书的封页上有天许斋的告白云：“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可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并有绿天馆主人的序：“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为一刻。”是刻此书的时候，已预定要刻四十种以外的东西了。但绿天馆主人并不知为究竟若干种，而天许斋

则已知其为一百二十种，似颇可怪。或者这个告白乃在《古今小说》既刊之后，而《警世通言》等将刊之时写的吧。

(四)《喻世明言》　凡二十四卷（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只是一部将《古今小说》的剩余板印行了的书，题页上写着的《重刻增补古今小说》以及衍庆堂告白中的“今板归本坊，重加较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云云都不过是书贾夸大的言辞。在那二十四种话本中，与《古今小说》同者凡二十一种。其他三种，则出于《警世通言》者一种，《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出于《醒世恒言》者二种，《白玉娘忍苦成夫》及《张廷秀逃生救父》。据叶敬池《新列国志》题页上的告白“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序，亦有“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一语，在《今古奇观》的序上，也记着墨憨斋纂“三言”的事；则《喻世》等“三言”自当为冯梦龙（即龙子犹或墨憨斋）的所纂无疑。惟冯氏为当时的一位主持文坛的一角者；而今本《喻世明言》则割裂钞袭，勉强成书，似决非冯氏的原本。且冯氏既相继而纂“三言”，又何必在“三言”中自相重出话本三种之多呢。且《醒世恒言》的题页上，也有“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兹三刻为《醒世恒言》”云云（题着“衍庆堂谨识”）。是知日本内阁文库中的这部二十四卷的《喻世明言》，一定是后来书贾伪造的，决非冯氏的真本。冯氏的真本或原本的《明言》，想来一定是有四十卷的，便是上举的一部《古今小说》吧。大约《古今小说》只是一个通名或总名，所以叶敬池刊的《醒世恒言》题页上，也写着“绘像《古今小说》”字样。那三书，所谓“古今小说”及《通言》、《恒言》，显然是三部姊妹集。

（五）《警世通言》　凡四十卷，具有四十种的短篇话本，其

中包罗宋人词话不少。但似乎多数是出于明人之手。

(六)《醒世恒言》 亦为四十卷，具着四十种的短篇话本，其中的《金海陵纵欲亡身》，即为叶氏所刊的《金主亮荒淫》，原系《京本通俗小说》的一篇，缪氏弃之而叶氏复为刊之者（叶氏所刊或即《恒言》的翻本，未必即为《京本通俗小说》的残余)。其中明人之作似乎最多。

以上的“三言”，确是一部短篇话本的大丛书；《京本通俗小说》未知多少，想来不会出四十篇以上，《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大约也只会有四五十篇（明人刊书，似乎喜用“四十”的成数，像《顾氏文房小说》等都系四十种)。像冯氏那末连刊一百二十种的魄力，他们是不会有的。冯氏刊行“三言”的时代，大约总在万历末年，天启初年之间（《恒言》刊于天启七年，其余不记年月)。

自冯氏竭力的提倡着短篇话本，一面翻刻旧作，一面拟作新文（我们猜想“三言”之中，冯氏自己所作，一定不在少数)，于是闻风而起的作者竟不在少数。天启、崇祯之时，遂成了话本的黄金时代。在这些作者之中，最著名者为凌濛初氏（即空观主人)；其次又有东鲁古狂生等等。

(七)《拍案惊奇》 凡三十六卷，具着话本三十六篇，似都系凌濛初氏的创作（我们猜想，古作已为冯氏所搜罗无遗，故凌氏之书似皆为创作)。《拍案惊奇》的出版期为天启五年，恰与“三言”中最后出现的《恒言》同年刊行。

(八)《二刻拍案惊奇》 凡三十九卷，附刻《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本。其中也具有三十九篇的故事。凌氏自序说：“丁卯之秋，偶戏取古今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是二刻亦为他自己的创作。此二作共凡七十五篇，其气韵已多模拟的做作的样子，大不似“三言”中尚有一部分是浑厚自

然，饶有活泼的描写。

(九)《三刻拍案惊奇》　亦名《幻影》，全书十卷，每卷具话本四则，十卷共有话本四十篇，但所知的仅有八卷，缺第九及第十两卷；又卷八也只有二则，实际上共凡三十篇。编辑者为梦觉道人，似当为明末清初时之作。惟彼既题为“编辑”，则这残存的三十篇中，或未必全是编者所自作的吧。

(一〇)《石点头》　凡十四卷，载话本十四篇，天然痴叟作。痴叟不知何许人，然首有冯梦龙氏的序，则当为冯氏的友人。

(一一)《醉醒石》　凡十五卷，载话本十五篇，东鲁古狂生作。古狂生也不知其真姓名，其生年当较冯氏、凌氏略有前后，却与他们同时活动于启、祯之间的文坛上，跟随了当时的风气而写着话本的拟作。

(一二)《西湖二集》　凡三十四卷，有话本三十四篇，题着“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皆叙关于西湖的古今事迹。似亦皆为他的创作。

以上几部短篇话本集，皆为明末人的创作；由话本的搜集刊布，而至于模拟、创作，成了一代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一条大道。然而创作及旧作的刊布既多，便又有一部分的书贾，或文人起而操笔削之权，或主持选政，将这些多量的作品，选择一部分出版。这也是第三步必然要出现的现象。这些选本中，最有名者为二。

(一三)《今古奇观》　此选凡四十回，载话本四十篇，乃系从“三言”、“二拍”中选出者。出版期当为明末。选者抱瓮老人，不知为何许人。所选未必都好，反而“三言”、“二拍”最生动活泼的作品，他倒没有选入，此可见其选择的眼光，实不甚高明。然三百年来，“三言”、“二拍”知者绝少，民间流行者独有

《今古奇观》耳。所以书贾又往往将他书易以续、二续或三续《今古奇观》之名，藉以渔利。此可见《今古奇观》的势力之大。抱瓮老人虽非一位好选家，然短篇话本的命脉却赖他而得以一线相传，至今不堕。

（一四）《欢喜奇观》　凡六卷，每卷具着话本四篇，共凡二十四篇；其性质恰与《西湖二集》一样，《二集》是专叙西湖的，此书则专叙幽期密约的。作者或选者为西湖渔隐；有山水邻刊本。其间多选自他书，但似乎也有其自作的在内。

嘉、隆以后，短篇话本既呈现着空前的盛况，同时中篇小说也崭然露出头角来。惟中篇小说的作者类多迂腐的学究，死守着佳人才子的陈套而不知变通，故在其中，佳作却绝少见到。中篇小说的来历，似当追溯到唐人传奇，其后《风月相思》、《钟情丽集》诸作，更开其楷模之端。今《风月相思》等作皆在《绣谷春容》及《国色天香》等小说集中，见者已多，姑不细述。兹仅将流传较盛、单本别行的几种，略述于下。

（一）《玉娇梨》　亦名《双美奇缘》，不知作者。全书凡二十回，叙明正统间的佳人白红及才子苏友白的恋爱遇合事。情节平常，见解迂腐，而文字也不甚可观。

（二）《平山冷燕》　凡二十回，荻岸山人编，或以为此山人即康熙时人张劭作。然其著作时代似当在更前。叙的是才子平如衡、燕白颔与才女山黛、冷绛雪的恋爱的经过。情文与《玉娇梨》都不甚相远。

（三）《好逑传》　亦名《侠义风月传》，凡十八回，名教中人编，叙才子铁中玉与佳人水冰心遇合事；情文也与上二书差不多。

（四）《铁花仙史》　云封山人编，凡二十六回，叙王儒珍与蔡若兰的悲欢离合事；内容虽较曲折，情文也殊无足观。

此外更有《梦月楼》，凡十六回，不知作者；《两交婚》凡十六回，也不知作者；《蝴蝶媒》凡十六回，南岳道人编；《引凤箫》凡十六回，枫江半云友辑；《玉楼春》凡二十四回，白云道人编；《五凤吟》凡二十四回，嗤嗤道人编；《图画缘》凡十六回，步月主人著；《情梦拆》凡二十四回，安阳酒民著；《金云翘》凡二十回，青心才人编；《玉支矶》凡二十回，天华藏主人述；《锦香亭》凡十六回，古吴素庵主人编；《凤箫媒》凡十六回，步月主人订；《归莲梦》凡十二回，苏庵主人编；《醉菩提》凡二十回，天花藏主人编；《许真君传》凡十六回，无名氏（?）编；《平鬼传》凡十六回，樵云山人编；等等。虽其中间有较有隽异之作，然大都是一丘之貉不甚可观的；当时更有污秽的中篇《绣榻野史》（吕文作），原也甚为流行。他们除了题材极不正当外，描写也是不足道的。我们如果连续的多看了几部，便要立刻的看出，他们乃是如何的雷同，事实与布局都在内——如何的一无生趣。大似野蛮人的塑像，略具人形而已。无论如何，是说不上精彩活泼，可喜可爱的。

我们颇觉得不甚可解；为什么在小说的第二黄金时代中，在《水浒》、《西游》、《金瓶梅》的长篇巨著以及“三言”、“二拍”的出现的同时代，竟也同时存在着这些迂腐不堪、粗浅可诧的许多中篇小说呢？为什么冯氏、凌氏等努力提倡着小说的革新与创作，竟会都不注意到中篇呢？第二黄金时代的叙述，乃终止于这样无聊的中篇，真要使我们惋惜不已。

关于中篇像《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在国外都已有了不止一种的译本，且都曾受过欢迎；像这样迂腐的不足代表中国小说的东西，居然至今还被认为中国小说的代表，当然西方是永远不大会明白东方的了。

按：本文是作者计划写的一部单行著作，据作者手稿中所列目录共六章。这里收入的第一章“绪言”、第六章“短篇话本的结集及中篇小说的勃兴”系未刊稿；第二章“宋人话本”曾刊于《中学生》十一期（1931 年 1 月），第四章“罗贯中及其著作”曾刊于《青年界》一卷一期（1931 年 3 月）。其第三章“元人的小说”、第五章“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其他”，原稿未见，亦未见发表。

编者

宋元话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当北宋的时候，僧侣们既被剥落了讲唱“变文”的权利，立刻，其权利便被一般人所夺去。僧侣们所保留着的，只是“说经”、“说参请”这一类的东西而已。而即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也还有“居士”们和他们来争利。

在夺去僧侣们讲唱的权利而把握住了的人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以唱为主体的，像“变文”一样，有一部分人却自出心裁，变更为一种以“讲”为主体的东西——虽然也还少不了“唱”。

在这以“讲”为主体的外文的体里，有专讲的历代故事，名之为说“讲史”，有专讲社会新闻，人间故事的，则名之为说“小说”。

这两种说话人流传下来的讲唱的底本则谓之“话本”。

话本是纯然以大多数的听众为对象的——正和变文的情形相同。故讲唱者不求典雅而求通俗。

话本是变文从庙宇里解放出来而到了“瓦子”里去的。故所述皆为人间的故事，而少宣传宗教的气味。故益受一般民众的欢迎。讲说“话本”成了专门的职业。

在宋代很早的时候便有以说三分及讲《五代史》、《中兴名将

传》、《复华编》等专门的历史故事而具有极强的号召力的。

讲史的演说者，往往是长篇大幅的铺叙开去，像今日的说书坛的情形相似，往往是一部书足够讲个一年半载的。

小说则都为短篇的故事，仅足资一日一场之欢的。很少是讲述到两场以上的。

在很早的讲史里，讲述者多半是牵引历史以拍合于野语村谈的。故往往荒唐怪诞之事百出。然气魄是弘伟的。不像后来"演义"之恹恹无生气。

最早的讲史，今所知者，有《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通俗演义》等。

"小说"所讲的范围是很广大的；从金戈铁马、国计民生以至"烟粉灵怪"、"公案传奇"无不谈。而尤喜谈"烟粉灵怪"、"公案传奇"，这大约是当时的民众所最喜欢听的东西。

这些小说的话本，现在流传下来的也不下二三十篇。都是用极流利的国语文写成了的。在文学的估价上是远远的高过《全相平话五种》一类的粗鄙的讲史的。

宋、元平话的发展和"瓦子"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瓦子是像北平天桥或苏州玄妙观、上海城隍庙似的军民共乐的地方；而其规模较他们为尤大；成为一城娱乐的中心地点。从"瓦子"里产生出来的文艺，当然和传统的文学是具有大不相同的面型的。

（《文学百题》，1935 年 7 月）

论元刊全相平话五种

宋人的短篇平话虽盛极一时，却似乎不甚影响到元代的小说界。元代也许也产生有这种同类的东西。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明代，短篇话本的著作，便也很盛；这风气在宋、明之间的元代，当然是也会承上启下的继续着或维持着的。但可惜他们所有的那一类的短篇话本，今已不甚传，即传也已不甚分别得出究竟是否他们所著的了，我们如今要研究元代的小说，却要舍短篇的话本而去注意长篇的话本，舍“银字儿”、“说公案”一流的话本，而去注意“铁骑儿”及“讲史书”一流的话本。后者的作品，宋代似乎还不甚发达，传下来的也只有《五代史平话》等寥寥数种。而元代却很有幸的竟传下来了不少种的这一类的作品，使我们得以考见当时小说界的发展的情形。

元刊本的“讲史”一流的话本，今幸有《元至治刊全相平话》五种十五卷的存在。这部重要的刊本，使我们得以窥见元人话本的面目的一斑，同时，也使我们惊骇于当时这类讲史作者的程度的幼稚。至治为元英宗的年号，前后凡三年（公元1321—23年），恰当于元代的中叶。这五种的全相平话是：（一）《武王伐纣书》凡三卷；（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凡三卷；（三）

《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凡三卷；（四）《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凡三卷；（五）《三国志》凡三卷。其版式图样皆一律，当系一家所刊。在《三国志》的题页上写着“建安虞氏新刊”数字，则此数种当皆系虞氏所刊的。当时，虞氏所刊似不仅此五种。将来或更有机会，使我们能发见其他各种吧。至少，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之前，必定是有一个“前集”的；在《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之前，也必定是有一个“正集”的。如此则这部书，至少当有七种。但以我们想来，全书似乎决不止七种。在《武王伐纣书》之前，如没有“开辟演义”、“夏商志传”一类的东西，在《伐纣书》之后，《七国春秋》之前，却一定是会有“列国志传”一类的东西的。又继于《前汉书续集》、《三国志》之前的，也当会有一种“光武志”或“后汉书平话”一类的东西。继于《三国志》之后的，或当更有“隋唐志传”、“五代平话”、“南北宋志传”一类的东西吧。如此说来，则我们在罗贯中氏著作《十七史演义》之前，已先有过一部很伟大的有著作全史的平话的野心或计划或成绩的新安虞氏刊本的“讲史”作品了。我们向来对于罗贯中著作《十七史演义》云云的传说，有些将信将疑。不料在罗氏之前，却先已有着这样规模宏大的著作了。这与当几年前，连《隋唐志传》、《五代残唐》说是罗氏原著的话也有人不信的情形比较起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真未免进步得太快些了。这是不能不感谢于日本的几位研究中国小说学者们，特别是盐谷温氏的努力搜访的。但因了虞氏刊的平话五种的出现，还不仅仅使我们明白后来罗贯中氏《十七史演义》的话有了着落，且更使我们晓得：宋代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是毫不足怪的；其更有《新编三国志平话》，也是很有可能性的。再者，宋代说话人于讲五代说三分之外，更有所谓演说其他各代史事的“讲史书”一门，则其于五代三国之外，更有七国汉唐的讲史平话，也是很有

可能性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讲史，其来历是异常的久远的。唐五代时，既已有了《列国志》残文、《隋唐遗事》（均为敦煌所发见的写本）一类的小说，在宋代且更发达而有了具体的长篇讲史，到元代更极其盛，而有了《全相平话》一类的宏大的著作，但《全相平话》一作，还是偏于东南隅的福建省的产物呢。其在古代文化集中的杭州与乎成为当时都城的大都，或当更有比较上等的这一类的著作也难说。可惜我们如今已是得不到他们。

《全相平话五种》，今流行于世者，仅《三国志平话》一种，其余四种，皆为中土学者所不易得见者。我因有了某种很有幸的机缘，得以一一的读过，实为不胜自欣的事。但也只是一读，且钞录一点资料在手边而已。全书的内容，今仅能凭取记忆及所钞录者记之，故或不能谓为完备。不过即此，已是中国小说史上所未之前有的一章了。

《全相平话五种》大约是依着时代的前后而排列着的，故以《武王伐纣书》始，《三国志》终，次序井然不紊。其作者或非一人，但其文笔的拙笨则五书如一。其间或多征史实，或多杂空想与无稽的传说，各书也俱不同。以我的猜想，其著作的时代，或竟非同时，近者当在至正之前，远者或当在南宋之中叶或至元之初叶。

依了《全相平话》原来的次序，其第一种为《武王伐纣书》。现在流行的叙述武王伐纣之故事的书，名为《封神传》，乃系明代中叶的著作，在《武王伐纣书》未被发见之前，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封神传》之前更有所谓《武王伐纣书》的。有人且相信《封神传》的事实，是许仲琳个人捏造出来的。不料，许氏的书，竟有所本。也许《武王伐纣书》也还不是元人凭空的造作。其来历或当更古于元或宋呢。在《尚书》中，有《牧誓》一篇，在

《周书》中，有《武成》一篇，皆叙述武王伐纣之事者。《牧誓》虽只是一篇誓师辞，未言斗争的经过，然其气焰已是咄咄逼人。《武成》则更张大其事，极形容周、殷二族间的战争的激烈，甚且有“血流飘杵”的过度的形容语。难怪孟轲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但后代的说书家，却取了这作为绝好的话本。说书家是惟恐其故事之不离奇、不激昂的，若一落于平庸，便不会耸动顾客的听闻。所以他们最喜取用奇异不测的故事、惊骇可喜的传说，且更故以危辞峻语，来增高描叙的趣味。武王伐纣的一则史实，遂成为他们的绝好演说的资料之一。这故事什么时候才成了说话人的话本，我们不能知道。但《武王伐纣书》之非第一次的最初的话本，则为我们所很明白的事。今所见的明刊本《列国志传》(非《东周列国志》)其第一卷凡十九则，所叙的即皆为武王伐纣的事。这十九则，大约是根据于《武王伐纣书》的吧，所以其事实约略相类。只是比之《武王伐纣书》其鄙野无稽的附会，已减去了不少。《武王伐纣书》先以苏妲己被魅，狐狸进据其身，诱惑纣王，为恶多端为开场，这正与后来的《封神传》相同。次叙仙人云中子见宫中妖气甚炽，进剑除妖，而纣王不纳的事。再次，则叙纣王的作恶，立酒池肉林，囚西伯于羑里等等。次叙西伯脱归，数聘姜子牙出来助周。子牙神术高强，诸将威服。及文王死，武王即位，遂大举伐纣，以子牙为帅。纣子殷郊，也来助武王以伐无道。武王收兵斩将，屡次大胜，遂灭了殷纣，立下了八百年天下的基础。《伐纣书》所言，大略如此。其间子牙代武吉掩灾，子牙收服五将等等，所含神怪的分子已很多。后来居上，《封神传》的著作，当然是更要往这方向努力，以神争鬼斗不经之事来震骇世人耳目的。

第二种为《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据明刊本《列国志传》所叙看来，知其“前集”当系叙述孙膑复仇，射死庞涓的事。在

后集之首，也有一段话，关照着前事："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二国。韩、赵二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救于齐。齐遣孙子、田忌为帅，领兵救韩、赵二国。遂合韩、赵兵战魏，败其将庞涓于马陵山下。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坠叶潇潇九月天，驱羸独过马陵前。路傍古木虫书处，记得将军破敌年。其夜孙子用计捉了庞涓，就魏国会六国君主，斩了庞涓，报了刖足之仇。"云云。这只是一段入话，后集的正文，叙的却是：乐毅伐齐与孙子斗智的事。按史，乐毅伐齐，复齐者为田单，并非孙子。而这里却叙乐毅、孙膑二人的争斗，异常的诡异，全与史实不符，即与未经冯梦龙改削的原本《列国志传》较之，也是大有"人鬼殊途"之感。今尚流行于世、诡怪不可究诘的《前后七国志》，便是本于这些元人著作，而更为扩大了的。我们想不到，那末鄙野无稽的《前后七国志》，其来历原来较之《列国志传》为更早。为什么元代会产生了这样诡异无稽的东西呢？我们如果见了元剧中的《桃花女斗法嫁周公》一类的东西，便知道像这《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的产生，是毫不足怪的事。像那样的原始性的半人半鬼的术士式的魔斗，其根源恐还不是在元代而在更远，恐还不在中国本土而在他方。关于这事，将来当更有详细的探讨，这里是不便论及的。却说《乐毅图齐》的本文，叙的是：齐王自孙子破魏之后，恃着那孙子英勇，有并吞天下之志。恰好邹国孟轲来游说，齐王封他为上卿。齐国大治。这时，燕王哙让位于其相子之。孙膑之父孙操，苦劝不听，反被囚辱。这消息传至齐国，孙子遂奏准了齐王，率了二十万大兵，以袁达为先锋，浩浩荡荡，杀奔燕国而来。子之率军迎敌，哪里是孙子的对手。不久，孙子遂灭了燕国，杀了燕王哙及子之，凯旋回齐。中途遇清漳太子及邹坚、邹忌劫营，皆为膑设计擒住，献给齐王。王大怒，欲斩太子。赖膑力救而免。孟子

谏齐灭燕。齐王不听。孟子遂去齐。燕国自经齐人铁骑所踏，荒凉不堪，故臣军民，共立燕太子平为君，是为昭王。昭王大施仁政，收集流亡，燕国复兴。这时，齐国国舅邹坚、邹忌，弑了齐王立太子田才为君，是为湣王。国乱不治。贬田文于即墨，孙子直谏不从，遂诈死，命袁达守坟。秦国白起，闻知孙子已死，大喜，领兵十万，来要七国将印。袁达与战不胜，遂将孙子尸，入九仙山落草去了。而燕、魏、韩三国，也各起大兵，合秦兵来攻齐。苏代设计，诓了诈死的孙子出来救齐。孙子写了一封信给四国劝他们回兵。四国知孙子诈死，果然俱各回军而去。孙子入朝，见齐王不改前非，依然暗出齐城，潜身归云梦山。却说燕国有一个大贤乐毅，乃黄伯杨徒弟。学成文武全才，遂欲下山求名。途遇孙子，谈论世事。毅先往齐不遇，次往魏，魏王任之为大夫。这时，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士。毅欲报齐仇，复去魏而投燕。昭王封他为亚卿，任之以国政。遂以毅为帅，率师伐齐，并合秦、赵、韩、魏四国之兵，威势甚大。齐国孙膑、袁达、苏代、田单诸人，皆已投闲，不在朝中。以是，燕兵无人可敌。破齐七十余城，入齐都，齐王仅以身免。燕仇遂很痛快的报复了。毅四处追捉齐王，终于被他捉住杀了。只存太子飘流在外，逃至即墨田单处。乐毅围攻即墨，久久不下。单作书请孙子下山。孙子辞了师傅鬼谷先生，下山助齐。使了一个反间计，使燕王召回乐毅，别遣骑劫代他。孙子并教田单，使一火牛计，杀得燕兵片甲不回，只逃去骑劫及大将石丙二人，齐新王遂归临淄，重兴国家。燕王杀了骑劫，仍命乐毅为帅，第二次兴兵图齐。齐邦则以孙子为帅，袁达等为将，率师迎敌。孙子只身入燕营，欲说乐毅回师。毅不从。二人遂互以阵法及勇将相斗。各显神通，不相上下。乐毅数次被捉，不料捉的都是假的。其后真乐毅被捉一次，孙子又放他回去。乐毅敌孙子不过，遂去请了师父黄伯杨下山。

伯杨布了一个迷魂阵，囚孙子、袁达等在内。鬼谷子下山来破阵救徒。经了无数的周折，由鬼谷子主持着五国军兵九十万，打破了迷魂阵，救了孙子出阵，燕兵大败。却有秦国白起，率了大兵来助燕。七国混战，杀人无数，黄伯杨终于抵敌鬼谷子不过，遂决意与鬼谷讲和，不再攻齐。众仙大受封赠，皆各归山。自此天下太平，诸国无事。

这部平话的气息，颇与其余诸种不类。论起神怪的成份来，即《武王伐纣书》也没有这部书浓厚。这部书后半的叙述黄伯杨与鬼谷子的布阵斗法一段，立刻使我们想起了《封神传》与《前后七国志》，其气氛的鄙野、恶劣，大似《前后七国志》，却不足与《封神传》的雍容尔雅相比肩。

第三种是《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其气韵与其叙述的题材，与《七国春秋后集》完全不同。这只是一部人的书，并不是鬼怪的书，只是一部写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却不是写仙与仙之间的玄妙的布阵斗法的。这是一部纯粹的历史小说，不参入一点神怪的分子在内的。连《三国志平话》也未免有些不经之谈，《七国春秋后集》与《武王伐纣书》则更不用说的了；惟此书则毫不收用这一类已成陈套的材料。这可见这些平话的作者，决不是一人。否则像《秦并六国》这样的题材，原是最容易用到神怪的分子的，他为什么反而不用到呢？至少，他与《七国春秋后集》的作者，决不是一人。虽然二书之中人物颇有许多是相同的。我们试读今日流行的《后七国志》（也是叙述秦并六国的同一题材的），再读此书，便知此书的叙述，已很忠实于历史，已很与罗贯中、冯梦龙诸作家的著作讲史的态度相近的了。这或者是较后期的著作也难说。秦并六国的开场，有叙述列代兴亡的一个“入话”，先以“世代茫茫几聚尘，闲将史纪细铺陈，便教五伯多权变，怎似三王尚义仁”诗引起，历叙尧、舜之揖让，三代之攻伐，然

后，更叙及周之得天下，以及周室之衰微，诸侯之互争，大似《五代史平话》中《梁史》平话的开场。大约这必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未必与《七国春秋前后集》、《武王伐纣书》等等有多大的关系的。并合之于他们之列的，当是始于建安虞氏，那位很有刊印全史平话的野心的出版家的。《秦并六国平话》，叙的是：秦始皇席着祖父余业，兵力强盛，大有并吞诸侯之意。当时天下共分七国。哪七国？是秦、齐、燕、魏、赵、韩、楚，其中惟秦为最强。六国常常合纵，而敌秦还敌不过他。当始皇六年时，他听从了大臣司马欣之言，派遣一位使臣公子少官使于列国，要六国尽皆纳土于秦，免兴干戈。楚国接待秦使，知道了此事，且恐且怒，便联合了韩、赵、魏、燕、齐诸国，大兴伐秦之师，自为纵长。秦以王翦为将，率师拒敌。楚王顿兵函谷关下，与秦人交战，互有胜负，两不相下。诸王商议，恐久有变，便于一次大胜之后各班师回国，休养兵力，约定一国有难，诸国皆来救应。却说秦始皇原来不是秦庄襄王子楚之后，乃是阳翟大贾吕不韦之子。不韦扶立庄襄王为君，以有孕美姬与他为妻。以此阴夺秦邦。但后来始皇长大时，见不韦势力日大，便设法安置于蜀。不韦饮鸩酒自杀。到了始皇十七年，复有并吞六合、统一天下之意；便命王翦率师伐韩。韩以冯亭为将，率师拒敌。但敌不过秦师的英勇，只得退保都城。韩王命大臣向赵、齐借兵解围，二国皆不应。韩王望救不至，遂为秦所灭。始皇命改韩邦为颍州（按史，灭韩者为内史腾，非王翦，所置郡名颍川，非颍州）。始皇第十九年，又命王翦出师伐赵（按史，作十八年）。赵有名将李牧，屡为赵拒匈奴有功。这时率师与秦对敌，屡挫其锋。秦人不能逞。但牧为司马尚谗间，为赵王所赐死。秦兵遂长驱入赵，夷灭了它。始皇命将赵国亦改为郡。这时，燕太子丹惧秦兵及燕，且与始皇有怨，便遣荆轲入秦，献樊于期首及督亢地图，乘间刺

秦王，不中。秦始皇杀了荆轲，遂诏王翦率兵伐燕。王翦围了燕城，天天攻打。燕王不得已，斩了太子丹的头，并将着金宝十车，请和于秦。秦始皇许之，命王翦罢围而去。始皇二十二年，又命王贲为将率师攻魏。魏兵抵挡不住。不久，王贲便攻进魏都，掳了魏王。秦始皇命将魏国改为汴州。始皇二十四年（史作二十三年），始皇帝又命将伐楚。王翦以为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自恃少年英勇，以为只要二十万人便足，始皇便以李信为将，将二十万人攻楚。不料被楚兵杀得大败而回。始皇始听从了王翦的话，以六十万人交给他，命他再度伐楚。果然，不到几时，楚便为秦所灭，改置为荆州。始皇二十五年（原文作十五年），廷议伐燕，李斯举王贲为将，将二十万人前去。他们势如破竹，杀得燕兵大败。燕王投奔辽东虏王处。秦军追捉燕王，与辽兵大战。辽兵不胜。燕王自刎而亡。辽东虏王将燕王头颅交给秦兵，王贲方才收兵而归。燕王殿下有善击筑者高渐离，见燕亡，便投奔到扶苏太子处为庸保。太子收留他在家。始皇二十七年，始皇见天下六国已灭其五，只有齐未伏，便派遣王贲去攻齐。齐王不敌，降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大设筵席相庆。太子荐高渐离来击筑。始皇见其善于击筑，渐渐的亲信他。渐离乘间举筑欲击秦王，不中，为左右所杀。始皇大怒，欲尽逐非秦人之在秦者。李斯亦在逐客数中，乃上书谏始皇。始皇听从其言，拜他为廷尉(按史，李斯谏逐客，在始皇十年，并非在天下平定之后)。丞相王绾建议大封诸子，以镇天下，李斯反对之。始皇遂以天下为三十六郡。销兵器，一法度，筑长城，建阿房。焚书坑儒，以愚天下耳目。又出巡天下，勒石纪功。徐福带了五百童男女，欲求仙山，为仙人所恶，尽死。韩人张良为韩报仇，率众于博浪沙袭击始皇。不中，中副车。始皇大索刺客，不得。至沙丘，始皇病死。赵高与李斯谋立胡亥为君，矫诏杀死扶苏。胡亥立，是为二

世皇帝。是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赵高又谮杀李斯父子，不久复与其婿阎乐谋，弑二世而立孺子婴。孺子婴又设计杀了赵高。不多几时，沛公刘邦攻破函谷关，西入咸阳，降孺子婴。秦亡，刘邦复与项羽争夺天下。邦用韩信、张良等，灭了项羽，统一天下。“则知秦尚诈力，三世而亡。三代仁义，享国长久。后之有天下者尚鉴于兹。诗曰：始皇祚力独称雄，六国皆归掌握中。北塞长城泥未燥，咸阳宫殿火先红。痴愚强作千年调，兴灭不如一梦通。断草荒芜斜照外，长江万古水流东。”全书遂终于此一个吊古的“史论”与“史诗”中。

第四种是《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在此之前，当有一部《前汉书正集楚汉春秋》的一类名目的东西；那部未知的正集，其叙述当止于项羽被围于九里山前，四面楚歌，虞姬自杀，羽奋勇突围而出。走至乌江，终于自刎而亡。所以这部《续集》便单刀直入的，从“时大汉五年十一月八日项王自刎而死，年三十一岁”叙起。写作《前汉书续集》的小说家，或说话人，与写秦并六国的作家或系一人；以其皆从史实扩大，不肯妄加无稽的“神谈”。和《七国春秋后集》的作者，则决非一人，其著作的态度与乎材料的别择，都全然不同。这部《前汉书续集》叙的是：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其遗体为五侯所夺。刘邦既平天下，遂大封功臣。然他对于韩信等，心实猜忌。他又恨楚臣季布、钟离未二人未获。季布亡匿于朱公家。他设了一计，出来自首。刘邦大喜，封之为司马。惟闻知钟离未为韩信所匿，大为不悦。遂设一计，诈游云梦。左车、钟离未等劝信反。信不从，反斩未献于汉王。刘邦责其罪，夺去他的兵权，封他为淮阴侯，安置咸阳，不令他去。韩信闷闷不乐，每悔不听左车等之言。不久，番兵大举入寇，刘邦命陈稀（按史，应作“豨”）去御敌。稀临行时，至韩信寓，与信密谈一次。他到了边地，遂举反汉之帜。汉王大恐，

率军自去征他。临行时，吕后去送他，二人密有所议。吕后回后，便宣萧何入宫，设了一策，诈传已斩陈稀，命信入长信宫谢罪。信昧然而去，遂为吕后所擒斩。那里，刘邦用了陈平之策，也收服了陈稀之众。稀奔匈奴而去。韩信部下六将，起兵为信复仇，一声一口，只要吕后之头。汉王斩似后者与之，他们明知其伪，不受。乃命吕后上城。六将射之。忽见一条金龙护体，射之不中。他们知道天命有在，遂各自刎而死。不久，彭越又为汉王藉口骗到咸阳捉下。吕后便进谗言，遂也杀了他，并以其肉作酱，赐与群臣。英布在九江，也食到肉酱，闻知系越之肉，便呕吐出来，入江尽化为螃蟹。英布遂反，汉王亲征，被布射中一箭。但布为吴芮所赚，竟为他杀死。天下虽复太平，然汉王自此病体沉重。他有所喜戚夫人的生子如意，刘邦屡欲立如意为太子，俱为群臣所阻。邦死，吕后太子盈继位为帝，是为惠帝。惠帝甚宽仁，但吕后则欲诛灭刘氏诸王。先杀了如意及戚妃。惠帝大为不安。不久，遂死。政权尽于吕后。她欲以吕易刘，尽力扩张吕氏的势力，但诸臣俱不服。陈平、王陵、周勃等皆于暗中设计，护持刘氏诸王。田子春并为反间，使吕后将兵权给了刘泽。泽遂举兵于山东。恰好吕后为韩信阴魂所射死。吕氏命贯婴等为将去敌刘泽。婴等却反投到泽军去。以此声势益大。樊哙之子樊亢，并亲率诸军攻入宫中，将诸吕尽皆杀死，连他自己的母亲吕胥也在内。诸臣遂请刘泽等三王登位。泽等皆谦让未遑，其实帝位也正待着真主，他们即登了殿上，也俱不能坐到龙座上去。以此，帝位阙了半年，后来陈平念及高祖尚有一子北大王为薄姬所生，遂迎他入京即帝位。他要日西再午方即帝位。果然日影再午，他便安登龙座。是为汉文帝。此书便终于此时。

以上二作皆谨守历史故实，间有附会的传说，却不大敢造作过于无稽的谣传，也很少神怪仙佛的成份在内。确是一部很正则

的"讲史"，可为《五代史平话》的"肖子"的。不惟如此，其引用的历史，有时且尽引原文，不加扩阔。例如，《秦并六国》之写荆轲刺秦王一段，便是完全引用《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的（只不过将古文改为半文半白之文体而已）。在这里，已大似后来罗贯中诸讲史作家的作风了。我们看了这二作，可知其与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列国志传》、《残唐五代志传》等作，其活用历史以为小说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这二作里，其文章的粗率，文法与字体的"别""白"不通，与《三国志演义》等的文从字顺者有异。

第五种，最后的一种，是《三国志平话》。这部《三国志平话》，似未必出于《秦并六国》与《吕后斩韩信》二书作者的一手，因为其著作的态度，显为不同，且其事实也与吕后斩韩信不大相连贯。例如，《三国志平话》的骨干，是以刘邦、吕雉屈斩了韩信、彭越、英布三人，所以他们投生为刘备、曹操、孙权三人，三分汉之天下，以为报仇，而在《吕后斩韩信》里对于这事，我们连一点消息也看不出。可看其决非出于一手。在《吕后斩韩信》中，已有刘邦死于创，吕雉为韩信阴箭所杀二事，似已尽了报仇的能事，殊不必用于《三国志平话》中添出投生复仇的一段事来。就其全体的结构与内容看来，《三国志平话》实为一部完全独立的书，与《吕后斩韩信》等等并无系统连贯的关系，也许这部韩、彭、英三将报冤复仇的故事，是很早的便已有了的。也许在宋人讲说三分时，已用了这个因果报应之说，来耸动俗人的所闻了。

《三国志平话》的开头，便以"江东吴王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一诗单刀直入，叙汉之所以会分裂为三国之故。又以此狱久搁未断，赖人间秀才司马仲相判断公明，上帝遂将他投生为司马懿，削平三国，一统天

下，以酬其劳，此便是三国之所以又合为一晋的缘故了。这个结构，是首尾完具，盛水不漏的。与《吕后斩韩信》等之依据史实为起结者，大为不同。司马仲相断狱以后，作者便直叙汉末之事。话分两说，今汉灵帝即位，当年铜铁皆鸣，郓州太山脚下，又塌一穴地。孙学究因病自投穴中，得了天书一卷。他传于弟子张觉，觉遂出游四方，度徒弟十万人以黄巾为号，与二弟同行叛变。灵帝以皇甫嵩为元帅，出师讨贼。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于桃园，乘时而出，欲讨贼立功。皇甫嵩以他们为先锋。张觉等次第死于他们之手。但因常侍段珪让索贿不遂，他们之功，不得上达。后亏董成之力，刘备方补得安喜县尉。太守督邮欲折辱备，他们遂皆为张飞所杀。备等同往太行山落草。灵帝大惊，斩了十常侍，以首级招安了他们，并以备为平原县丞。后献帝继立，迁都洛阳，董卓独揽政权，擅作威福。曹操、袁绍等起兵讨卓，大战于虎牢关前。卓将吕布英勇无敌，惟有刘、关、张三人杀得胜他。他闭关不出。丞相王允却以连环计使吕布杀了董卓。布几为卓的四将所困，突围而出，往投刘备于徐州。后吕布夺了备的徐州，又与曹操战，为操所擒斩。操引刘备入朝，献帝以他为豫州牧。时操专权，帝不忿。有诏要备等讨贼。为操所觉，进兵杀得刘备大败。备与关、张各不相顾。关羽为操所收，而飞则投古城，自立为王，备则投于袁谭处。关羽屡思辞操而去，为他斩了袁绍骁将颜良、文丑之后，便辞操追寻刘备。这时备已与张飞会于古城，羽亦继至。他们共投刘表。表以备为新野太守。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为佐。操引大军攻新野，备不敌，往投孙权。权以周瑜为帅，敌操，大败之于赤壁。刘备乘机借了荆州暂住。诸葛亮主张备应进兵收取四川，以为基业。备兵遂西进，破了成都，降了刘璋。备自立为汉中王，封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为五虎将。关羽守荆州，东吴屡使人求还荆州，羽不

与。孙权遂进军攻荆州，杀了关羽。这时曹丕篡汉自立为帝。备与权闻之，也各立为吴、蜀帝。备知羽为权兵所杀，悲愤不已，遂起大军征吴。为吴所败，卒于白帝城。诸葛亮辅阿斗为帝，辛勤主国，七擄孟获，先平南蛮，以绝后顾之忧。更六出祁山，以讨反贼（即曹魏），但俱不能有功。最后亮病卒。姜维继其志，也无所展施。后司马氏篡魏立晋，使邓艾、钟会平蜀，使王濬、王浑平吴，天下复归于一。但汉帝外孙刘渊逃于北方，不伏晋人。其子刘聪更骁勇绝人，自立国号曰汉，为刘氏复仇。晋惠帝死，怀帝立，刘聪领军至洛阳，杀了怀帝，又追擄新立的愍帝于长安，灭了晋国，即皇帝位。《三国志平话》之终于刘聪灭晋，而不终于应终的晋灭吴、蜀二国之时，作者似乎仍是持着因果报应的观念，欲以此刘氏的恢复故物，为后人深惜诸葛之功不就的人弥补缺憾的。

这五部平话，虽显然非出于一手，却俱为建安虞氏所合刊。其格式也为闽中刊本所特具的式样，一页分为二格，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图是很狭长的；图的一格相当文字的一格的四分之一。这个闽本的式样，似乎起于宋。宋刊本的绘图的《列女传》，闽余氏原刊、阮元翻刻本便是如此。直至明万历中，余象斗等刻印《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其式样还是如此未变。

但这五本平话，虽非出于一手，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奇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的累牍，却是五作如一的。我们很显然的可以看出他们乃是纯然的民间的著作，尚未登于文人学士之堂奥的。与宋人之诸短篇话本与乎《五代史平话》较之，实令人未免有倒流退化的感想。今姑征引五本中的引简短的一二则以明此言。

乐毅大喜，看伯杨定甚计来。先生曰：“此是迷魂阵，捉孙子之地。”毅告曰：“下战书与孙子。孙子拜师父为师叔，兼孙操拜为师父，若见必舌辨也。”伯杨曰：“放心，他败尔者，弱吾节概。”同乐毅主张秋景德镇向燕阵中，烈八足马四匹，怀胎妇人各用七个，取胎埋于七处，四角头埋四面日月七星旗，阴阳不辨，南北不分，此为迷魂阵。若是打阵入来，直至死不能得出。准备了毕。却说齐帅孙子在营中，有人报军师：“寨门外有一道童来。”先生唤至，呈书孙子。孙子看曰：“师父书来，道膑有百日之灾，慎勿出战，只宜忍事。如出阵，有误也。”言未已，有人报：乐毅下战书。先生曰：“此非师父之书，是乐毅之计，必诈也。”孙子不信，叫袁达：“听吾令，依计用事，破燕阵，捉乐毅。”袁达持斧上马曰：“只今朝便睹个清平。”来战乐毅，且看胜败如何？诗曰：

贯世英雄谁敢敌，今朝却陷虎坑中。（《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按《汉书》云：吕后送高皇回来，常思斩韩信之计。中无方便。若高皇征陈稀回来，必见某过也。吕后终日不悦。驾去早经二月有馀，吕后令左右请萧何入内。吕后问丞相曰：“高皇出征，临行曾言子童与丞相同谋定计，早获斩韩信，要其僭过。问丞相有计么？”萧何闻言，心中大惊。暗思韩信未遇，吾曾举荐他挂印，东荡西除，亡秦灭楚，收伏天下。今一统归于刘氏，今作闲人，坐家致仕，今亦要将韩信斩首。吕后逼吾定计，不由我矣，实可伤悲。韩信好苦哉。萧何哽咽未对。吕后大怒曰：“丞相不与朝庭分忧，倒与反臣出力。尔当日三箭亦保韩信反乎？”萧何急奏曰：“告

娘娘，与小臣三日暇限，于私宅中思计，如何?”太后准奏。还于私宅，闷闷而不悦。升片坐间，有左右人来报，楚王下一妇人名唤青远，言有机密事要见相公。萧何曰：“唤来。”青远叩厅而拜：“告相公，妾有冤屈之事。韩信教唆陈稀造反，却把妾男长兴杀了。因此妾状告相公。”萧何听妇人言其事，唬得萧何失色，暗引妇人青远入内，见太后。萧相言其韩信教唆陈稀谋反。吕后大惊，问萧相如何。萧相言：“牢中取一罪囚，貌相陈稀斩之，将首级与使命于城外将来；诈言高皇捉讫陈稀斩首，教使将头入宫。韩信闻之，必然忧恐。更何说韩信入宫，将他问罪，与妇人青远对词证之。”太后曰：“此计甚妙。”(《前汉书续集》)

有张飞遂问玄德：“哥哥因何烦恼?”刘备曰：“令某上县尉九品官爵，关、张众将一般军前破黄巾贼五百馀万。我为官，弟兄二人无官，以此烦恼。”张飞曰：“哥哥错矣。从长安主定州，行十日不烦恼，缘何参州回来便烦恼？必是州主有甚不好。哥哥对兄弟说。”玄德不说。张飞离了玄德，言道：“要知端的，除是根问去。”去于槽根底，见亲随二人，便问，不肯实说。张飞大怒，至天晚二更向后，手提尖刀，即时出尉司衙，至州衙后，越墙而过。至后花圈，见一妇人。张飞问妇人：“太守那里宿睡？你若不道，我便杀你。”妇人战战兢兢怕怖，言：“太守在后堂内宿睡。”“你是太守甚人?”“我是太守拂床之人。”张飞道：“你引我后堂中去来。”妇人引张飞至后堂，张飞把妇人杀了。又把太守元峤杀了。有灯下夫人忙叫道：“杀人贼!”又把夫人杀讫。(《三国志平话》)

像这样幼稚笨拙的文笔，显然出于民间作者之手，未曾经过文人学士的润饰的。与宋本的《三藏取经诗话》，其气韵恰好相类。我们见了《京本通俗小说》中诸短作，再见此五书，似乎感到宋、元二代国语文学的倒流。其实不然。二者盖完全不是出于同一个阶级的作者。《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诸话本，系出于文人学士式的书会先生之手，而《元刊五种平话》则出于民间作家之手。一为进步的，而一则尚为原始的。二者之间，并无演化承袭的关系。故实亦无所谓退化倒流的云云。这种原始的民间作品，至今尚源源不断的产出。我们更不能执持了那些原始的民间作品，与《水浒》、《红楼》来比较，便以为国语文学，今远不如古，或正在倒流、退化。

（《北斗》1卷1期，1931年9月）

明代之短篇平话小说

明代之短篇平话小说以冯梦龙编辑之“三言”为最著，然实为纂集“古今名人”之文，不尽为冯氏之创作。在“三言”之前，先有绿天馆刻印之《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凡载小说四十种。其后衍庆堂购得其板，选其中二十一种，再加以其他三篇，作为《喻世明言》，即“三言”之一；一名《重刻增补古今小说》。

《警世通言》继《喻世明言》而出，载小说凡四十篇。其中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似即《京本通俗小说》之《拗相公》，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似即为《菩萨蛮》，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似即为《碾玉观音》，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似即为《冯玉梅团圆》，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似即为《西山一窟鬼》，第十六卷《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似即为《志诚张主管》；因仅见目录，未见其文，不敢决定其即是也。

《醒世恒言》之刻，在“三言”中为最后。衍庆堂刊本之序云：“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珍玩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

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恒言》亦四十种。然据鲁迅先生所见之一本，其二十三卷为《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见鲁迅钞给我的《恒言》全目），据盐谷温《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所言，则第二十三卷为《金海陵纵欲亡身》，可见其板刻亦有不同。岂坊贾以《金海陵纵欲亡身》有碍目违禁之处，故易以《张淑儿巧智脱杨生》欤？此言或近于事实，因盐谷君所见为原刊本，鲁迅所见则为翻刻本。此外，或再有不同处；但未见全书，不能臆度。

继“三言”之后有即空观主人的《拍案惊奇》两刻。初刻凡三十六卷，自序谓：“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则似全书皆为作者之自作，与“三言”之编辑旧文者有异。二刻凡三十九卷，又附录《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亦皆即空观主人之创作。

“三言”与《惊奇》之外，尚有东鲁古狂生之《醉醒石》十五卷，天然痴叟之《石点头》十四卷，亦皆为创作。

明代之末叶，实为短篇平话最流行之时代，一面努力于保存旧作，一面努力于创作新文，在中国小说亦是一个应特别注意的时代。

（《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6月）

明代的小说与戏曲

明朝是小说最发达的时期，戏曲也大盛。因时代较近，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东西很多，并时时刻刻在发现新的东西。

一　时　　代

元代一百多年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说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元末农民到处起义，元帝逃回蒙古，徐达带兵打进大都，改称北平。朱元璋夺取了农民的胜利果实，于一三六八年称帝建都南京，是为明。这时明的版图很小，朱元璋仅占领了中原地区，继元朝的残酷统治之后，朱元璋的统治也是非常残酷的。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像元时把蒙古人、色目人、南人、北人分得那样清楚，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正如凤阳花鼓中说："自从来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他没收富者家财把经济力量集中，军队分驻全国各地，由诸子侄统率。四子永乐率重兵驻扎大都（北平），军纪非常严格，战后军队大部分复员，专门从事调查户口工作。当时规定不准唱曲子，唱者削掉嘴唇，踢球者砍其腿，对武将、诸侯、功臣则采取告密牵连的办法，大肆杀

戮，所谓瓜蔓抄。朱元璋统治的三十多年，可说是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他不仅仇杀武臣，也杀了诗人画家如王冕等。因此这时他的朝廷是很空虚的。与此同时，他的四子永乐则雄才大略，喜欢戏曲，许多文人学士都集中在他的周围。

朱元璋死后，孙建文立，他见藩王权势日大，遂与方孝孺等计议削藩。诸藩反，永乐于公元一四〇二年起兵南下“靖难”，势如破竹，不到一年打到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方孝孺被灭十族。永乐于南京即帝位。不久又迁回北平，定都称北京。他气魄很大，曾做过好几件大事，最重要的是遣三宝太监（郑和，色目人）交通南洋，用中国的磁器、绸缎换回南洋的木材、珠宝。

永乐称帝后有三四十年的安定，但与此同时，蒙古力量渐强起来。公元一四四九年，出兵南下。英宗亲征被俘，称土木堡之变。代宗于北京即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复辟。至一五〇〇年吐蕃打到甘肃，同年，日本又在东南方温州一带骚扰。一六〇〇年满洲兴起，东北又打起仗来。当时四面受敌，而明帝则荒淫庸碌，一方面是加修长城，长年用兵；另一方面则是对人民进行残酷统治横征暴敛。官僚阶级残暴异常，农民卖身投靠，官僚、大地主的剥削比皇帝还利害，农民变成了奴隶，生活更加痛苦，地主剥削无孔不入，奴变事件也就日益增多。

到一六三五年左右，农民到处起义，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打进北京称帝。但他统治方法上有错误，对旧将领处理不当，吴三桂等反，到清兵大举入关，李自成败亡。清统治者尽量利用汉人，组织汉军，任汉人为大官。一六四五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国，桂王逃到越南，后送回，于一六六一年被杀。

明朝开国时还比较清明，后因皇帝庸碌，政治就腐败日深，先是大官僚统治，后来又勾结大商人进行残酷的统治。由于内外战争频繁，兵书非常多，讲究练兵，武器也有新的发明。其次是

理财方法很多，不过因为贪污盛行，越理越坏。加紧搜刮，人民痛苦日甚，引起的后果是农民到处起义。

总起来说，这个时代不是光明的时代，明朝的统治不如汉、唐、元诸朝，其统治者主要是官僚地主。与此相适应，在文学上也有不同，元代文学是服务于商人市民的民间文学。明朝则服务于官僚地主（董其昌是个代表），只有很少一部分为市民服务。这是明朝文学总的趋势和特点。

二　明初戏曲

北方杂剧很盛，可以刘东生、朱有燉做代表，刘东生用文言写的《娇红记》是很好的作品，朱有燉（周宪王）写了很多戏曲，有三十一部流传下来，当时以开封为中心流行很广，内中多宫廷供奉戏，有描写逢年过节的喜庆戏，其中也有一部分最漂亮的民间故事，如《豹子和尚自还俗》（讲鲁智深的）是最好的一篇，《黑旋风仗义疏财》也很好。一般的说，这三十一种中只有十几篇是好的，另外则多是庸俗不堪的东西。其中大部分恐是别人借朱有燉之名做的。明初戏曲上更重要的、也是最发达的是长篇的“传奇”。《琵琶记》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也都很流行。

朱元璋死后一百年，公元一五〇〇年左右，开始有明人自己写的戏曲，因而戏曲才大盛。丘璿写过好几部戏曲，借戏曲来传道统，他的作品较好的是《投笔记》等。《五伦全备记》则是很庸俗的作品，完全是为宣传封建道德而写的。这时文人写戏曲不像元朝文人那样从民间故事出发，而是从书本上找故事，各人有其书囊，语言也趋向于文言，不论什么人说话都是四六文章，典故也多，老百姓很不容易懂，不现实。当时流传很广的老秀才邵

璨的《香囊记》就是用四六骈体文写的。

还有一派是写民间东西的，描写的比较好一点的是沈采的《千金记》，是记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的故事。《还带记》是记裴度的故事。还有苏复之的《金印记》，是写苏秦的事情。另外还有《连环记》、《双忠记》、《精忠记》、《牧羊记》等都是写人民所同情的英雄的，大多为无名作家所作，写得慷慨激昂、沉痛，有很激烈的民族思想，在当时流行得很广的徐霖的《绣襦记》也写得非常好。

所以说明初戏曲是向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士大夫阶级文人的东西，如《五伦全备记》；另一个则是流行很广的民间作品。

三 昆山腔

在昆山腔以前，中国戏曲分南北曲两派，南北曲在用调乐器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北方以弦为主（《董西厢》所弹的称弦索调），南方是以管为主。管弦不能相连。到大音乐家魏良辅出，才把南北方的乐器——管弦连在一起，创造出新的腔调，即所谓“昆山腔”，这是中国音乐上的一次大革命。当时有些文人排斥新的东西，看不起昆山腔，但一些有远见的人，如徐文长等却为昆山腔极力辩护。魏良辅只是作曲家，接着就出许多文人为昆山腔编写剧本，梁辰鱼是第一个，他编的最好的剧本是《浣纱记》（西施的故事），流传得很广。

这时许多作家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完全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的，文人气味很浓，作品中也多写文人学士的故事，如《明珠记》、《狮吼记》都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狮吼记》为汪廷讷所写，内容是非常不好的。而其中最荒唐的是宁波的屠隆，他写了《修文记》，鬼话连篇，说不但今天享受，而且将来到天上要

永远享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昆山腔已渐渐起来了，但较好的作品却不太多。

四 汤显祖与沈璟

昆山腔以一个有地方性的东西渐渐传遍天下，为老百姓所喜欢了。这中间遂产生了两大天才作家，即沈璟与汤显祖。沈汤两派是大不同的，汤显祖以诗为曲，不管老百姓懂不懂，是为文人学士而写的。他文学地位很高，但不重音律，如他的《牡丹亭》因不合音律，别人都为他修改。他的《南柯记》、《还魂记》、《邯郸记》写的都很好，而且也可以唱，世称“临川四梦”。和他相反，沈璟是用通俗的土话为老百姓写作的，他是个大音乐家，写出的东西都很合律，他写的多为民间的故事，如《义侠记》，写《水浒》的故事，他并创造了体裁，把许多古怪可笑的故事编在一起称《博笑记》。他共写七种戏，现在都很流行。缺点是他的作品中土话很多，写得很浮面，并不深刻，文艺气味不浓。后人逐渐把他二人的特点合在一起，从而戏曲便大大提高一步。如沈璟的侄子沈自晋即明末大家，写的《翠屏山》、《望湖亭》等当时流传很盛，现在仍能唱。再有陈与郊的《灵宝刀》（写《水浒》中林冲的故事）、许自昌的《水浒记》（宋江的故事）写得都很好，也是很为老百姓欢迎的。

五 长篇小说的发展

长篇小说到元末已相当发展，从历史小说（讲史，天然长篇）经过文人的创造发展成为英雄传奇，到明代英雄传奇遂大为盛行，出现了完整的《西游记》。《西游记》是明嘉靖年间吴承恩

写的，故事中充满了反抗的精神（表现在孙悟空身上）。受《西游记》影响写出的有《封神传》，不知何人所作，流传得很广，故事中也充满着反抗意识，要求打倒封建礼教，写得很好，写法很特殊。特别神怪的是《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为罗懋登所作，故事中斗法很多，其中白话是对偶的，很生硬。而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英雄的故事，如带民间气味很浓厚的《杨家府》（后扩大为《杨家将》）等。当时写杨家的故事很多。其他写得较好的如《皇明英烈传》、《精忠传》等。总之在明朝写历史英雄故事及神怪民间故事都很发达。

到万历初嘉靖末时，小说方向从半人半神的写法又转变为纯人间的东西。如《金瓶梅词话》，书中虽是宋朝社会，但实际是写明朝的现实，反映了明代没落社会的现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水浒》中的妇女都写得很坏，而《金瓶梅》中的女人，个个都写得生龙活现、深刻细腻、性格突出，在写法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六　短篇词话的流行

明末的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重享受、有闲，因此又要求短篇故事，这在市民也是欢迎的，短而易懂。于是又产生了许多短篇小说。当时江苏人冯梦龙靠改书和戏曲维持生活，他曾改了《平妖传》、《列国志》等书，他收集了自唐代以来的短篇小说，编成《古今小说》，后改名《喻世明言》。以后他又收集一部分名《警世通言》，很受群众欢迎。后来他又收集剩余的一些并加一点，补充成四十篇称为《醒世恒言》，合在一起称“三言”，共一百二十多篇。在戏曲中他也有很大的加工，《玉堂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都写得很好，也很流行。

湖州有凌濛初从《太平广记》中找一些，自己又创造一些编成新奇的故事，写了《拍案惊奇》，又继续写了一部称“二拍”。以后书坊老板从“三言”、“二拍”中选了一些精彩的东西编在一起称《今古奇观》。不过这些虽然流行，但却是为文人服务的。其特点是：（一）很古怪，以情节曲折离奇为主。（二）见解非常庸俗，多是拥护封建道德的。（三）不论是从戏曲或《太平广记》中来的东西，其白话多是硬凑的，不是天然写实的写法，没有《水浒》、《红楼》、《西游》那样通顺的话，看起来不顺眼，听起来不悦耳。（四）这些东西多为文人学士而写的，或写文人本身发牢骚，是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的。尽管当时很流行，但好的作品是很少的。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警世通言

冯犹龙所编辑的《喻世》、《警世》、《醒世》的“三言”，是平话系短篇小说的大宝库，其中至少有十之三四是旧本。《醒世》传本颇多；《喻世》以《古今小说》为蓝本，而选了二十一篇，又加以从《警世》、《醒世》选出的二篇，故亦无甚重要。惟《警世》则四十篇中，不经见之作甚多。此书的出现，对于研究中国小说者实有很重要的关系。第一，当然是因为她供给了好几十篇的重要的短篇小说。《今古奇观》所选者，不过四分之一而已，其中四分之三皆为不经见之作。研究宋、元、明短篇小说的人，加上了这三十篇的作品，其关系的重大，我们很可以想见。第二，《京本通俗小说》的发见，怀疑的人不少。但在《警世通言》中，选《京本通俗小说》者竟有七种之多；《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京本》之《拗相公》，《陈可常端阳仙化》即《京本》之《菩萨蛮》，《崔待诏生死冤家》即《京本》之《碾玉观音》，《范鳅儿双镜重圆》即《京本》的《冯玉梅团圆》，《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京本》的《西山一窟鬼》，《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京本》的《志诚张主管》。缪刻《京本》时，所言《定山三怪》一卷，破碎不完，故未录人者，竟亦在其中，改名为《崔衙内白鹞招

妖》，编《警世》者，并于题旁特别注明：

"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

有了这个有力的旁证，我们很可以不必再致疑于《京本》的伪作了。而《定山三怪》一卷竟在这里发见的事实，更足以使我们高兴。又有《计押番金鳗产祸》一卷，原注"旧名《金鳗记》"。玩其文句的结构，以及其描状的活泼生动，当亦系宋人平话之一种。

宋人平话是文学史的珍宝之一，可惜我们不能够得到十种以上。缪刻的七种是很重要的，而在《警世》中也竟有了七种以外的二种，这真是一种并不寻常的发见。

日本内阁文库中有一种平话小说集，名《清平山堂》，凡选入平话十五种，其中当亦有宋人之作，可惜不曾见到原书，无从下断语。最近，听说《永乐大典》中的"平话"一部分，又有在北平发见的消息。惟不知所发见者是否六十卷的全部，或仅为其中的一部分。然无论如何，这个发见的重要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相信其中的古平话——宋、元人的词话、诗话——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发见也许较《警世》的刊布更为惊人耳目。

《警世》将由商务刊行，所根据的一本，其来源亦自日本，惟非内阁文库藏本（疑系尾州本），其中卷数，颇多脱讹，又无总目，无插图，疑系重刊本，或书贾借旧版补刻重印者。

（《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

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

一

中国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不在宋、元。宋、元二代只是短篇话本的发展期；他们也有讲史，却是那样无精彩的野生的东西，这就今日所见的《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等书，而可知的，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不见得高明，其完成时期也不在明代。四大奇书中最好的“两奇”，《西游记》、《金瓶梅》，虽然产生于明，其一“奇”，《水浒传》，虽然也完成于明，却都有其很大的缺憾。除了《金瓶梅》外，《水浒》、《西游》都只是英雄历险的故事，都只是一件“百衲衣”，分之可成为许多短篇，合之——只是以一条线串之！例如《水浒》以梁山泊的聚义为线串，《西游》以唐三藏取经为线串之类——则成为一个长篇，其结构是幼稚而松懈的，还脱离不了原始期的式样。《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封神传》以及《韩湘子传》、《云合奇纵》等等，也都陷于同一的型式里，只有《金瓶梅》是一朵太可怪的奇葩，仿佛是放在暖室里被烘烤开的牡丹花一样，令人有怪不相称的先期长

成的感觉。叙写社会家庭的日常生活，描状市井无赖的口吻、行动，都是极为逼真的，大有近代的写实小说的作风。以《水浒》的潘金莲和《金瓶梅》的潘金莲相较，则前者只是一具无灵魂的骷髅，后者却是那样的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风骚的妇人！想不到的一个长足的进步！但《金瓶梅》究竟也还是一部杂凑的书，只是把宋、元话本的描写放大了的，还能够将她像蚯蚓似的，割成一片片而不伤害其本身的发展。甚至，在其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作者把一部分宋、元话本全盘的抄袭过来的痕迹，例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便是整个的被引用了进去，只是改换了人物的姓名而已。而那千篇一律的春情的描写，也令人生厌。所以，这朵奇葩，虽先期而生长，而开放，却不是很成熟的。

到了清代的中叶，长篇小说方才放出万丈的光芒来。

二

清初的小说，都还是被拘束于明代小说的作风之中的。许许多多的短篇平话集（创作的），都只是“三言”“二拍”的应声虫，而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佳人才子的小说，又只是“吃不到葡萄”的人的“过屠门而大嚼”的著作。穷酸的态度可掬！

长篇小说，在其间，还算是有“出息”的东西。但也脱离不了明人的规模。

董说的《西游补》，陈忱的《水浒后传》，丁耀亢的《续金瓶梅》，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钱彩的《精忠传》都是颇可注意的长篇。他们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他们都是要以“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所以在“遗民文学”的这个特殊意义上是有了很光荣的收获的。而就小说而论小说，却也只是明人的“余声”而已。

《西游补》最可注意，以其风格最为特别；名曰“西游”补，却是那样的不与《西游》同调。只是迷离恍忽，一气呵成，五彩斑斓，不可逼视，一般人是不会欣赏的。因之，也颇缺乏小说的趣味。作者原不是在做小说！只是像写《万古愁》的人似的在倾吐自己的悲愤，自己的国破家亡的痛苦！

《西游补》凡十六回，是薄薄的一册。插入《西游记》“三调芭蕉扇”之后，叙孙悟空化斋，为鲭鱼精所迷，见诸幻境，要寻秦始皇，借驱山铎，以徙去火焰山。而梦中醒来，原是手执饭钵。大似威尔士（H. G. Wells）的小说《时间车》。所叙多《西游》作者屐齿所未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先生谓：“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书之日，尚当在明亡以前。”（《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但细读全书，纯是一团悲愤。如不作于清初，似不必如此的躲躲藏藏。明末小说，其作风类皆质直裸露写情之作，像汤若士《还魂记》、支少白《小青传》，皆已极缠绵悱恻。固无需更托以幻觉也。说字若雨，乌程人。明亡，祝发于灵岩，名南潜，一字宝云，号月涵，三十余年不履城市。有《丰草庵》等十八集。

陈忱的《水浒后传》续于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之后，凡四十回，气象颇阔大，有田横义不帝刘的意志。一开头，便写宋江死后，梁山泊的荒凉、寂寞，与阮小七的郁郁无聊，感怀往事，正可和《水浒传》的“魂聚蓼儿洼”的局面相搭配。继述为了权臣的压迫，梁山好汉的余存者，又不得不铤而走险，仍占山为寇。而一部分则奋其勇力，为宋御金。然大势已去，不能有功，好汉们遂以李俊为领袖，分了几批，浮海而去。俊为王于暹罗，自成一个局面。作者“避地之意”，跃然可见。但为了恐触时忌，作者只署着古宋遗民的笔名。卷首论略云：“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上下，亦未可知。”

又原刊本有万历的序，版心刻“元人遗本”四字，皆有意表示其为“古本”。忱也是乌程人，明的遗民。盖明亡之后，遗民们是以浙地为独多的。

丁耀亢是山东诸城人，字西生，号野鹤。顺治四年入京，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后为容城教谕。著传奇四种，传文集若干卷。其《续金瓶梅》则别署紫阳道人编。卷首弁以《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续金瓶梅》凡六十四回，继于《金瓶梅》后，叙述西门庆、潘金莲等第二世的故事；孽报重重，大类谈说因果的书，而淫秽不逊于本书。但笔墨尚横恣。所叙在异族铁骑的侵略下的人民的生活情况，尤翩翩欲活。盖缘作者是身经此痛，故写来便格外真切可怕。

《醒世姻缘传》在这时代是最足以表现那种染了明末作风的小说的。无疑的，它在技巧上是相当成功的，特别一部分的对话是很流利真切的。但也有其重大的缺点。全书以因果报应之说为始终，以晁、狄二家的故事为主体，其中主人翁是晁大舍（即后来的狄希周）。应该用九牛二虎之力以写之的，然其性格却极不明显，像是纸糊的，又像是泥做的，没有灵魂和血肉，更没有鲜明的个性。写薛素姐的泼悍以及厨子的窃盗，都嫌过火。在结构上，也殊松懈。第一回到二十二回，写的是晁家故事；二十三回到二十九回则写狄家故事。以后则晁、狄二家故事互相错综着。自五十八回到八十九回则又全写狄家故事。以后又是晁、狄二家的事相错综着。直到第一百回，方才把今世的狄希周和他的前生的兄弟晁梁相见，而告结束。其中发挥议论之处太多，完全是明末作家的流毒；又一部分的故事和笑谈，也都是掇拾陈言，以充篇幅。未免令人有“才尽”之叹。但其描状人情世态，特别是黑暗的大家族的生活，却很可注意；虽仍不免夸大，但却是最好的社会史料。有人说，书中的狐，便指的是“胡”，则便更有了遗

民文学的意味了。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自署西周生，胡适之以为即作《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则以此故事即《志异》里的《江城》一篇的放大，再则，据传说，以为此书是松龄作。依据了这个前提，遂找了许多旁证以附会之。但可疑的一点是，《聊斋》里的文字是很洁净的，很少"夹叙夹议"之处。而此书则随处大发议论，很浓厚的染着凌濛初、李渔的作风。不仅文言白话的不同，即作风也大殊。大约山东人对于蒲氏的传说是很多的，故往往将他成为"集体的"文人，鼓词、小剧乃至小说，无往而非托名他作。

钱彩的《精忠演义说岳全传》是较为驽下的。彩，字锦文，仁和人，尽力表彰岳飞的忠勇，别有深意。清代尝列其书于"禁书目录"。今所传者，当必大有为后人所删改之处。他此书是取了熊大木的《精忠传》而加以放大的，凡八十回，插入大鹏鸟转世、铁背虬报冤的神话，这是熊作所无的。钱氏书，极类《说唐传》、《杨家将》、《飞龙传》诸书，把这有名的英雄传说，更为鄙野化了。但较原作，实更活泼，更动人。虽多不经之谈，可笑之处，而其粗枝大叶的创作气魄，却大可注意。第三回到第六回，叙岳飞与周先生的始末，最足令人感泣。其后写张宪、写岳云、写王佐等等，也都不坏。像牛皋，也殊可爱。

三

《西游记》故事，在清初，最为流行，而续之者也最多。董氏《西游补》外，别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而《东游记》的创作也可以说是对于《西游》的反动。

《后西游记》不知作者为谁，有天花才子的评点，当为清初人。作者序云："曲借麻姑指爪，遍搔俗肠之痛痒，高悬秦台业

镜，细消矮腹之猜疑。悲世道古今盲，毒加天眼之针，忧灵根旦暮死，硬着佛头之粪。”可见他并不是漫然而作的。其中像“文笔压人，金钱捉将”（二十三回）、“造化弄人，平心脱套”（三十回）等，都是愤世嫉俗之意极深的。惟较浅露，没有《西游》那末婉曲含蓄。《西游》写三藏取经，这书却叙大颠求解。又平空添出小行者、猪一戒、沙弥的三众，有意的步悟空、悟能、悟净的后尘，连性格也都极相仿佛，殊嫌过于拟仿尽态。

《续西游记》凡一百回，传本颇罕见。全脱《西游》的窠臼，别展二境。原是将无作有，故竖空中楼阁，却也头头是道，可证作者设想之奇，真复居士序云：“作者犹以荒唐秽亵为忧……继撰是编，一归铲削，俾去来各有根因，真幻等诸正觉。”是仿佛作者也是吴承恩。其实，当便是真复居士的假托。续书的主要点在说明：“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不烦剿打扑灭，不用彼法劳叨。”而以三藏、悟空等四众，在取经的归途里所遇到的诸难为题材，处处指点出诸魔近在方寸。为了较浅率明白，又过于回回一律，颇令人生单调的厌倦之感。

《扫魅敦伦东游记》，一名《续证道书》，显然也是续于《西游》之后的。虽然故事截然不同，却是由《西游》变化而出的。“昔人撰《西游》，借金公、木母、意马心猿之义，而此记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序）“一切旁门外道，离我圣教皆虚。莫言释道事同迂，功德匡扶最著。”说是提倡儒教，却又杂以释道之说。全书凡一百回，多腐语凡境，实在并不高明。以南印度不如密多尊者的东来度世为引端，而其背景则放在晋、魏时代。写崔皓的灭佛招致恶报，正是提倡佛教，却又以五伦的正道来扑灭群魅。殆是万历以来三教合一运动的余波。

《东游记》的作者，自署清溪道人，卷首有康熙己酉（八年，

公元1669）世裕堂主人的序。按清溪道人即在明末作《禅真逸史》、《后史》二书者，盖至康熙初犹生存于世。《东游》的作风也正和《禅真》相类。清溪道人又尝以冲和居士的别名，刊行戏曲选集《缠头百练》初二集。他姓夏，名履先，又号爽爽主人，杭州人。似为一风雅之书店主人，故多编刊通俗的通行的书籍。

四

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一百回，刊于康熙十四年，是一部杂凑的小说，集合了各方面的不同的材料而成的，故全书殊为庞杂。其最重要的根据是：(一)《隋炀艳史》，(二)《隋唐志传》，(三)《说唐传》。关于瓦岗寨集义，秦叔宝出身的一部分，几全袭《说唐传》，不过略加以修正而已。但只叙到明皇、杨妃事为止，不像《隋唐志传》之直写到唐末，和《五代残唐》相衔接。其间剪裁修正，是颇费了些心力的；凭空添出了炀帝、朱贵儿的二世姻缘（即转生为明皇及杨贵妃），全是要作为前后的联络的线索之用的。只是，头绪过繁，忽写柔情，又及金戈铁马，全书的情节是极不统一的。反不若简略粗率的《志传》的前后一贯。人获，长洲人，著《坚觚集》，又尝刊行《封神传》。

吕熊的《女仙外史》一百回，也作于康熙间，自负不浅。熊，字文兆，号逸田叟，所作甚富，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及诗文集等。熊尝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因以唐赛儿事为中心，而写赛儿的忠勇，“建行阙，取中原，访故主，迎复辟，旧臣遗老，先后来归”事，全是空中楼阁，尤多斗法摆阵的变幻，盖杂取《封神》、《三国》、《平妖》、《西游记》诸书的意境而成之的。原多淫亵语，刘廷玑劝其删去，熊从之，故传本较为洁净。

五

但以上诸长篇，还很浓厚的染着明末的作风与型式；有的本是续书，除极力追摹原作的风格外，是别无所长的；有的则杂采诸书的旧套，拼合以成之；有的则只是把旧书改作或放大了的。能够见出其为独创一格，自具弘伟的创造力的殆极罕有。遗民之作，若董、陈之《西游》、《水浒》，则又意别有在，不尽以写小说为其着力之点。

表现了特殊的作风与有了很循大的成就的，当始于乾隆的一代。那一代才真实是黄金时代的开始。

在那一代，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宁，“十全”武功的胜利，《四库全书》的告成，民间孕蓄着多量的财力，地主阶级和商人士子都是生活很优裕的。在戏曲上，既有了弘伟无比的《昇平宝筏》、《昭代箫韶》、《劝善金科》一类的皇家歌曲，小说里自然也便表现出世家贵族的豪华的气概来。

这世家贵族的豪华的气概，直接的打破了清初时代的佳人才子书作者的穷酸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迷梦；间接的脱出了明末小说的陈套，不复自安于杂凑与模拟。他们是要写出自己的经验与生活的，他们是要写出自己那一个阶级的理想与现实的。因此，便远远的脱离了空虚的战争与历险的想象，远远的抛却了无聊的佳人才子的迷梦。他们的书里，有的是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真实的事，有灵魂的人物的真实的行动与对话。这是第一次，文人们把自己阶级的理想与丑相向读者们披露出来。他们不复以娱乐他人或慰安自己的游戏的态度去写什么；他们开始以“一把辛酸泪”，以自己的血，以自己的心，以自己的情感与回忆来写。于是，在我们的小说坛上便现出了一个新的境界。虽然这

新境界的出现时，已不是蓬勃的贵家世族的光荣时代，而只是凄凉没落的哀音；不是得时行道、发挥理想以统治天下的时代，而只是退婴自守，徒寄其最高理想于空虚的独语；但究竟那回忆、那理想、那真实的自传式的描写，已足够使之不朽，使之永远的保有那时代的最好的纪录的了。

在这些崭新的小说里，第一本使人想到的大名作，自然是《红楼梦》。《红楼梦》之为作者曹霑的自传，经胡适的“考证”，俞平伯的“辨”的详证之后，殆无可疑。向来以为这部书是政治小说，是寓有民族意识的等等的话，都该一扫而空（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以为系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鄂妃即董小苑，顺治的出家，即贾宝玉的出家。孙渠父的《红楼梦微言》则以为系叙明、清易代事，——此书未刊，稿在余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略用其说。一为系康熙朝政治小说，金陵十二钗皆为江南诸名士，如朱彝尊、陈维崧即为林黛玉、史湘云等。又有以为系刺和珅，——见《谭瀛室笔记》——或写纳兰成德事，——见《燕下乡脞录》——或藏谶纬，——见《寄蜗残赘》——或明《易》象，——《金玉缘》评语——的。但皆一无是处）。把这些尘雾扫清了时，《红楼梦》的真像，方才看得出，《红楼梦》的伟大处，方才能够领略得出。要是永远的猜谜下去，则恐怕《红楼梦》将成了一部政治史而不是一部小说了。

以《红楼梦》为作者自传之说，当始于袁枚。他说：“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随园诗话》）及胡适之考证出，始以大观园中的生活，和作者的家世、生平相对照，而确切不移的知其为“自传”。作者曹霑，字雪芹，一字芹圃，镶黄旗汉军。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圣祖南巡时，尝数以织造署为行宫。《红楼梦》写元妃省亲事，殆根据幼时的记忆或家中人的

传说。寅著书颇多，有《楝亭诗钞词钞》，又刻《楝亭十二种》，为世所重。寅子頫，亦为江宁织造。雪芹为頫子。幼时盖亲历富贵繁华之境。然其后，頫卸任归北京。似经大变家乃中落（也许是抄家）。雪芹中年后，遂饱尝贫困的味儿。居西郊，啜饘粥。但时复纵酒赋诗。《红楼梦》之作，当在其时。《红楼梦》既是饱经世变的一位没落的贵族之所作，故对于过去的繁华，是显示着充分的凄惋的留恋与回忆的。他写"色情狂"的贾宝玉还不大好；写贾雨村，写贾政、贾琏，写薛蟠、柳湘莲、蒋玉函等，也都没有什么生气。他是一个纨绔子弟，终日被供养在金丝笼里的，故对于社会上的一般现象，一般的人情世故，都是不大通达的。但在大观园里，他却是一个锐敏的考察者。一花一木，一桥一水，乃至园中丫头的一颦一笑，他都不曾忽略过去。他是终日追逐于"姊姊妹妹"群中的"色情狂"，故遂成了一个"女性崇拜者"。而家庭的日常生活，女性的琐屑心理，便成了他要最擅长描写的目标。为了对于女性有了那末精密的注意，故写来便活活泼泼，口吻如生。不像《水浒传》，那作者大约是一个女性厌恶者，故提起便没有好感；也不像《金瓶梅》，那作者要写的女性，个个都是个性极强，环境不同的女英雄，写来也容易出色。独《红楼梦》写的是同一的环境里长成的许多类似的女性，一个不小心，便要成"百美图"式的描写，百人面目不殊，个个死气沉沉的。然而作者却能逃避了这一点，在同里显出异来，把个个人的性格，都极深刻的表现出来。一谈一吐，一颦一笑，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史湘云的尖利爽直，林黛玉的峻急多愁，薛宝钗的老练温柔，贾探春的精明要强，个个都写得好，笔力几乎是直透到纸背后去。即遮掩了说话者的人名，那句话也会辨得出是谁说的。难怪立刻便会有那末广大的读者。高鹗初用活字版印出第一版。但第二年便不得不再版。高本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其间是

颇有不同的，可见出高氏笔削的地方；由此推之，第一版里，也许已有了他的笔痕在内。今所见的较早的钞本，都只有八十回。高本始补足后四十回，或者首尾完善之书。那后四十回，许多人相信是高鹗写的。但在一般“续书”里，那后四十回确还算是高人一等。其他续书，若《后梦》、《复梦》、《再梦》、《圆梦》、《幻梦》等，都是恶劣之极，只是“续貂”之作耳。

六

《儒林外史》也是一位没落的世家子弟之所作；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凄惋，不是留恋，而是愤激与讽刺。《红楼梦》是绮丽若蜀锦瓯绸的，精致而漂亮；但《儒林外史》却有点像泼妇骂街，虽粗豪而少含蓄，虽痛快而欠深入。这是一位不得意的满腹经纶的文士的所作，满望着有用世的机会，而那机会却终不到他那里去。于是乃不得不以崇祠泰伯的一件小事，夸张的写来，成为他的“制礼作乐”的大本领的尝试之举。他对于世事，几无当意者；凡诗人、文豪、达官、显宦、富绅、地主，殆无不是“丑恶”的自身。而可谈的人，却反在市井屠沽之辈。甚至为隶胥的，为优伶的，为武士的，其可尊敬反过于士大夫万万。即八股文专家的酸儒的马二先生也比舞文弄墨的诗人们更可爱些。“礼失而求诸野”，故作者此书始于王冕的不求闻达，而终结于写几个市井里的文人们，像卖火纸筒的王太，开当铺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等。并不是作者便以为他们是最高的范式，却为了愤激不平，才舍彼而取此。

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补官学弟子员。雍正乙卯，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至金陵，建先贤祠，祀泰伯以下诸高士。晚客扬州，号文木老人。乾隆十九年卒，年

五十四（1701—1754）。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则刊于嘉庆间，天目山樵（张文虎）为之表章于世。全书凡五十五回，后人别加“幽榜”一回，凡五十六回。又有六十回本，则为齐省堂本所加入的。《外史》也是一部作者的回忆录、自叙传；不过不详于家庭的日常生活，而详于社会的种种人物。书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他自己。他若权勿用即是镜，杜慎卿即杜檠（作者之兄），虞博士即吴蒙泉，庄尚志即程绵庄，牛布衣即朱草衣，凤鸣歧即甘凤池等等，皆可考知。惟或以匡超人为汪中，则非。中生于乾隆九年，敬梓卒时，中才是十龄童子。《儒林外史》里当然不会写到他的。但康、乾时代的整个“儒林”，已毕集于此了。就是那时代的一般社会的生活，也都已很活泼的被表现出来。我们文学史上很少文人自写丑态的东西，这里却很坦白的恣意的攻击着“俗学”与“名士”，又是那么的富于风趣，要捉住一位中国的“君子”的最纯洁高尚的人生观，这里便是最好的渊泉。从这位中国最清高的“君子”眼中所见出的社会，是那样的龌龊与不平等。但也不是全然的绝望与谩骂，其中是尽有可爱可留恋处的。评者谓“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的确的。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士人阶级的全般面目，已都被摄入这灵活的镜头上了。无疑的，这是一部漂亮的写实的小说。但也有可议之处：（一）引用“老故事”太多，像人头会便全窃之于唐张祜的故事；而老少同年月日生者而异福，及郭孝子等事，也都是明代小说里的东西。这也许可见作者创造故事力的薄弱。（二）结构过于松懈，几乎全书没有布局，没有中心人物，像片断的回忆，又像个人的感想录，其故事随引随放，随插入随抛开；尽管割成几段，也是无妨的。（三）人物皆有所本，描写则带些夸张，虽是公正的讥嘲，却总不免有些道听途说的褒贬。

《儒林外史》对于后来的影响却更大。她是有了一大堆的跟

踪者，且成了不很小的一群的。清末的许多谴责小说，几乎连作风、作法以至态度都是从吴敬梓那里来的。

七

把小说纯然作为骂世的工具的，在这时还有《绿野仙踪》；把小说纯然作为发挥自己的才学与理想的著作的，在这时还有《野叟曝言》。这两部书都是旁门左道，同具着荒唐无比的故事，淫秽下流的描写；但也不无可取，有一部分的比较活泼生动的片段，是很可爱的。在那里，我们仍可看出经济的“书生”，在倾吐他们的胸臆时，是怎样的把他们的悲愤，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咒骂，他们的热情具体的写出来。而《绿野仙踪》给我们的是那末沉痛的一幅“百鬼图”，除了冷讽、热骂之外无别语。《野叟曝言》则给我们以一个穷老著书的书生，其心胸所能想象得到的经国大业的理想，美满生活的图画。假如《绿野仙踪》所给的是咒骂，则《野叟曝言》所给的便是企望。其实是从同一根源发出的。《绿野仙踪》的故事是极为荒唐的。全书凡一百回，今日要见的通行本则仅有八十回。书里主人翁是冷于冰，写他的身世，写他的求名不遂，愤而去学道；写他的得道成仙，普度众生，而要度者却只是大盗、市侩、猿、狐之流，头脑复杂，情欲未断的平常人却是度不成的。他收了一群弟子，造了一座丹鼎，令他们守护丹药的告成。他们全都坠在幻境之中，各有不同的回忆。丹成，便都成了仙。其中独有温如玉的，虽饱经世变，却顽劣如故，遂终于不能得道。书中写温如玉的地方最多，也最好；一个不通世故的纨绔子弟，被骗、被诱、被囚诈，到处都是陷阱，而他却不能自脱。虽然后来是觉悟了，但仍是不能彻底觉悟的。故只有他成不了仙。这部小说，比《儒林外史》涉及的范围更广

大，描写社会的黑暗面，比《外史》也更深刻，而其技巧与笔力也更是泼辣；几乎是纵横如意；无孔不入。但因为故事的本身太荒唐了，有时也太秽亵了，故便没有《外史》那末可登“大雅之堂”，且也减低了许多的崇高的价值。

作者李百川，不知其名。书中写出山东事最为亲切，当是山东泰安左近的人。《仙踪》的钞本，有自序（刻本无之），自叙著书的经过甚详：“余彼时亦欲破空捣虚，做一百鬼记。因思一鬼定须一事。若事事相连，鬼鬼相异，描神画吻，较施耐庵《水浒》更费经营。”其后，他经过了许多的人世痛苦，辄思著作此书。“余书中若男若妇，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于饮食魂梦间矣。”他的题材是极成熟的蓄在胸中的。到了乾隆癸酉（十八年，公元1753），始草创《绿野仙踪》三十回。丙子（1756）又增益二十一回。直到壬午（1762），才在豫完成了全书的一百回，整整的作了十年，写作不可谓不谨慎。作者也是“穷愁著书”的一人，想多愤慨，以“人”为“鬼”，不歌颂常人的生活，而去歌颂大盗、猿狐。他早年生活很富裕，是世家富族，至中年而大败，以作幕为生。故于人情世故的苦味是尝够了的。书中的温如玉，难保没有作者自己的小影在其中。第二、第三回写冷于冰充严嵩的幕客事，抵得过一部《官场现形记》。而第九十一、九十二回的写严嵩失败事，更远胜于《鸣凤记》的无生气的对话。而最好的地方，尤在第三十六到第六十回的写温如玉事。苗秃、萧麻、金姐，那些市井无赖和娼妓，写来比《金瓶梅》更为入骨三分。写周琏事的若干回，也不坏。第九十三回以下，写“入幻境四子走旁门”，凡浩浩荡荡的六大回，才回顾到前文。那末一兜转，笔力直有千钧之重。惟这一段，明显的窃之于《杜子春传》；又写朱文魁、文炜事也显是取材于沈璟的《博笑记》和明末平话集的欲卖弟妇而错卖己妻的故事的。这便和

《外史》犯了同样的“故事创作力”的薄弱的大病了。

《野叟曝言》便没有这病。《曝言》的作者是处处要蹊径独辟的。在那一百五十二回的极冗长的故事里，几乎回回都求立异，求新奇；也许为了过于求立异之故，有的地方，实在是太不近人情，太怪诞了。把书中英雄的文素臣写得是那样的文武全才，无所不能，而又享尽了人间艳福，世上繁荣。集一般佳人才子书的大成，是落魄的文士们想象中所能描画的最快意的、最称心如意的一个局面，一个生活。凡才子心目中所求的种种式样的佳人们，这里已具备之；凡佳人心目中所求的最伟大最有福的才子，这里也已具备之。铁中玉已是才子中的铮铮者，但较之文素臣却邈乎其小！《儒林外史》写着一个儒生的理想，但比较起《曝言》来，彼是那样的穷酸气，而此却是这样的显显赫赫。彼还是不得意者的轻喟，此则是穷人在梦境中的呓语与狂欢。这梦境是如此的辉煌可爱，醒来时也还带有余欣。全书分为“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镕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的二十卷；也正可以此二十字浑括全书大旨。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一不臻顶壁一层”。(《凡例》)但其实是，无一不乔模作态，无一不是“不近人情”的。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迂腐，更以“肉麻当有趣”的书。其打僧骂道之言，危崖勒马之举，往往有使人浑身皮肤起细粒的。经了许多次的艰危，成就了多少样大功大业之后，主人翁的文素臣遂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诸妾皆独擅绝艺，或知医，或善天算，或能兵，或能诗；诸子皆夺魁元，诸女皆得贵婿；还有无数的孙男，外孙，围绕于其膝下，至不能呼其名。乃至“九万里外塑生祠，百寿堂前开总宴”。一部无聊的“狂言”“谵语”，但于这里，可充分的看出士大夫阶级的可怜的面相与想象来。

作者夏敬渠，字懋修，又字二铭，江阴人，诸生。通史经，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迹几遍天下。著有《纲目举正》、《全史约编》、《唐诗臆解》及诗文集等。他为乾隆时人。乾隆丙午南巡，他赴苏迎銮。拟以《纲目举正》献上。遇阻而止。今所传二铭拟献《曝言》，为其女设谋以素纸易之者，当系由此误传。但二铭生平所学，实尽萃于《曝言》，似亦有“献曝”之意。明清人的佳人才子书，已开始以所作诗词入小说，但像二铭之无所不谈者，实为小说中之创作。此后，则《镜花缘》诸作，纷纷效颦矣。

屠绅的《蟫史》是比《野叟曝言》更为荒唐古怪的，《曝言》迂腐，《蟫史》则怪诞；《暴言》尚写人间，《蟫史》则旅行鬼域。即就文辞而论，《曝言》也还近情入理，《蟫史》则一味好奇，务为怪诞不经之言以自快。我们说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文章古怪，《蟫史》则效之而入魔更深的。全书皆是生硬的文言，令人如读卢仝《月蚀歌》，作者过于卖弄文情，反而弄巧成拙。绅字贤书，号笏岩，江阴人，年二十，即成进士授云南知县。后为广西同知。嘉庆六年卒于北平。别有笔记《六合内外琐言》，文体也怪诞如《蟫史》。《蟫史》里的桑烛生即为作者自况。其怪诞无所不至的故事，则大抵就亲历蛮荒所见所闻之所得，而更益以想象的结果。

八

正像《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作者们，把三家村学究写佳人才子书的秃笔夺了下来一样，《镜花缘》和《品花宝鉴》的作者们也将夏二铭的腐语迂谈，从小说里扫荡了开去，而易以清新的隽语小言。

《镜花缘》出现于嘉庆间，《品花宝鉴》则较晚。《镜花缘》也是一部明目张胆的说谎的书，也是一部在大白天说梦话的书，但究竟和《野叟曝言》的正襟危坐，以谎为真，非要人相信他不可的态度两样。作者李松石只是在说故事，只是借故事以开玩笑，说冷话；他明明的告诉你，这是谎，这是小说。正像《西游记》之“满纸荒唐言”一样，读者为其生动活泼的想象所沉醉，反而忘其为谎。作者也未尝不夸耀其才学，特别是，将其绝学的“音韵”摆列出来。但他的充满风趣的，他的冷嘲热骂的笔锋，把她从论学的沉闷里救出。全书一百回，至少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故事，至少可发生三种不同的印象；第一个故事是唐敖和他的女儿小山的海外历险记，这两次的海外遨游，是全书最足迷人的地方。虽然多半取材于《山海经》。但作者是那样的善于运用旧材料，竟使最枯燥无味的《山海经》的记载，也有了新的生气与活路。在其间，以他的诙谐，他的新颖大胆的见解，博得更大的喝彩。第二个故事是从五十五回到九十四回；这是一幅“百美图”，写诸女考生的怪现状的；也免不了有多少的讥讽，但似不能振作一种新的气氛，左右不过宴会、娱乐、打双陆、行酒令而已；也有新奇的，但还不及《红楼梦》。第三个故事是从九十五回到结果。这是金戈铁马，大锣大鼓的场面，与前面二大段决不相称。惟布置着酒、色、才、气的四阵，也殊见匠心；在一般魔阵仙阵，像《封神》、《七国》之所写着，尚为别出蹊径。但把这三大段的故事冶为一书，实破坏了故事的统一，读后常有不足之感；特别因为第一段故事过于迷人了，对于后半便不免有些失望。作者李松石，名汝珍，北京大兴人。不乐为时文，从凌廷堪学，故于音韵最有所长；后以诸生终老海州。著《李氏景鉴》，《镜花缘》似为其晚年所作。

《品花宝鉴》，陈森书作。森书号少逸，道光中寓居北京，出

入梨园，因采诸伶和诸名士的故事，著为此书，先为三十回。己酉（1849）自广西复至平，始补成后半，凡六十回。这部书并不是羌无故实的，明显的是《儒林外史》的同类。乾隆以来的“儒林”的诸相，于此可见之。但作者并没有什么理想，而所写的对象也至为狭窄，只是以男伶为中心的一部变态的恋史而已。明人写此种同性恋的小说不少，但俱丑恶不堪言状。此尚温雅含蓄。然伶人杜琴言辈的行动，已绝类女性，不是男人。清代严禁官吏挟娼，而我们的古老的家庭，又是那样的毫无情趣；一般的情无所寄的士大夫们，遂不得不横决而以男伶为追求的恋爱的对象。此风到清末而未已，是具有很严重的社会的原因的。读者常常会忘记了杜琴言辈为男人；但一觉到其乔模作态的“男妓”，则又充满了不舒服的感觉。其缠绵悱恻的温情软语，乃胥成为极不堪的滑稽的笑谈。

这一部“情史”遂成为一部进退失据的可笑的书！

1934年6月25日于北平。

（《申报月刊》3卷7号、8号，1934年7月、8月）

平鬼传与捉鬼传

岂明先生：

久未通音问了，真是疏懒之至！顷读《语丝》八十七期（?）上的止水先生一文，论到《何典》与《平鬼传》。他好像说，《平鬼传》是不大容易见到的书，谁发见了此书，其功劳当不下于发见《何典》。其实，这部《平鬼传》并不是一部僻书。也许是止水先生记错了，也许是现在的书贾把它改了名吧，现在的书名乃是“捉鬼传”。通常都把它列入“才子书”之林，与《三国》、《水浒》、《西厢》、《琵琶》、《平山冷燕》诸书并列，而其次第则为“九”，故亦名为九才子。全书共十回，从钟馗自刎而死起，至他灭尽了世间诸鬼，受上帝之封赐为止。这部小说大约是不得志的文人做的，愤慨的话不少，时时有些很有余味的讽刺，仿佛较《何典》还好。其结尾说，德宗皇帝给钟馗一匾，挂于庙门，是柳公权题的，果然写得齐整，盆口大的五个字，说道：那有只样事。

如此作结，真比《何典》好。书中有不少地方要用方方，或加以……的，如果有人要标点的话，因为多违碍的字样。

止水先生文中引了酸鬼上钟馗文一段，据原书，上这个呈文

的，是不通鬼，不是酸鬼，原书里并无酸鬼之名。

天气太热，又有小病，什么事都不能做，今天写了这么长的信，真是几个礼拜来未有之事也。

7月17日，西谛上

（《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

老虎婆婆

《小红冠》式的故事，即虎或狼一类的吃人的猛兽，变了人——常常是老太婆——去吃小孩子的故事，是世界各处都有存在着的。中国式的《小红冠》故事，与欧洲式的《小红冠》故事其间区别得很少。不过欧洲式带些后来附加上去的教训意味，中国式则无之，而欧洲式的小孩子为一人，中国式的小孩子则常为二人而已。其间特别相同之点，是孩子见了外婆的突然变了样子，例如，眼睛大了，身上有毛之类，常要发生疑问，而猛兽外婆则常以巧辩掩饰过去。欧洲式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兹不复说，中国式的故事，则因时地的不同，也颇有变异之点。这个故事第一次见于记载上的是黄之隽的《虎媪传》（黄承《增广虞初新志》卷十九）：

歙居万山中，多虎。其老而牝者，或为人以害人。有山氓，使其女携一筐枣，问遗其外母。外母家去六里所，其稚弟从。年皆十馀，双双而往。日暮迷道。遇一媪问道："若安往？"曰："将谒外祖母家也。"媪曰："吾是矣。"……草具夕餐。餐已，命之寝……既寝，女觉其体有毛，曰："何

也?”媪曰:“而公敝羊裘也,天寒衣以寝耳。”夜半闻食声。女曰:“何也?”媪曰:“食汝枣脯也。夜寒且永,吾年老不忍饥。”女曰:“儿亦饥。”与一枣,则冷然人指也。女大骇起曰:“儿如厕。”媪曰:“山深多虎,恐遭虎口。慎勿起。”女曰:“婆以大绳系儿足,有急则曳以归。”媪诺,遂绳系其足而操其末……(女)急解去,缘树上避之。媪俟久,呼女不应。媪哭而起,且走且呼,仿佛见女树上,呼之下,不应,媪恐之曰:“树上有虎。”女曰:“树上胜席上也。尔真虎也,忍啖吾弟乎?”媪大怒去。无何,曙,有荷担过者,女号曰:“救我!有虎!”担者乃蒙其衣于树,而载之疾走去。俄而媪率二虎来,指树上曰:“人也。”二虎折树,则衣也。以媪为欺己,怒,共咋杀媪而去。

今时流传于民间的这一则故事,其概略是如此:二儿山行遇虎,虎诈为其外婆。偕之同睡。睡至中夜,女闻外婆食物声,便向之索。索得视之,则为其弟之手指。女大骇,设计脱身。虎追之,女又设计毙虎,为弟报仇。这与黄氏的传,有一点很不同。黄氏以为虎媪的毙,是毙于同类,民间传说则以为虎媪之毙,是毙于女手。欧洲式的故事中,则又以为“狼媪”之毙,是毙于樵者之手。这故事中,传说最纷歧的,恐怕便是结局的一段了。

(《小说月报》20卷5号,1929年5月)

清朝末年的小说

一 时 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整个连根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长期的封建社会。这是外国帝国主义不断侵入、包围圈日紧一日的时期，是从封建社会想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而又不能的时期。这中间有许多次大的变动，但从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失败了，始终没找出一条路来。这一个时期内，经历了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被镇压。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八九七年的德国攻占青岛、胶州湾。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起义。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五年的袁世凯称帝，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总计起来，这八十年中，每隔一两年在社会上就有一次大变动，这些空前的大变动，使中国社会

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英帝势力首先侵入中国，开五口通商，卡住中国咽喉。不久以后，太平天国起义，规模比明末李自成起义大得多，影响极大，整个南方都处在革命势力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英、法联军因为很小的事情攻占了北京，烧毁圆明园，结果中国赔款，他们才退了兵。此后各帝国主义者更看透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一八八五年法占安南，中法战争中，中国并未战败，但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德国看法国不费吹灰之力占去安南，他便占胶州湾；英占威海卫。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屡遭失败后，更改变了一般人的心理。从前只知中国枪炮不好，所以提倡坚甲利兵，声、光、化、电之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一八九四年后才认识到：中国不但科学不如人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腐败。这时就产生了要求改进政治的两派：一是孙中山，主张民主革命；一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当时翁同龢为光绪太傅，常讲些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订屈辱条约的事情，光绪受了很大的影响，产生了反帝的决心。康、梁又屡屡上书，要求变法，上海、长沙、汉口、广州各地进步知识分子也都有新的气象产生，于是光绪下令变法，进行了废科举、办学校等一系列的措施。但当谭嗣同密谋取得袁世凯的同情和帮助时，袁世凯却告密于慈禧，慈禧大怒，遂囚光绪，杀新党（谭嗣同等六人死难，后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逃到英国，梁启超逃到日本去。戊戌政变失败，清朝又恢复了残酷的统治。

这时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侵略非常猖獗，传教士深入内地，只要信教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教会形成堡垒，教民之间时有冲突，当时真正爱国有民族意识的老百姓，异常愤慨，倡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有了义和团活动，但结果被反动政权所利用，引起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事。

从此清朝的威望日低，统治的力量更为削弱，各省纷纷独立自保，保守势力一天一天的反动，革命的势力也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这时人民不相信康、梁的立宪，一般的却相信欲国家富强必先革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章太炎是民族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汉登高一呼就起义了。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成立革命政权，后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在北京做了大总统，杀害革命党人，并在一九一三年使特务暗杀了宋教仁，江南李烈钧等遂又起来进行二次革命，但不久就失败了。一九一四年欧战开始，日本乘机和袁世凯互相勾结，订立交换条件，出卖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称中华帝国，改元洪宪，准备登基，但各地都反对，四处纷纷起义，袁不久死去。袁世凯虽死，北洋军阀的势力更加广泛，而形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也是最黑暗的时期。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不过是回光返照，为期很短。倒是在这时期进行的苏联革命给了中国极大的影响，有了苏联的十月革命，才有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才有了新的民主革命的开始。

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变动最大的时期，国土日缩，封建社会动摇，帝国主义势力的日渐深入，使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九一四年时，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松一口气，但政治上仍毫无力量，因此一般人都产生了彷徨、幻灭的感觉，直到十月革命，有人才看到真理，一般年轻人开始追求真理，这样才产生五四运动。这一连串的大变动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整个崩溃，影响到文学上的都多多少少的留下一些痕迹。

二 鸦片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的文学没留下一部小说、戏曲，而留下反帝的诗歌却很多。林则徐作了许多咒骂英帝的诗，后经其同乡林昌彝收集起来编为《射鹰（英）楼诗话》。

三 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天国是一次大的人民革命，但留下的文献却非常之少，大部分都被统治阶级焚毁，即使剩下的也被大加删改。最近发现一部《太平天国诗文钞》，有石达开和洪秀全的诗，但据考证，只有一首石达开的诗，是比较可靠，其余多系捏造。另外据说早在太平天国即已出版的《太平天国演义》，是亲身经历太平天国的人写的，但无留传。还有一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演义》，只出四集未完，写得也非常好，很真实。此外还有写得非常坏的反面文章《花月痕》，作者魏秀仁，是一部堕落、颓废的作品，其写法好像《野叟曝言》，把自己的理想化做两个人，一个是韦痴珠，一个是韩荷生，写得很坏。写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更加荒唐，完全是污蔑的口气，是用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写法，集中了中国旧小说中所有的坏东西而写成的。

四 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后，产生了很多好的作品，如《黄帝之魂》、《义和团与中国的关系》，都写得很好，内容充满了爱国的热忱，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再有李宝嘉的《庚子国变弹词》及吴

沃尧的《恨海》，也写得非常好。另外正面描写义和团的是忧患馀生（笔名）的《邻女语》，在一九一二年出版，但并未写完。从反面描写义和团很凶恶的是林纾的《京华碧血录》，还有《蜀鹃啼传奇》也是站在唯心立场污蔑义和团的。

五　反对美帝禁工运动

这是一个时间最长、蔓延十年之久始终在发展着一次大的轰轰烈烈的反美运动，在一八六八年美帝刚刚兴起，与清政府订立通商条约，鼓励中国人到美国去做工，说给予优厚待遇，结果中国人被骗去二三十万，到美国去给他们进行修铁路（纽约到华盛顿）、开矿山（旧金山）、盖房子等等繁重的劳动，刚刚省吃俭用可以定居，但在一八七九年美国闹经济恐慌，工人大量失业，于是美国便猖獗的掀起排华活动来，对中国工人加以迫害，三K党则想尽一切办法压迫华工。中国工人反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岜山革命，死了二万多人，后来遭到失败。吴沃尧原在汉口做《楚报》编辑，有浓厚的民族思想，因美国发生了禁工事件，他马上到上海大声疾呼，反对美帝的这一举动。当时梁启超从美回国，他亲眼看到华工遭虐待的情形，便把亲身经历所看到的美帝怎样迫害华工的情况写成《新大陆游记》。吴沃尧也写了《劫馀灰》，是站在华工的立场，描写最初怎样受骗、后来又怎样遭到迫害的情形，写得非常沉痛。另如：《苦社会》、《黄金世界》、《拒约新谈》等等都是专门描写这个大运动的，写得很好。这时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的反美运动，吴沃尧在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组织人物。这次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不下于义和团及鸦片战争后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这次运动不但时间长，而且范围也很广，但很可惜，在文学上没留下多少东西，只残留少许

的散文、随笔等。

六 李宝嘉

李宝嘉是南京人，住在上海，以卖稿为生，替报纸写文章，同时也编了一些杂志和绣像小说，自称南亭亭长，写了很多小说，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部：（一）《官场现形记》，在这部书里，他把清朝的腐败、黑暗，封建官僚统治内部的黑幕无耻情况，统统揭露出来，在政治上影响甚大，写得深刻而沉痛，使读者看过，对封建旧官僚切齿愤恨；但他仅仅是在揭露黑暗，攻击旧官僚，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来写的。他是尽力维护封建旧道德的，在政治上很模糊。（二）《文明小史（绣像小说）》，在这部书里，他主要揭露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作威作福的黑暗势力，写得很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因为他尚敢暴露，所以收的效果很大，影响很大，但他是出于不自觉暴露的。

七 吴沃尧

他原号茧人，又改趼人，自称“我佛山人”，因他是广东南海佛山镇人。他在政治上认识不够，但却有热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浓厚的反抗情绪，当美帝发生禁工事件时，他马上辞职不做编辑，而到上海大声疾呼，反对美帝，写了不少好的东西。他以前曾和梁启超合作编《新小说》，后来写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涉及范围非常广，他把商人、官僚知识分子及各种古怪人物都写得非常深刻。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不仅暴露了封建官僚的黑暗，同时也暴露了商人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腐败。另外他的《恨海》、《九命奇冤》等也都写得很好。

八　刘鹗和曾朴

刘鹗号铁云，江苏丹徒人，人很古怪，艺才较高，会看相、算命、行医、治河，还懂一些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最早发现甲骨文。在政治上勾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之后，被清廷流放新疆而死。他留下的小说《老残游记》，曾被胡适之流大为恭维，他的写法很神怪，完全是《野叟曝言》式的，把革命运动骂得很厉害，称“北拳南革”。他在小说中尽量卖弄自己学问，对风景描写很好。曾朴的《孽海花》也是言过其实，得名过胜的作品。《孽海花》未写完，又写《鲁男子》。曾是常熟人，在军阀手下做财政厅长，赚钱开真善美书店。《孽海花》有人称为《新儒林外史》，主人翁是赛金花，而主要的是写同光时名士清流，如洪钧、张之洞等等的生活丑态。他原想以赛金花为主角，描写近三十年的历史，并准备写义和团，但未写成功。

九　一九一一年前的小说

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小说有两种倾向：一是盛行一时的青楼小说，专门描写妓女、名士生活的；其特点是用苏州话写成，故又称吴语小说。主要的作品是《海上花列传》，但作者韩子云是松江人，故吴语用得并不太好。他描写光绪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情形，反映了一些帝国主义残酷压榨的情况。其语言是：对话用吴语，叙述用国语；上等人说官话，妓女说苏州话。以后的《九尾龟》、《海上繁华梦》都是模仿这种写法。最不令人愉快的是陈森的《品花宝鉴》及俞达的《青楼梦》，描写的恶劣到了极点。《品花宝鉴》描写的是相公生活及不正常

的同性爱。《青楼梦》是才子佳人小说中最坏的结束。李宝嘉也写了一部《海天鸿雪记》，类似《海上花列传》的写法，较好。

北方另有一派，以北京为中心，盛行一时的武侠小说。同光年间有著名说书人石玉昆写《三侠五义》，后改成《七侠五义》，后来又有人接着作了《小五义》、《小八义》、《续小五义》等等。《三侠五义》中在人情世故上描写得还算好，但没有把个人特点、性格都描写出来，还不如《水浒传》。作者多写包公事，完全是空想的除暴安良，因当时横征暴敛的官僚遍天下，人民希望有一个所谓侠客出来替人民除害，故书中英雄人物多是半人半神的。这种理想是符合当时人心的，所以说书时轰动一时。《三侠五义》是石玉昆说，别人记下出版的。以后同样出了《包公案》、《施公案》等，而最坏的是《永庆昇平》(写乾隆下江南)。在这一派较早的是《儿女英雄传》(又名《十三妹》)、《火烧红莲寺》等，写得很坏，完全是维护封建道德的，十三妹无性格，不近人情，没感情，无血肉，写成个死的人物，看起来令人很不愉快，好像《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不过书中有一个特点，纯北京话，完全可以读，创造很多口头的新字眼。

十　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小说

这时的小说也有两种倾向，武侠小说还流行，但最重要的是"黑幕小说"，它继承了南亭亭长、我佛山人的传统，和《官场现形记》及《海上花列传》的作风而成。如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其中人物都有影射，书中主人翁即作者自己，描写的类似《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大肆夸耀自己才学，不近人情，令人看过很不愉快。接着又有人写《留西外史》，描写留法学生的胡闹，不近情理。以后又推广到专写本地风光，在上海有黑幕小说家毕倚

虹，写《黑暗上海》，随笔就写，无起伏，无结构，无组织，作为一种敲诈取财的工具，但是他不敢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流氓头子的事情，专门写上海有钱无势的大商人。在北京还有《艺林外史》，也是明目张胆的敲诈的小说。黑幕小说由《海上花列传》及《官场现形记》到《艺林外史》已经堕落得很厉害了。

武侠小说派到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时已经把人完全变成了神。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古怪想象，如蛇吞象等等，尽量描写人间绝对没有的不近人情的事情，这些都是完全堕落、不名誉的。

再有非常流行的一派，鸳鸯蝴蝶派，以徐枕亚的《玉梨魂》和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代表，都写得很悲惨，是专门骗取读者眼泪的。

总起来说，清末的小说除李宝嘉、吴沃尧的作品是反映现实的小说外，其他多是感伤的、颓废的、堕落的、幻灭的、彷徨的、供人消遣的，作者写作的态度也是不严肃的，是以文章为游戏的，无思想，无目的，以卖钱为业的。清末文学上的混乱，也正反映了清末社会政治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动摇、彷徨、幻灭。

自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才开始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现实结合起来，成功了有生命的、健康的、活的文学。

什么叫做“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

“变文”的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里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却在一千年前被埋在西陲的一个石洞的宝库里，到了一九〇七年方才重见天日。

“变文”的躯壳虽死，他的生命却是永远存在的，只有一天天的更光辉更有生气。

且不说受它间接的影响的东西，就是直接的为其子系孙系的已不止有两种三种的文体。

“变文”的研究为近数年来的事业，这种文体，从前曾被误称为佛曲或俗文；亦有称其为讲唱文的。

“变文”是受印度文体的直接影响的一种。这是中国古所未有的东西。以边唱边讲的结构，来演述一件故事，这便是所谓变文。

唱的一部分，总是用“韵文”组织之；讲的一部分则为散文。大抵唱的时候多，讲的时候少。想来必是以唱为主体的。

何以谓之“变文”？那正和盛行于六朝、唐的“变相”相同，

都是演述佛经的故事的。吴道子画的著名的“地狱变相”，便是以图画来表现佛经故事和景色的。

“变文”却是以文学来演述佛经故事的。

以“变文”为相当于后来的“演义”的一个名称，却是颇为妥切的；不过“演义”为散文的演述，“变文”则必兼讲唱，且更还以唱为主体耳。

讲唱“变文”为僧人的专业。唐代诸大梵刹，每多讲唱“变文”为号召信徒之资。有时，所讲唱的也多溢出佛经的故事的范围之外。（见赵勔《因话录》）

唐五代变文之重要者，关于佛经故事的有：

（一）《维摩诘经变文》

（二）《降魔变文》

（三）《目莲救母变文》

（四）《佛本行经变文》

关于非佛教故事的有：

（一）《舜子至孝变文》

（二）《王昭君变文》

（三）《伍子胥变文》

等等，总计今存者，重要的约尚有四十卷。

“变文”的被发现，实在是研究中古文学的一个最大的消息。有了“变文”的出现，那末唐、宋以来的许多新生的文体，便都有确定其起源的可能。

“变文”的讲唱，在北宋的时代，曾和诸异教的说道，同时被禁止。僧人们所讲述的遂仅限于佛典的理论和故事。这便是，《东京梦华录》诸书所记载的：

（一）说经

（二）说参请

（三）说诨经

这一类的专门的说“经”的起源。

然关于非佛经故事那一部分的讲唱却“附庸蔚为大国”，不久便族大而藩起来。虽然不复有“变文”之名，骨子里却是“变文”的“孝子贤孙”。

“诸宫调”也是以“唱”为主、以“讲”为辅的，而唱的一部分，音调却更为复杂。不复以梵调为主，而是代之以当时流行的曲调的。

“诸宫调”也是长久不被注意的一种文体；今所存者仅《刘知远传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及《天宝遗事诸宫调》（辑）三种耳。

保持着梵调的歌唱，而其性质更近于“变文”，也以宗教的故事为讲唱之主体的，有“宝卷”。宝卷确为“变文”的长房子孙，一直承袭其遗产以至于今的。虽也曾加入一部分的流行的曲调，却不大多，大体还是纯粹的“变文”体。

宝卷在今日，在民间尚有极大的势力。于《孟姜女》、《梁山伯》诸故事之外，大体仍是讲唱《香山宝卷》、《刘香女》等等佛教的故事。

初以为宝卷是很近代的东西的假设是完全被破坏了。虽然宋版的宝卷尚未被发现，然元代写本的《目莲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一册已足证明宝卷的生命是紧接着变文的。

弹词和鼓词在近代民间文学里有着很大的影响，且也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他们也是以唱为主体的。没有可疑的也都是由变文蝉蜕而生的。

在宋代，变文还间接的助产了几种以“讲”为主体的新文体，像“讲史”和“小说”等。

（《文学百题》，1935 年 7 月）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戏曲传统

一 戏曲的形式与其类别

（一）形式：戏曲是舞蹈与歌曲溶汇起来的东西；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是表现人类欢欣鼓舞的情绪的。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当时人民为了庆贺葡萄熟了而载歌载舞，内容主要是歌唱古代英雄的故事，模仿古人的动作，后来演变为歌唱史诗。如荷马的史诗就是唱出来的。在唱时难免有动作，于是史诗就戏剧化了，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为舞台上正式演出的戏剧。

戏剧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复杂的综合艺术。古代的歌、舞是分家的，即所谓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如西洋歌剧只唱，不带动作；再一种是舞剧（芭蕾舞）只舞不唱；近代的话剧则是只有对白、动作，不唱也不舞；近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又有一种音乐喜剧，把歌唱、动作、说白、舞蹈合在一起，很流行，苏联也有。其实这种形式在中国早就出现过了，如京戏就是说白、动作、歌唱、舞蹈连在一起的形式。

中国戏曲发展较晚，最古的歌舞（如日本的剑舞，就是唐朝

时传去的，至今还保留着中国最早的戏曲形式）舞的人不唱，另外有一批人在旁边唱歌。如元曲中的《刀会》是：关羽主唱，而由周仓随着关羽的唱词来舞刀。这就说明中国的歌、舞最早也是分家的。而后中国的戏曲多是属于乡下草台戏，由于舞台场面的限制，所以象征性的动作很浓厚，但是这种形式已经把歌、舞、白、科连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歌、舞、白、科连在一起是中国戏曲的特点，也是戏剧中的最高形式。

（二）类别：有三：

1. 戏文：是南方的戏曲，或叫南戏，也就是后来的传奇。如《琶琵记》、《杀狗记》等是。始自永嘉（温州），曾称“温州杂剧”。永嘉戏曲风气现在仍很盛行，当时经常有几个戏班同时表演，进行比赛。南戏的组织规格很严，开头有戏提调，称副末登场，介绍戏的内容，戏文很长，每部要二、三十出戏，普通要演一昼夜，唱戏的人吃不消，因此每出戏就要有重点，角色要分配得均匀，不使主角偏劳。如第一出是生唱，第二出就是旦唱，第三出再生旦混唱……只有这样轮流唱，才能使主角支持得住。

2. 杂剧：是北方的戏曲，用北方的调子唱的，因北方的曲调声音高亢，唱起来很累，不能太长，所以一般都是四折，偶尔也有五折。它是从诸宫调演变来的，诸宫调是一种说唱的弹词形式，有男班，有女班，因此杂剧则分末本、旦本两种，前者为男主角唱的，后者为女主角唱的，一个人连唱到底。如《风雨还牢末》便是由男主角唱的。配角只能说白不能唱。如果戏中的主角很多，就由一个人在每折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只换衣服，唱的却还是他一个。如《关大王单刀赴会》一折是乔国老唱，二折是司马德操唱，三、四折是关羽唱，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演员唱的。杂剧中还有不是一个人唱到底的，如《西厢记》，很长，分五本，第一本是张生唱，第二本莺莺唱，第三本是红娘唱，第四本是张

生唱，第五本是合唱，这样旦末轮唱劳逸比较平均。杂剧的另一个特点是叙述成份很浓厚，这仍带有诸宫调的遗风。北曲现在舞台上还可以看见，如《林冲夜奔》、《刀会》等是。

3. 地方戏：有的已失传，尚流传至今的有弋阳腔，亦即所谓高腔，四川、湖南的地方戏属于此类，今日演唱的《秋江》便是。明时有所谓潮州戏，亦曾盛行一时，现在已变成古典戏，不能演唱了。

再是梆子调，有各种形式，在明末清初乾隆年间非常流行，在《缀白裘》中十一册全是梆子调，梆子调亦称秧腔或秧歌调，多为单出，现在仍到处流行。还有曾流行一时的“时剧”如《尼姑思凡》、《贵妃醉酒》等，也包括梆子调、弋阳调等。

（三）角色的典型化：中国戏曲的另一个特点是角色的典型化，这表示了广大人民的爱憎分明，分生、旦、净、丑、末各有不同，用脸谱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表现好人坏人，青衣一出来就是正派人，而花旦一出来就知道是不正派的，红脸的就是好人如关羽等，而白脸的就是坏人，如曹操、严嵩。

古时称“粉墨登场”，当时化妆用品比较简单，明末清初的脸谱都是极其简单的，这种典型化有它的好处，教育鼓舞作用很大。但到乾隆年间，宫廷之间演唱连续十天十夜的大本戏，因登场人物多了，所以脸谱也就千变万化起来，变得古怪复杂了。到今天更加复杂，如孙悟空登场，脸上就画一个桃子，还带一个叶子，太无聊，我是非常反对的。这种过于典型化是有很大毛病的，它减弱了或失去了原来戏曲画脸谱的教育、鼓舞的意义和作用。

画脸谱是最原始社会中的一种习惯，在战国吴越时代，不仅画脸，而且还要“纹身”，在外国如非洲红印第安人，也画脸画得很厉害，这是原始社会野蛮的表现；再如澳洲有晒人头的习惯

（把人头晾干，用药使缩得很小），拿来当作装饰品，放到手杖上；这是非常野蛮的，不人道的。因此，今日画的古里古怪的脸谱我认为是蛮性的复现。

二 中国最早的戏剧——宋朝的戏曲

宋时已有“杂剧”，是歌舞剧，还不能算是一种戏曲，称“宋金杂剧词”。中国很早就有穿古人衣服、模仿古人动作的形式，如《史记》所载优孟说楚庄王的故事。王国维的《优语录》中也记载了许多这样事情，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戏曲。

真正的戏曲是从宋之戏文开始（始于温州戏），时间约在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即北宋末南宋初。其原因可能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当时中印交通非常频繁，印度的戏曲很发达，随之传入中国，故受其影响。有人说中国戏很像希腊古典戏剧，这可能因印度戏受希腊戏剧影响，而我们又受印度影响之故。

宋朝的戏文，现在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知道《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等在当时是很盛行的。在明《永乐大典》中有《张协状元》，内容歌词都很古，作者是温州人，可能是元代最早的作品。内容类似《琵琶记》，写得很沉痛。其中还有一篇为《宦门子弟错立身》，称“古杭才人编”（古杭是元人称谓），由此可见是元人的作品。其内容活泼、生动，情节曲折，艺术价值很高。再一篇是《小孙屠》，称“古杭书会编”（书会是专给演员编剧本的组织），可知也是元人的东西。情节也是非常复杂的。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我国最早戏曲的情况。

《永乐大典》中戏文有三十三种之多，现只存三种。

戏文是南戏。这时在北方又有另外一派戏剧产生出来，这就是杂剧。

三　元人杂剧（元曲）

现存有一百六十多种，有目录可查的有五百多种，是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产生的东西，比莎士比亚的出现还早一百多年，当时的作家、作品非常之多。

研究元曲应该注意的几点：1. 元曲一般有一个特点，即曲子极好，而说白极其庸俗、重复。这是因为原来只有曲子，而说白是明人后加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就只有曲无白，白只是"云云了"，这是让演员自己根据当时的情节自由发挥的。2. 要了解元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才能更进一步了解元曲的现实意义。当时，中国的封建经济基础已发展到最高峰，还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的入主中原，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A、蒙古人贵族，在各处随便作威作福，掠夺杀伤汉人。元曲中写了很多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衙内"，他们是"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见关汉卿的《鲁斋郎》），但却抢别人的马，夺别的财物，霸占别人妻子的，这就是指蒙古贵族的行为。B、元朝做官的大都是不懂汉语的蒙古人，当时便有一批不能中举的丧尽天良的汉人，在衙内做翻译，他们也操生杀予夺之权，到处胡作非为，无恶不作。在元曲中所谓的"吏"就是指这些人。在元曲中有许多公案剧，专写官怎样糊涂，吏怎样恶劣，人民寄望于清官，向往以清官的力量铲除一切恶霸。当时对包公就抬举得非常高，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清官不可得，则求其次，把希望寄托在比较有正义感的吏身上，碰到较好的吏也歌颂不已。官不好，吏不好，便把希望寄托在梁山泊好汉身上，或其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草莽英雄身上（元曲中黑旋风李逵的戏极多，当时就有描写李逵的专家出现）。

这时统治者排斥汉人，又曾废科举多年，许多文人不得官做，无出路（当时做官的多是蒙古人或不识字的汉人，文人只可做一个马官），就产生了退隐求仙的思想，因此元曲中神仙佛教的故事很多。以上是社会黑暗的一面。另外好的一面，即传统的封建道德被打破了，反映在作品中就有许多反抗封建观念的东西产生。当时经济繁荣，版图很大，国外交通发达，同欧洲意大利等国来往密切，贸易繁盛，商人市民生活富庶，农产品销售量大，农民生活也提高，许多大城市如苏州、杭州、大都（北京）等都非常繁荣。人民生活提高，便要求文娱活动，看戏的人特别多，戏曲因而发达；同时有许多文人求官不成便专门给剧团写剧本，如关汉卿、郑德辉等人，这也更加促成了戏曲的迅速发展。

现在讲几个重要作家：

1. 关汉卿：他的年代大概是一二一〇年到一二八〇年左右，是最早的戏剧作家，其作品最多也最好，可能是创造杂剧体裁的人。他原是做医生的，因为医生接触社会面广泛，所以他的作品内容也非常广泛。一共写了六十五本戏曲，最能深刻的描写和反映社会生活，所写得人物表现了不屈的反抗精神，他还擅长描写女子的性格。如《窦娥冤》是关汉卿一个最成功的作品，一面极深刻的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一面将窦娥的强烈的反抗意志描写得非常沉痛动人。在元朝社会中像这样冤枉死去的人是很多的（此戏后人改编成《金锁记》，价值就大不相同了）。再如《玉镜台》一剧也描写了一个个性很强的女性。《救风尘》中的女主角赵盼儿，不但个性很强，而且很有斗争性，智慧很高。《诈妮子调风月》一戏中的女主角燕燕，也是一个很有才智、很明朗爽快、很泼辣倔强而且反抗性很强的封建时代的丫环。《蝴蝶梦》是公案传奇，把一个老太婆的感情矛盾描写得好极了。此外如《谢天香》、《望江亭》、《金线池》等也都是以女主角为中心的，

人物也都写得有血有肉。

关汉卿不仅善于写女性，同时也善于写英雄，《鲁斋郎》是写包公怎样运用智慧铲除恶霸，他把衙内鲁斋郎的名字改成鱼齐即，骗过皇帝杀掉了。另外还写了很多“三国”戏，如《单刀会》、《西蜀梦》，把关羽、张飞的英雄气概都写得非常好。他的六十五种戏中，传流下的只有十八种，把当时翻天覆地的社会，表现得非常深刻。

2. 王实甫：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作家。《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金圣叹把他的地位提得很高，而贬低了关汉卿是不妥当的)。《王西厢》是从《董西厢》来的，它表现了反抗封建道德的情绪，写得很好。除此以外他还写了《丽春堂》、《破窑记》，但都不大重要。

3. 武汉臣：是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写作技巧和结构都非常高超，而且还描写了当时社会的真情实况，他所写的《老生儿》是公认的杰作。此外《玉壶春》、《生金阁》等亦都写得很好。

4. 康进之：他的《李逵负荆》是个很优秀的作品，深刻地表现出李逵的耿直的有正义感的个性。

四　明朝初年的戏曲

戏文在南方流行着。在明初有四大传奇：“荆（《荆钗记》)、刘（《刘知远》也叫《白兔记》)、拜（《拜月亭》)、杀（《杀狗记》)”。《荆钗记》描写了恶霸如何坏，好人如何得救获团圆，把穷书生王十朋的流浪的痛苦写得很生动。《刘知远》写李三娘的困苦沉痛的生活，“磨房产子”一段写得很凄惨。《拜月亭》是描写蒋世隆、王瑞兰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写得委婉动人。《杀狗记》

即《杀狗劝夫》，描写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情，情节复杂，为老百姓所欢迎。

再有当时流行最广的是《琵琶记》，描写赵五娘如何忍痛忍苦的去找她的丈夫，每段都写得很沉痛，“琵琶上路”一段写得最好，现在全部的都能唱。不过其唱法、动作都较机械，是一个比较初期的剧本的典型。

明朝写杂剧的人很多，最著名的是周宪王朱有燉（朱元璋的孙子），所写戏曲三十一种，今全部存在，说白也都存在，比关汉卿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还多，但恐怕不是他自己作的，而是他的门客替他写的。其中大部分是王家的供奉戏，但里面也有些真正好的东西，如《豹子和尚自还俗》，描写鲁智深的故事，写他当过强盗、小偷，也当过英雄，与《水浒传》的内容很不相同，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水浒传》还未定本。

明朝中叶王九思、康海两人都写了中山狼的故事，写得都非常好。康海以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了人救狼，反为狼所食的故事，来表现他的社会经验。

明朝以后杂剧、戏文很多。当时剧本的特点就是多写古代的故事，和现实联系很少，多表现为写戏曲而写戏曲的倾向。

明朝初期的戏文如“荆、刘、拜、杀”本是句句通俗，人人可懂的，但到明中叶以后则越来越文雅，曲词讲究对偶，句句用典故，老百姓出场也是四书五经，谁也听不懂，不知唱了些什么。直到十六世纪明万历年间，沈璟才大胆的提出戏曲是要人懂，否则就失其作用的改革意见，提倡戏曲的“本色”，说不应用太多的典故和对偶文章。他写了十七种戏曲，现存五、六本。与他同时，受他影响很深的是汤显祖，他出身很苦，做过小官，满腹牢骚。但文才很高，进一步提倡“本色”，纠正了过去用典故过多的毛病，每一剧本都像诗一样，写得很漂亮，《牡丹亭》

就是他的名著。

总之，明朝的剧本多写历史故事，表现时代不够，技巧方面有少数好的。

五 清朝的戏曲

清初戏曲非常发达，一个人写几十部东西不算稀奇，他们不仅写故事；而且还多是影射当时社会的，写作范围既广、魄力又大，许多戏曲家产品之多不下于莎士比亚。如李玉写了二十九种戏，都是为演出而写的，有的至今还能演，传说李玉是家人出身，是苏州申相国家里的奴隶（弹词《玉蜻蜓》就是叙述申家的故事，相国的母亲原是尼姑）。在明朝家人不能应试科举，永远做不了官，主人有生杀予夺之权，即使是家人赎身以后发了财，见了旧主人，也还要必恭必敬。李玉的才能不能发挥，便集中到戏曲上来。当时在苏州正是昆腔全盛的时代，清初之时昆曲遍于天下，代替了明朝的弋阳腔。昆腔班多是苏州人，编剧本的也是苏州人，李玉既在苏州，当然也很受影响，也就专为剧团的演出而写剧本。他的四部著名剧作是“一（《一捧雪》）人（《人兽关》）永（《永团圆》）占（《占花魁》）”，他不但能写喜剧而且也能写悲剧，这充分表现作者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一捧雪》是悲剧，描写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黑暗情况，情节非常沉痛。《占花魁》则是喜剧，表现恋爱的曲折故事，写得很漂亮。再还有《千锺禄》（亦叫《千锺会》），也是清末最流行的戏，其中一段称“八阳”（又叫“惨睹”八段，每段都以阳字为结尾），学昆曲的人首先就要学这一段，声调异常高亢，流利，其中还有“搜山”、“打车”两段写得也不错，不但情节紧张，而且很沉痛感人。还有《秦琼卖马》、《麒麟阁》，写得也都极好。其《眉山秀》虽写

得不太好，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李玉的写作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朱佐朝写了三十三种戏。其《渔家乐》等都充分的反映了社会的黑暗。

朱素臣写了十九种戏。最有名的叫《十五贯》（取材于《醒世恒言》），它是以明朝故事为题材，影射了清朝政治的腐败情况，描写人民怎样受压迫，写得相当好。

到了乾隆时，戏曲有很大的变化，唱全本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于是就分成两派：一派专演“零出”戏，因为全本戏常连演几天几夜，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于是便挑出些精彩的段落来演，如把水浒故事分成“武十回”（武松的故事）、“石十回”（翠屏山故事）、“宋十回”（宋江的故事）等分别演出。又有的在一夜中把文戏、武戏、生戏、旦戏夹杂起来演（在鲁迅的《社戏》中可看出这种情况），以满足观众的各方面的要求，当时这种形式非常流行，《纳书楹》与《缀白裘》等零出戏的集子就随之而出现了。

再一派是唱大本戏的，清朝王公贵族不满足于一天演一出戏，要求看更长的戏，于是连演十天十夜的大本戏就出现了。如张照，他就专编供应皇帝看的大本戏。最著名的是《目莲救母》，又叫《劝善金科》。剧中牛头马面能下台表演，演员和观众混和在一起。把所有《三国演义》的故事凑在一起，成一大本称《鼎峙春秋》；把所有杨家将的故事凑成一大本叫《昭代箫韶》；把所有《水浒传》的故事凑成一大本叫《忠义璇图》；把所有《西游记》的故事凑成一大本叫《莲花宝筏》。这五大本戏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但其中只有《劝善金科》及《昭代箫韶》刻出来了。这种大戏在技术上是有创造的，如戏台是转台，戏台又分三层楼，神仙可以从空中降下来，这样演戏需要很大的经费，所以此种技术就不能流传到民间去。

张照只是改编、整理别人的作品，所以他不是创造而是编纂。作为一个戏曲作家是不够的，只有在《劝善金科》中还有一点创造。至今民间还流传着的如《尼姑思凡》、《和尚下山》等就是大本戏中的一段。

大本戏规模很大，需要几十甚至一百多人一起出场，仅是简单的“粉墨登场”就无法分别各个人物的面貌，于是各式各样的脸谱就出现了。而且越画越稀奇古怪。这其实正表现了想象力的贫乏。大本戏只适合在宫廷内演出，不能在民间流传，只有打脸谱流传到民间来了。可见这个改革是有头无尾的。

昆曲在清乾隆年间非常流行。有几个很重要的作家，如杨潮观，是一个很著名的讽刺家，写了三十二个小戏，其中有些是非常好的，充分表现了他的高度的天才。如《吟风阁传奇》中的“偷桃”一段最著名，是写东方朔偷王母娘娘桃子吃的故事。不但对话很有风趣，而且表现了反抗黑暗统治的意识。

同一时期的作家还有唐英，写了“古柏堂传奇”共十七种，他是汉军旗人，家中很有钱，养了许多戏班子，他的作品可能是由这些戏班子里的人替他写的，但其戏曲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收集民间故事与歌曲加以改编运用，如把梆子腔改成昆曲，最著名的是《面缸笑》，故事性强趣味浓厚，对封建统治者讽刺得很厉害。

再有蒋士铨写了十三种戏曲，都是讲忠、孝、节、义维持封建道德的东西，不过其中《冬青树》一出，还有爱国主义思想。

昆曲的唱词老百姓都听不懂，不能为老百姓所欢迎，于是戏曲就分成了两派，即“花部”、“雅部”。“雅部”多演昆曲和古典戏。“花部”则演地方戏，范围非常广，包括梆子腔、四平调，还有其他各种调子，在《纳书楹》中选了二十三种（其中多四平调），称之为“时剧”，如梅兰芳唱的《贵妃醉酒》，就是时剧中

最流行的一种，它是梆子调，又称秧调（或秧歌调），由此可见与民间关系很密切，《缀白裘》第十一集全部收集梆子调，这是因为人民不愿意再看那些古典文雅的昆曲，所以才使梆子调获得这样的发展。同时川调、汉调、徽调等在民间也都流行起来。到了清末逐渐产生了皮簧戏（即京戏），它是汉调、徽调的混合物，其中还夹杂了北曲、甚至昆曲等东西。那时“花部”又称“乱弹”，爱唱什么就唱什么，随着演唱者的嗓子，高调、低调可以混合唱，没有一定的曲谱和调子。这在昆曲就不成，昆曲调子有一定的高低。

清末戏曲改良风气很盛，余治是改革戏曲的创始人，他主张戏曲应传忠传孝，尽力维护封建道德，曾写“庶几堂今乐”共二十八种（他预定要写三十二种，但只写了二十八种就死了），内容虽不可取，但有的技巧还好，完全是皮簧戏。现在还流传的一部叫《朱砂志》，其余多是陈腐不堪的东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戏曲发展的大概倾向，就是任何一种戏曲如果不是从民间来的，或不是生根于人民的土地中就一定会失传，凡不是与人民密切结合而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就一定被淘汰，昆曲中初期的“荆、刘、拜、杀”所以流行得很广，主要是因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但后来一般文人专在戏曲中发牢骚，如尤侗因为做不了官，就写了一部戏来泄愤，这些不能代表人民说话、不是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东西，老百姓是不感兴趣、不愿意看的。所以也就不能流传下来。再如皮簧戏开始产生于民间，经文人改编，老百姓还爱好，但后来变成文人玩弄笔墨的东西，逐渐离开了人民，就开始衰落下去。不但戏曲如此，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如此。如果它离开了人民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像《五伦全备记》这样脱离人民迂腐不堪的东西，不能演出不能流传是很自然的。

补充：杂剧（元曲）是北曲，戏文是南曲。昆曲是从戏文中来的，当然是南曲，它同元曲是有分别的。北曲是以弦乐为主体，南曲是以管乐（笛）为主体。但昆曲是管弦合奏，这在音乐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昆山魏良辅是很伟大的作曲家，管乐合奏就是他创造的。北曲是老老实实的唱，而昆曲则花腔很多，声调缓慢，一字可唱几个音，故又称“水磨腔”。

1953年10月29日

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

中国的剧本极不容易搜集，而研究戏剧的书籍，更是极难购求。现在我且就所见过和所知道的关于中国戏剧研究的书籍，钞几部在下面；对于想研究中国戏剧史和想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也许有些用处。

中国的研究戏剧的书，有系统的记述与研究的极少；戏剧史则仅有王国维的一部《宋元戏曲史》，最多的是关于剧本的目录与歌曲的音谱一类的书，其次是剧说与杂评之类。这些书差不多都是片段的，或是杂乱无章的；没有一部书能够当做研究中国戏剧的基本书，但却都是文学史与戏剧史的极好的资料。如欲编纂或研究中国戏剧，这些材料是决不能漠视的。

（一）《录鬼簿》二卷　元钟嗣成撰　武进董氏读曲丛刊本　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附刊本　此书为最古的关于戏剧目录的书，他里边有许多材料在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二）《南词新谱》二十六卷　明沈璟撰　刘氏暖红室刊本

（三）《北词广正谱》十八卷　明李玄玉撰　青莲书屋刊本　刘氏暖红室刊本

（四）《南词叙录》一卷　明徐渭撰　董氏刊读曲丛刊本　上

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曲苑》本

(五)《九宫目录》一卷　明徐渭撰　读曲丛刊本　《曲苑》本

(六)《十三调南吕音节谱》一卷　明徐渭撰　读曲丛刊本　《曲苑》本

(七)《太和正音谱》　明宁献王撰

(八)《新定十二律昆腔谱》十六卷　清王正祥撰　暖红室刊本

(九)《衡曲麈谭》一卷　明骚隐居士撰　读曲丛刊本　《曲苑》本

(一〇)《曲律》一卷　明魏良辅撰　读曲丛刊本　《曲苑》本

(一一)《曲论》一卷　明何良俊、徐复祚同撰　古学丛刊本

(一二)《曲品》三卷　明郁蓝生撰　暖红室本　《曲苑》本　北京大学铅印本

(一三)《新传奇品》一卷　清高奕撰　暖红室本　《曲苑》本

(一四)《曲海》二十卷　清黄文旸撰

(一五)《制曲枝语》一卷　清黄周星撰　《昭代丛书》本　美术丛书本

(一六)《曲话》五卷　清梁廷柟撰　藤花馆十种本　《曲苑》本

(一七)《剧说》六卷　清焦循撰　读曲丛刊本　《曲苑》本

(一八)《顾曲杂言》一卷　明沈德符撰　《曲苑》本

(一九)《雨村曲话》二卷　清李调元撰　《曲苑》本

(二〇)《曲目表》一卷　清支丰宜撰　《曲苑》本

(二一)《传奇汇刊》八卷　无撰人姓名　上海石印本

此书极重要，惜石印本近亦不易找到。

(二二)《曲录》六卷　王国维撰　沈氏《晨风阁丛书》本《曲苑》本　《曲苑》本只有二卷，不全。

(二三)《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撰　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刻本

(二四)《戏曲考原》一卷　王国维撰　《晨风阁丛书》本

(二五)《古脚史考》一卷　王国维撰　国学丛刊本

(二六)《顾曲麈谭》二卷　吴梅撰　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刻本

(二七)《词馀讲义》二卷　吴梅撰　北京大学铅印本

(二八)《曲律》　明王骥德撰　学术丛编本

(二九)《小说丛考》二卷　钱静方撰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三〇)《小说考证》三卷　蒋瑞藻撰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二书虽名为小说考证，实则并包括院本传奇在内。

(《小说月报》14卷7号，1923年7月)

中国的戏曲集

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时，觉得有一件事是可惊异的：便是中国戏曲发达的迟缓。希腊的戏剧产生极早。其余各国，戏剧作家也都出现在文学史的初期。独中国则迟至金、元之时始有剧本的产生。他们的发达所以会这样迟缓大概是因为“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观支配人心太坚牢了之故。所谓正统派的文人，大概都不屑去做剧本，即在元、明杂剧传奇流行极盛的时候，这班文人还是很看不起他们，还是以他们为游戏的非正当的作品。因此剧本及戏曲集一类的书，流传下来的很不多。现在且把我所见过的戏曲选集，举其较为重要者列下（个人的戏曲集不录）：

（一）《元人百种曲》（即《元曲选》） 明臧晋叔选。 明刊本，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此书为许多元人杂剧选本里最完备的一部。

（二）《元人杂剧选》 明万历间息机子刻。 此书共选杂剧三十种。近有石印本《元曲大观》出版，似即此书的翻印本。

（三）《盛明杂剧》 此书共有二集。共选杂剧六十种。近武进董氏有翻印本。

(四) 《古名家杂剧》 明陈与郊编。共选元明人杂剧四十

种。

（五）《新续古名家杂剧》　亦陈与郊编。

（六）《杂剧新编》　清邹式金编。此为清代杂剧的选本，共有三十四种。

（七）《杂剧十段锦》　武进董氏影印本。

（八）《六十种曲》　明毛晋汲古阁刻。此书共选自高则诚《琵琶记》以下传奇六十种。为中国戏曲集里的极重要的一部书。

（九）《纳书楹曲谱》　清叶堂订。乾隆辛亥刊。此为演习歌唱用的选本，所有说白俱被删去；除汤临川"四梦"外，其余传奇都只选三五出。

（一〇）《缀白裘》　清钱思沛撰。此书坊刻本很多，选传奇里常演奏的几出戏（大约每部传奇都只选一二出）。

（一一）《暖红室汇刻传奇》　现代贵池刘氏辑刊。自《董西厢》以下已刊者有三十余种。

（一二）《赐书台汇订曲谱》　亦为刘氏所刊。此书与《纳书楹》同性质，为供实演者之用。

（《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

中国戏曲的选本

一

所谓“戏曲的选本”，便是指《纳书楹》、《缀白裘》一类选录一部戏曲的完全一出或一出以上之书本而言。像《雍熙乐府》，像《九宫大成谱》，像《太和正音谱》，那都是以一个曲调为单位而不是以一出为单位而选录的。那不是戏曲的选本，乃是“曲律”与“词律”一类的书，专供作词的人之用一样。至于像《吴骚合编》，像《南宫词纪》，像《阳春白雪》，那更是与戏曲无关的诗歌选集了。

戏曲的选本，可分为二类。第一类如《纳书楹》，本不是供一般人阅读的，乃是专供唱曲者之用的。他们对于每一个调子的音谱，一定要注出，且审订得极为周密精详，俾学者可以按谱而拍唱的。叶堂自序说：“自元、明以来，法曲流传，无虑数百种，其脍炙人口者，鼎中一脔耳。而俗伶登场，既无老教师为之按拍，袭谬沿讹，所在多有，余心弗善也。暇日搜择讨论，准古今而通雅俗，文之舛淆者订之，律之未谐者协之。”是可知其完全

唱者用也。第二类像《缀白裘》，它是不注音谱的，其目的也似乎与他们两样。它不仅供给专门的伶工或爱美之“票友”用的，它且是给一般人以戏曲的精华，而使之尝一鼎脔的。乾隆庚寅程大衡的《缀白裘》序说：“撷翠寻芳，汇成全璧，洵可怡情悦目。”于此益可很明显的知道这部书乃是兼供读者怡情悦目用的了。当然，在现在看来，这两种选本中，《缀白裘》一类的价值要比《纳书楹》等更高些，而其影响也更是普遍些。然而大多数的“戏曲选集”，却都是注有工尺，而专供唱曲者之用的。像《缀白裘》那样的不注音谱者，并不多。

这种戏曲选集，流传者甚夥；差不多每一个曲师，都有他自己的一种秘本曲谱，但大都为传钞的本子，若刊印传流者则不多见。今就作者个人所见所知，列举最流行的十数种如下：

（一）《弦索辨讹》　沈宠绥著，崇祯乙卯刊本。宠绥别著《度曲须知》，乃专论唱曲之方法者，此则列举《北西厢记》、《千金记》、《焚香记》、《宝剑记》、《红拂记》、《西楼记》、《红梨记》、《珍珠衫》诸剧中的数出（《西厢》最多，余皆一二出），指示歌唱戏曲者以正规。“以吴侬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韵，字理乖张，音义径庭”，自多差讹。宠绥乃“取中原韵为楷，凡弦索诸曲，详加厘考，细辨音切，字必求其正声，声必求其本义，庶不失胜国元音而止”。全书皆仅录曲文，不附宾白，盖专供唱曲者之用，非备读曲者之阅览也。

（二）《徵歌集》　未知编者姓氏，明刊本，我仅得其第一卷一册，选录《荆钗》、《白兔》、《幽闺》、《草芦》、《香囊》、《金印》等剧凡十八出，插图极精。曲白全录，仅有点板而无工尺谱。

（三）《怡春锦》　题冲和居士选，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集；刻得很精工，每出之前，或附插图，或录题词。大约是

分类选集的，如第一集（礼集），便是专录各戏本中“幽期写照”诸出的，若《西厢记》之《赴约》、《红拂记》之《私奔》、《玉簪记》之《词媾》、《还魂记》之《惊梦》、《玉玦记》之《入院》、《水浒记》之《野合》、《明珠记》之《珠圆》、《红鞋记》之《私会》等等皆是。原名本来不是《怡春锦》，乃后人取原版改了一个“怡春锦”之名的。改刻之痕，显然可见。第一集首页第一行尚题着“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幽期写照礼集”，是坊贾疏忽未及改者。第二集以后，想各有其名，却已俱为他们所改了。此书仅有点板，而无工尺谱，当为纯粹之戏曲选集。

（四）《纳书楹曲谱》　长洲叶堂编选，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全书分好几部分，第一部分是“四梦全谱”，即取汤显祖之《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及《紫钗记》四种之全部曲文而加以音谱者，这是叶堂他自己最着意之工作。第二部分是《正集》、《续集》、《外集》，这三集选录《琵琶记》以下诸剧之名出而加以音谱；正集选曲文最佳妙者，续集取当时最流行而曲文较次者，《外集》则选编者不大觉得好的曲文。第三部分是补遗。因原谱“于梨园家搬演，尚多遗置”，故又补录这一部分。除四梦外，正、续集及《补遗》各四卷，《外集》二卷，共十四卷，凡录剧本九十种，计三百二十九出，又散曲十出，时剧二十三出（总计三百六十二出），皆当时剧场上之最流行者。在叶氏之前，如此工程巨大的曲谱，实未见过，叶氏之后，亦未有能超过他的更巨大的曲谱出现过。在这九十种的剧本里面，有许多原本是近代不大见到的，有许多原本是已经散轶了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戏曲者，确是一部绝不可少的要籍，而所选时剧二十三出尤为重要，可以使我们看出那时剧场上所新产生的所流行的时剧是什么样子，更可以使我们得到好几出的笑剧，如《拾金》、《花鼓》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别的书上所无的。可惜这部大著作，原来是预

备给唱曲子的人用的，所以全书都仅载曲文，不录宾白，亦不录唱者何人，故在一般读者看来，其价值未免要减削些。

（五）《缀白裘》 全书凡十二集，初集为玩花主人所编选，后钱德苍乃增辑为十二集，陆续出版，于乾隆庚寅年，全书始告成，每集四卷，共四十八卷，所选与《纳书楹》相差不远，计所收剧本凡八十八种，其中有《纳书楹》有而这书没有者，有这书有而《纳书楹》未录者，惟所选出数则多至四百二十九出，此外，尚有杂出三，高腔一，乱弹腔三，梆子腔五十一（总计四百八十七出），较《纳书楹》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实为所见选本中之最浩大者。此书与《纳书楹》有两点大不相同者：《纳书楹》专为唱曲者而选集，有曲无白，全书都注音谱；此书则非为唱曲者作，而为一般人作者，全书不注音谱，而曲白则俱全。此其一。《纳书楹》所选者，可以代表一个严格的曲师，一个传统的戏剧批评家之意见；此书所选者，则可以代表一个平常人，一个对于戏剧特别有兴趣的人的意见。此其二。所以这书选得滥，且时有错误，《纳书楹》则精确无可訾议。然在现在看来，《缀白裘》实远较《纳书楹》为有用，因其曲白俱全，且所录较多也。《缀白裘》中最可注意的部分乃在他所选集的高腔、乱弹腔及梆子调等剧文五十余出；这是研究中国戏剧发展史者所必须参考的资料。

（六）《审音鉴古录》 此书编辑者姓名忘考，所选颇少，仅《琵琶记》、《荆钗记》、《红梨记》、《儿孙福》、《长生殿》、《牡丹亭》、《西厢记》、《鸣凤记》、《铁冠图》九种，凡六十五出。每种曲白俱全，且注音谱。

（七）《醉怡情》 清青溪菰芦钓叟辑。亦为曲文宾白完全而不加宫谱者，所录不及二百出，较《缀白裘》材料单薄得多了。

（八）《遏云阁曲谱》 王锡纯编，有传刻本。

（九）《吟香堂曲谱》 与《纳书楹曲谱》相同，仅注宫谱而无宾白，冯起凤氏编。仅录《牡丹亭》及《长生殿》二种，尚不及百出。

（十）《六也曲谱初集》 张怡庵编选，光绪末振新书社印行。所收剧本凡十四种，出数凡三十四；曲白俱全，并加音谱。

（十一）《六也曲谱》 张怡庵编选，凡元、亨、利、贞四集，较之《初集》，已大为扩充，计剧本五十五种，出数二百；然《初集》所有，而这四集里所未收者亦有之，如《铁冠图》（四出）、《吉庆园》（二出）及《西厢记》（二出）是。

（十二）《春香阁曲谱三记》等 亦为张怡庵编，上海朝记书庄出版。计《琵琶记》全谱四册，《西厢记》曲谱一册，《拜月亭》全谱二册，《牡丹亭》曲谱二册，《春香阁曲谱三记》一册。《春香阁曲谱》计录：《玉簪记》四出，《浣纱记》四出，《艳云亭》二出。全书亦皆曲白完全，并注音谱者。

（十三）《霓裳文艺全谱》 太原氏编选，光绪二十二年出版。共四册，计《长生殿》选十四出，《满床笏》选四出，《邯郸梦》选六出，《双官诰》选二出，《紫玉钗》选二出，《渔家乐》选四出，《宵光剑》选六出，《党人碑》选二出，《牡丹亭》选八出，《醉菩提》选二出。亦皆曲白俱全，并加音谱者。

（十四）《集成曲谱》 王梦九、刘凤叔编选，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近来一部很巨大的“曲选”，选择考订俱很精审，每出曲白俱全，并注音谱。共录剧本八十八种，凡四百十五出，分金、声、玉、振四集，每集八卷，共三十二卷。所选大抵不能出《纳书楹》及《缀白裘》二书范围之外，不过再加上些新的东西，但也不多。

（十五）《梨园集成》 李世忠编纂，光绪四年出版。选录皮黄戏剧本的书，恐将以此书为最古了。凡录自商朝至明朝之故事

剧，凡四十六出；然其中亦有全本者，如《火牛阵》是；《火牛阵》凡分六本，乃源源本本的叙乐毅灭齐、田单复齐之故事者。

（十六）《戏考》　王大错等编选，中华图书馆出版。

以上所举各种，除了《梨园集成》之外，皆为杂剧传奇之选本（仅《缀白裘》选了五十几出的梆子调等剧本，此外余皆为纯粹的南北曲的选本）。然近数十年来，二黄戏殊为发达，在舞台上的地位几占夺了全部昆剧的地盘而有之（向来在舞台上扮演者亦仅昆剧而已，北剧演者至少）。这种二黄戏的剧本，大都辞句鄙野，且时近不文。虽然举国皆好之，而他们在文艺上的地位则几等于零。最近几年，颇有几个文人为他们编剧，然这种剧本亦未流布外间。所流布的"京戏"剧本，皆为鄙野不文，由伶人口头录下，或由他们的秘本钞下者。此类的选本亦颇多，不能一一列举，今以《梨园集成》及《戏考》为代表；《戏考》所录"京戏"剧本凡五百余出，实同类著作中之最完备、最巨大者。

二

这种戏曲选本，向不为研究中国戏曲者所重视。他们所要读的是全剧；他们所要考究的是版本。至于像《纳书楹》、《缀白裘》之类的书，乃是伶人及度曲者所用的，乃是一般初次去听戏者所用的，他们是不屑顾问的。《纳书楹》因考订音律，校正错讹的地方颇多，他们尚略略的知道注意，至于《缀白裘》一类的书，则他们久已不放在心上了。然而这种见解，这种轻视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戏曲选本，在中国戏曲研究上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对于一般读者也很有用处。

第一，他们保存了戏剧研究的重要原料不少；如《纳书楹》里的许多"时剧"，如《缀白裘》里的许多梆子腔剧本，如《梨

园集成》里的全部剧本，如《戏考》里的许多曲文，都是在他处不能得到的，如果没有这些选本把他们保存着，他们大约是早已散佚无存了。这是这些选本的大功绩，值得我们重视的，值得戏剧研究者去探索的。还有，许多久已散佚或传本绝少的杂剧传奇，也可藉这些选本，而保留其一部分之精华或一部分之面目，不致全然灭绝或为世人所全不注意。

第二，他们在实际演唱方面，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试看，好几部戏曲选（如底下本文的第三节中所录的一表所示的）里，他们所选的东西，差不多是相同的。例如，《幽闺记》，《纳书楹》选的是《结盟》、《走雨》、《出关》、《踏伞》、《驿会》、《拜月》、《店会》等七出，《缀白裘》选的是《拜月》、《走雨》、《踏伞》、《大话》、《上山》、《请医》等六出，《集成曲谱》选的是《结盟》、《走雨》、《出关》、《踏伞》、《驿会》、《拜月》等六出，其中大多数是相同的；又如《宵光剑》，《纳书楹》选的是《救青》、《功宴》等二出，《缀白裘》选的是《相面》、《扫殿》、《闹庄》、《救青》、《功宴》等五出，《集成曲谱》选的是《扫殿》、《救青》、《功宴》等三出，亦几为全部相同也。这大约是因为曲师伶工，不能演习冗长之传奇全部，势不得不取其中他们所认为最好者几出，加以选习，而其余的许多出，遂渐渐的因习之者日少而成为“广陵散”了。所以除了最好的几部传奇外，现在差不多没有一部传奇是可以全部上场扮演的。因此，我们在这些选本中，便可以看出近三百年来，“最流行于剧场上的剧本，究竟有多少种，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更可以知道“究竟某一种传奇中最常为伶人演唱者是哪几出”。这在演剧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消息。

第三，即撇开专门的研究不说，这些选本，对于一般读者，一般于中国戏曲有特殊兴趣的读者亦很有好处。中国戏剧传本极不易得，如欲聚得三四百种之好剧本在手边，更是难之又难的

事。在没有中国戏剧大丛书出现之前，这些选本，至少可以把各种重要剧本的精华，呈现于我们之前。虽他们选择得未必尽善尽美，然已是“慰情聊胜于无”了。再有一点，我个人觉得中国戏曲的结构太相同了，第一出一定是开场，第二出一定是生出，最后一出一定是生旦当场团圆，层层相因，毫无变化，往往有极好的题材，一套上这个旧皮袋，便要完全变成了极不堪喝的酸酒了。尽管剧中有很出色的几幕，有很富于诗意的描写的一二段，有戏剧力很强烈的几节，有很动人情思的几出，一放在这个陈腐的全局结构中，便未免要联带的大为减色。在选本中，则把这些精华的地方取了出来，不觉的使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较之放在全剧中读来，只有更为精神，更可爱，反倒可诱引起我们去读全剧的勇气。剧场上渐渐的少演“全本戏”，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并不是退步。

三

为了要使大家更明了这些选本的性质及内容，为了要使大家知道得更清楚些三百年来剧场上演剧的变迁与所演最多的是何剧，及何剧的某某几出起见，今特将《纳书楹》、《缀白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谱》、《集成曲谱》五书，以原剧名为纲，列举其所选各剧中之各出名于下表。

表之后，更就个人所知，将所举各剧之作者及所知之版本列叙于下，其不知者则阙之。

选本名称 所选何出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气英布	赚布				
货郎旦	女弹				女弹
红梨花	卖花				
马陵道	摆阵 孙诈 擒庞				孙诈
昊天塔	五台	盗骨			五台
两世姻缘	离魂				离魂
苏武还朝	告雁 还朝				
古城记	挑袍				
单刀会	单刀				训子 单会
四声猿	骂曹				骂曹
莲花宝筏㊀	北饯	北饯			北饯
不伏老	北诈				北诈
风云会㊁	访普	访普			访普
东窗事犯	扫秦				扫秦
虎囊弹	山亭	山门			山亭
琵琶记	称庆 规奴 逼试 分别 训女 登程 梳妆 饥荒 陈情 吃饭 吃糠 赏荷 思乡 剪发 赏秋 描容 盘夫 谏父 廊会 书馆 扫松 别丈 愁配 关粮	辞朝 盘夫 逼试 规奴 赏荷 坠马 廊会 书馆 扫松 训女 剪发 卖发 称庆 谏父 描容 别坟 分别 长亭 别丈 思乡 饥荒 拐儿 请郎 花烛 吃饭 吃糠	称庆 规奴 嘱别 南浦 吃饭 噎糠 赏荷 思乡 盘夫 贤遘 书馆 扫松 训女 镜叹 辞朝 嗟儿		称庆 规奴 逼试 嘱别 南浦 训女 登程 梳妆 坠马 饥荒 议婚 愁配 辞朝 关粮 抢粮 请郎 花烛 吃饭 吃糠 赏荷 思乡 剪发 赏秋 描容 别坟 盘夫 谏父 回话 弥陀寺

所选剧名＼所选何出＼选本名称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遗像 廊会 题真 书馆 扫松 别丈 旌奖
浣纱记	前访 访圣 后访 分纱 储谏 赐剑 思越 泛湖 采莲 “誓师”(初)	进施 寄子 赐剑 前访 回营 姑苏 采莲		越寿 前访 拜施 分纱	前访 越寿 行成 回营 离国 劝伍 养马 打围 后访 歌舞 寄子 别施 进美 采莲 储谏 赐剑 思越 泛湖
幽闺记	结盟 走雨 出关 踏伞 驿会 拜月 店会	拜月 走雨 踏伞 大话 上山 请医			结盟 走雨 出关 踏伞 驿会 拜月
南西厢	听琴 惊梦 游殿 酬韵 请宴 寄柬 送方 佳期 长亭 跳墙	惠明 佳期 请宴 拷红 游殿 寄柬 跳墙 着棋 长亭	游殿 惠明 佳期 拷红 伤离 入梦	“跳墙 着棋”(初)	请宴 听琴 寄柬 跳墙 佳期 拷红 长亭 惊梦
桃花扇	访翠 寄扇 题画			访翠 寄扇 题画	访翠 寄扇 题画
祝发记	祝发 渡江	做亲 败兵 渡江		做亲 败兵	祝发 渡江
西楼记	侠试 楼会 错梦 载月 会玉 觅缘 空泊 集艳	楼会 拆书		楼会 拆书 玩笺 错梦	督课 楼会 拆书 空泊 玩笺 错梦 打妓 侠试 赠马 邸合
红梨记	问情 诗要 拘禁 访素 赶车 草地 路叙 托寄 窥醉 亭会 咏梨 花婆 三错 “解妓”	赏灯 踏月 窥醉 盘秋 亭会 访素 草地 北醉隶 花婆 赶车 解妓	访素 草地 问情 窥醉 亭会 卖花	访素 赶车 踏月 窥醉	诗要 赏灯 拘禁 访素 赶车 草地 路叙 盘秋 托寄 窥醉 亭会 醉皂 咏梨 花婆 三错

选本名称 所选何出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长生殿	定情 春睡 幸恩 献发 复召 疑谶 制谱 夜怨 絮阁 侦报 窥浴 密誓 惊变 骂贼 闻铃 情悔 哭像 尸解 弹词 见月 怂合 雨梦 得信 重圆 闻乐 偷曲 合围 冥追 神诉 觅魂 补恨	絮阁 弹词 定情 闻铃 醉妃 惊变 埋玉 酒楼	定情 赐盒 疑谶 絮阁 闻铃 弹词	定情 疑谶 夜怨 絮阁	定情 春睡 酒楼 闻乐 制谱 偷曲 舞盘 合围 夜怨 絮阁 侦报 窥浴 密誓 惊变 埋玉 骂贼 闻铃 哭像 神诉 弹词 见月 雨梦 觅魂 补恨 重圆
玉簪记	手谈 佛会 茶叙 琴挑 偷诗 阻约 秋江	催试 秋江 送别 琴挑 姑阻 失约		茶叙 问病 催试 秋江	手谈 佛会 茶叙 琴挑 偷诗 阻约
红梅记	脱阱 鬼辩	算命			脱阱 鬼辩
眉山秀	婚试 诏赋 游湖				衡文 婚试
太平钱	缀帽 窥妆 种瓜				
牧羊记	小逼 牧羊 望乡 煎粥 告雁	庆寿 颁诏 小逼 望乡 大逼 看羊 遣妓 告雁		小逼 大逼 牧羊 遣妓	小逼 看羊 望乡 告雁
金印记	逼钗 背剑 刺股 封赠	封赠 不第 投井 逼钗		逼钗 寻夫 刺股 金圆	逼钗 背剑
白兔记	麻地 养子	养子 回猎 麻地 相会 送子 闹鸡		赛愿 养子 出猎 回猎	麻地
千金记	追信 点将 虞探	跌霸 别姬 楚歌 探营 起霸 撇斗 拜将		鸿门 撇斗 追信 拜将	追信 拜将 虞探 别姬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连环记	北拜 拜月 问探 赐环	议剑 梳妆 掷戟 起布 问探 赐环 拜月 小宴 大宴		起布 议剑 献剑 问探	赐环 拜月 问探 小宴 大宴 梳妆 掷戟
三国志㊂	训子 挑袍	刀会 负荆 训子		训子 刀会	
宵光剑	救青 功宴	相面 扫殿 闹庄 救青 功臣宴			扫殿 救青 功宴
唐三藏	回回㊃				回回
天宝遗事	马践				
渔樵记	渔樵 逼休 寄信				北樵
一捧雪	祭姬	送杯 搜杯 刺汤 祭姬 换监 杯圆 审头 边信 代戮		换监 代戮 刺汤 祭姬	饯别 拜别 路遇 豪宴 露杯 换监 代戮 株连 审头 刺汤 祭姬 边信 坟遇 杯圆
永团圆	述缘 闹艳 双合	逼离 击鼓 计代 堂婚 闹宾馆		逼离 赚契 击鼓 堂配	会衅 逼离 击鼓 计代 堂配
占花魁	劝妆 一顾 再顾 探芳 醉归 独占 巧遇 赎身	劝妆 种情 串戏 雪塘 独占 酒楼		卖油 湖楼 受吐 独占	劝妆 品花 卖油 湖楼 定愿 受吐 独占
水浒记	前诱 刘唐 活捉 借茶 后诱	借茶 刘唐 杀惜 活捉 前诱 后诱 拾巾		借茶 拾巾 杀惜 放江	刘唐 前诱 后诱 活捉
西游记	撇子 认子 胖姑 伏虎 女还 借扇 “思春” 饯行 定心 揭钵 女国				撇子 认子 胖姑 借扇 思春

所选本名称 / 所选何出 /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焚香记	阳告 阴告	阳告		阳告 阴告	勾证 回生
疗妒羹	题曲	题曲		题曲 浇墓	梨梦 题曲
燕子笺	写像				写像 拾笺 奸遁 诰圆
郁轮袍	假伶				
红拂记	靖渡				靖渡 私奔
荆钗记	议亲 绣房 闺思 忆母 女祭 发书 回书 男祭 夜香 开眼 上路 女舟 “钗圆” 回门 赴试 前拆 别任 大逼 见娘	参相 见娘 舟会 说亲 绣房 别祠 送亲 改书 别任 前拆 女祭 开眼 上路 男舟 遣仆 回门 哭鞋 男祭 迎亲	议亲 绣房 别祠 参相 见娘 男祭 上路 舟中	议亲 绣房 见娘 男祭	眉寿 议亲 绣房 别祠 送亲 迎请 回门 赴试 闺思 参相 改书 前拆 别任 大逼 投江 忆母 哭鞋 女祭 见娘 发书 梅岭 回书 夜香 男祭 开眼 上路 拜冬 女舟
跃鲤记	思母 看穀	看穀			忆母 芦林 看穀
琥珀匙	山盟 立关				
珍珠衫	歆动 诘衫				
金锁记	私祭 斩窦	送女 探监 法场 私祭 思饭 羊肚		说穷 羊肚 探监 斩娥	私祭 斩娥
千锺禄	惨睹 归国 庙遇 打车	奏朝 草诏 搜山 打车			惨睹 搜山 打车
彩楼记	泼粥 彩圆	拾柴 泼粥		拾柴 泼粥	
葛衣记	嘲笑	走雪			
金雀记	乔醋 竹林 玩灯 觅花 庵会 醉圆	乔醋			觅花 庵会 乔醋 醉圆
狮吼记	梳妆 跪池 梦怕	梳妆 跪池		梳妆 跪池 梦怕 三怕	梳妆 游春 跪池 三怕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寻亲记	跌包 荣归 饭店	饭店 茶坊 跌书包 荣归 前索 出罪 府场 刺血 遣青 杀德 送学		送学 跌包 复学 茶访	荣归 饭店
双红记	显技 青门 猜谜			谒见 猜谜 击犬 盗绡	摄盒 谒见 猜谜 击犬 盗绡 青门
艳云亭	痴诉 点香	痴诉 点香		放洪 杀庙	痴诉 点香
牟尼合	渡江				
明珠记	侠隐 煎茶 假诏				
清忠谱	骂祠	书闹 拉众 鞭差 打尉			
春灯谜	游街				
万里圆	三溪	打差 三溪 跌雪			
江天雪	走雪				
金不换	自惩 侍酒				守岁 侍酒
蕉帕记	闹题				
风云会	送京	送京			送京
翠屏山	反诳	反诳 交账 戏叔 送礼 酒楼 杀山		交账 送礼 反诳 杀山	
风筝误	婚闹 诧美 茶圆 惊丑 逼婚	惊丑 前亲 逼婚 后亲		惊丑 前亲 逼婚 后亲	惊丑 梦验 前亲 寻淫 拒奸 逼婚 诧美 茶圆
醉菩提	打坐 伏虎 醒妓 换酒 佛圆	付篦 打坐 石洞 醒妓 天打			打坐 伏虎 醒妓 当酒 嗔救 佛圆
一种情	冥勘 拾钗				冥勘
渔家乐	卖书 纳姻 藏舟	藏舟 相梁 刺梁 羞父 纳姻		卖书 赐针 纳姻 羞父	逃宫 端阳 藏舟 侠代 刺梁 营会

所选本名称 所选何出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烂柯山	前逼 痴梦 泼水 悔嫁	寄信 相骂 逼休 痴梦 悔嫁 北樵 泼水		前逼 悔嫁 痴梦 泼水 “后逼 寄信”(初)	悔嫁 痴梦 泼水
铁冠图	询图 夜岘 刺虎	守门 杀监 别母 乱箭 借饷 刺虎 探营 询图 观图 夜乐	借饷 别母 乱箭 守宫 煤山 刺虎	“询图 观图 守门 杀监”(初)	探山 别母 乱箭 守门 刺虎
鸣凤记	写本	写本 辞阁 严寿 河套 醉易 放易 吃茶 夏驿 斩杨	辞阁 吃茶 河套 写本		写本
杀狗记	雪救				雪救
绣襦记	剔目 劝嫖 打子 莲花	坠鞭 入院 打子 收留 鹅雪 扶头 卖兴 乐驿 当巾 教歌 剔目		聘乐 乐驿 坠鞭 入院	莲花 剔目
双冠诰	夜课	蒲鞋 夜课 借债 见鬼 荣归 赉诏 诰圆		做鞋 夜课 荣归 诰圆	借贷 舟访
吟风阁	罢宴				罢宴
昙花阁	点迷				
八义记	医桑 付孤 观画	遣钽 上朝 扑犬 吓痴 医桑 闹朝 盗孤 观画			付孤 观画
四才子	冶游 婉讽 索姝 艳醋 双圆				
玉合记	笺允 往边				
四弦秋	送客				送客
如意珠	密订				
虎符记	劝降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宝剑记	夜奔				
义侠记	打虎	戏叔 别兄 挑帘 做衣 捉奸 服毒 打虎		诱叔 别兄 显魂 杀嫂	打虎 挑帘 裁衣
人兽关	前设 后设	演官		演官 幻骗 恶梦	演官 恶梦
后寻亲	后索	后索债 后府场 后金山			
十五贯	判斩 见都 踏看 测字	见都 访鼠 测字 判斩 勘问 拜香		见都 踏勘 访鼠 测字	判斩 见都
钗钏记	谒师	谒师 相约 相骂 讲书 落园 会审 观风 赚赃 出罪		相约 讲书 落园 讨钗	相约 讲书 落园 谒师
如是观	刺字 败金				
乾坤啸	劝酒				
牡丹亭	全谱	冥判 拾画 叫画 学堂 游园 惊梦 寻梦 圆驾 劝农 离魂 问路 吊打	劝农 学堂 游园 惊梦 寻梦 离魂 冥判 吊打 圆驾		训女 学堂 劝农 游园 惊梦 寻梦 写真 离魂 冥判 拾画 叫画 魂游 前媾 后媾 回生 婚走 问路 急难 硬拷 圆驾
南柯记	全谱				情著 就徵 尚主 之郡 花报 瑶台 召还 芳陨 寻悟 情尽

选本名称 所选何出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邯郸记	全谱	扫花 三醉 捉拿 法场 仙圆	扫花 三醉 番儿 仙圆		扫花 三醉 授枕 入梦 骄宴 外补 凿陕 番儿 云阳 功白 生寤 仙圆
紫钗记	全谱				述婚 议婚 就婚 折柳 阳关 陇吟 军宴 避暑 边愁 移参 裁诗 拒婚 哭钗 侠评 遇侠 钗圆
儿孙福		别弟 报喜 势僧 下山 宴会	报喜 宴会 势僧 福圆	别弟 报喜 势僧 宴会	势僧
惊鸿记					吟诗
双珠记		汲水 诉情 杀克 卖子 舍身 天打 二探 月下		诉情 杀克 卖子 投渊	投渊
蝴蝶梦		叹骷 扇坟 毁扇 病幻 吊孝 说亲 回话 做亲 劈棺		访师 吊奠 说亲 回话	叹骷 扇坟 毁扇 吊奠
吉庆图		扯本		“扯本 醉监”(初)	扯本 醉监
慈悲愿㊃		认子 回回		撇子 诉因 认子 北饯	
鸾钗记		遣义 杀珍 探监 拔眉		遣义 杀珍 拔眉 探监	
翡翠园		预报 拜年 谋房 谏父 切脚 恩放 自首 副审 封房 盗牌 杀舟 脱逃		盗令 吊监 杀舟 游街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党人碑		打碑 酒楼 计赚 闭城 杀庙 赚师 拜帅		打碑 酒楼 请师 拜师	
西川图		芦花荡		三闯 败惇	
鲛绡记		草相 写状 狱别 监绑		写状 别狱 监绑 草相	
九莲灯		火判 问路 闯界 求灯		火判 指路 闯界 求灯	
还金镯				分镯 诉魁 天打	
香囊记		看策			
精忠记		秦本 扫秦 交印 刺字			
百顺记		召登 荣归 贺子 三代			
四节记		嫖院			
雁翎甲		盗甲			
节孝记		春店			
彩毫记		吟诗 脱靴			
青冢记		送昭 出塞			
望湖亭		照镜			照镜
草庐记					花荡
钧天乐					诉庙
红楼梦				扫红 乞梅	葬花 扇笑 听雨 补裘
修箫谱					拥髻 访星
茂陵弦					买赋
十面埋伏					十面
衣珠记		折梅 坠水 园会 埋怨 关粮 私嘱 堂会		园会 饥荒 衙叙 珠圆	
盘陀山		拜香			

所选何出本名称 /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淤泥河		番衅 败虏 屈辱 计陷 血疏 乱箭 哭夫 显灵			
白罗衫	井遇	贺喜 请酒 游园 看状 井会		游园 看状 详梦 报冤	井遇 游园 看状
一文钱	济贫	舍财 烧香 罗梦		烧香 罗梦 济贫	
满床笏	纳妾 跪门	笏圆 卸甲		纳妾 跪门 后纳 笏圆	郊射 袭寿 醉荐 纳妾 跪门 求子 参谒 后纳 祭旗 卸甲 赐婚 笏圆
麒麟阁	三挡	扬兵 反牢 激秦 三挡			三挡
雷峰塔	法海	水漫 断桥		烧香 水斗 断桥 合钵	水斗 断桥
孽海记	思凡 僧尼会	思凡 下山			
散曲	兀的不 归来乐 百岁 柳飞 枕痕 咏蝶 咏花 红日 紫甸 小十面				
时剧(杂出)	小妹子 罗梦 来迟 孟姜女 崔莺莺 闺思 闺怨 怀春 金盆捞月 醉杨妃 烹茶寻夫 私推 夏得海 昭君 小王昭君 琵琶词 芦林 踏伞 磨斧 借靴 拾金 花鼓	赏雪 小妹子 八仙上寿		赐福 福禳 上寿 送子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纳书楹	缀白裘	审音鉴古录	六也曲谱	集成曲谱
梆子腔		落店 偷鸡 花 鼓 买胭脂 途 叹 问路 雪拥 点化 探亲 相 骂 过关 安营 点将 水战 擒 么 堆仙 上街 连相 杀货 打 店 借妻 回门 月城 堂断 猩 猩 看灯 闹灯 抢甥 瞎混 赶 子 请师 斩妖 闹店 夺林 缴 令 擂抬 大战 回山 戏凤 私 行 算命 别妻 斩貂 上坟 除 盗 磨房 串戏 打面缸 宿关 逃关 二关			
乱弹腔		阴送 搬场 拐妻 挡马			
高腔		借靴			

（注一）《莲花宝筏》，《缀白裘》作《安天会》。
（注二）《风云会》，《纳书楹》作《雍熙乐府》，大约叶堂未见《风云会》一剧，仅依据《雍熙乐府》而选《访普》一折，故径名为《雍熙乐府》也。
（注三）《纳书楹》与《六也曲谱》所选之《三国志》，均有《刀会》一出，此出在《纳书楹》乃为《单刀会》之一折，本应改正移到《单刀会》下面，因演者相沿混入已久，姑不更动。
（注四）《慈悲愿》之《撇子》、《认子》数出，皆即为《西游记》之文，不知此二剧是否即为一种，今姑两列之。又《缀白裘》所录之《慈悲愿》，有《回回》一出，前半与《纳书楹》所录《唐三藏》一剧中《回回》一折略异，后半则全同；不知是伶人混入，或是《慈悲愿》作者原来引用。

《气英布》　元尚仲贤著，叙汉刘邦招降英布事。有《元曲选》本，有《元刻杂剧三十种》本。

《货郎旦》　元无名氏著，有《元曲选》本。

《红梨花》　元张寿卿著，有《元曲选》本。

《马陵道》　元无名氏著，叙孙膑擒庞涓于马陵道事，有《元曲选》本。

《昊天塔》　元朱凯著，叙孟良至昊天塔盗取杨令公之骨骸事，这是北宋杨家将故事之一，有《元曲选》本。

《两世姻缘》　元乔吉著，有《元曲选》本。

《苏武还朝》　未知著者，叙苏武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始放还事。系杂剧，与《牧羊记》不同。

《古城记》　清无名氏著，叙关羽辞别了曹操而去事。

《单刀会》　元关汉卿著，叙关羽仗单刀赴东吴之宴会事。有《元刻杂剧三十种》本。

《莲花宝筏》　无名氏著，叙唐玄奘及猴王孙行者事。清朱佐朝有《莲花筏》一本，非此剧。

《不伏老》　无名氏著，叙尉迟敬德事。

《风云会》　元罗贯中著，叙宋太祖赵匡胤及郑恩事。有明刊本。

《东窗事犯》　元孔文卿著（一作金仁杰著），叙秦桧陷害岳飞事。有《元刻杂剧三十种》本。

《虎囊弹》　清邱园著，叙鲁达事，这是水浒故事中最有声色者之一。

《琵琶记》　明初高明著，叙蔡伯喈、赵五娘事，为传奇的最早作品之一。今有《六十种曲本》，有董氏影印元刊本，有暖红室刊本，有坊刊本。

《浣纱记》　明梁辰鱼著，叙范蠡、西施事，有李卓吾评刊本，有《六十种曲》本。

《幽闺记》　亦名《拜月亭》，为明初四大传奇“荆刘拜杀”中之一种，相传作者为施君美。有《六十种曲》本，有陈眉公评刊本，有暖红室刊本。

《南西厢》 明李日华著，有《六十种曲》本，有暖红室刊《西厢十则》本。

《桃花扇》 清孔尚任著，叙侯方域、李香君事，有原刊本，有坊刊本，有暖红室刊本，有群益书社铅印本。

《祝发记》 明张凤翼著。

《西楼记》 清袁于令著，有《六十种曲》本。

《红梨记》 明徐复祚著，有《六十种曲》本。

《长生殿》 清洪讱著，叙唐明皇、杨贵妃事，有原刊本，有暖红室刊本。

《玉簪记》 明高濂著，叙潘必正、陈妙常事，有《六十种曲》本，有陈眉公评刊本。

《红梅记》 明周朝俊著，有玉茗堂评刊本。

《眉山秀》 清李玉著。

《太平钱》 明无名氏著。清李玉亦著此剧，未知是否即为一种。

《牧羊记》 叙苏武使匈奴被留事，明无名氏著。

《金印记》 明苏复之著，叙苏秦事，有暖红室刊本。

《白兔记》 明初无名氏著，叙刘知远、李三娘事，亦名《刘知远》，为“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之一，有《六十种曲》本，有暖红室刊本。

《千金记》 明沈采著，叙楚、汉之战事，以韩信为主角，故谓之《千金记》（取名于信之以千金报漂母一饭之恩的一段事）。有《六十种曲》本。

《连环记》 明王济著，三国故事之一，叙吕布与貂蝉事。

《三国志》 无名氏著。

《宵光剑》 明徐复祚著。

《唐三藏》 未知何人著，叙唐玄奘事。

《天宝遗事》　元王伯成著，叙唐明皇、杨玉环事，原书今已散佚，仅有一出见于《纳书楹》，其他曲文，散见于《雍熙乐府》诸书。

《渔樵记》　无名氏著，叙朱买臣事。

《一捧雪》　清李玉著，叙莫怀古因一玉杯名“一捧雪”者获罪，几不得免，赖义仆替死，始得合家团圆。有原刊本，有乾隆时翻刊本。

《永团圆》　清李玉著，有原刊本，有乾隆时翻刊本。

《占花魁》　亦李玉著，叙卖油郎独占花魁事，有原刊本，有乾隆时翻刊本。

《水浒记》　明许自昌著，叙宋江事，有《六十种曲》本。

《西游记》　元吴昌龄著，叙唐玄奘至西方取经事，原本似久佚，但近日日本又发见一本，未知是否即吴昌龄所著。

《焚香记》　明王玉峰著，叙王魁、桂英事，有《六十种曲》本，有玉茗堂评刊本。

《疗妒羹》　清吴炳著，叙冯小青事，有原刊本。

《燕子笺》　明阮大铖著，有原刊本，坊刊本，及暖红室刊本。

《郁轮袍》　明西湖居士著，叙王维事，与《盛明杂剧》中之王衡的同名的一剧，同叙一事而文句不同。

《红拂记》　明张凤翼著，叙李靖及红拂姬事，有《六十种曲》本。

《荆钗记》　明宁王朱权著，叙王十朋、钱玉奴事，为明初四大传奇之一，有《六十种曲》本，有暖红室刊本。

《跃鲤记》　明陈罴斋著。

《琥珀匙》　清叶稚斐著。

《珍珠衫》　清袁于令著。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事。

《金锁记》　明叶宪祖著，叙窦娥事，依据于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而写，结果略有不同（一作袁于令著，或作叶宪祖著，于令改作）。

《千锺禄》　清无名氏著，叙方孝孺事。

《彩楼记》　清无名氏著。

《葛衣记》　明顾大典著。

《金雀记》　明无名氏著，有《六十种曲》本。

《狮吼记》　明汪廷讷著，叙陈季常惧内事，有《六十种曲》本。

《寻亲记》　明无名氏著，有《六十种曲》本。

《双红记》　明无名氏著，叙红线及红绡事。

《艳云亭》　清朱佐朝著。

《牟尼合》　未知何人所著。

《明珠记》　明陆采著，叙无双事，有《六十种曲》本。

《清忠谱》　清李玉著。

《春灯谜》　亦名《十认错》，明阮大铖著，有原刊本，有武进董氏刊本，有暖红室刊本。

《万里圆》　一作《万里缘》，清李玉著。

《江天雪》　清无名氏著。

《金不换》　未知何人所著。

《蕉帕记》　明单本著，有《六十种曲》本。

《风云会》　清李玉著，此为传奇，非罗本著的同名的杂剧。

《翠屏山》　明沈璟著，叙杨雄杀妻事。

《风筝误》　清李渔著，有《笠翁十种曲》本。

《醉菩提》　清张大复著，叙僧道济事，道济即俗所谓济颠者。

《一种情》　明沈璟著。

《渔家乐》 清朱佐朝著。

《烂柯山》 清无名氏著，叙朱买臣休妻事。

《铁冠图》 清无名氏著，叙明末流寇之乱事。

《鸣凤记》 相传为明王世贞作，一云世贞之门客作，叙杨继盛事，有《六十种曲》本，有玉茗堂评刊本。

《杀狗记》 明徐昖著，叙孙大妻杀狗劝夫事，为明初四大传奇之一，有《六十种曲》本。

《绣襦记》 明薛近兖著，叙郑元和、李亚仙事，有《六十种曲》本，有陈眉公评刊本。

《双冠诰》 清陈二白著。

《吟风阁》 清杨潮观著，是一部杂剧集，凡录剧三十二种，《罢宴》叙寇准罢宴事。有原刊本，有坊间铅印本。

《昙花阁》 未知何人所著。

《八义记》 明徐叔回著，叙程婴救赵氏孤儿事，有《六十种曲》本。

《四才子》 清黄兆森著，分《王维》、《裴航》、《杜牧》、《饮中八仙》四种。

《玉合记》 明梅鼎祚著，有《六十种曲》本。

《四弦秋》 清蒋士铨著，乃演唐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之者。马致远有《青衫泪》，顾大典有《青衫记》，皆演此事，惟蒋氏之作为最佳，其所叙之情节亦最合于情理，无虚构的不合理的故事。有《藏园九种曲》本。

《如意珠》 未知何人所著。

《虎符记》 明张凤翼著，《阳春六集》之一。

《宝剑记》 明李开先著，传本少见。

《义侠记》 明沈璟著，叙武松事，有《六十种曲》本。

《人兽关》 清李玉著，有原刊本，有乾隆间翻刊本。

《后寻亲》 清姚子懿著。

《十五贯》 清朱素臣著。

《钗钏记》 明月榭主人著。

《如是观》 清张大复著。

《乾坤啸》 清朱佐朝著。

《牡丹亭还魂记》 明汤显祖著，叙杜丽娘、柳梦梅事，为明代最有名的传奇之一。刊本极多，以冰丝馆刊本、吴山三妇评本、臧晋叔刊《四梦》本、叶堂《纳书楹》本为最著。《六十种曲》收录二种本子。

《南柯记》 明汤显祖著，有《六十种曲》本，有臧氏刊《四梦》本。

《邯郸记》 亦汤显祖著，有《六十种曲》本，有臧刻《四梦》本。

《紫钗记》 亦汤显祖著，合上三剧，并称为“四梦”，叙李益、霍小玉事。故事的骨架略依据于唐蒋防有名的《霍小玉传》，而结局则与之大异，言二人虽因奸人之播弄，而终得重圆。有《六十种曲》本，有臧刻《四梦》本。

《儿孙福》 未知何人所著。

《惊鸿记》 明吴世美著。

《双珠记》 明沈鲸著，有《六十种曲》本。

《蝴蝶梦》 清无名氏著，叙庄周与其妻事。

《吉庆图》 清朱佐朝著。

《慈悲愿》 清无名氏著，叙唐玄奘取经事，似即为前举之《西游记》之别名，或系坊贾及伶人剽窃前书以为之者。因《缀白裘》及《六也曲谱》所选载《慈悲愿》之数出，文句皆与《纳书楹》所选载《西游记》之数出同。

《鸾钗记》 明无名氏著。

《翡翠园》　清朱素臣著。

《党人碑》　清邱园者。

《西川图》　清无名氏著。

《鲛绡记》　未知何人所著。

《九莲灯》　清朱佐朝著。

《还金镯》　未知何人所著。

《香囊记》　明邵给谏著，有《六十种曲》本。

《精忠记》　明姚茂良著，叙岳飞事，有《六十种曲》本。

《百顺记》　明无名氏著。

《四节记》　明沈采著。

《雁翎甲》　明秋堂和尚著。

《节孝记》　未知何人所著。

《彩毫记》　明屠隆著，叙大诗人李白事，有《六十种曲》本。

《青冢记》　无名氏著，叙王昭君事。

《望湖亭》　明沈璟著。

《草庐记》　未知何人所著。

《钧天乐》　清尤侗著，有《西堂全集》本。

《红楼梦》　清陈钟麟著，有原刊本。

《修箫谱》　清舒位著，系杂剧集，凡载杂剧四种，有钱塘汪氏刊本。

《茂陵弦》　清黄韵珊著，叙司马相如、卓文君事，有《倚晴楼七种曲》本。有《玉生香传奇四种》本（《玉生香传奇》将此剧易名为《当垆艳》）。

《十面埋伏》　明王子一著。

《衣珠记》　明无名氏著。

《盘陀山》　清无名氏著。

《淤泥河》　无名氏著；此剧叙罗家将故事，以昆剧而杂梆子、乱弹诸腔，是一部很可注意的剧本。惜仅见《缀白裘》所选载之数出，未能见原剧全部。

《白罗衫》　清无名氏著。

《一文钱》　明徐复祚著。

《满床笏》　未知著者姓名。

《麒麟阁》　清李玉著，叙秦琼、程咬金诸人事，传本少见。

《雷峰塔》　一作《白蛇传》，清无名氏著，叙许仙、白蛇事，传本少见。

《孽海记》　未知著者姓名。

四

上面的一个表，完全是关于杂剧传奇一部分的；今更将《梨园集成》及《戏考》二书之内容各列一表于后，以明皮黄戏内容之一斑。皮黄戏的戏本决不止这些数目，然最流行者也不过如此而已。《梨园集成》之表，系完全依其本来之目录者，编者已将其剧本，据了故事发生之朝代分好。虽有疑义，如把《闹天宫》放在商朝之类，亦姑仍之。《戏考》之分类，则完全为我费之两三天的力量去整理出来的，有的以故事发生之朝代为纲，有的以人名书名为纲。

(甲)《梨园集成》之内容

商朝：　《闹天宫》　《摘星楼》

周朝：　《百子图》　《大香山》　《火牛阵》　《双义节》

战国时：　《烧棉山》　《湘江会》　《鱼藏剑》

汉朝：　《剿王莽》

三国时：　《长坂坡》　《战宛城》　《祭风台》　《反西

凉》 《取南郡》 《濮阳城》 《骂曹》 《鲁肃求计》

晋朝： 《麟骨床》

南北朝： 《因果报》

隋朝： 《蝴蝶媒》 《临江关》 《秦琼战山》 《南阳关》

唐朝： 《摩天岭》 《药王传》 《芦花河》 《桃花洞》 《回窑》 《观画》 《天开榜》 《沙陀颁兵》

五代时： 《风云会》

宋朝： 《斩黄袍》 《碧尘珠》 《双龙会》 《求寿》 《红阳塔》 《探母》 《闹江州》 《五国城》

明朝： 《红书剑》 《检柴》 《观灯》 《双合印》 《走雪》

(乙)《戏考》之内容

三国故事：《空城计》 《打鼓骂曹》（一名《群臣宴》） 《捉放曹》（一名《中牟县》） 《取成都》（一名《石伏岩》） 《黄鹤楼》 《天水关》（一名《初出祁山》） 《七星灯》 《战北原》 《柴桑口》（一名《孔明吊丧》） 《祭长江》 《白门楼》 《华容道》 《群英会》（一名《诸葛借箭》） 《逍遥津》 《辕门射戟》 《回荆州》 《连营寨》 《战长沙》 《定军山》 《孝义节》 《凤鸣关》 《别宫》 《临江会》 《阳平关》 《失街亭》 《斩马谡》 《凤仪亭》 《长坂坡》 《濮阳城》 《战宛城》

《荐诸葛》 《白马坡》（一名《斩颜良》）《赵颜借寿》 《洛阳桥》 《司马逼宫》《赠别挑袍》 《借赵云》 《伐东吴》 《鲁肃求计》 《铁笼山》 《古城相会》 《南屏山》（一名《借东风》） 《献西川》 《三气周瑜》 《单刀赴会》 《水淹七军》 《取南郡》 《三让徐州》 《骂王朗》 《襄阳宴》 《斩貂蝉》 《金雁桥》（一名《擒张任》）《连环计》 《甘露寺》 《冀州城》 《过五关》 《三顾茅庐》 《舌战群儒》 《讨荆州》 《麦城升天》 《许田射鹿》 《赠袍赐马》 《哭祖庙》 《关公显圣》 《芦花荡》 《木门道》 《六出祁山》 《受禅台》《酣战太史慈》 《滚鼓山》 《三结义》《怒斩于神仙》 《诈历城》 《桂阳城》《雍凉关》 《安五路》 《徐母骂曹》 《七擒孟获》 《葭萌关》

目莲故事： 《目莲救母》 《滑油山》 《戏目莲》

白蛇故事： 《白状元祭塔》 《白蛇传》 《水漫金山寺》 《双断桥》

《一捧雪》故事： 《莫成替主》 《雪杯圆》 《审头刺汤》

春秋战国故事： 《黄金台》（一名《田单救主》） 《文昭关》《八义图》 《鱼肠剑》 《浣纱记》（一名《子胥投吴》） 《孝感天》 《海潮珠》（一名《崔子弑君》） 《刺王僚》 《五雷阵》 《伐子都》 《长亭会》

《战樊城》 《完璧归赵》 《烧棉山》(一名《介推逃隐》) 《摘缨会》 《将相和》 《挡幽王》 《兴赵灭屠》 《浣溪纱》 《盘关》 《湘江会》

《西游记》故事： 《金钱豹》 《盗魂铃》 《沙桥饯别》 《芭蕉扇》 《闹天宫》 《倒厅门》

楚汉故事： 《取荥阳》(一名《纪信替主》) 《蒯彻装疯》 《未央宫》 《张良辞朝》 《霸王别姬》 《博浪锥》

汉光武故事： 《飞叉阵》 《刘秀走国》 《取洛阳》 《吴汉杀妻》

杨家将故事： 《洪羊洞》(一名《孟良盗骨》) 《清官册》 《李陵碑》 《四郎探母》 《黑风帕》(一名《牧虎关》) 《辕门斩子》(一名《白虎堂》) 《五台山》 《雁门关》 《八郎探母》 《破洪州》 《佘塘关》 《穆柯寨》 《焰火棍》 《双龙会》 《太君辞朝》

《红楼梦》故事： 《黛玉焚稿》 《晴雯补裘》 《贾政训子》 《晴雯撕扇》 《芙蓉诔》 《宝玉出家》 《宝蟾送酒》 《馒头庵》 《黛玉葬花》

《五虎平西》故事： 《延安关》

薛平贵故事： 《彩楼配》 《探寒窑》 《武家坡》 《三击掌》 《平贵回窑》 《回龙阁》 《赶三关》

《二度梅》故事：《二度梅》（一名《杏元和番》）《失金钗》

隋唐故事：《取帅印》《双投唐》《罗成托梦》《当锏卖马》《罗成叫关》《虹霓关》《白良关》《宫门带》《南阳关》《贾家楼》《锁五龙》（一名《斩雄信》）《临潼山》《骂杨广》《望儿楼》《打登州》《晋阳宫》《选元戎》《界牌关》（一名《盘肠大战》）

五代故事：《飞龙山》《沙陀国》《双观星》《太平桥》《战潼台》《磨房产子》《汴梁图》《珠帘寨》

明末故事：《煤山恨》《别母乱箭》《明末遗恨》《山海关》《道州城》《宁武关》

朱买臣故事：《马前泼水》

《水浒》故事：《乌龙院》《庆顶珠》（一名《打鱼杀家》）《翠屏山》《大名府》《昊水关》《闹江州》《狮子楼》（一名《武松杀嫂》）《浔阳楼》《秦淮河》《丁甲山》《武松打虎》《戏叔》《曾头市》《燕青打擂》《清风寨》《蜈蚣岭》《借茶活捉》

《金雀记》故事：《乔醋》

《施公案》故事：《连环套》《落马湖》《莲花湖》《恶虎村》《罗四虎》《八蜡庙》《淮安府》《殷家堡》《茂州庙》《义旗令》（一名《盗金牌》）《洗浮

山》　《河间府》　《北霸天》

《封神传》故事：　《朝歌恨》　《进妲己》　《碧游宫》　《斩妲己》　《渭水河》

《英烈传》故事：　《取金陵》　《白凉楼》（一名《兴隆会》）　《游武庙》　《智取北湖州》

《飞龙传》故事：　《斩黄袍》　《风云会》　《高平关》　《下河东》　《雪夜访普》　《打刀》　《困曹府》　《贺后骂殿》　《打桃园》　《郑恩做亲》

《岳传》故事：　《八大锤》（一名《王佐断臂》）　《岳家庄》　《请宋灵》　《泥马渡康王》　《潞安州》　《疯僧扫秦》　《风波亭》　《骂阎罗》　《挑华车》　《九龙山》　《别母刺背》

《绿牡丹》故事：　《宏碧缘》

《琵琶记》故事：　《赵五娘》　《扫松下书》

《西厢记》故事：　《拷红》

《孽海记》故事：　《思凡》

包公故事：　《乌盆计》（一名《奇冤报》）　《探阴山》（一名《闹五殿》）　《琼林宴》（一名《打棍出箱》）　《断太后》　《打龙袍》　《柳林池》（一名《三官堂》）　《双包案》　《铡美案》　《铡包勉》　《打鸾驾》　《乌盆计》上本　《五花洞》　《黑驴告状》（《琼林宴》后本）　《狸猫换太子》

唐明皇故事：　《马嵬坡》　《进蛮诗》　《贵妃醉酒》

《荆钗记》故事：　《荆钗记》

《彭公案》故事：《瑨球山》 《三雅园》
《牡丹亭》故事：《游园惊梦》 《春香闹学》
薛家将故事：《双狮图》（一名《举鼎观画》） 《独木关》（一名《薛礼叹月》） 《徐策跑城》 《金水桥》 《汾河湾》（梆子） 《法场换子》 《芦花河》（一名《梨花斩子》） 《马上缘》 《摩天岭》 《汾河湾》 《凤凰山》（救驾） 《凤凰山》 《金光阵》
《七侠五义》故事：《花蝴蝶》 《铜网阵》
杂出：《三娘教子》 《桑园寄子》（一名《黑水国》） 《朱砂痣》 《牧羊卷》 《打金枝》 《钓金龟》 《梅龙镇》 《宇宙锋》 《红鸾喜》（一名《棒打薄情郎》） 《桑园会》（一名《秋胡戏妻》） 《打严嵩》 《化子拾金》 《战蒲关》（一名《杀妾犒军》） 《富春楼》 《阴阳河》 《打花鼓》 《丑表功》 《南天门》 《盗宗卷》 《四进士》 《大保国》 《叹皇灵》 《忠孝全》 《女起解》 《玉堂春》（一名《三堂会审》） 《小放牛》 《遗翠花》 《新安驿》 《小上坟》 《天雷报》 《法门寺》 《六月雪》 《二进宫》 《御碑亭》《双摇会》 《胭脂虎》 《审李七》 《大劈棺》（一名《蝴蝶梦》） 《草桥关》 《九更天》 《状元谱》 《宝莲灯》 《花田错》 《梵王宫》 《探亲相骂》 《上天台》 《三疑计》 《罗锅子抢亲》 《挡亮》 《董家山》 《打杠子》 《云台观》 《红梅阁》 《四杰村》 《紫霞宫》 《英杰烈》（一名

《铁弓缘》)　《紫荆树》　《庆阳图》　《赵家楼》　《拾玉镯》　《大锯缸》　《万里寻夫》　《背娃入府》　《三上轿》　《鄌郚县》　《苗善出家》　《三上殿》　《假金牌》　《张古董借妻》　《别妻》　《孝妇羹》　《排王赞》　《龙凤呈祥》　《盘山》　《五人义》　《迷人馆》　《顶花砖》　《双铃记》　《九龙杯》　《磐河战》　《戏迷传》　《采花赶府》　《青楼梦》　《送花楼会》　《铁公鸡》　《玉玲珑》　《泗州城》　《天宝图》　《双合印》　《以德报怨》　《堂楼详梦》　《喂药》　《梅降雪》　《双锁山》　《金马门》　《佛门点元》　《洗耳记》　《老西嫖院》　《合凤裙》　《东宫扫雪》　《胭脂判》　《三门街》　《戏牡丹》　《打沙锅》　《看香头》　《长生乐》　《童女斩蛇》　《九阳钟》　《行路哭灵》　《卖胭脂》　《背凳》　《关王庙》　《木兰从军》　《妻党同恶报》　《端午门》　《香妃恨》　《串珠记》　《十二红》　《牢狱鸳鸯》　《闺房戏》　《莲花湖》　《瑶池会》　《红门寺》　《蓝关雪》　《新四十八扯》　《党人碑》　《白傅遣姬》　《斗牛宫》　《独占花魁》　《蝴蝶杯》　《卖身投靠》　《铁莲花》　《纺棉花》　《算粮登殿》　《浣花溪》　《杜十娘》　《胭脂褶》　《失印救火》　《二姐逛庙》　《双钉记》　《十八扯》　《烈女传》　《卖绒花》　《青石山》　《马鞍山》　《双冠诰》　《杀狗劝妻》　《打面缸》　《得意缘》　《锁云

囊》 《双沙河》 《查头关》 《卖饽饽》 《烟鬼叹》 《监酒令》 《拿高登》 《明月珠》 《送银灯》 《洛阳桥》 《少华山》 《春秋配》 《日月图》 《甘凤池》 《血手印》 《审刺客》（一名《粉宫楼》） 《御林郡》 《皮匠杀妻》 《战太平》 《刺巴杰》 《玉门关》 《药茶计》 《老黄请医》 《白水滩》 《打樱桃》 《除三害》 《错杀奸》 《度白俭》 《烟花镜》 《池水驿》 《杀子报》 《宾铁剑》 《艾孝子》 《醋中醋》 《新三娘教子》 《慈孝图》 《麻姑献寿》 《大香山》 《翠花宫》 《天女散花》 《刀劈三关》 《嫦娥奔月》 《三字经》 《珍珠衫》 《三世修》 《钟馗嫁妹》 《五雷报》 《贩马记》（一名《奇双会》） 《玉门关》 《戏姻缘》 《阎瑞生》 《万花船》

皮黄戏之题材，据上面的两个表看来，可知其来源不外下列四支：

（一）昆剧　如《赵五娘》出于《琵琶记》，《闹天宫》出于《安天会》，《目莲救母》出于《目莲救母行孝戏文》，《水漫金山寺》、《双断桥》等出于《雷峰塔》，《审头刺汤》出于《一捧雪》，诸如此类者，一时言之不尽。大抵皮黄剧本大多数俱为承袭昆剧之遗产而加以通俗化的。

（二）小说　如《过五关》、《麦城升天》、《七擒孟获》等，俱出于《三国演义》，《四郎探母》、《五台山》等出于《北宋杨家将》，《宝蟾送酒》、《黛玉葬

花》等出于《红楼梦》，《连环套》、《恶虎村》等出于《施公案》。此类取材于小说的剧本亦极多。

（三）梆子腔等　如《打花鼓》、《买胭脂》、《打面缸》、《戏凤》（即《梅龙镇》）等，皆为承袭梆子腔剧本的遗产者。

（四）创作　如《武家坡》、《朱砂痣》、《二进宫》、《十八扯》、《妻党同恶报》、《烟鬼叹》、《白水滩》等皆为皮黄家的创作；有一部分是不坏的，如《朱砂痣》之类；有一部分则为模拟他剧而无确切之背景者，如《武家坡》之类；有一部分则为完全胡闹者，如《十八扯》、《戏迷传》之类。

本文匆促草成，有许多不及细核细考处，错误想必不能免。读者如有所指正，极为欢迎。

（《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6月）

元曲叙录

关　汉　卿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人，太医院尹（见《录鬼簿》）。杨维桢《元宫词》云："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关卿大约即指汉卿。据此则汉卿当曾仕于金。惟其为太医院尹，则不知为在元或在金时事耳。陶九成《辍耕录》又载他与王和卿相嘲谑的事。汉卿生平事迹之可考者已尽于此，杨朝英的《朝野新声》及《阳春白雪》曾载汉卿小令套曲若干首，其中大都为情歌，游踪事迹，于其中绝不易考。惟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藉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系作于宋亡（公元1278年）之后耳，大约汉卿于元灭宋之后，曾由大都往游杭州，或后竟定居于杭州也难说，所以元刊的《古今杂剧》，《西蜀梦》则标"大都新编"，《单刀会》则标"古杭的本"。他的戏剧生活，似当分为二期，前期活动于大都，后期则当活动于杭州。汉卿名位不显，后半期的生活，或并去太

医院尹之职，而仅为伶人编剧以为生；以其既为职业的编剧者，故所作殊夥。“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四块玉》），盖为不得志者的常语。《录鬼簿》作于至顺元年（公元1330），已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于篇首，则其卒至迟当在一三〇〇年之前，其生年则至迟当在金亡（公元1234）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我们假定他的生卒年份为公元一二一四——一三〇〇年，则他来游杭州之年（1278年以后的一二年〔?〕）正是他年老去职之时，故得以漫游于江南故都而无所牵挂。

汉卿作品，于小令套曲十余首外，其全力完全注重于杂剧，所作有六十五本之多，即除去疑似者外，至少亦当有六十本以上。今古才人，似他著作力的如此健富者殊不多见（惟李玄玉作传奇三十三本，朱素臣作传奇三十本差可比拟耳）。《太和正音谱》评汉卿之词，以为“如琼筵醉客”，又以为“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然汉卿所作，通俗者为多，如《谢天香》、《金线池》、《望江亭》、《玉镜台》之类，诚未必高出于马致远、郑德辉诸作者，然如《救风尘》之结构完整，《窦娥冤》之充满悲剧气氛，《单刀会》之慷慨激昂，《拜月亭》之风光旖旎，则皆为时人所不及，其笔力之无施不可，比之马、郑、白、王（实甫），实有余裕。即其套曲小令，亦温绮多姿，可喜之作殊多，例如：

>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
> 多情多绪小冤家，迤逗得人来憔悴煞。说来的话先瞒过咱。怎知定一半儿真实，一半儿假。（《一半儿·题情》）

之类，绝非东篱之一味牢骚的同流。“可上可下”之语，实非定

评。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关汉卿作品全目

《关张双赴西蜀梦》（存），《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丙吉教子立宣帝》，《薄太后走马救周勃》，《太常公主认先皇》，《曹太后死哭刘夫人》，《荒坟梅竹鬼团圆》，《闺怨佳人拜月亭》（存），《风月状元三负心》，《没兴风雪瘸马记》，《金银交钞三告状》，《苏氏进织锦回文》，《介休县敬德降唐》，《升仙桥相如题柱》，《金谷园绿珠坠楼》，《汉匡衡凿壁偷光》，《刘夫人书写（一作写恨）万花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晏叔元风月鹧鸪天》，《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存），《姑苏台范蠡进西施》，《开封府萧王勘龙衣》，《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存），《柳花亭李婉复落娼》，《望江亭中秋切鲙旦》（存），《甲马营降生赵太祖》，《贤孝妇风雪双驾车》，《双提尸冤报汴河冤》，《老女婿金马玉堂春》，《宋上皇御断姻缘簿》，《崔玉萧担水浇花旦》，《晋国公裴度还带》，《隋炀帝牵龙舟》，《风雪狄梁公》，《屈勘宣华妃》，《月落江梅怨》，《烟月旧风尘》（即《救风尘》）（存），《管宁割席》，《白衣相高凤漂麦》，《孙康映雪》，《唐明皇哭香囊》，《唐太宗哭魏徵》，《邓夫人哭存孝》，《关大王单刀会》（存），《温太真玉镜台》（存），《武则天肉醉王皇后》，《翠华妃对玉钗》，《汉元帝哭昭君》，《刘夫人救哑子》，《刘盼盼闹衡州》，《吕无双铜瓦记》，《风流孔目春衫记》，《萱草堂玉簪记》，《钱大尹鬼报绯衣梦》（存），《楚云公主酹江月》，《鲁元公主三啖赦》，《醉娘子三撇嵌》，《诈妮子调风月》（存），《感天动地窦娥冤》（存），《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存），

《状元堂陈母教子》,《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存),《姻缘簿》(疑即《宋上皇御断姻缘簿》),《伊尹扶汤》,《续西厢》(存)。

计关氏作剧六十五本,今存者凡十四本,未见者凡五十一本。其著作力的丰健,时人无匹,其存剧之多,亦时人无匹,将来也许更有续见也不一定。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甲集下)本

〔楔子〕柳永好酒好色,与上厅行首谢天香打得厮热,一日,因欲赴举,便辞了天香而去。恰好钱大尹到任,要天香去接。永说,钱大尹是他好友,要托他照觑她。

〔登场人物〕冲末:柳。正旦:谢天香。净:张千。

〔正旦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钱可道到了任,柳永去见他,三番两次以谢氏为托。钱尹颇为恼怒,数说了他一场。柳永便含怒别去,上京应举。天香送他到城外,张千也去送,抄了他一首《定风波》词而回。

〔登场人物〕外:钱大尹。张千。柳。正旦。众旦。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醉扶归。赚煞。

〔第二折〕《定风波》词中有可可二字;可字系犯钱尹的讳。他有意要折辱天香,便命她唱这词,她却将可可改为已已,改为齐微韵到底,因此,钱尹便除了她乐籍,送她到私宅,说是做小夫人。

〔登场人物〕钱大尹。张千。正旦。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贺新郎。牧羊关。二煞。煞尾。

〔第三折〕三年之后，钱尹将天香放在家中，不偢不问。一日，二姬约她掷色数儿。恰好，大尹来了，说明要立她为小夫人，叫她换衣服去。

〔登场人物〕正旦。钱尹。二旦。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穷河西。滚绣球。倘秀才。呆骨朵。倘秀才。醉太平。二煞。一煞。煞尾。

〔第四折〕柳永中了状元，夸官三日，钱尹令张千强邀了他至衙饮酒。他知天香为大尹娶去，抑抑孤欢。大尹令天香出来行酒，他们都不乐不饮。于是府尹说明情由，即送天香到状元宅中去。

〔登场人物〕钱大尹。张千。柳永。祗候。正旦。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哨遍。耍孩儿。二煞。随尾。

题目　　柳耆卿错怨开封主

正名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温太真玉镜台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甲集下）本

〔第一折〕温峤为翰林学士，尚未结婚。他姑母被他接来，住在他处。她只有一女名刘倩英，他一见她便留情。他姑母要他教倩英读书写字。

〔登场人物〕老旦：夫人。梅香。正末：温峤。旦：倩英。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

寄生草。么篇。六么序。么篇。醉扶归。金盏儿。醉中天。赚煞尾。

〔第二折〕第二天，他去教小姐弹琴写字，见她打扮得别样不同，更为醉心。他姑娘托他为小姐寻一门亲事，他便说，有一个学士可以，他代他保亲，且以玉镜台为聘礼。不料，第二天，官媒来了，娶亲的却是他自己。夫人不得已而允将小姐嫁他。

〔登场人物〕老夫人。正末。梅香。旦。官媒。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隔尾。四块玉。牧羊关。贺新郎。隔尾。红芍药。菩萨梁州。煞尾。

〔第三折〕他们结了婚，小姐十分的不喜他，因他年纪已老，她不允与他同房。他说了许多好话，也是无用。

〔登场人物〕正末。赞礼。官媒。梅香。旦。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红绣鞋。迎仙客。醉高歌。醉春风。红绣鞋。普天乐。满庭芳。上小楼。么篇。要孩儿。四煞。三煞。二煞。煞尾。

〔第四折〕二月之后，夫人尚不肯与他和好。王府尹奉旨，特设一宴，名曰水墨宴，又叫做鸳鸯会。专请他们夫妻赴会。王府尹说，有诗的学士，金盅饮酒，夫人插金凤钗，搽官定粉，无诗的学士，瓦盆里饮水，夫人头戴草花，墨乌面皮。她因此着急，要他着意做诗。他诗做成了，她便插上金凤钗。因此，他们两口儿从此和好。

〔登场人物〕外：王府尹。祗从。正末。旦。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乔牌儿。挂玉钩。川拨棹。豆叶黄。乔牌儿。挂玉钩。水仙子。甜水令。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鸳鸯煞。

题目　　王府尹水墨宴

正名　　温太真玉镜台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乙集上）本

〔第一折〕周舍要娶宋引章，引章也要嫁他。整说了半年，方才成事。引章原和安秀实相好，秀实托姨姨赵盼儿劝她，她不作理会。

〔登场人物〕冲末：周舍。正卜儿。外旦：宋引章。外：安秀实。正旦：赵盼儿。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胜葫芦。么篇。赚煞。

〔第二折〕周舍娶了引章，同回郑州，很虐待她。引章托王货郎寄书给她母亲，叫赵盼儿救她去。赵盼儿便想好了一条计策。

〔登场人物〕周舍。外旦。卜儿。正旦。

〔正旦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醋葫芦。么篇。么篇。后庭花。柳叶儿。双雁儿。浪来里煞。

〔第三折〕赵盼儿和张小闲同到郑州，寻见了周舍，说要嫁她。但须先休了宋引章。周舍答应了她。

〔登场人物〕周舍。店小二。丑：张小闲。正旦。外旦。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么篇。倘秀才。脱布衫。小梁州。么篇。二煞。黄钟尾。

〔第四折〕周舍到家，递了休书给引章，引章连忙出门。他要娶盼儿，盼儿也已走了。他便追上去，设一计赚了休书来咬碎了。不料这休书早已为盼儿所换过，他便扯了她们去告官。盼儿说，引章原有丈夫。于是安秀实也来了，李公弼便断引章与秀实团圆。

〔登场人物〕外旦。店小二。正旦。外：李公弼。张千。安秀实。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乔牌儿。庆东原。落梅风。雁儿落。得胜令。沽美酒。太平令。收尾。

题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正名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丁集下）本

〔楔子〕王老生有三子，读书为业，只是家计贫寒。

〔登场人物〕外：李老。正旦。冲末：王大。王二。丑：王三。

〔正旦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王老至街为儿买纸笔，却为葛彪打死在街，三个兄弟知道了，便去寻他，也把他打死了。他们被捉见官。

〔登场人物〕李老。净：葛彪。副末：地方。王大。王二。王三。正旦。净。公人。祗候。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金盏儿。后庭花。柳叶儿。赚煞。

〔第二折〕他们解到了包公处。包公着将王大、王二偿命。王母叫起屈来。他命将王三偿命，她却默默不言。包公以为王三一定不是他生的，不料王三却正是她的亲子。于是包公大为惊异，想起曾做一梦，他救了一个小蝴蝶。于是设下一计，把他们都下了囚牢。

〔登场人物〕张千。祗候。外：包拯。犯人：赵顽驴。王三。正旦。解子。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贺新郎。隔尾。斗虾蟆。牧羊关。隔尾。牧羊关。红芍药。菩萨梁州。水仙子。黄钟尾。

〔第三折〕王母到监中探子，张千受了包公分付，只放了王大、王二与她同回，却叫王三在此偿命，她忍住了泪而回。

〔登场人物〕张千。李万。王大。二。三。正旦。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脱布衫。醉太平。笑和尚。叨叨令。上小楼。么篇。快活三。朝天子。尾煞。（中插王三唱：端正好。滚绣球。）

〔第四折〕第二天，他们到狱墙外寻王三的尸身。见了尸身，正在哭泣，王三却出来了，他们还以他为鬼。他说是包公盆吊死了偷马贼赵顽驴替了他，放了他出狱。大家正在喜欢，包公又冲上来，将王大宣入朝，以王三为中牟县令，合家乃因祸得福。

〔登场人物〕王三。赵尸。王大。王二。正旦。包公。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夜行船。挂玉钩。沽美酒。太平令。风入松。川拨棹。殿前欢。水仙子。鸳鸯煞。

题目　　葛皇亲挟势行凶横　赵顽驴偷马残生送

正名　　王婆婆贤德抚前儿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戊集下）本

〔楔子〕鲁斋郎到了许州，见银匠李四的妻有姿色，便夺了她去。李四追到郑州要告他，犯急心疼病倒在地上。有都孔目张珪把他抬回家，由他妻李氏治好了。二人认为姊弟。孔目劝他回家，不要惹事。

〔登场人物〕冲末：鲁斋郎。张龙。外：李四。旦。二俫。正末：张珪。祗候。贴旦。二俫。

〔正旦唱〕仙吕端正好。么篇。

〔第一折〕清明时节，张珪带妻子上坟。鲁斋郎因已厌了李四的妻，也到郊外，要物色一个美妇人。他打了一弹，打破了张家孩子的头。他们大骂，却不知他是鲁斋郎。张珪见是他，吓得跪下不迭。他要他把妻子第三天送去。

〔登场人物〕鲁。正末。贴旦。倈儿。张龙。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金盏儿。后庭花。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第二天，张珪没法，只得把他妻骗到鲁斋郎宅中，然后说明原由。鲁斋郎却将李四的妻赏给他为妻子。

〔登场人物〕鲁。张龙。正末。贴旦。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四块玉。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黄钟尾。

〔第三折〕张龙正将李四妻送给他，李四又来寻他，见了他妻，各自留意。他觉得很怪，后来，冲了回来，闻知原因，才知原来是李四的妻。他便决心出家，将家缘都交于李四看管。

〔登场人物〕李四。倈儿。正末。张龙。旦。

〔正末歌〕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迎仙客。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十二月。尧民歌。耍孩儿。二煞。煞尾。

〔第四折〕包拯收留了张、李二家两对儿女，教养成亲。十五年后，乃设计奏知圣上，斩了鲁斋郎。又叫他们到云台观去追荐父母。恰好李四和妻，还有张妻也都到这观里，于是大家厮认。后来，张珪也来了，大家劝他还俗，他不肯。包拯也到观中，乃主张一切，使他还俗。二子已各得官，皆各娶了二女。

〔登场人物〕外：包。从人。净：观主。李四。旦儿。贴旦。李倈。小旦。张倈。小旦。正末。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风入松。甜水令。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收尾。

题目　　三不知同会云台观

正名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辛集上）本

〔楔子〕韩辅臣上京应举，路过济南，访府尹石好问，石留他住在杜蕊娘家中，二人一见留情。

〔登场人物〕末：韩。正旦：杜。外：石。张千。

〔正旦唱〕仙吕端正好。么篇。

〔第一折〕二人作伴了半年，一心想要嫁娶，为娘板障，不肯许这亲事。她欲送了秀才出门，更欲设法使二人不和。

〔登场人物〕杜。梅香。旦。卜儿。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扶归。金盏儿。醉中天。寄生草。赚煞。

〔第二折〕这时石府尹考满朝京，鸨母乘机要捻韩辅臣出门去，他一怒而走。但走后却逗留在济南二十多天，不忍便离。一日趁鸨母在茶房吃茶，便到杜家去看蕊娘。她因中了鸨母的谗言，正怪他一去不来，见他到了，便假装弹琴不理会他。他也误会了，以为她真的不理他。

〔登场人物〕韩。杜。梅香。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煞。二煞。尾煞。

〔第三折〕石府尹复任济南府，韩辅臣求他拘拿杜氏母女来出气。石府尹劝他复与蕊娘和好。于是他央了曲中姊妹，为他设酒在金线池请蕊娘。酒半，辅臣去见她。她愤气未平，仍不理会辅臣。他以为蕊娘真的是不喜欢他了。

〔登场人物〕韩。杜。石。张千。外旦三人。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石榴花。斗鹌鹑。普天乐。醉高歌。十二月。尧民歌。上小楼。么篇。要孩儿。二煞。尾煞。

〔第四折〕韩辅臣因此大怒，便到石府尹处告杜蕊娘，恳求他拘了她来。石府尹不得已而拘了她来，要给她一个失误官身的罪名，她惊惶无措。见辅臣在旁，便求他恳告宽刑，他要她答应嫁他才肯说，于是蕊娘乃声言肯嫁给他。石府尹便为他们主婚。

〔登场人物〕杜。韩。石。张千。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沽美酒。太平令。川拨棹。七兄弟。梅花酒。收江南。

题目　　韩解元轻负花月约　老虔婆故阻燕莺期

正名　　石好问复任济南府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壬集下）本

〔楔子〕窦天章欠蔡婆的钱，将女儿端云给她为儿媳妇。她送钱给他上京应举去。

〔登场人物〕卜儿。冲末：窦天章。正旦：端云。

〔冲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十三年后，蔡婆向赛卢医讨债，却为他骗至野外要勒死。亏得张老父子前来救了她。不料张老之子张驴儿却又持着救命之恩，要她嫁给他父亲，他自己娶了窦娥。他们一同回家。窦娥不肯。因此，只好管待他们在家。

〔登场人物〕正旦。卜儿。净：医。孛老。副净：驴。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一半儿。后庭花。

青哥儿。寄生草。赚煞。

〔第二折〕蔡婆有病，张驴儿要买一点药，毒死了她，好娶窦娥。不料却误杀了他自己的父亲。他因此要挟持窦娥嫁他，她不肯。遂告到当官，以毒死公公定罪。

〔登场人物〕医。驴。卜儿。孛老。正旦。净。孤。祗候。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贺新郎。斗虾蟆。隔尾。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黄钟尾。

〔第三折〕第二天，窦娥便处斩了，她与婆婆哭别，临刑时并言，她的血将飞溅丈二白练上；她死后天将大雪；楚州将大旱三年。不料果一一皆应其言。

〔登场人物〕外：监斩官。净：公人。刽手。正旦。卜儿。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叨叨令。快活三。鲍老儿。耍孩儿。二煞。一煞。煞尾。

〔第四折〕窦天章在十六年后，得了两淮廉访使归来。这时窦娥已死三年了。她夜间来托梦于他，细诉前事。他第一天上堂，调了案卷，捉了人犯来，才知前后事。便将张驴儿杀了。

〔登场人物〕丑：张千。祗从。外：州官。丑：吏。丑：解差。驴。医。卜儿。

〔魂旦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乔牌儿。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尾。

题目　　　秉鉴持衡廉访法

正名　　　感天动地窦娥冤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望江亭中秋切鲙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曲选》（癸集上）本

〔第一折〕白姑姑在清安观里为住持，有一个女人谭记儿常来和她闲谈。白姑姑有一个侄儿白士中，因就官潭州，经过庵门。白姑姑便设计命他们结为夫妇上任。

〔登场人物〕旦儿：白姑姑。正末：白。正旦：谭。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篇。后庭花。柳叶儿。赚煞尾。

〔第二折〕他们到任后，夫妇相得。但有杨衙内因求娶谭记儿不得，怀恨在心，朦奏圣上，得了金牌势剑，要取白士中首级。老夫人使院公将这消息通知他。他大惊。但夫人却定下了一策。

〔登场人物〕净：杨衙内。张千。院公。白。正旦。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普天乐。十二月。尧民歌。煞尾。

〔第三折〕这时正是中秋夜。谭记儿扮了卖鱼婆，到了杨衙内船边，以切鲙鱼为名，哄得他喜欢，灌得他酒醉，便取了金牌势剑文书而去。

〔登场人物〕正旦。杨。张千。李稍。

〔正旦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金蕉叶。调笑令。鬼三台。圣药王。秃厮儿。络丝娘。收尾。中插（马鞍儿）一曲，李稍唱，张千唱，衙内唱，众合唱。

〔第四折〕杨衙内没了金牌势剑，无法治白士中之罪。白士中又取他淫词挟制他。他无法，只得说，两下罢休。但要请夫人一见。夫人出来，乃即卖鱼婆也。正在这时，湖南巡抚李秉忠，奉了圣上的命来查，他免了杨衙内职，白士中夫妇团圆。

〔登场人物〕白。祗候。杨。张千。李稍。正旦。外：李秉忠。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锦上花。么篇。清江引。

题目　　清安观邂逅说亲

正名　　望江亭中秋切鲙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关大王单刀会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

〔第一折〕孙权将荆州借给了刘备。备既得了西川，却将荆州占住，以关羽为守将，并无归还东吴之意。孙吴君臣对此都甚愤愤。孙权久有兴兵夺取荆州之计。鲁肃献了一策，谓可不战而定荆州，即设宴去骗了关羽来江东，强迫他交出荆州来。乔国老知道了这事，力谏吴王不可造次行事。

〔登场人物〕驾。侍从们。外末：鲁肃。正末：乔国老。

〔正末唱〕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金盏儿。醉扶归。金盏儿。(此下另有金盏儿一曲，文全同，当系衍文。)后庭花。赚煞尾。

〔第二折〕司(原文作同，误)马德操隐居于山间林下，逍遥自在。鲁肃前来访他。与他说起欲请关羽赴宴事。德操具说西川将士之勇，关公人马之威，恐怕肃下不的他手。

〔登场人物〕正末：司马德操。鲁肃。道童。

〔正末唱〕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尾。

〔第三折〕关羽坐镇荆州，曹、吴皆不敢小窥于他。有一天，东吴鲁肃派人来请他过江赴宴。他准备着要去。他的儿子关平因恐东吴有诈，力阻他前往。他甚自信，以为东吴即使有诈，也奈何他不得。“一人拚命，万夫难当……交他每鞠躬又送的我来船上。”

〔登场人物〕正末：关羽。关舍人。净：周仓(?)。

〔正末唱〕粉蝶儿。醉春风。十二月。尧民歌。石榴花。斗鹌鹑。上

小楼。么。快活三。鲍老儿。剔银灯。蔓菁菜。柳青娘。道和。尾。

〔第四折〕羽既决定前去赴宴，便带了单刀，轻身坐船，前往江东而去。鲁肃早已定好计策，伏兵在两厢。关公处处提防。在欢宴之间，鲁肃提起交还荆州之事，关羽便大怒而起。他劫持了鲁肃，教他直送他下船。肃在他支配之下，无法可想，狡谋一不能展施。只得听命，送羽下船而别。

〔登场人物〕正末：关羽。鲁肃。关舍人。净：周仓（?）。船夫。兵士们（?）。

〔正末唱〕新水令。风入松。胡十八。庆东原。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搅筝琶。离亭宴带歇指煞。沽美酒。太平令。

题目：乔国老谏吴帝　　　司〔马徽〕休官职

〔鲁子〕敬索荆州　〔关〕大王单刀会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关张双赴西蜀梦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

〔第一折〕刘玄德从荆州入西蜀，得立下基础，进位为西蜀皇帝。文有诸葛亮，武有关、张等为辅。后关羽为孙吴所杀。玄德起兵报仇。中途，张飞又为其部下所刺死。玄德因此悲愤益深。誓欲灭绝东吴，以报此仇。

〔登场人物〕玄德。侍从（?）。

〔玄德唱〕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尾。

〔第二折〕诸葛孔明早知道了关、张被杀的消息。他见玄德如此挂念着关、张，直是不敢开口报知。然而玄德在睡梦中却早已知道了关、张被杀之事。孔明想起关、张二将如此英雄，到头来只

落得“盖世功名纸半张”，深为浩叹。

〔登场人物〕诸葛亮。(?)。

〔诸葛唱〕一枝花。梁州。隔尾。牧羊关。贺新郎。牧羊关。收尾。

〔第三折〕张飞为张达所杀，灵魂飘荡，在黑云中行走，只看见他的二哥关羽也在走过。他知道自己是阴魂，不敢陷他，吓得他直向阴云中躲去，然而不料关羽却也是一位阴魂。他们互相谈起被害之事，十分悲戚；他们三个，本是同行同坐的，怎先亡了他们兄弟两个。他们先去见诸葛军师于梦中，后入宫廷，托梦于玄德。他们满心只想捕捉到了陷害他们的刘封、张达来报仇。

〔登场人物〕张飞。关羽。(?)。

〔张飞唱〕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迎仙客。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哨遍。耍孩儿。三。二。收尾。

〔第四折〕张飞他们的鬼魂，进了宫廷，暗然心伤。“往常真户尉见咱当胸叉手。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元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泪交流，不见一班儿故友。”他们见到此时萧索之景，念及前事，不禁痛泪交流。见了刘备，为了自己阴魂，欲前又却。他们流连着不忍便去，然又不能不去。临去时只是丁宁的说，要报冤仇。

〔登场人物〕张飞。关羽。刘备。(?)。

〔张飞唱〕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呆古朵。倘秀才。滚绣球。三煞。二。尾。

(原无题目正名)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

〔楔子〕兵部尚书王镇，奉命往边庭公干；夫人及小姐瑞兰，设宴为他送行。一声珍重早回，他们便相别了。

〔登场人物〕孤：王镇。夫人。旦：王瑞兰。梅香。

〔旦唱〕赏花时。么。

〔第一折〕不久，元兵南下，金人迁都，各处大乱。王夫人偕瑞兰也随众避难而去。中途，王夫人与瑞兰相失。同时，有蒋瑞隆者与其妹瑞莲，也因逃避相失。王夫人与蒋瑞莲相遇，认她为女，一路作伴，瑞兰则与蒋生相遇；他们为避人耳目计，不得已权作夫妻同行。他们夫妻俩中途为强人所劫去。强人的首领满陀兴福，却是瑞隆的结义兄弟，便于欢宴之后，赠金与他们，相别而去。

〔登场人物〕夫人。旦。正末：蒋瑞隆。小旦：蒋瑞莲。外末：满陀兴福。其他兵士强人等。

〔旦唱〕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扶归。后庭花。金盏儿。醉扶归。金盏儿。赚尾。

〔第二折〕蒋生与瑞兰在旅邸中成了婚，不幸蒋生忽然生了病，客中卧病，凄凉万状，与他相对无策者，惟有他的妻而已。某日，有官吏经由此处；侍从们认出了瑞兰，便去告诉了老爷。原来这位老爷便是她的父亲王镇。瑞兰羞答答的诉知她父亲，说她已与蒋生结婚。但王镇大怒，立迫她与他同归。任瑞兰如何的恳求苦说，都不成。她只得与蒋生凄惨的相别而去。

〔登场人物〕孤。旦。正末。夫人。小旦。店家。侍从们。

〔旦唱〕一枝花。梁州。牧羊关。贺新郎。牧羊关。斗虾蟆。哭皇天。乌夜啼。三煞。二煞。收尾。

〔第三折〕王镇带了瑞兰同归，中途又遇见了他的妻王夫人，及义女蒋瑞莲，他们一家是团圆着了。但瑞兰总是郁郁寡欢的在想念着她的丈夫。瑞莲也因她哥哥不知消息，甚以为闷。一夕，瑞兰在中庭烧香拜月，祝拜她丈夫的无恙与团圆。瑞莲上场冲破了她，她羞涩的说出她丈夫的姓名时，瑞莲也失声而哭。瑞兰反为

之愕然，以为她当是她丈夫的旧妻妾。等她说明是世隆的妹子时，她方才回嗔作喜。

〔登场人物〕夫人。小旦。旦。梅香。

〔旦唱〕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呆古朵。倘秀才。滚绣球。伴读书。笑和尚。倘秀才。叨叨令。倘秀才。呆古朵。三煞。二。尾。

〔第四折〕蒋世隆在旅邸遇见了满陀兴福，一同上京应举。各中了文武状元。王镇宴之于家，意欲招他们为婚。瑞兰见了世隆，大喜，即使他与他妹妹相见。他们全都团圆了。瑞莲也便嫁给了兴福为妻。全剧便在夫妇团圆、天子封拜中结束了。

〔登场人物〕孤。夫人。正末。外末：兴福。媒人。旦。小旦。

〔旦唱〕新水令。驻马听。庆东原。镇江回。步步娇。雁儿落。水仙子。胡十八。挂玉钩。乔牌儿。夜行舡。么。殿前欢。沽美酒。阿忽令。

(题目正名原无)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

元大都关汉卿撰　　有顾曲斋刊本

〔第一折〕汴梁王员外有女王闰香，与李十万的儿子李庆安曾指腹为婚。后来李十万穷了，王员外想要悔婚，叫嬷嬷去说，并送了十两银子、一双鞋子给他。李老闻言，气极无语。庆安刚好由书塾归来，因同学笑他无个风筝放，便去向父亲要。他闻知此事，并不在心，只是穿了新鞋，取了钱去买风筝放。他放起风筝，落在人家梧桐树上，便脱了鞋儿上树去取。不料这人家却正是王员外家。王闰香这时心中闷闷不乐，去游后花园，见了树下的鞋子；便叫庆安下地。说起了才知道便是指腹为婚的人。她约

庆安今夜到园中等着，她将着梅香送钱物给他，做财礼来娶她。

〔登场人物〕冲末：王员外。嬷嬷。李老。小末：李庆安。正旦：王闰香。梅香。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后庭花。青歌儿。赚煞。

〔第二折〕王员外这天在典解库中闲坐，强人裴炎将衣服去当钱，王员外不收。裴炎大怒，决意要于夜间去杀他全家。夜间，梅香奉了闰香之命，将着金珠财宝，等待李庆安去取。不料正冲着裴炎，被他所杀，取了金宝而去。等到庆安来时，却见梅香已死，染了一身鲜血，急忙着逃回。闰香见梅香不回，自去看她，一见尸身，便大喊起来。王员外断定梅香必是庆安所杀，到了他家，又见门上有血手印，便扯了他见官去。

〔登场人物〕王员外。邦老：裴炎。梅香。小末。正旦。嬷嬷。李老。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四块玉。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尾声。

〔第三折〕这时，钱可为开封府府尹，见庆安是个文弱少年，不像杀人之徒，便将他囚于岳神庙中，听他睡中说的什么话。庆安作寝语云："非衣两把火，杀人贼是我。赶的无处藏，走在井底躲。"钱尹由这语中，猜出杀人犯必是姓裴名炎或姓炎名裴的。便唤窦鉴来，着他去查。

〔登场人物〕孤：钱大尹。从人。令史。小末。李老。窦鉴。魔眼鬼。（窦鉴的同伴。）

〔第四折〕窦鉴等到了棋盘井底巷茶坊中坐着；裴炎正在将一腿狗肉强卖给茶三婆。三婆不要。裴炎不管，放下狗腿自去。窦鉴闻知此人名叫裴炎，便放在心上，命魔眼鬼扮着货郎。裴妻要配刀，却认得担上的刀是她家的。因此，她便招出真情来，捉了裴炎了案。钱尹放了庆安。由闰香为李老及她父亲讲和。钱尹便命王员外做个筵席与李庆安夫妇团圆。

〔登场人物〕茶博士。茶三婆。窦鉴。张千。（魔眼鬼。）裴炎。净旦：裴妻。钱尹。李老。王员外。小末。正旦。

〔茶三婆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寨儿令。鬼三台。调笑令。尾声。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乔牌儿。雁儿落。得胜令。

题目　王闰香夜闹四春园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

正名　李庆安绝处幸逢生　岳神庙暗中彰显报

（按：此剧第三折无曲套，第四折则有二套曲，实元剧的创例。恐误。或者第四折的前半当归并于第三折之中。又“新水令”一曲，照惯例也为未完之曲套。）

（《小说月报》21卷1号，1930年1月）

诈妮子调风月杂剧

元大都关汉卿撰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

〔第一折〕有某家侍妾名燕燕者，奉夫人命到书斋伏侍小千户。小千户极为夫人所钟爱。燕燕聪明伶俐，面貌姣好，小千户一见便留情于她。燕燕初时不肯与他相爱，但也舍不得“脱过这郎君”，便依顺了他，专等以后做“世袭千户的小夫人”。

〔登场人物〕老孤。正末。卜儿。夫人。正旦：燕燕。

〔正旦唱〕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后庭花。柳叶儿。尾。

〔第二折〕清明时节，燕燕为女伴们约去蹴秋千，赴宴席。她为了挂记着小千户，很早的便逃席而回。小千户那天也在郊外踏青，却与小姐相遇，两相有情。他取了她的手帕为表记。他见燕燕回时，微微喘息，语言恍惚，颇为生疑，但他却有事在心，未

及顾到此。他饭也不吃，衣也不更的痴想着。等到燕燕为他更衣时，手帕却落下地来，为她所拾。燕燕因此，大为悲愤，数落了他一顿，情词极为沉痛；小千户无言可答。

〔登场人物〕外孤。正末。外旦。六儿。正旦。

〔正旦唱〕粉蝶儿。醉春风。朱履曲。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江儿水。上小楼。么。哨遍。耍孩儿。五煞。四。三。二。尾。

〔第三折〕燕燕自经此变，心中郁郁不欢。跟小千户的书僮六儿却有意于燕燕，乘机前来她房中调戏。她巧言赚他出房，却呼的闭上房门，铺的吹灭残灯。六儿叫不开门，便忿忿而去。第二天，夫人命燕燕到小姐处求亲。燕燕推却不去。六儿却在夫人面前撺掇着。夫人大怒，骂了燕燕一顿。她只得愤愤的衔命而去。她前去见了相公，说道："夫人使来问小姐亲事，相公许不许?"相公许了，又命她自去问小姐。小姐却也一诺无辞。燕燕因此大为不快，欲着几句话破了这门亲，刚说得一句："小姐，那小千户酒性歹。"却为小姐所喝骂。她只得垂头丧气的回去复命。

〔登场人物〕孤。夫人。末：六儿。正旦。外孤。外旦。

〔正旦唱〕斗鹌鹑。紫花儿序。么。梨花儿。紫花序儿。小桃红。调笑令。圣药王。鬼三台。天净沙。东原乐。绵搭絮。拙鲁速。尾。

〔第四折〕到了小千户与小姐结婚之日，燕燕虽为小姐装扮插戴，心中却极为不愿。"说得他儿女夫妻，似水如鱼，撇得我鳏寡孤独。"他们行礼时，命她说好话，她却满嘴里是咒语。直到了相公夫人抬举她为小千户的"小夫人"时，她方才满心欣然的拜谢着。

〔登场人物〕老孤。外孤。众外。夫人。正末。正旦。外旦。

〔正旦唱〕新水令。驻马听。甜水令。折桂令。水仙子。殿前欢。乔牌儿。挂玉钩。落梅风。雁儿落。得胜令。阿古令。

正名　　双莺燕暗争春

　　　　诈妮子调风月

（《小说月报》21卷2号，1930年2月）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杂剧

元马致远撰　　《元曲选》（甲集上）本

〔楔子〕呼韩耶单于欲循故事，求婚汉室。这时汉元帝正听了毛延寿之劝，派他到各处图选宫妃。

〔登场人物〕冲末：番王。部落。净：毛。正末：元帝。内官。宫女。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毛延寿已选了九十九名宫女，只少一名。选至成都姊归县，得了王嫱。因她家不曾用钱买托，因此将美人图点破，不得亲幸。她一夕弹琵琶自遣，却遇见了元帝。帝得之大喜。立命捉住延寿斩首。

〔登场人物〕毛。正旦：王嫱。二宫女。驾。内官。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醉扶归。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单于求亲，汉主以公主尚幼为辞。毛延寿逃出汉境，即将昭君图献给单于。他便指名要昭君下嫁。这时元帝正沉迷着昭君，日在宫中。群臣逼他送出昭君，以免有动干戈。他只得送她去了。

〔登场人物〕番王。部落。毛。旦。宫女。驾。外：尚书。丑：常侍。番使。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贺新郎。斗虾蟆。哭皇天。乌夜啼。三煞。二煞。黄钟尾。

〔第三折〕汉帝百般无奈，亲送昭君北去。昭君到了番营。番王拔营北归，到了黑龙江，明妃跳江而死。番王惊悔。乃葬之江边，号为青冢，并将毛延寿送回汉廷治罪。

〔登场人物〕番使。旦。驾。文武内官。番王。部落。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步步娇。落梅风。殿前欢。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

〔第四折〕自明妃和番去后，汉帝一百日不曾设朝。一夕梦见昭君，醒后，又听雁嘹长空，倍觉凄楚。第二天，番使却送了毛延寿来，并说明和亲之意。汉帝便命杀了延寿以祭明妃。

〔登场人物〕驾。内官。旦。番兵。尚书。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叫声。剔银灯。蔓菁菜。白鹤子。么篇。上小楼。么篇。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随煞。

题目　　沉黑江明妃青冢恨

正名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小说月报》21卷2号，1930年2月）

半夜雷轰荐福碑杂剧

元马致远撰　　《元曲选》（丁集上）本

〔第一折〕范仲淹奉命巡游各处。他心中记念着结义的兄弟张镐。一日，扬州牧宋公序辞出赴任。他要招个女婿。仲淹便说张镐可以。仲淹到了张家庄，镐正在张浩家中授学徒。他与了镐三封书，一封给黄员外，一封给刘团使，一封给宋公序，张镐便辞馆而去。

〔登场人物〕冲末：范。外：宋公序。净：张浩。正末：张镐。学生们。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后庭花。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六么序。么篇。金盏儿。醉扶归。赚煞。

〔楔子〕张镐到了洛阳，投第一书给黄员外，当夜黄员外便犯病而死。他又到黄州去投刘仕林。

〔登场人物〕旦：黄妻。正末。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二折〕范仲淹献上了张镐的万言策，圣上便命张镐为吉阳县令。使命到了张家庄。却错认了张浩。于是他便冒名上任去。镐正欲投奔黄州，却知刘仕林又死了。这时他与张浩交背而过。浩故意不认他，却叫“曳剌”去杀他。他对“曳剌”说明了原因，这个“曳剌”便放了他去，取了他血襟等信物而回。张浩要灭口，推他下井，却推他不下。这时宋公序恰经过这里，便捉了二人去审问。

〔登场人物〕范。使官。净。正末。行者。龙神。曳剌。宋。随从。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滚绣球。倘秀才。醉太平。倘秀才。滚绣球。呆骨朵。倘秀才。滚绣球。煞尾。

〔第三折〕张镐又到了饶州，住在荐福寺。寺中有一碑，乃颜真卿写的。长老要打千份，送他为盘费，不料半夜里这碑却为雷轰坏了。他欲撞树自杀，仲淹上来救了他，与他一同赴京。

〔登场人物〕范。外：长老。正末。龙神。鬼力。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石榴花。斗鹌鹑。普天乐。红绣鞋。上小楼。么篇。满庭芳。快活三。鲍老儿。十二月。尧民歌。耍孩儿。二煞。一煞。煞尾。

〔第四折〕他们到京，张镐中了首名状元。宋公序恰来见他们，范仲淹便定张浩以冒名张镐的罪；以赵实为吉阳县令，且命镐娶了宋女。

〔登场人物〕范。正末。长老。宋。赵实。张浩。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雁儿落。得胜令。落梅风。水仙子。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

题目　　三封书谒扬州牧

正名　　半夜雷轰荐福碑

（《小说月报》21卷2号，1930年2月）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杂剧

元马致远撰　　《元曲选》（丁集下）本

〔第一折〕吕岩在蟠桃会上见下界青气冲天，便到了岳州，要度这人，他改装为一个卖墨的先生。他上了岳阳楼，假作醉卧。这时，柳树精正上楼来，他便劝他出家。先令他投胎于郭家为人。

〔登场人物〕净：酒保。正末：吕岩。外：柳精。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后庭花。金盏儿。醉中天。忆王孙。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柳树精投胎为郭马儿，他的妻便是白梅花精，投胎为贺腊梅。他们在岳阳楼卖酒。洞宾第二次去度他。他妻已省，他却不省，仍然没有结果。他险些儿把洞宾推入水中去。

〔登场人物〕郭。旦儿。正末。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贺新郎。梧桐树。隔尾。牧羊关。红芍药。菩萨梁州。哭皇天。乌夜啼。三煞。二煞。黄钟尾。

〔楔子〕郭马儿改了卖酒。洞宾又来了，与了他一支剑，叫他杀了媳妇出家去。

〔登场人物〕郭。正末。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三折〕不料当夜三更时，却有人杀了他媳妇。他便告诉了社长，同去告官，发了文书给他。他们冲见了洞宾，要捉住他，却为他打脱而去。二人分途前追。

〔登场人物〕郭。丑：社长。正末。旦。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伴读书。笑和尚。煞尾。

〔第四折〕郭马儿追上了洞宾，捉住了他，同去见官。洞宾说，他妻不曾死。果然她便来了。跟从也不见了，只见一群道士。于

是他乃省悟。

〔登场人物〕正末。郭。旦。外。钟离。大仙。(孤一行人)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水仙子。收尾。

题目　　郭上灶双赴灵虚殿

正名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小说月报》21卷2号，1930年2月)

西华山陈抟高卧杂剧

元马致远撰　　　《元曲选》(戊集上)本

〔第一折〕赵大舍和郑恩去买卦，遇见了陈抟，他算定他们有帝王之分。

〔登场人物〕冲末：赵。净：郑恩。正末：陈抟(道扮)。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后庭花。金盏儿。后庭花。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赵大舍果为天子，乃遣使臣党继恩来请他下山，他不得已为了天下走一遭。

〔登场人物〕外：使臣。卒子。正末。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红芍药。菩萨梁州。隔尾。牧羊关。贺新郎。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啼。黄钟煞。

〔第三折〕他到了山下，入了朝中，赵天子意劝他为官，他不为之动。

〔登场人物〕赵。侍臣。正末。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三煞。二煞。煞尾。

〔第四折〕郑恩命美女来戏他，陈抟也不为之动。他把门闭上了。

陈抟只在门内秉烛待旦。

〔登场人物〕郑。色旦。正末。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步步娇。沉醉东风。搅筝琶。雁儿落。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水仙子。太平令。离亭宴带歇指煞。

题目　　识真主汴梁卖课　　念故知征贤敕佐

正名　　寅宾馆天使遮留　　西华山陈抟高卧

（《小说月报》21卷2号，1930年2月）

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杂剧

元马致远撰　　《元曲选》（戊集上）本

〔第一折〕东华帝君知吕岩有神仙之分，便差正阳子（钟离）去点度他。在邯郸道黄化店见了他。他功名心急，蒙然不省。钟离便使他大睡一场。

〔登场人物〕冲末：东华。正旦：王婆。外：吕。正末：钟离权。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金盏儿。后庭花。醉中天。金盏儿。醉雁儿。后庭花。醉中天。一半儿。金盏儿。赚煞。

〔楔子〕吕岩拜了兵马大元帅，娶了高太尉女翠娥为妻，生了一男一女。他因反了吴元济，便带兵辞了丈人去讨伐。

〔登场人物〕正末：高太尉。旦儿：翠娥。两俫。洞宾。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二折〕他出征之后，不到半年，太尉死了。他妻与魏舍有不伶俐的勾当。二人正在吃酒，洞宾却因卖了一阵，得了不少金宝，私自回家，恰被冲上。魏舍逃了，他要杀妻，却被老院公劝住。这时，朝廷又命使命来取他的首级。但第二个使命又来，只

叫他递配远恶军郡去。

〔登场人物〕旦儿。净：魏舍。洞宾。正末：院公。末：使命。丑：解子。两徕。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醋葫芦。么篇。么篇。么篇。么篇。么篇。么篇。么篇。么篇。么篇。后庭花。双雁儿。高过浪里来。随调煞。

〔第三折〕解子送他到了荒山之中，把他放了。这时大雪飞扬，他和二子都冻倒了，亏得一个樵夫救醒了他，指引他到山前草团标里问先生去。

〔登场人物〕洞宾。二徕。解子。正末：樵夫。

〔正末唱〕大石调六国朝。归塞北。初问口。怨别离。归塞北。么篇。雁过南楼。六国朝。归塞北。擂鼓体。归塞北。净瓶儿。玉翼蝉煞。

〔第四折〕到了团标，见一卜儿，问她要饭吃。她儿子回家，杀了洞宾的二子，又追杀了他。这时，他大梦十三年方才醒来；原来卜儿即王婆，邦老即钟离。店中所煮黄粱尚未熟呢。

〔登场人物〕旦：卜儿。洞宾。二徕。正末：邦老。东华。众仙。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笑和尚。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煞尾。

题目　　汉钟离度脱唐吕公

正名　　邯郸道省悟黄粱梦

（《小说月报》21卷2号，1930年2月）

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

元马致远撰　　《元曲选》(己集上）本

〔第一折〕白乐天为吏部侍郎，与贾浪仙、孟浩然同到裴兴奴家中去游玩吃酒。白与兴奴二人，一见便互相留情。却因贾、孟二

人醉了，不得不送他们回去。他临行时，与兴奴约定明日独至。

〔登场人物〕冲末：白。外：贾；孟。正旦：裴。老旦：卜儿。梅香。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扶归。后庭花。金盏儿。后庭花。金盏儿。赚煞。

〔楔子〕白居易与裴兴奴正相伴颇洽，不料被宪宗贬为江州司马。二人相别时，兴奴誓志要守到他回来。

〔登场人物〕外：宪宗。内官。白。裴。梅香。

〔正旦唱〕仙吕端正好。

〔第二折〕白居易去后，兴奴守志不留客。有浮梁茶客刘一郎，却要来娶她。她坚执不从。她嬷嬷设了一计，令人传假信，说白氏已死。她祭奠了白后，只好随了茶客上船。

〔登场人物〕净：刘。丑：张小闲。卜儿。裴。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呆骨朵。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醉太平。一煞。二煞。三煞。四煞。尾煞。

〔第三折〕半年之后，元微之过江州，白居易与他同在一船上饮酒。这时刘一郎的茶船也泊在江州。他喝酒去了，只留下裴兴奴在船。她心中闷苦，弹琵琶自遣。白闻琵琶声，知为她，即令人邀过船来，同诉衷情，才知虔婆之计。元微之允于回朝时奏知此事。茶客正在这时回船，烂醉如泥。她伏侍他睡了之后，便上了白居易船，与他同走了。刘一郎醒来不见兴奴，叫地方拿人。地方疑他谋害了她，欲将他锁拿去了。

〔登场人物〕白。裴。刘。外：元。梅香。地方。杂当。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步步娇。搅筝琶。雁儿落。小将军。沉醉东风。拨不断。挂搭沽。沽美酒。太平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水仙子。太清歌。二煞。鸳鸯煞。

〔第四折〕元微之回朝奏知宪宗，他便赦了白居易，复任他为侍郎，并召裴兴奴入朝，问她始终因由。乃由他宣判：将裴归白；

虔婆决杖六十，刘一郎流窜远方。

〔登场人物〕元。白。裴。宪宗。内官。贾。孟等。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红芍药。红绣鞋。喜春来。普天乐。快活三。鲍老儿。叫声。剔银灯。蔓菁菜。随煞。

题目　　浔阳商妇琵琶行

正名　　江州司马青衫泪

（《小说月报》21 卷 3 号，1930 年 3 月）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杂剧

元马致远撰　　《元曲选》（癸集下）本

〔第一折〕马丹阳见下界终南山甘河镇青气冲天，晓得居民任屠有半仙之分，便禀知师父去度他。他到了甘河镇，化得镇人皆不吃荤，因此屠户亏本，任屠便挺身要杀他。

〔登场人物〕冲末：马丹阳。正末：任屠。旦：李氏。众屠户。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金盏儿。赚煞尾。

〔第二折〕任屠见了马丹阳要去杀他，却被他点化，反拜他为师，在花园中修行。

〔登场人物〕马。正末。旦。外。神子。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穷河西。叨叨令。三煞。二煞。煞尾。

〔第三折〕他的妻知他出家，抱了孩子和小叔同去劝他。他毫不动念。且休了妻，摔死了幼子。于是他的妻便无法可想而归。

〔登场人物〕旦。小叔。正末。马。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

么篇。满庭芳。普天乐。耍孩儿。二煞。三煞。四煞。五煞。煞尾。(俫不出场大约是用砌末)

〔第四折〕十年之后，马丹阳再使六贼及他摔死的孩鬼来魔障他。见他道行已深，毫不动念，便知他功成行满，可以证果朝元了。于是众仙才各执乐器来迎他。

〔登场人物〕六贼。正末。俫。马。众仙。(六贼——六个人)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川拨棹。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尾。

题目　　甘河镇一地断荤腥

正名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小说月报》21卷3号，1930年3月)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西厢记》第一本)

元王实甫撰　　《西厢十则》本

〔楔子〕崔夫人带领了莺莺、欢郎和婢红娘，同住在河中府普救寺西边的另造宅子里。一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她命红娘伴了小姐到前边庭院，"闲散心耍一回去来"。

〔登场人物〕夫人。莺莺。红娘。欢郎。

〔夫人唱〕仙吕赏花时。〔莺莺唱〕么篇。

〔第一折〕张君瑞欲赴蒲关，往依同学友人杜君实。路经此处，往游普救寺，蓦遇莺莺，心绪缭乱，不得自遣。

〔登场人物〕正末：张生。俫：琴童。店小二。法聪。红娘。莺莺。

〔张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篇。后庭花。柳叶儿。寄生草。赚煞。

〔第二折〕夫人要为相国作道场，命红娘去问长老法本日期。这时，恰好张生又来了。他向长老要了西厢居住读书。又要附一份

斋，追荐他父母。法本一一允之。他乘间向红娘问话，被她抢白了一顿。

〔登场人物〕夫人。红娘。张生。法本。法聪。

〔张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脱布衫。小梁州。么篇。快活三。朝天子。四边静。哨遍。耍孩儿。五煞。四煞。三煞。二煞。尾声。

〔第三折〕这一夜。莺莺和红娘烧夜香。张生在墙上看她。他高哼了一首诗，她也和他一首。他正欲冲去见她，却见角门呀的一声关上，二人已不见了。

〔登场人物〕莺莺。红娘。张生。

〔张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金蕉叶。调笑令。小桃红。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么篇。络丝娘。东原乐。绵搭絮。拙鲁速。么篇。尾。

〔第四折〕三月十五日做佛事，张生又见了莺莺一面，且第一次拜见了夫人。僧众见了莺莺，无不颠倒。

〔登场人物〕莺莺。夫人。红娘。法本。僧众。张生。

〔张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乔牌儿。甜水令。折桂令。锦上花。碧玉箫。鸳鸯煞。

题目　　老夫人闲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正名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小说月报》21卷4号，1930年4月）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西厢记》第二本）

元王实甫撰　　《西厢十则》本

〔第一折〕莺莺自做佛事后，心里也甚想念着君瑞，只是闷在心头，说不出来。忽然，孙飞虎领了五千人围住僧院，要掳莺莺为

妻。合寺大惊。夫人便传道：有谁退得贼兵，便以莺莺妻之。张生献策，先用缓兵计：令飞虎等候三天，然后叫人向杜确去求救兵。

〔登场人物〕孙飞虎。卒子。法本。夫人。莺莺。红娘。张生。

〔莺莺唱〕仙吕八声甘州。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六么序。元和令带后庭花。柳叶儿。青哥儿。赚煞。

〔楔子〕贼兵果退一箭地。惠明便奉命送书到白马将军处。他立刻领了五千兵来，斩了孙飞虎。夫人命红娘邀张生住到她家去。却不提起婚事。

〔登场人物〕法本。张生。惠明。夫人。杜确。卒子。飞虎。

〔惠明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白鹤子。二。一。耍孩儿。二。收尾。

〔第二折〕张生移居崔宅。夫人命红娘请他宴会。他们都以为婚事在即，张生欣然而去。

〔登场人物〕张生。红娘。

〔红娘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脱布衫。小梁州。么篇。上小楼。么篇。满庭芳。快活三。朝天子。四边静。耍孩儿。四煞。五煞。二煞。收尾。

〔第三折〕莺莺也甚满意。张生到时，夫人命她出来，说一声：小姐拜见哥哥者，他们都呆了。张生酒也饮不下了。莺莺去后，他向夫人诘问。她说，莺莺原已许聘与郑恒。只将金帛多酬张生。张生愤懑不已。红娘劝他夜间弹琴，以探莺莺之心。

〔登场人物〕张生。莺莺。夫人。红娘。

〔莺莺唱〕双调五供养。新水令。么篇。乔木查。搅筝琶。庆宣和。雁儿落。得胜令。甜水令。折桂令。月上海棠。么。乔牌儿。清江引，殿前欢。离亭宴带歇拍煞。

〔第四折〕莺莺和红娘烧夜香。月光溶溶，她心绪无聊。张生在西厢内弹琴，她在窗外细听，更有所感。

〔登场人物〕莺莺。张生。红娘。

〔莺莺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天净沙。调笑令。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么。络丝娘。东原乐。绵搭絮。拙鲁速。尾。络丝娘煞尾。

题目　　张君瑞解贼围　小红娘昼请客

正名　　老夫人赖婚事　崔莺莺夜听琴

（《小说月报》21卷4号，1930年4月）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西厢记》第三本）

元王实甫撰　　《西厢十则》本

〔楔子〕莺莺命红娘去看张生一遭。

〔登场人物〕莺莺。红娘。

〔红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红娘去见了张生，他将一简叫她递给小姐，以为必有回音。

〔登场人物〕红娘。张生。

〔红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篇。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

〔第二折〕红娘将简帖儿放在妆盒里。莺莺见了，责备红娘一番。然后又写复书，叫她将去，命她传语张生，下次不可如此。红娘见了张生，便说，不济事了。张生也甚凄惶。等他见到复简里的四句诗时，他却喜笑了。原来她约他晚上在花园相会。

〔登场人物〕莺莺。红娘。张生。

〔红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普天乐。快活三。朝天子。四边静。脱布衫。小梁州。换头。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满庭芳。耍孩儿。四煞。三煞。二煞。煞尾。

〔第三折〕红娘对莺莺却不说破。只请她到花园烧香去。正在这时，张生跳墙而过，莺莺大怒，拒之。红娘故意数说了他一顿。

〔登场人物〕张生。红娘。莺莺。

〔红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乔牌儿。搅筝琶。沉醉东风。乔牌儿。甜水令。折桂令。锦上花。清江引。雁儿落。得胜令。离亭宴带歇拍煞。

〔第四折〕自受这场气后，第二天张生便病重。夫人命红娘去看病，且命人去请医生。莺莺也叫了红娘去，给她一张简帖，说今夜相会。却骗她说是上好药方。张生见了这方，顿时病也没有了。

〔登场人物〕夫人。红娘。莺莺。张生。

〔红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天净沙。调笑令。小桃红。鬼三台。秃厮儿。圣药王。东原乐。绵搭絮。么。煞尾。

题目　　张君瑞寄情诗　　小红娘递密约

正名　　崔莺莺乔坐衙　　老夫人问医药

（《小说月报》21卷4号，1930年4月）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西厢记》第四本）

元王实甫撰　　《西厢十则》本

〔楔子〕红娘促莺莺去赴会，二人乃同行。

〔登场人物〕红娘。莺莺。

〔红唱〕正宫端正好。

〔第一折〕张生倚在门边等着，莺莺果来了。她终夕无一语。天未明，红娘便来，捧之而去。张生犹疑在梦中。

〔登场人物〕红娘。莺莺。张生。

〔张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

寄生草。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后庭花。柳叶儿。青哥儿。寄生草。赚煞。

〔第二折〕他们的事，不久便为夫人所觉。她叫红娘来问，红娘直说不违。于是夫人无可奈何，只得命张生上京求名，然后把女儿给他。

〔登场人物〕夫人。欢郎。红娘。莺莺。张生。

〔红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金蕉叶。调笑令。鬼三台。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么。络丝娘。小桃红。么。东原乐。收尾。

〔第三折〕张生别了莺莺赴京。他们在十里长亭送行。二人嗟叹不已。

〔登场人物〕夫人。红娘。张生。莺莺。

〔莺莺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脱布衫。小梁州。么。上小楼。么。满庭芳。快活三。朝天子。四边静。耍孩儿。五煞。四煞。三煞。二煞。一煞。收尾。

〔第四折〕张生离了蒲东二十里外，在草桥店歇夜。他转辗不能入睡。睡时，却做着梦。先梦莺莺的语声唱着，次梦莺莺来寻他，他邀她入庭。卒子追来寻他。他以言吓退卒子，便抱小姐。不料却错抱了琴童。他的梦方醒了过来，心中惆怅不已。

〔登场人物〕张生。琴童。店小二。莺莺。卒子。

〔张唱〕双调新水令。步步娇。落梅风。〔莺莺在内唱：乔木查。搅筝琶。锦上花。清江引。〕庆宣和。乔牌儿。

〔莺莺唱：甜水令。折桂令。水仙子。〕雁儿落。得胜令。鸳鸯煞。络丝娘煞尾。

题目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正名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小说月报》21卷4号，1930年4月）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西厢记》第五本）

元关汉卿撰　　《西厢十则》本

〔楔子〕张生一举及第，时已在半年之后，先令琴童赍信，报告夫人小姐。

〔张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莺莺正在家闷想张生。琴童恰到。他见了夫人后，又赍信给小姐。小姐便将汗衫、裹肚、袜子等物交琴童带去给他。

〔登场人物〕童。红娘。莺莺。

〔莺莺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挂金索。金菊香。醋葫芦。么。梧叶儿。后庭花。青哥儿。醋葫芦。金菊香。浪里来煞。

〔第二折〕张生在京犯了病，因奉圣旨着他在翰林院编修四史，不能出京。恰好琴童将了赠物及信至。他一一珍惜。

〔登场人物〕张。琴童。

〔张生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上小楼。么。满庭芳。白鹤子。二煞。三煞。四煞。五煞。快活三。朝天子。贺圣朝。耍孩儿。二煞。三煞。四煞。煞尾。

〔第三折〕郑恒到了蒲东，先唤了红娘去问婚事，被她抢白了一顿。第二天，他去见夫人，心生一计，说张生在京已另娶一妻。夫人大怒，便允将莺莺嫁给他。

〔登场人物〕郑恒。夫人。红娘。

〔红娘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天净沙。小桃红。金蕉叶。调笑令。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络丝娘。么。收尾。

〔第四折〕张生实授河中府尹，出京，到了夫人家中。他们受了郑恒谗言，不大理会他。杜将军来和他们主婚。经了解释之后，才信郑恒之言不真。正在他们结婚时，郑恒却来了。他无颜自存，便触树身亡。这里，有情人却成了眷属。

〔登场人物〕法本。杜将军。夫人。张生。红娘。莺莺。郑恒。
〔张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乔牌儿。雁儿落。得胜令。庆东原。〔红娘唱：乔木查。〕搅筝琶。〔莺莺唱：沉醉东风。〕落梅风。〔红娘唱：甜水令。折桂令。〕〔莺莺唱：雁儿落。得胜令。〕〔杜将军唱：落梅风〕沽美酒。太平令。锦上花。清江引。随尾。

题目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正名　郑伯常干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明刊本《西厢记》，往往分作五卷，二十折，惟即空观主人翻刻周王本，分为五剧，每剧四折，为独存元剧面目，今从之（《西厢十则》本的《西厢记》即系翻即空观本者）。王伯良本《西厢校注》别有"总名""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主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句，他本皆无（金人瑞本有之，系承袭伯良本者），不知伯良何据，惟《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二书，著录实甫《西厢》，亦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恰与实甫总名末句相类，或者伯良竟有所本也难说。今姑附存于此。

（《小说月报》21卷4号，1930年4月）

四丞相高会丽春堂杂剧

元大都王实甫撰　《元曲选》（己集上）本

〔第一折〕蕤宾节时，金主命左丞相徒单克宁为押宴官，宴会诸臣，并较射。有右丞相管军元帅乐善射中，得了锦袍玉带之赏。有副将军李圭却射不中。他羞愤交迸，设一计，要于次日和右丞相打双陆，赢了他的袍带。

〔登场人物〕冲末：徒单克宁。正末：乐善。净：李圭。祗从。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赏花时。胜葫芦。么篇。赚煞。

〔第二折〕次日，在香山设宴，左丞相仍为押宴官。右丞相与李圭打双陆。第一次是右丞相赢了，得到李圭的八宝珠衣，第二次却是李圭赢了，他要抹右丞相一个黑脸。他大怒，殴打李圭搅扰了宴会。押宴官便去奏圣。

〔登场人物〕冲末。正末。净。祗从。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上小楼。么篇。满庭芳。石榴花。斗鹌鹑。耍孩儿。尾声。

〔第三折〕右丞相打了李圭后，贬至济南府歇马，常常钓鱼自乐。府尹很奉承他，命妓琼英与他把酒唱曲。正在这时，王命下来，宣他去攻征草寇。得胜之后，回复原官。于是府尹便与他送行。

〔登场人物〕外：孤。正末。旦儿。左相。使命。

〔正末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金蕉叶。调笑令。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么篇。东原乐。绵搭絮。络丝娘。拙鲁速。么篇。收尾。

〔第四折〕夫人知右相回来消息，特在厅中安排酒饭伺候。使命众官与他贺喜。左相最后奉命至，宣布复他原官，并着李圭来负荆请罪。因草寇闻他回朝，便即投降也。于是全剧遂以欢宴结束。

〔登场人物〕正末：右相。老旦：夫人。家僮。使命。众官。左相。李圭。杂当。

〔正末唱〕双调五供养。乔木查。一锭银。相公爱。醉娘子。金字经。山石榴。么篇。落梅风。雁儿落。得胜令。风流体。古都白。唐兀歹。搅筝琶。沽美酒。太平令。

题目　李监军大闹香山会

正名　四丞相高宴丽春堂

（《小说月报》21卷4号，1930年4月）

裴少俊墙头马上杂剧

元白仁甫撰　　《元曲选》（乙集下）本

〔第一折〕裴尚书命子少俊代他去访求名花异卉，充实名园，他和张千同去，至李宅，遇李千金，二人相顾，各有情意，乃互通诗笺，约定于黄昏见面。

〔登场人物〕冲末：裴。老旦：夫人。外：李总管。正末：少俊。张千。正旦：李千金。梅香。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金盏儿。后庭花。么篇。赚煞。

〔第二折〕黄昏时，二人相会了，却为妈妈所觑破，但她并不声张。他们数人乃决定相逃之计，离了李府而去。

〔登场人物〕夫人。老旦：嬷嬷。正旦。梅香。张千。少俊。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隔尾。红芍药。菩萨　州。牧羊关。三煞。二煞。黄钟煞。

〔第三折〕他们同到裴宅，只住在后花园，住了七年，生了一男一女，裴尚书还不知道。后来，他到后花园冲见了孩子，问起情事，乃知一切，便大怒，迫着少俊写休书给她。少俊不得已送她回家，自己去应举去，孩子则留在裴家。

〔登场人物〕尚书。裴少俊。院公。正旦。端端。重阳。夫人。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乔牌儿。么篇。豆叶儿。挂玉钩。沽美酒。太平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雁儿落。得胜令。沉醉东风。甜水令。折桂令。鸳鸯煞。

〔第四折〕她回家后，父母双亡，守着家业。少俊则中了状元，做洛阳府尹。他见她来，她负气不肯认，公婆也来了，她也不肯认，后由两个孩子恳求，方才认了，合家团圆。

〔登场人物〕正旦。梅香。少俊。祗候。尚书。夫人。端端。重阳。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满庭芳。普天乐。迎仙客。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十二月。尧民歌。要孩儿。煞尾。

题目　　李千金月下花前

正名　　裴少俊墙头马上

（《小说月报》21卷5号，1930年5月）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

元白仁甫撰　　《元曲选》（丙集上）本

〔楔子〕安禄山失师当斩，张守珪将他解送朝中，明皇不听国忠、九龄之谏，竟赦了他。与贵妃为儿，做洗儿会，且命他为渔阳节度使。

〔登场人物〕冲末：张守珪。卒子。净：安禄山。正末：玄宗。旦：杨贵妃。高力士。杨国忠。宫娥。外：张九龄。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么篇。

〔第一折〕七夕时，杨贵妃在长生殿乞巧。与玄宗步月诉情。

〔登场人物〕旦。宫娥。正末。

〔正末唱〕仙吕八声甘州。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忆王孙。胜葫芦。金盏儿。醉扶归。后庭花。金盏儿。醉中天。赚煞尾。

〔第二折〕禄山起兵渔阳，以讨国忠为名，一路无人可敌。明皇在宫中正看贵妃霓裳羽衣舞，仓卒之间，李林甫来奏，便决策幸蜀。

〔登场人物〕禄山。众将。正末。高力士。郑观音。宁王。花奴。黄翻绰。旦。外：使臣。净：林甫。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叫声。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快活三。

鲍老儿。古鲍老。红芍药。剔银灯。蔓菁菜。满庭芳。普天乐。啄木儿尾。

〔第三折〕明皇贵妃幸蜀，留太子讨贼。六军至中途不肯发，杀了国忠，又缢死了贵妃才肯复行。明皇不得已而允之。

〔登场人物〕外：陈玄礼。正末。旦。国忠。力士。太子。郭子仪。李光弼。众父老。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庆东原。步步娇。沉醉东风。雁儿落。拨不断。搅筝琶。风入松。胡十八。落梅风。殿前欢。沽美酒。太平令。三煞。太清歌。二煞。川拨棹。鸳鸯煞。

〔第四折〕贼平后，明皇回宫，终日思念贵妃不已。听了梧桐上的雨声更觉凄楚万分。梦她来，又不见了。

〔登场人物〕力士。正末。旦。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么篇。滚绣球。倘秀才。呆骨朵。白鹤子。么。么。么。倘秀才。芙蓉花。伴读书。笑和尚。倘秀才。双鸳鸯。蛮姑儿。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三煞。二煞。黄钟煞。

题目　　安禄山反叛兵戈举　陈玄礼拆散鸾凤侣

正名　　杨贵妃晓日荔枝香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小说月报》21 卷 5 号，1930 年 5 月）

黑旋风双献功杂剧

元高文秀撰　　《元曲选》（丁集下）本

〔第一折〕孙荣孔目要和浑家郭念儿同到泰安神州还香愿，便与宋江讨了李逵来做护臂，改名王重义，宋江嘱他小心忍耐。

〔登场人物〕冲末：孙。搽旦：郭念儿。外：宋江。吴学究。喽罗。正末：李逵。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伴读书。笑和尚。耍孩儿。

一煞。二煞。三煞。哨遍。煞尾。

〔楔子〕郭念儿原与白衙内有些不伶俐的勾当。他们到火炉店安下。孙荣与李逵去寻房子去，他却与白衙内早已约定，说了一声暗号，二人便同逃了。

〔登场人物〕搽旦。净：白衙内。丑：店小二。孙孔目。正末。

〔正末唱〕越调金蕉叶。么篇。

〔第二折〕孙荣先回，不见了念儿，李逵在半途上冲见了一男一女同骑一马，跌了一交，回来一说，拐去她的正是此人。问起店小二，知此人乃白赤交衙内。

〔登场人物〕正末。净。搽旦。店小二。孙。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扶归。一半儿。后庭花。醉扶归。赚煞尾。

〔第三折〕白衙内知孙荣要去告他，便借了大衙门坐三天。恰好孙孔目蝶投蛛网，便被他关入死牢内。李逵知道了，乔装庄家呆厮，设计用闷药醉倒了禁子，便放走了孔目，叫他先上山。

〔登场人物〕白。张千。孙。丑：牢子。正末。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落梅风。夜行船。甜水令。得胜令。归塞北。雁儿落。川拨棹。后庭花。梅花酒。收江南。归塞北。雁儿落。小将军。鸳鸯煞。

〔第四折〕李逵又乔装了祗候，混入衙内，杀了白赤交、郭念儿，将两颗头去献功。恰好宋江领人马接应他去，刚好在中途相见。

〔登场人物〕正末。白。郭。孙。宋江。吴学究。卒子。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上小楼。么篇。小梁州。么篇。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随尾。

题目　　及时雨单责状

正名　　黑旋风双献功

（《小说月报》21卷6号，1930年6月）

须贾大夫谇范叔杂剧

元高文秀撰　　《元曲选》(庚集下）本

〔楔子〕魏齐当国，遣中大夫须贾到齐迎接公子申回国。须贾荐了范雎同去。

〔登场人物〕净：魏齐。冲末：须贾。正末：范雎。卒子。

〔正末唱〕仙吕端正好。幺篇。

〔第一折〕他们至齐后，被范雎一席话，说得齐王大喜，遂允放公子申回国。他们临行时，中大夫驺衍，设宴请范雎。赐与千金，他却不受。须贾也来辞，即受了驺一顿羞辱。他因此怀恨，且疑范将阴事告齐。

〔登场人物〕外：驺。张千。

〔范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金盏儿。醉扶归。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回魏之后。须贾设宴请魏齐；那天是范雎生日，却将他捉来，三推六问，吊拷绷打，要追问他将魏阴事告齐之事。范被打死，抬放在粪坑中。过了一会，范却醒来。遇院公赠他衣银，放走了他。他便赴秦而去。

〔登场人物〕冲末：范。净：须贾。外：魏齐。院公。卒子。祗从。

〔范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隔尾。牧羊关。红芍药。菩萨梁州。隔尾。牧羊关。黄钟尾。

〔第三折〕范雎至秦，改名张禄，为秦丞相。列国各以中大夫来贺。须贾也来了。范改装见他。须贾见范大雪中衣单身冷，尚有故人之情，便赠他以绨袍。范与他同至相府。他问卒子才知此人便是丞相。乃预备第二天肉袒去谢罪。

〔登场人物〕须贾。院公。祗从。范雎。卒子。

〔范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滚绣球。倘秀才。伴读书。

笑和尚。滚绣球。呆骨朵。滚绣球。三煞。二煞。煞尾。

〔第四折〕六国使臣驺衍等俱来设宴贺张禄丞相。只有须贾不敢至。范遣人唤他来与驺对证，并使他立于风雪之中，食他以草具。报了前仇。亏得院公上来，才救了他。范命他传语魏王，速将魏齐送至秦地。

〔登场人物〕驺。四个大夫。须贾。范雎。院公。张千。卒子。

〔范唱〕双调新水令。步步娇。沉醉东风。沽美酒。太平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清江引。雁儿落。得胜令。收尾。

题目　　须贾大夫谇范叔

正名　　张禄丞相报魏齐

（《小说月报》21卷6号，1930年6月）

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杂剧

元郑庭玉撰　　《元曲选》（己集上）本

〔第一折〕廉访使赵忠受圣上恩赐一女，名翠鸾，并着她母亲同来伏侍他。但他怕他夫人利害，不便收留她们。于是先叫王庆领二人去见他夫人。他夫人要王庆杀死了这母女二人。王庆转托李顺下手。但他与李妻有私，李妻乃设计，说李放了她们母女，取了她们的头面。母女正逃出汴梁时，遇巡城卒将她们二人冲散了。

〔登场人物〕冲末：赵。祗从。净：王庆。旦：翠鸾。卜儿。旦：夫人。搽旦：张氏。正末：李顺。俫儿。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一半儿。后庭花。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李顺放了翠鸾母女后，将金钗换了钱来家，吃得醉醺醺的。李妻已与王庆定好计谋。王庆来讨回话，威吓他说，他已知道他放走了翠鸾母女之事。他讨饶。王便迫他写休书。他写

了，不合说出到开封告状的话。王便将他杀了。他的哑子在一旁见着这事。

〔登场人物〕李。王。李妻。俫儿。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贺新郎。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啼。斗虾蟆。黄钟尾。

〔第三折〕翠鸾在狮子店投宿，为店小二所杀，弃尸井中，这夜她母亲也来这店投宿，还有刘天义亦在这店里。翠鸾鬼魂，出与刘唱和。她母亲闻她女儿语声，出来寻她却不见了。便将刘拖到开封府告状。同时，赵廉访因不见了翠鸾母女，便请包待制勘问这事。包吩咐刘向鬼要了一件信物来。

〔登场人物〕旦。净：店小二。卜儿。外：刘天义。赵夫人。王庆。祗候。正末：包。张千。鬼。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风入松。胡十八。雁儿落。挂玉钩。川拨棹。夜行船。殿前欢。沽美酒。太平令。鸳鸯煞。

〔第四折〕包将此案推详再三。先命张千下井，捞了一个尸首，却是李顺的。由他哑儿指认出来。然后捉了李妻来。刘天义也将信物呈上，乃是个桃符，包便命张千去寻那一对来。张便寻到狮子店，捉了店小二来，也捞到翠鸾尸首。那店小二自认杀她。同时，包命王庆出来，哑子却指认是他杀了他父亲。于是案情全白。由赵廉访宣判。

〔登场人物〕包。刘。张千。卜儿。王。俫。店小二。搽旦。赵。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迎仙客。快活三。朝天子。红绣鞋。剔银灯。蔓菁菜。干荷叶。上小楼。满庭芳。倘秀才。呆骨朵。倘秀才。滚绣球。伴读书。笑和尚。煞尾。

题目　　老廉访恩赐翠鸾女

正名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

（《小说月报》21卷7号，1930年7月）

楚昭公疏者下船杂剧

元郑廷玉撰　　《元曲选》（乙集下）本

〔第一折〕吴国宝剑湛卢飞入楚宫，屡索不还，吴人乃下战书，命孙武子、伍子胥统兵伐楚。楚昭公与申包胥商量。包胥主张固守待援，他即去秦邦借兵来。

〔登场人物〕冲末：吴王。卒子。外：孙武子。外：伍子胥。净：伯嚭。正末：楚王。外：芈旋。使命。外：申包胥。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金盏儿。醉扶归。赚煞。

〔第二折〕吴兵至郢。费无忌领兵出战，大败，为子胥所擒。楚王同芈旋只得逃命。

〔登场人物〕净：费。楚王。芈。吴。孙。伯嚭。卒子。

〔正末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调笑令。小桃红。金蕉叶。天净沙。秃厮儿。圣药王。收尾。

〔第三折〕楚王、芈旋及楚王妻、子四人逃至长江边，登上了渔夫的小船。船至江心，风浪大作，艄公说，要疏者下船。于是楚王的妻与子都投下江去了。他们过江后，兄弟二人又分途而去。

〔登场人物〕龙神。鬼力。丑：艄公。正末。芈旋。旦儿。倈儿。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普天乐。上小楼。么篇。满庭芳。耍孩儿。二煞。煞尾。

〔第四折〕申包胥在秦，号哭七日，秦王才允发兵，命姬辇为将。子胥闻秦兵出，即全师而退。于是楚王复国。兄弟以及投江被救之妻、子皆来相会。秦国且以金枝公主与小公子结亲。全剧遂结束于大宴中。

〔登场人物〕外：秦昭公。卒子。申。外：百里奚。净：姬辇。正末。芈旋。二旦。旦儿。倈儿。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落梅风。甜水令。折桂令。沽美酒。太平令。锦上花。么篇。清江引。尾。

题目　　伍子胥一战入郢

正名　　楚昭公疏者下船

（《小说月报》21卷7号，1930年7月）

布袋和尚忍字记杂剧

元郑廷玉撰　　《元曲选》（庚集上）本

〔楔子〕刘均佐原为上天贪狼星下凡。如来怕他迷了本性，便命弥徕来引度他。他一天正在饮酒，有一个乞儿刘均佑冻倒在门口。他便收留了他，与他拜为兄弟。

〔登场人物〕冲末：阿难尊者。正末：刘均佐。旦儿。俫儿。杂当。外：刘均佑。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刘均佐生日时，有布袋和尚来募化，在他手上写了一个忍字，洗也不去。又有一个刘九儿来要一贯钱，他一推，便把刘推倒在地上死了。均佐正要逃命，布袋却来，要他出家，便救活了刘九儿。刘九儿活了，他又食言，只肯在家修行。

〔登场人物〕均佐。均佑。旦儿。俫儿。杂当。外：布袋。婴儿。姹女。净：刘九儿。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醉中天。河西后庭花。金盏儿。河西后庭花。忆王孙。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刘均佐听了师命，在后花园中结一草庵吃素念佛，但他的妻却和均佑天天饮酒作伴，他的儿子便去告诉他。他不禁大怒，提了刀要来杀他们。却不见了奸夫，只见师父来复壁中，他

大惊。布袋又劝他一次，他便跟了他到岳林寺出家。将家私交于均佑。

〔登场人物〕均佐。均佑。旦儿。俫儿。布袋。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啼。红芍药。菩萨梁州。牧羊关。黄钟尾。

〔第三折〕岳林寺首座定慧和尚，显化些小境界给均佐看，他便忍不住，又弃寺回家了。

〔登场人物〕外：首座。均佐。布袋。旦儿。俫儿。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雁儿落。得胜令。水仙子。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喜江南。鸳鸯煞。

〔第四折〕均佐到了他家坟上憩着，却见一个老儿来上坟，原来却是他的孙儿；他去了三个月，人间已是百十余年了。他因此大悟。布袋又来度了他去。

〔登场人物〕布袋。均佐。净：孛老。俫儿。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上小楼。么篇。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煞尾。

题目　　乞儿点化看钱奴

正名　　布袋和尚忍字记

（《小说月报》21 卷 8 号，1930 年 8 月）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杂剧

元郑廷玉撰　　《元曲选》（癸集上）本

〔楔子〕周荣祖父亲毁了佛舍修盖宅舍，因此触怒了神明。周荣祖领了妻、子上京求名。

〔登场人物〕正末：周荣祖。旦儿：张氏。俫儿。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贾仁穷困无以为生，日至东岳庙诉说，灵派侯乃请了增福神来，说明他本当冻死饿死，今姑且借周家庄的福二十年给他。

〔登场人物〕外：灵派侯。净：贾仁。正末：增福神。鬼力。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六么序。么篇。赚煞。

〔第二折〕贾仁自取了周家财，便暴富起来。但他却无寸男尺女。他吩咐门馆先生陈德甫要留心买一个孩子给他。恰好周荣祖回家，见藏银已没，穷苦不堪，便卖了孩子给贾仁，得了他四贯钱。

〔登场人物〕外：陈。净：店小二。正末：周荣祖。旦儿。倈儿。贾仁。卜儿。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赛鸿秋。随煞。

〔第三折〕二十年后，孩子长大了，名为贾长寿。一日，因他父亲生病，到东岳庙中烧香。周荣祖夫妻穷至乞化度日，也到了庙中。父子却不相识。

〔登场人物〕小末：贾长寿。兴儿。贾仁。净：庙祝。正末。旦儿。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醋葫芦。梧叶儿。后庭花。柳叶儿。高过浪来里煞。

〔第四折〕周荣祖夫妻到了洛阳，他妻犯急心疼病，到陈德甫药店里讨药。说明了因由，便叫了贾长寿来认父。这时，贾仁已死。他们便团圆了。周荣祖将银子酬谢陈德甫等。

〔登场人物〕店小二。陈。正末。旦儿。小末。

〔正末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鬼三台。调笑令。么篇。天净沙。秃厮儿。圣药王。

题目　　穷秀才卖嫡亲儿男

正名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小说月报》21卷9号，1930年9月）

花间四友东坡梦杂剧

元吴昌龄撰　　《元曲选》（辛集上）本

〔第一折〕苏轼谪为黄州团练使，路过庐山，访故人佛印禅师，要他娶了白牡丹同出为官，他却不动念。

〔登场人物〕东坡。行者。正末：佛印。旦：白牡丹。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金盏儿。后庭花。醉中天。金盏儿。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第二夜，东坡又带了白牡丹来，佛印却使行者代替了他，与白欢会。东坡白讨了一场没趣。佛印又使花间四友：柳、梅、竹、桃在梦中与东坡把杯。

〔登场人物〕正末。行者。东坡。旦儿。旦儿：四友。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贺新郎。哭皇天。乌夜啼。黄钟尾。

〔四友舞唱〕月儿高。

〔第三折〕东坡正和四友欢饮，松神怕上圣见责，速到那里，要追出四友来。四友不得已出来同去。东坡乃由梦中醒来。

〔登场人物〕正末：松神。东坡。四友。行者。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叫声。上小楼。么篇。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耍孩儿。煞尾。

〔第四折〕佛印升座说法，东坡、白牡丹以及四友皆来问禅。白牡丹却为他所说服，也剃度为尼了；东坡也为他难倒了。

〔登场人物〕正末。徒众。行者。东坡。旦儿。四友。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水仙子。落梅花。风入松。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尾。

题目　云门一派老婆禅
正名　花间四友东坡梦

（《小说月报》21卷9号，1930年9月）

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杂剧

元吴昌龄撰　《元曲选》（乙集上）本

〔第一折〕陈世英到了洛阳，居于太守后花园中。八月十五夜，与桂花仙子相会了一夜，约定明年再见。

〔登场人物〕冲末：陈太守。张千。正末：陈。搽旦：封姨。旦儿。桃花仙子。正旦：桂花仙子。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鹊踏枝。河西后庭花。一半儿。金盏儿。醉扶归。醉中天。赚煞尾。

〔第二折〕世英天天思念着桂花仙子，生了病，百药不愈。陈太守乃命嬷嬷去问他。这时，正是第二年八月十五夜，他等仙子不来时。他将病原告诉了嬷嬷。

〔登场人物〕太守。张千。陈世英。正旦：嬷嬷。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煞。二煞。黄钟尾。

〔楔子〕他等到了天明，桂花仙竟不来。他病越发的重了。请了一个太医给他看病。

〔登场人物〕陈。张千。净：太医。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三折〕恰好张天师到府中向陈太守辞行，便结坛治病，勾将荷、菊、梅、桃以及封姨、雪大王来，最后才勾到桂花仙，将他们解到长眉仙处发落。

〔登场人物〕太守。张千。外：天师。道童。直符。荷。菊。梅。桃。

雪。封。正旦。陈。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叫声。上小楼。石榴花。斗鹌鹑。满庭芳。红绣鞋。快活三。鲍老儿。煞尾。

〔第四折〕西池长眉仙判决此事，命罚桂花仙于阴山，且命勾陈世英之魂来见这事。但后又饶了她。

〔登场人物〕长眉仙。仙童。荷。菊。梅。桃。正旦。封。雪。陈。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喜江南。

题目　长眉仙遣梅菊荷桃

正名　张天师断风花雪月

（《小说月报》21卷9号，1930年9月）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杂剧

元郑廷玉撰　《元曲选》(庚集上)本

〔楔子〕崔子玉与张善友为结义兄弟。崔秉性忠直，上帝屡屡命他判断阴府之事。有一天，崔上京求名，到张处拜别。前一夜，张家被贼赵廷玉偷去了五个银子。第二天，有一个和尚来寄十个银子，却被张妻吞没了。崔来时见气色便知张失财而他的妻得财事。他们备酒与崔饯行，送到城外即别。

〔登场人物〕冲末：崔。正末：张。老旦：卜儿。净：赵。外：和尚。

〔正末唱〕仙吕忆王孙。

〔第一折〕三十年后，张搬到福阳县，成为富翁。生二子，一名乞僧，一名福僧，并各娶了一房媳妇。乞僧善积财，福僧善浪用。以此，家庭中常常争闹不安。终于将家财三份分派了，兄弟各一份，老者留一份。

〔登场人物〕净：乞僧。丑：福僧。净：杂当。丑：杂当。二旦。正

末。卜儿。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赚煞。

〔第二折〕福僧将他自己家私花尽，又将乞僧的家私花尽，乞僧一病而死，他嬷嬷也死了。福僧却将来两个帮闲者柳隆卿、胡子转，将台盏取走了。这时崔子玉正为福阳县来拜望张，知道此事，也无从安慰他。

〔登场人物〕净：柳。丑：胡。正末。崔。祗候。杂当。大旦。乞僧。卜儿。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梧叶儿。醋葫芦。么篇。么篇。穷河西。凤莺吟。浪来里煞。

〔第三折〕张家财散尽，次子又死，二媳各归宗去了。张悲愤交迫，到崔子玉衙里控告当境土地和阎神。崔推却不理。

〔登场人物〕正旦。福僧。二旦。杂当。正末。崔子玉。张千。祗候。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迎仙客。白鹤子。么篇。上小楼。么篇。耍孩儿。二煞。煞尾。

〔第四折〕次日，张又去告。崔使他熟睡了，使他在睡梦中亲见他的二子及妻，乃知福僧是五台山僧，乞僧是赵廷玉；他的妻因赖了和尚十个银子，遍受地狱之苦。张至此才悟得前后因果。

〔登场人物〕正末。崔。祗候。鬼力。阎神。乞僧。福僧。卜儿。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沽美酒。太平令。水仙子。雁儿落。得胜令。

题目　　张善友告土地阎神

正名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小说月报》21卷9号，1930年9月）

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

元尚仲贤撰　　《元曲选》（辛集上）本

〔第一折〕汉楚相持，随何奉刘邦命去说英布。他带了二十人去，说动了英布。这时，楚使恰到，随何却拔剑杀了他，迫得英布不得不降汉。

〔登场人物〕冲末：随何。外：汉王。张良。曹参。净：周勃。樊哙。楚使。正末：英布。卒子。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玉花秋。后庭花。金盏儿。雁儿。赚煞。

〔第二折〕英布领兵归汉，汉王并不出迎。布不得已自去见他，却见他正在帐中濯足。布大怒，欲自刎，却为随何所阻。又欲拔军至鄱阳湖落草。

〔登场人物〕正末。随何。卒子。汉王。二宫女。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啼。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煞尾。

〔第三折〕布正着恼，拔营欲去，却见随何领了妓女，带了筵席来，又见张良等来为他把盏，又见汉王亲来献上牌剑，亲自推车。他惊喜过望，便领兵去打项王了。

〔登场人物〕汉王。曹。张。周。樊。卒子。随。厨役。四旦。正末。冲末。宣敕官。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脱布衫。小梁州。么篇。叨叨令。剔银灯。蔓菁菜。柳青娘。道和。啄木儿尾。

〔第四折〕布战胜了项羽，由探子口中说出。最后，布领兵归来，汉王大封诸臣，以他为淮南王。

〔登场人物〕汉王。张等四人。随何。二旦。正末：探子。正末：英布。卒子。

〔探子唱〕黄钟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尾声。

〔英布唱〕侧砖儿。竹枝儿。水仙子。

题目　　随大夫衔命使九江

正名　　汉高皇濯足气英布

（《小说月报》21卷9号，1930年9月）

西游记杂剧

元吴昌龄撰　　杨东来批评本

卷　之　一

〔楔子〕观世音上场，说明西天竺有《大藏金经》五千四十八卷，欲传中土，诸佛议论，着毘卢伽尊者托生中土，为陈光蕊之子，长大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这时，陈光蕊正与夫人殷氏，预备要雇船到洪州知府任上去。

〔登场人物〕观世音。陈光蕊。夫人。

〔夫人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仆人王安雇到了一只船，水手刘洪，本是一个歹人。他们开船后，到了大姑山脚下，刘洪却将王安、陈光蕊推入水中，占了夫人为妻，仍赴洪州为官。夫人因腹中有八个月身孕，只得依顺了他。

〔登场人物〕刘洪。王安。陈。夫人。

〔夫人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么。游四门。胜葫芦。后庭花。青哥儿。尾声。

〔第二折〕陈光蕊入水为龙王所救护，因他有十八年水灾也。第

二年，他的儿子出世时，刘洪又逼夫人将他弃了。夫人只得将孩儿放入大梳匣，写了血书，将他浮于水上。

〔登场人物〕龙王。夫人。刘洪。孩子。

〔夫人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十二月。尧民歌。般涉调耍孩儿。么。尾声。

〔第三折〕龙王又将孩子救到金山寺前，为一渔夫所拾，交给丹霞长老收养。过了十八年，这孩子已长大为僧，法名玄奘。长老便教他去访求母亲。他到了洪州，见到母亲，说明前因，又回去约长老来。为他们报仇雪恨。

〔登场人物〕龙王。卒。渔人。丹霞禅师。刘洪。唐僧。夫人。

〔夫人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梧叶儿。醋葫芦。么。么。么。仙吕后庭花。柳叶儿。商调浪里来。

〔第四折〕虞世南继为洪州知府。丹霞带了玄奘去见他。乃派人捉了刘洪来。他只得一一承认。乃将他牵到江边，杀祭陈光蕊，不料龙王夜叉，却背了活的陈光蕊出水来。在父子夫妻的团圆中，观音出现，叫玄奘到长安去，祈雨救民，并去取经。

〔登场人物〕虞。丹。玄。刘洪。夫人。公人。龙王。夜叉。陈。观音。

〔夫人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

正名　　贼刘洪杀秀士　老和尚救江流
　　　　观音佛说因果　陈玄奘大报仇

卷之二

〔第一折〕唐僧被封三藏法师，奉诏往西天取经。虞世南诸人皆来送他。尉迟恭独欲他取一个法名，他便为他取号宝林。同时插松一枝于地。说，松枝东向，他便回也。

〔登场人物〕虞世南。秦叔宝。房玄龄。众父老。唐僧。尉迟恭。妇人。

〔尉迟恭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赏花时。么。尾声。

〔第二折〕胖姑儿等到长安城里去看饯送唐僧，回时，说给老张听。

〔登场人物〕老张。王留。胖哥。胖姑儿。

〔胖姑儿唱〕双调豆叶黄。一緺儿麻。乔牌儿。新水令。雁儿落。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随煞。

〔第三折〕南海火龙三太子，犯法将斩，观音救了他，命他变为白马，差木叉送给玄奘为坐骑。

〔登场人物〕神将。龙君。观音。唐僧。驿夫。木叉。

〔木叉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隔尾。牧羊关。斗虾蟆。尾。

〔第四折〕观音为唐僧西游，奏过玉帝，差十方保官，都保唐僧沿途无事。第六个保官便是华光天王。

〔登场人物〕观音。揭帝。华光。

〔华光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呆古朵。笑和尚。伴读书。尾。

正名　　唐三藏登途路　村姑儿逞嚚顽
　　　　木叉送火龙马　华光下宝德关

卷　之　三

〔第一折〕花果山上有孙行者住着。他摄了金鼎国王女为妻，又盗了西王母仙衣仙桃。因此，李天王等带兵来擒他。他被观音压于花果山下，金鼎国王女则被送回家。

〔登场人物〕孙行者。李天王。那吒。卒子。王女。观音。

〔金鼎王女唱〕仙吕八声甘州。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油葫芦。么。后庭花。青哥儿。尾。

〔行者唱〕得胜令。

〔第二折〕唐僧到了花果山，救了孙行者，收他为徒。观音将铁戒箍安于行者头上，将他取名为悟空。他如凡心不退，便教唐僧念紧箍儿咒。

〔登场人物〕山神。唐僧。龙马。孙行者。观音。

〔山神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哭皇天。乌夜啼。么。红芍药。菩萨梁州。尾。

〔第三折〕他们经过流沙河。遇见了沙僧，行者降伏之，亦为徒同行。又至刘家庄投宿，得知刘太公之女，为黄风山妖银额将军所摄去。行者们便去杀了此妖，救回刘大姐，重得登途。

〔登场人物〕沙和尚。行者。唐僧。银额。刘太公。刘大姐。

〔刘太公唱〕大石调六国朝。喜秋风。归塞北。六国朝。雁过南楼。擂鼓休。归塞北。好观音。观音煞。

〔第四折〕红孩儿在途中，假装要孙行者背负，乘机盗了唐僧去。他们同观音去见佛，佛命四揭帝拿钵盂盖了红孩儿来。红孩儿之母，因子被捕，遂来救他。佛命那吒捕之。迫她皈依，方才救了她母子。她只得皈依了。唐僧因亦被放出。

〔登场人物〕唐僧。行者。沙和尚等。红孩儿。观音。佛。文殊。普贤。四揭帝。鬼子母。鬼兵。那吒。

〔鬼子母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调笑令。鬼三台，秃厮儿。麻郎儿。么。络丝娘。拙鲁速。尾。

正名　李天王捉妖怪　孙行者会师徒

　　　沙和尚拜三藏　鬼子母救爱奴

卷之四

〔楔子〕猪八戒自称黑风大王，要冒充了朱太公之子，将他的聘

妻骗到山洞中去。恰好裴海棠正差梅香去约朱子。

〔登场人物〕猪八戒。裴女。梅香。

〔裴女唱〕仙吕赏花时。么。

〔第一折〕猪八戒冒名朱子，骗了海棠上山去。

〔登场人物〕猪八戒。裴女。

〔裴女唱〕仙吕点绛唇。么。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穿窗月。寄生草。金盏儿。三犯后庭花。赚煞尾。

〔第二折〕裴女走后，裴、朱两家涉讼。八戒却在山中受用。有一夜，二人正在唱曲，唐僧一行人恰经过山下。行者上山去看看，用一大石将八戒打走了。海棠托他带一个口信给他父母。

〔登场人物〕裴女。猪。行者。

〔裴女唱〕中吕粉蝶儿。正宫六么遍。中吕上小楼。么。乔捉蛇。十二月。尧民歌。般涉调耍孩儿。煞。尾声。

〔第三折〕裴、朱欲打官司，唐僧等恰好经过。行者便将前事说知，裴太公托他救回女儿，与朱子成亲。猪八戒不见裴女，却被行者设了一计，赚他到裴庄来，假装裴女，欲捉他，却被他逃走，反将唐僧也摄去了。

〔登场人物〕裴。朱。小儿。唐。行者。沙。龙。猪。土地。

〔行者唱〕中吕朝天子。

〔裴女唱〕正宫端正好。蛮姑儿。滚绣球。叨叨令。伴书生。笑和尚。倘秀才。滚绣球。尾。

〔行者又唱〕双调雁儿落。么。

〔第四折〕行者去见观音佛，请了灌口二郎同去救唐僧。二郎放了细狗，咬倒八戒。但唐僧却劝他赦了八戒，与他护法西行。

〔登场人物〕二郎。行者。猪。唐僧。

〔二郎神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金蕉叶。调笑令。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么。拙鲁速。么。尾。

正名　　朱太公告官司　裴海棠遇妖怪

三藏托孙悟空　二郎收猪八戒

卷　之　五

〔第一折〕他们到了女人国，女王要逼唐僧为婚配，唐僧不肯。正在危难之间，亏得韦驮尊天来了，方才救得了他。

〔登场人物〕唐。猪。孙。沙。马。韦驮。诸女。

〔女王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六么序。么。金盏儿。尾。

〔孙行者唱〕寄生草。

〔第二折〕离了女人国，他们又行了一个月，见一个采药仙人，向他问路。他说前有火焰山，须向铁扇公主借扇扇之，方可过去。行者自告奋勇，前去借扇。

〔登场人物〕唐。孙。猪。沙。马。仙人。山神。

〔仙人唱〕南吕玉交枝。么。么。么。醉乡春。双调小将军。清江引。碧玉霄。随尾。

〔第三折〕铁扇公主见了孙行者，一言不合，便不肯借扇于他。二人斗了许久，铁扇公主败了，便取出扇来，将行者扇走了。

〔登场人物〕铁扇。小鬼。行者。

〔公主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石鹤子。中吕快活三。鲍老儿。古鲍老。道和。柳青娘。尾。

〔第四折〕行者不得已，只得去见观音。观音着风雨雷神即时下中界，就除此火山之害，送唐僧过山，且免使后人受苦。

〔登场人物〕观音。电母。风伯。雨师。雷公。唐僧。

〔电母唱〕黄钟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四门子。寨儿令。神仗儿。尾。

正名　　女人国遭崄难　采药仙说艰难
　　　　孙行者借扇子　唐僧过火焰山

卷 之 六

〔第一折〕他们一行人到了中天竺国，唐僧命行者先行寻个打火做宿处。行者却与卖胡饼的贫婆问话，却被她问倒了。亏得唐僧代去解答了。

〔登场人物〕唐。孙。猪。沙。马。贫婆。

〔贫婆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醉中天。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煞尾。

〔第二折〕诸天们去接唐僧。给孤长者则引度他于诸天帝君，着取金经回东土去。孙、猪、沙三人，先在天竺圆寂了，唐僧将他们火化，另有成基、惠光、恩昉、敬测四人伴送唐僧回东土。

〔登场人物〕灵鹫山神。众。给孤长者。唐。寒山。拾得。回来大权。行者。八戒。沙和尚。

〔给孤长者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梧桐儿。醋葫芦。么。么。么。么。仙吕后庭花。青哥儿。商调浪来里煞。

〔第三折〕成基等四人，叫唐僧闭了眼，便送他到长安。是日，恰是唐僧去国十七年，松枝忽向东，众皆到城外相接。

〔登场人物〕成基等。众父老。众官。唐僧。尉迟总管。

〔成基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序。小桃红。金蕉叶。调笑令。圣药王。鬼三台。拙鲁速。么。尾。

〔第四折〕唐僧回后，开坛阐教。佛便命飞仙引他入灵山会，正果朝元。

〔登场人物〕佛。四金刚。飞仙。唐僧。

〔飞仙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雁儿落。南吕金字经。么。双调沽美酒。太平令。

正名　　胡麻婆问心字　孙行者答空禅
　　　　灵鹫山广众会　唐三藏大朝元

（《小说月报》21卷9号，1930年9月）

尉迟恭单鞭夺槊杂剧

元尚仲贤撰　　《元曲选》（庚集下）本

〔楔子〕唐将围困尉迟恭于介休城。以刘武周首级示之，而招降了他。

〔登场人物〕冲末：徐茂公。净：尉迟恭。正末：李世民。卒子。

〔正末唱〕仙吕端正好。

〔第一折〕三日后，尉迟恭开城投唐。他从前曾打了三将军一鞭，怕他记仇，但李世民安慰了他，且亲自到圣人处奏知，就将的牌印来。

〔登场人物〕尉迟。卒子。正末。徐茂公。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后庭花。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世民去后，元吉守着营寨，他和段志贤设了一计把尉迟恭陷入牢中，只要死的，不要活的。但徐茂公知道这事，连忙去追了世民回营来。元吉说谎，说他要逃回山的，是他去追捉了来。但世民叫他试演看。他三次为尉迟所捉。于是他便不敢再说。这时，单雄信正引兵来。世民便带了段志贤去看洛阳城，却叫徐和尉迟随后接应。

〔登场人物〕净：元吉。丑：段志贤。外：单雄信。卒子。正末。尉迟。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脱布衫。小梁州。么篇。上小楼。么篇。随煞尾。

〔第三折〕单雄信追赶李世民，他这时正在看洛阳城。徐茂公阻挡不住。以旧情动之，他则割袍绝交。正在无路可走之时，尉迟

上来，打走了雄信，救了世民。

〔登场人物〕单雄信。卒子。段志贤。正末。徐茂公。

〔正末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耍三台。调笑令。小桃红。秃厮儿。圣药王。收尾。

〔第四折〕李世民又在榆科园与单雄信交锋，大败。徐茂公忙叫尉迟恭去接应。双方战情，由探子口中说出。原来，又是尉迟恭杀得雄信大败而逃，于是茂公杀牛备酒，等他们回来赏功贺喜。

〔登场人物〕正末。探子。徐茂公。

〔正末唱〕黄钟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煞尾。

题目　单雄信断袖割袍

正名　尉迟恭单鞭夺槊

（《小说月报》21卷10号，1930年10月）

洞庭湖柳毅传书杂剧

元尚仲贤撰　《元曲选》（癸集上）本

〔楔子〕泾河小龙娶了洞庭湖龙王龙女三娘为妻，夫妻不和；他在父亲面前挑拨，他便命她在泾河岸上牧羊去。

〔登场人物〕外：泾河老龙王。水卒。净：小龙。正旦：龙女。

〔正旦唱〕仙吕端正好。么篇。

〔第一折〕柳毅上京求名，下第而归，在泾河岸上遇见了龙女；龙女便托他便道寄书回家。

〔登场人物〕冲末：柳毅。老旦：卜儿。正旦。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赚煞。

〔第二折〕柳毅寄了书去，洞庭君与夫人读之而悲。这时为他兄

弟钱塘君火龙所知，大怒，即点起水卒而去。吞了小龙在腹，泾河老龙知了，心中悲愤，怨恨寄书人，要想报仇。

〔登场人物〕柳。净：夜叉。外：洞庭君。老旦：夫人。外：钱塘君。小龙。水卒。老龙。正旦：电母。

〔正旦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紫花儿序。鬼三台。调笑令。秃厮儿。圣药王。拙鲁速。么篇。收尾。

〔第三折〕钱塘君得胜回来，设宴款待柳毅，就便要与他提亲。他因见三娘牧羊时形容憔悴，便不允诺。不料宴次，三娘出来拜见，却是一个仙人。他们送了不少财物给他回去。

〔登场人物〕洞庭君。水卒。夜叉。钱塘君。柳。正旦。

〔正旦唱〕商调集贤宾。金菊香。梧叶儿。后庭花。柳叶儿。醋葫芦。金菊香。浪来里煞。

〔第四折〕龙女奉父母之命，假为卢氏女，由媒说合，与柳毅结婚。婚时，毅见其甚似三娘，问起缘原，乃知果为牧羊女也。

〔登场人物〕卜儿。柳。正旦。媒。洞庭。夫人。钱塘。鼓乐。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夜行船。沽美酒。太平令。雁儿落。得胜令。鸳鸯尾煞。

题目　　泾河岸三娘诉根

正名　　洞庭湖柳毅传书

（《小说月报》21卷10号，1930年10月）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杂剧

元武汉臣撰　　《元曲选》（丙集上）本

〔楔子〕刘从善无儿，家中招了一婿张郎。其侄引孙，不容于家，他给他一百两银子而去。婢小梅有孕在身。从善烧了借券，分了家财，自到庄家去住，将小梅托于婆婆看管。

〔登场人物〕正末：从善。净：卜儿。丑：张郎。旦儿。冲末：引孙。搽旦：小梅。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张郎因小梅怀孕，心中不快，怕她生了子。他的妻引张，与他定下一计，只说小梅逃走了，到庄上报信。从善非常难过，便要散财。

〔登场人物〕张郎。旦儿。卜儿。正末。丑：兴儿。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后庭花。青哥儿。赚煞尾。

〔第二折〕他们在开元寺中散钱，大乞儿一贯，小乞儿五百，引孙也来要钱，他们不给，从善却在暗中给了他些钱，并将家私交了张郎。

〔登场人物〕张郎。正末。卜儿。旦。引孙。净：大都子。刘九儿。小都子。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呆骨朵。脱布衫。小梁州。么篇。倘秀才。滚绣球。煞尾。

〔第三折〕清明时，大家去上坟。张郎却先上张家坟，不上刘家坟。引孙却来上坟。从善因此说动婆婆，感悟了她，乃命引孙当家。

〔登场人物〕张郎。旦儿。社长。引孙。正末。卜儿。

〔正末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调笑令。小桃红。鬼三台。紫花儿序。秃厮儿。圣药王。收尾。

〔第四折〕从善生辰时，张郎夫妇来拜贺，从善不让他们入门。引张乃唤了小梅和孩子同来。乃知三年来，小梅皆是引张养着。于是二老大喜，将家财分为三份。

〔登场人物〕正末。卜儿。引孙。张郎。旦儿。小梅。俫儿。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清江引。碧玉箫。落梅风。水仙子。雁儿落。得胜令。

题目　　指绝地苦劝糟糠妇
正名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小说月报》21卷10号，1930年10月）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杂剧

元武汉臣撰　《元曲选》（丙集下）本

〔第一折〕李斌号玉壶生，因游学至嘉禾。踏青得遇上厅行首李素兰，互达情愫，允至她家。

〔登场人物〕老旦：卜儿。正末：玉壶生。琴童。旦：素兰。梅香。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六么序。么篇。后庭花。柳叶儿。赚煞。

〔楔子〕李斌故人陶伯常，任满上朝，路过嘉兴，去见他，取了他万言长策而去，允在圣人前保奏他。

〔登场人物〕冲末：陶伯常。祗候。正末。琴童。

〔正末唱〕仙吕端正好。

〔第二折〕二人相陪伴了一年之后，玉壶生钱也无了，但素兰却情好益笃，终日相伴，又画一幅壶兰，唱《玉壶春词》。虔婆另招了一个山西客人甚黑子，赶了李生去。素兰不忿，剪了发不肯从。

〔登场人物〕卜儿。素兰。梅香。正末。琴童。净：甚舍。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隔尾。贺新郎。四块玉。隔尾。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牧羊关。二煞。黄钟尾。

〔第三折〕玉壶生不忍别了素兰而去，便去央托第二个行首陈玉英，叫她请了素兰来，到她家里相见。虔婆知道了，便和甚舍同去，大闹了一场又要去告官。不料这官正是新任嘉兴府尹陶伯常。

〔登场人物〕贴旦：陈玉英。正末。旦。卜儿。甚舍。陶伯常。张千。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满庭芳。石榴花。斗鹌鹑。快活三。鲍老儿。十二月。尧民歌。上小楼。么篇。耍孩儿。四煞。三煞。二煞。煞尾。

〔第四折〕他们到了衙门，陶伯常上厅勘问，单请李斌立着，因他已由他保奏，做了同知。他主张素兰嫁给玉壶生。甚舍却争着：他们是同姓。素兰说，她原姓张。于是他们团圆了。

〔登场人物〕陶。祗候。卜儿。甚舍。正末。旦。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水仙子。落梅风。雁儿落。得胜令。沽美酒。太平令。

题目　　甚黑子花柳鸣珂巷

正名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小说月报》21 卷 10 号，1930 年 10 月）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杂剧

元武汉臣撰　　《元曲选》（癸集下）本

〔楔子〕郭成问卦，知有百日血光灾，须到千里外才可躲避。他便与妻别了父母，带了生金阁而上京去。

〔登场人物〕冲末：孛老。卜儿。旦儿。正末：郭成。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他们到了路上，遇了大雪，至一家酒店内喝酒。恰遇庞衙内也到这店内。郭成将生金阁献给他，图个一官半职，又叫浑家出来拜见。他领他们到他家中，欲将他的妻夺来，命他再去娶一个。他不肯，便吊他到马槽中去。

〔登场人物〕净：庞衙内。随从。正末。旦儿。丑：店小二。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金盏儿。醉扶归。

金盏儿。后庭花。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郭妻不肯顺从他，他命人叫了嬷嬷来劝她。嬷嬷由她处知道这事，也骂他不已。他在窗外窃听，便命人把嬷嬷抛在井中，并将郭成杀了。郭成死后，却提了头跳过墙去了。

〔登场人物〕正旦：嬷嬷。衙内。随从。旦儿。正末。倈儿：福童。

〔正旦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凭栏人。鬼三台。寨儿令。么篇。金蕉叶。调笑令。收尾。

〔第三折〕元宵时，庞衙内出外赏灯。街上热闹非常，却被没头鬼提了头追上衙内，把这会搅散了。老人、里正只得到酒店中略饮一杯。恰遇包拯由西延边上赏军归来，也在这店中息足。闻知有此异事，大怪。在途中又遇鬼魂。便命娄青去勾鬼来听审。

〔登场人物〕鼓乐。外：老人。里正。衙内。随从。魂子。店小二。正末：包拯。张千。娄青。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贺新郎。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啼。黄钟尾。

〔第四折〕鬼魂诉了前情，第二天，旦儿逃出庞府，和福童同来告状。包拯请庞衙内来喝酒，智赚了他的生金阁来，并把他拿下死牢。

〔登场人物〕正末。祗候。张千。娄青。魂子。旦儿。倈儿。衙内。小厮。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庆东原。雁儿落。得胜令。沽美酒。太平令。

题目　　李幼奴掂伤似玉颜

正名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小说月报》21卷10号，1930年10月）

梁山泊李逵负荆杂剧

元康进之撰　　《元曲选》（壬集下）本

〔第一折〕强人宋刚、鲁智恩假借了梁山泊宋江、鲁智深之名，抢了老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李逵下山喝酒，知道了这事，便气愤愤的回山，要向二人问罪。

〔登场人物〕冲末：宋江。外：吴学究。净：鲁智深。卒子。老王林。净：宋刚。丑：鲁智恩。旦儿：满堂娇。正末：李逵。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醉中天。油葫芦。天下乐。赏花时，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李逵回山，一见面便大骂一顿。宋江知道了他的情由，便与他赌头，同到山下质证。

〔登场人物〕宋。吴。鲁。卒子。正末。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叨叨令。一煞。黄钟尾。

〔第三折〕他们到了王林店中一对证，却原来不是他们二人。李逵心里很惊惶，只怪他们吓坏了王林，不肯说实话。他们便先回山寨了。李逵却慢腾腾的也回去了，这时宋刚、鲁智恩却送了满堂娇来见丈人。王林连忙用酒灌醉了二人，上山去报信，要搭救李逵。

〔登场人物〕李。王。宋。鲁。满。净。丑。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醋葫芦。么篇。么篇。后庭花。双雁儿。浪来里煞。

〔第四折〕李逵负荆请罪，宋江不理，只要他的头。他不得已，借了宋江的剑来要自刎。恰在这时，王林来了，他叫道：刀下留人！于是乃诉说二贼已在他家。宋江便命李逵、鲁智深同去捉了他们上山杀了。

〔登场人物〕李。鲁。王。吴。宋。卒。净。丑。满堂娇。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搅筝琶。沉醉东风。步步娇。乔牌儿。殿前欢。离亭宴煞。

题目　杏花庄王林告状

正名　梁山泊李逵负荆

（《小说月报》21卷11号，1930年11月）

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

元李文蔚撰　《元曲选》（乙集上）本

〔楔子〕重阳令节，宋江放诸首领三十天假下山下。如违了三天，便要斩首。燕青到四十天才回。宋江欲杀他，亏得吴学究劝住，只打了六十，抢下山去，再也不用。燕青因此一口气坏了双眼。宋江给他钱叫他去寻求医生。

〔登场人物〕冲末：宋江。外：吴学究。喽罗。正末：燕青

〔正末唱〕仙吕端正好。么篇。

〔第一折〕燕和和燕顺兄弟同居。燕和娶了王蜡梅，叔嫂不和，因此燕顺负气另住。蜡梅和杨衙内有不伶俐的勾当，约好清明日同乐院相见。这时，燕青下了山，被店家逐出门外，正在乞化，却为杨马冲了一交。遇见燕二，他用神针法灸，医好了他的双眼。二人认为兄弟而别。

〔登场人物〕冲末：燕大。搽旦：蜡梅。外：燕二。净：杨。丑：店小二。正末。

〔正末唱〕大石调六国朝。喜秋风。归塞北。雁过南楼。六国朝。憨货郎。归塞北。初问口。尾声。

〔第二折〕燕青到同乐院博鱼去。燕大博赢了他的，他哀求，又还了他。正走时，又遇见杨衙内，折了他的扁担，碎了他的鱼

盆。他便在同乐院中打了衙内一顿，又和燕大认为兄弟。

〔登场人物〕净：店小二。燕大。搽旦。正末。杨衙内。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那吒令。金盏儿。油葫芦。醉中天。醉扶归。后庭花。金盏儿。赚煞尾。

〔第三折〕中秋日，燕大、燕青被蜡梅灌醉了酒，他们睡去了。他却约了杨在后花园中喝酒。燕青去乘凉，窥见了，便叫了燕大同去捉奸，却被他逃了。正要杀她，杨却带了人捉了他们下在死牢内。

〔登场人物〕搽旦。燕大。正末。杨。随从。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叫声。醉春风。倘秀才。叫声。滚绣球。么篇。煞尾。

〔第四折〕燕二投奔梁山泊，做了首领，知道此信，便下山来打算救他们，不料他们已经劫牢逃出。杨和她带弓兵追去，却反为他们三人所捉。宋江命将二人处死。

〔登场人物〕燕二。大。正末。杨。搽旦。弓兵。宋江。喽罗。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搅筝琶。乔木查。甜水令。折桂令。离亭宴带歇指煞。

题目　　梁山泊宋江将令

正名　　同乐院燕青博鱼

（《小说月报》21卷11号，1930年11月）

赵氏孤儿大报仇杂剧

元纪君祥撰　　《元曲选》（壬集上）本

〔楔子〕屠岸贾与赵盾有隙，杀了他家三百口，且设计杀了驸马赵朔。朔吩咐其妻善抚腹中孤儿，预备将来报仇。

〔登场人物〕净：屠岸贾。卒子。冲末：赵朔。旦儿：公主。外：使

命。从人。

〔冲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屠岸贾知公主生子，命人把守前后门，怕婴儿脱逃了。把门的恰是下将军韩厥。公主叫人请了程婴来，命他将赵氏孤儿救出，她自己自缢而死。韩厥知婴救出婴孩，也同意放他出门，并自刎灭口。

〔登场人物〕屠。卒子。旦儿。俫儿。外：程婴。正末：韩厥。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河西后庭花。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醉扶归。青哥儿。赚煞尾。

〔第二折〕屠岸贾知走了赵氏孤儿，便矫命将全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之婴孩，都送来杀了，程婴知事急，便去与公孙杵臼相议，将他己子，诈为赵儿，且自己出首，说杵臼藏着。

〔登场人物〕正末：杵臼。程。屠。卒子。俫儿。家童。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红芍药。菩萨梁州。三煞。二煞。煞尾。

〔第三折〕程婴去出首。屠岸贾领兵围了公孙杵臼的庄，命婴下手打他，果搜出了一个婴孩杀了。他因此宠任程婴，且将婴子过继为己子。

〔登场人物〕屠。卒子。程。公孙。俫儿。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雁儿落。得胜令。水仙子。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

〔第四折〕二十年后，赵氏孤儿已长成了；他名程勃，又名屠成。屠教武，程教文。一日，程故遗手卷于地，然后说明缘由。赵大怒，决意欲报仇。

〔登场人物〕屠。卒子。程婴。正末：程勃。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普天乐。上小楼。么篇。耍孩儿。二煞。一煞。煞尾。

〔第五折〕程勃奏知了主公，他命魏绛暗传旨意，命他自去捉拿

屠岸贾。他捉住了他，由魏绛传命杀他。且同时传命封赠程婴、程勃。

〔登场人物〕勃。婴。贾。卒子。外：魏绛。张千。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笑和尚。脱布衫。小梁州。么篇。黄钟尾。

题目　　公孙杵臼耻勘问

正名　　赵氏孤儿大报仇

（《小说月报》21卷12号，1930年12月）

说鱄诸伍员吹箫杂剧

元李寿卿撰　　《元曲选》（丁集下）本

〔第一折〕费无忌杀坏了伍奢全家，又赚得伍尚来杀了。只有伍员一人镇守樊城，不知此信。无忌又遣他长子费得雄去赚他。不料公子芈建却先来通知他，于是他打了得雄，逃到郑国而去。

〔登场人物〕冲末：无忌。卒子。净：费得雄。外：芈建。俫。正末：伍员。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篇。赚煞。

〔第二折〕费无忌知伍员逃奔郑国，便命养由基带五千兵追去。养由基不忍射死他，射了三箭皆咬去箭头，于是员得以脱命至郑。不料子产欲见好于楚，有害他之意，他便烧了驿亭，南奔于吴。芈建死于乱军中，他只抱了其子芈胜。至中途，遇浣纱女，给他饭吃。他叫她勿泄消息。她乃抱石投江。又至江边。见渔父闾邱亮渡他过去。他又叫他勿泄消息。他乃自刎而亡。

〔登场人物〕无忌。卒子。外：养由基。正末。俫儿。旦儿：浣纱女。外：闾邱亮。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骂玉郎。哭皇天。乌夜啼。煞尾。

〔第三折〕早已十八年后。子胥自吴乞师，吴王只是不允。他因此流落在吴，吹箫乞食。一日，为人欺负，遇鉒诸解围。他乃与他拜为兄弟。他允为他报仇。他的妻田氏自刎而亡，使他去得放心。

〔登场人物〕净：老人。丑：里正。无路子。众。正末。外：鉒诸。旦儿。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石榴花。斗鹌鹑。迎仙客。快活三。朝天子。上小楼。满庭芳。尾声。

〔楔子〕伍员借了十万师，一战入郢。捉住费无忌。鞭平王之尸。

〔登场人物〕外：楚昭公。卒子。无忌。正末。鉒诸。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四折〕子胥报了楚，又要伐郑，子产连忙访得当年渔父之子村厮儿去说他，乃不伐郑。又赡养了浣纱女之母。恩怨分明。

〔登场人物〕外：郑子产。卒子。丑：村厮儿。外：吴阖庐。芈胜。正末：鉒诸。无忌。卜儿。浣婆婆。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雁儿落。得胜令。甜水令。折桂令。月上海棠。么篇。乔牌儿。清江引。随尾。

题目　　继浣纱渔翁伏剑

正名　　说鉒诸伍员吹箫

（《小说月报》22卷1号，1931年1月）

月明和尚度柳翠杂剧

元李寿卿撰　　《元曲选》（辛集下）本

〔楔子〕观音净瓶中的柳枝，偶沾微尘，罚往下方为妓柳翠。又

差月明尊者去度她。这时是她父亲亡后十年，与她作伴的牛员外为她请十众僧人荐度。其中有月明。

〔登场人物〕老旦：观音。小末：善才。搽旦：卜儿。旦儿：柳翠。净：牛员外。长老。净：行者。正末：月明和尚。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十众僧人都到柳家做佛事，只有月明不来。他在门口和柳翠闲谈，要度她出家，却为她母亲逐去了。

〔登场人物〕卜儿。旦。长老。众行者。正末。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后庭花。金盏儿。赚煞尾。

〔第二折〕柳翠自从做罢佛事，睡里梦里便见那和尚。一日，又撞着他，强要她出家，且显幻象给她看。使阎王捉了她杀坏。她乃因此自悟。

〔登场人物〕旦儿。正末。外：阎神。净：牛头。鬼力。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么篇。牧羊关。么篇。隔尾。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黄钟尾。

〔第三折〕柳翠跟了月明出家后，又回到家中见她母亲，又见她的牛员外，只要凡人一动，月明便知道。一夜之后，月明直领她去了。

〔登场人物〕卜儿。牛员外。旦。正末。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干荷叶。上小楼。么篇。满庭芳。快活三。鲍老儿。十二月。尧民歌。耍孩儿。三煞。二煞。煞尾。

〔第四折〕这时显孝寺中的僧众已知香积厨下的月明是真僧了，他们各来问禅。柳翠也来。不久，她便坐化东廊。月明也上天，带她去见观音。

〔登场人物〕长老。行者。正末。旦儿。牛员外。观音。善才。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殿前欢。挂玉钩。雁儿落。得胜令。鸳鸯煞。

题目　　显孝寺主诵金经

正名　　月明和尚度柳翠

（《小说月报》22 卷 1 号，1931 年 1 月）

沙门岛张生煮海杂剧

元李好古撰　　《元曲选》（癸集下）本

〔第一折〕天上金童、玉女，因思凡罚往下方，男为张羽，女为龙女。张生寄居石佛寺读书，一夜弹琴自遣，恰遇龙女出海潜听。便与他约为夫妻，在八月十五日相见。张生也等不及，便追去寻她。

〔登场人物〕外：东华仙。正末：长老。行者。冲末：张生。家僮。正旦：龙女。侍女。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哪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六么序。么篇。金盏儿。后庭花。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张生迷途遇见毛女，她送给他三件法宝，以便降伏龙王，不怕他不招他为婿。这法宝乃银锅、金钱、铁杓子；用来煮海的。张生便到沙门岛去。

〔登场人物〕张生。正旦：改扮仙姑。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黄钟煞尾。

〔第三折〕张生到了沙门岛，生了火，将海水放入锅内烧着。海水即便沸滚。龙王着慌，即来找长老要他去劝秀才。张生便说明缘由。长老允许与他同到龙宫就亲而去。

〔登场人物〕行者。张生。家僮。长老。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脱布衫。小梁州。么篇。笑和尚。尾声。

〔第四折〕法云禅师与张生同到海中，龙王便招了他为婿；与女琼莲结婚。不久，东华仙乃到海中来，说明二人真相，并领他们仍回瑶池，复归本位。

〔登场人物〕正旦。张生。外：龙王。水卒。东华仙。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滴滴金。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沽美酒。太平令。收尾。

题目　　石佛寺龙女听琴

正名　　沙门岛张生煮海

（《小说月报》22卷1号，1931年1月）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杂剧

元杨显之撰　　《元曲选》（乙集上）本

〔楔子〕张天觉为奸臣所忌，到江州歇马。至淮河船覆，与女儿翠鸾散失了。她在渔父崔家住着。

〔登场人物〕末：张。正旦。兴儿。净：排岸司。外：孛老。崔文远。

〔正旦唱〕仙吕端正好。

〔第一折〕翠鸾住在崔家，甚是相得。那边她父亲却遍寻她不得。崔文远有一侄甸士因赴举过望伯父，他便主张与她结婚。一日后，便别去应举。

〔登场人物〕张。兴儿。正旦。孛老。冲末：崔甸士。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崔甸士到京，得了头名，试官招他为婿。他与新夫人同赴秦川县任上去了。这时，离他赴举已经三年了，崔老差翠鸾到秦川去寻他。他却下了毒手，将翠鸾当作逃奴，命解子押他到沙门岛去，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登场人物〕净：试官。张千。崔甸士。搽旦。正旦。解子。祗从。

〔净唱〕醉太平。〔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牧羊关。隔尾。哭皇天。乌夜啼。黄钟煞。

〔第三折〕张天觉这时已为天下提刑廉访使。到了临江驿住下。解子解送翠鸾，沿途吃苦不少。天雨地滑，又打又骂。

〔登场人物〕张。兴儿。正旦。解子。祗从。

〔正旦唱〕黄钟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么篇。山坡羊。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随尾。

〔第四折〕她也到了临江驿，崔老也住在那里。她通夜哭着，天觉甚怒。第二天一看，乃是他的久失的女儿。于是她借了父亲的祗从，亲自捉了甸士和新夫人来，要杀坏他们二人。崔老哀告，方才免杀，仍娶她为妻，休了新妻，改作梅香，大家置酒团圆。

〔登场人物〕净：驿丞。崔老。张。兴儿。祗从。解子。正旦。崔。搽旦。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伴读书。笑和尚。快活三。（搽旦唱醉太平〕鲍老儿。货郎儿。醉太平。尾煞。

题目　　淮河渡波浪石尤风

正名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

（《小说月报》22卷1号，1931年1月）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杂剧

元杨显之撰　　《元曲选》（己集下）本

〔楔子〕郑嵩孔目，救了杀人犯宋彬，与他拜为兄弟，送了他些银子而别。又值萧娥告从良。他到了萧家住着。

〔登场人物〕冲末：李府尹。张千。外：郑孔目。丑：解差。正末：宋彬。搽旦：萧娥。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郑孔目迷恋着萧娥，不肯归家，同事赵用设计赚了他回来，她也跟了来，因此，气死了他浑家。萧娥便替他管家事。恰在这时，府尹命他上京，他便将孩子交了萧娥看管而去。

〔登场人物〕郑。搽旦。净：高成。正末：赵用。俫儿：赛娘。僧住。张千。旦儿。萧氏。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后庭花。金盏儿。赚煞尾。

〔第二折〕郑孔目去后，萧娥常常打骂两个孩子。赵用与孔目同去，因遗忘了一件文书，又到郑家来取，见儿啼女哭，便与她吵了一场。取了文书而去。

〔登场人物〕搽旦。正末。俫儿。

〔正末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天净沙。调笑令。秃厮儿。圣药王。寨儿令。么篇。收尾。

〔第三折〕郑孔目由京师回时，闻沿途纷纷传说，他的妻萧娥有了奸夫，将两个孩子磨折。他在张保店中沽酒，问他详情，乃知孩子已被逐出，沿途讨饭，且奸夫姓高，于是他将孩子寄在酒店，提了刀去杀奸。奸夫高成走了，却杀了萧娥。

〔登场人物〕郑。丑：店小二。正末：张保。俫儿。高。萧。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贺新郎。红芍药。菩萨梁州。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哭皇天。乌夜啼。黄钟尾。

〔第四折〕郑孔目到府自首，府尹判他刺配沙门岛，奸夫高成恰为解差。他们到了酷寒亭。风雪交加。两个孩子要去叫化残饭剩羹给父亲吃，遇见了宋彬，他带领了喽罗，救了他，杀了高成。

〔登场人物〕李尹。张千。正末：宋。俫儿。喽罗。郑。高。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落梅风。乔牌儿。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

题目　　后尧婆淫乱辱门庭　　泼奸夫狙诈占风情

正名　　护桥龙邂逅荒山道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小说月报》22卷1号，1931年1月）

救孝子贤母不认尸杂剧

元王仲文撰　　《元曲选》（戊集上）本

〔第一折〕王翛然为大兴府府尹，勾迁义细军至杨家，杨母有二子，她定要长子当军去，留下次子；府尹问其原因，乃因长子是她亲生的，次子是她的夫妾生的。王大惊异。长子临行时，以刀赠妻弟，叫妻转致给他，以王为证见。

〔登场人物〕冲末：王。张千。外：杨兴祖。谢祖。正旦：李氏。旦儿：王春香。杂当。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忆王孙。醉中天。后庭花。青哥儿。赚煞尾。

〔楔子〕王婆婆要接她女儿回家拆洗衣服，杨母因无人送，未叫他去。王婆亲自来接。但前半月，杨母实已叫谢祖送去，送至半路而回，这时，春香却遇见一个赛卢医拐了一个哑梅香，在半路上因生子死了。他便迫着春香跟他同逃，却又将刀把梅香脸上划割了。且将她衣服给了梅香穿。

〔登场人物〕卜儿：王婆婆。正旦。旦儿：春香。谢祖。净：医。哑梅香。

〔正旦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二折〕这时是一月之后了，王婆婆亲到杨家问她女儿为什么未回。这时，杨母也疑惑媳妇去了半月为何并未有信息。于是大家着了慌。问谢祖，他却说只送至半路。他们同去寻找，问牧童，乃寻见尸首，王婆一口咬定是谢祖杀的，谢祖却不承认。恰好本处推官巩得中下乡来查失了梅香的事；他叫令史审问此案，

令史要烧化了尸首。杨母却说，衣是尸不是。

〔登场人物〕正旦。卜儿。谢祖。丑：牧童。伴哥。净：孤。丑：令史。张千。李万。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四煞。三煞。二煞。煞尾。

〔第三折〕推官再三勘问，杨母只不肯认尸。令史却将谢祖屈打成招，下在死牢。

〔登场人物〕孤。令史。李万。张千。正旦。谢祖。祗候。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普天乐。上小楼。么篇。满庭芳。耍孩儿。五煞。四煞。三煞。二煞。尾煞。

〔第四折〕正在王脩然未审问此案时，杨兴祖因军功得金牌上千户，中途遇春香，且捉住卢医，来见王府尹，乃将此案结束。

〔登场人物〕赛卢医。旦儿。兴祖。随从。王。张千。李万。令史。谢祖。正旦。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乔牌儿。水仙子。沽美酒。太平令。收江南。

题目　　送亲嫂小叔枉招罪

正名　　救孝子贤母不认尸

（《小说月报》22卷1号，1931年1月）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杂剧

元张寿卿撰　　《元曲选》（庚集上）本

〔第一折〕赵汝州写信给洛阳太守刘辅，说要见谢金莲。刘嘱咐下人说，赵来时，只说谢已嫁人。他留赵住在后花园，又嘱谢假装王同知之女去诱他，他们一夜在花下相遇。赵便邀她进房饮酒。她去时，允他明夜带酒来同喝。

〔登场人物〕正旦：谢。冲末：刘。外：赵。张千。梅香。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后庭花。金盏儿。醉中天。赚煞。

〔第二折〕第二夜，谢将一瓶花，一樽酒，来回礼。这花乃是红梨花。二人正在唱酬欢饮间，嬷嬷来了，将谢唤了去。赵仍只一个人留在那里。

〔登场人物〕赵。谢。梅香。净：嬷嬷。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哭皇天。乌夜啼。贺新郎。四块玉。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一煞。尾煞。

〔第三折〕太守下乡劝农去，吩咐张千，要是赵去时，将银马赠他。这时，赵正在想念谢不置。有一天，一个卖花三婆到园中偷采花枝，为赵撞见。赵将红梨花给他看，她连说有鬼有鬼，便告诉他，她的儿子也为一个妇人执了红梨花的所害死。这妇人乃是王同知之女，死后一灵不昧，专迷惑少年秀才。赵闻之，大惊，乃不别太守而去。

〔登场人物〕正旦：花婆。赵。刘。张千。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快活三。鲍老儿。十二月。尧民歌。乱柳叶。上小楼。么篇。煞尾。

〔第四折〕赵中了状元，至洛阳为县令。刘太守设宴请他，他醉卧宴间。太守命谢为他打扇，扇上插有一枝红梨花。赵醒来见她，大惊失措，连呼有鬼。太守乃出来，为他剖释一切。原来是太守怕他迷恋烟花，失了进取之心，故为此计也。于是两口儿乃成合。

〔登场人物〕谢。刘。赵。张千。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挂玉钩。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水仙子。

题目　　赵汝州风月白纨扇

正名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小说月报》22卷2号，1931年2月）

便宜行事虎头牌杂剧

元李直夫撰　　《元曲选》（丙集上）本

〔第一折〕山寿马为金牌上千户，镇守边界。一日，正在打猎，他叔叔银住马和婶婶来望他。朝廷又有使命来，以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将那千户印子交给手下得力的人。他便将印给了银住马。

〔登场人物〕旦：茶茶。六儿。冲末：老千户。老旦。正末：千户。属官。外：使命。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一半儿。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老千户到渤海寨以家小到夹山口；顺便去访问他哥哥金住马，他极力劝他不要喝酒。他度日甚艰，老千户便送他一领绵衣而别。

〔登场人物〕老千户。老旦。正末。金住马。

〔正末唱〕双调五供养。落梅风。阿那忽。慢金盏。石竹子。大拜门。山石榴。醉娘子。相公爱。不拜门。也不啰。喜人心。醉也摩娑。月儿弯。风流体。忽都白。唐兀歹。离亭宴煞。

〔第三折〕八月十五日，老千户正在喝酒，却被贼兵打破了山夹口，掳了人口马匹去。他连忙追去夺回。元帅山寿马知道这事，便令人勾他。他几次抗令不去，后来，只得叫关西曳剌一铁索将他捉去。元帅判他斩罪。他动以情，婶婶、妻动以情，也都不肯，经历们去求，也不肯。后来，知他曾夺回人马，便赦死杖百，狗儿替了六十，他打四十。

〔登场人物〕老千户。老旦。杂当。外：经历。净：左右勾事人。外：

曳剌。正末。祗候。旦。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搅筝琶。胡十八。庆宣和。步步娇。沽美酒。太平令。雁儿落。得胜令。鸳鸯煞。

〔第四折〕第二天，元帅又担酒牵羊，与叔叔暖痛去。到了后来，他才开了门。元帅说明，打他的不是他，乃是虎头牌也。于是大家和好如初。

〔登场人物〕老千户。老旦。正末。旦。经历。祗从。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伴读书。笑和尚。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尾煞。

题目　　枢院相公大断案

正名　　便宜行事虎头牌

（《小说月报》22卷2号，1931年2月）

秦修然竹坞听琴杂剧

元石子章撰　　《元曲选》（壬集上）本

〔楔子〕郑彩鸾父母双亡，她幼年曾与秦修然指腹为婚。因朝廷下旨，凡二十岁以上之女子非出嫁不可。她便去出家。将产业交了都管。

〔登场人物〕正旦：郑。外：都管。老旦：老道姑。

〔正旦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梁州尹到郑州上任。秦修然去见他，便留在书房读书。半月之后，秦到城外散步，恰好天色已晚，见一草庵，便去投宿，不料即为彩鸾修真之所。二人说起前事，便一同住宿。天明而去。

〔登场人物〕正旦。副末：秦修然。外：梁州尹。张千。小道姑。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

芦。么篇。后庭花。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又过了半月，修然夜夜到庵中去的事，为梁州尹所知，他便设计，叫嬷嬷去骗修然说，城外庵中，有一个少年鬼道姑，专一迷少年。修然大惊，便匆匆上京求名而去。一面梁州尹却到城外去访道姑，请她至衙旁白云观为住持。

〔登场人物〕梁。张千。秦。正旦。小姑。净：嬷嬷。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快活三。鲍老儿。耍孩儿。尾声。

〔第三折〕修然中了状元，选了郑州通判。梁州尹设计使他到白云观与彩鸾相见。他见了彩鸾还以为是鬼呢。但梁州尹却使他们成了婚事。

〔登场人物〕梁。秦。张千。正旦。小姑。嬷嬷。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么篇。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尾煞。

〔第四折〕老道姑一病三月。病愈后去寻彩鸾，却知她已嫁人，便要去寻她一场。到了她家时，道姑指说她了一顿。她请出州尹来劝她。不料这府尹正是她失散了的丈夫，于是这一对老夫妻也团圆了。

〔登场人物〕梁。秦。正旦。小姑。老道姑。都管。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乔牌儿。雁儿落。得胜令。甜水令。折桂令。沽美酒。太平令。离亭宴煞。

题目　　郑彩鸾草庵学道

正名　　秦修然竹坞听琴

（《小说月报》22卷2号，1931年2月）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

元戴善夫撰　　《元曲选》（丁集上）本

〔第一折〕宋祖差陶縠至南唐，欲说降了唐主；唐主托病不朝，只由丞相宋齐丘管待着，又叫韩熙载任招待。熙载命妓弱兰奉酒，縠不为之动。

〔登场人物〕冲末：宋。祇从。外：韩。乐探。正旦。正末。驿吏。众妓。张千。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后庭花。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后庭花。赚煞。

〔第二折〕韩见壁上题诗十二字，知乃“独眠孤馆”四字。于是设计命弱兰假作驿吏寡妇烧夜香。果然陶学士被赚，二人成了婚好。全没了威严之态。她乞求珠玉。他便写了一首《风光好》给她。

〔登场人物〕宋。张千。韩。正旦。梅香。正末。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贺新郎。牧羊关。隔尾。牧羊关。红芍药。菩萨梁州。三煞。二煞。煞尾。

〔第三折〕第二天，宋齐丘等请他宴会，说唐主病快好了，宴次，出弱兰命唱《风光好》，他还是脸如刮霜。后来，说破了，他便隐几而卧，宋、韩各去了。他知道不能见唐主，也不能回汴梁，便决定投奔杭州钱俶处，别寻个前程。并与秦弱兰约定要娶她。

〔登场人物〕宋。张千。韩。正旦。陶。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三煞。二煞。黄钟煞。

〔第四折〕陶縠到了杭州不久，宋主遣曹彬下江南，秦弱兰也投杭州，钱王收留了她，要待机会使她与縠相见。一日，在湖山堂上设宴，当宴使弱兰出来，且使縠躲于众人中。他假使一官冒为陶縠，弱兰不认他。他又使他在人丛中自去找縠。她寻到了他，他又不认。她欲冲阶自杀。钱王连忙止住了她，说明缘由，使他二人团圆。

〔登场人物〕外：钱王。近侍。卒子。陶。乐探。正旦。净。官。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快活三。鲍老儿。哨遍。耍孩儿。一煞。二煞。煞尾。

题目　　宋齐丘明识新词藻　韩熙载暗遣闲花草

正名　　秦弱兰羞寄断肠词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

（《小说月报》22卷2号，1931年2月）

张孔目智勘魔合罗杂剧

元孟汉卿撰　　《元曲选》（辛集下）本

〔楔子〕李德昌问卦知有百日之灾，要到南昌做买卖去躲避。他的堂兄弟却常调戏他妻。因此她不安心他去。

〔登场人物〕冲末：李彦实。净：李文道。正末：德昌。旦儿。倈儿。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德昌去后，文道来调戏他嫂嫂，却为他父亲打下。德昌冒雨而去，病倒在五道将军庙。恰遇一老者高山，乃请他带信到家。

〔登场人物〕文道。旦。彦实。正末。外：高山。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醉扶归。一半儿。金盏儿。后庭花。赚煞。

〔第二折〕高山到了他家，先遇见李文道，李忙将了毒药去毒死了他。他妻去时，把他运回家，已经死了。文道逼她不从，便告了她，屈打成招。

〔登场人物〕高山。文道。旦。倈。正末。净：孤。张千。丑：令史。

〔正末唱〕黄钟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寨儿令。神仗儿。节节高，者刺古。挂金索。尾。

〔第三折〕都孔目张鼎，劝农回来，已换新官。他见了刘玉娘，知是冤枉，便去诉新官。言辞顶撞。新官要他三天之内将此案审结。

〔登场人物〕外：府尹。张千。令史。旦。正末：张鼎。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醋葫芦。么篇。金菊香。醋葫芦。么篇。么篇。后庭花。双雁儿。浪来里煞。

〔第四折〕张孔目提出刘玉娘来仔细审问；她说出卖魔合罗的高山来，于是提到他，又由他说起李文道来，于是此案乃大明。玉娘被释，张鼎也得官。

〔登场人物〕旦。正末。彦实。文道。张千。府尹。高山。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叫声。喜春来。红绣鞋。迎仙客。白鹤子。么篇。么篇。么篇。么篇。么篇。叫声。醉春风。滚绣球。倘秀才。蛮姑儿。快活三。鲍老儿。鬼三台。剔银灯。蔓菁菜。穷河西。柳青娘。道和。煞尾。

题目　　李文道毒药摆哥哥　萧令史暗里得钱多

正名　　高老儿屈下河南府　张平叔智勘魔合罗

（《小说月报》22卷3号，1931年3月）

吕洞宾度铁拐李岳杂剧

元岳伯川撰　　《元曲选》（丙集下）本

〔第一折〕岳寿为吏清正，因接新官韩魏公不着，便回家吃饭。见一道士在门口胡骂，便吊在门前，自去吃饭。不料魏公却微行而至，放去了先生。岳寿命张千去责问他，乃知他即是新官。他们都吓得要死，岳寿跌倒，抬回家去。

〔登场人物〕旦：李氏。外：吕洞宾。俫儿。正末：岳寿。张千。外：韩魏公。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金盏儿。醉扶归。金盏儿。后庭花。金盏儿。赚煞尾。

〔第二折〕岳寿被吓，病倒在家。韩魏公到衙查问文卷，无错，

知他是个能吏，便命孙福送了十个银子给他养病。他病已深，看看待死，便嘱咐了他们一场而死。

〔登场人物〕皂隶人众。韩。孙福。正末。倈。旦。张千。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叨叨令。倘秀才。滚绣球。脱布衫。小梁州。么篇。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三煞。二煞。煞尾。

〔楔子〕岳寿到了阎王处，正要叫他下油锅，却有吕洞宾救了他，以他为弟子。因他妻已把他尸身烧坏，乃借李屠尸还阳，名为李岳，号铁拐。

〔登场人物〕正末。吕。外：阎王。判官。牛头马面。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三折〕他借尸还魂，成了一个瘸子，李屠的父、妻、子，他俱是不认得的。他一心只要回家去。

〔登场人物〕净：李老。旦。倈。正末。众。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雁儿落。得胜令。庆东原。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太清歌。川拨棹。鸳鸯煞。

〔第四折〕他进岳寿之门与大嫂、孙福、张千相认，李屠的父与媳又追了来，他们争夺他不已。同去见官。韩魏公也断不了。遂由吕洞宾来，领了他去朝元，与七仙相见。

〔登场人物〕岳。旦。倈儿。正末。孙福。张千。李老。旦儿。韩。从人。吕。诸仙。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十二月。尧民歌。红绣鞋。喜春来。迎仙客。普天乐。快活三。鲍老催。上小楼。么篇。耍孩儿。二煞。煞尾。

题目　　韩魏公断借尸还魂

正名　　吕洞宾度铁拐李岳

（《小说月报》22卷3号，1931年3月）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杂剧

元孙仲章撰　　《元曲选》（丁集下）本

〔第一折〕王小二因穷苦，到刘员外家中去求钞。他因打狗，倒打破了一只尿缸，反说狗咬他，因此与员外争闹，声言要杀他。刘妻因此责他立下一纸保辜文书。

〔登场人物〕丑：王小二。正末：刘。旦：刘妻。街坊。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赚煞。

〔楔子〕十日后，刘妻却叫她的情人王知观杀了刘员外，取了芝麻罗头巾，减银环子为信物。他杀刘后，刘妻以保辜文书为证，一口咬定是王小二杀的。

〔登场人物〕旦。净：道士王知观。正末。街坊。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二折〕他们到了当官，官是一个糊涂虫，只由赵令史作主，于是屈打成招。到了半年后，又去追头巾、环子。小二无奈，妄指在某处埋着。恰好一个庄家向张千讨草钱，也被赚入牢中，知道了这事。途中遇见王道士，便对他说着。王连忙将头巾等埋到那处去。新官到任三日，便判斩。都孔目张鼎恰好遇见了他，知道必有冤枉，便说明头巾埋了半年，一点不坏，其中当有他情。于是府尹限他三日问成此案。

〔登场人物〕丑：庄家。净：王道士。外：府尹。净：孤。张千。旦。王小二。赵令史。祗候。正末：张鼎。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牧羊关。贺新郎。牧羊关。隔尾。黄钟煞。

〔第三折〕张鼎勘问王小二，又问张千，追出庄家来，庄家又追出一个道士来。于是他乃设计骗刘妻招出真情，捉来王知观，一

切案情乃焕然大明。

〔登场人物〕张千。王小二。正末。庄家。旦。王道士。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醋葫芦。么篇。么篇。挂金索。醋葫芦。么篇。后庭花。梧叶儿。金菊香。浪来里煞。

〔第四折〕果然在三日内问成了这案。于是府尹赏赐张孔目，保举为县令，而罚了赵令史。

〔登场人物〕府尹。祗候。正末。令史。一行人。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乔牌儿。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

题目　　赵令史为吏见钱亲　王小二好斗祸临身

正名　　望京店庄家索冷债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

（《小说月报》22 卷 4 号，1931 年 4 月）

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

元宫大用撰　　《元曲选》（己集上）本

〔楔子〕范巨卿与张元伯为生死之交，同孔仲山、王仲略等并在太学。他们分散归家。范与张约，二年后今月今日去拜访他老母。张云，当杀鸡炊黍等他。

〔登场人物〕正末：范。冲末：张。孔。净：王。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二年后，范巨卿赴约。在酒店中歇足，遇见了王仲略，他窃了孔仲山的万言策，自己献了上去，得了杭州佥判，也在那里喝酒。二人便同到张元伯处。元伯已自杀鸡炊黍等着。他拜母之后，不久便别去，张也约他，明年当到山阳去回访他。

〔登场人物〕丑：酒保。净：王。正末：范。冲末：张。老旦：卜儿。家僮。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六么序。么篇。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二人别后未经一载，张元伯忽一病不起。他临危时说，非待巨卿来，灵车不动。这时，太守第五伦正去征聘巨卿，他坚不就辟。午睡时，梦元伯来告他已死。他便着素衣，连忙奔丧去。

〔登场人物〕张。范。卜儿。旦儿。俫儿。外：第五伦。祗从。家僮。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关。隔尾。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哭皇天。乌夜啼。三煞。二煞。黄钟尾。

〔第三折〕元伯死后七日，他们预备葬了他，却拖不动轜车。巨卿恰在这时赶到，哭奠了一番，便亲自拖车，居然车动。葬后哭拜而到他家里歇着。

〔登场人物〕范。卜儿。旦儿。俫儿。众街坊。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梧叶儿。挂金索。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胜葫芦。后庭花。青哥儿。柳叶儿。醋葫芦。么篇。么篇。高过浪来里。随调煞。

〔第四折〕巨卿在元伯坟院种松栽柏。百日之后，第五伦奉了圣旨来征辟他。孔仲山却做了马前走卒。巨卿见他而惊，第五伦乃亦举荐了他，并治王仲略之罪。

〔登场人物〕赵。孔。第五伦。王。祗从。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十二月。尧民歌。耍孩儿。二煞。一煞。煞尾。

题目　　义烈传子母褒扬

正名　　死生交范张鸡黍

（《小说月报》22卷5号，1931年5月）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

元石君宝撰　　《元曲选》（乙集下）本

〔楔子〕洛阳府尹郑公弼有子元和，他命他赴选去，叫张千伏侍他同去。

〔登场人物〕外：郑府尹。末：郑元和。张千。

〔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春天，赵牛斤和刘桃花请了李亚仙在曲江池上赏春。元和经过那边，顾恋不已，三坠其丝鞭。亚仙便请他过去同席。他请她上马，同到她家去了。

〔登场人物〕净：赵。外旦：刘。正旦：李亚仙。梅香。末。张千。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醉中天。金盏儿。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两年之后，元和金尽，被虔婆逐出，与人送殡唱挽歌度日。张千回家报信。郑府尹亲自追来。将他打死在杏花园。亚仙连忙去看他，叫醒了他，却为虔婆所迫归。

〔登场人物〕郑府尹。张千。正旦。梅香。卜儿。末。净。

〔正旦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末净唱：商调尚君马）隔尾。牧羊关。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黄钟煞。

〔第三折〕大雪纷纷扬扬，亚仙命梅香去寻了郑元和来。她不顾虔婆之责备，要元和同住着，奋志求名。

〔登场人物〕正旦。梅香。末。净。卜儿。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十二月。尧民歌。满庭芳。耍孩儿。三煞。二煞。尾煞。

〔第四折〕元和一举入第，授为洛阳县令，不肯认父。赖亚仙苦劝，父子乃和好如初。

〔登场人物〕郑府尹。张千。末。祗从。正旦。净。卜儿。梅香。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

题目　　郑元和风雪卑田院

正名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小说月报》22卷5号，1931年5月）

鲁大夫秋胡戏妻杂剧

元石君宝撰　　《元曲选》（丁集上）本

〔第一折〕刘秋胡娶妻罗梅英，三朝后，请了丈人丈母来喝酒，正在这时，勾军人却来勾了秋胡去当兵，一刻也不能停留。

〔登场人物〕老旦：卜儿。正末：秋胡。净：罗大户。搽旦：卜罗。正旦。梅英。媒婆。外：勾军人。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胜葫芦。后庭花。柳叶儿。赚煞。

〔第二折〕十年之后，秋胡一去，毫无消息。李大户生心欲娶她为妻，假说秋胡已死。他与罗大户定计，去娶她。倒被她抢白一顿而去。

〔登场人物〕净：李大户。罗。卜儿。正旦。罗。搽旦。鼓乐。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呆骨朵。倘秀才。滚绣球。脱布衫。醉太平。叨叨令。煞尾。

〔第三折〕这时，秋胡已得了官，做了中大夫，告假回家，鲁昭公又赐他黄金一饼。他到了近家时，换了一身便衣，在桑园中，他见一个美妇在采桑，便去调戏她，又送给她金饼，倒吃她一场大骂。

〔登场人物〕秋胡。卜儿。正旦。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普天乐。满庭芳。上小楼。十二月。

尧民歌。耍孩儿。二煞。三煞。煞尾。

〔第四折〕秋胡到了家，拜见了母亲，母亲叫他妻出见，原来便是采桑妇。梅英不肯认他，只要他一纸休书。正在这时，李大户又带了人来抢亲，却为秋胡喝左右缚送县中究治。秋胡母说，她如不认夫，她便撞死，于是她只好认了他。

〔登场人物〕卜儿。秋胡。祗从。正旦。李大户。罗。搽旦。杂当。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甜水令。折桂令。乔牌儿。豆叶黄。川拨棹。殿前欢。雁儿落。得胜令。鸳鸯煞。

题目　　贞烈妇梅英守志

正名　　鲁大夫秋胡戏妻

（《小说月报》22卷5号，1931年5月）

相国寺公孙合汗衫杂剧

元张国宾撰　　《元曲选》（甲集下）本

〔第一折〕张义和妻子同在楼上饮酒，赏雪，见一大汉醉倒雪地上，便命人扶他进门，给了他酒食盘缠。他子孝友，见这人好一条大汉，便认他为兄弟，留住了他。又有一个赵兴孙因不平打杀了人，递配沙门岛，也由此过，他们又送他十两银子。倒在雪地上的大汉名陈虎，见了，便要抢了他的。亏得赵氏父子又给了他。

〔登场人物〕正末：张义。净：卜儿。张孝友。旦儿。兴儿。丑：店小二。净邦老：陈虎。外：赵兴孙。解子。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后庭花。青哥儿。赚煞尾。

〔第二折〕孝友妻有孕，十八月未生。陈虎劝他们夫妻瞒了父母到徐州东岳庙问玉杯珓儿。他们听信了他的话而去。这里，父母知道了，便追了去。他们不肯回，只得取了汗衫，各执一半以为

纪念而去。恰在这时，张家失火，烧得干干净净。老夫妇二人只得叫化为生。

〔登场人物〕张孝友。兴儿。邦老。旦。正末。卜儿。

〔正末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鬼三台。紫花儿序。调笑令。络丝娘。么篇。耍三台。青山口。收尾。

〔第三折〕十八年后。这时，张孝友妻已生下一个孩子，十八岁了。张孝友在十八年前，被陈虎推下水去，他娶了他妻李玉娥。玉娥一心只想报仇。她叫孩子去中武举，又给他一半汗衫，叫他寻张员外。他果然中了武状元，在相国寺舍斋。张员外夫妻叫化至寺，误以他为孝友，又出汗衫。张员外乃知其中消息，但只叫他告诉母亲，不必告诉父亲。他将他们带到家去。

〔登场人物〕邦老。旦儿。小末。俫儿。正末。卜儿。杂当。外：长老。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快活三。朝天子。四边静。普天乐。上小楼。么篇。脱布衫。小梁州。么篇。耍孩儿。煞尾。

〔第四折〕小张豹是本处提察使。他先回家，母亲将这事告诉了他，他便立刻要去捉陈虎。这时，赵兴孙做了巡检，见张员外经过，便拜认了他。他们二人到金沙院。和尚恰是张孝友，他未死，乃为渔船所救。于是父母妻子团圆。陈虎也捉了来。由李府尹宣断一切。

〔登场人物〕邦老。旦儿。小末。赵兴孙。弓兵。正末。卜儿。张孝友。僧人。外：府尹。祗从。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小将军。清江引。碧玉箫。沽美酒。太平令。雁儿落。得胜令。殿前喜。

题目　　东岳庙夫妻占玉珓

正名　　相国寺公孙合汗衫

（《小说月报》22卷6号，1931年6月）

薛仁贵荣归故里杂剧

元张国宾撰　　《元曲选》（乙集下）本

〔楔子〕薛仁贵不肯做庄农生活，每日价只是抡枪使棒。一日闻绛州招义军，便辞父母妻子而去。

〔登场人物〕正末：孛老。卜儿。旦儿：柳氏。冲末：仁贵。

〔正末唱〕仙吕端正好。

〔第一折〕高丽王命葛苏文攻唐，唐军无大将，总管张士贵与战大败，亏得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得了五十四件大功，定了辽国；张士贵却都赖为己有。二人争功不决。徐茂公命监军杜如晦证明，张还不服。于是二人比箭之后，以功归薛。薛酒醉梦归家。

〔登场人物〕净：高王。卒子。丑：葛。外：徐。净：张。正末：杜。薛。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金盏儿。赚煞尾。

〔第二折〕他父母正在思念他，家中又贫苦无以为生。他回家了，在十年后回家了，他父母正在要买酒买肉款待他，却见张士贵命旨来捉他，要杀坏了他。他一惊而醒，便恳求徐茂公放他回家。茂公以女妻之。

〔登场人物〕孛老。卜儿。薛。张。徐。卒子。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梧叶儿。后庭花。双雁儿。醋葫芦。么篇。浪来里煞。

〔第三折〕他归家，清明日在途中遇见旧友伴哥，打听家中消息，伴哥不知是他，骂了他一顿，又说他父母如何的想念他。他便急急的归去了。

〔登场人物〕丑：禾旦。正末：伴哥。薛。卒子。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十二月。尧民歌。上小楼。满庭芳。

快活三。迓鼓儿。鲍老儿。耍孩儿。一煞。煞尾。〔丑唱〕双调豆叶黄（开场）。

〔第四折〕薛与徐小姐归家拜见了父母，父母出于意外。又见了妻。正在合家团圆时，徐茂公又奉了圣诏，给他们加官进爵。

〔登场人物〕杜。孛老。卜儿。旦儿。薛。小旦。卒子。徐。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殿前欢。甜水令。折桂令。喜江南。沽美酒。太平令。

题目　　徐茂公比射辕门

正名　　薛仁贵荣归故里

（《小说月报》22卷6号，1931年6月）

陈季卿误上竹叶舟杂剧

元范子安撰　　《元曲选》（己集下）本

〔楔子〕陈季卿流落不遇，到故人青龙寺住持惠安和尚处求济助。

〔登场人物〕冲末：陈。外：惠安。丑：行童。

〔冲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陈季卿在寺中温习经史。吕洞宾奉师命要度他出门，他不省悟。吕因他归心颇切，便将一片竹叶儿放在图中，变了一只小舟。他睡着了。

〔登场人物〕冲末。外。丑。正末：吕。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醉中天。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陈于中途迷路，吕却引了列御寇、张子房、葛仙翁来指点他，他终于未悟。

〔登场人物〕陈。吕。外三人。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雁儿落。得胜令。挂玉钩。沽美酒。

太平令。甜水令。折桂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鸳鸯煞尾。

〔第三折〕陈在江边，见一只渔舟，便要他渡过江去。渔父直送他到家门口。他至家拜见了父母，与妻子谈了一会，便又乘了渔舟赴举去。不料中途舟覆，他却一惊而醒。醒后，他去追道人。

〔登场人物〕正末：渔夫。陈。行童。外：孛老。卜儿。老旦。旦儿。倈儿。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贺新郎。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啼。三煞。二煞。黄钟尾。

〔第四折〕陈追上了吕，哀求他引度。于是东华帝君引了七仙上场，宣命他做了纯阳弟子，同去赴蟠桃会。

〔登场人物〕列。张。葛。陈。吕。东华。又七人。

〔列唱〕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十二月。尧民歌。煞尾。

题目　　吕洞宾显化沧浪梦

正名　　陈季卿误上竹叶舟

（《小说月报》22卷7号，1931年7月）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杂剧

元李行道撰　　《元曲选》（庚集上）本

〔楔子〕张海棠卖俏求食，一心要嫁与马员外。她哥哥张林，不忍而出门去。她母亲只好顺其意而嫁了她。

〔登场人物〕老旦：卜儿。正旦：海棠。副末：马员外。冲末：张林。

〔正旦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海棠嫁后，生了一子。一天，她的哥哥张林来寻她要钱，她不敢给他。但马的大妻却劝她把头面衣服给了他。马员外

回时，她却谮说她把东西给了奸夫。员外大怒而气倒。大妻乘机用药害死了他，却说是她害的。

〔登场人物〕搽旦：大妻。正旦。张林。马均卿。俫儿。赵令史。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后庭花。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妻妾二人自马死后，便争产争子，告到当官。官苏顺极胡涂。一切委托赵令史。于是海棠乃被屈打成招，解到开封府治罪。

〔登场人物〕净：孤。祗从。赵令史。搽旦。正旦。俫儿。二净：街坊。二丑：老娘。

〔正旦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梧叶儿。山坡羊。金菊香。醋葫芦。么篇。么篇。么篇。后庭花。双雁儿。浪来里煞。

〔第三折〕海棠到了开封府。在一酒店内遇张林。海棠向其诉冤，林大不忍。赵令史和马妻却正追来，要嘱解差杀海棠。为林指破而逃。

〔登场人物〕二净：解差。丑：酒保。正旦。张林。搽旦。赵令史。

〔正旦唱〕黄钟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古寨儿令。古神仗儿。节节高。挂金索。尾声。

〔第四折〕开封府尹是包拯。他推详案情。知有冤弊。乃调集人证，巧设一计。在地上用石灰画了一阑，叫二妇拽孩子出阑外。拖得出的是真母。海棠二次拽不出，包乃知她为孩子真母。于是遂申雪了她。

〔登场人物〕冲末：包。丑：张千。祗从。正旦。解子。张林。搽旦。俫儿。街坊。老娘。赵令史。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步步娇。乔牌儿。甜水令。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挂玉钩。庆宣和。水仙子。

题目　　张海棠屈下开封府

正名　　包待制智勘灰阑记

（《小说月报》22卷7号，1931年7月）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杂剧

元曾瑞卿撰　　《元曲选》（辛集上）本

〔楔子〕郭华上京应举，落第不归。因恋着胭脂铺中的一位女郎王月英，每托买胭脂为名，与她闲谈。

〔登场人物〕老旦：卜儿。正旦：月英。梅香。末：郭华。

〔正旦唱〕仙吕赏花时。

〔第一折〕月英思念郭华不已，渐成消瘦。梅香暗中问她原由，乃知其故。她便写下一幅笺，托梅香送给郭华。

〔登场人物〕正旦。梅香。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金盏儿。后庭花。柳叶儿。赚煞尾。

〔第二折〕月英的笺到了郭华手中，乃约他在元夜在相国寺观音殿相候。那一夜，郭华酒醉了，睡在殿中，月英来推他不醒，便留下绣鞋香帕在他怀中而去。郭华醒来，见了鞋帕，便十分懊悔，吞帕而死。他的家童以为是和尚害死的，便拖他见官去。

〔登场人物〕郭。正旦。梅香。净：和尚。丑：琴童。外：伽蓝。净：鬼力。

〔正旦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滚绣球。呆骨朵。煞尾。

〔第三折〕琴童捉了和尚到包待制衙门告状。包公便命张千假扮货郎，以卖绣鞋为名。王月英的母亲见了绣鞋，知是女儿元夜失落了的，便叫住货郎，不料张千却拖了她去，又勾了月英来，乃知一切情事，便命张千带月英到相国寺找香帕。

〔登场人物〕外：包拯。净：张千。祗从。琴童。和尚。卜儿。正旦。

梅香。

〔正旦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煞尾。

〔第四折〕张千押了月英至观音殿，郭华口中微露手帕，月英把它拉出去，郭华便复活了。于是包待制乃主张使他们二人成亲。

〔登场人物〕杂当。张千。正旦。郭华。卜儿。包待制。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殿前欢。沽美酒。太平令。川拨棹。七兄弟。梅花酒。收江南。

题目　　郭秀才沉醉误佳期

正名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小说月报》22卷9号，1931年9月）

㑳梅香骗翰林风月

元郑德辉撰　　《元曲选》（庚集下）本

〔楔子〕白敏中之父曾与裴度说定联络儿女姻亲。后二人俱死。敏中至京求完这个亲事。裴夫人却使他们以兄妹之礼见。也使“㑳梅香”樊素拜见哥哥。且留敏中在后花园中万卷堂上安歇。

〔登场人物〕正末：白。老旦：夫人。旦儿：小蛮。正旦：樊素。院公。

〔正旦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小蛮一心思念着敏中，他亦记挂着她。她悄悄的做了一个紫香囊，要乘一个便送给了他。有一天，樊素逗引她去游园。白正在弹琴。她便把香囊抛在他房门口。白见了香囊，益增相思。

〔登场人物〕白。旦儿。正旦。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

寄生草。么篇。六么序。么篇。赚煞。

〔第二折〕白因相思而病。夫人令樊素去探问，他乘机托她去与小蛮通达情思。小蛮约他当夜到书房来。

〔登场人物〕夫人。正旦。白。旦儿。

〔正旦唱〕大石调念奴娇。六国朝。初问口。归塞北。雁过南楼。六国朝。喜秋风。归塞北。怨别离。归塞北。净瓶儿。好观音。随煞尾。

〔第三折〕白与小蛮正在后花园相会，夫人忽来撞见，便先责备樊素，却被她三言两语的推托开了，且反诉说夫人的不是。后又叫来小蛮和白来，责了一顿，白预备第二天动身去求名。樊素代小姐为他送行，叮嘱他几句话。

〔登场人物〕白。正旦。旦儿。夫人。

〔正旦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鬼三台。金蕉叶。调笑令。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么篇。络丝娘。雪里梅。青山口。收尾。

〔第四折〕白状元及第，奉圣人命由李尚书绛主婚。李先命官媒及山人去说亲下定。白继至，先不露姓名。后乃为樊素所识破。遂拜岳母成亲。李尚书恰至，宣布圣人之命，封赠一家门。

〔登场人物〕外：李。净：官媒。丑：山人。祗从。院公。夫人。旦儿。白。正旦。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驻马听。乔牌儿。豆叶黄。滴滴金。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落梅风。沽美酒。太平令。

题目　　挺学士傲晋国婚姻

正名　　㑳梅香骗翰林风月

（《小说月报》22卷9号，1931年9月）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杂剧

元乔梦符撰　　　《元曲选》（戊集下）本

〔楔子〕杜牧之为翰林侍读，因公干至豫章。太守张尚之命张好好劝酒饯行。

〔登场人物〕冲末：张。净：张千。旦：张好好。正末：杜牧之。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么篇。

〔第一折〕三年后，牧之又至扬州，太守牛僧孺设酒款待，席间，又出一女劝酒。此女原即为张好好，过继给僧孺为义女者。席间甚有顾恋之意。

〔登场人物〕外：牛。左右亲随。正末。家僮。旦：张好好。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后庭花。青哥儿。赚煞尾。

〔第二折〕第二天，他同家僮上翠云楼游玩。因昨日中酒，不觉得睡了。见张好好领了梅、竹、桃、柳四人与他劝酒，不觉得又醒了。

〔登场人物〕张千。正末。家僮。旦。四旦。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醉太平。脱布衫。小梁州。么篇。一煞。煞尾。

〔第三折〕杜牧之在扬州，牛太守只不见他，只着他在翠云楼上赏玩，甚是无聊。便欲回程。有白文礼请他饯行。席间说起张好好，乃知果为三年前在豫章所见之人。他托白圆成此事。白一力担任，许于事成时通知他。

〔登场人物〕外：白。杂当。正末。家僮。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牧羊关。一煞。黄钟尾。

〔第四折〕牛太守任满进京，牧之只不见他，他知因前事怀恨，

便与白文礼定好一计，在金字馆设宴请他，当宴说定亲事，叫好好出来拜见。张尚之这时为京兆尹。圣人因牧之贪恋花酒，要责罚他，赖他保奏无事。这时也来了，将此事告知他，且劝他此后要早罢了酒病诗魔。

〔登场人物〕牛。白。随从。正末。旦。张府尹。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水仙子。雁儿落。得胜令。甜水令。折桂令。鸳鸯煞。

题目　　张好好花月洞房春

正名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小说月报》22卷9号，1931年9月）

玉箫女两世姻缘杂剧

元乔梦符撰　　《元曲选》（己集下）本

〔第一折〕韦皋恋着一个上厅行首名玉箫的，颇为她娘所不悦。她借了黄榜招贤的机会，劝说他去应举。于是二人只好相别了。韦皋约定三年后必来。

〔登场人物〕老旦：卜儿。末：韦皋。正旦：玉。梅香。

〔正旦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么篇。得胜乐。醉中天。后庭花。青哥儿。赚煞。

〔第二折〕韦皋去了数年，一无音信，玉箫思念不已，染成一病而死。临危时自画一像，令王小二送到韦处。

〔登场人物〕卜儿。玉。梅香。王小二。

〔正旦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上京马。梧叶儿。醋葫芦。金菊香。浪来里。后庭花。金菊香。柳叶儿。浪来里。高过随调煞。

〔第三折〕十八年后，韦皋已官至镇西大将军。一日至荆州节度使张延赏处宴会，张出其义女玉箫劝酒，韦见女貌似玉箫，名又

相同，乃欲向张求亲。张大怒，拔剑欲杀他。韦将兵围了张宅。赖玉箫劝韦罢围而去。各到朝中去奏闻圣上。

〔登场人物〕末。卒子。卜儿。外：张。正旦。

〔正旦唱〕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金蕉叶。调笑令。小桃红。鬼三台。秃厮儿。圣药王。麻郎儿。么篇。络丝娘。东原乐。拙鲁速。收尾。

〔第四折〕韦皋奏知了圣上，他命张延赏带女至京成亲。张无可奈何。至京后，韦命卜儿带了玉箫真容到张宅，假装求卖。张惊其同像同态，才知韦在宴上所言非假，深为感动。圣上乃于朝中宣了玉箫来，问她前因。于是二人遂续了两世姻缘。

〔登场人物〕张。韦。玉。卜儿。左右。外：唐中宗。一众。内侍。

〔正旦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乔牌儿。水仙子。搅筝琶。雁儿落。得胜令。甜水令。折桂令。落梅风。沽美酒。太平令。络丝娘。煞尾。

题目　　韦元帅重谐配偶

正名　　玉箫女两世姻缘

（《小说月报》22卷9号，1931年9月）

醉思乡王粲登楼杂剧

元郑德辉撰　　《元曲选》（戊集下）本

〔楔子〕王粲父早亡，只有老母在堂。母命他去求取功名，他于是登程而去。

〔登场人物〕老旦：卜儿。正末：王仲宣。

〔正末唱〕中吕赏花时。

〔第一折〕王粲到了京城，要谒见左丞相蔡邕，他一月不与接见，因要折他的锐气。店小二问他要账也不能还。一日，曹植在座，

粲又去见，邕不大理会他，粲愤然而出。邕乃托植假名送银马，叫他去见荆王刘表。

〔登场人物〕丑：店小二。正末。外：蔡邕。祗从。冲末：曹子建。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六么序。么篇。金盏儿。赚煞。

〔第二折〕粲到了刘表处，表与谈大悦，即封他为荆襄九郡兵马大元帅。表有二将蒯越、蔡瑁，拜他不理。不久，他便睡了，表亦不悦。他醒了，只好出门而去。

〔登场人物〕外：荆王。卒子。正末。二净：蒯、蔡。

〔正末唱〕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呆骨朵。倘秀才。滚绣球。煞尾。

〔第三折〕表不久死，粲流落荆州，不能归去，幸有许安道常常慰藉，也常请他登溪山风月楼。重阳节时，二人又登楼饮酒。仲宣颇有家思，酒醉之后，几欲堕楼自尽。亏得安道救住了。正在这时，使命来了，宣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兼管左丞相事。

〔登场人物〕副末：许达。从人。仲宣。外：使命。

〔正末唱〕中吕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普天乐。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篇。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煞尾。

〔第四折〕粲为大元帅，邕与曹植同去见他。他礼植而不礼邕，将前言一一报复。植乃说明，一切皆老丞相之力，与他无干。于是他始拜于丈人之前，算是团圆。

〔登场人物〕蔡相。祗从人。曹。正末。卒子。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乔牌儿。水仙子。甜水令。折桂令。雁儿落。得胜令。离亭宴煞。

题目　　假托名蔡邕荐士

正名　　醉思乡王粲登楼

（《小说月报》22卷9号，1931年9月）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杂剧

元张国宾撰　　《元曲选》（壬集下）本

〔楔子〕苏文顺、孟仓士二人欲上京应举，各将儿女养于罗李郎家中，借了他的盘费而去。

〔登场人物〕冲末：苏。外：孟仓士。正末：罗李郎。丑：侯兴。净：汤哥。旦：定奴。

〔正末唱〕仙吕端正好。么篇。

〔第一折〕二十年后，汤哥与定奴俱长大了，罗李郎与他们配合了，生了一子，名受春。汤哥饮酒为非，甚是不好。一天，他醉了回来，为罗李郎打了一顿，且说，这是养他人儿女的下场。他便逼问侯兴，知非他的儿子。侯便劝他上京寻父。

〔登场人物〕汤。定奴。罗。侯。外：酒家。外：乐人。丑。倈儿。

〔正末唱〕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后庭花。醉中天。一半儿。醉扶归。后庭花。金盏儿。赚煞。

〔楔子〕侯兴知汤哥去了，便报知罗李郎，他即命拿了银子追去。侯兴却取了假银子去。追上了他，又假说要拿他。他只得拿了假银子逃。

〔登场人物〕侯。罗。汤。

〔正末唱〕仙吕赏花时。

〔第二折〕汤哥至银匠处换假银子，为官所捉。侯兴归后假报汤哥死耗。罗李郎一痛而病。侯兴拐了定奴、受春而逃，罗李郎带病去寻他。

〔登场人物〕外：银匠。汤。定奴。罗。侯。倈儿。

〔正末唱〕南吕一枝花。梁州第七。四块玉。红芍药。菩萨梁州。牧羊关。梧桐树。隔尾。牧羊关。尾煞。

〔第三折〕苏文顺奉命敕修相国寺。汤哥赦了死罪，在做工。罗

李郎追到此处，舍吃给众囚犯。汤哥认识了他，大叫父亲。他们便再相见。他买了甲头给他做。

〔登场人物〕苏。张千。丑。甲头。众夫役。汤。罗。丑：店小二。杂当。

〔正末唱〕商调集贤宾。逍遥乐。梧叶儿。后庭花。双雁儿。金菊香。么篇。么篇。醋葫芦。么篇。么篇。浪来里煞。（中插汤哥唱：商调金菊香。）

〔第四折〕苏文顺买了一个小厮，即受春，却不见银唾盂，吊起来追问。汤哥见了，也被吊着。罗来，见了官，原来是苏。孟仓士此时也带上拈香到相国寺来。于是大家相认。正在这时，他们捉住了一个偷马贼，原来是侯兴。定奴也来见父亲。大家父子相认，只剩下罗李郎一个暗自悲伤。

〔登场人物〕苏。张千。俫儿。汤。罗。孟。侯。定奴。

〔正末唱〕双调新水令。步步娇。沉醉东风。胡十八。川拨棹。七弟兄。捣练子。梅花酒。收江南。干荷叶。沽美酒。太平令。川拨棹。乱柳叶。水仙子。收尾。

题目　　莽汤哥崄钉远乡牌

正名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小说月报》22卷10号，1931年10月）

关汉卿传略

我们今年以兴奋而感谢的心情和全世界爱好人类最优秀遗产的人民，共同举行中国的最早的最伟大的一位戏曲家和诗人关汉卿的戏剧活动七百年的纪念。中国的戏曲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中国人民非常喜爱这样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是属于人民自己的，能够替人民表达出他们的喜悦与愤怒，同情和憎恨，以及人民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在封建王朝的受压迫的苦难的生活。差不多在每一个省和市，在每一个县和村，都有他们自己的地方戏。而最早的留存到今天的最好的若干戏本，则是关汉卿的创作。他是第一个作家创作了“杂剧”这样一种戏剧形式，同时，也是这个戏剧形式的一位最伟大的作者。

关汉卿是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人，约生于一二一〇年左右。当金代在一二三四年为蒙古王朝所灭的时候，他还是一位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他的戏剧活动，大约开始得很早。他的职业是医生。他曾在皇家的“太医院”里做过医官。因为他有机会经常地接近病人，他便对于人民的生活和心理有了很细致、深入的考察。这乃是他所以能够对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描写得那末栩栩如生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成就不仅仅止于此，他不仅剖析人民的

身体上的病症，他同时更有成就地且更为成功地在剖析着社会的病症。在他的那个时代，即元朝统治着中国的时代，虽然旧的封建贵族和地主被推翻了，虽然因为海外交通的畅通，中国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量地输出，形成了社会经济的一时繁荣的现象，但新的更严酷无理的压迫和剥削，却使广大的人民受到无可告诉的痛苦。特权阶级的横行无忌，捐税的繁重的负担，黑暗的官吏的贪酷和昏庸无知，都使人民遭受到空前的不幸的运命。特别是，蒙古的和色目的官，大都是不懂汉语的，依赖着作为翻译的“吏”为耳目，产生了更多的前代所很少发生过的悲剧。这些元代的悲剧，构成了关汉卿所写的剧本的主要题材。他揭发着那些可怕的小人物们的含冤负屈的故事，勇敢地在舞台上公开地表演着、控诉着。他是那样地同情于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而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为之号呼，为之尽量地倾诉着胸中的冤抑之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观众看到那些悲剧时是怎样地泪落涟涟、悲愤难平啊。他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血脉相连、呼吸相通的。在他的《窦娥冤》这部大悲剧里，他把窦娥作为当时受苦受难的小人物的代表了。窦娥为一个恶人所追求，但她勇敢地拒绝了他。他因之设计陷害她。黑暗的法律和不公平的审判，使窦娥不明不白地无辜地被杀害了。但窦娥是至死不屈伏的。她虽然含冤负屈以死，但她是坚定地斗争着。她代表了当时无量数的同样的无故被害的社会上小人物们，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民族的不可屈伏的贞坚的勇敢的气概。《鲁斋郎》是关汉卿的另一部重要的悲剧。那个鲁斋郎乃是一个特权阶级，他可以随意地压迫人民。他见到银匠李四的妻很美丽，就抢夺了去。在清明时，他在郊外见到张珪的妻生得很漂亮，又强行夺去。这些可能都是当时发生过的无数次的真情实事。后来，作者又假托宋朝的贤明的审判官包拯出来，设计把鲁斋郎斩了。那样的结局，在宋朝已是

不可能的事。何况在蒙古时代呢。《蝴蝶梦》写的也是一个特权阶级葛彪，他杀死了人，像揭下屋脊上的一片瓦，一点也不用担心法律制裁。有一天，因一位王老头子误撞到他的马头上，葛彪就把他打死了。王老头子的三个儿子为父亲报仇，也打死了葛彪。这却是一件大事，必须偿命。他们的母亲以她的亲生子王三去偿命，却求审判官包拯，释放了她丈夫前妻的二子王大、王二。这自我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包拯，竟把王三也释放了。那结局是作者的“姑作快意”之笔，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六部剧本，在其间，无疑地以悲剧为写得最好。但他的喜剧也不是不成功。他的《望江亭》是很美丽的一部喜剧，却仍是渗透着他的不可抑止的悲愤。谭记儿是一位美丽的寡妇，杨衙内想娶她为妾，她却嫁给了白士中。杨衙内因此设计要杀害白士中。谭记儿改扮渔婆，以她的勇敢和机智，取得了杨衙内的势剑金牌，救下了她丈夫的性命。他的《救风尘》写一个妓女赵盼儿，从一个凶狠的恶霸手下，救出了被欺骗、受压迫的另一个妓女。他的《调风月》，写一个婢女燕燕，和一个年轻的公子热恋着。不料那个公子却是来娶她的小姐莺莺的。她失恋了。她是那末疯狂地诅恨着，冤叫着，完全表现出一位小人物的狂热的爱情来。像这样的题材乃是关汉卿第一个捉到剧本里来的。就在这些喜剧里，他又是多么深刻地描写着不幸的人物和作者怎样地对于他们所表示的同情啊。

关汉卿也写着历史剧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剧本，描写着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特别是无依无靠的被压迫，受侮辱的小人物。他热情地写着，以整个生命和感情来写着。在中国，没有一位大戏剧家有写得像他那末多的剧本的，同时，也很少有像他那样地表现出对于社会上被压迫、受侮辱的小人物的同情，而为之作代表人，大声疾呼地控诉着的。凡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不是道

德崇高的，充满了对于苦难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为之奔走呼号的。我们的戏曲家关汉卿就是属于这样的伟大的作家之列。

他的戏曲活动在一二五〇年到一二八〇年达到了最高峰。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这在他的剧本里随处可以见到，同时，又是一位很幽默的诗人。他的故事曾广泛地流传于后代人所写的书籍里。他和写《西厢记》的王实甫，写《潇湘夜雨》的杨显之，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都是同情于遭受苦难的人民的戏曲家。他于一二七九年蒙古王朝灭了南宋王朝的时候，到过南宋的故都杭州。不知道他在那里有没有写出什么剧本来。现在，我们保存着关汉卿的剧本凡十八种，有悲剧，有喜剧，也有历史剧。我们是深深地宝爱着这一部分优秀的可珍奇的剧本的，不仅能读，其中有一部分还能舞台上演出。十三世纪的剧本到今天还能演出，而且是可信其为仍保持着原来的式样，这是多么大的幸运啊。

关汉卿的卒年大约是一三〇〇年左右。他活了将近九十岁。他离开我们已经七百年了，但他还像活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剧本，有的保持着原来的式样演出，有的保存着故事和题材而改变了演出式样，但不论怎样，都是能够十分地感动人的。为人民而写作，为人民作代言人的戏曲家是永远地不朽的，永远地会为人民所忆念着的。

论关汉卿的杂剧

关汉卿是一位大诗人，也是一位大戏曲作家。他所写的许多杂剧，都是很好的诗剧。今所知的关汉卿所创作的杂剧，凡六十七本：

(一)《唐明皇启瘗哭香囊》(亡)(有辑本，见《关汉卿戏曲集》九二五页)
(二)《风流郎君三负心》(亡)
(三)《老女婿金马玉堂春》(亡)
(四)《太长宫主认先皇》(亡)
(五)《请退军勾践进西施》(亡)
(六)《徐夫人雪恨万花堂》(亡)
(七)《诈妮子调风月》(存)
(八)《甲马营降生赵太祖》(亡)
(九)《金银交钞三告状》(亡)
(一〇)《刘盼盼闹衡州》(亡)
(一一)《邓夫人哭存孝》(存)
(一二)《荒坟梅竹鬼团圆》(亡)
(一三)《担水浇花旦》(亡)

（一四）《曹太后死哭刘夫人》（亡）
（一五）《薄太后救周勃》（亡）
（一六）《宋上皇御断鸳鸯簿》（亡）
（一七）《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存）
（一八）《鲁元公主三啖赦》（亡）（明钞本《录鬼簿》作《三吓吓》）
（一九）《吕无双铜瓦记》（亡）
（二〇）《风雪狄梁公》（亡）
（二一）《风雪贤妇双驾车》（亡）
（二二）《柳花亭李婉复落娼》（亡）
（二三）《唐太宗哭魏徵》（亡）
（二四）《晏叔原风月鹧鸪天》（亡）
（二五）《关大王单刀会》（存）
（二六）《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亡）
（二七）《双提尸鬼报汴河冤》（亡）
（二八）《开封府萧王勘龙衣》（亡）
（二九）《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存）
（三〇）《闺怨佳人拜月亭》（存）
（三一）《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存）
（三二）《关张双赴西蜀梦》（存）
（三三）《醉娘子三撇嵌》（亡）
（三四）《隋炀帝牵龙舟》（亡）
（三五）《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存）
（三六）《温太真玉镜台》（存）
（三七）《月落江梅怨》（亡）
（三八）《屈勘宣华妃》（亡）
（三九）《武则天肉醉王皇后》（亡）

（四〇）《汉元帝哭昭君》（亡）
（四一）《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存）
（四二）《丙吉教子立宣帝》（亡）
（四三）《楚云公主酹江月》（亡）
（四四）《翠华妃对玉钗》（亡）
（四五）《感天动地窦娥冤》（存）
（四六）《介休县敬德投唐》（亡）
（四七）《刘夫人救哑子》（亡）
（四八）《金谷园绿珠坠楼》（亡）
（四九）《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存）
（五〇）《汉匡衡凿壁偷光》（亡）
（五一）《没兴风雪瘸马记》（亡）
（五二）《窦滔妻织锦回文》（亡）
（五三）《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亡）
（五四）《白衣相高风漂麦》（亡）
（五五）《风流孔目春衫记》（亡）（有辑本，见《关汉卿戏曲集》九二七页）
（五六）《终南山管宁割席》（亡）
（五七）《藏阄会》（亡）
（五八）《晋国公裴度还带》（存）
（五九）《秦少游花酒惜春堂》（亡）
（六〇）《孙康映雪》（亡）
（六一）《萱草堂玉簪记》（亡）
（六二）《状元堂陈母教子》（存）
（六三）《升仙桥相如题柱》（亡）
（六四）《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存）
（六五）《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存）

(六六)《尉迟恭单鞭夺槊》(存)

(六七)《孟良盗骨》(亡)(有辑本，见《关汉卿戏曲集》九二八页)

以上是综合了几个本子的《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书的记载写录下来的。若合之世传的《西厢记》第五本，也是他写的话[1]，则他所写的杂剧一共有六十八本了。但在这六十八本里，可能有少数是误入他的名下的，也可能有极少数是一名两见的重复本子。无论如何，关汉卿写了六十本或六十本以上的杂剧是无可置疑的。在中国戏曲史上，还有谁有他那末大的气魄，能够写出六十本以上的剧本来呢？很可惜的是，在他的六十七本杂剧里，今存者仅有十八本。如果我们能够完全见到他的全部剧本，那末，对于他的思想和作风会有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像（九）《金银交钞三告状》，一定是一部很深刻的讽刺剧，不幸而失传，这便使我们对于关汉卿的讽刺剧不能进行探讨了。但即就今存的十八个剧本而论，对于他的创作的成就也还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我们现在分三部分来分别地研究他的悲剧、喜剧和历史剧。

一　关汉卿的悲剧

关汉卿所写的悲剧，最足以代表他的作风，并且能够反映出他对于元代的黑暗统治的愤恨和对于被损害、被侮辱的受压迫的无可控诉的小人物的同情和热爱。他在这里表现出一位真正的伟大的诗人和戏曲家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性格。他看见不平不公的事件，凄楚悲痛的活生生的故事的产生，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既

---

① 这个《西厢记》第五本不会是他写的。

无法当场救全或保护或平反那些负屈含冤的小人物，便带着愤怒和难平的激动的心情来把那些故事写到他的剧本里去，而使之不朽，使之传播得更广、更远，发生更深、更大的影响。这样的悲剧乃是以作者的血和泪来写下的。我们读着，也不禁地泪落如泉。想来在当初舞台演出的当儿，会是怎样地令观众悲痛、愤怒和哭泣啊。这样的悲剧，乃是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珍贵的遗产之列的，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列的。

现存的关汉卿所写的悲剧有：一、《感天动地窦娥冤》，二、《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四、《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五、《郑夫人苦痛哭存孝》。如果把《关张双赴西蜀梦》和《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也算上，则共有七本之多了。

他的悲剧，首先当然要指出《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是一部最能感动人的大悲剧。到今天，还以各种不同的戏剧形式来反复地重演这个故事，也同样地能够感动人、吸引人。但最能使我们读之生愤恨不平之意的，当然还是关汉卿的这本原作。

《感天动地窦娥冤》写的是，在楚州地方，有一个寡妇蔡婆婆，以放高利贷为生。她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有秀才窦天章的，去年借了她五两银子，到了今年却要还她十两。因为没法还银子，就以他的女儿端云，给了她做童养媳。这时，端云是七岁，天章就上朝应举去了。过了十三年，端云已和蔡婆的儿子结了婚。不幸她丈夫又死去。只有婆媳二人，相依为命。蔡婆仍以放高利贷为生。有一个赛卢医的，欠下了她的银子。蔡婆去讨还。赛卢医却诱她到城外无人处，要用绳子勒死她，恰好被张驴儿和他的父亲撞见救下了。张父强迫蔡婆嫁给他，如不依他，也要勒死她。蔡婆只好应允，和他们一道回家。这时，窦端云，即窦娥，已经二十岁，她丈夫也已经亡过三年。她的身世是那末凄惨：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
谁似我无尽休,
便做道人心难似水长流。
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
七岁与父分离久,
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
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
端的有谁问,有谁揪。

想不到蔡婆归来时,却带来了两个男子汉同回。窦娥反对她婆婆嫁给张公,没有成功,蔡婆反而劝她也嫁给张驴儿为妻,被窦娥严正地拒绝了。张驴儿却一心一意地想要窦娥为妻。(以上第一折)不久,蔡婆害病,张驴儿去买药,却去赛卢医那儿,讨得一服毒药,要想药死那婆子,那妮子好歹就会随顺他了。窦娥替她婆婆做了一碗羊肚汤,被张驴儿把毒药放在汤里。蔡婆让张公先吃。他吃下汤就死去。张驴儿却诬指是窦娥害死的,问她要官休私休。官休是拖她到官司,告她药死公公的罪犯,私休是与他做了老婆,便饶了她。窦娥立即严辞拒绝。张驴儿便拖她见官去。(以上第二折)楚州州官是一个昏庸无比、贪酷无能的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他听了张驴儿一面之辞,就把窦娥拷打,打昏了过去,又喷水醒回。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
不由我哭哭啼啼。
我恰还魂,才苏醒,又昏迷。
捱千般打拷,见鲜血淋漓。

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这是多么残酷的情景！但窦娥有她的坚贞不屈的性格，任怎样也不肯招认。州官道："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窦娥为了救护她婆婆，就只好屈招了。州官命把她下在死囚牢里，到来日押赴市曹典刑。窦娥愤恨地说道：

〔尾声〕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
不走了你个好色荒淫漏面贼！
想青天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
争到头，竞到底，到如今说甚的。
冤我便药杀公公，与了招罪。
婆婆，我到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恁的？
若是我不死，如何救得你。

她以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来救全她婆婆。到了第二天，窦娥被提出处刑。她怎能不呼冤喊屈呢？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
葫芦提遭刑宪。
叫声屈动地惊天，
我将天地合埋怨：
天也！你不与人为方便。

她要刽子手走后街，不走前街。"前街里去只恐怕俺婆婆见。"她怕她婆婆见了伤心。但她婆婆还是来了。窦娥是"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我不分说，不明不暗，负屈衔冤。"她告监

斩官，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落在地下，却飞在白练上。如今是三伏天道。下尺瑞雪，遮了窦娥尸首。看这楚州亢旱三年。这时天色阴了，果然下起雪来。窦娥死了，她的血都飞在丈二白练上去。楚州自此大旱三年。（以上第三折）三年之后，窦天章做了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到了楚州来。他寻访蔡婆家，不曾寻着，老是思念着她的女儿端云。一夜，看案卷疲倦，伏定书案歇息。窦娥的鬼魂特来托一梦与他，把这案情详细的告诉他：

〔雁儿落〕你孩儿是做来不曾做来，则我这冤枉无边大！
我不肯顺他人，着我赴法场。
不辱我祖上，把我残生坏。

她盼望她父亲，

〔尾声〕你将那滥官污吏都杀坏，
敕赐金牌势剑吹毛快。
与一人分忧，万民除害。……
后将文卷舒开，将俺屈死的于伏罪名儿改。

第二天天明后，窦天章将审问窦娥的官吏和蔡婆、张驴儿、赛卢医等都提上来。将张驴儿、赛卢医杀了，将官吏罢职除官。蔡婆则到窦府养老。（以上第四折）这悲惨的故事就这样“大快人心”地结束了。像这样的结束，虽然使观众大大地出了一口怨气，却并没有减弱这大悲剧的效果。观众明白地知道，那冤枉的事例是常见，窦娥罪的改正和昭雪却是偶然的，也许只是戏台上所能见到的吧。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写鲁斋郎是一个花花太岁，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惯常劫掠老百姓家的财物，无人敢惹他。他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呢？像这样的人物，在别一个时代是很少有的。所以，我们的作者虽把这悲剧发生的时代作为宋朝，其实却乃是元代所惯常发生的真情实事。鲁斋郎有一天见到一家银匠铺里有一个好女子，她原来是银匠李四的妻房。鲁斋郎强行将她夺去。李四到郑州大衙门里告他，遇到六案都孔目张珪。张珪听见鲁斋郎的名字，唬得一跳，说道："提起他名儿也怕。你不如休和他争，忍气吞声吧。"李四只好走了。

是清明时候，家家上坟祭扫。鲁斋郎到郊野外踏青，想遇到一个生得好的女人。张珪带了他妻去上坟，被鲁斋郎遇见了，就喜爱上了她，悄悄地对张珪说道："把你媳妇明日送到我宅子里来。"张珪怎么敢违抗他呢？但"几曾见夫主婚，妻招婿"的事呢？岂料"今日个妻嫁人，夫做媒"，竟发生了呢？正是："平地起风波二千尺，一家儿瓦解星飞。"只好在第二天就把他妻送到鲁斋郎家中去了。这时，他已厌倦了银匠李四的妻，就将她赏赐给张珪了。恰好李四来访他，却遇见了他自己的妻。张珪知道了情由，就将妻还给李四，他自己到华山出家为道士。过了十年，包拯奏知天子，说有一个鱼齐即，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子女，犯法百端。天子就着包拯斩之。第二天，他要宣那鲁斋郎时，却已被斩了。原来包拯在鱼字下边添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个小字，即字上边添一点，就此变了鲁斋郎的名字，才得斩了他。张珪方才还了俗，重新和他的妻团圆。包拯道："则为鲁斋郎倚势欺人，把人妻强占为亲，被老夫设计斩首，方表出百姓艰辛。"为什么鲁斋郎的案件那么难于处理呢？为什么非改名便不能杀了他呢？这就够说明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写的是另外一个"权豪势要"的凌虐

老百姓的故事。这个人名叫葛彪。他打死人不偿命。有一天，有王老头儿上街替孩子们买些纸笔，却误撞葛彪马头，被他活活的打死了。王婆婆和她的三个孩子王大、王二、王三，知道了这消息，连忙到长街上收尸。三个孩子遇见了葛彪，就拿住他，也把他打死了。王婆婆道："一壁厢磣可可停着老子，一壁厢眼睁睁送了孩儿。可知道福无重受日，祸有并来时！"这案子解到开封府，说是弟兄三人打死平人葛彪。"小县中百姓怎敢打死平人"呢？所谓"平人"正指的是和"百姓"不同身份的一种人物。这不是一个特殊阶级是什么？和鲁斋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乃是当时横行无忌的一个阶级，即占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把"平人"作为"蒙古人"在当时的一个"阶级"的称号，想来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们弟兄三人打死的是一个"平人"，案情便显得特别重大。他们三人和王婆婆都争先认罪，都说是自己打死的。包待制要把王大拿去偿命，王婆婆却说他糊涂。她道："则是我孩儿孝顺。不争杀坏了他，教谁人养活老身？"他又教着第二的偿命，王婆又说他胡涂，她道："则是第二的小厮会营运生理。不争着他偿命，谁养活老婆子？"包拯更决定将第三的拿去偿命。王婆婆不说什么了。包拯猛然想起，说道："争些着婆子瞒过老夫。这两个小厮必是你亲生的，这一个小厮必是你乞养过房螟蛉之子。"王婆婆说道："那小的一个是我的亲儿，这两个，我是他的继母。不争着前家儿偿了命，显得后尧婆忒心毒。"包拯深为这个贤母所感动，想起：刚才昼寐，梦见一个蝴蝶坠在蛛网中，一个大蝴蝶来救出他。次者亦然。后来一小蝴蝶亦附网中，大蝴蝶虽见不救，飞腾而去。他心存恻隐，救小蝴蝶出离罗网。他就立心要救这小的之命。在王婆婆到监狱里送饭的时候，王大、王二都被释放走了，却对她说，要将小的盆吊死，替葛彪偿命。"明日早墙底下来认尸。"第二天，王婆婆和王大、王二来认尸，不

料包拯却以偷马贼赵顽驴来代替王三死去，而将王三也释放出狱来。

这个悲剧主要是描写女主角王婆婆的感情与理智的斗争。王三是她的亲生子。她为了在理智上要救护她丈夫的前妻的二子，不能不牺牲她自己的亲生子，但在感情上，她是不能没有留恋的。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样的矛盾心理的描写简直入骨三分，动人之至。但在描写监狱的黑暗与恐怖以及葛彪的狠凶处，也不是不着力。这悲剧应该是属于世界上最好的悲剧之列的。

《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写当时地主们欺骗和压迫百姓的凶暴的情况极为深刻。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当时应该仍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我们在这个悲剧看得十分明白。潞州长子县有妇人李氏，嫁的夫主是王屠。生了一个孩儿王阿三之后，王屠便下世了。家中一贫如洗。李氏要将这孩儿卖去，埋殡他父亲。地主兼放债为生的赵太公见了她，便叫她典身三年，到他家里抱养他的没了娘的孩子。不料赵太公生了恶心，本来是典身，却被他改做卖身文书，永远地在他家使唤。一月之后，有一天，他叫李氏抱了两个孩子出来看。赵太公道："怎生我的孩子这等瘦，偏你的孩子这般将息的好。妇人好无礼也！"便动手殴打李氏，且要想摔死李氏的孩子。李氏苦苦地哀求着他：

〔金盏儿〕你富的每有金珠，
俺穷的每受孤独，
都一般牵挂着他这个亲肠肚。
我这里两步为一蓦急急下街衢，
我战钦钦身刚举，笃速速手难舒，
我哭啼啼搬住臂膊，
泪漫漫的扯住衣服。

这一场话真是一字一泪，泪与血交流着。她道："员外可怜见！便摔杀了孩儿，血又不中饮，肉又不中吃，枉污了这答儿田地。员外，则是可怜见！"赵太公便逼她丢弃了她的孩子。在大雪天，她抱着王阿三，走向荒郊野外。她将那孩儿放在地上，哭一回去了。她行数十步，可又回来，抱起那孩儿来又啼哭。恰好被沙陀大将李嗣源见了，他便收养了王阿三为子，改名为李从珂。十八年后，李从珂长大成人，也做了将官，和其他四位武将一同打败了王彦章。他做殿后，缓缓而回。这时，赵太公的儿子赵脖揪也已长成。赵太公有病在身，便挑拨他儿子，说李氏是买来的，并将当初"将那好奶与他养的孩儿吃，将他无乳的奶来与你吃，因此折倒的你这般瘦了"那样的谎话也说了。赵太公死后，赵脖揪虐待她更为凶狠。又是一个大雪天，好冷天道，她在井边打水，却将那吊桶落在井里去了。她不敢回家去。到家里又是打，又是骂。她横了心，要在井边寻个自缢。恰好李从珂领兵经过，救下了她，并命兵士打捞水桶出来给了她。她见李从珂活像她的儿子王阿三，看看又啼哭起来。从珂问其原因，她便说出十八年前把王阿三给了李嗣源为子的事。李从珂暗地疑心，怀疑他自己就是那个王阿三。不然，为什么和他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呢？这时李克用封他们五将为侯，克用的妻刘夫人设一宴庆贺他们，名唤做五侯宴。可是李从珂回来得最晚，并且一回来就向李嗣源询问收养王阿三的事。嗣源和刘夫人不得已而实说了出来："则这个王阿三可则便是你。"从珂便领了百十骑人马，去认他母亲去。那时，赵脖揪正在百般凌虐李氏，每天要她打一百五十桶水饮牛，嫌她不够数，便将绳子来，吊起这婆子来，直要打死她便罢。她是那样地惊慌失措啊！

〔双调新水令〕则听的叫一声拿过那贱人来，
我见叫叫吖吖，大惊小怪。
狠心肠的歹大哥，欺侮俺无主意的老形骸。
也是我运拙时乖，
舍死的尽心儿奈。

但有谁来救她呢？有，有！李从珂刚刚领了众军赶来，救下了李氏，母子方才相认。他把赵脖揪杀了，与母亲换了衣服，坐上车儿，一同上京。它的情节有些像《白兔记》里的李三娘的故事，但较之更为残酷耳。

《邓夫人苦痛哭存孝》是一个历史剧，也是一个悲剧。李克用有十三个义子，号为十三太保，其中一个是李存孝，英勇无敌。他本名安敬思，是一个牧童出身。他的妻邓夫人乃是他主人家的女儿。在全剧里，李存孝不是主角，主角却是他的妻邓夫人。他的不幸的遭遇和心情，都由邓夫人的嘴里吐露出来。这是很奇特的写法，恰也正是“杂剧”由“诸宫调”转变而来，还未脱尽“叙事诗”的歌唱方式之处。克用的两位义子李存信、康君立老是妒忌存孝，想害他。有一天，假传克用之命，要各个义子都恢复本名。存孝信以为真，便改为安敬思。不料李存信、康君立却在克用面前诉说李存孝心怀怨恨，所以改名，想要造反。克用大怒，便欲起兵讨之。他的妻刘夫人连忙阻劝，由她自己去把存孝带来，辨明是非。当存孝一来时，克用正在大醉，糊里糊涂便命将存孝车裂了。第二天醒来时，明白了一切，便也将李存信、康君立车裂了，为存孝报仇。

《关张双赴西蜀梦》也是一个历史剧，但同样地，也是一个异常凄楚的悲剧。刘备终日地思念着关羽和张飞，但他们一个在荆州，一个在阆州，均先后的被杀害了。张飞和关羽的鬼魂，同

到西蜀托梦给刘备，要他为他们二人报仇雪恨。张飞做了鬼，还是很勇猛的，但毕竟是鬼，不是人了。他进宫时，却难得进去。

〔倘秀才〕往常真户尉见咱当胸叉手，
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
原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
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泪交流，
不见一班儿故友。

处处对照着生前与死后，“原来咱死了也么哥”，他到这时才猛省着自己是死了。他见到了刘备。

〔倘秀才〕官里向龙床上高声问候，
臣向灯影内凄惶顿首。
躲避着君王，倒退着行。
只管里问缘由，
欢容儿抖擞。

最后，方向刘备把被害的事说明了。在这里把张飞的性格和他在骤然间改变了生死的不同境地时的感情的变化描写得十分深入。像这样地对照着写生与死的间隔和不同的景况，在别的剧本里似乎还很少见到过。这便构成了凄楚无比的悲剧的场面。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①] 写王闰香与李庆安指腹成亲。后来，李家穷了，王家有悔亲之意。一天，王闰香在花园里见到了李庆安，向他说：“今夜晚间收拾一包袱金珠财宝，着梅香送与你。”

---

① 《脉望馆古今杂剧》作《王闰香夜月四春园》。

要他来娶她。那天晚上，梅香拿着一包袱到花园里，却被一个贼杀了。李庆安来时，在死了的梅香身上绊了一跤，染了一手鲜血。他被捉到官里去。胡涂的官把他屈打成招。钱可新除开封府尹，才判明了这案件，把真正的杀人犯裴炎捉到，而将李庆安释放了。王员外这时才肯将王闰香嫁给了李庆安为妻。

此外，关汉卿写的悲剧还很多，像《唐明皇哭香囊》、《屈勘宣华妃》、《武则天肉醉王皇后》、《汉元帝哭昭君》、《金谷园绿珠坠楼》等，因为它们都已经佚去不传，所以不能在这里加以讨论。如果它们都还存在的话，我们对于关汉卿的悲剧一定会有更全面的研究的。

就在上面七部悲剧看来，关汉卿的悲剧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在思想和感情的深处，同情于不幸的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的。那些小人物在过去的文学创作里是极少成为主人翁的。我们看，窦娥、银匠李四、王婆婆、王屠的妻李氏，以至李庆安，哪一个不是封建社会里最常见到的小人物呢。他们是生长于人民当中的小人物。像他们那样的负屈含冤的悲剧是经常地产生的。像那样地为人民作喉舌的悲剧，怎能不深入人民之间，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呢。像那样地和人民的痛苦、冤抑打成一片的悲剧，以至那些悲剧的写作者关汉卿，乃是属于人民自己的，乃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呼吸、同血脉的。

第二，在关汉卿的悲剧里，所揭露的坏人坏事，主要是属于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的。官吏总是那末贪污而昏庸。坏人总是那末肆无忌惮地欺压和剥削善良。他口诛笔伐的矛头永远地指向着统治阶级和压迫农民的地主等等。不论是赵太公，是王员外，是鲁斋郎，是葛彪，是张驴儿，是所有的昏官污吏，他们一出现在舞台上，就会令人发指。在这里，善与恶是和黑与白一般的分明。但实际生活里，恶人们却又常常地占上风。窦娥诉说道：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显，
有山河今古监。
天也，却不把清浊分辨，
可知道错看了盗跖、颜渊。
有德的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也！做得个怕硬欺软，
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
天也！我今日负屈衔冤哀告天，
空教我独语独言！

这一席话便是老百姓们所要同声诉说着的，也便是符合于实际生活里所发生、所出现的真情实况。

第三，在关汉卿的悲剧里，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人最后是得到了伸雪，恶人结果是遭到了应得的罪罚。连已被杀了的窦娥和已被车裂了的李存孝，也都得到了报仇雪恨。这样的处理，会不会削弱或减少悲剧的效力呢？想来是不会的。他的每一个悲剧，其发生的过程都是十分悲惨和残酷的，已能令观众泣不自禁，愤恨不已，从那些悲惨故事里，会联想到日常发生的许多真情实事，甚至还有比那些悲剧更加凄惨的。是不是会永远地是悲剧，是永远地无可挽回，无可补救呢？在实际生活上可能是那样，可是也可能会出现偶然的情况。我们的作者便把可能出现的偶然情况，作为实际上应该产生的事例来处理了。这样的作者想象中的比较圆满的结局，是更会激起观众的与实际生活相对比的

不平与不满的效果的。“大快人心”的结局是只能在舞台上出现的，而且，也只可能在宋代，在有了像包拯、钱可那样的公正贤明的官的时候方会出现的。这不足够说明在那个时代的反面的黑暗无比的实际情况么？像包拯、钱可那样的贤明的官难得遇到，有的作者们便把想象中的报仇雪恨的事，寄托于英雄们，像梁山泊里的李逵、燕青等英雄们的身上。那样的处理方法也是一种偶然性的。但在关汉卿的悲剧里，却不曾出现过梁山泊的英雄们。可能他是早期的作家，《水浒》故事在那时候还未曾广泛、普遍地流传，所以，不曾为他所运用。在实际上，梁山英雄们下山来为负屈衔冤的老百姓们报仇雪恨的事，同样地和偶然出现了一二位像包拯、钱可那样的贤明的官一样的“千载难逢”。像这样地“过屠门而大嚼”的聊且快意之举，在效果上，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观众的悲愤的心情和悲惨的气氛的。

我们读了关汉卿的悲剧，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现实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必然性的悲剧的故事，特别可以知道，在蒙古时代，那样的一个封建社会里的畸形时代，在地主和农民的主要矛盾之外，还要加上一层民族矛盾。他写这些矛盾与冲突，把他们具体化了，又正确，又鲜明，又生动。他的这些悲剧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也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几千年的镜子。他的深入浅出，一点也不做作的笔调，把那些故事不朽了，而他的悲剧同样地是不朽的。

二　关汉卿的喜剧

关汉卿不仅善于写悲剧，也善于写喜剧。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悲剧就能叫你泪落满面，心酸难忍，他写喜剧又能让你像吃甘蔗，从头到尾，越吃越甜，一层层地深入，一处处地让你

笑个痛快，以他的无比的智慧，让你也增长了不少可宝贵的智慧。看他在山穷水尽之处，怎样地又出现一番柳暗花明之景的，便可以明白喜剧是难于下手，更难于有美好的成就的。

他的喜剧是那样地轻盈活泼、爽脆可喜啊。像绝早的清晨，太阳光刚露出一丝红彩的时候，碧水涟涟的池塘里，红的白的荷花，在绿茸茸的荷叶的清香丛里，轻微地卜卜有声地彼争此竞地张放了他们的花瓣；而玫瑰的小花朵，经过了一夜的蓄精养锐的休息，这时也正莹然有光，娇艳非凡地向着朝曦，开放它们的红色的唇吻。我们仔细地读了他的喜剧就可以明白这些譬喻，不是徒然的赞颂。

今存的关汉卿的喜剧有：一、《温太真玉镜台》，二、《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三、《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四、《诈妮子调风月》，五、《闺怨佳人拜月亭》，六、《望江亭中秋切脍旦》，七、《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共七本。这七本喜剧都是无瑕的杰作，简直没有败笔。

《温太真玉镜台》是一个老故事了。晋代的温峤是一位有名的人物。他有个从姑刘氏，生女倩英，年长十八岁。温峤接了他们到京居住。他这时已丧偶，一见倩英，便钟上情。她是那么娇美，“但风流都在她身上，添分毫便不停当。”刘夫人要温峤教她弹琴写字，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沉醉在她的美丽的丰神里。刘夫人要温峤为倩英保一门亲事。他说，有个学士，“年纪和温峤不多争，和温峤一样身形，据文学比温峤更聪明，温峤怎及他豪英。”夫人便应允了。温峤就将玉镜台作为定物。等到官媒去说亲时，原来那学士就是温峤他自己。倩英很不愿意地嫁给了他。结婚后，不许温峤走近她。她说，“若近前来我抓了你那脸。教他外边去。”两个月来，他总不得亲近她，尽管他“百纵千随’，“满面儿相陪笑”。他说：只要她“与些好气呵，我浑身儿

都是喜”。但倩英总不答理他。两个月之后，有王府尹设下鸳鸯会，请他们赴会，要在筵宴之间，教他们两口和会。在这会上，会做诗的，学士金钟饮酒，夫人插金凤钗，搽官定粉。做不出诗来的，学士瓦盆里饮水，夫人头戴草花，墨乌面皮。这时候，倩英方才着急起来，要温峤做出诗来；在这时候，她方才唤他一声丈夫。温峤果然吟出诗来。他和他夫人从此团圆。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里的钱大尹，就是上面《钱大尹智勘绯衣梦》里的钱可。他做着开封府尹，有一个友人柳永，游学到此，留恋着上厅行首谢天香。有一天，柳永要上京应举去，向钱大尹谢行，再四地以谢天香为托。他走后，钱可唤了谢天香来唱词。他为谢天香的娇艳和聪明所感动，使她乐案里除了名字，与他做个小夫人。她怎敢违抗他呢？她叹道：

〔尾声〕罢，罢！我正是闪了他闷棍着他棒，
我正是出了箩篮入了筐，
直着咱在罗网！
休摘离，休指望，
便似一百尺的石门教我怎生撞！
便使尽些伎俩，干愁断我肚肠，
觅不的个脱壳金蝉这一个谎。

她到了钱大尹相公宅内，又早三年光景，把那歌妓之心消磨尽了，但钱大尹却始终不曾和她亲近。有一天，钱大尹对她说，要拣个吉日良辰，立她做小夫人。这时，柳永一举状元及第，知道钱可娶了谢天香，大为不满。钱大尹坚请他赴宴，并叫谢天香出来陪酒。这两位旧日情人相见的情景是很狼狈的，各有千般言语，万种情思，却没能倾诉出来。柳永酒也喝不下去。钱可到了

这时才将那谜底揭开，原来他智娶谢天香，完全是为了成全柳永。说明了之后，他们一对情人乃喜悦异常地团圆了。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在关汉卿的喜剧里是最著名的一本，的确，它当得起是十分隽秀的一部迷人的喜剧。许多写妓女的戏曲，不是写得凶狠无情，像《玉玦记》，就是写得情意十分深厚，像《绣襦记》或《曲江池》，但很少把妓女的被侮辱、受损害的心理写得真切地深入地的。关汉卿所写的妓女却不同，他们是入情入理的平常的女人。假如有什么不同于良家妇女之处，只是为了她们是被损害、受侮辱得最深最切的小人物。对于她们的描写很少有像关汉卿那末给予以同情的。他对于赵盼儿，对于谢天香，对于杜蕊娘，全都是如此。他写赵盼儿对安秀才说的话道：

〔油葫芦〕姻缘簿全凭我共你，
谁不待拣一个聪□的，
他每都拣来拣去转一回。
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相配；
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相抛弃。
遮莫向狗溺处藏，遮莫向牛屡里堆。
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
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

安秀才因为他的所爱的妓女宋引章要嫁给周舍，便托赵盼儿去劝她。赵盼儿明知周舍不是一个好东西，便去劝宋引章不要嫁他。哪知宋引章执迷不悟，一心只恋着周舍，为的他能够做小伏低，体贴十分。赵盼儿再三劝阻她不听。她便嫁了周舍。哪知一过门，周舍的态度便大变，先打了她五十杀威棒，还道：“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宋引章托人带信给赵盼儿，要她

去救她。赵盼儿设下一计，打扮得十分动人，到了周舍住的地方郑州去。她住在一家客店，着人去唤周舍来。周舍见了她，想起当初“破亲”的事，便有忿恨之心。但赵盼儿娇媚地向他说，当初她见了他时，不茶不饭，一心待要嫁他，不料他却娶了宋引章，所以，特意地要“破亲”。如今好意将车辆鞍马奁房来找他，却受到他的如此的冷遇，便欲拦回车儿，要回转家去。周舍听了，便留下了她。赵盼儿道：“你休出店门，只守着我坐着。”周舍道：“就守着你坐一两年也成。”过了两三天，宋引章寻找了来，假意地大闹一番。赵盼儿道：“好呀，你在这里坐着，却叫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拦回车儿，我回转家去。”周舍便答应休了宋引章，娶她为妻。但他也狡猾得很，怕“弄的尖担子两头脱”，便要她说下个誓，还要送酒、送羊、送红罗给她下定。但她早已预备下了，在车上有十瓶酒，有熟羊，也有一对大红罗。她说道：“争什么，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周舍回家，就写了休书给宋引章。她是逃得性命出了这恶霸的家门了。这里，周舍却到客店里娶赵盼儿，不料她也已经走了。周舍才知道着了她道儿，连忙追赶了去。他见赵盼儿和宋引章同行着。他要宋引章回家，骗得休书到手，却把它咬碎了，还对赵盼儿道：“你也是我的老婆。”她道：“我怎么是你的老婆?”他道：“你吃了我的酒来。”她道：“是我车上的十瓶好酒。”他道：“你可受我的羊来。”她道：“我自有一只熟羊，怎么是你的?”他道：“你受我的红定来。”她道：“我自有大红罗，怎么是你的?”周舍无言可答，却迫着宋引章跟他回家。赵盼儿笑吟吟地说道：“咬碎的休书是假的，真的休书在我这里呢。”周舍大怒，便扯了她们二人去告官。官却将不安本业的周舍杖六十，而将宋引章断给安秀才为妻。这喜剧的故事，像剖蕉似的，层层深入，而且奇峰突起，常像是打了死结，却不料却是个活结，很轻松地便解开了。

赵盼儿这样地愚弄恶人，是足以使观众快意怡情的。

《诈妮子调风月》是一本以婢女为主角的喜剧。一个大官家里，来了一个小千户，夫人便唤婢女燕燕去伏侍他。燕燕见了那年轻的小舍人，便爱上了，十分殷勤小心的伏侍着。

〔那吒令〕等不得水温，
一声要面盆，恰递与面盆，
一声要手巾，却执与手巾。
一声解纽门，
使的人无淹润，百般支分。

小千户也爱上了这娇艳多情的小女子。他们很快地便相恋着。清明时节，全家都去郊外踏青，燕燕却留在家里。她喝了些酒，和女伴们蹴着秋千，但一心记挂着小千户，急忙忙地回到书院里来。

〔粉蝶儿〕年例寒食，邻姬每逗来邀会。
去年时没人将我拘管收拾，
打秋千，闲逗草，直到个昏天黑地。
今年个不敢来迟。
有一个未拿着性儿女婿。

他却已经在书院里坐着了，没情没绪地不奈烦着。燕燕问他："吃饭么?"他也不应。燕燕猜是在郊外去逢着什么邪祟，或者，是不是因为她微微喘息，衣衫不整，起了疑心。但当她替他更衣时，却把一块手帕落在地上了。燕燕连忙拾起手帕，紧紧地追问道："哥哥撇下的手帕是阿谁的?"她一时间愤妒交集，开始对他

的信心动摇了。

> 你养着别个的，
> 看我如奴婢，
> 燕燕那些儿亏负你！

她是那样地失望伤心，像一块火红的热铁，一下子落在冷水里。

> 我枉常受那无男儿烦恼，
> 今日知有丈夫滋味。

她是那样地痛愤难忍：

> 出门来一脚高，一脚低，
> 自不觉鞋底儿着田地。
> 痛怜心除他外谁根前说，
> 气夯破肚，别人行怎又不敢提。

她又自悔、自怨、自艾地说道：

> 呆敲才敲才休怨天，
> 死贱人贱人自骂你。……
> 这的是折桂攀高落得的！

她是那样地烦恼着。“短叹长吁，千声万声。倒枕捶床，到三更四更。”小千户入得她房门，再三的央告她，对月说誓。她哄得他出房门，却紧闭了门，“铺的吹灭残灯”，任他百般求告，都不

答理。他便含怒而去。

第二天，夫人命燕燕向小姐去说亲。她说，不会。夫人怒说，她是个能言快语的人，一说准能合成，为什么不去？她只好去了。她见小姐一说就许，十分懊恼，要着几句话，破了这门亲。她说道："小姐，那小千户酒性歹。"却被小姐骂了一顿。她恨道："说得他美甘甘枕头儿上双成，闪得我薄设设被窝里冷。"

到了他们结婚的日子，燕燕为新娘梳妆插戴，却恶毒地诅咒着。被他们发觉了，问起缘由，她方才诉说她和小千户的一段恋爱经过。夫人允许她也嫁给小千户为第二夫人，她心愿才偿。这故事很简单，没有什么大风波，大曲折，只是写一个少年婢女的恋爱经过，却把这个婢女燕燕的热烈的感情，爽直而勇敢的性格，写得淋漓尽致，大起大伏，尽情地爱，尽情地恨，尽情地诅咒。热爱着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心全意地恋着她的情人。失恋的时候，她又是那样地一心一意地自怨自艾，并且愤恨得像野火烧山，一发不可复止。有谁曾经像关汉卿似的写过这么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而且敢于愤恨，敢于诅咒的婢女呢？《西厢记》里的红娘要是和燕燕比较起来，红娘便要显得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物，而只是一个"撮合山"的陪衬的脚色而已。

《闺怨佳人拜月亭》写金代的一个城市，为外来侵略者攻破，许多人家都落荒逃难。有王瑞兰的，与她母亲相失，只好跟随一个书生蒋世隆同行。他们在一家客店住下。蒋世隆生了病。恰好王瑞兰的父亲经过，认出了她，便硬生生的逼她抛下她生病的丈夫和他同去。这是多么惨苦的场面。

〔乌夜啼〕天那！一霎儿把这世间愁都撮在我眉尖上，

这场愁不许堤防！……
咱这片霎中如天样，
一时哽噎，两处凄凉。

她到了她父亲官衙里，母亲也在着，还多了一个她母亲在路上遇到的女子蒋瑞莲，她成为她的义女。她虽然生活得舒服，却老是想念着那染病的男儿，未知他此时是死是活。她对着残春，恹恹如有所思。瑞莲说她，是想念男人吧。她道："你这个小鬼头春心儿动也!"但到了深夜间，她却在后花园里烧夜香。她祝祷道："这一炷香愿爸爸减削了些狠恶心肠，这一炷香祝俺那抛下的男儿健康。"她向明月深深地拜道："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瑞莲却从暗里出来说破了她，她只好将她和蒋世隆的事从头诉说一番。瑞莲听了，却哭泣起来。她大为疑心，说："我哭，是为了怨感，你哭，却为甚的？你莫不是俺男儿的旧妻妾?"瑞莲说，世隆是他哥哥。二人便更加亲近了。

过了一时，朝廷开科取士，蒋世隆中了文状元，王瑞兰的父亲将她嫁给了他。原来新人便是旧人。他们二人彼此都不满意，她道："我常把伊思念，你不将人挂恋！亏心的上有青天。"她又道：

〔胡十八〕我便浑身上都是口，待交我怎分辨。
枉我情脉脉，恨绵绵，
我昼忘饮馔夜无眠。
则兀那瑞莲便是证见，
怕你不信后，没人处问一遍。

这时，世隆才和他妹子瑞莲重遇。经过妹子的说明，二人方才和好重圆了。他妹子也嫁给武状元为妻。

这有名的《拜月亭》故事，后来在南戏的《拜月亭记》里有了更详尽的发展，但其骨架，乃至其中的若干“绝妙好辞”，却都是关汉卿此剧所有的。

《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写一个寡妇谭记儿，生得美貌非凡，常到白姑姑的尼庵里攀话。她丈夫死了三年光景。这三年里，她是“日暮愁无限”。“这愁烦恰便似海来深，忧和闷却兀的无边岸”。白姑姑有意地要使她嫁给自己的侄儿白士中，便设下一计，使他们二人见面，趁机命她嫁给了他。二人便同到潭州赴任去。有一个杨衙内的，是花花太岁，街下小民，闻他的名也怕。他闻知谭记儿大有颜色，便欲娶她做个小夫人，不意被白士中先行娶做夫人了。杨衙内怀恨在心，便奏知圣上，说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皇帝便准许他去取白士中首级。士中得到京中家信，知道了这事，愁眉不展。谭记儿见他执着信沉吟不语，还当是他前妻的来信，再三地追问白士中，方才告诉她杨衙内奉旨来取他首级的事。谭记儿道，不妨，有计在此，“着那厮满船空载月明归”。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杨衙内正对月喝酒，谭记儿却扮做一个卖鱼婆张二嫂，将一尾金色鲤鱼在望江亭上，与杨衙内切脍。杨衙内被她的美色所迷，饮酒甚多，并要娶她做二夫人。她乘机骗取了他的势剑、金牌和文书。他沉酣地熟睡着，她却下船回去了。杨衙内醒来时，才知道不见了势剑、金牌，但他仍到潭州，要拿下白士中。白士中道：“你凭什么文书来拿我?”他的文书却失去了。这时，张二嫂来告状，说杨衙内在半江心里欺骗她来。杨衙内方才心慌，说，“如今你的罪过我饶了你，你也饶过我罢。”他向白士中要求见他夫人一面。谭记儿出来一见，原来就是那张二嫂。“唬得他半晌价口难言”。只是说道：“你好见识，

被你瞒过小官也。”正在这时，官府李秉忠来了。他奉命体察这件事，知道杨衙内的罪过，就将他削职闲住，做一个庆喜会，庆贺白士中夫妇团圆。在这本喜剧里，把杨衙内的凶狠好色，谭记儿的聪明有智，写得十分地曲折而逗人欢笑。作者特别着力地写谭记儿，写她做寡妇时的心情，写她见到她丈夫执信沉吟时的猜妒的心情，写她当机立断，怎样地乔装改扮，江上卖鱼，怎样地愚弄杨衙内，和他喝酒吟诗，灌得他沉醉，骗取了他的金牌势剑和文书，是出色当行的一位有魄力、有胆有智的心意坚强的少年妇人，和他笔下的赵盼儿、谢天香、燕燕等，又自不同。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写一个书生韩辅臣，在济南太守石好问席上，见到了上厅行首杜蕊娘，二人一见钟情，便住到她家里去。半年之后，二人感情更深，一个要嫁他，一个要娶她。只是那虔婆坚执不肯。石好问二年任满，朝京后，皇帝命他仍为济南府尹。这时，韩辅臣还在济南，并未进取功名去。有一天，他却到石好问那里，告诉杜蕊娘欺负他。在这里，恐怕原来的剧本有些脱落，或错乱处，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二人竟有了误会。韩辅臣一去半月不来她家。杜蕊娘疑心他又恋着别人，心里十分不忿。更怕他人闲话，教她怎生见人。

〔南吕一枝花〕东洋海洗不尽脸上羞，
西华山遮不了身边丑，
大力鬼顿不开眉上锁，
扬子江流不断腹中愁。
闪的我有国难投，
抵多少南浦伤离后。
爱你个杀才没去就，
明知道你雨歇云收，

不指望他天长地久。

但她实是深爱着韩辅臣的。他虽离了她眼底，却“忔憎着又在我心头”。只是不知“他在那搭儿续上绸缪”。有一天，她正弹着琵琶散心适闷，韩辅臣来了。她只推看不见。“不见他思量些旧，倒有些意儿相投，我见了他扑邓邓火上烧油，恰便似钩搭住鱼腮，箭穿了雁口。”活画出一个心高气傲的少妇来。任着他百般哀告，她只是不管理他。韩辅臣又到石好问那里去告她。石好问托几个人在金线池上设下酒宴，要为他们两口儿圆和。杜蕊娘来了，先说明要行个酒令，可不许题起韩辅臣的名字。但在不知不觉间，她自己却说出了韩辅臣这名字来。她喝醉了酒，韩辅臣暗地上来扶着她。她一见是他，便喝他靠后，说道：“看破你传槽病，掴着手分开云雨，腾的似线断风筝。”韩辅臣见她真个不顺从，便又到石好问那儿去告她。这次石太守却以失误了官身的罪名，提了她来，准备大棍子要责打她。她道：“可着谁人救我哪?”正遇见韩辅臣在那里，便揣着羞脸儿哀告他。韩辅臣道：“你随了我么?”她道：“我随顺了你。”石好问便出十两花银给她母亲，则今日便着杜蕊娘嫁了韩辅臣。他们两口儿“从今后称了平生愿”。

在这七本喜剧里，正像他的好几本悲剧，剧中的主角全都是女子。有的是年轻的宦门少女像刘倩英，有的是被贱视、被侮辱的妓女们，像谢天香，像赵盼儿，像杜蕊娘，有的是在官家做婢女的，像燕燕，有的是在热恋中而突然离别了她丈夫的少妇，像王瑞兰，有的是有智有勇的年轻夫人，像谭记儿，没有一个不写得好。她们不是同一性格的。有的是温柔懦弱，没法反抗家庭的或社会的压迫的，像谢天香和王瑞兰。但他更着力写的乃是热情充溢，像春天的花朵似的，浑身是力，是爱，是火，自恃年轻貌

美，心高气傲，相恋时，万种娇柔，失意时凶猛得活像母狮，燕燕和杜蕊娘就是那样的人物。还有一类妇女，那是世间所少有的，像赵盼儿和谭记儿，智勇双全，胆量无比，能将凶狠恶辣的淫棍，惩治得服服贴贴，难于反抗。还有，像刘倩英那样的少女，她受到了欺骗，虽成了婚，也还不甘屈伏，不肯服从。这倒是不乏见的例子。这七个主人翁，被我们的作者写来个个生气勃勃，各有不同的口吻、性情和行为。虽出身相同的，却各有不同的面貌。从前画家有一套底稿，凡画美人便都是鹅蛋脸，细眉小口，千人如一。但在这里，作者所写的美貌佳人，才是千篇不一例！一扬眉，一顾盼，一开口，一举步，便都是各有神情，各有体态，各有颠倒人的地方。光说是“美”，是完全笼统的不切合现实的赞叹。那“美”，是有千千万万的不同呢。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歌颂作者绘写人物的工细和真实，而且，也是深入地、创造性地表状明白，毫不模糊不清。

就在这些喜剧里，他也是那末深刻地描写着那个黑暗时代，那些受压迫、被侮辱的小人物，和他自己是怎样地对于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啊。

三　关汉卿的历史剧及其他

关汉卿也写不少历史剧。现在存世的，除了上举的悲剧《西蜀梦》和《哭存孝》之外，还有《关大王单刀会》，《尉迟恭单鞭夺槊》，《山神庙裴度还带》。

《关大王单刀会》是关汉卿最有名的一个历史剧，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舞台上见到。很早以来，“三国”的故事便成为民间所喜爱的历史题材。像关羽那样的英雄人物，乃是喜爱正直不欺的爽直的英雄的中国人民所崇拜的。人民的喜怒好恶的倾向，把这

位英雄更加“神”化了，更加“神话”化了。

我们的作者对于像这样的神话似的英雄人物是很着力地来描状的。谁说我们的作者只善于写妇女而不善于写男子呢？他是以千钧之力来写这个勇猛的英雄关羽的，连在他左右的人物，像周仓、关平也都有了生气。曾有人说，读了《水浒传》里武松醉打蒋门神的一段，连酒店里的空缸空瓮也都被震撼得嗡嗡有声。在这里，我们读到，“大江东去浪千叠”的一段独唱，还不同样地像听到大江的水在滚滚地流着，而勇猛的英雄的豪气更有甚于江水的浩淼地急流么？

我们看，关汉卿是怎样地处理这位勇猛的英雄的？这剧本的第一折写东吴大夫鲁肃，设下三计，要想请关羽过江赴宴，就此索取荆州。他若不与，便埋伏兵丁，一拥而出，将他捉下，将他去换来荆州。鲁肃请乔公商议此事。乔公力言不可，并赞扬关羽的英勇事迹一番。第二折写鲁肃又去访问隐士司马徽，商酌索取荆州事。司马徽说起关羽是盖世英雄，勇猛难近，也劝他息了此心。鲁肃还是不听。终于如计行事，遣人去请关公过江赴宴。第三折写关羽在荆州接得鲁肃的邀请，便决定过江赴宴。他的儿子关平以为宴无好宴，劝他不要去。这里，乃是从关羽自己口里，说出他自己的英雄事迹，豪迈心情。他无所畏惧地上船赴宴而去。第四折是剧中最高的顶点，写关羽到了江东赴宴。鲁肃说起索还荆州事。关羽大怒，以大义折服了他，并劫持了他，要他送自己上船，回了荆州。这剧本千言万语，密云不雨，烘烘托托地写尽关羽的勇猛，然后才使关羽出场来，然后方以最后一折，写赴宴的事。表面上看来，前三折仿佛是多余的。但这样衬托地描写着，正是“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的伎俩，才显得出最后一折的效果更大更好。现在舞台上还能照原本演出的，有此剧的第三折（名《训子》）和第四折（名《刀会》）。那些，

便是关汉卿的所能照原样上演的仅存的两折了。一部十三世纪的剧本还能照原样上演、还能听得到关汉卿写的原来的歌词，那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的事么?

《尉迟恭单鞭夺槊》，有的研究者以为即是《介休县敬德降唐》一剧。但这剧所述的故事，和《敬德降唐》显然不同。《敬德降唐》所写的应该是尉迟恭早年的英勇事迹和他知道刘武周已死，方才肯投降于唐的事。这个《单鞭夺槊》写的却是敬德降唐以后发生的事。他的投唐经过，只是在剧前楔子里草草叙明一下而已。为什么会把二剧混作一剧呢？主要是因《太和正音谱》所著录的关汉卿的剧本名目，只有《敬德降唐》一剧而无《尉迟恭单鞭夺槊》一剧之故。还有的戏曲研究者，将《单鞭夺槊》和尚仲贤所作的《三夺槊》混而为一。按尚仲贤所作的《三夺槊》，今存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和《单鞭夺槊》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剧本。故我们仍以此剧归之关汉卿。在作风上，和关汉卿的也颇为相同，是同样地朴素而有力，曲折而生动。

《单鞭夺槊》的主人翁是李世民。他初得尉迟恭投降，心中十分之喜，他亲自去奏知李渊，“将敬德将军的牌印来”。不料他刚一离开，三将军李元吉就想起尉迟恭曾经打他一鞭，打得他吐血的事，要想报仇。他唤了尉迟恭来，说他想带领本部人马还山后去，便将他下牢，要害他性命。徐茂功闻知这个消息，连忙去追赶李世民回营来。世民回来，证实了尉迟恭并无二心。元吉说，他逃走时，是被元吉自己捉了回来。但当场表演时，敬德却单人独马，将元吉的槊夺来，并叫他坠马。事情是十分明白了，尉迟恭的冤屈是伸雪了。恰好王世充的前部先锋单雄信来索战。李世民和段志贤去看洛阳城，被单雄信追赶得走投无路。徐茂功恰巧跑来，揪住雄信，叫世民逃命。雄信拔出剑来，割袍断义。茂功只好回营求救兵去。在这危急的时候，尉迟恭骤马而来，大

喝一声，如雷动的响亮。他用单鞭打败了单雄信，打得他吐血而走，并夺得他的枣槊。这场凶猛的战争，在剧本里又从“探子”的口里，重新渲染了一番，以加重地形容尉迟恭的勇猛，其手法和《关大王单刀会》颇为相同。

《山神庙裴度还带》是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唐裴度微时，一贫如洗，到汴梁去投他的姑丈王员外。他姑丈劝他休读书，去做买卖吧。他愤怒而去，住在一个山神庙里，而寄食于白马寺。有一天，天上纷纷扬扬下着一场好大雪。他到白马寺吃斋，和长老闲话时，遇见一个相者赵野鹤，决定裴度明日不过午，便要一命归阴。裴度大怒而归。这时，洛阳韩太守因被冤陷狱中，要追还赃款三千贯。已还了二千贯，尚有一千贯无法还出。他女儿韩琼英到邮亭上卖诗救父。遇李文俊，怜其遭遇，赠以玉带，可值千贯。琼英因大雪，到山神庙中暂避。天色晚了，急忙回家，却遗忘了玉带在庙里。裴度回庙时，拾得这玉带，就想还给那遗带之人。第二天，天一亮，韩夫人和琼英就到庙里寻找玉带不见，皆欲寻个自尽。裴度连忙出来阻止并将玉带还给她们。当裴度送她们出庙的时候，山神庙忽然地倒塌了，但他却幸免于祸。他又到白马寺。赵野鹤一见到他，便大惊，说他阴骘文耳根入口，不仅不死，久后必然拜相。这是因为他救了人命之故。这时韩夫人也寻踪而来。她丈夫叫她把琼英许给裴度为妻。裴度要上京应举，白马寺长老赠给他路费，方得成行。后来，韩太守的冤伸雪了，升做参知政事，裴度也一举状元及第。他就招裴度为婿。他家结起彩楼，由琼英抛绣球儿招新状元。这绣球儿打中了裴度，他却不肯就婚，说，自己有了妻室。问他的妻是何姓名时，原来就是韩琼英。他们便结了婚。这时，白马寺的长老和赵野鹤都来找他，他设宴款待他们。他的姑丈王员外夫妇也来贺喜。裴度却不答理他们。经过长老的说明，原来白马寺的斋食和上京的路费

全都是王员外托他供给裴度的。这时，裴度方才恍然大悟，而深感王员外的恩意。“方信道亲的原来则是亲。”

还有《状元堂陈母教子》一剧，《录鬼簿》也说是他所作。在他的所有的悲剧、喜剧、历史剧等里面，这本杂剧是最驽下的了。只是再三地铺叙着贤母教子成名的事，情节很简单，也很平庸，对白尤为陈腐。可能那对白是后人加添的，故显得很不调和，而曲文还是相当地隽秀的。北宋时，有陈氏老母生了三个儿子，陈良资、陈良叟、陈良佐和一个女儿梅英。她盖了一座状元堂，要儿子们个个成名。后来，陈良资中了状元回家，第二年，陈良叟也中了状元回家。只有陈良佐在第三年并没有中状元，而中状元的却是王拱辰。她将女儿梅英招王拱辰为婿。她独对第三个儿子陈良佐责备甚厉，不让他夫妇二人上门。陈良佐因此再去上朝求官应举去。果然也得到了头名状元。这一家，共是四个状元。贤母着他们四人亲自抬着兜轿，去见寇莱公，他是奉了圣旨，对他们加官赐赏的。这本杂剧很像是一本“庆贺”的戏曲，那当然是不会写得好的。我很怀疑，这个剧和上面的《山神庙裴度还带》都不像出于关汉卿的手笔，他们的风格和题材，以至于思想内容，和关汉卿的其他各剧是那样地不相同。譬如将《陈母教子》里的陈母和《蝴蝶梦》里的王母比较起来，王母写得是那末生动有力，写她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的矛盾心理是那末深刻而真切；而陈母的心理却是不大可理解的，只是追求着儿子们“状元及第”，不知何故。只有在剧首的发现埋金不取和后来的严厉地责备了陈良佐的受了老百姓的一匹蜀锦的二事，足以当贤母之称而无愧。

（《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关汉卿的杂剧六十二种，传于今者，仅《元曲选》中的《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八种，又，《元人杂剧三十种》中的《双赴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四种，凡十二种而已。此外，我们知道在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中尚有《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一种。然《古名家杂剧》存亡不可知，此剧的存亡遂亦在不可知之列。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这个无意中的发见，使我高兴了好几天。这个消息，想也是研究元曲的人所皆乐闻的吧。顾曲斋不知系何氏的“斋名”，顾曲斋所刊元曲，究竟有多少种也不能知道。现在知道的顾曲斋所刊曲，仅有涵芬楼藏的十六种，日本，盐谷温君藏的二种，共十八种而已。涵芬楼的一部，插图皆已被人撕去，盐谷君的一部，则尚有插图，至为精美。当是万历时或其后的刊本。顾曲斋所刊元曲，与《元曲选》所刊的，其面目却甚有不同之点。上月我到南京江南图书馆去时，曾借出八千卷楼旧藏的《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与《元曲选》校对，其面目亦大不相同。然丁氏的《元明杂剧》与顾曲斋所刊的元曲，其内容却并无差异。如就二书所同收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一剧而

言,我校对了全剧之后,相差者不过数字而已,且这数字也还是刻雕上的偶错。此可见《元曲选》与同时明人所刊的元曲,其不同的程度是如何的大。臧晋叔氏自己在序上说,他所得的是内府藏本,故与坊本不同。然这话却未必十分可信。臧氏所谓"内府藏本"也许竟是如金圣叹氏的《古本水浒传》、毛宗岗氏的《古本三国志》同是"乌何有"之物,也未可知。我们就臧氏的削改汤氏"四梦"的事实观之,可知臧氏的削改元曲并不是不会有的事。叶堂氏在他的《纳书楹》上便已猛攻着臧氏,说他是一个"孟浪汉",不知埋没多少好的元曲了。

《元曲选》以外的许多明人刊、或元人刊的杂剧集的出现,乃是最可乐观的事;即使并没有佚著的发见,也已足够订正《元曲选》的本子了。十数年前的元曲学者以《元曲选》为惟一研究资料的迷梦,今日殆已打得粉碎了。元、明刊的元曲集子更有多少种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但我们却颇希望像《元人杂剧》、《顾曲斋所刊曲》之类,能够再发见几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同时并希望已发见的几种元曲,能够逐一的印行。这有稗于元曲研究者却非浅鲜呢。

有人疑心《顾曲斋所刊曲》,即为陈氏的《古名家杂剧》。我没有见过陈氏的书,不敢下断语。然我的意思,却以为并不是一书;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十八种顾曲斋刊的元曲中,很有几种与陈氏所刊的《古名家杂剧》不同的。

明人刊行元曲的,当必甚多。他们虽没有臧氏那么大的魄力,一时刻了百种之多,然而他们却都是较臧氏更为小心的刻书者,不敢以意擅改古作的。所以他们刊的元曲,多半是最近于元曲的真相的。

(《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

马致远杂剧

前几天赵景深先生在《自由谈》上论及马致远杂剧；文中有两点错误，值得一说。

第一点，赵先生举出马氏小令四首，以为系马氏《孟浩然踏雪寻梅》等四剧的胚胎。这是不大可信的论断。谁知道马氏那几首小令是作在杂剧之前的呢，还是作在其后的？小令里发挥旷达的厌世观，是一般元曲家共同具有的思想；怎么能强指马氏先有此种小令所具有的胚胎，然后才发展而成为杂剧呢？果是此说，则元人小令中，咏陈抟、咏孟浩然等等者也不在少数，难道又是马氏杂剧的胚胎？元、明人小令，歌咏崔、张故事者最多（《雍熙乐府》有《小桃红》百首，咏西厢事；成化间所刊《赛驻云飞小曲》，亦有咏西厢事者多篇）。难道他们也都是王实甫《西厢记》的胚胎么？我以为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除明白的知道其作品产生的确实年月者外，便很难决定某篇是某作的胚胎，或某作是由某文某诗发展而成的；更不能因为小令简短，便硬指他们必为杂剧的胚胎。我们只能说，马氏这些小令在思想上和他的杂剧是同样的——当然出于同一位作家之手下的东西，思想自不会相差得很远的。

第二点，赵先生无条件的相信了王国维《曲录》的记载，以为《孟浩然踏雪寻梅》一剧是马致远所作。其实马氏压根儿便不曾写过此剧。我们在《录鬼簿》、《太和正音谱》诸最古的记载上，都找不到马氏剧目里有所谓《踏雪寻梅》的一剧。强派此剧为马氏作者，始于明人息机子的《古今杂剧选》。王国维根据了息机子之说，便也将此剧加入马氏剧作之列。说来可笑，息机子所录的《踏雪寻梅》剧原来便是周宪王（朱有燉）所作的那一本。宪王此剧，作于宣德七年，有自序，说明其作此剧的意旨甚详，当然不会是钞袭或改作马氏的。（《息机子杂剧选》，北平图书馆藏；周宪王《踏雪寻梅》，见商务版《奢摩他室曲丛》）为什么息机子硬把这张冠改戴在那李头上，我们不能知道；难道他也熟读马氏小令，觉得有些小令乃是此剧的胚胎么？明人如此伪造作者姓名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于散曲及剧曲尤甚。（《吴歈萃雅》等坊本，最荒唐，作者姓名错误极多。）我们必须仔细剖析，一不小心便会上他们的大当。王国维《曲录》的许多错误，便往往都因此而得之。就今日所已有的正确的知识，去纠正王氏及诸明人的错误，而别编一部中国戏曲总目（大东版《曲海总目提要》错误尤多）当不会是什么无聊的工作吧。

（《申报自由谈》，1933年9月9日）

清代宫廷戏的发展情形怎样

清代宫廷戏为昆山腔的戏曲发展到最高的顶点的成就；无论在剧场的构造上，在剧本的写作上，都是空前的弘伟。昆山腔本来是红氍毹上载歌载舞的东西；它可以出现于神庙和皇宫大宅的舞台上，也可以出现于小小的方厅的平地上，供宾主十余人乃至三五人的清赏。许多剧本都可以小规模的上演，带了极少数的砌末，极少数的乐器，便足以敷衍场面上的需要了。

清代的宫廷戏，却打破了这种能屈能伸的优点。几乎每一部宫廷戏都是需要极复杂的舞台和布景、极夥众的演员和砌末的。他们几乎不能在规模小一点的舞台上上演。有的时候，竟需要两三层的转台，像我们在颐和园所见到的。一般的剧场上自然不能够具有这样的复杂的设备。故这种神道仙佛，同时登场，富丽堂皇，近于近代带音乐的喜剧的，竟流传得不能很广。而发展于宫廷里者，至终也停止于宫廷里。

明代传奇，规模最弘大者为《目连救母行孝戏文》，凡三卷，约一百出。此为宗教剧，实际上是作为中元节打鬼之用的，故动作多而歌唱少，每出短的很多。清代的宫廷戏则不然。情节往往是异常复杂的，歌唱也多按着当时流行的习惯，每出非有若干支

歌曲不可。故更显得篇幅的异常的弘伟。虽常是十本一百二十出，而其册页常多过《目连救母行孝戏文》至四五倍。

清代宫廷戏的发生，在乾隆初年。在乾隆之前，宫廷戏都是应用着民间流行的戏本的，未闻有自编脚本之举。乾隆初，张照始有大规模的制作。往往是取之于元、明旧戏而加以扩大和整理的。今知其出于照手者，有：

（一）《月令承应》（所见已有七十余出，似尚不止此数）

（二）《法宫雅奏》（一百出）

（三）《九九大庆》（八卷，一百二十八出，似尚不止此数）

（四）《劝善金科》（十本，一百二十出）

（五）《升平宝筏》（十本，二百四十出）

等五种。《月令承应》等三种都是每出或每数出表演一个故事的。《劝善金科》则根据《目连救母行孝戏文》而力加扩充。《升平宝筏》则演唐玄奘西天取经事，据吴昌龄《西游记杂剧》诸作。文辞尚绚丽可观。惟所串插者已多牵强无谓。结构不能很完密。

后来，庄恪亲王集合了一班江南曲客在北京，编纂《九宫大成谱》。同时并写作了：

（一）《鼎峙春秋》（十本，谱蜀汉三国事）

（二）《忠义璇图》（十本，谱梁山泊事）

（三）《昭代箫韶》（十本，谱杨家将事）

（四）《渡世津梁》（百四十四出）

（五）《长生宝箓》

等几种大规模的剧本。这一批江南曲客，被称为日华游客，即周祥钰、邹金生诸人。

这些大规模的剧本，今知有刊本流传者，似仅《劝善金科》和《昭代箫韶》二种。余皆为传钞本。然亦不难得。

他们都是不很富于创作力的，故往往剽窃元、明的戏文，作

为自己的东西。便成了恹恹无生气的作品。在戏曲史上看来，这一批空前的宏伟的剧本是没有多大重要的价值的。

戏文的发展，走上了这样的一个路途，便更是自绝于民众，而不能不同时走上了灭亡之路了。

为了舞台上的演员的夥多，为了易于分别起见，便不能不于生、旦、净、丑、末等脚色里，更有仔细的分别，又不能不用最复杂的“脸谱”也者来分别或表现那么复杂的人物和个性。

这些，对于后来的剧场却是极有影响的。

（《文学百题》，1935年7月）

叙义和团事变的两部传奇

我们中国国民，对待西方人民的态度，在今日以前，曾变更了三次：第一次，当鸦片战役（1840—42）未起之前，他们视西方人民为一种化外的蛮族，除了会几种奇巧的技能之外，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我们国民对待他们的态度是轻蔑的，是以为不足轻重的。第二次，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叠次与他们战争，都是失败，结果是赔款割地。于是大家才知道他们的利甲坚兵是不易抵当的。这时候，大家的态度是畏惧而带些憎恶的心情。基督教徒恰在这时尽力的传教。“教民”倚了教会的势力，常有压迫欺侮“非教民”的事。地方官却又常因惧怕外力而偏袒教民。于是民间养成了一种“仇洋仇教”的愤怒的空气。义和团乘机而起，以不怕枪炮为号召，依赖超自然的势力以铲除大家的敌人，原是千余年来中国国民时时在梦想着的。义和团利用了这个传统的心理，便立刻得了愚昧而忠实的民众以及一班愚昧无知的当局者，如西太后、刚毅、端王之流的信任。他们在各处乱杀教民“洋人”，且放火烧洋房。一切学科学以及外国文的人，他们都视为“二毛子”而欲杀之。但自八国联军入北京（1900），义和团的神法竟毫不见效之后，我们国民的对待他们的态度，却又变更

了。这时是完全屈服了，是视他们如神如征服者，而自待如“顺民”，如“被征服者”，见了他们时时都带着惊惧崇敬的情绪：反抗的气魄是任怎样也引不起了。这个第三期的态度，自庚子(1900）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五卅”事件以后这种“顺民”的态度似又要变动，然而将向哪一方面变呢？将“民气”与憎恶外人的心情，尽力的鼓动起来，是的，卑鄙的“顺民”态度，是可以暂时的除去了。然而，如不给他们以正当的指导与相当的常识，则此次运动的结果，也不会得好的。我读叙义和团事变的几部记载，心里实觉得栗栗。现在且在此先介绍两种传奇给读者。在那里，略可以看出事变的真相的一斑。

第一部传奇是林琴南的《蜀鹃啼》，这是叙杭州事变发生时吴德绣被乱民所杀的一幕事实的。琴南那时恰在杭州，与林启、吴德绣是反义和团的。剧中的故事大略如下：连慰闾（即作者自己）与高媿室同在杭州林迪臣太守处。遇吴德绣来杭州，他们同论时事，已知“必有一场大乱”。后林迪臣因悲愤而死。死了不久，义和团事变便发生了。立刻浙江也有了应声。一班愚昧的官吏人民，都相信“大师兄作起五雷正法”，可以“炮打不入，刀砍不掉”，“眼见得洋人扫荡，太平无事矣”。恰值省中大吏急檄下属，说是奉旨将所有教士教民，一概斩首。吴德绣是西安县的知县，得到此檄，便搁下了，不肯奉行。城中一部分人民受贡生罗楠的鼓动，认定吴德绣是“通番”，便拥入县署中，把他杀了。连他儿子也被杀死。同时教士教民也死了不少。不久，上海总领事来文要求惩凶。罗楠诸人便都被大吏所杀。吴德绣的仇恨是报了。

在这部传奇里，有几段叙写是很可以称赞的。

（丑上）〔剔银镫〕“他天心法书符调鬼兵，口儿里常常祈请。红

灯照法尤奇警，美人步空中幽靓。休惊，管甚美、德、英都算账，教他败兴。”姊夫，好了，好了，（副净惊出介）何事？

（丑）姊夫有所不知。朝廷洪福，生出异人。请通天教主师傅鸿钧道人主坛，更有济颠祖师，用佛法帮助。刀砍不入，铳伤不了。咒语一动，洋楼立刻起火。此外又有红灯照仙女，及黄莲圣母，都降凡间。眼见得洋人扫荡，太平无事矣。

这一段已把倾向于义和团的一方面见解完全表达出了。下面又一小段是叙吴德绣他们的“新人”的见解的：

（丑）本日得省中严札，云已奉旨将郡中教士教民一起歼灭，以清乱萌。

（外大骇介）大人，这是那里说起！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他多大工夫敢灭洋，全胡闹，恣跳踉！只有包头赤布日焚香，扇妖氛，观者如墙。”卑职早有所闻，长夜喊人烧香泼水，声音惨厉，如鬼师之叫魂，而百姓唯唯，“听师兄主张，听师兄主张。瞧着他画灵符，毁了洋房。”只可怜无故街坊与洋楼左近者，付之焚如。“寄妻儿何方？寄妻儿何方？那个悯穷黎冤状？那个说团民混账？好江山误了端、刚，好江山误了端、刚！居然看皇涂荐沮，颠倒朝章。这贼心肠佥邪教，肆意狂猖。”恨卑职手无权力，“把这铁布衫，红灯照，一一挂头颅市上！”

第二部传奇是陈季衡的《武陵春》。他曾作了两部传奇：一部就是《武陵春》，叙庚子之乱的始末的，其他一部是这一部的续编，叙日本助中国与俄战，一举而平之的幻想的快意的事。但我手边只有这一部《武陵春》。这剧由渔人与从北京的文士谈话里叙出义和团的起因，以及联军入京“两宫西幸”的事。叙庚子之乱的几出，是全剧中最好的部分。其他各出都带着很恶劣的气息。最后一出，竟以为：“洋人日横一日，皆由中国人心不好，

上天震怒，假手于他，降此浩劫。”因作几个小曲，劝大家“正人心”“端士习”等等。这种见解，虽太可笑，却也是中国文人在无可奈何时的常有的见解。至今这种见解竟还存在呢。

这两部传奇，在文艺史上原没有什么大价值，然以他们的“题材”之故，在如今却还足以供我们一读。在他们里面，有几件事是可以明白的：

（一）义和团的起因，虽由于教民的相仇，其远因则实由于“外力”之无理的压迫民众。

（二）义和团的愚昧，是使当时略有知识的人吃惊而且愤怒的。

（三）因怨恨他们的愚昧，大多数的有能力、识事理的人，便不肯与他合作了。因此，庚子之时，反抗外力的，并不是全个中国，乃是一部分的义和团。

（四）因此，却有惩于此事，以为“外力”是不可抵御的。

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近人说起义和团来，总是“拳匪”“拳匪”的叫着，而且英国人等等，每遇着中国偶有反抗“外力”压迫举动发生，便大叫着“拳匪精神的复现”。我们中国人听了这话，也竟很危惧，常是急急的辩白道：“不是，不是！”其实呢，义和团之使人不表同情，乃在他们的“愚昧”。至于他们的反抗外力的精神，却未始不可注意。“逆来顺受”“打了嘴巴却转身回避”是最可耻的！在人类的诸种族未能互相了解、尊重之前，反抗暴力的精神是不能没有的。在这一点义和团是可赞颂了。

反抗精神，最近突见飞长，这是很好的现象。然而义和团的愚昧行动，我们将如何的避免呢？“同善社”、“悟善社”的势力日大一日，即义和团行动的根基还未除去。近人每梦想发明一种什么“死光”“W 光”以破敌，使中国立刻强盛，这种想依赖超

自然势力来破敌的观念，也就是义和团的愚昧的观念。

我们应该同情于义和团的反抗精神，而排斥义和团的愚昧行动与见解！

换言之，我们应该养成“反抗暴力”的精神，而同时也须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做去！

（《中国文学论集》，1934年3月）

中国剧场的变迁是怎样的？古剧里面有无脸谱和“武打”之类的成份

中国只有戏曲史，没有演剧史；只有记载伶工的事迹和技艺的“伶史”，却没有舞台史。要想象一个中国剧场进展的情形，却是极不容易的事，在一堆堆的古书里，所可得到的都只是一鳞半爪的记载。

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最富于伸缩性的剧团；它可以上演于有数百数千的观众的舞台上，也可以上演于小小方厅的红氍毹上。随时带了砌末，便可以“出差”，放下了砌末便也可以做清唱一类的事（详见《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它可以不需要多少人；最好的时候，一个剧团的组织，往往只是限定于兄弟夫妇母女，以及妻的兄弟们等等。全是一个家庭式的组织。其后便有所谓“科班”，那也是家庭式剧团的变相（详见《蓝采和杂剧》）。

既是这样的一种组织的剧团，一种无需要乎大规模的布景和

砌末的场面，那末剧场的需要，自然是比较的不大迫切；而他们所需要的剧场，也便是可以“因陋，就简”，无需乎设备得如何完全。

今日在每个神庙之前面所见的舞台，乃是中国所最流行、最常见的构造。四方形的高出于地面约五六尺的木台子，三面是空的，支以木柱，可以容观众看得见舞台上的一切戏剧动作的进行。后面是被一片板壁挡住的，这板壁的左右，各有一扇洞门；演剧时，用布帘子挡住了。此二门便是演员上下场用的。板壁之后便是后台了。观众站在舞台前面观看的时候最多。特殊的人物才有座位，有时规模较大的，不在露天而在内天井的舞台，便有两旁的看楼，常是供给女眷们坐观的。

北平的旧式戏园，变更不了多少这样的结构，只不过舞台下面，布排了许多横凳而已。

乐队总占据在舞台的之上，和剧中人物，同时显露于观众之前。

这样原始式的剧场，到如今也还是极普遍的散布于中国内地。

想来，最原始的剧场，也未必有逊于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构造。

元人杜善夫所作的《庄家不识勾阑》的散套，已把元代的剧场，描写得并不怎么简单。由陶宗仪《辍耕录》所记载的松江勾阑塌倒的惨剧的情形看来，元代的剧场竟是规模很不小的。

我们想象，“勾阑”之为物，原来不是单作为剧场用的。“勾阑”是一种“栏干”，大车的周围常用它的。南宋或北宋的瓦子里，卖艺人为了要把自己和听众隔开，便使用这种“勾阑”。故以后遂称“瓦子”里卖艺场为“勾阑”，更后来则“勾阑”几代表“剧场”的这个名称了，当戏剧发展到极盛的时候。

什么时候把“勾阑”的这一种东西在舞台的周围除去掉，我们不能知道。然今日我们如果到什刹海等等地方去，我们依然还是可以看见有类乎“勾阑”这一种东西的存在。

中国社会的发展的迟延，实在是令人可惊！我们想象过去的剧团大抵是“游行剧团”，没有固定在一处演唱的性质的；到今日也还是如此。

舞台是固定的，剧团是流动的。这两句话或足以解释过去演剧的情形。

从最简单的铺展于平地之上的红氍毹，到清代宫廷的具有三层转台的大剧场，我们的演员都可以有充分伸缩自由，在那里活动着；似乎并不以缺少了什么特殊的设备而减少其演唱的兴趣。

这诚是中国剧的一种最大的特色。

清代宫廷剧的发明三层的转台，大约是因为要演出《目连救母》(即《劝善金科》)、《西游记》(即《升平宝筏》)等等有神佛登场的弘伟的剧本，便不能不有这种特殊的设备。这可以说是：中国的剧场发展的最高点。

然因其设备过于复杂，终也不能流行。

中国剧的最奇特的特色，还有两点，也不妨在此提出讨论一下。

我很痛心，看见近来制造玩具的商人们竟大批的制造着流行于剧场上的“脸谱”，在那里贩卖，——不知为了什么原故。这种斑斑斓斓的“脸谱”，确是中国剧的特色之一。这是起源于何时呢？古剧里究竟有无“脸谱”这种的东西呢？

“脸谱”无疑的是“蛮性的复现”的一种表征。但什么时候才有这种“脸谱”出现呢？

以“兰陵王”的面具作为脸谱的起源之说是不可靠的。因为那时候根本上还没有戏曲的一种东西。

原始的面具——不是脸谱——在不发言的人或物是常用的；但那种面具是极简单的，或像物的头部——如牛、猪、狗等，——或像某种人的头饰——如《度柳翠》的和尚与柳翠的面具，——都是平常之至的，一点也没有怪诞可怕的颜色涂抹于其上的。就“影戏”的人形而论吧，那脸部也绝少“打脸”的。较古的弋阳腔和昆山腔的脸谱都是极简单的。

《青楼集》所记的，和元、明剧所偶然提到的，都只有“花旦”——色旦——净、丑等脚色，说明是脸上有了“粉墨”的。“粉墨登场”云云，便是此意，可见古剧里所涂抹的至多也不过粉墨二色。

至于红脸、蓝脸、黑脸、金色脸乃至像斑马似的、红印度人似的怪脸谱，其起来却是最后的。我们找不到它的最早的来源。直到明末还不见其迹。

我猜想，那末复杂的脸谱的产生，一定是跟随了场面复杂、演员众多的清代宫廷剧的产生而俱来的。为了易于辨别剧中人计，不能不抹上点颜色。以后愈变愈复杂，便成了今日的脸谱。

这“脸谱”，或出于作剧者的几个人的想象的创造，或出于未受教育的伶工们的自己的想象，俱未可知。然其盛行的时代却在乾隆以后。

“武打”也是中国剧的特色之一。而其起源也是不会很古的，弋阳腔和昆山腔的古戏，“武打”的场面是极罕见的。元剧的写战争往往以探子的报告了之。纯粹以“武打”为骨干的戏像《白水滩》等等在元、明剧里是绝对没有的。

“武打”的加入，我疑心是卖艺者的侵入剧场的结果。他们不大说话，有时简直不唱，只是一味闷打。武旦戏多以耍枪花为能；武丑戏都表现其能上数丈之台，跳数丈之墙为能。全不是剧场上所必须的东西。

高尚的剧场简直成了马戏班似的什么了。

“武打”在“人道”上是说不过的！训练“武打”的演员时，其所受的苦楚，是不忍出诸口的。

“武打”有时是很有“韵律”的；这种以“金鼓”为节的“演武”，常易使人视武事为儿戏。他们把生死的决战是那样的“韵律”化；恐怕是地球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是有这种同样的东西了。

（《文学百题》，1935 年 7 月）

接收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

旧戏曲在人民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且其根柢也非常深厚。今日旧艺人的数目，据简单的不完全的统计，总在三十五万人以上。这一支文艺大军，是会发生巨大的作用的，且向来都在散布他们的影响，发挥他们的力量。

中国古代的戏曲的开始，要推到南宋时代。那时候，演的戏叫做“戏文”。到了元代，用北方语言演的戏，叫做“杂剧”。明代以后，戏文和杂剧都在发展着。而戏文（后来名为“传奇”）的势力尤大。流传到各地，使用各地方言来唱。江西的弋阳腔，普及四方，声势最盛。昆山腔起于嘉靖、隆庆间，尤为“文人学士”们的那个特殊阶级所喜爱，且也经常的为之写作剧本。就为了剧本是出于“文人学士”们之手，便和人民大众脱节了。清代中叶以后，称昆曲为“雅部”，而其他戏曲，则别名为“花部”。或称“花部”为“乱弹腔”。故清末伶人们常有“昆乱不挡”之号，即指其各种戏曲皆能演唱也。

乱弹腔是什么呢？在《缀白裘》里，我们看出，已包括了不少种类。但后起的“徽调”“汉调”和“京戏”等等还不包括在内。到了今天，昆曲几成绝响，而融“徽”“汉”“秦”诸腔于一

炉的“京戏”或“皮黄”戏，则已成为流遍全国的戏曲。

然而，民间的粗野的戏曲，还在不断的滋生着，发展着，改变着。许多的地方戏，原来都还只是极朴素的演唱故事，或只是歌舞而不扮演故事。但受到了“京戏”或“昆曲”的影响，不断的陆续的也变成了正式的戏曲，也穿起“戏衣”来，也演唱着整本的故事。像“越剧”，像“申曲”（沪剧），都是很晚才变化成为正式的戏曲的。故在演剧的技术上、服装上等，都还沿袭着“昆曲”、“皮黄”的老套子（申曲多用时装上台，比较的不同）。

谈到接受遗产，这份遗产可算是丰富无比了。第一是演技；那样的象征性的动作，如手执马鞭，作跨鞍上马姿态，手扶作想象的楼梯上下楼，以手作开门闭门状等等，在物质条件不够，布景不完全的农村间，是无可厚非的。且已成为大众皆知，皆懂，似不妨加以采取、接收。有的地方，如可改进的，则也不妨勇敢的改革。特别是演历史剧，如非完全用旧的剧本，则在服装上恐怕要费一番考据的工夫。在旧剧里，那服装是不唐不宋、非汉非明的，时间性是一点也看不出。新的历史剧必须在这方面用点工夫，花些力气。

第二是题材；在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下，劝忠教孝的教条式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养成了奴才的思想，颠倒了历史的事实，隐蔽了故事的本来面目。戏曲改进工作，首先是，要去其荒唐过甚的。其次是，删改其过于谬错的部分。在今天，还只能采取稳步改进的方式。

但即在重重的封建压迫之下，人民大众的反抗的力量也还是极大的。就在许多愚忠、愚孝的故事之中，也还有很多大胆的反抗封建力量的作品。这，就要我们披沙拣金的去发现了。在许多地方戏中，这种故事或剧本是不在少数的。像《庆顶珠》（《打渔杀家》）之类，就是很可推荐的。即在文人学士们的著作之中，

也还可以发掘出若干晶莹可喜的珠玉出来，像杨潮观的《吟风阁》里，有一出写东方朔偷桃的故事，简直把统治阶级冷嘲热骂得够了。又像元曲里，这一类的剧本也还有不少。

有计划的改进旧剧，稳步的改革其演技，删改补充其剧本，在今天是有必要的。而旧的剧本，旧的演技，也尽有可以为我们所接受的遗产在。那么丰富的遗产，宝贵的人民大众的智慧的结晶，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力量去发掘，去发现，去研究，去接受的。

（《光明日报》，1950年11月27日）

有关发扬昆剧的三个问题

——1956年11月29日在昆剧座谈会上的讲话

昆剧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是某一种地方戏。它是个综合性的戏曲，是古代戏曲的总结，有许多古代的戏曲，由于昆剧的存在，而被保留下来。这种情况正如同有许多昆戏如《断桥》、《夜奔》等，在京戏中被保留下来一样。因此，它里面有许多古代的东西。例如音乐方面，就有许多古代的音乐，如“辞朝”（《琵琶记》）里，就全是宋朝的大曲。又如我这次在苏州听见“道教音乐研究组”的古代道教音乐，仔细一听，简直就是昆曲的音乐。又如曲调，明朝本来有南北两派，就是北曲和南曲，后来经过魏良辅的创作，造出来昆山腔，就包罗了两种腔调的好处。特别在音乐方面，综合了北曲的弦索和南曲的箫管，成为“管弦”合奏，实在是一个大进步。又如元人杂剧现在还有二三十出保留在昆剧里，如《刀会》、《训子》等，其中叙事的成份特别多，《刀会》讲究关公坐在船头上唱，连冠上的绒球都不能动。又如弋阳腔《滑油山》里的刘氏在台上缓步而唱，牵她的大鬼则在表演动作，这种情形，正说明了它们都是从讲唱文学改变过来的戏剧；如同现代的北方大鼓，苏州的前后滩，坐在那里是弹唱，穿上了

行头加上表演就是戏。这些方面都证明它是把过去的各种戏剧集大成的东西，所以它是全国性的戏曲，不是地方戏。

另外，在戏曲文学中能够拿得出手的，恐怕还以昆剧为最多，剧本词藻的优美，是其他剧种赶不上的。京戏中就有许多不成为文学剧本。不成为文学剧本，就很难得保存下来。而在昆剧的传奇中，就是过去明人认为"具品"的，实际上也还有很多好东西。我们的古典戏曲丛刊，预备印一千多种，现在已出了三百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的作品。也没有这么早的作品，现在还能演的。如关汉卿是十三四世纪的人，他的作品中《单刀会》，现在还能演。英国的莎士比亚是十六七世纪的人(1564—1616)，他的作品，现在却已不是原本原样的上演了。

我有个幻想，也是愿望吧，假定我们有个国家剧院，如同莫斯科歌剧院一样，贴出海报去，头一个肯定是昆剧，因为真正能表示民族戏剧的最高成就的还是昆剧。

我们明年准备纪念汤显祖和关汉卿两位，希望大家准备准备，把他们的戏曲上演一下。

如何发展昆剧，我现在提出三个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第一是宣传的问题。大家要多写文章，介绍它的好处。宣传是很有用处的，《十五贯》刚刚上演时，看的人并不太多，经过大力宣传以后，全国就都知道了。我们的宣传要多方面的，出版社要多印些昆剧的剧本，报刊可以多介绍昆剧的技术。同时我们不仅要写文章，也要多演，使人真的看到它的好处。昆剧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些小戏如《借靴》、《狗洞》、《照镜》都是很漂亮的笑剧，有些个戏，如《交印》、《刺字》非常慷慨激昂，刺字时描写母亲在儿子身上刺字，想刺而不忍刺时的表演是演戏最高的技术，有些戏如杨潮观的《罢宴》提倡节约的观点，如果能演出，一定是轰动全国的。

希望大家考虑考虑，如何多写。譬如搞戏曲史的，就可以在戏曲史的范围里来写，这样文章就多了。

第二是改编的问题。昆剧要不要改呢？我觉得真正大作家的作品，是一个字也不能动的。外国也是这样，英国的莎士比亚，苏联的高尔基，都绝对不能改。我们的关汉卿、汤显祖也是一样，明朝人最喜欢改，沈璟就把《牡丹亭》改过，弄得汤显祖很不高兴，后来冯梦龙也曾把《牡丹亭》改为《风流梦》，陈与郊把《宝剑记》改为《灵宝刀》，许自昌也改过许多剧本。《西厢记》被改为南曲，先有崔时佩，后有李日华，好处是改成南曲可以上演，但对话中加了许多猥亵下流的词句。当然我们现在情况和从前不同，如果每剧都演全本，不但演员有困难，观众也没有这多的时间来看。那么可以在全本戏中挑出几折连合起来，照过去演宋十回石十回的办法，每折力求保存古本的面目，对话偶然可以动一动，曲文不要更动，特别是大手笔的作品，更不要动，像《十五贯》就是这样，它只在原本中两条线索中拿掉一条，原本的精彩地方等都没有改。而且过去的词曲也很难改，譬如我们现在有许多人把古代诗翻成现代的白话文，大都翻得不好，改曲词就更难了，像“教歌”一类弋阳腔调等戏改起来还容易，但是要改名作如《单刀会》等，恐怕谁也没有这种天才。我们不要觉得《十五贯》改编得成功了，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把过去的戏剧都拉过来大改，那是很不妥当的。

第三是组织问题。昆剧是否要由中央组织剧团，过去中央也考虑过。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文化部，剧团是要组织的，但是不一定集中在中央，也可以分散在各地，在各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以中国地方之大，全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昆剧剧团是可以容许的。这样分散开来，大家都向前发展，更可以比一比，竞赛一下，人才就更可以辈出。而且分散开来，宣传的效果一定会更

大。至于有的同志提出建立昆曲研究院的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我们现在是求实不求名，我们现在的需要是建立一个组织，至于是“院”或者是“团”，那是比较次要的。

这一次上海演出以后，希望大家能合起来到北京去演一下，名义不必叫观摩会演，就叫演出也可以。事前要多做些准备工作，剧本可多印些，幻灯片也可以帮助解决听不懂的困难，我们平常看其他戏，往往唱得词太快，来不及看完幻灯片，已经唱过去了。昆剧是“水磨腔”，唱得很慢，不怕幻灯片看不完，只怕幻灯打错，这一点也要注意的。

培养新生力量也是个重要问题。三十年前，我看新乐府的时候，大家都很年轻，但是现在年纪都大了，所以培养新生力量很重要。我们培养新生力量要注意严格的训练，当然也不能完全像旧日科班那一套。过去几年对学生的训练，是有放松的情况，以后要注意。学生学一遍不成要学两遍，学两遍不成要学十遍，或者学一百遍，一定要学好，当然实在没有希望的，也可以设法给他转业。

昆剧还有个好处，就是它里面各种角色都可以一显身手，和京戏一样。京戏里青衣花旦如梅兰芳、程砚秋可以挑班，武生如杨小楼也可以作主角挑班，花脸如郝寿臣、金少山也可以挑班，这是与其他一些地方戏不同的。有些地方戏如北方的评剧，都是女子作主要演员，所演的又大多数是悲剧，像《秦香莲》等，就是专门讲男人坏的戏剧（所以我这次主张演《荆钗记》，这个戏就不是单讲女子守贞，王十朋听见妻子死了也坚决不再娶，这就是双方都互守贞节，是个很好的戏）。又如晋剧的丁果仙，豫剧的常香玉，都只能以演悲剧见长，这自然也与曲调有关，曲调限制了她们。昆剧则不然，以唱法而论，就有合唱的办法，在《琵琶记》蔡伯喈夫妻分别的一段，先是男的唱几句，后来是女的唱

几句，最后是“合头”，就是合唱，这样大家都可以发展。而且昆剧的戏很多，能上演的就有四五百个，各方面的描写都有，因此就更完备了。

现在有些戏，北昆能演，南昆不能演；也有些南昆能演而北昆不能演，所以分散开来，也可以大家竞赛一下，互相吸收。演出的时候可以多请些专家来看看，他们一看就可以指出毛病来，现在北京还有些昆剧票社，其中颇有些专家，都可以帮助的。

昆剧中有些现在是无法上演了，譬如黄源同志，前次建议要演《桃花扇》，我就提出谁来点板的问题。但是我们可演的戏还是很多的，要多演些不同的剧目，不要老演这几个戏。现在有个倾向，就是人家演什么我们也演什么，《十五贯》红了以后，北京有“七”《十五贯》；王十朋红了，大家都是王十朋。实际上中国戏绝不止这几个好的，要尽力的发掘出来。

总之，大家要有信心，相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有优美传统的剧种发扬起来。至于组织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求实不求名，现在先组织起来，不在名义上的院不院，将来自会水到渠成的。

（《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1957 年 8 月）

关于大唐西域记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不朽的有关中国、西域及印度的文化乃至史地的名著。她不仅是一部佛教徒的旅行记，——在宋、元、明、清把这一部分的历险的故事夸大的烘染成为《西游记》或《取经记》一类的平话、杂剧、小说传奇等等。她成了研究中世纪的西域和印度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宝库。愈到近来，她的价值愈高，她的地位愈显得重要。近四十多年的中央亚细亚的探险，差不多都要借这部不朽书作为南针。A. Stein 曾经说道：

I had traced his footprints before to many sacred Buddhist sites, and was now setting out to follow them so much farther to the east.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p. 47

在著名的 Cunningham 的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里，玄奘的这部书也显出了极大的价值。她成了近代东方的考古家、探险家不可分离的基本书之一。在英、德、法、俄乃至日本诸家都有译本和注释，都有仔细的研究她的专门论文或著作发表。但在玄奘的祖国，我们的中国，她却最受到冷淡的待遇，最感到寂寞。至

今，我们还没有过一部《大唐西域记》的注释本子，至今还没有过重要的专门研究的书册出现过。

就在文学的领域里，《大唐西域记》也曾发生过很重要影响。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记载过，段氏在杂俎的“贬误”里指出了流行极盛的杜子春的故事乃是《大唐西域记》里的一则印度故事的转变。可见，在唐代，这部书在学士大夫们里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了。

《大唐西域记》的版本，今所知者，最早的是：

（一）宋刊本（北平图书馆藏）

（二）宋碛砂藏本（上海影印本）

（三）《涵芬楼影印宋刊》本

其后，在清代及其后，有好几个丛书的本子：

（四）《守山阁丛书》本

（五）《墨海金壶》本

（六）《四部丛刊》本

（七）《国学基本丛书》本

很可怪的是，在好刻书的明代，普通丛书的刻本，竟没有一部曾收及这部伟大的名著的。所知的，只有

（八）明刊支那藏本

而已。

在好几部《大藏经》里，都收有这部书，比较易得的是：

（九）《雍正重刊龙藏》本

（十）《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关于这部书的注释，中文的简直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只有部分的考证，像：

丁谦：《大唐西域地理考证》一卷（《浙江图书馆丛书》本，又见《地学杂志》八卷二——六号）

陈仲益：《西域记释地》（见北大《国学月刊》一卷七八期合刊）

二篇而已。

关于《大唐西域记》的撰者（大约便是“笔述”者吧）的辩机，倒曾引起过我们的一番辩论。陈援庵先生有过一篇很好的关于辩机的文章；贺昌群先生也有过一篇《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讨论辩机在《大唐西域记》的写作上的地位。此外，还有几篇论文，都是关于辩机的。但很可怪的是，关于更重要的《大唐西域记》的本身的注释和研究，却没有什么人从事过。

在这方面的，重要的工作，替我们做的却大有人在。翻译及注释《大唐西域记》的有：

（1）S. Beal-Si-Yu-Ki（英译本）（1884）

（2）S. Julien-Hiouen Thsang（法译本）（1857）

（3）S. T. 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英译本）（1904——5）

（4）掘谦德——《解说西域记》

这几部书都注解得很详细的，可以供我们的参考。至于研究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的论文，一时是举不尽的。读者最好去参考 Henri Cordier 的 Bibliotheca Sinica pp. 2658——2663

有关于《大唐西域记》的专书，或足是为我们研究西域记之助的书有：

（1）Bretshnieder：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1888）

（2）The Desert Crossing of Hsiian-Tsang（1919）

（3）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in Chinese Turkestan（1901）

（4）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1904）

(5) Ancient Khotan (1907)

(6) 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

(7) Serindia (1921)

(8) Innermost Asia (1928)

(9)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1933)

(2) — (9) 均为 A. Stein 所著。

(10) Smith, Vincent A.: The Itinerary of Yuan Chwang

(11) Boulting: Four Pilgrims

(12) 高桑驹吉:《大唐西域记所载东南印度诸国的研究》

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丛书第一种为《大唐西域记考异索引》。其人名地名索引一部分，把 Beal, Watters 及 Julen 三家的译名列表对照，对于研究者最有用处。

在 A. Cunningham 的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里，有一篇附录 Approximate Chronology of 'Hwen Thsang's Travels 对于我们也是很有用的。

以上是极浅近的关于《大唐西域记》这部中古的东方文化的宝库的参考资料的介绍。其目的只在引起一部分专门学者对于她的研究兴趣。我们很盼望有一部详细正确的中文本的《大唐西域记》注释出现。

5 月 14 日写。

(《困学集》, 1941 年 6 月)

四库全书中的北宋人别集

影印《四库全书》的消息，已宣传了好几年了。上一月北京国务会议居然通过将文津阁的一部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这实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虽然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能起运到上海与否还在未定之天，然离开实现，总算已不很远了。

《四库全书》的影印，在中国的文化上是很有影响的。清廷初次着手征集天下遗书，以编纂这部空前的大丛书时，其目的原不纯正，不过欲仿秦政焚书的故智，将中国所有反对或讥刺清廷的书籍，一概收集来销毁掉而已，不料其结果却产生了这样的一部大丛书，博得臣庶"好古右文"的歌颂，保存无数将欲散佚的古籍，这也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有许多人说《四库全书》编得本来不好，有应收而不收的书，有不必收而竟被收入的书。且校对很不精密，错字脱句，时时有之。百余年来，《四库》中重要的书，也已陆续的有人刊印出来，有的版本比《四库》精，有的卷帙比《四库》完备。何必再费许多印刷力去印这部没有什么用处的大丛书呢？这些话我是时时听见有人说起的。我也知道《四库》收的书未必都是可传之永久的，也知道《四库》的校对不很精密，但我不管这一切，总

希望《四库》能够早日印出。因为第一，在《四库》中，古代的好书，总算包括得最多，有许多是现在已绝不可见的，印了这一部丛书，可以保存了无数的古籍，较零星的翻印什么堂什么斋的常有重复的丛书，已是好得多，省力得多了。以此书为基础，再去搜集旁的书，一个较好的图书馆是很容易成立的。第二，现在购求古籍，非常的困难。如欲把《四库》中所收的书全都搜罗完备，不要说要费无数的钱，无数的力，且直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各种丛书中，虽常常的把《四库》中所收的书，刊行出来，然许多年来，所刊的究竟不多，且采购亦不易。如“总集”中的《明文海》为黄宗羲所编，不能不算是一部重要的书，而至今尚无刊本。除了《四库》之外，别处尚能得此书么？其他类此者亦不少。至于说《四库全书》校对不很精密，那确是一个病，但我们决不能“因噎而废食”，因此便说《四库》不该印，且在任何丛书中，这种病也是不能免的，不必独深责《四库》。

《四库全书》所收的书，共三千四百七十部，其中经类占七百十九部，史类占五百五十部，子类占九百二十四部，集类占一千二百七十七部。未有流行的刊本的，以集部为最多。集部中的书数以别集为独多，共九百六十一部，几占到集部的五分之四、全部《四库》的三分之一，而未有传本的书自也以别集为独多。

别集中，自汉至五代的集子，大都是有通行的传本的，书的总数也不多。宋代的集子在全数中占到五分之二以上，共有三百九十九部，其中有许多是没有传本的。

我自少便喜欢书，便喜欢翻翻书目一类的书，颇思将《四库》中的书，都注明传本，没有传本的也作一个记号，这是很有用处的。——不仅为人，即为自己购书计，也便利得多——莫友芝作《郘亭书目》即是此意，然在他之后所出的书不少，更应添补进去许多。可惜工程太大，时作时辍，至今未有成书。现在为

谈到《四库》之便，顺手将随时注好的关于宋人集子的一部分，先发表在此。疏漏自然是决不能免的，然较之《郘亭书目》，已增出后来的书不少。本想将宋人别集都写出，因恐篇幅太多，故只写北宋的一部分。

由以上的书目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有不少宋人集是仅存于《四库》中，是外间没有流行的刊本的。将来《四库》如迁延不印，一旦经什么变乱而有散失之患，则此种集子，恐怕都将要泯灭无闻了。《永乐大典》之散失，已使我们受绝大的损失，我们决不欲《四库》更发生此同样的悲剧。《四库》之不能不早日印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将来《四库》印行，此仅存之三部半的绝大丛书，突然的变成了千数百部，分藏于世界各处，使人人都可以见到，读到，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呀!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起来督促执政府，早日把《四库》运到上海，同时应该督促商务印书馆，要他们将此书早日印好。为便于小规模图书馆之可购买，全书定价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减低。这是一件不朽的文化事业，不是一种营利的事业，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来赞助他们，使他得早日告成。

下面是正文。看书目是最干枯无味的事，但如大家将它留下来查考，却不是全无用处的。

《骑省集》三十卷　　宋徐铉撰

有天禧元年胡克顺编刊本及绍兴九年徐琛刊本。有光绪癸巳李宗媚刊本，后附校勘记，有《四部丛刊》本，有徐乃昌刊本。

《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　　宋柳开撰

有乾隆乙卯兰溪柳渥川文印堂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咸平集》三十卷　　宋田锡撰

前无刊本，近始有李之鼎刊本。在宜秋馆编刊之《宋人集》（丁编）中。

《逍遥集》一卷　　宋潘阆撰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寇忠愍诗集》三卷　　宋寇准撰

有明弘治庚辰刊本，有古香楼刊本，近有宜秋馆刊本，在《宋人集》（甲编）中。

《乖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　　宋张咏撰

宋有郭森卿及龚氏二刊本，近有光绪壬午独山莫氏仿宋刊本。

《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七卷　　宋王禹偁撰

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有平阳赵氏刊本（无《外集》），有《四部丛刊》本。

《南阳集》六卷　　宋赵湘撰

有道光壬午胡氏刊本，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武夷新集》二十卷　　宋杨亿撰

有明刊本，有嘉庆辛未祝昌泰翻刻《浦城遗书》本。

《和靖诗集》四卷　　宋林逋撰

有明陈氏及何养纯刊本，有康熙戊子长洲吴调元刊本，有道光甲申广州刊本，有同治癸酉朱孔彰刻巾箱本，有《四部丛刊》本。

《穆参军集》三卷《附录、遗事》一卷　　宋穆修撰

有顺治中刊本，有嘉庆辛未树香堂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晏元献遗文》一卷　　宋晏殊撰

有《宋人集》（乙编）本（四卷）。

《文庄集》三十六卷　　宋夏竦撰

此集外间未见传本。

《春卿要稿》一卷　　宋蒋堂撰

有明天启中刊本，有光绪丁酉刻《常州先哲遗书》本。

《东观集》十卷　　宋魏野撰

有宣统三年新阳赵氏峭帆楼刊本。

《宋元宪集》四十卷　　宋宋庠撰

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　　宋宋祁撰

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有《佚存丛书》本。有吴门书林重排印《佚存丛书》本。

《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　　宋胡宿撰

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有《常州先哲遗书》本。

《武溪集》二十卷　　宋余靖撰

有明嘉靖甲午唐胄刊本，有康熙中刊本。

《安阳集》五十卷　　宋韩琦撰

有乾隆四年陈锡辂刊本。

《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　　宋范仲淹撰

有数丛刊本，有康熙丁亥范氏岁寒堂刊本，有明万历戊申毛一鹭刊《二范集》本，有《四部丛刊》本。

《河南集》二十七卷　　宋尹洙撰

有嘉庆间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孙明复小集》一卷　　宋孙复撰

有乾隆乙未泰安聂钕刊本。

《徂徕集》二十卷　　宋石介撰

有康熙丙申裔孙石键刊本。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　　宋蔡襄撰

有宋乾道四年刊本，有明陈一元刊本（四十四卷），有蔡善继刊本（附《别记》十卷），有雍正甲寅裔孙见魁刊本（附二卷），有乾隆中蔡氏刊本（二十九卷）。

《祠部集》三十六卷　　宋强至撰

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镡津集》二十二卷　　宋释契嵩撰

有数明刊本，近来刊本未见。

《祖英集》二卷　　宋释重显撰

有元刊本，有《宋人集》（丙编）本。

《苏学士集》十六卷　　宋苏舜钦撰

有康熙戊寅徐氏刊本，有同治六年江西宾兴会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苏魏公集》七十二卷　　宋苏颂撰

有明刊本，有道光乙未裔孙廷玉刊本。

《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　　宋王珪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古灵集》二十五卷　　宋陈襄撰

有宋刊本，近来未有传本。

《伐檀集》二卷　　宋黄庶撰

有明嘉靖及万历二刊本，有《宋人集》（丁编）本。

乾隆乙酉宋调元刻《山谷全集》曾附刻此集于后。

《传家集》八十卷　　宋司马光撰

有明刊本，有康熙中蒋氏刊本（八十二卷），有乾隆六年陈宏谋刻本（附《年谱》），有乾隆乙丑刘组曾刊本（八十二卷），有《四部丛刊》本。

《清献集》十卷　　宋赵抃撰

有明嘉靖元年刊本，有嘉靖壬戌重刊本，有南阳赵氏祠堂刊本。

《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　　宋李觏撰

有数明刊本，有雍正丁未李氏祠堂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金氏文集》卷　　宋金君卿撰

有《宋人集》（甲编）本。

《公是集》五十四卷　　宋刘敞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有《三刘文集》本（不全）。

《彭城集》四十卷　　宋刘攽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有《三刘文集》本（不全）。

《邕州小集》一卷　　宋陶弼撰

有《宋人集》（甲编）本。

《都官集》十四卷　　宋陈舜俞撰

有《宋人集》（甲编）本。

《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二卷　　宋文同撰

有万历壬子蒲以怿刊本，有明末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西溪集》十卷　　宋沈遘撰

有明刊本。

《郧溪集》三十卷　　宋郑獬撰

近时未见有刊本。

《钱塘集》十四卷　　宋韦骧撰

有《常州先哲遗书》本。

《净德集》三十卷　　宋吕陶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冯安岳集》十二卷　　宋冯山撰

有《宋人集》（乙编）本。

《元丰类稿》五十卷　　宋曾巩撰

有数明刊本，有康熙中顾崧林刊本（多《补遗》三卷），有康熙二十三年重编刊本（二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龙学文集》十六卷　　宋祖无择撰

有《宋人集》（丙编）本。

《宛陵集》六十卷《附录》一卷　　宋梅尧臣撰

有明正统己未刊本，有康熙中梅氏刊本，宋牧仲刊本，徐七来刊本，有嘉、道间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忠肃集》二十卷　　宋刘挚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无为集》十五卷　　宋杨杰撰

近来未见有刊本。

《王魏公集》八卷　　宋王安礼撰

未见有刊本。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宋范祖禹撰

有明刊本。

《潞公集》四十卷　　宋文彦博撰

有明嘉靖五年吕柟刊本。

《击壤集》二十卷　　宋邵雍撰

有元刊本，有汲古阁刊道藏八种本，有康熙间刊本（十七卷），有《宋人集》（丁编）本，有《四部丛刊》本。

《鄱阳集》十二卷　　宋彭汝砺撰

未见有刊本。

《曲阜集》四卷　　宋曾肇撰

康熙中裔孙佺刊本。

《周元公集》九卷　　宋周敦颐撰

有数明刊本，康熙中裔孙沈珂刊本，乾隆间董榕重刊本（二十三卷）。

《南阳集》三十卷《附录》一卷　　宋韩维撰

未见有刊本。

《节孝集》三十卷《附录》一卷　　宋徐积撰

有嘉靖乙丑刘祐刊本，有康熙丙子邱氏刊本（三十三卷），有宣统三年重刊本。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　　宋欧阳修撰

有明天顺辛巳刊本，有弘治壬子刊本，有正德壬申刊本，有嘉靖丁酉刊本，有嘉靖庚申何迁刊本，康熙、乾隆、嘉庆间亦有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欧阳文粹》二十卷　　宋陈亮撰

有明郭云鹏刊本。

《乐全集》四十卷　　宋张方平撰

未见有刊本。

《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议》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补编》一卷　　宋范纯仁撰

明万历戊申毛一鹭刊本，康熙丁亥刊本（俱与《文正公集》合刊称为《二范集》）。

《嘉祐集》十六卷　　宋苏洵撰

有数明刊本，有康熙三十一年邵仁泓刻本（二十卷，《附录》二卷），有道光壬辰眉山祠堂刻《三苏集》本（二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临川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有数明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王荆公诗注》五十卷　　宋李壁撰

有乾隆辛酉海盐张宗松刊本。

《广陵集》三十卷《拾遗》一卷　　宋王令撰

未见有刊本。

《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宋苏轼撰

有数明刊本，有康熙中蔡士英刊本，有道光中眉州刊本。

《东坡诗集注》三十二卷　　旧本题王十朋撰

有康熙戊寅朱氏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施注苏诗》四十二卷　《东坡年谱》一卷　《王注正讹》一卷　《苏诗续补遗》一卷　　宋施元之撰

有康熙乙卯宋荦刊本，有古香斋袖珍本。

《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　　清查慎行撰

有乾隆辛巳刊本。

《栾城集》五十卷　《栾城后集》二十四卷　《栾城第三集》十卷　《应诏集》十二卷　　宋苏辙撰

有数明刊本，有道光壬辰眉州新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山谷内集》三十卷　《外集》十四卷　《别集》二十卷　《词》一卷　《简尺》二卷　《年谱》三卷　　宋黄庭坚撰

有嘉靖丙戌刊本，附《伐檀集》，有乾隆乙酉宋调元校刊本，有《四部丛刊》本（三十卷）。

《山谷内集注》二十卷《外集注》十七卷《别集注》二卷

《山谷内集注》，宋任渊撰；《外集注》，宋史容撰；《别集注》，容之孙季温补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有乾隆五十三年谢启昆刊本。

《后山集》二十四卷　　宋陈师道撰

有明嘉靖刊本（三十卷），有马潡刊本（二十八卷），有明弘治十二年刊本（三十卷），有雍正庚戌赵鸿烈刊本（二十二卷）。

《后山诗注》十二卷　　宋任渊撰

有明弘治丁巳刊本，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有雍正乙巳陈唐刊本（无注），有《四部丛刊》本。

《宛邱集》七十六卷　　宋张耒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有《四部丛刊》本（六十卷）。

《淮海集》四十卷　《后集》六卷　《长短句》三卷　　宋秦观撰

有数明刊本，有道光十七年王敬之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济南集》八卷　　宋李樇撰

有《宋人集》（丙编）本。

《参寥子集》十二卷　　宋释道潜撰

有明刊本，有《武林往哲遗著》本。

《宝晋英光集》八卷　　宋米芾撰

有明刊本（六卷），有涉闻梓旧本。

《石门文字禅》三十卷　　宋释惠洪撰

有明万历丁酉经山兴圣万寿寺刊本，有《武林往哲遗著》本，有《四部丛刊》本。

《青山集》三十卷《续集》七卷　　宋郭祥正撰

有明刊本，有嘉庆八年葛镩刊本。

《画墁集》八卷　　宋张舜民撰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陶山集》十四卷　　宋陆佃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倚松老人集》三卷　　宋饶节撰

未见有刊本。

《长兴集》十九卷　　宋沈括撰

有明刊本。

《西塘集》十卷　　宋郑侠撰

有明万历中刊本，在嘉庆十年嘉定廖氏仿明刊本。

《云巢编》十卷　　宋沈辽撰

有明刊本。

《景迂生集》二十卷　　宋晁说之撰

有道光十年晁氏裔孙刊本。

《鸡肋集》七十卷　　宋晁补之撰

有明崇祯乙亥顾凝远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乐圃馀稿》十卷《附录》十卷　　宋朱长文撰

有康熙壬辰裔孙岳寿刊本。

《龙云集》三十二卷　　宋刘弇撰

有明弘治乙丑刘琮刊本，有《豫章丛书》本。

《云溪居士集》三十卷　　宋华镇撰

今未见刊本。

《演山集》六十卷　　宋黄裳撰

有宋刊本，今未见刊本。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　　宋李之仪撰

有光绪乙亥续刻《粤雅堂丛书》本。

《潏水集》十六卷　　宋李复撰

今未见刊本。

《学易集》八卷　　宋刘跂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道乡集》四十卷　　宋邹浩撰

有明正德七年及万历戊午二刊本，有道光十一年邹氏家塾刊本。

《游樱山集》四卷　　宋游酢撰

有乾隆丙申裔孙刊本，有同治丁卯重编刊本。

《西台集》二十卷　　宋毕仲游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乐静集》三十卷　　宋李昭玘撰

今未见刊本。

《北湖集》五卷　　宋吴则礼撰

有《宋人集》（乙编）本，有《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本。

《溪堂集》十卷　　宋谢逸撰

今未见刊本。

《竹友集》十一卷　　宋谢迈撰

有咸丰元年《小万卷楼丛书》本。

《日涉园集》十卷　　宋李彭撰

今未见刊本。

《灌园集》二十卷　　宋吕南公撰

今未见刊本。

《庆湖遗老集》九卷　　宋贺铸撰

有康熙中刊本，有《宋人集》（乙编）本（十一卷）。

《摛文堂集》十五卷（附录）一卷　　宋慕容彦逢撰

有《常州先哲遗书》本。

《襄陵集》十二卷　　宋许翰撰

今未见刊本。

《东堂集》十卷　　宋毛滂撰

今未见刊本。

《浮沚集》八卷　　宋周行己撰

有《聚珍版丛书》本，有《闽覆聚珍版丛书》本。

《刘给事集》七卷　　宋刘安上撰

有同治癸酉孙衣言刊《永嘉丛书》本。

《刘左史集》四卷　　宋刘安礼撰

有永嘉丛书本。

《竹隐畸士集》二十卷　　宋赵鼎臣撰

今未见刊本。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　　宋唐庚撰

有明嘉靖三年刊本，有雍正乙巳汪采亮刊本。

《洪龟父集》二卷　　宋洪朋撰

今未见刊本。

《跨鳌集》三十卷　　宋李新撰

今未见刊本。

《忠愍集》三卷　　宋李若水撰

有《乾坤正气集》本。

《忠肃集》三卷　　宋傅察撰

有《乾坤正气集》本。

以上北宋人别集，著录于《四库》者，共一百二十二部，其中有二十二部，即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没有刊本的，还有许多部是只有明刊本或清初刊本的，现在也很不容易得到。

由此，我们益可以明白《四库全书》之印行，决不是一件无意义、无价值的事了。清廷将《四库》分藏三部于扬州、镇江、杭州，已稗益了无数的以前的人，现在《四库》如果印行，则受其益的人更将如何的多呢?

我为中国文化前途计，我祷祝《四库全书》印行的计划能够

早日实现，能够早日告成，不至如上年一样，仅闻喧声而不见事实。

最后我还有一个意见供献给印行《四库》的商务印书馆，《四库》卷帙太多，定价决不会过廉，中产阶级的人恐难能有购得此大丛书的希望，将来全书告成后，我希望他们能够仿照《四部丛刊》的办法，将《四库》中的书，陆续印行单行本，先印外间不易得的书，次印重要的有切于实用的书，最后再把次要的书全都印出，如此，虽寒士也可以渐渐的占有一部《四库》，也不至有零星搜求，费力，费钱，而且还要受尽旧书贾的气之事了。

《四库》印行之后，商务很可以再陆续的将《四库》未收的重要的书印行出来，如传奇，如小说，如《四库》存目中的好书，如《四库》以后的著作，如违碍禁毁书目中的书，都可以印。如此，数年或十数年之后，便又可以成功一部较《四库》更伟大的丛书了。现在完备的书馆，我们既不能有，私家藏书又多深关密锁，不易窥读，书贾又时时抬高书价，不要说无产阶级无读许多书的可能，即中产阶级以上，恐亦不能有自由运用大批参考书的可能。商务印书馆如能发大宏愿，分一部分印刷力去做这种事，那真要被天下读书人颂德无已了。这虽是后话，但我总希望能有实现的一日！

1925年10月4日，于上海。

（《时事新报》，1925年10月10日）

丛书书目汇编

上海医学书局在去年出版了一部《丛书书目汇编》。此书为武进沈乾一所编，在此书没有出版之前，我们以为此书一定是和李之鼎的《丛书举要》大异其面目的；不料出版之后购来一阅，其内容却与《丛书举要》毫无差别，他们同是丛书的目录，不过李编是依丛书性质排列的，沈编的却是依丛书首字的笔画多寡排列的而已。沈编的内容，当然要比李编增多些，但有些地方却反比李编的脱漏些，差误些，大约是编者过于草率之故。兹略举其疏谬之大者于下：第一，误收许多并非丛书的书在内。这个误收的例，差不多触目皆是。例如：（甲）每书有正续集，或甲乙数集，或前后别外数集者，沈氏则皆当他们为一丛书而收之。若李日华的《六研斋笔记》、徐遵符的《六壬心镜要》、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以及《纂图类要》、《事林广记》等皆是。（乙）原书本系打成一片的著作，不过内容系有关于数书的考订校勘等等的而已，沈氏则亦皆误入之丛书目内。若范尔梅的《读书小记》、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皆是。（丙）原书系选本，沈氏则亦往往以其为丛书而误收之。若顾嗣立的《元诗选》、蒋光煦的《宋诗钞补》等皆是。（丁）官书局所刻书，本无丛书之目，故李编

列于附录之中；沈编则皆列于正文之中。沈氏致误之由，大约是由于不十分明了丛书性质之故。如此滥收，怪不得要比李氏多出数百种。第二，脱漏了丛书中一部分的书目，例如《郝氏遗书》中漏列了郝懿行的《晋宋书故》、《宋书食货志补》、王照圆的《梦书》、《列仙传注》之类。最荒唐的是《粤雅堂丛书》原有三十集，李氏书目亦全列三十集之目，沈编的却只列了二十集，而脱漏了其余的十集。第三，沈编为了节省篇幅计，每将丛书中各书的著者姓名，节去不录。例如《元曲选》每剧下本有著者姓名，汲古阁的《六十种曲》，每"曲"之下也经李氏附注著者姓名过，沈编的却一概删去了。此三者乃是沈编的最大的疏谬，其他文字的错误，却是很小的事，不值得在此提起。但沈编的较李编的也有二个长处：其一，沈编的篇幅很省，只订四本，易于检查。不似李编的订四十本，查起来很麻烦；其二，沈编的多了一部分"索引"，便利阅者不浅。但此二点也都仍有可议处。一，全书共六百面，如用洋纸，双面印，只要一册便够了，岂不更便于阅者？二，全书是依笔划排列的，"索引"也是依笔划排列的，这部"索引"真未免有些叠架堆床，无所用之。平心而论，像沈氏这样性质的书，似不必单行出版，只要编一部"丛书举要补遗"及"索引"便够了。如此，岂不省了许多印刷力么？我们所希望的《丛书书目汇编》，不是这样的因陋就简，仅仅的将依分类排列的改为依笔划排列的而已为满足。前三四年，高振汉君曾编了一部《丛书书目易检》（?），只可惜他自己没有力量出版。其方法是将丛书中的各书，依作者姓名的笔划多寡排列起来。如此，我们欲查某书在于某种丛书中，或有几种版本，便觉得非常容易。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部《丛书书目汇编》。可惜高君的书至今未见印行。颇希望高君或有志于著此书的人，将丛书收罗完备，分为书名索引、著者索引等等，并于见收于几种丛书的各

书之下注明哪种丛书所收的最完备，或哪几种本子有何不同，这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工作，然其“有惠于后学”却要比因陋就简的“沈编”胜过千百倍了。

（《伛偻集》，1934 年 12 月）

书目长编

关于书目的书目，前几年只有李之鼎、周贞亮的《书目举要》，很可怜的，不过是薄薄的一本。我们看 British Museum 或 Biblioteque National 所有的“书目的书目”都各有三四个巨册，真未免有些惭愧。近来做这个工作的人不少，但都不见有成书。去年，北平的邵瑞彭诸君，有《书目长编》的出版。初闻这个书名，我们都很高兴，颇想立刻能够读到它。等得由邮差处到我手中时，却仍是那么薄薄的，不过由一册而变为两册而已。共有一千三百余条，较李氏的《举要》，已增加了不少。但仍不免有许多遗漏。邵氏的序说：“兹编之成，其文盖远绍《七录》簿录类，其意则窃比谢氏《小学考》。”我们初见“长编”二字时，也是这样的想望着，结果却仍是极简率的一条条的书目，绝不是什么《小学考》一类的著作。

进一步去看它的内容，他们将书目分为四大类：（一）贮藏类，又分为公藏私藏二类；（二）史乘类，又分为正史、备采、通载等五类；（三）征存类，又分为门类、征阙、征引、箸刊、版片、经眼、劝学等九类；（四）评论类，又分为流略、掌故二类。其强立名目，琐碎无当之处，颇使人有不及李氏《举要》的

简要之感。最可笑的是史乘类中的“备采”，“凡备正史之采用者属之”；《国史经籍志》（焦竑）、《千顷堂书目》（黄虞稷）原来是“备正史之采用”的！“通载”“凡备列古今者属之”。《天下古今书目》以及《通志》的《艺文略》、《文献通考》的《经籍考》，果然是“备列古今”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难道便不是所谓“备列古今”的么？征存类的“门类”一门，也殊无谓。《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经籍典》一部分，乃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竟分列为六十五条，这是什么意思？评论类的“流略”门，竟列入《古今伪书考》、《图书馆学》、《世界图书分类法》；而“掌故”门竟列入《儿童图书馆之研究》、《图书馆指南》以及《图书馆管理法》、《图书馆学季刊》。这又是什么意思？“书目的书目”一类的书，原自有其范围，殊可以不必滥入“图书馆管理法”类的书以扩充自己的篇幅的。又，许多“论书籍的书籍”，如《书林清话》，以及其他论文，如《清代私家藏书概要》之类，都不应该列入其中；所谓“书目的书目”只是“书目”的“书目”而已！如必不忍对于这一类的书割爱，也有“附录”在。希望将来编者将此书再版时，至少须先看看几本靠得住点的“图书分类法”。其他小疵，都可以不必提及。

（《佝偻集》，1934年12月）

索引的利用与编纂

“索引”（一名“引得”，即index之译名）为近代专门学者所必须“利用”的一个工具；这工具减少了学者们不少的记忆的浪费；减少了学者们不少的反复检查的时间。特别关于中国的古书，为了一个句子，为了一个人名或地名，我们浪费了不知多少的时力。这恐怕是每一个研究中国学术的人都曾身受其苦，都曾深切的感到不便的。我自己便曾为了检查一个元代的诗人而翻遍了一部《元诗选》和《元诗选癸集》，而结果是一无所得。如果有了一部《元诗选索引》，这几点钟的浪费的时间，便可以省掉。且检查时也不免有偶然的疏忽（有了“索引”，那疏忽也便绝对不会有了）。又曾见经子不熟的人，为了要查一句“子曰”的来源，便得要翻遍了一部四书。我们如今有了一部叶绍钧的《十三经索引》，那种冤枉花费掉的时间便可以不必花费了。我自己有一个时间，曾对于希腊神话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用了Loeb Library本的Applodorus的The Library，用了Pausanias的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用了Homer Virgil和Ovid的著作，每本书的后面，都有很详细的“索引”，一个人名，一个故事的线索，便可以很不费力气的便得到互相参证的作用。

又关于近十余年来，对于中国文学及其他专门学术问题的研究，散见于各种定期刊物上的，不知有多少。一人的耳目，容有所未周。有了文学论文索引、国学论文索引、中国杂志索引一类的东西的帮助，我们立刻便可以解决了许多的困难。

所以"索引"的功用，在今日学术益趋专门化，书籍、刊物一天天的增多的时候，益显其重要。现在研究学术的人，已不能像过去学人们之专靠其过人的记忆力或博览的工夫了。几部"索引"可以代替了"十年窗下"的苦工夫。

在今日而不知道利用"索引"的学人，恐怕是不会走上研究的正轨的。

"索引"和专门的参考书目乃是学问的两盏引路的明灯。谁愿意在黑漆漆的夜里，摸索的走着呢?

中国的学人们从不曾发见过"索引"的功用的弘伟与重要；故大半都在穷途摸索中，依靠了他们过人的记忆力与博览而得到成功的。到了清代中叶以后，方才有汪辉祖的《史姓韵编》、李兆洛的《历代舆地韵编》诸书出来，为研究史地的人解决了一部分的困难。但这些人名地名的索引，还只是初步的工作，还未曾走上"索引"的正道。最近七八年，"索引"的编纂，方才成为一时的风气。燕京大学的引得编纂处，在洪煨莲先生的主持之下，陆续的出版了二十多种的"引得"，其用力独劬，其影响最大。此外，日报、期刊以及论文索引一类的东西，也在各地刊行了不少。虽然这种"为人"的工作，还不能达到很完善、很周密的地步，且还不过刚刚是开始，待做的工作还极多，但今日"为学"之易，已非十余年前之比了。

为了学者们的利用的方便，本文且将用中文出版的"索引"书，就已知者分类列举于下。耳目庸有未周之处，尚祈专家们不吝补正其阙漏（编者及出版处未详者，也姑阙之，以待补注)。

一 专书索引

专书“索引”，最难着手。专书的索引，不仅要钩稽书中之人名、地名而已，且还须钩稽出书中的训诂、典章制度、专门名辞以及种种的事实、典故等等，故非专门家或对于那部书有专门研究的人不办，并非一二钞胥的工作。叶绍钧先生的《十三经索引》，只是《十三经》的“辞句”索引而已，并非真正的“十三经索引”。具有近代的索引之真正意义者，只有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纂的《白虎通》、《说苑》、《世说新语》诸“引得”而已。故编著专书的索引，第一个条件，要对那部书有研究，第二个条件，要懂得“索引”的编纂方法，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十三经索引》　叶绍钧编　开明书店出版

（二）《周易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三）《尚书通检》

（四）《毛诗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五）《仪礼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六）《礼记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七）《综合春秋左氏传索引》　大东文化学会协会编

（八）Index of the Tso Chuan, by Sir Everard D. H. Frazer & J. H. S. Lockhart 牛津大学出版

（九）《四书索引》　日本

（十）《佩文韵府索引》　大槻如电编　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

（十一）《佩文韵府索引》　商务印书馆出版（附《佩文韵府》后，未刊）

（十二）《三字典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十三）《刊误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十四）《九通索引》 中国图书馆协会出版

（十五）《十通索引》 商务印书馆出版（附《十通》后，未刊）

（十六）《读史年表附引得》

（十七）《诸史然疑校订附引得》

（十八）《水经注引得》 以上均燕京大学出版

（十九）《大唐西域记考异索引》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

（二十）《太平御览索引》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出版

（二十一）《太平御览引得》 燕京大学

（二十二）《图书集成索引》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出版

（二十三）《考古质疑引得》

（二十四）《说苑引得》

（二十五）《白虎通引得》

（二十六）《世说新语引得》

（二十七）《苏氏演义引得》

（二十八）《容斋随笔五集引得》

（二十九）《崔东壁遗书引得》

（三十）《文选注引得》

（三十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引得》 以上均燕京大学出版

（三十二）《杜诗索引》 日本饭岛忠夫编

（三十三）《藏书纪事诗索引》 张慕骞编

（三十四）《太平广记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三十五）《缀白裘索引》 郑振铎编 见《文学周报》

二　人名地名索引

在各种专书索引一时不易着手的时候，先将书中或各书中的人名地名钩稽出来，编为人名地名索引，也是很必要的。像我们在没有一部完备的二十四史索引之前，有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史姓韵编》、《历代舆地韵编》，也是很便于学者检查之用的。

人名及地名索引为"索引"中比较容易编辑的一部分工作，但也非需要专门家的细心钩稽、分别条目不可的。偶一粗心，便容易发生遗漏、疏忽等等错误。像《史姓韵编》，便闹出将刘义庆作为王义庆（由临川王义庆而致误）的事，日本重泽俊郎、佐籐匡玄的《左传人名地名索引》里也有将非人名作为人名的误会。至于《北史》、《魏书》、《齐书》、《周书》及辽、金、元三史人名的纠葛，也非细心的人和专门的学者不能钩稽得清楚的。这一类的"索引"，我们希望编得愈多愈好。现在，据我们所知道的，还不及三十种。

（一）《史姓韵编》　汪辉祖编　有木活字本，有铅印本，有石印本（石印本错误太多）。

（二）《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王伯祥编　开明书店出版。有此书，则《史姓韵编》可废。

（三）《汉书不列传人名韵编》　庄鼎彝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左传人名地名索引》　日本重泽俊郎、佐籐匡玄编　弘文堂出版

（五）《历代同姓名录引得》

（六）《三十三种清代传记引得》

（七）《唐诗纪事引得》

（八）《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

（九）《唐诗纪事著者引得》

（十）《元诗纪事著者引得》

（十一）《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

（十二）《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　姜亮夫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三）《词林摘艳引剧目录及作者姓氏索引》　郑振铎编　见《暨南学报》第二卷第二号

（十四）《传记资料索引》

（十五）《室名索引》　陈乃乾编　开明书店代售

（十六）《别号索引》　陈乃乾编　开明书店代售

（十七）《别号索引》　毛春翔编

（十八）《古今人物别名索引》　陈德芸编　岭南大学图书馆出版

（十九）《历代画家姓氏便览》　冯津编　道光六年德聚堂刊本

（二十）《支那画家人名辞书》　斋籐谦编　日本明治间东京大名书店出版

（二十一）《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　燕京大学出版

（二十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李兆洛编　有李氏五种本

（二十三）《皇朝舆地韵编》　李兆洛编　有李氏五种本

（二十四）《皇朝舆地韵编》　严德编　有湖北书局刊本

（二十五）《丛书书目备检》　刘国钧编　金陵大学出版（此书系丛书著者索引）

在以上二十余种的人名地名索引里，有一个现象很可怪，就是地名索引比人名索引少。大概地名索引的需要没有人名的来得

逼切之故。又关于书画家的人名索引，其出现得很早之故，恐怕还是为了收藏家、鉴赏家的应用之故。别号和室名索引的刊行，恐怕也是为收藏家用的时候多。

三 书名索引

书名索引的编辑在“索引”的编纂工作里算是最容易的一种。但像佛藏引得之类，却需要专门学者的极大的耐力去钩稽、排比的。许多研究古书的人，很早的便知道这个索引的重要。所以《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便都附有引书目录，在《文选理学权舆》里也附有《文选注引书考》。我们很希望这一部分的工作，有学人们在大规模的做；对于初学者的帮助是很大的。可惜我们现在所见的，不过十余种而已。

(一)《艺文志二十种引得》

(二)《大藏经南条目录补正索引》

(三)《佛藏子目引得》(许地山)

(四)《道藏子目引得》

(五)《四库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

(六)《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索引》 陈乃乾编 大东书局出版

(七)《禁书总目四种索引》

(八)《索引式的禁书目录》

(九)《书目答问索引》 孔彦培编

(十)《丛书子目索引》

(十一)《丛书子目书名索引》

(十二)《别集索引》

(十三)《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十四）《纪元编韵》（附）　李兆洛编　见《纪元编》卷下

四　日报期刊及论文索引

“日报索引”在欧美重要的报馆，像London Times（official index），New York Times等每年都有编纂。London Times的索引，开始于一九〇六年，可算是现存的最早的一种了。

“期刊索引”在欧美也有专门的杂志，像Magazine Subject Index等。专门的论文索引，则每个专门杂志，原来都是编有索引，附刊于每卷之末的。惟刊为专书的，颇为罕见。在中国，则除日报索引、期刊索引等数杂志外，专门的论文索引，这几年来，编为专书也不在少。自从北平图书馆编刊《国学论文索引》以来，各科的专门的索引，由各机关纷纷的刊布于世，虽不能每科都有，却已给专门家以不少的方便了。

（一）《人文月刊》　人文图书馆出版
（二）《日报索引》　中山文化馆出版
（三）《期刊索引》　中山文化馆出版
（四）《主要中国杂志新闻记事索引》　日本
（五）《中文杂志索引第一集》　岭南大学图书馆编
（六）《教育论文索引》　邰爽秋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七）《教育杂志论文索引》　商务印书馆出版
（八）《教育论文索引》　见《中华教育界》
（九）《心理学论文索引》　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十）《经济论文索引》　中国银行出版（?）
（十一）《经济论文索引》　见《工商半月刊》
（十二）《合作论文索引》　南京合作学社出版
（十三）《农业论文索引》

（十四）《水利论文索引》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编

（十五）《实业论文索引》　见《实业部月刊》

（十六）《铁路工程论文索引》

（十七）《国学论文索引》　北平图书馆出版（已出四编）

（十八）《文学论文索引》　北平图书馆出版（已出三编）

（十九）《书评索引初编》

（二十）《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　于式玉编　燕京大学出版

（二十一）《史地社会论文索引》　大夏大学出版

（二十二）《中国地学论文索引》　北平图书馆出版（已出二编）

（二十三）《东洋史论文要目》　大冢史学会高师部会编

（二十四）《南洋关系论文索引》　暨南大学图书馆编（待刊，又见暨南图书馆馆报）

（二十五）《书报资料索引》

（二十六）《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北平图书馆编

关于索引的编辑，我还有几点意见要贡献给编者们。第一，专书的索引必须附本书而行。离开了原书，索引便似乎无所附丽。册数浩瀚、一时不易重印的书，像《图书集成》、《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一类的书，其索引原不妨单行。但篇幅不多的书，像《白虎通》、《说苑》之类，似乎也应该把整理过的原书同时印出。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印《毛诗引得》最足取法。索引的编制，原是整理的工作之一。希望以后重印古书的人，不要偷懒，不要因陋就简；应该每部书都附有详细的校勘记，都附有索引；那才不失了翻印的主要意义。在这一点上，希望翻印古书颇多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几家大书店，尤须不惮烦的来实现这个整理的工作。张菊生先生印行《百衲本二十四史》，费尽

苦心，听说还在编校勘记。那工作是不朽的。但我们贪心不足，同时还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个总索引。以后，有一部书出版，不论是诗集、文集以至类书，我们总希望后面附有一个索引。这将增进了学者们不少的读书能力，且也可以省掉“引得编纂处”的许多麻烦的工作，这麻烦的工作应该是由著者、编者、校订者、译者和翻印的书店老板们担负的。

第二，索引是“为人”的工作，是“刻板”的工作，是“刻日”可以成功的工作，只要不是过于粗心大意的人，总可以不至于有很大的错误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索引”的编纂，贵于分工合作，不要叠床架屋。某一部分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了，别的人就可以省下力量来做别的工作。最好编纂索引的若干机关，能够有个联合的通讯，互相报告工作的进行情形和预定要着手编纂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商榷编纂上的许多意见和编纂的改进方法。

第三，索引的编纂最重要的检字的问题。近来检字法发明了不少，都是要解决检查汉字的困难的。但在一般的索引里，需要的汉字数目，并不怎么多，编者似不必标新立异的多所创作。一部索引如果使用了不大通行的检字法，那是要影响到“索引”的使用上的困难的。从前，中国通行的检字法是多用“韵”。在现在，这方法是行不通了。现在最流行的是王氏四角号码检字法和洪氏改良的四角检字法。我的意见，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必要，还是用笔划的检字法，来得更通行些。像陈德芸氏编的《别号索引》，所用的检字法是颇使人困惑的。为了使用一部索引而临时还须去研究一种检字法，未免太强人所难，结果，那部“索引”是等于无用。这一点，希望编纂“索引”的人特别加以虚心研究。

第四，编纂期刊和论文索引者，往往仅就所见者载人，不能

成为很完备的东西；有时，重要的杂志，忽然阙了几年或几期；有时收入的杂志数目太少。希望编纂期刊或论文索引的人，能够设法“求全求备”才好。

第五，近来出版的“索引”，定价都很贵，非一般人所能购置（像《大藏经子目引得》，定价四十元）。这一点，也希望索引的出版处能够顾全到一般人购买能力。“索引”并不是很专门的东西，乃是一种必备的流行的刊物，定价是必须低廉的；虽然像《大藏经子目索引》，性质比较的专门，但究竟非专为研究科学者预备的；研究历史、文学、哲学等等的人也必须人置一部的。

最后，我还希望“索引”的专书，特别是册数繁重、不能重印的书的索引，像《全唐文》、《全唐诗》等等，能够出版得愈多愈好。这种“为人”的工作，编纂者虽不自居其功，而读者们却要致谢不尽的。

1937年6月21日。

（《困学集》，1941年6月）

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

离不了这样的一个圈套："这部书写得如何如何的好，对于某问题有如何高明的见解，而旧本又是如何的罕见（或好刻本是如何的少见，坊间所有俱为错字连篇者），所以把它标点出来，便利读者。"

从陈独秀以"赤日炎炎如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的一首诗，作为翻印《水浒传》的理由起，到徐志摩、胡适之辈的提倡《醒世姻缘传》止，一切的标点古书的序文，总脱不了这么一套话——或更加上些考据。

标点古书竟成了时行的风气。曾见到上海日报上刊登着整幅的大广告——许啸天标点的古书的广告。想不到这十几年来，标点的古书竟是这样的多——且还仅只是出于一人的手笔呢。从《古文观止》到《曾文正公家书》，好一批旧店新张的货色！

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标点些《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一类的白话写成的小说，是情有可原的。把这些向来为士大夫所看不起的白话小说，对着古文、宋诗投掷过去，确是种挑战的举动。

但如今时代是不同了，无须乎再利用什么旧小说来鼓吹什

么，来宣传什么。在今日而仍以五四时代的眼光，去标点什么《醒世姻缘传》、《今古奇观》、《娱目醒心编》一流的东西，其为“挂羊头，卖狗肉”，和标点本的《古文观止》、《曾文正公家书》等等是并无二致的。——且不必说《娱目醒心编》一类的小说和《水浒传》、《红楼梦》在描写技巧上是如何的隔着天渊。

为了旧小说写得如何如何的好，而加以标点，作为范本者，大概已经忘记了：今日的文坛已不是抱着旧小说而临摹着的时代了；旧小说——连《水浒》、《红楼梦》也在内——所能给予新文坛的东西，实在太少。即其仅有的白话文的描写伎俩，也实在不足以为新文坛的模范。新文坛已经是远远的跑在他们前面去了。

新文坛所创造的白话文学，已是一种另外的新的东西，不再是什么语录式的、讲史式的、旧小说式的什么了。

那么，所谓标点旧小说以资流传者其意义究竟何在呢？

没有什么别的意义，老实说——和许啸天辈之标点《古文观止》等等，其实并没有两样——不过为了做一笔生意。

我们得明白：将许多旧小说里的有毒素的东西（像《醒世姻缘传》的刻薄的讥讽，和小学生们的顽皮与残忍的把戏）向年轻的学生们输送进去，是有极大的罪恶的；旧小说和旧思想是牢牢的固结为一的；我们如果要排斥旧思想观念，如何倒该去提倡什么旧小说呢？

救救孩子吧！

保存些不经见的旧文学的名著，并不是不应该做的事，但有一个条件，只是保存，不是提倡；只是小数量的流通，不该大量生产的广播于民间；只是一部分专门研究者的用作参考研究之资，不是要普及于一般的读者社会里（特别关于旧小说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收集、保存若干旧文学的著作，以为研究的资

料，我们是不该反对的（像博物院的收集古代珍品，先民艺术似的陈列着，如今是“恰是其时”）；如果小数量的印刷出来，以供给少数专门学者的需要与应用，我们更是欢迎；如果在其间选取若干，作为样本似的（而且加以说明），使我们得以很少的时间，明了旧的过去的文坛及许多伟大作品的概况，那也不是什么无益的事；若只是不分良莠，不识好歹的一味的标点着，提倡着，鼓吹着，宣传着，则非迎头给以痛击不可！

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当然是具有永久的生命的；像六朝新乐府，唐、宋诗的一部分，元、明曲，明、清散文的一部分，像比较完美的《红楼梦》、《水浒传》诸小说，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分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那也不是坏事——但绝对的不该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

随意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会影响到社会的健全，何况千千万万的标点本的流布于世！

真该小心在意。救救孩子们！

我以为有许多书是尽够给他们标点的——而且也极该标点；较之群趋于《古文观止》和旧小说的标点者，功过不啻相差千百万倍！

（一）一般专门学者所需要的类书式的“通史”与“政书”，像《二十四史》、《九通》（还该加上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和清末刘氏的《续皇朝文献通考》，共十一通）之类，应仔细的加以断句，标点，并各附以“索引”之类的附录。如果这些笨重异常的书籍，以近代印刷的方法缩印成为二十余册或十余册的插架之物，这对于一般学者是如何的便利呢？我梦想能够有可以“挟之而趋”的《文献通考》、《通志》（《九通》，浙局版，凡千册，即小字石印，模糊不清者亦有二百余册）；假如《通志》能印成一厚册，《史记》能订成一大本（这是很可能的），够多么有用！

够多么方便!

（二）卷帙巨大的地志和史书，以及一切有用的参考书籍，也可用前法印刷出版；目的也为了便利学者。

（三）编辑《经济史长编》之类不加论断仅供给材料的书。

（四）重要的伟大的名著；或包罗较广的总集，像《乐府诗集》、《楚辞》、《诗经》、《全唐诗》、《杜工部集》、《白香山集》、《花间集》、《陆放翁集》等等，也用前法印刷出版，卷帙可以减少很多。

惟书籍必须加以仔细的选择，不宜仅为了营业起见，专拣一时可以畅销的；再则，必须缩印（最好是铅印）而加以标点，且每书之末必须附以索引。

有许多大路在那里，每条路都可以给你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为什么专要趋时取巧，专要做些损人而又不甚利己的事呢?

（《短剑集》，1936 年 1 月）

向翻印“古书”者提议

翻印“古书”的风气，近来又盛行一时。这当然不是坏事。保存了一部分值得保存的“古书”，我们也认为是今日所应该做的工作。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看来，更觉得尤可同情，尤有益处。但对于近来翻印“古书”的人所走的路，我们却认为有讨论和纠正的必要。

翻印“古书”的方法，最常用者有两种：

（一）**影印法** 即用原书照相，以石印或珂罗板印出；像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的《四部丛刊》、《四库珍本丛刊》等都是。中华书局翻印《图书集成》也用此法。

（二）**排印法** 即用铅字，翻排原书文字。像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等是。也有加以圈点或标点的，像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等是。

这两个方法，各有利弊。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利便、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是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省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于校对疏忽，错字太多。

其实，这两个方法是可以相辅而相成的。我们必须先分别那些古书的性质，然后才可以决定某种书用石印法或珂罗板印法好，某种书用铅印法好。同时还须顾全到社会的经济状况，读者们的购买力，替他们打打算盘。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一部分有毒的，不必要的东西，更宜仔细的斟酌其应否重印，或虽值得重印，而须预防其流毒于社会。

先得审查“古书”的性质和价值。应该大量流通，或仅须翻印少数的部数以资保存，都须依据其性质而决定。

大抵古书之值得大量流通者，必须具有下列价值或资格的一种或二种：

（一）史料　研究历史或专门学问所必须的，像《九通》、《二十四史》之流；

（二）参考图书　一般从事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以及其他学问所必须的；像《图书集成》、《佩文韵府》、《说文解字诂林》，以至比较古旧些的《太平御览》之类；

（三）文学名著　值得大量流通、不妨成为公共读物的名著，像《水浒传》、《杜诗》之类；但必须注意其为无毒的。

（四）文学总集　大部头的总集，像《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汉魏六朝文》、《雍熙乐府》等等，也是普遍需要的东西。在其间，我们往往能得到极多的在史书上所得不到的材料；

（五）重要的丛书　包含罕见的及重要的古书的，像《十三经》、《学海类编》、《格致丛书》、《夷门广牍》之类；有的流通极少，不易得见，有的流通虽广，而合于日常应用的本子却还不曾有。

这几类的古书是不妨大量散播出去的；就是一位研究社会科学者，他的案头，也是必须摆放着《九通》、《图书集成》的；一

位植物学家的书室里，如果发现有一部《图书集成》，一部《太平御览》，也并不是可惊诧的事。

这一类应该大量流通的古书，必须以大多数读者的购买力为研究的对象而决定其印刷的方法。而且，在印刷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读者的翻阅与携带的便利。故加以标点及索引是必须的；篇幅也不能过多，字迹倒不妨小些。我们为了便于诵读，往往用大字印书，实在太不经济，必须改用小字，特别是这类的参考书籍。中华书局新印的《图书集成》，最不近情理。图书集成局印行的铅印本，市面上还不罕见，市价不过五百圆。有破损水渍的不过三四百圆。殿版的，在故宫博物院便有四部，北平图书馆也有（涵芬楼也有一部，似已被焚），同文书局石印的底本，现在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都并不难得、难见。如果我们要印这部书，第一，要篇幅缩小到最可能的缩小的地步；第二，售价低廉到最可能的低廉的程度。如此方才有益于人——也方才有益于书局。（薄利多售！）如今册数多至近千（?），售价高至八百圆（预约五百圆，）普遍的人能够有力量购之乎？有力购之的，大概都已经购有。这笔最可做的大买卖，岂不白被糟蹋掉乎？我们曾经想过，若以《英国百科全书》式或日本《大正大藏经》（洋装的）式的装订（每面可容原书十二页以上），每册至少可容二千面（两面印），最多不过五六十册便可了之。售价最高不到三百圆，或竟低到二百圆左右。对于读者们岂不便利！再加总索引一册二册，可另售。日本版的《佩文韵府》，只有二厚册，可挟之而趋，还有一薄册的索引，够多么便利！而他们在明治初年便已想到这么办了。商务印书馆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也笨得可笑；完全为了搬弄古董，除了中国，没有一国肯这样的浪费纸张和印刷力的。如果为表彰宋版、元版，印一册"留真谱"已经足够的了。《二十四史》的本身，仅可根据宋、元、明、清等原版、古版，

排印出来（或缩小石印亦可），而附以“校勘记”（仿《大正大藏经》式），这个工作，岂不是“不朽之盛业”乎！大约有二十四册或三十册便可够包容得下的。定价也不会过高。如今却是那样的浪费纸张、印刷力乃至读者们的金钱！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嘉庆本《大清一统志》，这乃是一部通俗的必备之书，然售价高至一百余圆，册数也多至二百册！谁买得起？照我们缩印的计划，则仅八册十册左右的书耳。为什么他们不会为自己的买卖打算一下呢——即使他们不肯替读者们打算。

像《二十四史》这一类的书，如果影印古本流传，还有一个可怕而想不到的危害。校勘是机械的工作。如果有好的可靠的版本，便可省却无数学者们浪费的校勘的时间。如今把古本影印出来，是否要使每个学者都费时力在校勘上！只有一二十个精细的人，在机械的工作着，便可永远的省却无数人的宝贵光阴。为什么不肯这么办呢！？没有一国的人，有像我们那么不会替别人乃至替自己打算的！

倒还是向来不被人重视的《万有文库》本的《国学基本丛书》之类，值得我们的同情与表彰。吴荣光的《历代名人年谱》如今是缩成小小的一册了；《四库总目提要》如今是只有四册。这够多么方便呢！

至于珍本、孤本，印出来只是为了保存的目的，或者，内容有毒，不值得大量流通的，像《金瓶梅词话》之流，则不妨在印刷者经济能力之所及，尽量的印些奢侈的版本，像日本印唐人手卷，印宋版《世说新书》之类，那也是就个人性之所近、嗜好之所在，随意为之，没有人可加阻止——也许还该加以赞颂。不过，也不宜印得多，不宜纯为了营业的目的。

但像《四库全书珍本丛刊》之类，却又当别论；他们虽是珍本，其中未始无可用者，普通图书馆是必须的。为了他们的易于

购买，似也宜照商务印书馆原定印行《四库全书》的方法（即缩小洋装本）印行之。则售价至少可减少到十之七八。然而为什么偏要照现在这样的《四部丛刊》式印行呢？这他们怕也是漫无打算的。但图一时牟利，不计购者能力。这便是今日出版界的根本大病，非痛快下一针砭，叫他们改途重张不可！

如果有人以实际的有效的工作，来打倒他们的愚昧无知的仅知图利的行径，则更是功德无量的了。

我们——乃至大多数的读者们必会站在革命者的一边的！

至于大规模的"丛书"，无所不包，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我们也以为是不必须而浪费的事业。日本印行的是什么：日新月异的新的科学书与文学书！而我们却老在"古书"堆里作圈子。怎怪得不一败涂地呢！

而像《四部丛刊》之流影印古本的，特别有害；他们竟导引着一部分的人，以有用的时力，耗费在校勘的工作上了（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之）。若个个人都成了钱遵王、黄荛圃、顾涧蘋，还成了什么近代的国家！这可以说是流毒，不是流通。以宣传文化的美名而流布有毒的什么，未免可痛！

《四部备要》的编辑也是无聊的工作。有用的是并不好看的仿宋字，并且不将原书的篇幅减少了多少（约原书二册，《备要》合之为一册）。在便利上——是谈不到的。分组发售，却是他们聪明的办法。但为什么不更为读者们打算一下，缩印成《国学基本丛书》的式样呢？

我们固希望古书的流通，却反对无计划、无意识的浪费的工作，无聊而有毒害的事业！

（《文学》2卷6号，1934年6月）

再论翻印古书

我们在本刊上曾写过一篇《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主张："在其间选取若干，作为样本似的，使我们得以很少的时间，明了旧的过去的文坛及许多伟大作品的概况，那也不是什么无益的事；若只是不分良莠，不识好歹的一味的标点着，提倡着，鼓吹着，宣传着，则非迎头给以痛击不可！

"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当然是具有永久的生命的，像六朝新乐府，唐、宋诗的一部分，元、明曲，明、清散文的一部分，像比较完美的《红楼梦》、《水浒传》诸小说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分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那也不是坏事——但绝对的不该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

这些话说得已够明白。自从《世界文库》的出版，在翻印"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分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的工作上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有一部分被埋没了的"名著"，有一部分久被忽视了的"名著"，以及有一部分可以显示出"时代精神"的作品，都曾被整理了翻印出来。那些整理的工作，确曾费了好些人的不少的时与力。——其所耗费的时与力是不在《世界文库》里的翻译部分的许多"名

著”的写译之下的。

为什么不肯苟且塞责，照样翻印便了事呢？为什么必须广搜异本，仔细校勘，整理呢？有许多人便也已发过这样的疑问了。给一般读者们阅读的书何必加以如此的详尽的校勘记呢？这些校勘记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这是不肯盲目的翻印古书的一种表现；这是要使一部分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整理过的本子的一种努力；同时，这也是要节省无数“读者”的耗费在“校勘”这个传统的工作之上的时与力的。比《四部丛刊》、《四部备要》那样的照式翻印不知道要节省了多少认真的读者们的时与力的。虽然耗费了很多的力量，这整理却并不是无意义的。

在这整理的过程里曾经发现了古本的不少的脱漏与错误，发现了清版的古书的许多不必要的擅删擅改的地方！这些，都已藉着这番整理而为之清算一下。对于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这番整理的工作，岂可算得是白费的！对于一般读者们这番整理的工作岂是完全无用的？

有一部分的作品，在其本身也许不能算作真实的不朽的“名著”，却充分的足以表现“时代的精神”，足以表现“民间”的——非官僚的供奉的文学的——最好作品的例子，或足以表现其在文学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的，且其本身也不是有毒的东西，则其翻印与整理也不会成为一种浪费的工作。

如果一概的把将中国文字写成的古书都作为有毒的东西看待，把一切翻印与整理的工作都当作是反动的行为，则未免有些“幼稚”与“扭曲”事实了。

对于过去文化的绝对的绝缘是办不到的事；真实的伟大的名著是在任何时代里都不会消失其真实的价值的。如果觉得《吉诃德先生传》和《死魂灵》是值得翻译而《金瓶梅词话》和《指南

录》之类则绝对的不值得翻印，则未免太藐视了在中国所产生的一切真实的伟大的名著了。名著何不幸而以中国文字写出之呢？

像《金瓶梅词话》那样的赤裸裸的暴露了流氓阶级的生活与心理的——这种流氓的生活与心理至今还活泼泼的存在着——如何可以绝对的加以蔑视而排斥之呢？像《指南录》那样的一部描写在贵族的侵略下的亡国之际的士大夫之愤激的心理和颠沛流离始终不屈的生活的书，如何可以因其为古书而遂不屑一顾呢？

这样的不分好歹，绝对排斥古书者的心理，和那些提倡读经而绝对排斥“禽兽能言”的白话文教科书者的心理是恰好相映成趣。——虽然对于前者我们是原谅而且敬重其热烈的情感的。

翻印古书正像介绍西洋文学一样，必须有所选择于其间；如因为西洋文学里有荷马，有莎士比亚，有杜思退益夫斯基，有高尔基，便应该不分好歹一概介绍过来，说得通么？同样的，如因为用德国文字写的书有了一部《希特拉自传》，便不分好歹一概不介绍德国名著，有此理么？

所可憾的是利用了翻印古书的名义，不知道有多少的书贾们是在经营着不可告人的翻印淫书和消闲书的事业的，大批的有毒的书，曾被他们翻印出来，而流通于市面。这诚然难怪一般前进的青年们的痛心与愤慨了！——我们早已是痛心与愤慨的了！

然而遂因噎而废食，却也是我们所期期以为不可的！

（《文学》6卷3号，1936年3月）

漫步书林

引　言

在路上走着，远远地望见一座绿荫沉沉的森林，就是一个喜悦，就会不自禁地走人这座森林里，在那里漫步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不管是朝暾初升的时候也好，是老蝉乱鸣的中午也好，是树影、人影都被夕阳映照得长长地拖在地上的当儿也好，都会使我们有清新的感觉。那细碎的鸟声，那软毯子似的落叶，那树荫下的阴凉味儿，那在枝头上游戏够了，又穿过树叶儿斑斑点点的跳落在地上的太阳光，几乎无不像在呼唤着我们要在那里流连一会。就是地上的蚂蚁们的如何出猎，如何捕获巨大的俘虏物，如何把巨大的虫拖进小小的蚁穴等等的活动，如果要仔仔细细地玩赏或观察一下的话，也足够消磨你半小时乃至一小时的工夫。

从前的念书人把“目不窥园”当作美德，那就是说，一劲儿关在书房里念书，连后花园也不肯去散步一会的意思。如今的学生们不同了。除掉大雪天或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在屋里是关不住的了。三三两两地都带了书本子或笔记本子到校园里、操场上、

或者公园里去念。我看了他们，就不自禁有一股子的高兴。我自己在三四十年前就是这样地带了书本子或带了将要出版的书刊的校样到公园里工作的。

可是言归正传。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个“引子”的“引子”。“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句鼓励念书人的老话。当然，我们如今没有人还会想到念书的目的就是去住“黄金屋”。不，我们只明白念通了书，做了各式各样的专家，其目的乃是为人民服务。在念书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里，在从事这种劳动的当儿，研究工作的本身就会令人感染到无限喜悦的。——当然必须要经过摸索的流汗的辛苦阶段，即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阶段。在书林里漫步一会儿，至少是不会比在绿荫沉沉的森林里漫步一会儿所得为少的。

书林里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决不会比森林里少。只怕你不进去，一进去，准会被它迷住，走不开去。譬如你在书架上抽下一本《水浒传》来，从洪太尉进香念起，直念到王进受屈，私走延安府，以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你舍得放下这本书么？念《红楼梦》念得饭也吃不下去，念到深夜不睡的人是不少的。有一次有好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们抢着念《海鸥》，念《勇敢》，直念到第二天清晨三时，还不肯关灯。结果，只好带强迫地在午夜关上了电灯总门。有人说这些是小说书，天然地会吸引人入胜的。比较硬性的东西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不然。情况还是一般。譬如我常常喜欢读些种花种果的书。偶然得到了一部《汝南圃史》，又怎肯不急急把它念完呢。从这部书里知道了王世懋有一部《学圃杂疏》，遍访未得。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古书铺里见到一部《王奉常杂著》，翻了一翻，其中就有《学圃杂疏》，而且是三卷的足本（《宝颜堂秘笈》本只有一卷），连忙挟之而归，在灯下就把他读毕，所得不少。有一个

朋友喜欢逛旧书铺，一逛就是几个钟头，不管有用没用，临了总是抱了一大包旧书回去。有时买了有插图的西班牙文的《吉呵德先生传》，精致的德文本的《席勒全集》，尽管他看不大懂西班牙文或德文，但他把它们摆在书架上望望，也觉得有说不出的喜悦。有的专家们，收集了几屋子的旧书、旧杂志，未见得每本都念过，但只翻翻目录，也就胸中有数，得益非浅。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就在这一翻时“得来全不费工夫”。宋人的词有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境界在漫步书林时是经常地会遇到的。

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收获的。

以上只是一个开场白。下面想把我自己在这座书林里漫步的时候的所见所得，择要地“据实道来”。只要大家不怕厌烦，我的话一时完不了。

王祯：农书

书林浩瀚如大海，“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谈谈吧。“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首先介绍几部古代的有关农业的书籍是有意义的。中国夙称“以农立国”，但有关农业的书却不很多，远不如兵书之多，更不如医书的“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所著录的自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下凡十部，其附存目则自唐陆龟蒙《耒耜经》以下凡九部。其他书目里，著录的农书也很少。但如

果把有关经济作物的书，有关花、果、药物的书，水利的书，和有关牛马等牧畜的书一同统计在内，则也可成一巨帙。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中国农业书目》一册印行，惜今已罕见。我之所以收集农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有木刻的插图。后来，连类而及，就连没有插图的农书也兼收并蓄之了。在有木刻插图的农书里，我最喜欢元代王祯撰的《农书》。这是一部篇幅相当大的书。我曾于某氏处见到一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的山东刊本，凡六册，首有临清阎闳序。书中插图，浑朴有力，气象甚为阔大，是木刻画里的上乘之作。因着意欲收购一部，访之南北各肆，乃获残本一部，凡五册，仅阙《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至二十。虽非全书，亦自满意。此书包罗甚广，凡分三部分。首为《农桑通诀》，分六集。（《通诀》目录下注云："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后汉始为纸疏，乃成卷轴，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后汉〔按"汉"应作"唐"〕明宗长兴二年，诏《九经》版行于世，俱作集册。今宜改卷为集"。内聚珍本无目录，却改集为卷。）自"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授时篇"，"地利篇"，"孝弟力田篇"，"垦耕篇"，"耙劳篇"，"插种篇"，"锄治篇"，"粪壤篇"，"灌溉篇"，"劝助篇"，"收获篇"，"蓄积篇"，"种植篇"，"畜养篇"，"蚕缫篇"到"祈报篇"，是"通论"性质的书，特别着重说明南北各地的土宜。"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垦耕篇"）像这一类的"因地制宜"，切合各地需要的话是随处可以读到的。次为"农器图谱"，分二十集："田制门"、"耒耜门"、"钁臿门"、"钱镈门"、"铚艾门"、"杷朳门"、"蓑笠门"、"篠蒉门"、"杵臼

门"、"仓廪门"、"鼎釜门"、"舟车门"、"灌溉门"、"利用门"、"麰麦门"、"蚕缫门"、"蚕桑门"、"织纴门"、"纩絮门"及"麻苎门"，凡农桑所需的器物，无不毕具，绘图立说，极为详尽。第三部分为"谷谱"，分十一集：集之一至二为"谷属"，集之三为"蓏属"，集之四至五为"蔬属"，集之六至八为"果属"，集之九为"竹木"，集之十为"杂类"（苎麻、木绵、茶等），集之十一为"饮食类"（这类内阙"豳七月诗说"及"食时五观"二篇，各本皆同）。

这部书作于元皇庆癸丑（公元1313年），离今已有六百四十多年了，读起来还觉得语语翔实，通俗合用，不仅总结了古代农业科学的好的经验，而且，更有新的见解和新的创造。《四库提要》云："《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的确，在"灌溉"、"利用"二门里，有的水器是很重要的创作。王祯自云："既述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或设机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赖其功。"（"灌溉门"引言。）《图谱》的最后，附有法制长生屋，造活字印书法等。造活字印书法乃是乾隆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出版前的一篇最详尽的叙述活字印书的方法的文章，极为重要。其中说，有用烧熟瓦字的，有铸锡作字的，又有雕板木为字的。从宋代毕升创作胶泥活字版后，到了十四世纪的初期，已进一步地用到锡活字和木活字了（欧洲用活字印书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叙述检字方法，说："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皆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这也是一个创造。我从前见排板的工人们皆立而摘字，所谓"以人寻字"的，却没有利用到六百四十多年前就已发明的这种坐而摘字，"以字就人"的科学方法。

这部《农书》是徐光启《农政全书》出版之前最详尽的农业科学的总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而又结合实际地叙述着许多耕种、缫织的技术。没有一句空谈，没有不能见之实用的幻想。作者是把农民们的实际的经验总结起来的，所以，决不是一部“闭门造车”的书。我们应该把这部书作为农业学校里的必读的教科书才是。

这部书的作者王祯，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字伯善，东平人，曾官丰城（按疑应作“永丰”）县尹。”他自己说，曾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我在顺治十三年刊本的《旌德县志》卷七《官师志》里，果然找到了有关于他的一段材料：“元贞元年（1295年）任。东鲁人。修学宫，建尊经阁，治坛、庙、桥、路，施药济人。”《农书》就在那时候开始写的。因为要印行《农书》，所以创造了木活字。“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他迁任信州永丰县。曾将这副活字携而之官。这时，他的《农书》已经写成了。“方欲以活字嵌印”，却知江西已经命工刊板，遂中止。

《农书》的版本，除嘉靖本外，我曾在上海见到一部明“万历二载甲戌（1574年）济南府章丘县刊行”的本子（福建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农书》即从此万历年刊本出），显然是翻刻那部嘉靖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王氏《农书》，说：“《农桑通诀》六，《农器图谱》二十，《谷谱》十，总名曰《农书》。”其内容正与嘉靖本同。惟他未注明版本，不知所收的是嘉靖本还是万历本。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这部《农书》来。按《大典》目录，卷之六百二十五到卷之六百四十，共十六卷，所收皆为《农书》，惟在《农书》十四、十五下，注：“农桑辑要”，在《农书》十六下，注：“农桑衣食辑要”。在《农书》一至《农书》十三下，则并未注有书名。《四

库全书·农书提要》云："《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则其中有八卷是王祯《农书》。至所余五卷究是何书，则今已不可得而知了。我曾将从《大典》本书的内聚珍本《农书》和嘉靖本对校了一下，异同不多，可见《大典》所收乃是王氏全书，且是最近于王氏原本的本来面目的。惟《大典》本有王氏的《农书》原序，云："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嘉靖本无此序)。《大典》既并之为八卷，内聚珍本又分之为二十二卷，只有嘉靖本作三十六集，尚存原本规模。究竟内聚珍本分作二十二卷有何根据呢？据《提要》说，是根据《读书敏求记》的。但我们所见的各本《敏求记》从没有将《农书》分作二十二卷的。不知当时馆臣所见的是何本《敏求记》。好在原书的篇目次第俱在，固不难于恢复原本的本来面目。这部分作三十有七集的恢复本来面目的《农书》希望能够早日重印出版。现在，不要说嘉靖本，或万历本《农书》已在市上绝迹，就是内聚珍本，福建重刻《聚珍版丛书》（江西和浙江重刻的《聚珍版丛书》，均无《农书》在内)，广东广雅书局重刻《闽聚珍版丛书》，乃至石印小字本、铅印本的《农书》，也都成了"可遇不可求"之物。像这样的一部重要的而且必读的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是值得几位专家们尽快地花费若干时日，把它整理一下的。

刘基（传）：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是一部流传得相当广的民间日用书，从饮食、服饰、器用、百药、农圃、牧养，一直到阴阳、占卜等类，凡人民日常所必须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均具于书中。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又分三卷，共十二卷。今所见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十九年（1540 年）青田县儒学教谕程法所刊的，

又曾见一部稍后的本子（万历刊），亦有程法的序。这书的作者相传是刘基。“刘伯温”这个名字，在民间是人人知道的，他的知识广博，多能鄙事，未占先知，料事如神，也是人人都晓的。流传很广的预言书之一《烧饼歌》，就相传是他作的。这部书从第八卷起，足足有五卷，述的都是：“大小六壬课”、“营造吉凶”、“营生杂用”、“上官出行”、“麻衣道言”、“杂占法”等，依托于他的所作，是不足怪的。惟第一至第七卷则多实用的知识，像“造酒法”、“造醋法”、“糖蜜果法”、“洗练法”、“染色法”、“理容方”、“种水果法”、“种药物法”、“养治六畜法”等，大类《齐民要术》、《饮膳正要》、《农书》所述的，有时且加详，补其所未备。可能有些“经验”良方，是很有用、有效的。像“理容方”里的乌须方，治落发方等，不知有人试过没有。又像“洗糨铁骊布法”云：

> “松子肉研细糨之，不脆”。
>
> 又法：“用好茶末少许入糊糨之，或煎浓茶入香油一滴糨，亦佳。”（卷之四服饰洗练法）

“铁骊布”，在明代很风行，今日似已不大见到（比湖南浏阳出产的夏布更薄、更细、更脆硬）。像这样的小小经验，都是出于实际的多次试用的结果，然后才加以推广的。但有些经验却颇为怪诞，是属于民间的迷信、禁忌的一流，则是五百多年以前的社会里所不免会产生的。不过，我们对于推广那些“经验良方”等等，却要特别加以小心。非得有确实的试验的结果，不宜冒失地便加以采用。我有一个想法：对于古代流传的许多种植法，食物、水果保存法，酒酱酿造法，理容法，养治六畜法，以及经验良方等等，应该分别由有关部门，像农业研究所，食品工业部

门，医药卫生部门等等，加以有组织、有系统的试验。是好的，就要发扬之。是有害的，就要加以批判、驳斥，不能听任其“谬种流传”。总之，在保存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还要对人民的健康和生产安全负责。这一段话，不仅是专指《多能鄙事》这部书说的，也适用于一切我底下所谈到的好些类似的书。不然的话，不免要成为胡乱介绍若干谬诞的经验和方法了。

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像这样一类书，为民间日常所需要的，历代都有不少，惟不易流传下来耳（今所知的，在宋代、元代就有不少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却绝少保存下来）。人民是需要这一类日常顾问式的百科全书的。在二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日用百科全书》就颇受欢迎。上次述的一部《多能鄙事》，也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无撰者姓氏——像这一类的书都是不易知道确实的作者的——是明代万历初年的经厂刊本。分甲至癸十集。甲集是“为学”和“家书通式”等。乙集是“家法”、“家礼”，末为“族葬图法”。丙集是“仕宦”，却有“周公出行吉日”、“百怪断经”、“梦寐因想”三项包罗在内，足征仕宦者的“患得患失”的心理。丁集为“宅舍”，并及“牧养良法”。戊集为“农桑类”，却附以“文房适用”、“宝货辨疑”。己集为“诸品茶”以至“酒曲类”、“饮食类”。庚集为“饮食类”、“染作类”、“香谱”、“闺阁事宜”。辛集为“吏学指南”。壬集为“卫生”，以“养老奉亲书”“治诸病经验方”为主。癸集为“谨身”，以“三元参赞延寿之书”及“修养秘论”为主。其中，以丁、戊、己、庚、壬五集为最有关于民生实用，甚类《多能鄙事》。其他五集则专为仕宦和学人们准备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了。其中有许多

种植、牧畜、酿造之法和治诸病的经验良方可与《多能鄙事》相印证相补充。“宝货辨疑”是典当铺的教科书，相传的都是钞本。这却是最早的见于“刻本”里的。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却把它抽出作为一部单行的书印出。

邝　璠：便民图纂

这部书很有用，但不多见。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便民图纂》不知何人所辑。镂板于弘治壬戌（1502 年）之夏。首列农务、女红图二卷。凡有便于民者，莫不俱列。为人上者，与《豳风图》等观可也。”章钰云：“《明史·艺文志·农家类》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是书为璠撰无疑。同治《苏州府志·名宦》：璠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1495 年）知吴县，循良称最。”（《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中）我所藏的一部明万历癸巳（1593 年）刊的《便民图纂》，于永清序上就说：“邝廷瑞氏《便民图纂》，自树艺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调摄之节，刍牧之宜，微琐制造之事，捆摭该备，大要以衣食生人为本。是故绘图篇首而附纂其后，歌咏嗟叹以劝勉服习其艰难。一切日用饮食治生之具，展卷胪列，无烦咨诹。所称便民者非耶?”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嘉靖甲辰（1544 年）蓝印本，有欧阳锋、吕经二序，黄昭道、王贞吉二跋。惟弘治原刊本则未见。嘉靖本为十六卷，万历本则只有十五卷。盖以万历于永清本，把农务、女红二图并作一卷了。其余“耕获类（麻属附)”、“桑蚕类”、“树艺类（二卷)”、“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牧养类”及“制造类（二卷)”等，凡十一类十四卷，则嘉靖、万历二本皆同，文字也没有什么歧异。惟嘉靖本的农务、女红图甚为粗率，有的几乎仅具依稀的人形。万历本的插

图，则精致工丽，仪态万方，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木刻画之一。农务凡十五图，女红凡十六图，出于傅汝光、李桢、李援、曾中、罗锜诸人所刻。他们都是这时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这个“耕织图”可信是从宋代楼琦的本子出来的。邝璠题云：“宋楼琦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者。”他所撰的吴歌的确是平畅易晓，特别是用了“山歌”体，吴人是会随口歌之的。像“下壅”云：

稻禾全靠粪烧根，豆饼河泥下得匀。
要利还需着本做，多收还是本多人。

于施肥的功效说得简单而明了。又像“喂蚕”云：

蚕头初白叶初青，喂要匀调采要勤。
到得山上成茧子，弗知几遍吃艰辛。

这些，都是可以顺口歌唱出来的。楼琦写的《耕织图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加以著录，却没有“图”。今所见的“耕织图”的刻本，当以此书所附的“农务”“女红”二图为最早了。“耕获类”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开垦荒田法”：

凡开久荒田，须烧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性相制也。务农者不可不知。

如果这个法子试之有效，则对于今天开垦荒地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在“调摄类”里，有治“鼓胀”（血吸虫病）方三。不知中医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于南方好几省的农民们关系很大，故录之如下：

〔紫苏子汤〕苏子（一两）、大腹皮、草果、厚朴、半夏、木香、陈皮、木通、白术、枳实、人参、甘草（各半两），水煎，姜三片，枣一枚。

〔广茂溃坚汤〕厚朴、黄芩、益智草、豆蔻、当归（各五钱）、黄连（六钱）、半夏（七钱）、广茂、升麻、红花（炒）、吴茱萸（各二钱）、甘草（生）、柴胡、泽泻、神曲（炒）、青皮、陈皮（各三分），渴者加葛根（四钱）。每服七钱，生姜三片，煎服。

〔中满分消丸〕黄芩、枳实（炒）、半夏、黄连（炒，各五钱）、姜黄、白术、人参、甘草、猪苓（各一钱）、茯苓、干生姜、砂仁（各二钱）、厚朴（制一两）、泽泻、陈皮（各三钱）、知母（四钱），共为末，水浸蒸饼，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熔热白汤下。

这部书的全部都可以说是适合于农民们日常应用的，与《居家必用》至少有半部是为“学士大夫”们所适用的不同。我想，虽然其中不免有迷信、禁忌之语，但大体上是“便民”的，也应该在加以整理后印出，供农业部门和医药卫生部门等专家们的参考。

无名氏：墨娥小录

在一家古书店的架上，看到一函袖珍本的书，题作《墨娥小

录》。这书名甚奇，不知道书里究竟讲的是什么。便取下来看，原来是《多能鄙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知是何时人写作的。首有一序，题光绪癸未（1883 年）武林玉书振麟氏隶。又有学圃山农一序，明说是明隆庆间胡君文焕所重刊的。其中多有制造秘方、种植巧技和养禽宜忌，香谱、牙牌谱等。小小妙术，多有“谈言微中”之处。后在上海，得明刻本一部，已将书名改过。回到北京后，又在邃雅斋获明胡文焕刻本一部，即所谓《格致丛书》本的。为了要搞清楚这一部的来源，又到北京图书馆检阅馆藏的（一）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和（二）明隆庆辛未（1571 年）吴继刊本。这两部恐怕都不是全书。胡文焕本凡十四卷，天一阁本却只有头五卷，吴继刊本却只有头六卷。第七卷以后，不知吴本为何脱落了。颇疑原来是完全的。吴继的序说道：“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凡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不知辑于何许人，并无脱稿行世。晦且湮者亦既久矣。客有访余，出共阅之。以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居家必用》及《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类诸所未备者，聿皆裁之。按简应事，则愚可明，拙可巧。锓而广之，亦觉世之一道也。”按种植、服食、治生诸类在第八卷到十一卷里。由此可证吴继刊本并不缺，惟北京图书馆所藏吴本，却是一个残本耳。光绪间刻的袖珍本也非全书。独胡文焕本最为完备。本书所述的秘方妙诀，有不少的确可补《多能鄙事》诸书之所未备。但荒诞无稽的话却更多。修真养性，丹房烧炼，乃是明代中叶以来一部分士大夫们的幻想。居然有人信以为真，以为仙人可致，仙境可登。像屠隆所作的《修文记》剧曲，就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也。这个风气越传越盛。直到农民大革命起来之后，官僚地主们的修仙迷梦方才被惊醒了。但除了那些不经的荒诞之谈以外，《小录》里毕竟还有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成就和经验的记录。这些成就和经

验，其创始者和发明者们，虽都已姓氏湮如，但在日常应用上和科学技术史上，却大是值得注意保存之，甚至应该加以发扬光大之的。譬如，造浆糊就有两法：

〔糊法〕乳香、白芨粉（即腻粉），明矾黄蜡胶，更兼白石钳（石灰也），永保百年牢。

〔粘合糊〕糊内入白芨末、豆粉少许，永不脱。

粘瓷器法是："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些少，再研用，妙甚。"这些都是可以在试验有效后加以推广的。像这一类的"玩意儿"还多得很呢。又像"打饼三五日尚软条"云："和面时入盐、蜜各少许在内，可留三五日永不硬。"这方法如果试之有效，和民生是颇有关系的。其中"艺术戏剧"一门（卷六），尤多有关古代的"化学变化"的话。像造"烟火"就有很多的方子。像"铅化锡"就有两个方子。染色的方法尤多。他们把那些化学变化都叫做"艺术戏剧"，正如把"火药"的发明，用作炮仗和烟火一样。在那些游戏项目里，可能会找出些新的东西来。又这书的每个本子，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新增些"东西"进去。吴继的刻本，就比明抄本多出若干则来。像千里茶（卷四）以下三则，枯痔药方（卷五）以下五则，都是抄本所无而为刻本所增的。像这一类书，明代中叶以后，写作得甚多。在《格致丛书》、《夷门广牍》和《宝颜堂秘笈》里就收有不少部。独高濂（作《玉簪记》的）的《遵生八笺》是单行的。它们往往包罗万象，而尤着意于养性修真、打坐炼丹诸术，与《墨娥小录》大体是同一类的东西。我只举最早的一部《墨娥小录》谈谈，不再话及其它的了。

汪懋孝：梅　史

古书之失传者多矣。幸而孤本相传，偶一遇之，得不像爱护头眼似地爱护它么？我在杭州一书肆，获见《梅史》，即诧为未见书，亟购得之。携之行箧，不离左右，可谓珍惜之至。作者汪懋孝，字虞卿，休宁人，大概是一位画家。吴子玉的序道："予邑汪伯子虞卿，乃独耽而专焉，为一时邑之画学所称。"书为万历间（约1600年）所刻，甚精，刻工为黄时卿，是一个徽派版画刻工的能手。首有"写梅叙论"七则：原起、名法、楷模、笔墨、造妙、师承及郑重。以下就是"插图"了。穷态极妍，尽"梅"的清奇与古拙之至。宋代有宋伯仁的，曾刻《梅花喜神谱》。乾隆间，沈氏曾翻刻之。知不足斋鲍氏也刻之，收入"丛书"第二十六集。《夷门广牍》里有《罗浮幻质》一卷。明末，黄氏刻画谱八种，其中也有《刘雪湖梅谱》。关于论画梅的书是"我道不孤"的。独此《梅史》为最罕见。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袂，纤丽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煞了"疏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

余象斗：列国志传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么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

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么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么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诽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亡。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钞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

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1127—1279年）余家的后裔吧。那末，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像他家似的历史那末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最后的第八册。像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它呢？倒不完全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的它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们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

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检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徽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糟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检拾什么，正像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像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地，一小块一小块地，以免“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玄　烨：康熙几暇格物论

对于事物有新鲜的感觉有缜密的考察，因而发现或发明些科学原理或规律，或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的新品种的，在中国古代实“大有其人”。且举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吧。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

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年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岁两种，亦能成两熟，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此种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馀。曾颁给其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惜未广也。南方气暖，其熟必早于北地。当夏、秋之交，麦禾不接。得此早稻，利民非小。若更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

这一段话见于《康熙几暇格物论》（《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亦见引于乾隆本《授时通考》。清末，宗室盛昱亦曾将此编六卷抽出，录为两本，石印行世。只为了在丰泽园的阡陌上走走，留一下子神，便发现了“御稻米”这个“嘉谷”，“利民非小”！今此种“御稻米”，不知北京附近尚有种之者否？想不至绝种。应该大大地提倡一下方是。在同书里（卷二十六），又有“白粟米”一则云：

粟米（《本草》，粟米即小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粘有不粘。《本草》注云：粟粘者为秫，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粘。七年前，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有以此粟来献者，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殆过之。

这也是偶然的“发见”。而“白粟”的一种，便自此传遍各地了。玄烨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对于“新鲜事物”，处处留神，事事研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藏有不少他所用的仪器。有的仪器，还是从英国来的，但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康熙这一个时代(1662—1722年)，很值得我们历史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研究一下。又，我国各地区的稻、麦诸“谷”，品种丰富极了。我相信，可能还会有像发见“御稻米”和“白粟”那样的“嘉谷”的优良种子的机会。只要大伙儿仔细留神，处处注意，就会有碰到这个机会的可能。农村的“合作社”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学过农业科学的青年们，他们短不了天天在阡陌上跑，倒要留点神，多观察观察，可能会有什么优良的新品种给他们发见出来呢。那便于国计民生，关系非浅了。

王世懋：学圃杂疏

这是一部老老实实地讲究种花植果的书。一切平易近人，可以见之实用，没有怪诞可惊的议论与方法。此书凡三卷，第一卷是“花疏”，第二卷是“果疏”、“蔬疏”(附水草)、“瓜疏”、“豆疏”及“竹疏”，第三卷为拾遗，除补第一、二卷所未及者外，并附录慎懋官的《华夷花木考》里的若干则，那些是他自己所未曾述及的。我们最怕的是辗转抄袭、陈陈相因的书。好的书却是语语从自己经验中来的，不仅是第一手的材料，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像世懋这部书可以当得起这样的好评了。他随笔札记自己的种植花果的经验，不抄掇前人的只字片语，的确是一部有用的好书。就散文而论，似淡而实浓郁，似浅而实深厚，也可列入明文的上乘。《宝颜堂秘笈》曾收入此书，却只有一卷，是把原书的

第一、二卷合并为一的。首有万历丁亥（1587 年）世懋的序。世懋为世员弟，谈艺多崇慕世员语。但《四库提要》以其间有不赞同王、李语，便大加赞许，所以只有那部《艺圃撷馀》是收入“四库”的，其余的像《学圃杂疏》等书，就都被列于存目里了。我这部《学圃杂疏》是在《王奉常杂著》里的。《杂著》卷前有“翰林院”印，当即是当时“馆臣”所用的那一部了。

周文华：汝兰圃史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薰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薰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1620 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累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像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谈 买 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到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

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么，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薰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谈　访　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哪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

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么，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巷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寻，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副“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

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的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佺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胡里胡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学簿或账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

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么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谈　整　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

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

“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 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么，”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 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 不是的! 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

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么，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么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馀话》等等，应该归到哪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 分 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么，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

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

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产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哪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1950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一种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么，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

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庋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谈 印 书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么，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么，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

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么，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的了。

说起照相影印业，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

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能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的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

"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么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的"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丛书出版的。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钞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

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么多的戏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钞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钞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料。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

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三) 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么，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须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1956 年《人民日报》)

中国文学论集序

我从少来便喜欢东涂西抹。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年十八九，从浙东到北平就学。时文学解放运动方开始，我乃立弃旧所习，发奋写作白话文。每日日方出，便自东城根步行到西城上学。节省车资，购诸新刊物。后青年会刊行《新社会周刊》，我以友人孔先生之介，（今孔先生墓木拱矣！）加入为编辑。始和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瞿秋白诸先生相识。小小的一个青年会图书馆，（记得只有三个矮的立橱的书）却介绍我认识了不少的伟大的作家们。安特列夫、柴霍甫的小说、戏曲便是第一次由那些矮的立橱里为我所知的。（至今感之！）我在《新社会》里写了不少的浅薄无聊的文章。皆不自惜，无留稿者。今并《新社会》也一册无存。《新社会》出版不到半年，乃被北方当局视为反动刊物之一。盖当时，凡有“社会”二字者皆受嫌疑况复冠以“新”字；其被封禁宜矣。办事员

某君且在狱中拘留数日。我们并不自馁，复刊行《人道月刊》。仅出一册，因经济支绌，又自动的收场了。因为没有“自己的园地”了，写稿的机会便也少。然《晨报》上也尝刊着我的初次试笔的小说，《新青年》上也偶有译稿。耿济之先生和《新中国杂志社》的主者叶先生认识，复介绍我为他写稿子，才第一次为写文章而得着些稿费，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故也都不曾剪存。东涂西抹的东西，实在也不配存留下来。

东涂西抹的习惯，始终不曾改。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学生界的风波还汹汹未定。我也是一个代表，每夜奔走开会。为的是无甚重要的议案，有时竟带了书在会场上译。那时，耿式之先生为某中学的代表，亦在那里，相视而笑，盖他也带了课本在预备第二天的功课。

把自己的文章开始剪存了下来，是《小说月报》革新了以后的事。那时是民国九年。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我们在蒋百里先生处，遇见了高梦旦先生，说起了要出版一个文艺杂志事，高先生很赞成。后张菊生先生也北来，又谈了一次话。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

这时候我写了不少的文章，也不外是东涂西抹的结果。然所作乃不复旁骛，几全为文学的译作。十年来，不断的为《小说月报》写稿子。《文学周报》上也不断的有些短论小评。除了有系统的著作，像《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文学大纲》等等曾另行成册出版者外，其他文字，皆不自顾惜，未加搜辑。

二十年冬，由北平回到上海，决心要脱离编辑的生活。友人们颇有怂恿我将旧作辑集起来出版的。有若干读者们，也时有来信询问某文见于某时的某杂志的，且欲购求得之。我才觉得有开始搜辑这十年来的所作的需要。仍以《小说月报》为主；以有全

份可得。《文学周报》则已残缺若干册。当时，藉着徐调孚先生的帮助，凡辑得小品文及杂论二册（即《海燕》与《文探》），《中国文学论集》一册，诗集一册；又想把短评杂感之类，也集成一册。然搜辑甫竣事，而一月二十八日的沪战起矣。《海燕》、《文探》二册，已先期交新中国书局，《中国文学论集》已先期交开明书店，皆幸而免。而诗集及杂感集等等，则被同埋于东方图书馆的灰堆里了。

自思所作，每感汗颜。类多匆匆着笔，即以付刊，罕加精思，更少润改。始终离不了童年以来的东涂西抹的恶习。然十年工力，毕集于斯。亦间有稍堪流连，足资观览的，不忍痛汰以尽，聊复存其较可存者。不意竟亦得裒然成数册！

此册所录，皆为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及杂著，篇幅却最多。付刊以来，已再历寒暑。终得问世，全赖徐调孚先生之力。谨于此谢之！

郑振铎　1934，2，20，于北平。

（《中国文学论集》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佝偻集序

三年前曾把十年来所作的论文，集为《中国文学论集》一册，交开明书店出版。历经变乱，原稿幸得无恙，到今年五月间，方才和世人相见。在这三年中，我离开了上海的忙迫的工厂生活，到北平去教书，比较的多有专心研究一个问题的机会，写作的时间也较为充裕；又在教书讲演的当儿，不免也时有新的意见发生。故这短短的三年，写作的东西倒还不算少。现在在这里将他们集为一册，正读《庄子》，有感于佝偻老人承蜩的事，便以《佝偻》名之。写作论文，并不是随笔挥就的事。有一位朋友，曾说起过，我写文章往往将稿纸摊放在书桌上，只写了题目好久还不曾下笔写下去。这是实在的情况。一个比较专门问题的研究，常不是一时一刻所能望其告成的。文学的研究，虽不用试验管，无需分光镜，但其必须专心一致以赴之，却是一样的。常有一个问题，梗在心上，两三年不曾研究得成熟，不敢草率的写出来的。所谓“獭祭”也者，看似东抄西袭，其实，将那件百衲衣缝合起来，便不是容易的事。若说“研究文学而无须苦功”，那是英雄欺人之谈。

集在这里的若干论文，虽不是什么成功之作，却也费的不少

的辛勤；有许多意见，是不止三两载的研究结果，写作的时间，有时也需到半年以上。关于论“大众文学”，论“新文坛”，谈“我们所需要的文学”的几篇，性质略有不同。但这些，表现了我的对于文学的观点。虽然比十年前略有些进步，但站在“为人生的文学”的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只可惜那十年前的言论，大多数刊在《文学周报》上的，都已荡为云烟，无法收集起来的了。

在这一集的上卷里，有一部分是讲演的记录；特别《新文坛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篇，全用了北京大学许先生的记录，而没有什么更改，应该向他致谢!《宋金元诸宫调考》是刊在燕京大学《文学年报》上的；其余的除了一二篇不曾发表者外，都是刊在清华大学的《清华周刊》及《中国文学月刊》，北平的《文学季刊》和上海的《文学》上的。下卷的大部分，都是读书的札记，曾刊于二十二卷以前的《小说月报》上的；只有最后的几篇是刊在《清华周刊》及《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的。

（《佝偻集》1934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中国文学者生卒考自叙

普斯那特（Posnett）说："文学依靠于当代的生活与思想。"实在的，无论在诗歌里，小说里或戏曲里，时代的精神总是很深的在那里印着的。不惟那被称为"诗史"之类的文学作品是如此，即那最个人的东西如抒情小诗之类也是如此。"如果莎士比亚生活在十四世纪，他的能力的发展便要大受损害了。"杜委（Dewey）这句话虽系专指莎士比亚而言，而实则是以说明各个作家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关系。如果使普希金（Pushkin）与高尔基（M.Goriky）易时而生，如果使李煜、冯延巳不生于五代，如果使李白生在清末，而辛弃疾生在汉之中叶，那么，他们的成就便都要与我们现在所见的他们的成就大有不同了——至少他们的作风与他们的思想会有极大的变异。

因此，当我们着手研究一个作家时，必须先知道他生活在何时代，同时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也必要先有个概念；这不独是研究一个作家的生活的过程与背景所必要的，而且也是要明了他的作风与思想所必要的。

我们读欧洲各国的文学史，或研究欧洲的一个作家，对于认

识作家的时代，可以完全不费力量，因为在文学史或作家的传记上面，他们的生卒的年月都记载得很明了，使我们一看即知道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与他们的生活的期间；而这种年代的记载又有一种统一的符记——即耶稣的纪元，对于一切作家的生或卒的顺序，我们也可以不必检阅他书或费什么推算的工作，而即能够知道；这对于研究某个作家所受的影响与所给的影响上又有很大的便利。

但当我们读中国文学史或研究中国的作家时，我们却遇着一个极大的困难了。我们本没有一部有创作性的《中国文学史》，即连较好的一部也没有，而在那些无创作性的文学史里，一切叙述又都没有什么条理，尤其是对于作家的生卒，在我们所看见的现时流传于各处图书馆中的那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曾注意及此——简直是完全的不注意！如果有一个人猝然问我们以一个很不重要的问题道："王粲与徐干哪一个年长？"因为我们的所有文学书不能告诉我们，于是我们便不能不去寻别的许多书了，至少要费一二十分钟的翻查与推算的功夫，这是如何的不经济而且可怅烦的事呀！即有一二部文学史，偶然的对于几个极重要的作家，附带的叙明他们的生卒，而所用的记年的符记又是中国式的以帝王的年号为主的混乱的符记，所以就是已知道几个作家的生卒，如欲比较他们的生卒顺序，也非另费一番推算的工作不可。以我个人而论，所费的这种检书的与推算的时间已不在少数了。

我为了便利自己起见，曾发愤搜集了好几部书，要编一本《中国文学者生卒考》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最初工作得很勇猛，后来因为有别的事，便搁下了许久。最近两个月因得了君箴的很大的助力，便又继续的进行下去。因为觉得与我受同样痛苦的人很多，所以现在便先把已编好的在每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

一面仍随手编下，大约在十二个月以内，总可以完全告成。

但这种工作尚不惟为一时的检阅便利计，即对于将来欲编纂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者也是一种重要的原料。

在本书里，因为要避免中国式的以帝王的年号为纪元的纷乱办法，所用的纪年的符记，一律为世界的公元——耶稣的纪元。但公元下仍注明中国式的年号，以便与他书证校。

书中所列的作家，大约以他们的生年的先后相次，但不能严格的守这个规律；因有许多作家，不能确定他们在某年生在某年卒；又有许多作家，他们的卒年虽可考，而生年则无法推算。如前者的例，只能以意列之，如后者之例，则以他们的卒年相次。又本因系随时撰辑的缘故，恐顺序有时不免要颠倒。一切都待出单行本时再校正。

本书所用的重要参考书为钱大昕的《疑年录》、吴修的《续疑年录》、钱椒的《补疑年录》、刘文如的《四史疑年录》、陆心源的《三续疑年录》、张鸣珂的《疑年赓录》、芳贺矢一的《世界文学者年表》及傅运森的《世界大事年表》，其他随时检阅的史书及总集、别集之类，不能一一列举于此。

本书搜辑的范围，系从汉代之初（公元前206年）开始，而以清代之末（公元1911年）为终止。汉以前的作家，则以生卒年代都不大明了，且须费许多的辩论故，暂时不列于此，俟将来全书告成后，再辑为补录附后。

本书为要避免太干枯的记述，并为要使读者同时能略略明了本书中所列的作家的生平与著述之故，于叙述作家的生卒之外，并附列他们的简单的传略与著述的略目。

本书为草创的著作，疏漏及错误的地方，一定不在少数，希望读者能够随时指教，俾得更正。

最后我应该在此对君箴表示恳挚的谢意。本书中公元的推算

与写录，几乎全是她的成绩，她对于这个工作，所费的时间已不少。

1923年12月17日于上海。

（《小说月报》15卷1号，1924年1月）

〔附〕

关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的几则怀疑的解答

一 读淦女士的《淘沙》

前天接到三月十五日的《晨报附刊》，见淦女士的《淘沙》，有对于我的《中国文学者生卒考》表示怀疑的几段话，便非常高兴的把它读了一过。自我的这篇《生卒考》在今年正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即有不少人写信来和我讨论，以这种枯燥的著作，而竟能引起这许多人的注意，真是我所意料不到而且所极为高兴的。但我因为太忙，总不曾“畅所欲言”的答复他们。现在，我很感谢淦女士，使我于解答她的怀疑时，同时有机会把我要说的话对大家说一说。

淦女士所怀疑的有四点，现在依次答复，如下：

第一，“经师”与“文学者”的分别，我自然是知道的，所以对于《汉书》、《后汉书》诸儒林传中的“章句之儒”，《生卒考》中都不曾把他们列入。（还有人因此写信来质问怎么不把他们也列进去呢！）但郑玄与何休所以独列入者，因郑玄为《诗经》的重要的注释者，对于后来的文学界很有影响。而何休与郑玄讨论春秋三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为汉

代不可多得的辩论的文字，已非株守一经二经的章句，单以传授为业的腐儒可比。且所谓“文学者”的范围，本来是极难确定的，但如非绝对的跟从“非美文即不能算为文学”的定义者，对于一般的史学家、注释家、文字学家以及其他作家，其作品带有文学性质，或对于文学界有功绩、有影响者，似不应严格的屏之于“文学”的范围之外。桑次保莱（Forge Saintsburg）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中，并叙及好几个神学作家、哲学作家以及如达尔文、赫胥黎等的科学作家即可为一例。所以我觉得收郑玄、何休诸人入《文学者生卒考》中，并未见得不对。

第二，因此说来，所以，一班很好的论文家、史学家也都应该算为“文学者”（除非他们的史书与论文是绝无文学性质的）。王充是后汉的一个极好的论文家，说他非“文学者”，说他不足列于《文学者生卒考》中，似乎于心有所不安。如他不足入于“文学者”之列，则桓谭、培根（Bacon）、仲长统、公孙弘、主父偃、晁错诸人亦皆不足以入于“文学者”之列了，“文学”的范围岂不太觉得狭隘了么？至于说，王符、仲长统何以不得与王充并列，则更易解答。王符之所以不列入，因其生卒史传没有记载，至于仲长统，则固早已列入《生卒考》中，徒因“其生也晚”，在汉灵帝与献帝之间，而《生卒考》则系依生年的顺序而排列的，所以不得与王充并列在正月号《小说月报》的《生卒考》中；并不是遗弃了他不列入。

第三，司马迁之未列入《生卒考》中，其故亦与王符相同，即因我当时未曾考出他的生卒（各种疑年录里都不列他的生卒），并没有别的原因。不然，公孙弘、班固、王延寿、祢衡诸人俱列入，而岂有反摈斥了司马迁之理？（近见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里，有《太史公行年考》一文〔卷十一〕，他考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即公元一百四十五年〕，其卒则约与武帝同始

终，其年岁则约在六十以下。惜当时未见此书，不及征引。）

第四，傅毅、冯衍、蔡文姬（淦女士并言《生卒考》未将杜笃列入，实系她的偶然疏忽处；他已列入正月号《小说月报》的《生卒考》里）诸人之所以未列入《生卒考》中者，也只因未能考出他们的生卒。

总之，淦女士所以有以上诸点的怀疑者，只不过因：（一）所谓“文学者”的范围未能确定，（二）我序里未特别声明“有许多有文名而生卒年月不可考的只好从略”（淦女士原文）。关于第一层，我的意思在上面已经解说过。我实不愿意使这个《生卒考》所包罗的范围，过于狭隘；只要一个作家，其作品足以列于“文学”域内的以及其他对于文学界有很大的功绩与影响的，都可以包罗进去。关于第二层，我很抱歉，未及将淦女士的那一句话写入序中。但我当时却以为此书既名为《生卒考》，当然是专考生卒的，读者一定会明白无生卒可考的决不至列于其中；所以未曾特别加上与淦女士所说的那一句话相类的声明；不料竟因此引起了好些人的误会（不仅淦女士一人），且劳淦女士因此做了那一大篇文章，真是“无任歉愧”！

我的这篇《生卒考》，原不是最后的定本；撰辑时所据以为“根据”的，不过是钱、吴、刘、陆、张诸人所编的各种《疑年录》（最近又承闵尔昌君赠给我一部他自著的《五续疑年录》）以及《史》、《汉》诸正史，诸家的总别集，偶有疑义，则再去检阅手边所有的他种书，此外，则因时力所限，未能再广搜其他罕僻之书，以资参证。所以凡各书所未载的文学者的生卒年月，《生卒考》也未能列入（其实我所考的文学者的生卒年月，已较各种《疑年录》上所载的增加了不少）。疏漏之处，自然是万难避免。只好“一切都待出单行本时再校正”。同时并希望读者诸君能时时指教。现在且先在此谢谢指教我的淦女士及与我通信的诸君！

郑振铎 1924、3、26

二 复王鉴君的信

王鉴先生：又承来信讨论，盛意极感。所嘱查刘向生卒事，兹答复如下。我所见的吴修《续疑年录》共有三本，一为单刻本，一为《粤雅堂丛书》本，一为《天壤阁丛书》本。单刻本与粤雅堂本全同（粤雅堂本曾被伍崇曜校正数则），惟天壤阁本则与这两本并为不同，如刘向的生卒，单刻本与粤雅堂本并作“生元凤元年，卒元延四年”，独天壤阁本，作“生元凤四年，卒建平元年”。不知何以相差如此之远？岂一为初稿，一为订正稿耶？你所举的王先谦《汉书补注》里引的吴修《续疑年录》的话，必是根据天壤阁本的。但我曾把那三种本子，仔细校对了一下，觉得天壤阁本实在靠不住，大约这本必是修的初稿。单刻本与粤雅堂本，较天壤阁本增多了不少人，仅看第一二页，即多了贾逵、张衡、马融、赵岐、何休、荀悦诸人。此可证天壤阁本之为修初稿者一。不然，决无校正稿反把初稿中删去有生卒可考的许多人之理。又天壤阁本较单刻本及粤雅堂少了许多附注，如刘向条下，它仅于卒年下注“以卒后十三年而王氏代汉推之”，而不于生年下注“以宣帝甘露三年始立穀梁博士，是岁向年三十推之”。这必是他写初稿时，未找到这段材料，所以未以它为根据。此可证天壤阁本之为修初稿者二。王先谦以他的初稿为据，实误。且在事实上言之，我们如弃了“甘露三年而向年三十”的根据，而用“向卒后十三年而王氏代汉”为根据，则向的生卒年月，实不能确定。因为所云“向卒后十三年而王氏代汉”的一句话，其意义殊为含混。我们可以说，当元始五年，王莽自为假皇帝时，即为王氏代汉之年，也可以说，当莽改元为居摄元年时为王氏代汉

之年；也可以说，当孺子婴初始元年十二月，莽即真天子位时，方为王氏代汉之年；依此推算，则说向卒于元延四年可，说向卒于绥和元年可，说向卒于建平元年亦无不可，决不能说哪一说是错的。所以“甘露三年——而向年三十”是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向的生卒，有了这个根据，才能确定为“生于元凤元年，卒于元延四年”，而无所容其再辩论。

振铎复　3、26

三　复翦遂如、刘承休诸君的信

遂如、承休诸位先生：承来示指教一切，甚为感谢！所欲答的话，已见上面《读淦女士的淘沙》一文中，请参看。《史地学报》上梁任公所推定的司马迁的生卒，想也是根据于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的。董仲舒诸人所以未列入《生卒考》，也只不过因为他们的生卒未能详细考出，并无别的原因。时力不及，恕未能一一直接通信，乞原谅！

振铎复

（《小说月报》15卷3号，1924年3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序

我们一讲起中国的短篇小说，便须对于“短篇小说”的意义先考察一下。

短篇小说有广狭两种意义。就广义言之，则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谓之“短篇小说”。就狭义言之，则只有近代新发生的一种具有特殊体裁的短篇文字，才可适用这个名称；凡一切古代的，非那种特殊体裁的短篇作品，都不能算是“短篇小说”。美国的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说：短篇小说是一篇用散文写的叙述文字，“我们读之，只须半点至一点或两点钟的工夫的。”这个定义便是广义的。如中国唐代作家所作的《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等，以及《京本通俗小说》、《剪灯新话》、《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书中的全部故事，如阿刺伯的《一千零一夜》中无数的故事，如意大利鲍卡西奥（Boccàccio）所著的《十日谈》（Ten Days Entertainment）中的一百篇故事等等，都可在这个广义的定义之下，称之为“短篇小说”。

赫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在他的《小说法程》（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里，也曾把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

The aim of a short story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y of mean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tmost emphasis. 见原书第一百七十七页。

(译意：短篇小说的目的是要用最经济的手段，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以发生一个单纯的叙述文的感应的。)

这个定义便是狭义的。在这个定义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所谓“单纯的叙述文感应”，盖指：短篇小说虽包含动作、人物、环境之要素，而常重其一而轻其二；有时其目的在发生动作感应，有时其目的在发生人物感应，有时其目的却在发生环境感应。作者及读者的注意力常都集中于一个要素上。第二，所谓“最经济的手段”，盖指：短篇小说应删尽一切繁文枝词，使它的文辞节省至无可再节省的地位。两个人物在文中已足用，便不必再加进第三个，一件事实已足用，便只须叙此一事。第三，所谓“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盖指：短篇小说虽须以最经济的手段写之，却又不可因文辞太节省之故而使它的感动力减低。如文中原写两个人物，如欲使它更有力而再添写一个人物时，却又不可拘于“经济”的见解而不去添写。正如爱伦坡所说的：简而不当，与长而不当是同样的不对的。这就是“最经济的手段”必须“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之故。

照这个定义看来，则短篇小说的性质与通常的简短的故事完全不同。简短的故事是一幅仅具轮廓的图画，是一幅缩小的地图，可以添绘放大的；短篇小说却是一幅虽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画，不能再添一笔，也不能再缩小一点的。它又像古拙的盆松，虽矮小而有凌霄的气概，决不能——也不必——再用什么手段把它增高增大的。照这个定义，则无论中国的无数短篇作品，无论《一千零一夜》及《十日谈》中的许多故事，都很难当此“短篇

小说”的称谓。包尔文教授（Professor Balwin）说：《十日谈》中的百篇故事，以近代批评眼光论之，仅有二篇足以称为短篇小说的。据我们的臆测，则在中国的无数的短篇故事里，恐平均百篇之中更难有二篇足以当现代的所谓短篇小说之称号的。因为无数的中国的短篇故事，大概都要算作长篇小说的缩短的东西；他们差不多都是一个长故事的节略；我们很容易把他衍放成很大一部长小说或长剧本的。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汤显祖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出那么长的《南柯记》，薛调的《无双传》，陆采也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余出那么长的《明珠记》。至于近代的莫泊桑、柴霍甫诸短篇小说作家的作品，却决不能照那么样的方法把他衍放成什么更长更大部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用狭义的短篇小说定义来衡量中国的短篇故事，则我们很怀疑，在“中国的短篇小说”这个名词之下，究竟能否集有十篇以上的作品。

本书所选集的中国短篇小说，乃是根据于短篇小说的广义的定义而选集的。因此，所选的便不免较多。我们所持以选集这些短篇故事的标准是如此：第一，自然以那些故事本身的文艺价值为断；第二，由那些故事中，可以略略的窥见某时代社会生活的一斑，而故事的文艺价值也不十分差的，也将入选，这些材料是我们在史书上，在典雅的诗、古文词上，在文人的无量数的别的作品上最不易看到的；第三，有许多中国的短篇故事，是后来著名的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的渊源。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些故事，便不能充分的了解以后的许多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这正如我们不明白希腊神话便不能读欧洲诸国的文艺一样。所以这类的故事，我们选录得特多，唐人所作的故事，以这一类的为最多。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元人杂剧《曲江池》的题材的渊源，也是明人传奇《绣襦记》及无数的民间小说、唱本、剧本中的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的渊源。陈鸿的《长恨歌传》，是白朴的

《梧桐雨》、洪讱的《长生殿》的渊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渔的《蜃中楼》的渊源。此外，不能一一枚举。

然第二、第三的选集标准虽使本书取材不免稍宽，编者却不欲因此而选及内容太卑下、文辞太粗鄙的作品。总之，本书所选的东西，自信不至于有很多的无聊的干枯的作品。

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许多人都说，在唐以前，我们已有了短篇小说，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及《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的数则较长的文字之类，然他们不是太零碎、太无故事的意味，便是整片的论文中的一节，不能独立取出而称之为短篇小说。所以本集所选录的作品，始于唐；唐以前的文字，概不选入。

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二大系：第一系，是"传奇系"；第二系，是"平话系"。传奇系创始于唐，其流派极多且杂。由唐之《古镜记》、《玄怪录》等等，宋之《江淮异人录》、《稽神录》等等，明之《翦灯新话》等等，以迄清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现代林氏之《技击馀闻》等等，千余年间，其作家未尝中绝过，可谓极盛！平话系创始于宋；十数年前发见的《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便是这一系的元祖。此后明人及清初人作此者不少，选本也甚多，传于今者尚有《醒世恒言》、《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今古奇闻》、《今古奇观》等数种。此系到了清之乾、嘉间，作者却似已中绝。《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林蕊香行权计全节》里，虽有"庚申发逆之乱"的话，或有人疑其为咸、同间人所作，然此一卷的文字体裁，与上面的二十一卷完全不同，实是一篇传奇系的作品而误被后人窜入者。至于平话系的小说所以没有传奇系之盛，且作者至清中叶而忽中绝者，其原因不外二端：一，平话系的作品不易作，且系用

白话作的，古文家之流，不能做，也不屑去做；二，当时在上者以其淫秽，曾禁止其印售。

平话系与传奇系的作品，最显明的区别，便是前者以民间日常所口说的语言写的，后者是以典雅的古文或章文写的。平话系的作者在开篇每先写一段引子，或用诗词，或用相类或用相反的故事一二则，然后才入正文。如《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先引许多春词，然后才叙韩蕲王游春，才叙秀秀养娘进王府。又如《今古奇闻》中的《脱网罗险遭医师屠割》，先论一段庸医之误人，又引一段医师误诊未婚女为有孕而被病家所殴打的趣事，然后才叙一个凶险的医生的故事的正文。传奇系的作品，则不用此种引子。这是二者不同的又一点。

选平话系的作品易而选传奇系的作品难。因平话系的作品不很多，而传奇系的小说集则不可胜数，不独遍读为难，即搜集也决难完备。本书所选传奇系小说的范围，以编者个人所见的书为限。难免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被遗落了而未入选。这是要请读者原谅而且指教的。

本书受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不少，特此致谢!

编者，1925 年 5 月 25 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 1 集，1928 年 4 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例言

本书选录自唐至清末的短篇小说；文言的“传奇系”小说及白话的“平话系”小说俱收入。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然唐以后的小说，好的也不少。平话派的小说，描写民间的琐事，更有使人如躬见其情景者。此集所持的选择标准，自然以其文艺上的价值为第一。

选录“传奇派”的小说的书，有《太平广记》、《说郛》、《唐代丛书》、《龙威秘书》等，然俱卷帙浩繁，且太凌杂，如在沙中拣金，不易翻出什么好的作品来读。故本集对于无聊的异闻杂记及艺术上无甚价值的东西，都已舍弃不录。颇足使读者省了许多自己选择的时间。

平话派的小说选本，今最盛行于世者为《今古奇观》一书，然此外，自《京本通俗小说》以至《醉醒石》、《石点头》、《拍案惊奇》、《西湖二集》、《今古奇闻》诸书，外间便不大流传，虽间见石印小字本，亦改换书名，窜乱字句，几至不能卒读。本集所选，皆从旧刻原书录出，错字脱句之弊，或不至多见。

《唐代丛书》诸书选录唐、宋人传奇，对于作者及原著，每

有错误及割裂之病，如《虬髯客传》误题张说作，《昆仑奴传》误题冯延巳作，《迷楼记》误题韩偓作，又割裂《酉阳杂俎》、《传奇》诸书以为《剑侠传》之类，今俱已一一加以辨正。

向来读小说者，对于作家生平多不知道，作者亦往往隐匿真名，不欲告人。本集对于作家有可考者，必附加注释，略述其生平。其无可考者则缺之。

本集所录诸作，略依时代为次序，拟分三集。兹先出第一集，所录皆唐人传奇。第二集拟录自宋初至明的短篇作品。第三集拟录清之短篇作品。对于现代生存的诸短篇作家的文字，因恐有侵版权，概不入选。

编者识，1925年5月25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1集，1928年4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序言

这一集所选的短篇小说，都是唐代人所作的。有的相传为唐代人所作的作品，如托名为韩偓作的《开山记》、《迷楼记》，而实乃北宋人所作之类，俱不选入本集。

唐人小说，在文艺上的价值很高，有几篇如《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之类，其叙写的绵密美丽，其题材之宛曲感人，俱为唐以前所未有、唐以后所少有者。后来的许多小说、剧本——尤其是剧本——都喜把他们取来作为题材。我们读了这一册内所选的短篇作品，不仅感受得他们的本身的文艺价值，且可以知道许多元、明人的戏曲或小说的“本事”。

唐人小说，通常分为下列的四类：

一、别传（即史书所不载的轶事）遗闻，如《李卫公别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高力士传》等。

二、恋爱的小说，如《霍小玉传》、《柳氏传》、《会真记》、《李娃传》之类。

三、剑侠的故事，如《虬髯客传》、《红线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之类。

四、神怪的故事，如《南柯记》、《元无有》、《枕中记》、《东

阳夜怪录》、《杜子春传》、《灵应传》之类。

本集所选者，大约都可包括于这四类的大题目之下。第一类的“别传”，有文艺的价值的极少，本册只选了二三篇，如《李卫公别传》之类，毫没有可使人感动的地方的作品，都割舍了。第二类的恋爱小说，是最可爱的；差不多所有较好的，本集都已收入了。第三类的剑侠故事，叙写得很活跃的作品也不少。第四类的神怪故事，太多了，本集不能收集得许多，只拣了最好的几篇选入。

唐人小说，开始于《古镜记》及《白猿传》，然直至天宝之后，作者始盛。如著名的“传奇”作者元稹、白行简、陈鸿、李公佐、蒋防、沈亚之、沈既济、牛僧孺等，都是生在元和、会昌前后的。最后的作者则有裴铏、杜光庭等。

唐人小说所以至唐的后半期才盛者，其原因不外二端：第一，以前的人颇看不起做小说一类的人，稍有声望的人都不屑去做这一类的东西，然至天宝以后，文坛风尚却大变了。牛僧孺既以居高位而喜作小说，韩愈、柳宗元、元稹之流的大作家也开始去作《毛颖传》、《蝜蝂传》一类的小品文字及《会真记》一类的小说，于是当时成为风气。作者每喜著笔写幽怪、恋情或豪侠的故事，以相传诵，于是小说作家便盛极一时。第二，开元、天宝的故事，流传民间者，多为人所艳称、所乐闻，于是文人便载笔以记之。当时藩镇专横，官吏贪虐，刺客亦多。于是国法之所不能制裁者，便有人希望能有一种来去无踪的剑侠以制裁之。这便是剑侠故事的创造的大原因。又那时选举不公，文士多不平之气，于是《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一类的鄙夷仕宦富贵的小说以及《灵应传》一类的叙述第二世界的荣华显赫的作品，便应运而生。

唐人小说，大都为《太平广记》、《唐代丛书》、《龙威秘书》、

《古今逸史》所采录。《唐代丛书》诸书，谬误极多，惟《太平广记》成于北宋人之手，最为可靠，故本书所选，大都依据于《广记》。

编者，1925年5月26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1集，1928年4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序言

这一集选录自宋初至明末的短篇故事。

在这一个时期内，平话系的小说突然的兴起，叙写的逼真与宛曲，皆为传奇系作家所不及。然在同时，传奇系的作品也出产不少。现在将本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载传奇系的作品，下部载平话系的作品。

传奇系的作家，在宋初尚有几个，如乐史，如秦醇，他们都是追踪于陈鸿、白行简、李公佐之后，以叙述奇踪艳闻为务。无名氏的《海山记》及《梅妃传》，也并不弱于《长恨歌传》之类的作品。然叙剑侠故事的作品，却没有唐代之盛，叙怪异故事的作品，也干枯丑陋，无复有《南柯太守传》诸作之清隽可爱。到了后来，“随笔”之作极盛，而“传奇”反为萧索。南宋之时，郭象作《睽车志》，洪迈作《夷坚志》，篇幅甚多，而叙载琐屑，直无一篇是有情致的作品。只有无名氏的《李师师传》写得很有趣。自元至明，好的作者更不多。瞿佑、李祯虽盛为当时所称，然佳作却殊少。只有祯的《鸾鸾传》，结局能超脱于寻常的“团圆”之定则，尚可读之不至生厌。马中锡的《中山狼传》，是一篇很有趣的寓言，叙写的手段也不坏，在此时是不易得的作品。

因为这一期传奇系作品的贫乏，所以选录得不多。凡是琐屑的“笔记”中的文字，大多数不录，仅仅录了较好的几则，如张齐贤的《白万州遇刺客》（《洛阳搢绅旧闻记》）、洪迈的《侠妇人》（《夷坚志》）等以为例。

因为这一期传奇系作品的贫乏，所以虽文辞不见得十分可爱，而材料却是后来有名传说的起源的，如曾巩的《杂识》（叙狄青事），张邦几的《王魁》（叙王魁负桂英事），洪迈的《猪精》（叙岳飞事）等也都选录进去。

这一期的短篇作品，所可夸耀者乃是平话系的作品。平话系的作品，在北宋时才产生。他们与传奇系的作品，有几点大不同的所在。第一，传奇系作品，好用典雅的文句，到了瞿佑一流的作品，简直每个人物一开口便是骈俪之气逼人，而平话系的作品则一洗此习，完全以清莹流顺的口语文来叙写，每个人物的说话，差不多都是逼肖的。第二，传奇系的作品，所取的材料大都是“贵族”，不然便是“神怪”，便是“侠客”。但平话系的取材，则差不多完全是取之于民间的，取之于市井的。他们的人物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物。便是叙写鬼怪，也是近于人情的。第三，我们在传奇系作品中，几看不出作者的个性、时代及地域，在平话系的作品中，却可清清楚楚的看出人物的个性、时代与环境来。这于历史家也是极有用处的。

平话系作品的元祖，就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京本通俗小说》，以后《永乐大典》中亦采录甚多，可见宋、元时平话作者不少。明之初年及中叶，未见有什么这一类的作家。到了末叶，却有一个大作家冯梦龙出来，编纂“三言”，大畅这个平话系的流派。当时作者受其影响很深，如即空观主人，如古狂生，如天然痴叟，都步于其后而有所继作。惟他们所作的，与宋人的平话，却已有个不同。这便是：宋人的平话，大都是“为说故事而

说故事”的态度，冯梦龙他们所作的，却已带了很浓厚的道德色彩，变了“为教训而说故事”了。但他们所作，也并不完全是教训的，有时也叙写些“无关道德”的有趣的故事，如《唐解元玩世出奇》之类。平话系作品，现在尚流传于世的，自宋至明，有下列的几种：

（一）《京本通俗小说》　不知作者，大约是“说话人”的底本吧。今所传者为残本，自卷十至卷十六，凡存七卷，共有七篇小说，即：

卷十　　碾玉观音
卷十一　菩萨蛮
卷十二　西山一窟鬼
卷十三　志诚张主管
卷十四　拗相公
卷十五　错斩崔宁
卷十六　冯玉梅团圆

尚有《金主亮荒淫》一种亦为《京本通俗小说》中所有，而《烟画东堂小品》所刊《通俗小说残本》不收，另有长沙叶氏的单刻本。故合计之，宋人平话之传于今者凡有八种。

（二）《喻世明言》　为冯梦龙所编，今传本少见，《今古奇观》系选冯氏“三言”及《拍案惊奇》以成书者，共四十卷，每卷一篇，其中除选于《醒世恒言》的十一篇，选于《拍案惊奇》的十篇，及第三十回一篇未知所本外，其余十八篇，乃是《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之文。（《明言》文凡八篇）

（三）《警世通言》　亦为冯梦龙作，今传本少见。有十篇被选于《今古奇观》中。王士祯言：“《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拗相公》是《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一篇，乃亦见于

《通言》，由此可知《通言》中必多旧作，未必全为梦龙所作。

（四）《醒世恒言》 亦梦龙作，今尚存。凡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中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篇，即《错斩崔宁》。可见《恒言》中亦不全是梦龙的创作。《恒言》中的小说，曾被《今古奇观》选入十一篇，《今古奇闻》中亦选入四篇。

（五）《拍案惊奇》 凡三十六卷，共收小说三十六卷。即空观主人的序说："龙子犹（即梦龙）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观此，似此书亦为梦龙所著。然松禅老人在《今古奇观》的序上，却说："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之刻。"可见此书实是即空观主人所自作的。此书被《今古奇观》选入七篇，其余二十九篇，曾被书贾加入《今古奇闻》中的一篇，改名为《续今古奇观》。

（六）《石点头》 为天然痴叟作，共十四回，冯梦龙曾为之作序作评。今人曾把它改名为《五续今古奇观》。

（七）《醉醒石》 为东鲁古狂生所作，共十五回。

以上七种是现在所知的。今皆每种录有一二篇或三四篇在本集中。至于明以后人所作的，如《今古奇闻》之类，这里不录，待选入第三集中。

平话系的作品，在初时，差不多都是叙写当时或近代的故事的，如《京本通俗小说》八篇中，有七篇是叙南宋之事的，只有一篇《拗相公》是叙北宋王安石事，然年代相去还不远。到了冯梦龙他们，便有叙春秋、汉、晋、唐、宋之故事的，如"伯牙碎琴"、"庄子劈棺"以及羊角哀的故事之类都是；也有将唐人传奇演衍成文的，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之类都是。但究竟以叙当时事及近代事为多。大概，叙古事，叙写便不真切，叙时事，描状便活泼。故本集所选，都取其叙时事的。

平话系小说流传于世者，除《今古奇观》外，其他各书都不易得。本集内所录的几篇，搜罗颇费些力。希望将来能有人将这些书陆续印出。

编者，1925年8月13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2集上册，1928年4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序言

这一集的上册，选录宋至明末的短篇故事不少，但还有许多，因篇幅关系，不能容纳于那一册之内的，因再编成这一册。

传奇系的作品，在这时代实在是贫乏得可怜。在上一册里，我们还看见《梅妃传》、《李师师外传》、《中山狼传》等几篇较好的作品，然而已不能与本书第一集内所选的唐人诸传奇相提并论了。到了选录这一册时，却连《梅妃传》、《中山狼传》那么样完整的作品也没有了。所有的，除了《三山福地记》、《阿留传》、《辽阳海神记》以外，都不过是琐杂的“笔记”中的一鳞一爪而已。这些极简单的仅具有故事的雏形的东西，他们的本身，原没有什么价值，其价值乃在于下面的二点：

一、是后来的传奇杂剧或小说的题材的来源；

二、对于后来的作家曾给与不少的影响与暗示。

关于第一点，如《韩湘子》，如《陆务观》诸篇都是；关于第二点，如《王榭》，如《浮梁张令》，如《王泰》诸篇，后来的作品，受其影响与暗示不少，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便有好几篇是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梁太祖》、《韩魏公》诸篇写得虽像是散漫，却很有描写力，能使被写的人物翩翩欲活的现在纸上。

这是编者于上册所选录者外，再选录这十几篇的原因。

然而“这一期的短篇作品，所可夸耀者，乃是平话系的作品”。上册里已经选载了十余篇，但是编者总觉得太少。所以这里又选载了九篇。这九篇的来源，除了《京本通俗小说》、《醒世恒言》、《拍案惊奇》、《石点头》、《醉醒石》诸书，上册里已经有选录者外，尚有《西湖二集》，为上册里所未及收及者。

《西湖二集》凡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韵，周清原著。以所叙者皆为关于西湖之故事，故谓之“西湖二集”。而谓之“二集”者，想当更有初集，然今绝不可得见。每卷载故事一篇，凡得三十四篇，皆平话系之作品也。清原，武林人，自号济川子，其名未详。生于明之末叶。大约生平殊困厄。尝自谓：“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 。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见《湖海士序》）所以他在这部《西湖二集》上颇多愤慨不平之言。这部书传本殊少见，今录其三篇，可见一斑。

《江东老蟫》序《醉醒石》，谓：“大凡小说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这都是说小说之实际上的功效的，未免带了太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但即就这些功效而言，也只有平话系的小说，才能有此，传奇系的作品却不足以预于这个荣誉。我们见到的传奇系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空想的产物，毫无时代性的文字，汉、晋人之所作，与唐、宋人之所作，相差未远，唐、宋人之所作，与元、明、清人之所作，亦相差未远，我们所能于其中见“当时之制度，觇风俗

之纯薄，物价之低昂，人心之诡谲”者，乃仅可在平话系作品中求之；而作者之能使“场前巷底妇孺皆知”者，亦仅平话系之作品有此魔力而已。

《碾玉观音》中之叙南宋军阀的威势，叙贵人家中收用养娘之制度，《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之叙明时的丐头制度等等，皆为一切史书中所绝无的材料，而却正是编辑社会史的人所最需要的东西。姑举一二例，此外可知。

传奇系的作品，大多数只有叙述而没有描写，能如《霍小玉传》之有深刻的描写力者极不多见。平话系的作品，则专以描写见长，已具有近代的小说的作风，不管他叙的是山精海怪，幽灵狐魅，不管他写的是空想的神仙故事，怪诞的民间传闻，而总有一种活泼泼的生气，不知不觉的会把这些邪神妖鬼，故事传闻，都人格化了，人情化了，写得他入情入理，不殊于人世上日常所见的事，所见的人。而其描写人间的世态人情，尤为真气逼人。试举本册里的几篇故事为例，《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善继夫妇的霸产的心理，写得如何的好，《灌园叟晚逢仙女》中之张委的横行，《惟内惟货两存私》中之魏进士与他的妻之不同的心思的对照，《陶家翁大雨留宾》中之蒋震卿的得妻，又写得如何的真切而近情。

许许多多的长篇小说、长篇传奇都叙的是：某生某女的会合，如何的奇巧。小姐私奔，虽暂为奸人所欺，而终于是“佳人才子的重圆”。这里，在《陶家翁大雨留宾》里，却把这个打不破的惯例打破了，私奔的小姐却终于跟随了误认的“才子”而去。

许许多多的长篇小说、长篇传奇，都写的是：佳人才子的恋爱的始终，其中必有如何的波折，必有严父的阻挠，必有如何的奸人从中播弄，必有一场兵灾人祸，把他们生生的拆散了。这

里，在《吹凤箫女诱东墙》里，却又把这个打不破的惯例打破了。作者写潘用中与杏春小姐的相恋，如何的近情在理，再看那些空想的做作的传奇小说来，真如粪土。它那里没有奸人，没有兵祸，没有心肠冰冷如铁的父母，只淡淡的写来，却已足动人。

无论他们的题材是如何的空想、怪诞，然如像那末逼真的近情在理的叙写，在中国一般小说中已是不容易得到的了。

本集二册中，所选的不过一脔而已。将来有机会，很想能一部部的将他们介绍给大家。

编者，1926年6月10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2集下册，1928年4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序言

本集所选的，都为近代的作品，自清之初叶起，到了民国之初年为止。在这个时代，传奇系的作品，是多至不可胜数；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开其端，继其后者无虑百数十家。如袁枚之《新齐谐》、沈起凤之《谐铎》、和邦额之《夜谭随录》、纪昀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乐钧之《耳食录》、王韬之《遯窟谰言》、《淞隐漫录》、宣鼎之《夜雨秋灯录》、俞樾之《右台仙馆笔记》是其中最有名者，然或者琐屑过甚，不能成一篇完全之故事，或者故为简练，读之毫无情意，或者借迳于狐鬼之行动，而悬教训之旨，有类于寓言，或者极力模仿唐人传奇，欲以诡异之恋情及侠义行动见长；然求其足成为首尾完整，有情有节的故事者，却不易多觏；惟《聊斋志异》尚有几篇着意经营之作，如《婴宁》，如《马介甫》，如《竹青》，都可算为清代无量数的短篇杂记中的杰作。他们不仅是一篇结构完美的故事，而且也叙写得十分真切动人；虽然情节不能免于诡异，而主人翁之性格却很活泼，世态人情，亦写得曲折尽致。如《婴宁》之类，实可上比肩于唐人之名作《霍小玉传》之类，虽然他们的情调之间是很不相同的。像《婴宁》那样的轻盈巧笑的喜剧的作品，在中国短篇故事中真是

不容易见得到的东西。《阅微草堂笔记》虽负盛名，而琐细已甚，简练太过，且篇篇都是大发议论的结局，屡欲选入几篇，而实无可选。这些东西，乃非完整的故事，而为一种“寓言”或小记事。论者每以他们足以与晋六朝人的《搜神记》诸作相颉颃许之，实则，这种回复到远古去的作品，在现在看来，却是不足取的。其不足取，正如现在去拟作像《诗经》那样格式的四言诗，或像《尚书》那样的拙奥的古文似的。

当清之初叶，在《聊斋志异》之前，却也有几篇好的传奇系的作品，他们却不似《聊斋志异》之类之会集为一书，乃是散篇的；有张潮者，曾把这些东西集为《虞初新志》一书，其中如吴伟业的《柳敬亭传》、无名氏的《小青传》等，却都是很不坏的东西。在明、清之交，全个中国沦没入残酷无比的劫略中，当然是会产生不少好的记载与故事出来的。

平话系的作品，在这时却衰微已甚。平话集之出版于此时者仅有下列三部：

（一）《十二楼》　这是李渔所作的，亦名为《觉世名言》，题觉道人编，实则觉道人乃李渔之笔名。其中共有故事十二篇，大约都是他自己所作的，不像冯梦龙的“三言”，乃多收古代作品也。这些故事，每一篇都是与“楼”有关系的，故谓之十二楼。哪十二楼？即：

闻过楼　　三与楼
十卺楼　　鹤归楼
生我楼　　夏宜楼
拂云楼　　夺锦楼
奉先楼　　合影楼
萃雅楼　　归正楼

其中之大病，乃在好发教训之言，然偶然亦有很新鲜的见解，很

僻怪的议论，一望而知其为作《一家言》及《十种曲》的笠翁之所说。

这个短篇集，刊于清初，有顺治戊戌序。

（二）《今古奇闻》　这是光绪十三年上海东璧山房刊行的。据王寅（字冶梅）的序说，这个集子乃是他由日本带回来翻刻的。然其中不尽为平话系的作品，如第二十二卷之《林蕊香行权计全节》乃完全是传奇系的文字。又杂有“三言”之文不少，如卷一之《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卷二之《刘小官雌雄兄弟》，卷六之《陈多寿生死夫妻》，卷十八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皆为选自《醒世恒言》者。又卷十之《梅屿恨迹》，乃为选自《西湖佳话》者。大约是：王寅自日本得到“三言”的残本，为之改编了一过，而又补上几篇，如咸、同间之作品《林蕊香行权计全节》等而刊行者；不然，即日本当清之中叶，原有如此的一个选本，而王寅则为之补上了最后一篇（即《林蕊香》者）。故卷首题着“东壁山房主人编次”。

（三）《西湖佳话》这部书作于清康熙间，与《西湖二集》相类，亦为专叙关于西湖的故事者。全书凡十六卷，包含十六篇故事，每卷一篇，即：

葛岭仙迹	白堤政迹
六桥才迹	灵隐诗迹
孤山隐迹	西泠韵迹
岳坟忠迹	三台梦迹
南屏醉迹	虎溪笑迹
断桥情迹	钱塘霸迹
三生石迹	梅屿恨迹
雷峰怪迹	放生善迹

这部书的作者，自署为古吴墨浪子，未知其真姓名。有的时候，

他把他的故事写得很活跃，有的时候却很干涩。他的文笔也很可怪，不是如“三言”及《十二楼》、《西湖二集》一样的流利的语体文，乃是另一种的夹杂了不少古文的句调的语体文，很像《三国演义》，也许比它更文。

在清之末叶及民国的初元，又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的好的短篇作品。待下册再选入。

本集所选，与上面几集一样，其中有不少是民间流行之故事及小说、剧本的主源。如《李姬传》及《柳敬亭传》曾为孔尚任的剧本《桃花扇》的故事来源，《小青传》乃为吴炳的传奇《疗妒羹》的故事来源，《雷峰怪迹》亦为白蛇故事之最初形式，为读《白蛇传》传奇及《义妖传》弹词者所不可不参考者。此外，如《圆圆传》亦为陆次云的剧本《升平乐》（亦名《圆圆曲》）之本 事，《补张灵崔莹合传》为《十美图》及《乞食图》的本事，《大力将军》及《雪遘》亦为蒋士铨之传奇《雪中人》的本事。读了这些短篇故事，便亦可知道了不少民间及文艺界最流行的故事了。

编者，1926 年 9 月 8 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 3 集上册，1928 年 4 月）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

二十多年前，孙楷第先生编辑《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曾替他做了一篇序。现在，读了孙先生的新著《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还不能不说几句话。在中国文学里，小说的研究是最晚着手，也最难着手。小说与戏曲，在过去，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封建社会的“卫道之士’，视之如洪水猛兽，必欲禁之、焚之以为快。但它们是与广大人民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他们是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凡生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上的东西，谁还能毁弃灭绝得了它们呢？因之，所谓“士大夫”们虽鄙视之，虽痛斥之，虽曾禁之、焚之，但它们还是蓬勃而有生气的在人民之间，生长着，发育着，成为近一千年来最重要的两种文学形式，产生出不少无愧于世界人类所骄傲的伟大的作品，像《西厢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便是最重要的古典名著，得花费很多篇页来详细的研究它们的。但对于戏曲的研究，比较还不太困难。一则文献有征，从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明代吕天成的《曲品》，到王国维的《曲录》，有着比较完整的记

录和依据。二则，历代均有较大规模的“戏曲集”刊行，从臧懋循的《元曲选》，沈泰的《盛明杂剧》初、二集，毛晋的《六十种曲》到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商务印书馆的《孤本元明杂剧》，一般的重要的名著，是不难在那里获得的。讲到小说，情形就很不相同了。既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记载可资依据（像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所考证的还是以戏曲为多），更没有像《元曲选》、《六十种曲》那样流行的结集，虽有《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诸集，而流传不广，极不易得，且也只限于短篇的小说。至于长篇的名著，像《三国》、《水浒》、《红楼》，则流传的多是金圣叹之流的批本、改本、删本，我们不能见到原著的本来面目。要得到一部比较近于“原著”的面目的旧刻本，是极为困难的。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研究的基础，而根据了《小说史略》去找原著，却大是不易。以此从事小说的研究者便还较研究戏曲的为苦。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二十多年来的小说研究者们，对于这部书是重视的，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工作是感激的。在这二十多年里，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来，而加以整理、研究。像沙里淘金似的，那工作是辛苦的、勤劳的，但对于后来的人说来，他的工作是有益的、有用的。这一部《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虽只收了他历年所作的五篇论文，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的人看来，都是极有用的。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足以供研究者作为依据的。我很高兴这部书能够出版，能够和读者相见。我想，读者一定会像我自己一样的欢迎它。孙先生还写有一部《小说旁证》，专证好些小说的故事的来源，我盼望它也能早日印行。凡是有

益、有用的书，都是值得，而且应该为读者所见到。

1953年10月2日郑振铎序于北京。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1953年11月）

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序

天时不正，河山如墨，泥泞载道，跬步不得，计唯闭户读书以自遣耳。行箧所携，以明清传奇为多，遂发椟陈编，排日披诵。予不娴音律，然于曲史及剧坛掌故，则廿余年来颇寝馈之。幼而慷慨，每听歌至《交印》、《刺字》、《小逼》、《望乡》与《惨睹》、《打车》诸出，辄为之神王气壮，恨未持竹如意敲碎玉唾壶也。迄今于靡靡陈腐之音，犹感攒眉掩鼻，尤不喜学步玉茗捧心作态者流。咏怀四种，粲花五作，格局虽见翻新，意境仍落窠臼；至红友（万树）、漱石（张坚），则陈陈相因，更等自郐矣。返读明初《鹦鹉》、《玉钗》、《牧羊》、《十义》诸记，似朴质而实清新。若明清之际，李玉、邱园、薛旦、叶稚斐、范文若、朱佐朝、朱素臣、张大复、毕万侯诸家，气势雄莽，挥写纵横，情境排场每有前人笔触所未及者。玉茗、宁庵而后，斯时实为我国戏剧史上光芒万丈之一大时代也，独惜于“一人永占”及荀鸭《梦花酣》、《花筵赚》、《鸳鸯棒》外，绝少刊本流传，所藉以延一线之绪脉者，赖有教坊中人之传钞秘授耳。予聚曲半生，于汲古阁《六十种曲》外，初收李卓吾评本《浣纱》、《玉合》二记，即诧为珍秘；后复递有所得，惟车王府、曹心泉二曲库散出者，垂得

而复失之后，幸于吴郡获得许守白先生钞本七八十种，中多古戏及李、薛、朱、邱诸氏所作，差堪快意。然劫火方殷，世变日亟，今之暂聚于予者，其能终保无恙乎？尝念元、明杂剧自臧选百种以外，复有息机子、龙峰徐氏、黄正位、顾曲斋、孟称舜、沈泰、邹式金诸选。至予得赵清常钞校元、明剧二百四十本，择印其中孤本百许，颇谓取之尽锱铢矣。而清代杂剧，自予先后印行二集八十本，亦已稍见规范。独明清传奇，则自汲古结集后，继起无人。暖红室所刊秘册无多。瞿庵先生之《奢摩他室曲丛》二集，所收仅嵇永仁二种，沈蒉渔四种，吴粲花五种；三集已印成，惜烬于兵，遂未能续刊。读曲之余，辄欲继此绝业，以予所得，公诸于世。乃冒雨涉泥，商之吾友。终藉吾友之赞，得先成第一集，集传奇六本，墨版行世。继之或将有二集、三集以至十集、廿集之印行，夫唯力是视耳，固不仅以续阅世道人之六十种自域也。大抵予所收者，以孤本流传之明传奇为先，汲古已刊者摒之，继以清初诸大家之作。若清中叶以来，纤丽凡庸之篇，传本犹多，固弗之及也。此第一集，自发愿经营至装帧成册，为时仅历二月，可谓速矣。爰叙印行经过，振笔为序。漏夜书毕，东方已白，远鸡之声，相应而起。

1934 年 7 月 7 日长乐郑振铎序。

（《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 1 集》，1934 年）

中国小说史料序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谈到“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着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也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产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我们都是经过了“摸索”的境界，吃尽了苦的，故对于“版本”“目录”的编著者，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敬

意的。这一种为人而不为己的吃力的工作，略知学问的门径的人，都得拥护他们，帮忙他们，敬重他们。所以，关于某种专门学问的“目录”，较之摆起了“导师”之面目的什么“国学书目”之类的不伦不类的东西，自然是高明有用得多的。

而种种故事的变迁的研究，对于中国小说的探讨上，也有了很重要的价值。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但可惜这一类的材料，零星散在诸家笔记里的最多。搜集起来，最为困难。蒋瑞藻氏的《小说考证》用力殊劬，而内容芜杂。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取材最为可靠，但所收的“小说”不多。现在孔另境先生的这部《中国小说史料》，是就鲁迅先生的《旧闻钞》而加以扩充的。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所得已不在少。可以省掉我们许许多多的翻书的时间。这是我们所不得不感谢他的。

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继之以孔先生这类《中国小说史料》的出版，对于中国小说之版本的和故事的变迁的痕迹，我们已可以很明了的了。而初学者也可以不至有迷途之苦。想起了我们从前的暗中“摸索”之苦，实在不能不羡慕现在初学者们的幸运!

1936年1月14日。

关于醒世恒言

《醒世恒言》四十卷，卷为一篇，凡录宋、元以来话本四十篇。陇西可一居士序云："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故在"三言"里《恒言》实最后出版。其第一次印本为苏州叶敬池所刊。后又有衍庆堂翻刻本。叶氏本及衍庆堂本，均题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

按叶敬池为明末苏州有名之出版家，曾为冯梦龙刊行了《新列国志》，又拟托冯氏继续的删订，改作《西汉演义》及《东汉演义》，惜均未及告成。疑冯氏删定之十余种传奇也均为叶氏所刊。

墨浪主人之即为冯梦龙，殆无可疑。冯氏自署墨憨斋主人。所谓可一居士当亦即冯氏之别一笔名。

冯氏初纂《古今小说》四十卷，继又辑《警世通言》四十卷。今所见初印本《恒言》，其首页也题作：

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

故颇疑《警世通言》及《恒言》，故皆应是《古今小说》的别名，其总题皆应作《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即题作"古今小说一刻"，明示读者将有"二刻"、"三刻"的续刊。《恒言》当

即为“古今小说三刻”）。

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异拔新，洞心骇目。”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序《拍案惊奇》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

按《拍案惊奇》刊于天启七年，《今古奇观》则为崇祯间所刊，离“三言”的刊出，均不过三五年或十余年，其见闻当然最真确，所云“墨憨斋”“纂《喻世》、《醒世》、《警世》”及“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诸语自确切可靠（墨憨斋及龙子犹均为冯氏之笔名）。

冯氏纂“三言”，录宋、元、明三代话本一百二十种，实为“话本”复活运动的最大功臣。嘉靖间，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今所知者不过三十余种，《京本通俗小说》则仅知有十余卷，其刊印之魄力，均不及冯氏的弘伟。

《恒言》刊于天启丁卯（七年），离《通言》的刊出不过三年。《通言》搜辑宋、元话本，已是“取之尽巩珠”。故《恒言》里，明代的话本独多。宋、元话本已甚罕见。那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狱中讼冤》，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均是明代事，有年月可据。至其他各卷，大部分也可证其为明人之作。惟《勘皮

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及《薛录事鱼服证仙》等数篇，笔致古朴而横恣，疑为宋、元人作（详见著者《中国文学论集》五八八页及以下）。

最可异的是，这些明人作品，作风大致相同，思想也十分的类似，疑出于一手。在《通言》里，《老门生三世报恩》已证实为冯氏手笔，则冯氏之写作《卖油郎》诸篇实为可能。且其作风也实极为相似。大抵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第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

衍庆堂翻刻叶敬池本《恒言》，遇“国朝”等字样仍为空格。但颇疑其为清初人所为。因《金主亮荒淫》一篇，已被删去。为什么其他淫秽之作不删，而独除去关于金主亮的一篇呢？这已可证其为清初的翻刻了。因为金主亮一篇被删，故不得已而将篇幅较长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四十卷之数。

今据叶敬池原刊本重印，故四十篇之数，完全无阙。张廷秀一篇，仍合为一卷。惟叶氏之图，则因所据本已阙之，故也不能据以印出，这实是一个大缺憾！

（《醒世恒言》，上海生活书店 1936 年 9 月版）

水浒全传序

《水浒传》的施耐庵原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现在所能看到的明代的刊本，主要的有一百回的和一百二十回的两种，都不是原本。

按照我们的研究，一百回本里面，从第八十三回到第九十回，在宋江等受“招安”以后，“征方腊”以前，共八回，写宋江等“征辽”的故事，这是原本所没有的。一百二十回本出在一百回本之后，其中第九十一回到第一百一十回，在宋江等“征辽”以后，“征方腊”以前，共二十回，写宋江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又是原本和一百回本都没有的。

这就是说，施耐庵原本，大致相当于一百回本减去“征辽”故事八回之后的九十二回，或一百二十回本减去“征辽”故事八回和“平田虎、王庆”故事二十回之后的九十二回。原本里面，宋江等受“招安”以后，只有“征方腊”一件事，他们的悲惨的结局都被安排在这一战役中；他们并不曾去“征辽”，更不曾去“平田虎、王庆”。原本这样的情节，是和《宣和遗事》里面水浒故事的节要相符合的。

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一百回本，是十六世纪（明嘉靖间）的

郭勋本。“征辽”故事的插入，大约就在这时候。这以前的原本，大约和许多古本小说一样，全书只分为若干节或若干条，每节或每条之前只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至于分成了“回”，每回之前又有整齐的对仗式的“回目”，大约也是在郭勋时候完成的。

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一百二十回本，是十七世纪中叶（明末）的杨定见本。前面说过，这个本子里面的“平田虎、王庆”的故事，是原本和一百回本都没有的。但是，这个故事的插入，却不是始于这个时候。在杨定见本出现以前，大约十七世纪初期（明万历间），当时出版业中心之一的福建建安，就印行了各种本子的《水浒传》，现在所看到的有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统称为闽本。那些闽本里面，就有了“平田虎、王庆”的故事。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小说极为流行。书坊抢着刊行小说，又要出奇制胜，吸引读者。所以他们便把一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添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这就成为所谓“文简事繁”本。后来杨定见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的时候，是以一百回本为底本，没有依照闽本的删节，但又把闽本所增的“平田虎、王庆”的故事，改写一番，成为二十回，插进百回本里面去，这就成为所谓“事文均繁”的本子。

无论是一百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其中的“征辽”的故事和“平田虎、王庆”的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的痕迹，证明它们不是原本的完整的结构中所包含的部分。我们发现，这三次大战役中，宋江部下将领也死了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参加梁山结义的，而都是结义后新加入的人。很显然，这是因为参加结义的一百零八个弟兄的悲惨的结局，早被施耐庵安排在“征方腊”那一次战役里面，后来平空插进三个战役，既不便打乱原本的安排，又不好把这样大的三次战役写成宋江部下一个将领都不曾损伤，

自然只能把那些新参加的人拉来作代替了。

一百二十回本出现以后不久，又出现了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说是原来只有前面的七十回，而第七十一回以后都是后人所“续”的。实际上，他是有意删去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即宋江等受“招安”以后的全部故事，而使故事的发展到第七十回梁山结义排座次为止。他自己又添写了第七十回的后半，写排座次后，当晚卢俊义作了一个噩梦，梦见来了一个“神人”嵇叔夜，把梁山一百零八个英雄一起杀掉。又，前面有一篇施耐庵的序，也是金圣叹拟作的。这个贯华堂本出现以后，流行得极广，在很长的时间内，代替了一切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成为一般读者中唯一流行的本子。

对于以上所说的各种本子，我们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是那些“文简事繁”的闽本。它们求“文简”的结果，把百回本的原文，刮去了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作品便完全被损坏了。明代的胡应麟说过：“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馀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这个批评是很对的。

至于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如果删去他所添入的卢俊义的噩梦一段，而以“排座次”为结束，也还是完整的故事，可以独立存在。不过，有些过去曾为广大人民所熟悉、所喜爱的故事，像李逵闹东京、寿张乔坐衙、燕青射雁等等，也一并被删去了，却是可惜的。而且，金圣叹之所以要“腰斩”《水浒传》，是从他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出发的。他生在明末，眼见当时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队的节节胜利，便觉得统治阶级对于起义农民不应该以“招安”为“姑息之计”，而应该像他所写的卢俊义梦中的嵇叔夜一样，采取“严刑酷法”，一网打尽。正因此，他就不仅删去第

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而且还把前面七十回大加修改，特别把凡是有关宋江的文字都改成和原意不同甚至相反，而又根据自己所改的加上批语，说是作者在用着什么“春秋笔法”痛骂宋江。他又删去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些是不应该删去的。特别像第十回里面的《恨雪词》：

>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扯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压瘴犹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绵衣絮袄，手捻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这和大家都知道的白日鼠白胜在炎夏的时候所唱的歌：

>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

同样充满了被压迫者的怨和怒。金圣叹删去这一类的诗词，显然是从他那种反动的政治思想出发的。

当然，金圣叹本也有它的优点。第一，它已经包括《水浒传》的菁华和主要部分；第二，在文字上也是一般地比其他的版本洗炼和统一些。它在近三百年来最流行，是有原因的。只要了解金圣叹的反动的政治思想，慎重地加以订正，把那些改坏了的地方改回来，并削去那些荒诞的和反动的批评，它对于广大的一般的读者还是比别的本子更适宜的。这种本子，已经出版了。

但是，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的本子，对于研究者，仍然是需要的。我们这里所印行的，就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

我们手头所有的各种版本的《水浒传》是：

（一）《忠义水浒传》　二十卷（一百回，残存第十一卷一卷，即第五十一回到第五十五回），明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刻本。

（二）《忠义水浒传》　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天都外臣（汪道昆）序刻本。

（三）李卓吾评本《忠义水浒传》　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间容与堂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今用照片本）。

（四）钟伯敬评《忠义水浒传》　一百卷（一百回），明末四知馆刻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今用刘修业先生校录本）。

（五）《忠义水浒传》　不分卷（一百回），明末大涤余人序刻本（李玄伯氏藏），李氏排印本。

（六）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　不分卷（一百回），明、清间芥子园刻本。

（七）《忠义水浒全传》　不分卷（一百二十回），亦题“李卓吾评”，明末杨定见增编，袁无涯刻本。

（八）《忠义水浒传》　不分卷（一百二十回），明、清间郁郁堂翻刻杨定见本。

（九）《第五才子书》　七十五卷（七十回），明、清间金圣叹评，贯华堂原刻本，中华书局影印贯华堂本，又其他坊刻本甚多。

除了《古今书刻》著录的明代都察院本和《百川书志》著录的那部一百卷本之外（这两个本子，很可能就是郭勋本），所有已经知道的《水浒传》的各种本子，差不多都已经集中在一起了。至于那些“文简事繁”的闽本，因为文句方面太不相同，在校勘上是无用的，故未据以校勘。

在以上所说的八种版本中，最古的是郭勋本。但是，它已经只剩下我所藏的残本一卷，无法用作底本。其次，就是天都外臣序刻本；经我们拿它来和郭勋本残卷对照，证明它是郭勋本的一个很忠实的复刻本。因此，我们采用它作为底本，再用其他各本详加校勘；又把杨定见本中关于“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的二十回，增补进去。

可惜的是，我们用作底本的天都外臣序刻本，并非万历时的初印本；其中有不少篇页，是清康熙间石渠阁补刻的。有的补刻篇页，似更在其后。在那些补刻的篇页中，还没有发现多大的窜改之迹，可能补刻时还是根据了一部初印本的。但所有补刻的部分，我们仍在校勘记里面一一注明。

大涤余人的序刻本，我们未曾用到。但是，芥子园本的卷首，也有大涤余人的序，全书行款和书中插图均与大涤余人序刻本完全相同。可能芥子园本就是大涤余人本的翻刻本，或竟是利用其旧版印行的。

总之，我们就是用天都外臣序刻本作底本，再用郭勋本残卷、容与堂本、芥子园本、钟伯敬评本、杨定见本、贯华堂本等七种本子来作细致的校勘，将所有的异文，所有的增添或删改之处，一一在校勘记里面注出，并加标点，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全的本子。

这部书的第九十一回到第一百一十回，即关于“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的二十回，是采用杨定见本的，亦据郁郁堂本加以校正。特别，对于第九十一回的前半，和第一百一十回的后半，我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来整理。因为这两处正是杨定见把“平田虎”和“平王庆”两大段故事插进百回本里面的起讫之处，原来还有些前后情节不一致和文句矛盾的地方，必须再加整理，作适当的修订，才可以使全书完整。但所有的原文，仍在校勘记里一一注

明，以见本来面目。

经过这样校勘、标点和整理的《水浒全传》，我们希望它一方面能满足读者要求读水浒全部故事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供给古典文学研究者以研究的资料。

参加这个校勘、标点和整理工作的，是我和王利器、吴晓铃两先生，但吴晓铃先生后来另有别的工作，全部校勘工作就由王利器先生担任到底，此外还有北京大学若干同学也担任过一部分抄录工作。我们的工作，从一九五〇年夏天开始，到现在完成，前后共三年又四个多月。——当然其中也中断了若干时候。

全书的标点工作由我负责。有什么错误或不妥之处，请读者随时告知，俾能改正。

郑振铎于北京，1953年11月9日。

（《水浒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元明以来杂剧总录序

姚梅伯（燮）作《今乐考证》，殆为有系统的中国戏曲总目录的第一部。惜其书未流传于世。稿本今藏鄞县马氏。及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出，《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曲品》、《也是园书目》诸书便皆可废。戏曲研究的门庭始大；实替后来的人省了不少的考索的力量。但《曲录》的编辑，离今已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尤其是最近的四五年来，重要戏曲的发现与研究资料的获得，皆为空前未有之热闹。而祁氏《读书楼书目》，贾仲名《续录鬼簿》等等，尤给我们以极多的帮助。我的朋友任中敏（讷）先生尝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曲录校补》，今日之所见，则其足以"校补"《曲录校补》者，更不可以屈指计。故在今日而言中国戏曲，其阵容实有整个变动的必要。难保过几年之后，不会有更重要的什么出现，但编辑一部较《曲录》更为有用的戏曲总录则今日实正其时，且也正是最迫切的需要此种书目之时。且让以后的几年，再做"校补"的工作吧，现在是，姑尽我力之所能，我见闻之所及，写为此书。

《曲录》有最为人所不满的一端，即于每书之下，不注存佚，但注"存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二人之耳目，如何能

周？一二地方的所藏，如何能够代表各地的所有？尽有此人认为必不可复见的佚籍，而在他人却视之为不足奇之物；此刻此地认为已亡佚之古籍，而在明日或他地便发见了的。所以，所谓“注存佚”者，只不过是说明我们现在所见到及所见不到的是什么什么而已。本书于每书名底下的注字，有三例：

一、注“存”，不注“佚”。我们既不能断定其为必已“佚失”之书，当然便不能武断的写下“佚”字来。故只是将我们所见到的，注“存”字于书名之下。其余不注“存”或其他“符号”的，大约都是很难得见到的，或已亡佚了的。

二、明知有其书，而未能见到者，则注“未见”。又凡所存本为残本者，则下注“残”字。

三、凡注“存”之书，必连带的注明：现存于某地某图书馆或为某某人的收藏。其有收藏家必不欲有此声明者，则姑阙之。

在《曲录》里，错误是不仅数见而已。总缘当时见到的书太少，故每有捕风捉影的推测之谈。中敏先生虽“正”之，却仍有许多未及正的。本书于《曲录》所误，必一一为之辨正，亦并采入中敏先生之说。惟于中敏的错处，也必为之辨明。

本书以作者为纲，体别为纬；先及杂剧，后著戏文及地方戏。间有同一书名而未断定为某一曲家所著者，本书必互见之，而加以说明。

仅录书名及极简单的作者生平，固为一般书目的通例。但本书为供给一部分比较重要的资料研究计，于每书的序跋凡例，假如有的话，也必载之。有未见者，则从诸总集及文集里钞辑出来。这便有点像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的同类的东西了。

故事的经过是不能写在每剧之下的。附上了故事，则篇幅将扩充到很多。但为明了内容，只得在每题下加以极简略的说明。

全书大约将分为四部分；为方便计，兹先在此，将关于杂剧一部分发表出来。

杂剧的一部分将区别为下列的五卷：

第一卷　杂剧总集及杂剧选

第二卷　元代杂剧（上）

第三卷　元代杂剧（下）

第四卷　明代杂剧

第五卷　清代杂剧

（《文学季刊》1卷2期，1934年12月）

元人小令集序

陈乃乾先生曾将张录《词林摘艳》里的一卷《南北小令》，重刊单行本，有功于元曲研究者不浅。现在又加入了许多材料，将那一卷的东西扩充许多倍，成为现在式样的《元人小令集》。这更使我们爱读元人散曲的兴奋而且欢喜。

元剧的研究，明万历间已很热闹了。臧氏百种曲外，选刊元曲的不下七八家。独有元人散曲，则染指者寥寥。山东李中麓家藏词曲最富，号称词山曲海，然他所刊行的，不过乔、张二家的小令罢了。清人于词最为致力，而于曲很少措意。《四库总目》仅列乔、张二家于存目。朱竹垞、厉樊榭是精工此道的，也不曾做过辑录的工作。乾隆间，曾刊小令数种，在竹垞《叶儿乐府》、樊榭散曲、板桥《道情》之外，仍只录了乔、张二家的小令。姚梅伯《今乐府选》，录书较多，然而此选迄未流传于世。

清末，词学盛到了极点，王氏四印斋、吴氏双照楼、朱氏郘村，莫不以刊布宋、元词人的著作为职志。而散曲则寂寂无闻。

吴瞿安先生是第一位着手收集元、明以来的散曲的；颇有意于流布曲集。《奢摩他室曲丛》方始印行，而涵芬楼的巨劫突来。善本精刊，一时扫地以尽。吴氏书亦多波及，致吴氏有“曲者不

祥之物也”之叹。

然当宋、元词的研究不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时，学人们的转而趋向于散曲的探讨，乃是必然的现象。

友人任中敏、卢冀野二先生于此最为致力。中敏的《散曲丛刊》，实集十余年来散曲研究的大成。

现在距中敏结集之时，又六七年了。在这六七年间，奇书异本，日出不穷，多有中敏当时所未见者。《吴骚合集》、《吴歈萃雅》、《雍熙乐府》之类，已成为易得之书；而《吴骚集》、《吴骚二集》、《南音三籁》、《乐府群珠》，以及元、明人诸专集，亦渐为我们所得到。

现在的研讨元人散曲，实有点像王、吴、朱诸氏竞刊词集时候的情形。

乃乾此书在这个时候出现，正足鼓励同道者，唤起他们不少的勇气。

年来颇有辑集元、明以来散曲的心愿，只因搜罗未备，未敢问世。乃乾乃先获我心，成此巨著。读之，能不汗颜乎?

1935年2月15日，郑振铎序。

关汉卿戏曲集代序

一

中国的古代戏曲，在十三世纪中叶之前，不曾有什么作品流传下来。但从十三世纪中叶起，到十四世纪之末，伟大的戏曲作家们却像雨后春笋似的竞生于世，所作的剧本，流传于今的，无虑有二百多本。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以戏曲为主要的文学型式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开始就呈现着“百花齐放”灿烂异常的繁荣景象，而领导这个新的戏曲运动的，乃是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

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末，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为何戏曲会突然地大为繁盛起来？为何大戏曲家们会产生得特别多呢？

这是不平凡的时代。蒙古在公元一二〇五年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在公元一二三四年灭了占据着中国北部的金国，在一二七一年改国号为元。金国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他们几乎是全部继承了它的文化遗产，包括戏曲一类的文学珍宝在内。元世祖忽必

烈，在公元一二七九年二月，又灭了南宋，统一了整个中国，袭有南宋的灿烂的文化宝藏。在这个时候，南中国盛行着“戏文”一类的戏曲，那就是使用南方的歌曲和方言来演唱的一种戏剧体裁。此种戏曲演唱的时间比较冗长，一天或一个昼夜的时间是演唱不了一个剧本的。它有“开场白”似的“家门始终”。每个剧中人物都要歌唱。有独唱，有合唱。每个脚色都可以有“休息”的机会。像第一出是男主角主唱的话，第二出便是女主角主唱。而在同一出里，别的脚色也都要歌唱。所以其剧本不妨长些。但在北中国流行的“杂戏”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戏曲的体裁。它是从一种流行于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叙事歌曲，即既讲且唱的“诸宫调”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过程，和现在的把南方弹唱的一种叙事歌唱变成了“沪剧”，把北方的歌唱的一种叙事诗歌变成了“曲剧”的情形十分相同。因之，“杂剧”这个北方的戏曲，即以北中国的歌调演唱的一种戏曲，虽然是穿扮了剧中人物，登场演奏，但还一时脱离不了那种叙事歌曲的深刻的影响。第一，“诸宫调”是一人独唱的，主唱的人有男，有女。男的是男班，女的是女班。因之，“杂剧”也有男、女主唱之分：以男主角歌唱的称为“末本”，以女主角歌唱的称为“旦本”。第二，“诸宫调”是叙事歌唱，故杂剧没能摆脱那种叙述的影响，常常地歌唱着叙事体的诗曲。第三，因为只是一个主角（男的或女的）独唱到底，故剧本不能太长，经常的以四“折”，即四出为限。其余的配角，都只是用“说白”和“动作”来增加主角歌唱的情绪和加强剧情的发展而已。

在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末期的戏曲运动，乃是以北方的杂剧为主的，主要的戏曲作家们也都在编写杂剧的剧本。直到十四世纪末，南方的“戏文”方才重行繁盛起来。我现在在这里，只谈杂剧，不谈戏文。

关汉卿乃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一位杂剧作家，他的一生都是为这个戏曲运动而奋斗着。在他之前，不曾产生像他那样的一位伟大的杂剧作家过。很有可能，他乃是第一个创作杂剧这样一种戏曲体裁的人。正像古希腊大悲剧家阿史齐洛士的创作了“悲剧”那个剧种一样。他的创作力极为旺盛，一生写了杂剧六十六本，比英国的大戏曲家莎士比亚所作，几乎多出一倍。可是他没有莎士比亚的幸运，我们只保存了他的四分之一稍多一些的作品，即十八个剧本。

关汉卿是大都人（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但也有人说他是河北省祁州的伍仁村人。他约生于一二一〇年左右。当蒙古灭金的时候，他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故有人称他为金代的遗民。到了元代，他的戏曲活动便大为活跃起来，同时有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也在写着各式各样的杂剧。相传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其第五本是他所续成的。这话不可靠。但很有可能，他和王实甫是相识的好友。他的友人，还有写有名的《潇湘夜雨》杂剧的杨显之。他也是大都人。关汉卿和他有深交，汉卿写了什么作品都要显之商酌其文字和内容。故时人称他为“杨补丁”，即替汉卿校订杂剧里文字的意思。还有费君祥和梁退之，也都是大都人，都写过杂剧。在当时，关汉卿的名字几乎和“戏曲”这个名称成为同意字。东平府戏曲家高文秀年轻早死，都城的人就称他为“小汉卿”。杭州人沈和甫，在十四世纪初期写杂剧，很有名，人便称他为“蛮子汉卿”；“蛮子”乃是元时称南方人的名称。也就是说，沈和甫是被人称为南方关汉卿的。

关汉卿曾在蒙古灭南宋后，到过南宋的都城杭州。那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地方。关汉卿游杭州的时候，当在一二七九年之后不久。故他写的《杭州景》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的话。在这个时期，他已是将近七十高龄了。他的卒年，约在一二

九八年到一三〇〇年之间，但至迟似不能超过一三〇〇年。钟嗣成的《录鬼簿》，作于一三三〇年，列关汉卿于已死才人的第一人。他在记录那些前辈已死才人的姓名和剧本后面，又遗憾的说道："余生也晚，不得与几席之末。"可见他和关汉卿的年辈，至少要相差三十年左右。他只是元代的初期的戏曲作家。他不曾进入过十四世纪。但十四世纪的元代戏曲的繁华，他是给予了很大的影响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关汉卿，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元曲时代"会不会是现在所见的样子是很可怀疑的。

二

元代戏曲的繁华，和关汉卿等戏曲作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这个不平常的时代里，有许多条件，使得像杂剧这样的一个戏曲形式，能够在全中国普遍地流行起来。基本的条件是，长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在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后，整个地垮台了。旧的地主阶级去了。新的地主阶级还不曾完全形成。农民的生活暂时有了改善。同时，蒙古人以兵力打通了久已闭塞的东西交通的大道。中国出产的许多手工业品能大量地输出西方去。从前只靠海运，如今是可以大量地陆运西去了。像丝织品、瓷器、茶叶等等，都随着蒙古军队的西行而大批的运出。那些手工业的产品和农业副产品，不仅使在宋、金时代就已经繁华了的城市手工业的工人们生活得很好，而且也影响了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一篇很重要的曲子，是那时一位大诗人杜善夫写的，名为《庄家不识勾栏》，描写一个农民，初次进城市来，第一次到剧场看戏曲演出的情形。在以前，农民是很少地会有什么机会观看戏曲演出的。但在元代，他们的经济情况不同于前，虽然进入剧场的入场券的价格是二百

钱，相当的高，但农民是付得出的。城市的人们的经常出入剧场，那是不须提及的了。这样，刺激了戏剧活动的昌盛。剧团的组织更多起来，需要新的剧本也更为迫切起来。于是，像关汉卿那样的大作家便经常地不断地写作新的剧本，以供应剧团和剧场的需要。关汉卿他们和剧团的合作是密切的。剧团供给剧作家们以相当丰厚的报酬。剧作家们很可能是曾专门为某一位著名的男主角或女主角写出适宜于他或她演出的剧本。在那时候，为士人们进身之阶的“科举”早已停止。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在元代，其生活是十分狼狈的，故他们的才能和知识难得“货与帝王家”，便不得不向广大的人民投靠，而以写作为人民所需要的戏曲或小说，或其他通俗的东西为生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动。这说明了为什么元代的作家们会有那末许多人投身到戏曲活动里去的原因。

其次，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在一二七九年之后，大批的跑到南中国去。他们的足迹，无远不届，有的是做官，有的是经商，更多的是驻防的军队。他们需要适合于他们的娱乐，主要的就是以北曲歌唱，说北方方言的杂剧。因此，杂剧便随着他们的足迹，而普遍地流行于整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民也逐渐地喜欢这种新的戏曲形式，甚至南方的作家们也开始模拟这个体裁而创作出新的剧本来。当然，北方的戏曲家们也不断地到南方去。有时，便定居于江南而不再回到北方去了。他们为了剧团的需要，也在写着新的剧本。戏曲运动便在全中国都推动起来，一时呈现着万花竞秀、百鸟齐鸣的巨观。

三

关汉卿代表了这样的创作家们。他可能偶然也粉墨登场，因

此他对于剧场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不懂得透戏曲演出的规律与风格是不会写出好剧本来的。明代臧晋叔在他编的《元曲选》序上说，关汉卿“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这话虽然是“想当然”的，但离实际情形当不会很远。关汉卿至少是出入剧场，和剧团中人物天天在一起生活的。他的日常行动，没有什么惊险，没有什么奇遇和大的政治上的活动。《录鬼簿》说他是“太医院尹”。可能他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医生，但他有更多的时间在体验、观察社会的生活。他的戏曲的天才使他把长期的观察所得的材料，运用到他的剧本的题材里去。他入骨三分地抓住了这个不平常的社会的特点而把它们不朽地写了出来。在这个时代，农民和手工业者们，经济上的负担，有一个时期是减轻了些，但政治上却仍是忍受着残酷而沉重的压迫。蒙古或色目的官儿，往往不懂得汉语，不认识汉字，完全依靠着翻译们或助手们（即衙门里的“吏”）做耳目。政治上可能是空前的黑暗。又，商人的地位突然地抬高了不少。游手好闲、欺压人民的占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个个像是有特殊权力的贵族。他们也造下了不少的“不平”的故事。这些，都增加了人民和我们的许多伟大的戏曲作家们包括关汉卿在内的愤怒和反抗。我们的戏曲作家们把这些现实的题材，借用历史上的故事和人物，写了出来，并交给和他们有关系的剧团演唱了出来。这正谐合着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情。是娱乐的泉源，同时又是政治的表演。广大的人民群众是需要这样的戏曲的。我们的戏曲作家们就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了。关汉卿在其间是第一个在这个不平常的时代，创作这样剧本的作家，同时，也是创作这样剧本的最伟大的作家。他的题材，有时借用着晋代或宋代的人物，其实个个人是他同时代的活人。他使他们永久地不朽了。他们到现在还是栩栩如生地活在剧本里或舞台上的人物。

关汉卿最善于写妇女。我怀疑在蒙古时代的剧团是以女演员为主角者居多。故关汉卿的剧本，也以妇女为主角的居多。他所写的女主角是多样的：有负屈含冤，无可控诉的少年媳妇；有感情丰富，争春暗斗的妇女；有要牺牲己子，理智和感情相冲突的老婆婆；有巧设智计，救出可怜的女伴的妓女；有夫妻相离，拜月思念的闺中佳人；有热爱着的少年男女，中经阻隔而终得团圆的故事；有美艳多才的少妇，设计赚骗了恶霸而救全了她丈夫；有被欺骗结婚的少女，终于不得不和她丈夫和好的曲折的情节；有做了鬼魂还救出她情人于监狱的女子；也有为正直的友人所保护而在等待她丈夫归来的风尘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妇女，有的是悲剧的，有的是喜剧的，都写得异常的真切与动人。在中国的许多大作家里，没有一个能够像关汉卿那样描写着各式各样的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生活，不同年龄的妇女们而恰如其份，没有丝毫的雷同的。他是那样地深刻而细腻地绘写着他的时代和这时代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剧本里，他是那样地精心一志地结构着，使他的戏曲效果达到了最高的顶点。他的戏曲能够使观众时而笑，时而哭，时而深思，时而愤怒，也时而快意。

他所写的悲剧，当以《窦娥冤》为代表。《窦娥冤》写的是一个青年妇女窦娥，因她父亲欠了蔡婆几十两银子，而将她作为蔡家的童养媳。她的丈夫不幸死了。蔡婆招了一个张老头子为丈夫。他的儿子张驴儿也想要窦娥为妻，她坚执不从。张驴儿买了毒药，想害死蔡婆，不料却误害了他自己的父亲。他告到官里，说是窦娥谋害了她公公。在审判官的糊涂的问判与当时法律与吏治的黑暗的压力之下，糊里糊涂地把窦娥判决了死刑。窦娥含着满心的冤枉，无处也无法申诉。当她被杀时，她宣言道：她是无辜的！为了误杀了她，她的鲜血将上溅于一丈二尺的白布之上；在六月的暑天，天将降下大雪；这个地方将大旱三年。果然，她

的冤抑，招致了天时的大变。黑云密布，天空降下了大雪。其他的预言也一一地实现了。最后，她父亲做了官，才替她报了仇。窦娥不向黑暗的暴力屈服。她坚强的意志，代表了中国人民在这不平常的时代的坚忍不屈的精神。她的含冤负屈的死，十足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的暗无天日的统治和人民所受的痛苦和无可告诉的压迫。想来在当时演出这本戏的时候，观众的眼泪是会如泉水似的涌流出来的。

关汉卿的《蝴蝶梦》原是一个悲剧，却因主持审判的是著名的公正无私的清官包待制（拯），结果却成了喜剧。王婆婆的丈夫无故地被恶霸葛彪打死。她的三个儿子为父亲报仇，杀死了葛彪。包待制审判时，说要将她一个儿子偿命。三个儿子都争着要去偿命。包公要王婆来决定：究竟哪个孩子去偿命。王大、王二是她丈夫前妻生的，王三是她亲生的。她的理智和感情斗争了许久，最后决定要将她自己的儿子王三去偿命。某一夜，她和王大、王二到监狱后面去收尸时，迎接的却是活泼泼笑嘻嘻的活王三！原来包公饶了他，而以一个偷马贼代替他死去。这故事，说明了人民的愿望，迫切地需要一个清正的不畏强豪的官儿，像包公似的，为社会，为人民主持公道。元代戏曲里，包公戏的盛行，恐怕是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愿望之中的吧。

他的《望江亭中秋切鲙旦》，表现了一位凶暴的官吏杨衙内，为了要娶漂亮的孀妇谭记儿未成，便设计陷害谭记儿的新嫁的丈夫。亏了谭记儿智扮渔婆，赚得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方才救得她丈夫的性命。这也是一件暗无天日的故事。像这样的黑暗的陷害无辜的故事，在当时是不会少的；但像谭记儿那样的有智有勇的美妇人却恐怕是不会多的。

他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乃是一个喜剧，虽然描写的也是一件黑暗的故事。赵盼儿是一个妓女。她的一个女友嫁给了恶人

周舍。周舍百般的虐待她。她向赵盼儿哭诉，并求她拯救她脱离出这苦海。赵盼儿设计向周舍献媚，说要嫁给他。周舍便和他的妻离了婚。但赵盼儿顿时翻脸不认账，使周舍既失去他的妻子，又得不到赵盼儿。在封建社会里，男子的权力大极了，但在这剧里，不仅描写了这黑暗的一面，却还嘲笑了、讥讽了它，向它挑战，而且得到了胜利。这是一部很大胆的反抗封建统治的好剧本。

描写得十分漂亮，像新出水面的荷花，又像清晨刚刚开放着娇艳的蓓蕾的玫瑰，花瓣上还带着滚圆的小露珠似的两部喜剧，乃是《诈妮子》和《拜月亭》。关汉卿在这两部喜剧里，描写着两个不同类型的少女，她们都在热爱中，却被夺去或将被夺去她的情人。她们是怎样地倾诉其热爱并怎样地为自己的爱情而斗争啊！《诈妮子》是那样地反反复复地绘写着那个少年婢女燕燕的初恋的心情和她知道她的情人将被夺去时的悲愤，以及怎样地要想破坏那新的婚姻而为维护自己的爱情作斗争。像这样的一位真正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红娘”，纯然为自己的而不是为了她的“主子”的爱情作斗争的人物，在中国戏曲里，恐怕只有关汉卿所写的这位燕燕而已。《拜月亭》写离别了她丈夫的王瑞兰，怎样地忆念着他，却又说不出口来，只好在夜晚拜月的时候，祷念着他的平安。活活地画出了封建时代的少年妇女的娇羞的心情。其情节的曲折和词语的鲜艳都是属于最好的杂剧之列的。

关汉卿不仅善于描写妇女们，在描写勇猛无比的英雄们方面，他也是一位能手。他的《关大王单刀会》乃是到今天还能在舞台上见到的极少数的元代杂剧之一。关羽在这个剧本里，充分地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写得更为动人的乃是《关张双赴西蜀梦》。关羽和张飞都已被杀，但刘备却还未知其事。他们二人的鬼魂到西蜀去告诉他。虽然是鬼气森森的场面，却写得是

那么入情入理，凄楚异常。他们生前的勇猛之气犹在，却不知做鬼的乃处处不自由。他们只能在灯影下向刘备凄惶顿首，怎还能像生前似的相亲近呢!

还有一个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在《录鬼簿》没有著录，但《元曲选》却说是关汉卿作。这剧写的是恶人鲁斋郎为非作歹，无人可奈何他。但包待制到了那个地方，却设计杀了他，为民除害。这是善恶分明、是非皎然的一部戏曲，很有可能，也是出于这位为人民作喉舌的伟大戏曲作家的手笔。

今年是关汉卿戏剧创作的七百年纪念，也就是他的生年的大约七百四、五十年或他卒年的大约六百五、六十年纪念。我们纪念他不仅是为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戏曲作家，为了他创作了杂剧，而是也为了他是和人民最亲近的作家。他为人民而控诉着当时的黑暗统治，为了人民而写作。他和当时的人民是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人民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他的喜怒哀乐，并且，他把当时的人民的这种喜怒哀乐之情，写了下来而使之永远不朽。

（《关汉卿戏曲集》，1958 年 4 月）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它们在农村的临时搭盖起来的戏台上演唱，在城市的庙宇里或游艺场上演唱。它们传达出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人民的欢愉与忧戚，人民的愤怒与痛苦。在戏曲里，最能够看出人民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凡是人民所憎恨的昏君、权相、贪官、污吏、奸雄、恶霸，我们的剧作家也必予以贬斥，使之丑化了，使之为人民所唾弃；凡是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正直忠贞的英雄、烈士，所同情的负屈含冤的男女，我们的剧作家也必加以褒扬，予以伸雪，使之正义大张，使之感动人民，以至于哭泣难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褒贬往往是正确的，不会冤枉了一个好人，也不会饶恕过一个坏蛋。我们的剧作家们便这样的与人民的好恶爱憎紧紧的联系着。亦有若干皇家供奉之作，颂扬圣德之章，但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人民不会接受它们。而凡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也就是说凡能流传久远、传唱极盛的，必定是具有活泼泼的生命的东

西，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戏曲从一开始便是充满了人民性的。剧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有深切的联系，一部中国戏曲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戏曲史。从宋、金时代（约十二世纪）开始，整整的八百多年间，凡有名目可稽考的剧本，总在四千种以上（根据王国维《曲录》及任讷《曲录补正》）。许多地方戏的剧本，仅有抄本流传的，或仅凭口传的，还不计算在内。单就数量来看，就可以知道，人民是如何的重视戏曲，喜爱戏曲。它们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戏曲在文学形式中是高级的、复杂的创作，创作家不仅需要文学修养，也需要音乐修养，还需要熟悉舞台艺术。而在八个世纪之间，竟能有那么大量的剧本产生出来，这不是奇迹，这正是适应了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过去，所谓正统派的文人们是看不起戏曲的，它们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红楼梦》里的少女们偶然引用了《西厢记》里的辞句，就觉得不该如此。然而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戏曲文学的光辉成就，却不是任何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所能加以磨灭的。元曲、明传奇毕竟受到一部分批评家的注意，而和唐诗、宋词同被称为一代之奇。有好些文人还做了不少搜集整理和结集刊印的工作。《永乐大典》里收有杂剧九十九本，戏文三十三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很早的就在元代流行着。明代李开先自夸所藏为“词山曲海”。山东于氏、常熟赵清常、山阴祁氏淡生堂、山阴沈复粲鸣野山房都曾搜集了大量的剧本而加以整理。赵清常合订的元明杂剧就在三百种以上。《杂剧十段锦》刊行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龙峰徐氏刊印过《古名家杂剧选》。臧懋循刊印过《元人百种曲》。黄正位刊印过《阳春奏》。顾曲斋、息机子、童野云也印行了不少元人杂剧。孟称舜的《柳枝》、《酹江》二集，所收凡五十六种。沈泰编《盛明杂剧》初、二集，所收凡六十种。邹式金的《杂剧新编》，所收凡三十四种。

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传奇，据说有百种，今所见的已过三十种。文林阁、世德堂、继志斋、容与堂、广庆堂、吴兴凌氏、闵氏等所刊传奇，为数亦夥。毛晋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流行最广。惟到了清代，则结集刊印之举，寂然无闻。三百年来，仅黄文旸辈曾在扬州把古剧做过一番整理的功夫而已（有《曲海总目提要》）。清末民初，贵池刘世珩始复炽刊印古剧之风，暖红室所刻传奇凡二十余种。吴瞿安先生曾将所藏曲子编为《奢摩他室曲丛》初集六种、二集廿九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亦把所藏清代短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八十种印出，又影印了明人传奇六种。此外，汇印古剧四五种为一集的亦不在少数。但其规模总没有臧懋循、毛晋二家之大。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老想把古剧搜集起来，大规模的影印出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却始终不曾有机会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今日欲得一部明刊本传奇，正像乾嘉时代欲得一部宋刊善本那样的不易。只有从事搜集资料的人，只有研究戏曲史的人，方才知道搜集资料是如何的困难。那工作是艰苦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剧收藏家的辛勤，诚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历劫仅存，怎能不急急的要想使之化身千百，俾古剧能为今人所用呢？商之同志，皆赞其成。乃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家所藏，并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们，集资影印这个《古本戏曲丛刊》六百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二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此皆拟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

为研究之资，或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此愿甚弘，但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

1954年2月11日，郑振铎序。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1954年2月）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依靠了公私收藏家们、戏剧作家们、专家们和许多团体的力量，得以如期出版。这部远远超过汲古阁《六十种曲》的煌煌巨编的问世，引起了很多作家们和研究戏曲者们的注意。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供给了不少资料。因此，《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依靠了大家的力量也就紧接着编成付印，并能够很快的印成出版。众擎易举，于此可证。二集里所收的戏曲仍为一百种，除了流行于民间的比较早期的剧本，像《彩楼记》、《刘秀云台记》、《范雎绨袍记》、《高文举珍珠记》、《王昭君和戎记》等十数种之外，都是晚明时期(万历初到崇祯末即公元十六世纪的八十年代到十七世纪的五十年代)的作品。将这一百种的剧本集腋成裘，编为此集，大非易事。编目访书何止三易其稿。亦有久访未得，只好待之将来再收的，如沈嵊的《息宰河》等。即此百种，已是公私收藏家们三十多年来辛勤搜集的结果。晚明剧作多半是孤本流传，像陈与郊的《诊痴符》四剧，汪廷讷的环翠堂七种，孟称舜的《娇红》、《贞文》二记，范文若的《花筵》、《鸳鸯》等三剧，阮大铖的咏怀堂四种(此四种虽有近刊，而经妄人肆意窜改，大失本来面目，今悉依原本影印，足以发覆)，以至王稚登、吴世美、郑

之文、叶宪祖、周履靖、史磐、金怀玉、陆华甫、王骥德、吴德修、佘翘、姚子翼、朱宗藩、邹玉卿、朱九经、沈自晋、西湖居士诸家所作，都是研究戏曲的专家们求之多年万难全获的。今有此巨帙，陈之案头，搞晚明戏曲的人，当不会再有书阙有间之叹了。其中若卜大荒的《冬青记》，虽残缺过甚，以无他本可补，也只有照原来残本印出了。虽未必珠玑尽收，网罗无遗，而晚明七十多年间的剧作，于此已可见其代表。大抵这一时期的剧作约可分为两大支。第一支是文士的创作，逞才情者，多瓣香临川（汤显祖），求本色者，则祖述宁庵（沈璟），而若士的影响尤为深远。别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则关怀当时政局，大不满于明帝国没落期的种种腐败黑暗的现象，而于其所作剧曲里加以大胆的暴露，加以直接的攻击与讽刺。或借古人之酒杯，浇时人之块垒，像《喜逢春》、《磨忠记》，像《双烈》、《玉镜台》、《精忠》、《崖山》、《冬青》诸记，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慷慨悲歌，光彩动人。同时，以佳人才子的遇合为题材之作，也产生不少，无非是始恋中阻终得团圆的场面，陈陈相因，极少惊人之笔。第二支是修改旧剧，或重编流行于民间的剧本。这些作者们多半是默默无闻的，至少是并无赫赫之名的。这些剧本则都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与愿望，表扬善良，打击坏人，敢于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且富有人民的尖锐的机智与讽刺，长期地在各地演唱，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二集》兼收并蓄这两大支的剧作，缘是内部资料，故亦不废若干靡靡之音。我想，这二集的印行，不仅可助戏剧作家们的推陈出新之资，可供戏曲研究的专家们以大批的研讨的资料，而对于要论述明帝国没落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期的社会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可提供出不少活泼真实的史料来。

1955年6月13日，郑振铎序于昆明。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1955年7月）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

《古本曲丛三集》一百二十册，又得藉大家的同心协力而告成了！这次的出版，迟之已久，延期再四，主要的原因，是纸张供应的困难。幸赖商务印书馆的努力和当地负责同志们的帮助，最后才得解决。摩挲着这部巨编，于兴奋喜悦之余，不禁重有感焉。这部三集所收传奇，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十几位大作家的剧本为主。恰在酣歌醉舞，沉溺于燕子春灯，秦淮夜月，恣意尽情地享受着世纪末的欢乐的当儿，受不住压迫的农民起义了。紧接着，清兵的铁蹄又奔进关内。他们的霓裳羽衣舞的好梦惊醒了。他们旧的依靠，像冰山似的消失了。在喘息稍定之后，便不得不像三百年前的蒙古时代似的，再一次的把他们的运命和才华，交给了广大的市民阶层，把他们的生活，寄托于广大的市民阶层的喜爱与同情之上。于是从吴炳的《绿牡丹》、《疗妒羹》，范文若的《花筵赚》、《鸳鸯棒》，沈自晋的《望湖亭》、《翠屏山》，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等沿袭着玉茗的宗风余绪的，一变而进入李玉、二朱兄弟、邱园、张大复、叶稚斐、周坦纶、盛际时、陈二白他们的一个新的大时代。李玉他们，像关汉卿，像高文秀，像郑德辉，是以写作剧本供应剧团的演出为生的。他们的

创作力极为充沛，取材极为广泛。有一人而写作三十多本传奇的，像李玉，那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关汉卿写了六十多本杂剧，但都比较的短）。假如不是一位专业的剧作家，那是不会有那末弘伟而夥多的成就的。在他们的手里，任何内容的题材，都运用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们写绣户传娇的情事，也写须以铁板铜琶伴唱的热闹非凡的大戏。他们的造辞遣语，也不复像《香囊》、《玉玦》那末骈四俪六，句句掉书囊，可以当得起出奇制胜，雅俗共赏的赞许。没有比这个时代这些作家们的剧本，更受梨园子弟们的欢迎的了。往往是看家戏，演出准不会失败。虽然这些作者们大多数是苏州人，用的是水磨调的昆山腔，对白有时还用的是苏州话，但照样地流行于全中国。凡有井水饮处，没有听不到这些吴侬柔语的昆山腔的。但有一个特点，这个时期的传奇流传下来的，毕竟以梨园传钞本为最多，刻本仅占少数。是不是不曾有过刻本呢？我想不是的。朱素臣的《秦楼月》，就题着"笠庵传奇第十五种"。可见在当时，那些剧本可能大多数是都曾刊印出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大量的刻本不传了的呢？主要是，作为梨园子弟们习唱的脚本，最容易消失，最难于保存下来。当原本成了流传很少，或仅是孤本的时候，梨园钞本便出现了。今日所赖以延一线之脉者，往往独藉此种潦草破烂、鲁鱼亥豕连篇累牍的梨园传钞之本耳。更有任意删削，不成完书，名目虽是，内容已非的。我们采用的时候，十分慎重。一剧每搜集两三种钞本以资对勘比较。弃其残阙不全者，用其最近于原本面目者。实是孤本流传，无可取舍者，则即不全之本，亦复收入，惟为数不多耳。我们研究戏曲史的人，独以对此辉煌异常的一个大时代的剧本，最难读到。今则，凡有可搜得者，已毕集于此。有此一集，则李玉他们的传奇，便得以传播于世，延命若干世纪了。然此集之成，较之初、二集为功尤巨，经历过程，尤为艰

苦。有些合印者们，对于这部三集的内容，起了怀疑，觉得这是成为若干剧作家的专集了。又有些人，根本上对于这种影印的方法有了意见，感到这样的印刷方法是浪费。我们以为，这部丛刊本来是内部参考资料性质的图书，凡是参考资料，应该是要尽量地搜集更多的可能得到的一切资料，和供给一般读者们作为精读之用的选本或读本，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又这些参考资料，原来也可以用铅印、油印或钞写的方法流传的。但铅印费力太多、太大，绝对不适宜于只印行几百部的书籍，且排校费时费力，不知在何年何月才有出版的可能。油印和传钞，则浪费更大，错误更多，且极不方便。试想传钞或影钞或油印一部一百页左右的传奇，要浪费多少时间财力和人力呢？这种用照相石印的印刷方法，乃是用以替代钞胥之劳和油印本子的费多而不精的办法，且足以解除铅印工厂的紧张情况的比较最可能想到的最经济而且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似乎是应该坚持下去的。我们非常感谢最大多数的合作者们努力地支持我们。他们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也给我们以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这部三集的巨编是不会继续出版的。谨于此谢之！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郑振铎序于青岛黄海路。时涛声大作，海面上的远灯，有规律地时明时灭，大似乘舟破万里浪时也。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1957年2月）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集了元、明二代的杂剧，共三百七十多本，几等于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的三倍半以上。其中，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是网罗殆尽。明人杂剧也收了一部分。凡我们所见和所知的明代刊印或传钞的元人杂剧，除了传本甚多的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和罕见或未见传本的李开先编印的《名贤传奇》和童野云编印《元人杂剧选》之外，可以说是已经全部收集在这个集子里了。但这第四集仍然是仅供专家们研究需要的内部参考资料，所以，还是本着"求全求备"的主张，有好些本杂剧，是同时收入了好几个本子的，像乔吉的《玉箫女两世姻缘》、马致远的《汉元帝孤雁汉宫秋》和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等，就一见再见地出现于这个集子里。这只是对专家们的研究有些用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像这样范围狭窄得只是供应专家们研究参考的书籍的印行，在此时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普及是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普及工作的本身就在不断地提高。"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原则性的指示。看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事业的迅速向"提高"发展，就如同忽视广大

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的普及运动浩浩荡荡的进军的绝大的气势一样。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文化科学之后，便会立即向“提高”发展的。运动不可能在原地踏步不前，而是永远地前进，再前进的。所以，在“普及”的同时，“提高”并不能加以忽视。他们是车的二轮，鸟的双翼。有矛盾，但会迅速地统一，而且必须统一的。我们不能说，印行少量的这类戏曲集子便是“提高”工作之一。但不可否认，乃是为“提高”的研究事业准备的条件之一。元代和明初的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有其光辉灿烂的篇页的。关汉卿、王实甫等大剧作家的姓名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生长于人民群众里，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服务。他们辉煌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生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在封建统治的官僚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的痛苦与呼号，在许多作家的作品里都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当然，也有若干是专为官僚地主阶级或统治的王室服务的剧作，像明朝教坊编演的《宝光殿天真祝万寿》和明朱有燉写的《瑶池会八仙庆寿》等等的宫廷戏、祝贺戏，那是全无意义的东西，但在其间，为数毕竟很少。绝大多数的题材是为人民所喜爱的。前人有“唐诗、宋词、元曲”的赞评。元曲的确是代表了“元”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其影响到了明代中叶，即十六世纪之末，而尚存在。把这三百多年的戏曲文学加以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我们戏曲工作者们是有意义的，对于新的戏曲创作，也会有些启发的。当然，我们必须说明，像这样的戏曲集子，只是供给专家们的研究需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用处不大，甚至没有用处的。故遂采用了少量印行的办法。实际上，只是代替“钞胥”之劳而已。

1958年10月16日。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1958年12月）

晚清戏曲录叙

如晦先生收藏晚清文史资料最富，余前辑《晚清文选》，深资其助。尝劝其将历年搜访所得，刊为目录，公之于世。如晦先生深感余言，乃先将所藏晚清戏曲，编为一目印行，每书均加说明，嘉惠后学，有功于我等研究近代文史者不浅。盖不仅补静庵先生《曲录》所未备，亦大有助于民族精神之发扬也。晚清政治腐败，卖官鬻爵，公然有市，我潜伏二百六十年之民族思想，乘欧、美东渐之民主政治之抬头，乃崛然而起，终至推翻清廷，光复汉族河山。缅想先民之奔走呼号，喋血反抗，艰苦卓绝，缔造为难，益坚我人拥护民族自由解放之勇气。至今谈当时刊布之檄文、政论，乃至小说、词曲，犹为神王气壮，如晦先生于今日刊印此目，其殆有深意存乎？余收藏剧曲近二十年，亦奋写为一目传世，然所得以明人所作为多，至道、咸间而止，盖偏于古典剧之庋藏，视如晦先生此目之有裨时人，诚瞠乎后矣。我汉族之光复运动，万籁齐鸣，亿民效力，而戏曲家于其间亦尽力甚多。吴瞿安先生之《风洞山传奇》，浴日生之《海国英雄记传奇》，祈黄楼主之《悬嶴猿传奇》，虞名之《指南公传奇》，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如晦先生其能

于此一百四十本之晚清戏曲中择取十一，编为曲集印传乎？其有助于今日方兴未艾之民族意识，必将更巨也。

1941年2月25日郑振铎序。

（《晚清戏曲小说目》，1957年9月）

晚清文选序

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的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的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他们都不会注意这个最有关系的时代。几种清末的《续经世文编》、《经世文新编》以及《畜艾文编》之类，当然给我的帮助不少。可是多偏于一方面，未能见其全。同时，往往不注出处，有时无从知道其来源。而当时的定期刊物、秘密刊物是那样的多——特别是关革命的文献——也令人有挂一漏万之感。要是仔细的“求全”“求备”下去，就再费个三五年的工夫也不容易编得成功。只好这样的“急就章”的编完它。盼望专门的收藏家们和学者们的指教或补充。“椎轮为大辂之始”，苟能因此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时代的文献和文学的注意，则更完备的工作，“成功正不必自我”。

说起来有些痛心，如果东方图书馆不曾被日机烧掉的话，其

中所储藏着的晚清作品颇多，尽足以作为我这部书的选材的基础。但如今一本本的书却都要以个人的力量去搜罗了！不知有多少个黄昏曾为了它而耗费在几家旧书之肆的摊头。就连旧书肆，对于这一类的较近代的作品，也很不注意；往往数日的搜访，所得不过三两部书而已。旧杂志尤为难得；像《民报》、《复报》之类，即悬重金以购之，也不见得立时有。即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前七八年还可得，今则已成绝无仅有的难得之物了。

这部从辛苦艰难里编成的东西，对于我格外觉得亲切；编成了之后，自己读了一遍，觉得这劳力并不白费！

我自己是重温了一遍转变期的中国的历史；对于读者们似也不无特别的作用，除了作为“文选”读之外。

我在《选文小记》（《中流》一卷四期）里曾经说起过：

> 这样的作着“选文”的工作时，不免时时有些感触。对于老维新党奋发有为、冒万难而不避、犯大不韪而不移的勇气，与乎老革命党的慷慨激昂、视死如生、掷头颅、喷热血以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的精神，我同样的佩服。对于魏源、马建忠、林纾、严复、梁启超们所做的介绍与启蒙的工作，我也同样的表示敬意。
>
> 但特别有所感的是：老维新党所做的工作，至今还有待于我们的继续，他们所说的话，至今还有一部分是有用；这可见我们这古老的国家，进步实在慢；而顽固的守旧势力，却是如何的伟大；而老革命党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而民族解放的工作，却也还不曾告了结束；反之，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更日益加甚，民族的危机也一天天的加重、加深；读了他们在二三十年前所发表的愤激的鼓励民族精神的文章，真不禁还觉得并非过时之作。

所以，这一册里有许多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

为了要从多方面的取材，有许多已不为人所注意的晚清文集、报章及定期刊物，便不得不广泛的检读一过。在那里面，我们真可以得到不少的好文章；这些好文章是久已随了“时代”的过去而几乎成了“过去”，而为读者们所忘记了的。

假如工作者有时为他自己的工作的成就所沉醉的话，我这时的心境便是如此。我读了一遍两遍。我觉得这工作对于我自己有益；我相信对于一般读者们也会有益。

阿英先生和吴文祺先生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都是从他家里搬来的。

所用的若干参考书，附目于《文库》的“月报”里。我希望有两三个图书馆对于这一类的有重要性的书籍能够尽量的搜罗、收藏，不要以其“不古”而弃之。

10月31日。

（《晚清文选》，1937年7月）

研究民歌的两条大路

——岭东情歌集序

所谓民间的歌曲，实有两种很不同的类别：一种是原始的民间作品，为民间共同的情绪的表白，共同的集合体的作品；一种是已经被文人学士们所改作或竟为他们所拟作的作品。这两种作品，在文艺的价值上说来，当然是文人学士的改作或拟作比之原始的民间的集合作品来得可宝贵些；也实在值得我们的赞赏、讴歌些。我们且去读《粤讴》中的情歌，读《子夜歌》、《读曲歌》以及《挂枝儿》之类一遍，然后再去读《敦煌零拾》中的《禅门十二时》、《叹五更》，民间流行的《孟姜女》、《阎瑞生》诸小曲，我们便会立刻的觉得，前者是如何的清秀可喜，而后者是如何的粗鄙可笑的了。但我们如果不是一个文艺欣赏者，不用赞颂花儿鸟儿的态度去赞颂民间文艺，我们便要感觉到，前者虽晶莹美好，却未免少些浑成的原始的本质，后者虽粗陋可笑，却是纯朴自然的璞玉。如果我们是一位民俗学家，是一位研究民间的原始心理与风尚的人，那么，我们的目光便要专注于后者，而前者却要以并非原始的真实的民间产品而见摈弃了。近代的学者，最看重的是从人民口头上记载下来的东西，而已见于书本上的经过改

削的东西却是研究的第二种资料或不大可靠的资料。我们不看重奥维特的《变形记》（Matamorphoses），我们不看重流行于中世欧洲的《七圣故事》、《罗马人的行迹》等等，然而我们却绝对的要信赖格林（Grimn）兄弟从德国人民口头上搜集下来的故事集。许多研究欧洲民俗及民间故事的人，也以格林兄弟的书为一种经典。这不是因为前者是出之于文人学士或教士牧师们的手，而后者乃是真实的原始的民间共同情绪的表白，共同的集合体的作品么？所以近来搜集民歌与民间故事，都知道注意于口头上的采集的结果，也已经给了许多的专门学者——特别是民俗学者——以言之不尽的帮助了。

中国的民间歌曲与故事自经周作人、顾颉刚诸君的提倡采集以来，已略略的有些成绩了；颉刚的《吴歌甲集》便是一个典型的采集成绩的代表。我很希望各地方的人都能像颉刚那样的努力做去，将来一定可以有不少的可惊的效果的。“作始者细，将毕者巨”，谁会晓得将来的许多专门学者将从那里得到些什么重要的资料去呢？

在许多勤勤恳恳的做着这个从口头上搜集民间歌曲、故事的工作者之中，便有我的一个朋友陈穆如君，他是一位很知道原始民曲的重要的人。他的家乡在广东的梅县。他是专心的在他的故乡搜集了许许多多的民歌，都是从人民口头上搜集的，都是真实的原始的民间共同的作品。他们都是用纯粹的那个地方的方言誊采出来的，非加注释，便不会为我们“非本地人”所明白。现在他先以关于情歌的一部分付印。我很高兴看见有这样的一部书出版，想着一般的专门研究者和素来未喜爱民歌的人也一定会看重这部辛苦搜集起来的情歌集的。

便是没有别的野心而喜欢看看文艺作品的人，我也劝他们不妨看看这部情歌集。因为这里的情歌，尽有不少是很美丽的；他

们虽为民间的原始作品，却与《孟姜女》、《禅门十二时》之类很不相同。我只要举出一二首，便可以证明这话：

“三根丝线一样长，
做个飘带送小郎，
郎哥莫嫌飘带短，
短短飘带情义长。”

“送郎送到天井边，
一朵黑云在半天。
保佑上天落大雨，
留我亲郎睡哝添。”

喜爱情歌的人还有不喜爱这样的富于风趣的情歌的么?

我希望穆如再努力下去，不止给我们以这样的一小册、二小册的民间情歌而已。

1929年3月27日。

（《文学周报》8卷12号，1929年3月）

劫中得书记

新　　序

《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曾先后刊于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里。友人们多有希望得到单行本的。开明书店确曾排印成书，但不知何故，并没有出版。这次，到了上海，在旧寓的乱书堆里，见到这部书的纸型，也已经忘记了他们在什么时候将这副纸型送来的。殆因劫中有所讳，不能印出，遂将此纸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刘哲民先生谈及。他说，何不在现在将它出版呢？遂将这副纸型托他送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他们就来信说，想出版这部书，并将校样寄来。我仔细地把这个校样翻读了几遍，并校改了少数的"句子"和错字。像翻开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欢愉的回忆。我曾经想刻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中

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也。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弃我取”之举。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舍去大经大史和别处容易借到的书而搜访于冷摊古肆，以求得一本两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常有藏书家们所必取的，我则望望然去而之他。像某年在上海中国书店，见到有一部明代蓝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柟的《小四梦》同时放在桌上，其价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关法律的书，“四库”存目，外间流传极少，但我则毅然舍去之，而取了《小四梦》。以《小四梦》是我研究戏剧史所必须的资料，而《清明集》则非我的研究范围所及也。像这样舍熊掌而取鱼的例子还有不少。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后，注意这类书者渐多，继且成为“时尚”，我便很少花时间再去搜集它们了。但也间有所得。坊友们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时购获若干。谁都明白：文献图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的工具之一。过去，图书文献散在私家，奇书异本，每每视为珍秘，不轻示人。访书之举，便成为学士大夫们的经常工作。王渔洋常到慈仁寺诸书店，盛伯希、傅沅叔诸君，几无日不坐在琉璃厂古书

肆里。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机关、学校、专业部门的图书馆，访书之勤，不下于从前的学者们。非自己购书不可的艰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从事于科学研究者们是完全可以依靠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而进行工作的了。访书之举，便将从此不再是专家们所应该做的功夫之一了么？不，我以为不然！我有一个坏脾气，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不知别的人有没有和我有这个同样的癖习？我还以为，专家们除了手头必备的专门、专业的大量的参考书籍之外，如有购书的癖好，却也是一个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邮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爱打球，有的人好听戏，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该逛逛书摊么？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我知道，有这样癖好的人很不少。我这部《得书记》的出版，对于有访书的癖好的人，可能会有些“会心”之处。《得书记》所记的只是一时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时一地而论，所见的书，何止这些。只能说是，因小见大，可窥一斑而已。在两篇《得书记》之外，这次又新增入了“附录”三篇。《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在《得书记》之前写成，且也在《文学集林》上发表过。因为此文比较长，且非自己所购致的，故便不列入《得书记》里。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

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对于我,它的发现乃是最大的喜悦。这喜悦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的艰辛与痛苦,战胜了坏蛋们的诬陷。苦难是过去了。若干“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过去了。“喜悦”却永远存在着。又摩挲了这部书几遍,还感到无限愤喜交杂! 故把这篇跋收入《得书记》里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家,隐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尔典路”。每天不能不挟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哪里去呢? 无非几家古书肆。买不起很好的书了。但那时对于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兴趣。先以略高于称斤论担的价钱得到若干。以后,逐渐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写成一个目录。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编好目录后写成的,从没有机会印出。现在,是第一次在这个“附录”里和读者们相见。又在《得书记》里,有几则文字是应该改动的。因为用的是旧纸型,不便重写,故在这里改正一下:(一)《得书记》第五十三则“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里,说我所得的那部“残本”是“元刊本”。这话是错的。今天看来,恐仍是明嘉靖间蒋旸的翻刻本。向来的古书肆,每将蒋序撕去,冒充作元刊本。(二)《得书记》第八十六则“陈章侯水浒叶子”里,说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浒叶子是黄子立的原刻本。其实,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三)《得书续记》第十则“琅嬛文集”里,说:张宗子的许多著作,都无较古的刻本。其实不然。近来曾见到清初刻本的《西湖梦寻》,刻得极精。其他书,恐怕也会有较早的本子,只是没有见到耳。

1956 年 8 月 7 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序

凤凰从灰烬里新生
金赤的羽毛更光彩灿烂

——见 The Physiologus，及 Herodotus（ii.73），
Pliny （*Nat hist*.x.2）Tacitus（*Ann*.vi.28）

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每思编目备检。牵于他故，屡作屡辍。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辄识诸书衣，或录载簿册，其体例略类黄荛圃藏书题跋。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诗词、版画之书，印度、波斯古典文学之译作，亦多入庋架。自审力薄，未敢旁骛。“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皆近人著作。“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

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于所失，殆淡然置之。惟日抱残余书，祈其不复更罹劫运耳。收书之兴，为之顿减。实亦无心及此也。而诸肆亦皆作结束计，无书应市。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间或顾视，辄置之，无得之之意。经眼失收者多矣。书籍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谢光甫氏搜求最力，所得独多。余迫处穷乡，栖身之地，日缩日小；置书之室，由四而三而二；梯旁榻前，皆积书堆。而检点残藏，亦有不翼而飞者，竟不知何时失去。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果得丁氏所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归之国库。复于来青阁得丁氏手钞零稿数册。友人陈乃乾先生先后持明刊《女范编》、《盛明杂剧》及孙月峰朱订《西厢记》来。余竭阮囊，仅得《女范编》与《西厢记》。而于《盛明杂剧》虽酷爱之，却不果留矣。乃乾云：有李开先刊元人杂剧四种，售者索金六百。余力有未逮，竟听其他售。至今憾惜未已。中国书店收得明刊方册大字本《西厢记》，附图绝精，亦归谢氏。但于戊寅夏秋之交，余实亦得隽品不鲜。万历板《蓝桥玉杵记》，李玄玉撰《眉山秀》、《清忠谱》，程穆衡《水浒传注略》，螺冠子《咏物选》，冯梦龙《山歌》，萧尺木《离骚图》以及《宣和谱》，《芙蓉影》，《乐府名词》等，皆小品中之最精者，综计不下三十种。于奇穷极窘中有此收获，亦殊自喜。然其间艰苦，绝非纨绔子弟、达官富贾辈，斤斤于全书完阙，及版本整洁与否者，所能梦见。及今追维，如嚼橄榄，犹有余味。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者，盖足偿苦辛有余焉。今岁合肥李氏

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余限于力，仅得《元人诗集》（潘是仁刊本），《古诗类苑》，《经济类编》，《午梦堂集》，《农政全书》与万历板《皇明英烈传》等二十余种。初，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新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益众，日搜括市上。遇好书，必攫以去。诸肆宿藏，为之一空。沪滨好书而有力者，若潘明训、谢光甫诸氏皆于今岁相继下世。余好书者也，而无力。有力者皆不知好书。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辗转流海外，诚今古图书一大厄也。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过沦散。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昔黄黎洲保护藏书于兵火之中，道虽穷而书则富。叶林宗遇乱，藏书尽失。后居虞山，益购书，倍多于前。今时非彼时，而将来建国之业必倍需文献之供应。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而夏秋之际，外境日艰。同于屈子孤吟，众醉独醒。且类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忧谗畏讥，不可终日。心烦意乱，孤愤莫诉。计惟洁身而退，咬菜根，读《离骚》耳。乃发愿欲斥售藏书之一部，供薪火之资。而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复催赎甚力。计子母须三千余金。不欲失之，而实一贫如洗。彷徨失措，踌躇无策。秋末，乃以明清刊杂剧传奇七十种，明人集等十余种归之国家，得七千金。曲藏为之半空。书去之日，心意惘惘。大似某氏之别宋板《汉书》，李后主之挥泪对宫娥也。然归之分藏，相见有日，且均允录副，是失而未失也。为之稍慰戚戚。立持金取得质书。自晨至午，碌碌不已。然乐之不疲。若睹阔别之契友，秋窗翦烛，语娓娓不休。摩挲数日夜，喜而忘忧。而囊有余金，结习难忘，复动收书之兴。兹所收者乃着眼于民族文献。有见必收，收得必随作题记。至冬初，所得凡八九百种。而余金亦尽。不遑顾及今后之生计何若也。但恨金少，未能尽救诸沦落之图籍

耳。每念此间非藏书福地。故前后所得，皆寄庋某地某君所。随得随寄，未知何日再得展读。因整理诸书题记，汇为数册，时一省览，姑慰相思。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是为序。

离骚图

萧云从绘　十卷三册　清顺治二年刊本

余初得罗振常复印陈萧二家绘《离骚图》四册，以未见陈章侯、萧尺木二氏原刊本为憾。后于中国书店得陈氏绘《九歌图》初印本，须发细若轻丝，黑如点漆，大胜罗氏所据之本。然于萧氏书则遍访未得。武进陶氏模本《离骚图》出，虽经重绘，甚失原作精神，然明晰却过于罗氏本。民国十九年冬，余至北平，即历访琉璃厂、隆福寺诸肆，搜购古版画书，所得甚多，而于萧氏《离骚图》则未一遇。后二年，乃终于文禄堂得之。价甚昂，《天问图》且阙其半，以陶氏本配全。虽于心未惬，而甚自喜。其衣冠履杖，古朴典重，雅有六朝人画意，若“黄钟大吕之音”，非近人浅学者所能作也。国军西撤后，古籍狼藉市上，罕过问者。三五藏书家，亦渐出所蓄。余以友人之介，获某君所藏《山歌》及《离骚图》。虽亦在朝不保夕之景况中，竟毅然购之，不稍踌躇。一以敬重某君之节概，一亦以过爱此二书也。此本大胜余在平所得者，极初印，且完整不阙。访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一书之难得盖如此；诚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轻易，而惟资饰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尺木为明遗民，故绘《离骚》以见志；仅署“甲

子”而不书“顺治”年号。李楷序云：“尺木穷甚于洛阳、河东，能以歌呼哭啼尚友乎骚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于此盖有不忍悉者矣！”清辑《四库全书》时，为补绘《九章》、《卜居》诸图，大非尺木原意，而图亦庸俗不足观。陶氏模本首附扉页，有“书林汤复”语，惜此本无之。

童痴二弄山歌

冯梦龙辑　十卷四册　明刊本

《童痴二弄山歌》十卷，与《楚辞图》同时自某君处散出。余先得《离骚图》，以《山歌》有新印本，姑置之。然实酷爱此书。明代民歌刊本，传世者绝少，且为冯梦龙所辑，与《挂枝儿》〔童痴一弄〕（?）同为明末民歌集中之最丰富最杰出者，尤不宜失之。因复毅然收入曲藏中。是时，欲得之者不止数人。余几失，而终得，可谓幸矣！《山歌》初为传经堂朱瑞轩所购得，影钞一部，邮致北平顾颉刚先生。友辈传观，诧为罕见。因劝其重印行世。颉刚为之句读，余等均有序。原书则先已归之某君，不意终为余有，可谓遇合有自矣。惟《童痴一弄》之《挂枝儿》，始终未见全书。余所见不足百首，恐不敌原书四之一。不知何日二书方能合璧也。

古今女范

黄尚文编次

四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年刊本

乃乾得《古今女范》四册，曾持以示余。图近二百幅，为程

伯阳绘，黄应泰、黄应瑞（伯符）昆仲所刊，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派版画书最佳者之一。余渴欲得之，屡以为言，而乃乾不欲见让。后在北平王孝慈先生处亦见此书一部，印本相同。他处则绝未一见。屡访各肆，皆无之。十余年来，未尝瞬息忘此书也。丁丑冬，国军西撤，乃乾忽持此书来，欲以易米。余大喜过望，竭力筹款以应之，殆尽半月之粮，然不遑顾也。斗室避难，有此"豪举"，自诧收书之兴竟未稍衰也。数日后，过中国书店，复于乱书堆中得《女范编》残本三册。

女 范 编

刘某增订本　残存三卷三册

此书即黄尚文《古今女范》，残存三册，缺第一卷一册。价奇廉，故复收之。印本较后，程伯阳及黄氏昆仲之署名，皆被挖去，而补入刘金煌、刘玉成、刘振之、刘汝性诸名，盖刘氏得其板而掩为己有者。末又增入《刘宜人》、《吴氏节》、《天佑双节》，《节妇刘氏》，《贞烈汪氏》数则，皆与刘氏有关者。但所增数则之图，亦典雅精整，足与黄氏媲美。

水浒传注略

程穆衡撰稿本　王开沃补　二卷四册

为章回小说作注者，于此书外，未之前闻。程穆衡引书凡数百种；自《史》《汉》以下至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僻书颇多。《水浒》多口语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详加注释，

不独着意于名物史实之训诂。故此书之于语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参考要籍也。穆衡《自序》云："乃数百年来，从无识者。即自诩能读矣，止窥其构思之异敏，用笔之飞幻。若其炉锤古今，征材浩演，语有成处，字无虚构，余腹笥未可谓俭，然且茫如望洋焉。……余为是役，盖直举秘书僻事以发厥奥。俾知奥由于博，斯其为学也大矣。"其用力盖至勤且深。此原稿本未刊。王氏所补数十则，皆分别粘签于其上。余于暮春，偶过来青阁，见此书，即敦嘱留下。后见者数人，皆欲得之。谢光甫先生亦以为言。寿祺问可见让否？余执不可，乃终归于余。彼等皆欣羡不已。余所藏小说注本，未刊者，于《红楼梦微言》外，仅此书耳。宜亟为刊布，俾不没作者苦心。作者所据为金圣叹本，似未见明刊诸本，不无遗憾，然于"天下太平四个青字"条下注云："按《水浒传》正本不止于此。在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方终耳……乃坊本毅然并此后俱删去，使全书无尾，真成憾事。"并引《录鬼簿》所载高文秀、杨显之、康进之诸《水浒》剧以证"七十卷以后"非"续本"，其识力不可谓不高。

王氏补注中有关于"图像"一条，云："今俗本《水浒传》前有画像，每页一人。此崇祯时陈章侯所图，后人摹之入卷。"余近得雍正刊本《第五才子书》及陈章侯《水浒叶子》，知此语亦确。（补记）

汪氏列女传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间刊知不足斋初印本

《汪氏列女传》图绘笔致同汪廷讷之《人镜阳秋》。盖亦万历间徽郡人士所辑也。故书中多叙述徽郡节烈妇女，尤以汪姓为

多。知不足斋得此书版片，重为印行，而加注“仇十洲绘图”字样，其实，图非十洲笔。余初得知不足斋后印本，图已模糊。后在中国书店得白绵纸残本二册，每则之后，“汪”字皆尚为墨钉，洵是最初印者。又于杭州某肆得竹纸印残本二册，亦尚为明代初印本。有汪辉祖藏印。携以至平。孝慈见之，赞叹不已，因以贻之。而白绵纸本始终珍秘之。不意人事栗六，竟失所在，遍觅不获。战后，树仁书店以此本求售，价尚廉，且较初印，因复收之。忆竹纸本及白绵纸本，于“烈”部较今本均多出数十则，皆是宋末殉难之妇女。知不足斋本皆去之，殆以违碍故也。惜今不可得而补入矣！余得此书后，不数日，树仁书店不戒于火，存书尽毁，此书以归余，幸免于劫。

朱订 西厢记

孙矿评点　二卷四册　明末诸臣刊本

此朱墨本《西厢记》，题孙月峰评点。余得明刊本《北西厢记》十余种，所见亦多，却绝不知有此本。乃乾以此书及《盛明杂剧》见示。余时正在奇窘中，竭阮囊得此书。以《盛明杂剧》余已藏有残本，且尚有复刻本，不如此书之罕见也。首附图二十页，凡四十幅，殆集明代《西厢》图之大成。其中有从王伯良校注本摹绘者，但多半未之前见。刻工为刘素明，即刻陈眉公评释诸传奇者。绘图当亦出其手。素明每尝署名于图曰：“素明作”。明代刻图者多兼能绘事。盖已合绘、刻为一事矣。已与近代木版画作者相类，不仅是“匠”，盖能自运丘壑，匪徒摹刻已也。

宣 和 谱

介石逸叟撰　二卷二册　清康熙间刊本

以《水浒传》为题材之杂剧，元明二代最多。高文秀至有黑旋风专家之称。明传奇则有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沈自晋《翠屏山》等，至今传唱不衰。但诸作皆同情于《水浒》英雄，惟《宣和谱》作翻案笔墨（又名《翻水浒》），以王进、栾廷玉、扈成等剿平水浒诸寇为结束。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余得之来青阁，甚得意。春夏间，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不少，皆归余，殊感之。

新镌汇选辨真昆山点板 乐府名词

鲍启心校　二卷二册　明万历间岩镇周氏刊本

此书余得于来青阁。从此明刊乐府集又多一种矣。凡选传奇《琵琶记》以下三十四种，散曲《步步娇》“闺怨”（万里关山）以下二十一套。不知何以于散曲后，更杂入《金貂记》传奇一种。所选传奇，中有《四节记》、《减灶记》、《合璧记》较罕见。然如《京兆记》，则巧立名目，故为眩人，实即汪道昆四剧中之《京兆眉》耳。明人故多此恶习，而于俗本、坊本尤甚。

古今奏雅

无撰人姓名　存卷六一册　明末刊本

此书余亦于来青阁得之。写刻至精，首附图八幅亦小巧玲珑，虽尺幅而有寻丈之势。惜仅残存一卷。不知原书究有若干卷。马隅卿先生亦曾藏有残本一册。惜未记为第几卷。所选皆散曲。此第六卷，为“黄钟调”“越调”“双调”三种，近九十页。颇疑此书与《怡春锦》等为同类，半选剧曲，半选清曲也。至多八卷而止，似不当更超此数。若全选清曲而有八卷之多，则诚足为南曲选中之一巨帙矣。

眉　山　秀

李玉撰　二卷四册　清顺治十一年刊本

李玄玉所著传奇至多，今传世者仅“一人永占”四种耳。此本题“一笠庵新编第七种传奇”，惜其他各种，未能一一发见也。书凡二卷，二十八出，述苏氏父子兄妹事。以《今古奇观》之《苏小妹三难新郎》一话本为依据。明清之际，传奇作家每喜取材于“话本”，此亦其一种。惟所述情节较复杂，范围亦较广耳。首有顺治甲午某氏序，序末署名已被铲去，但有“题于拂水山房”语，当即钱谦益。此书，余得之来青阁。中华书局曾有复印本，易名《女才子》。以其少见，复收之。玄玉传奇，余更有《千锺禄》，《太平钱》二种，皆传钞本。原刻本殆极少见。得此，甚自喜也。

韩晋公芙蓉影传奇

西泠长撰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是明末《四梦》盛行时代，佳人才子传奇之一。述韩樵（晋公），与谢鹃娘相遇于道院芙蓉下，缔订姻缘，中经离散，终赖林太傅、卢侍御之维持，韩生得中状元，与鹃娘团圆终老事。全书二卷，三十二出，首附图十二幅，作圆形，与一笠庵原刻本“一人永占”之图相同，皆明末清初流行之板式也。书殊罕见。余得之来青阁。

吴门忠孝传清忠谱

李玉撰　二卷二册　清顺治间刊本

偶过中国书店，唐某持《清忠谱》二册售余，余不论价，立携之归。曲藏中又多一种罕本矣。书为李玄玉作，叙述周顺昌事，而以颜佩韦等五人仗义就戮为关节。今所演《五人义》即其事。首有吴伟业序。盖作于清初者。明代阉寺流毒最久，而以魏阉之祸为尤酷且烈。东林诸贤，遭难之惨，过于汉之党锢。士人无不切齿。崇祯初，客魏失败，立有演其事为传奇小说者，如《喜逢春》等，均传于世。玄玉此作非创笔。题曰：“吴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叶时章雉斐、毕魏万后、朱皠素臣同编。”以其皆为吴人，故独以吴事为题材。词气激昂，笔锋如铁，诚有以律吕作锄奸之概，读之，不禁唾壶敲缺。毕魏，向作毕万侯，今乃知其名魏，字万后，非万侯，此亦重要之发现也。

蓝桥玉杵记

云水道人撰　二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
末附：《蓬瀛真境》《天台奇遇》二剧

余于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最多；战后半载间，寿祺凡有所得必归之余。戊寅秋日，寿祺电告余，收得明刊白绵纸本《蓝桥玉杵记》，末并附杂剧二种。余立即驱车至来青阁，细阅一过，爱不忍释。此书为杨之炯作，《曲品》列之下中品。题材为习见之裴航遇仙事。曲白均庸腐。然诸家目录，均未见有此书。盖佚已四百年。一旦获睹原刊本，诚堪自喜，何忍更剔瑕疵。所附插图，豪放而不粗率，犹有明初作风，不同于徽派诸名家所刊者。时正奇窘，然终以半月粮购得之。亟付装潢，面目焕然若新刊。诚是明刻传奇中之白眉，亦余曲藏中最可珍秘之一种矣。书刊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首有《裴仙郎全传》、《刘仙君传》（樊夫人附）、《裴真妃传》、《铁拐先生传》、《西王母传》，并有凡例。共二卷，三十七出。凡例云："本传原属霞侣秘授，撰自云水高师。首重风化，兼寓玄铨。阅者斋心静思，方得其旨。"又云："本传中多圣真登场。演者须盛服端容，毋致轻亵。"明代士大夫曾有一时盛信仙道，以幻为真，屠隆、周履靖辈皆堕此障，莫能自拔，杨之炯盖亦其中之一人。虎耘山人序云："至若出入玄谷，吐咳丹朱，则烟霞之味，又在抚无弦者赏之。彼烟火尘襟，欲深天浅者，宁能作自观耶?"盖彼师徒辈入魔深矣！末附《蓬瀛真境》一套，有曲无白，无排场，疑为清曲。又附《天台奇遇》则为述刘阮事之杂剧也；诸曲目皆未著录。

文 通

明朱荃宰撰 三十一卷八册

明天启六年泙漫堂刊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以其无甚独见，初不欲收。后念明人诗文评传世者不多，姑留之。然欲攘之去者竟不止数人，可见此书之罕见。绍虞闻余得此书，亦自平驰函索读。“是编考证经史子集制义两藏文章源流体格。”体例略类《史通》。而多引明人语，偶有己见，亦殊凡庸，固不足以与语“著作”，更不足与《文心雕龙》、《史通》比肩也。荃宰别有《诗通》、《乐通》、《词通》、《曲通》，“嗣刻”公世。然诸家书目皆未载，当均未成书。荃宰字咸一，黄冈人。此书则刻于南京。末卷为《诠梦》，亦摹拟刘勰《文心雕龙》之《自序》。

自序（节录）

爰考诸书之书，汇成文、诗、乐、曲、词五编，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汇而言之：陈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变，通而无贬。吁嗟彦升，不成权舆。《雕龙》来疥驼之讥，《流别》竭捃摭之力。伯鲁广文恪之书，号称《明辨》，自述而皆不本之经史。吴详于文而略于诗，徐又遗曲。或饮水而忘其源，或拱木而弃其桦。世无经学，故无文学。未有通于经而塞于文者也。今不揣固陋，会通古今谈经、订史、说诗、言乐、审音之书，弁短取长，明法究变，尊是黜非。每编汇为一通，每体汇为一篇。文则经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条晰缕分，而殿以统说。

诗自三百，乐府古近，题例艳趋，厘音叫响，而弁以总论。乐左书右图，诗曲右调左赞；经义宪章祖训，起弊维新。

螺冠子咏物诗

周履靖著　二十八卷十二册
明万历三十三年金陵书林叶如春刊本

螺冠子作《锦笺记》，最著于世。王国维《曲录》初未知螺冠子何名。余得明刊本《锦笺记》，乃知其为周履靖之别署。履靖曾刻《夷门广牍》，甚不易得。其中图谱数种，刊印尤精。余在北平曾见残本数十册，因循失收，甚憾惜！又得其所刻巾箱本《十六名姬诗》，珍为秘笈，不轻示人。兹复获其《咏物诗》。版式同《夷门广牍》，乃未收入《广牍》中。古人无专以“咏物诗”成专集者。履靖此书所咏自天文至花卉杂物，无所不包，近二千首，可谓洋洋大观。末附“诗馀”、“词馀”及酒歌、酒咏。诗词皆不俗。清人辑“咏物诗选”，未录履靖作只字，殆未见此书也。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黄玉林辑　十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秦堣刊本

黄玉林《绝妙词选》原分“唐宋诸贤”与“中兴以来诸贤”二集。今所见于毛晋刊《词苑英华》本外，罕睹他本。《四部丛刊》所影印者为《英华》外之别一明刊本，所谓明翻宋本者是也，未知为何人何时所刻。余见万历丙寅秦堣刊本于朱瑞轩许，即《丛刊》所据之祖本也，以其价昂，未收。不数日，乃于来青

阁得之，价已大削。虽仅为“唐宋诸贤”一集，未获全璧，亦自得意。首有茹天成一序，《四部丛刊》本已夺去。殆坊贾有意取下，以欺藏家，冒为明初本者。兹录茹序于下，以证刊刻源流。

重刻绝妙词选引

自汉武立乐府官采诗，以四方之声，合八音之调，而乐府之名所由始。历世以来，作者不乏。上追三代，下逮六朝，凡歌词可以被之管弦者，通谓之乐府。至唐人作长短词，乃古乐府之滥觞也。太白倡之，仲初、乐天继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词为尚。如东坡、少游辈，才情俊逸，籍籍人口，往往象题措语，不失乐府之遗意。然多散在各家之集。求其汇而传之者，惟玉林黄叔旸所选为备。自盛唐迄宋宣和间为十卷，自宋中兴以后，又为十卷。凡七百余年，得人二百三十，词千三百五十。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盖玉林乃泉石清士，尤长于词，为当时名家所赏。观其附录三十八篇，隽语秀发，风流蕴藉，则其选可知矣。余友本婴秦太学堣，夙好古雅，每见其鼻祖少游词章，辄讽玩不休。今得是编，颇惬其向往之初心。既乐多词之妙丽，又慨旧刻之舛讹，遂详校而重梓之。余重玉林之词，嘉本婴之志，因缀数语，以引其端。万历岁在阏逢摄提格（甲寅）仲春上浣之吉，河内茹天成懋集甫书。

诗经类考

明沈万钶辑　三十卷十二册　存十一册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此残本《诗经类考》，得于中国书店，阙第二十七及第二十

八两卷。石麒以其残也，未加重视。余尝搜集宋元以来说《诗》之书近三百种，“八一三”之变，大都荡为寒烟。本无意于复收此书。以其廉，且明人说《诗》之作本不多，故遂收得之。在明人著述中，此书编例，实甚谨严。盖《诗》考之长篇也。凡例云：“是编只属丛记。蕲无漏，未蕲订定。故自经传子史，以至稗编琐录，靡不该收。盖宇宙间事未可执一。将以资详说，反之约也。”第一卷为《古今论诗考》，第二卷为《逸诗考》；第三卷以下为音韵，天文，时令，地理，列国，人物，宗族，官制，饮食，服饰，宫室，器具，珍宝，礼乐，井田，封建，赋役，刑狱，兵制，四夷，禽虫，草木诸考；第二十六卷以下则为国风，大小雅及三颂异同考；第三十卷为《群书字异考》。所录甚富；凡万历以上之著述，殆无不兼收并蓄之。《逸诗考》一卷，搜采亦甚备；且亦择取甚慎，不似他明人之随意选载“白帝子”等之伪诗入书也。

唐堂乐府

清黄兆森著　不分卷二册

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余十馀年前获得石牧《忠孝福》传奇，未加重视。惟盼能得其所著《四才子》。然终不可得。真州吴氏藏书散出，为王富晋所购，待时索价，价奇昂。中有《四才子》之二（《郁轮袍》、《梦扬州》），装一函。余狂喜，不惜重值购之。后至苏州访吴瞿安先生，欲借其藏本，钞补《饮中仙》及《蓝桥驿》二种。但吴先生殊珍惜此书，颇有吝色。遂不再谈及钞补事。七年前在北平，坊贾以《忠孝福》及《四才子》半部求售。仍只有《郁轮

袍》等二种。遂退还之。前日偶至来青阁闲坐，寿祺告余，新收得《唐堂乐府》一部。亟取阅之，即石牧所著《忠孝福》及《四才子》之全部也。久求不获者，乃忽于无意中获之。一书之得，诚非易也！首并有序，知刻于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石牧生平，借此以知之者不少。而《唐堂乐府》之名至此始发现。可见“研究”较专门之学问，板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视。彼轻视“板本”者，其失盖与专事“板本”者同。总之，博闻多见，乃为学者必不可忽者也。

元名家诗集

明潘是仁编　　存二十八家一百十七卷十六册

明万历四十三年刊本

一、元遗山诗集十卷（好问）
二、刘静修诗集三卷（因）
三、陈笏斋诗集六卷（孚）
四、贯酸斋诗集二卷（云石）
五、困学斋诗集二卷（鲜于枢）
六、松雪斋诗集七卷（赵孟頫）
七、吴草庐诗集六卷（澄）
八、卢含雪诗集三卷（亘）
九、马西如诗集三卷（祖常）
一〇、范锦江诗集五卷（椁）
一一、杨浦城诗集四卷（载）
一二、虞邵庵诗集七卷（集）
一三、揭秋宜诗集五卷（傒斯）

一四、王柏庵诗集二卷（士熙）
一五、薛象峰诗集二卷（汉）
以上元初
（元末诸名公姓氏爵里）
一六、萨天锡诗集八卷（都剌）
一七、张外史诗集六卷（雨）
一八、陈荔溪诗集三卷（旅）
一九、贡南湖诗集七卷（性之）
二〇、杨铁崖古乐府三卷（维桢）
二一、傅玉楼诗集四卷（若金）
二二、柳初阳诗集三卷（贯）
二三、张蜕庵诗集四卷（翥）
二四、泰顾北诗集一卷（不花）
二五、李五峰诗集二卷（孝先）
二六、余竹窗诗集二卷（阙）
二七、贡玩斋诗集三卷（师泰）
二八、成柳庄诗集四卷（廷珪）
（下阙六家）

此书余得之来青阁，由合肥李氏散出。余所得李氏书，以此种为最罕见。余究心元剧，因傍搜及于元人著述；惜限于力，所得不多。故得此书，殊感喜慰。此书本名《宋元名家诗集》；凡录北宋十七家（内五家未刻），南宋二十家（内六家未刻），元初二十一家（内五家未刻），元末十九家。今此本于南北宋诸家全阙，于元初诸家中，仅阙释清珙《温石屋集》一家；于元末诸家中则阙倪瓒、陆景龙、迺贤、丁鹤年、龙从云、郑允端六家。以其罕见，虽为残本，亦亟收之。宋人集合刊者至多，自陈思、陈起而下，无虑七八家，而合刊元人集者，则于汲古阁《元十家

集》，《元四家集》外，他无闻焉。《元诗选》所据诸集，今不知能有十之七八存世否？故此虽仅寥寥二十八家，而余亦甚珍视之。惟潘氏究未脱明人习气，未言各家集所据之本，且每与原集相出入；若《陈旅集》，此本仅有诗三十七首，实则《四库》著录之《安雅堂集》，诗凡三百二十八首，此仅十之一耳。疑罕见诸家，仍是从诸选本汇辑录入。潘氏实未睹原本也。

午梦堂集

叶绍袁辑　明崇祯九年刊本

一、鹂吹集二卷鹂吹附集（沈定修撰）
二、百闵遗草一卷（叶世栟撰）
三、愁言芳雪轩遗集一卷（叶纨纨撰）
四、窈闻一卷（叶绍袁撰）
五、续窈闻一卷（叶绍袁撰）
六、返生香（疏香阁遗集）（叶小鸾撰）
七、鸳鸯梦（叶小纨撰）
八、伊人思（沈宜修辑）
九、梅花诗（沈宜修撰）
一〇、屺雁哀（叶世佺等作）
一一、秦斋怨（叶绍袁撰）
一二、彤奁续些二卷（沈纫兰等撰）

此书近人叶德辉有翻刻本；惟印本至劣，大失原刻精神。余十五年前曾见原本一部，刊印极精。惜当时失收，至今耿耿！顷以低值获此，足慰夙愿。叶刻本凡十四种，尚有《灵萱》及《琼花镜》二种，为此刻所无。罗氏《续汇刻书目》所收，则仅八

种。疑当时所刻，原无定本，随刻随增，故种数多寡，每本不同，非不全也。顷见日本某家书目，载此书细目，亦仅有十二种也。

佛祖统纪

宋志磐撰　五十四卷十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

宋明单刊佛经，不多见。余前在北平，得宋至明初有图单刊本经近五百本，最为巨观。然以民间流行之《心经》、《陀罗尼经》、《观音经普门品》及《金刚经》为最多。无关“佛学”，更少禅宗之著作。合肥李氏书于夏间散出，悉为汉文渊所得，余初不知。偶于一夕，过来青阁，遇姚石子先生。且谈且翻阅案上新收书。中有明刊《午梦堂集》、《古逸民史》，潘是仁刊《元人诗集》等，余皆欲得之。复有佛书一堆，皆明刊禅学著作，余初不加注意。偶一翻检，觉刻本甚精，便嘱寿祺留下。议价妥后，抱书而回。《禅宗正脉》、《禅林僧宝传》，皆为写刻本，《吴郡法乘》则为旧钞本。明日，过汉文渊，所得书已售去过半。但余仍得《佛祖统纪》及《阅藏知津》等。《阅藏知津》虽阙末册，而每册皆有助刊人姓名，洵是原刊本。余甚珍之。《佛祖统纪》破蛀不堪，但实为诸书中之白眉。寿祺云：此批书中，“小部头”最精者皆已为余得。他若明刊《资治通鉴》、《文选》等巨帙，则余力不能收，即收得亦无余地可藏也。高丽旧钞本《东国文献备考》一百册，则为叶揆初先生所得。

经济类编

明冯琦编　一百卷一百册
明万历三十二年刊本

《经济类编》仿《艺文类聚》等书例，分总类二十（自帝王类至杂言类），细目三百余，约三百万言，自诸子百家以下，几无书不采，而尤着意于经济之言，故录载奏疏特多，实为后来诸“经世文编”之祖。体例集若“类书”，而实非“类书”；盖每录全文，不若诸类书之条文琐碎也。陈元愫于万历时，辑《经济文辑》，陈子龙于明末辑《皇明经世文编》，即仿其意。而子龙之书尤难得。

古诗类苑

明张子象编　一百三十卷五十八册
明万历间刊本

“是编首自上古，下迄陈隋，一枝片玉，搜括无遗”（凡例），实全上古汉魏六朝诗之一总集也。而以类为主，不以时世为次。盖变冯氏《诗纪》之例者。其与《诗纪》不同者，惟兼收两京以后箴铭颂赞，于汉晋六朝之“乐府”，则“依郭茂倩旧次，汇为一部”，不复分类。其分类之部门，略依《艺文类聚》、《初学记》各类书，而微加详悉。于各类书、小说、《列仙传》、《真诰》所载之诗，亦均录入。既有《诗纪》，此等书似可不备。但当时编辑之意，当是便于士子涉猎之用。余以其罕见且廉，故收之。

古逸民史

明陈继儒辑　吴怀谦校　二十二卷六册一函
明万历二十六年刊本

眉公著述，余所得颇多；见者亦不少。惟大抵皆明季坊贾妄冒其名，或挖去作者姓氏，补印眉公名里，以资速售耳。《古逸民史》确为眉公所著之一。《宝颜堂秘笈》未收，传本甚罕见。眉公著此书，实有所感。彼盖自托于“逸民”之列，正是做“山人”之张本也。所谓“逸民”，类多有托而逃。其末数卷所录诸宋末“逸民”，皆义人志士也。眉公果何所托而“逃”乎？明人曾有嘲“山人”诗、曲，盖正指眉公辈而言。惟眉公虽优游林下，享名甚盛，却非专事“飞来飞去宰相衙”者流。其殚心撰述，主持风雅，亦未可加以蔑视也。

东谷遗稿

汤胤绩撰　十三卷二册
明成化十四年刊本

余既得李氏书若干种于来青阁，复数过汉文渊，得《经济类编》等书。偶见案上有《东谷遗稿》，为成化黑口本，价至廉，却无人顾问。余以其附“词”，且平易浅近类口语，甚喜之，即携之归。作者为汤胤绩，明初功臣汤和裔，死于王事，盖武臣而能文事者。诗不甚佳，词具别致。余正辑明人词，故亟收得之。

农政全书

余前在北平，渴欲获得徐光启原刊本《农政全书》。数与书贾辈言之，均未有此书。后见邃雅斋架上有之，询价，乃奇昂。以绌于资，未及购。转瞬间，书已他售，为之懊丧者久之。由平至沪，仍以此书访询各肆，或言 前曾售过，今未见。或以清代翻版者见示。前数月合肥李氏书散出，余见其目，有此书。询之林子厚，知为原版，但已售之富晋书社。立追踪至富晋处，卒获得之。十年求之不遇，而遇之一旦，殊自喜。书纸蛀甚，然尚可读。明末初得泰西机械法，介绍甚力，余既获王征《奇器图说》等数种，故于此书尤着意访求。不仅有关西学东渐之文献，且于版画研究上亦一要籍也。

鸣沙石室秘录

罗振玉编　不分卷一册

清末国粹学报社铅印本

此是最早之敦煌文书目录。惜所据仅为伯希和所见所知之若干种耳。

敦煌石室真迹录

王仁俊编　五卷三册　清宣统元年石印本

此书亦为敦煌书目，所据亦为伯希和所携来及所忆及者。甲

卷上载石刻拓本三种。以后各卷亦多录原文。惟王序未及罗振玉，罗氏诸书亦未一及王氏，不知何故。当敦煌石室发现消息由伯希和传出时，仁俊正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传录敦煌写本，当以王氏为最早。而其名为罗氏所掩，今知之者罕矣。而此书亦不甚易得。诚有幸有不幸也!

文始真经（关尹子）

宋抱一子陈显微注　三卷一册

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

连日细雨绵绵，大有春意。颇思阅肆，因而阻兴。下午四时，借校中汽车，至开明书店一行，随转赴中国书店，遇杨寿祺及平贾数人在彼闲谈。得唐赓虞死耗，为之愕然！唐为经手买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杂剧者。几成交而为孙某所得。因此一转手，遂多费不少交涉与金钱。唐在沪设听涛山房，颇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苏州。寿祺谈购李氏书事颇久。此次转售诸籍颇得利。并知有《石仓明诗选》四集为平贾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经》一册，因其为明代单刊本，购之。《关尹子》初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中。此为抱一子注本，颇罕见。

丽则遗音

元杨维桢撰　六册　明汲古阁刊本

此为铁崖赋集；汲古阁附刊于《铁崖古乐府》后。前数日下

午，于中国书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检堆于桌上乱书。较可注意者，有《铁崖乐府》、《复古诗集》及此书，并为汲古阁刊本。且均初印者。余思得之而未言。惟嘱其留下《丽则遗音》。石子当时亦言欲得之。明日再过，则肆中人言，《古乐府》及《复古诗集》已为石子购去。惜此《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

辍　耕　录

元陶宗仪撰　三十卷四册
明玉兰草堂刊本

《辍耕录》为余常引用之书，然初收者却为铅印本及汲古阁刊本。后复得玉兰草堂初印本残帙二册。迨《四部丛刊》影元本出，诸本似皆可废。武进陶氏之影元刊本，亦已不足重视。今春过中国书店，睹一玉兰草堂刊本全帙，首附《秋江送别图》，为堵文明所绘，并有贝琼、赵俶、钱宰、牛谅、詹同、周子谅、张孟兼、王泽、富礼及宋濂诸人《送陶九成东归诗》，贝琼并有序。盖宗仪于洪武六年被荐至南京，以疾辞归。诸人喜其归而惜其别，乃追祖于龙江之上。“而文明工绘事，因写而为图。视其舣舟于岸者，行人欲发而未发也。引骑或前或却者，宾客之咸集也。波涛汹涌，云山惨淡。相与置酒劳劳亭上，俯仰金陵之景无穷，而古今之离思亦无穷也”。诸诗及图为各本所无。我所见玉兰草堂本无虑五六部，亦均无之。余正搜集版面，观其图窈远有深趣，因亟收得之。某君意亦甚欲，但卒为余先得矣。此本别有万历甲辰王圻重修序。然此图却非圻所增入。盖《东归诗》页下仍均有“玉兰草堂”四字。同时并于文汇得万历戊寅徐球刊本，亦精。

盂兰梦

清严保庸撰　不分卷一册　清道光间刊本

余集清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行世。“三集”因故迄未续印。《盂兰梦》亦为三四集中拟收之剧。柳翼谋先生曾以国学图书馆所藏传钞本影印。其实此剧本有严氏原刊本。余得此原刊于中国书店，末并附曲谱。殊得意。惟因末阙数页，拟借程守中先生藏本抄补，故至今尚未装潢成册。

宋元名人词十六家

旧钞本　四册

宋元人词自《郘村丛书》出，罕传之作已少。友人赵万里先生及周泳先君并有补辑。大凡传世之词集，几无不被收入此三书中。然旧本亦自可贵。十年前，缪筱珊钞本《典雅词》散出，价甚廉。余思得之，而未果。后归北平图书馆。顷于听涛山房得旧钞本《宋元名人词》十六家。（张纲《华阳词》，高登《东溪词》，朱雍《梅词》，朱熹《晦庵词》，吴儆《竹洲词》，许棐《梅屋诗馀》，欧良《抚掌词》，文天祥《文山乐府》，赵闻礼《钓月词》，朱淑真《断肠词》，欧阳彻《飘然词》，赵孟頫《松雪斋词》，刘因《樵庵词》，萨都剌《雁门词》，倪瓒《云林词》，陶宗仪《南村词》）十年前，此十余家皆秘笈也，足补毛氏《六十一家词》。今则皆行世矣。此书每册皆有陈仲鱼印，为坊贾伪托，然钞本甚旧，至晚亦在道、咸中。惜未知校辑者何人耳。

思　玄　集

明桑悦撰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间刊本

桑悦为明中叶一奇人。诗词作风均大胆，辟李贽，徐渭一途风气。集甚罕见。此本余得之来青阁，为万历徐威所注。然其注不详。于“词”则不加只字注释。每卷下，又题：“后学翁宪祥选”，疑非全本。恨未得原刊本一校之。

新刻魏仲雪先生评点琵琶记

上虞魏浣初批评　李裔蕃注释
二卷一册　明末刊本

此为明清之间写刊本；魏仲雪当亦为其时人。北平图书馆藏有一本，余尝从之借印数图。此本正文不阙，图则夺去。某贾从杭州回，因某先生之介，以此书归余。末有万里题云：“民国元年六月十八号，同乐之、中甫游永定门。途经琉璃厂，于旧书摊上，以铜元八枚易之。”盖陈万里先生手笔也。万里寓杭，其藏书当尽罹于劫。余于此书外，并得其所藏内府钞本曲数种。

谢禹铭五刻

明谢镛辑　存二种一册　明天启间刊本

谢氏辑阴符、鬼谷、黄石、武侯、青田五家书刻之，故名

"五刻"。皆兵家言也。"天时地利，将将将兵，大略具诸书中"。谢氏盖有志于"请缨"者。此书仅存二种，《黄帝玉诀阴符经》及《鬼谷子》；余得于中国书店。明刻本诸子，甚可矜贵，余锐意欲多收之。于劫中见者多，失收亦多。及今挽救，已似亡羊补牢矣。

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臣英烈传

明　未知撰者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皇明英烈传》刻本甚多。余有万历刊徐渭重订本，有通行本；内容均互异。今得此书，则又多一种矣。沈氏萃芬阁书散出。为余所最欲得者为万历版《异梦记》及此书。《异梦记》议价未妥，已为平贾所得。此书则终归余有。明刊传奇尚时时可见，惟小说则绝少。故亟收之。《萃芬阁书目》列此书于"史"部，且注为嘉靖刊本，实则为万历间所刻。其插图形式，大类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及周曰校本《三国志演义》，自是同时代之产物也。《英烈传》在清代为一禁书，不知所禁者为何本。此书遇庙讳皆抬头，述元人处则皆曰"胡"或"虏"。所禁或即此本也。作者未知何人。但可信为一最早之祖本。相传武定侯郭勋作此传以彰其先世郭英之功绩。有人更作《真英烈传》以纠之。《真英烈传》今不传。今所传诸《英烈传》，文字虽不同，而事迹则大致相类。此亦可证其为同出一源。

启隽类函

明俞安期纂　一百卷三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俞安期纂辑三《类函》；余先得《诗隽类函》及《唐类函》。《唐类函》庋于东区，烬于此劫，复于劫中得一部。独阙《启隽类函》。《诗隽类函》及《唐类函》皆不足重视，惟《启隽类函》则搜集启札甚富，颇有资料。余求之十余年未得。顷过中国书店，见案下有乱书一堆，为朱惠泉物，中有此书。盖某书贾曾购之，以其阙佚不全，复退回者。余乃收得之。所阙仅末数卷。明人启札集至多；以升庵、禹金二书为最流行。惟究以此书收明人作最多。（禹金所收均古作。）

西学凡

明艾儒略答述　不分卷一册　明天启三年刊本

此书题西海耶稣会士艾儒略答述；与《三山论学纪》合订为一册，版式亦同。盖天启时杭州单刊本，非《天学初函》之零种也。《西学凡》叙述十七世纪时欧洲学术之大凡；《三山论学纪》则记艾儒略与叶向高问答语，宣传耶教之作也。《论学纪》首有扉页，题“武林天主堂重梓”，“同会阳玛诺、费奇规、费乐德订，值会阳玛诺准，杭州范中，钱塘舒芳懋校”，皆西学西教东渐之重要文献也。

程氏墨苑

明程大约撰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彩印本

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十余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初，徐森玉先生告余，陶兰泉先生处，有彩色印《程氏墨苑》。余将信将疑。于孝慈处，曾睹《墨苑》二十八宿图，符篆皆为朱色，意此即为彩印本。时正从事版画史，欲一决此疑。乃以森玉之介，访兰泉先生于天津。细阅此书竟日，录目而归。曾语兰泉先生：他书皆可售，此书于版刻史上、美术史上大有关系，不宜售。后兰泉迁居沪上，藏书几尽散出。余意此书亦必他售矣。秋间，至友某君来沪，遇兰泉，余恳其询及此书。竟尚在。时余方归“曲”于国库，囊有余金，乃以某君之介，收得此书。书至之日，灿灿有光，矜贵之极。曾集同好数人展玩至夕。复细细与他本《墨苑》相校，其中异同处甚多。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今所知之彩色木版画，当以此书为嚆矢。元明之交，我国受欧洲中世纪手钞本的影响，一时盛行金碧钞本。今存者尚多。嘉靖间，宫妃布施经藏，亦每施以彩绘。惟皆于版画上手绘金彩。无以彩色施之版上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版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后来诸彩色套印本，盖即从此变化而出。《墨苑》后印诸本则皆渍墨，不复能加彩色矣。我人谈及彩色套版，每不知其起源于何时。得此书，则此疑可决矣。

顷阅日本《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知阁中亦藏有彩色《墨苑》一部。则当时彩印之本必不止一二部也。

李卓吾评传奇五种

十卷十册　明万历间刊本

此书亦陶兰泉先生所藏，与彩印《程氏墨苑》同归于余。余方斥售明刊传奇数十种，乃复收此，结习难忘，自叹，亦复自笑也。此五种传奇为：《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其中《金印》、《鸣凤》、《香囊》三记尤罕见。图版精良，触手若新。《浣纱记》首有《三刻五种传奇总评》，甚关重要。初刻或为"荆刘拜杀"及《琵琶》，二刻当为《幽闺》、《玉合》、《绣襦》、《红拂》、《明珠》。合之，凡十五种。《荆记》尚有传本。"刘拜杀"则不可得而见矣。颇疑李卓吾只评《琵琶》、《玉合》、《红拂》数种。其后初刻，二刻、三刻云云，皆为叶昼所伪作，故合刻数种，殆皆为翻印本。不细校，不知原刻之精美也。

三刻五种传奇总评

浣纱尚矣！匪独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断称作手无疑。若《金印》、若《香囊》，俱书生之技，学究之能，去词人远矣。可喜者《锦笺》一传，组局既工，填词亦美。虽未入元人之室，亦已升梁君之堂，近来一作家也。如《鸣凤》，原出学究之手。曲白尽佳，不脱书生习气。而大结构处极为庞杂无伦，可恨也。噫，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哉！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哉！不独传奇已也。若至今日，诗文举子业皆不可言矣。奈何奈何！付之长叹而已矣！

秃 翁

快 书

明闵景贤辑刊　五十种五十册　明天启六年刊本

此书余曾读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在诸明人杂辑丛著中，此书体例，尚称谨严。虽多巧立名目，而尚注出原书名称，并注明是删本或元本。殊非《小窗四纪》诸书揉杂群言者之同类。顷于文汇书局见一部，乃收得之。价甚昂。别有《广快书》五十种，为何伟然所纂，惜未得见。明末人最善于谈花评酒，穷奢极欲于生活上之享受，纯是“世纪末”之病态。余本有意于研究此一时代，故每喜搜罗此类书。

渭南文集

宋陆游撰　五十卷十六册　明末汲古阁刊本

汲古阁刊《放翁全集》，非难得之书。惟所见每为后印本。余十年前曾得初印本《剑南诗藁》，并附《南唐书》、《斋居纪事》、《家世旧闻》等。但阙《渭南文集》及《老学庵笔记》。月前，于文汇书局睹《渭南文集》一部。亦为初印本，亟收之。然仍阙《老学庵笔记》。一书之全，其难如此，诚非以书为赏玩之资者所能理会也。放翁有心人也，生当南北宋之际，身经中原陆沉之痛，见朝廷上下，宴安嬉乐，若自甘于小朝廷之局面者，悲然忧伤，见之诗文。回天无力，呼吁谁闻。屈子孤吟，贾生痛哭，其心苦矣！临终时，犹有恢复之念，乃有“家祭无忘告乃翁”语，伤矣伤矣！其心何日忘中原也！岂知

小朝廷饮鸩自娱，日陷日深，竟至复有“胡马渡江，翠华浮海”之变。放翁死不瞑目矣！余幼时即喜诵放翁诗，今置“全集”案头，几日日快读数十百首。每不觉悲从中来，泪涔涔下，渍透纸背。然念今时局面，决非昔比，则又自壮！

大明一统志

明李贤等辑　九十卷五十册

明万历间万寿堂刊本

此书有明天顺及弘治二刊本，价奇昂。此为万历间金陵坊贾所刻；其印时则已入清，故凡“大明”二字均挖改为“天下”二字，书名亦作《天下一统志》。故价甚廉。余得于朱瑞轩处。明代《一统志》修于天顺时，撰者为李贤诸人。乃直至万历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本，至可诧怪。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乎？

中晚唐十三家集

刘云份辑　十六卷八册　明末刊本

附《八刘诗集》八卷

刘云份初辑《八刘诗集》（刘叉、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兼、刘威），因得中晚唐人集不少，复辑十三家为一集（姚合、周贺、戎昱、唐球、沈亚之、储嗣宗、曹邺、姚鹄、邵谒、韩偓、林宽、孟

贯、伍乔),盖有得即刊也。所据原本,均未甚佳。蒋孝于嘉靖中刊《中唐人诗》十二家,此无一家与之重复;《唐诗纪》仅刊“初”“盛”,未及“中”“晚”。云份此刊或意在补阙欤?

唐宫闺诗

刘云份辑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书一题“唐人遗咏”《女才子诗》,余得于文汇。离余得《中晚唐十三集》,不及一月也。刘云份序云:“近辑《中晚唐人诗》,遍阅诸集。念此帘幕中人,兰静蕙弱,何能搦数寸之管,与文章之士竞长斗工。彼其微思别致,托物寄情,婉约可风,精神凝注,亦与白首沉吟者辉耀后世,可谓卓绝矣。忍视诸选家取此遗彼,令其珠明花艳,顾沦没于书虫竹蠹间乎?爰从仇定之次,广罗而全录之。取其品行端洁者列为上卷正集;若夫败度逾闲者列为下卷外集。”唐宫闺诗无单刊者,胡震亨《唐音统签·庚签》有宫闺诗九卷,然未刊。流传于世者亦仅薛涛、鱼玄机诗集耳。此书所辑虽遗漏尚多,然实为辑全唐女子诗之椎轮也。

谱双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正德刊《欣赏编》本

沈氏萃芬阁书散出,某肆得《元十家集》、《升庵词品》及正德本《欣赏编》,求售于余,价甚廉。余嘱其留下。明日过之,已悉为他人所得。余尤喜《欣赏编》。为之懊丧不置。一月后,托中国书

店于杭州某肆收得《谱双》一册，盖《欣赏编》中之零种也。具人物图，且有生动之趣者，《欣赏编》中亦仅有此种。得此，可不备全书矣。余于书，本不作收藏想，只视为取材之资而已。似此类书，本不必求全也。

欣赏修真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刊本

得《谱双》后，复得《欣赏修真》，同一版式，盖亦《欣赏编》中之一种。首有"长兴王氏诒庄楼藏"印。惟余见《欣赏编》总目，却无此种。盖在"续编"中也。惟"欣赏续编"为万历间茅一相集，而此书则似为正德刊本，不知何故。疑沈杰之《欣赏编》原有"续编"而今未见也。

精选点板昆调十部集　乐府先春

陈继儒选　三卷一册
明万历徽郡谢少连校刊本

明刊散曲传世者甚罕，南曲选尤不易得。余十年前得天一阁旧藏《新编南九宫词》于乃乾许，曾诧为不世之遇。后又钞得吴瞿安先生藏本《南词韵选》，及《情籁》，北平图书馆藏本《三径闲题》，某氏藏本《词林白雪》。以重价购得《南北词广韵选》及《吴歈萃雅》、《彩笔情词》、《吴骚集》、《吴骚二集》、《吴骚合编》、《怡春锦》、《词林逸响》、《太霞新奏》、初印本《南北宫词纪》等书。（又于斐云

处见《南音三籁》，惜未录副）战时，又于来青阁得《乐府名词》及残本《古今奏雅》。收藏此类书者，恐以余为最多。然《南九宫词》于翻印后即转让于北平图书馆，《南北词广韵选》、《乐府名词》及《古今奏雅》三书最近亦于录副后，归诸国家。《南词韵选》则于南下后遍觅未获，不知何时失去。存者仅寥寥数种。收书之兴，为之顿减。然顷于无意间乃复获得《乐府先春》一册，顿使黯然减色之"曲库"为之绚烂生光辉。余本有志于编刊明曲，获此，得助不少。初，余于课余偶过中国书店，遇性尧，立谈甚久。夜色苍茫，灯火逐渐四现，正欲归去，抱经堂主人朱瑞祥忽携数册破书来，要郭石麒鉴阅。余久不与之交易，姑问有何好书。彼云：新从杭州收得此数种。略一翻阅，赫然有《乐府先春》在。首附插图八幅，为黄应光所镌，图中人物，古朴类唐画。书分三卷，首卷有套数二十，上卷有套数六十五，下卷有套数五十七。题松江陈眉公选，其刊刻年代当与《吴骚集》约略同时（万历四十年左右）。余得之，不忍释手。询价，索金五十。立即收得，不复踌躇观望，盖一失之，即不可复得也。方斥售"曲库"中物大半，精本尽去，不意乃复得此，诚自喜！中有俞羡长、姜凤阿、郑翰卿、朱射皮、李复初等十余家曲，皆他处所未见者。抱书而归，满腔喜悦，不复顾及餐时已过，饥肠碌碌矣。

汇雅前集

明张萱编　二十卷

存一——二、五——七、十——十五，共六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此残本《汇雅前集》，余得于石麒许。余所藏《北雅》，为张孟奇刻。初不知张孟奇为何人。今见此书，乃知孟奇即张萱。萱为回

教徒,居南京,刻书甚多。所谓清真馆本《云笈七签》,即其所刻。此书萱自序,亦正署"题于金台之清真馆"。萱又著《疑耀》七卷,重编《文渊阁书目》为《内阁藏书目录》八卷。盖亦好事之徒。此书以《尔雅》为纲,而以《广雅》、《小尔雅》、《方言》、《释名》诸书,汇于《尔雅》之下。又以《埤雅》、《尔雅翼》汇为"后编",今未见。萱自序谓:"余为《字觿》,计非十年不敢出以示人。然一出当令古今字书皆废。"而以此书先之。《字觿》未知曾成书否?而此书则实为"前无古人"之作也。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

宋王黼等撰　存第一、二及十五、十六卷二册

明嘉靖间蒋旸翻刻本

《宣和博古图》流行于世者为万历戊子泊如斋刊本。乾隆间黄晟得其版,合《考古图》及《古玉图》称三古图。余于劫中,得泊如斋初印本《博古图》于来青阁。寿祺云:苏店尚有明嘉靖间《博古图》残本。余促其邮来。不数日,书至。虽仅四卷,余亦收之。此书卷帙甚大。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七字。诸家书目间载此书,而每为残本,罕有全者。

(编者按:本篇初版作者以为所得为元刊本,据新序订正。)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杨齐贤集注　萧士赟补注

二十五卷六册　明万历间许自昌刊本

许自昌曾刊《太平广记》，不易得，又撰《水浒记》，演唱者至今不衰。余久欲得其所刊李杜集。虽不难得，却一时未遇。顷在上海书林朱瑞轩架上，见有李集，且价甚廉，乃收之。不知杜集何时可以收得。

古今名公百花鼓吹

《唐诗》五卷　《宋元明梅花鼓吹》二卷
《梅花百咏》八种　又《牡丹百咏》一卷　二册、
明万历三十六年梁溪九松居士(王化醇)尊生斋刊本

抱经堂从杭州携来一批书，余得万历版《乐府先春》，为其中白眉。数日后，至中国书店，又在乱书堆中，获见《百花鼓吹》及清人某氏之《百花词话》，亦为抱经堂物，闻已售之北平文殿阁。余渴欲得《百花鼓吹》，即取归。明日再过之，则《百花词话》已为程守中先生所得。余方斥去万历杨氏原刊本之《唐诗艳逸品》，乃忽发兴欲得此书，思之，不禁自笑其多事。然《艳逸品》尚有朱墨刊本可得，《百花鼓吹》则绝罕见，且所附之宋元明《名家梅花鼓吹》二卷及《梅花百咏》等尤多不易得见之诗篇。《梅花百咏》传世者向仅中峰禅师及冯子振撰二种，《夷门广牍》中则仅有冯作及周履靖之和作。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梅花百咏》一卷，为元韦德珪撰。今此书于中峰、子振、德珪所作外，别有王达善、于谦、周正及无名氏几种，且附张豫源之《牡丹百咏》，故必欲得之。此类书虽无大意义，然亦元明文学资料之一种，不宜听其沦落也。

鸳　鸯　棒

明范文若撰　二卷二册　明崇祯刊本

荀鸭撰《博山堂三种曲》有原刊本，附《北曲谱》，二十年前，余曾见一全书于受古书店。后为涵芬楼所得。“一二八”之役，与楼同烬。每曲皆附图，作圆形，甚精致。劫中，先得《北曲谱》四册于来青阁，价甚昂。顷又得《鸳鸯棒》一种，末亦附《北曲谱》。惜图夺。余所藏《玉夏斋传奇十种》中有荀鸭二剧（《鸳鸯棒》与《花筵赚》），独阙《梦花酣》。荀鸭作传奇甚多；今所知者尚有《倩画姻》、《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雌雄旦》、《欢喜冤家》、《生死夫妻》等，皆稿本未刊，仅见数曲于《南词新谱》。（玉夏斋本《鸳鸯棒》，实即用博山堂旧版刷印者。）

筹　海　图　编

明胡宗宪编辑　十三卷六册
明天启四年刊本

此书翻印本甚多，均不佳。此本为天启刊白皮纸本；于所见各印本中最为精良。惜嘉靖壬戌原刊本，不可得见，是一大憾事。《筹海图编》为防倭而作，于沿海形势，言之甚详。倭患经过，亦加详述。“经略”中，论水战船艇之构造与战术，最可注意。所附各图皆精。单桅与双桅船之桅上，均有“望斗”，为他书所未见。足与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同为明代倭患史中之要籍。余所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亦均为翻刻本，十数年来，访求原刊本，

迄未曾收得。

说　郛

元陶宗仪纂　一百二十卷四十册
明末陶珽刊本

陶宗仪《说郛》体例仿宋曾慥《类苑》，而所收杂糅之至，然古佚书往往赖之而存，不能废也。原本久佚，仅散见明钞残本。近人张宗祥集诸明钞，重刊印行，原本面目，约略可睹。然张本之前，流行者惟陶珽一刻。今所见陶刻，多后印者，阙帙累累，几无一本相同。后人得其残版者，更欺诈百端，巧立名目，并《续说郛》残版，或称《五朝小说》，或称《唐宋丛书》，或称《续百川学海》，或称《广百川学海》，皆得酬其欺。其实仅加刻一二通序目耳。此本余得于中国书店，尚为中印较善之本。与《汇刻书目》所载目录细校一过，《汇刻》注"阙"者，此本大都有之：(一)《洛书甄耀度》(卷五)；(二)《山居新语》(卷五十)；(三)《朝会仪记》(卷五十一)；(四)《南越志》(卷六十一)；(五)《乾道奏事录》(卷六十五)；(六)《东谷所见》(卷七十三)；(七)《髻鬟品》(卷七十七)。亦有《汇刻》不注"阙"而此本实阙者：《乘轺录》(卷六十五)，《公私画史》(卷九十一)，《禾谱》(卷一百五)及《齐谐记》(卷一百十五)四种。此本有而《汇刻》未列目者凡三十二种，足补诸丛书目之遗漏。书非目睹，或得善本，诚未易即据为"目"也。丛书目不难辑，难在不能多得异本相校耳。

续　说　郛

清陶珽纂　四十六卷二十四册　清顺治间刊本

珽既刊《说郛》，复纂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余种以续之。但间

亦阑入宋元人作。此本余与《说郛》同时得之，亦佳。《汇刻书目》注"阙"之《龙兴慈记》（卷五），《云南山川志》（卷二十五），《水品》（卷三十七），《拇阵谱》（卷三十九），《野菜笺》（卷四十），《虎苑》，袁弘道《促织志》（四十二），《广寒殿记》，《李公子传》，《仓庚传》（卷四十三），《莲台仙会品》，《后艳品》，《续艳品》（卷四十四），《杂纂三续》（卷四十五），此本均有之。但目录中注阙者仍有数种。不知初印本完全不阙之正续《说郛》各藏家有之否？

皇朝四明风雅

明戴鲸辑　四卷四册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甬上耆旧诗》与《续耆旧诗》，选四明人作已大略无遗。此为戴鲸辑，入选者皆明人，故名《皇朝四明风雅》（序作《四明雅集》）。"四库"入存目，传本罕见。余得之平湖胡氏。近购得地方诗文集不少，而明本则不多，于《金华文征》外，仅有此书耳。

金华文征

明阮元声辑　二十卷八册　明崇祯间刊本

此书余得于富晋书社，刊印尚精。清人辑《金华文略》，多取材此书，而被削去之篇章不少。故此书仍不能废。元声别有《金华诗粹》一书，惜未收得。顷北平来薰阁复于此间得正德本《金华文统》。迨余知而追询，则已载之北去矣。

鹤 啸 集

明朱盛漩著　二卷二册　明崇祯十年刊本

今岁书市因平贾之麇集而顿呈活跃。各家皆出书目，杭州诸肆亦每寄临时目录来。但均无甚好书，盖好书不待目出皆已为平贾攫去。前在中国书店见杭州某肆目中有《鹤啸集》，名目较生僻，即托其代购。顷书来，为崇祯写刻本，甚精，首题楚鄂渚朱盛漩著。明代楚地朱氏，多楚藩后，至二三万人。盛漩当亦为宗室。诗无惊人语，然稳妥。

海内奇观

明杨尔曾辑　十卷十册　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

杨尔曾自号雉衡山人，所辑书不少，有《仙媛纪事》，《杨家府演义》及《韩湘子传》等，殆为杭地书肆主人，或代书肆辑书者之一人。此书余在北平曾见一部，未留下。近编"版画史"，思得一本，而上海各肆均无之。平贾王浡馥云：彼肆中有之。乃嘱其寄来。价不甚昂，遂收之。明人辑名山游记者有都玄敬(穆)、何振卿(镗)诸人，而其书皆不附图。名山记之有图，盖自尔曾此书始。图为钱塘陈一贯绘，新安汪忠信镌，甚精雅，惟尚微具粗犷气。崇祯间无名氏《天下名山胜概记》出，则其图渐趋细致纤弱矣。此书"说"皆出尔曾手笔，不类他书之专集昔人游记也。

金汤借箸十二筹

李盘撰　十二卷五册　明崇祯十二年刊本

此书有清代翻刻本,甚易得,然已削去违碍语。盖原本在禁书之列,久不得复睹矣。顷从叶铭三许得此书原本,甚为快意。李盘生当崇祯末年,乱兆方萌,此"十二筹":"筹修备","筹训练","筹积贮","筹制器","筹清野","筹方略","筹申令","筹设防","筹拒御","筹厄险","筹水战","筹制胜",虑深思周,固亦一有心人也。明代兵家言,自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后,作者至多,皆附图说,偏于实用。亦有辑古语故事者,若《百名将传》、《经世奇谋》等。但类多辗转钞袭。此书则合将略、故事及器用为一编,亦多蹈袭语。似为兵家实用之一手册。附图亦甚精雅。

百名家诗选

福清魏宪选　八十九卷存二十二册
(缺一——六)　　枕江堂刊本

卷　一	魏裔介	卷　二	李　霨
卷　三	王崇简	卷　四	龚鼎孳
卷　五	梁清标	卷　六	王熙(以上缺)
卷　七	钱谦益	卷　八	吴伟业
卷　九	曹　溶	卷　十	申涵光
卷十一	曹申吉	卷十二	佟凤彩
卷十三	杨思圣	卷十四	戴明说

卷 十 五　沈　荃　卷 十 六　陈廷敬
卷 十 七　王士禄　卷 十 八　王士祯
卷 十 九　曹尔堪　卷 二 十　施闰章
卷二十一　严　沆　卷二十二　宋　琬
卷二十三　张永祺　卷二十四　梁清宽
卷二十五　范承谟　卷二十六　魏裔鲁
卷二十七　孔胤樾　卷二十八　郜焕元
卷二十九　陈宝钥　卷 三 十　柯　耸
卷三十一　毛　逵　卷三十二　成　性
卷三十三　程可则　卷三十四　周令树
卷三十五　李衷灿　卷三十六　傅为霖
卷三十七　程　云　卷三十八　严曾榘
卷三十九　顾大申　卷 四 十　陆求可
卷四十一　周体观　卷四十二　王曰高
卷四十三　范　周　卷四十四　王紫绶
卷四十五　遴窦奇　卷四十六　王追骐
卷四十七　李赞元　卷四十八　纪映锺
卷四十九　刘六德　卷 五 十　黄骐若
卷五十一　宋　翔　卷五十二　孔兴钎
卷五十三　申涵盼　卷五十四　袁　佑
卷五十五　毛升芳　卷五十六　梅　清
卷五十七　计　东　卷五十八　赵　威
卷五十九　孟　瑶　卷 六 十　程启朱
卷六十一　杨辉斗　卷六十二　成　光
卷六十三　黄　伸　卷六十四　黄　任
卷六十五　张祖咏　卷六十六　张鸿仪
卷六十七　张鸿佑　卷六十八　刘友光

卷六十九	戴其员	卷七十	李念慈
卷七十一	陆舆	卷七十二	沈道映
卷七十三	朱骅	卷七十四	孙郁
卷七十五	刘元徵	卷七十六	杨州彦
卷七十七	杨思本	卷七十八	刘维祯
卷七十九	王泽弘	卷八十	丘象升
卷八十一	叶雷生	卷八十二	宗元鼎
卷八十三	毛师柱	卷八十四	黄之鼎
卷八十五	曹玉珂	卷八十六	吴学炯
卷八十七	释大依	卷八十八	释读彻
卷八十九	魏宪		

右《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魏宪辑,盖续《石仓诗选》者。实只八十九家。每家有一小序,足资知人论世之助。"百"字系后来挖改,疑非原来书名。余先有魏氏《诗持》三集,复于传新书局徐绍樵许得此。价甚廉。故虽阙前六卷,仍收之。绍樵云:有《石仓诗选》百二十余册。余力促其出售。未商妥,而先获此。南洋中学有此书全帙,当借钞补足。宪自附其诗于后,不脱明人积习。所选未必皆可观。然其中诗集不传者居多。赖此,得窥豹一斑。

唐十二家诗集

不分卷十四册　明万历十二年杨一统刊本

一	王勃集	一册	二	杨炯集	一册
三	卢照邻集	一册	四	骆宾王集	一册
五	陈子昂集	合一册	七	沈佺期集	一册
六	杜审言集				

八　　宋之问集　一册　　九　　孟浩然集　一册
十　　王　维集　一册　　十一　高　适集　二册
十二　岑　参集　二册

上唐十二家诗集十四册，为南州杨一统（允大）刊本。明人编选唐诗者至多，自高棅《唐诗品汇》以下，至冯惟讷《唐诗纪》、张之象《唐诗类苑》、胡应麟《唐诗统签》（仅见戊签及癸签二集）、曹学佺《唐诗选》，无虑数十百家，而合刻数家诗者却不多见。合刻初盛唐诗十二家者，有嘉靖壬子永嘉张逊业本，有晋安郑能本，余皆未见。此本题为"重刻"，却未说明系复刊何家者。三家所选十二家，名目皆相同。未知张郑二家孰为祖本。十月二十日，余终日清理书籍，欲脱离古书于虫鼠之厄，奔波于楼之上下，筋疲力尽，乃姑置之。乘车至中国书店，无一可资留恋之书。正欲废然而返，在堆满"廉价"书之桌上忽发见破书一堆，为书贾叶某之物，其中有旧钞本《天启宫词》及此书等。索价不昂，便收得之。自喜不虚此行也。时日色黯淡，西风凄厉，衣衫单薄，渐觉凉意侵人，然挟书臂下，意甚自得，同时获得尚有程荣刊《嵇中散集》一册。孙仲逸序此书云："于时作者众多，篇章繁赘。选醇摘粹，种种相望。苛严于历下，泛滥于新宁，使务精者致憾于多，博摭者遗恨于寡。均之二集，未为折衷。故总唐初四杰及陈沈王孟十二人为集。上尽正始之英，中罗开元之美，外联甫白之华，下杜中晚之渐。有唐之盛，班然备于斯集矣。"虽多溢美之词，然知择此十二家，尚有识力。暇当与他本校之，未始非重辑"全唐诗"之助也。每册均有"御赐天存阁"及"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二印，盖自康氏散出也。同时散出者尚有刘侗《帝京景物略》等，悉为平贾所得。（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此书残本。）

嵇中散集

十卷一册　明万历间程荣刊本

程荣为刊《汉魏丛书》者。当时承七子之余风，士人竞以刊刻汉魏名著为事。《汉魏丛书》流传甚广，但荣此刻却不多见。不知尚刊有其他汉魏人集否？余颇思多搜罗明人单刊诸子与六朝人集。此愿不知何日可偿。盖限于力，未必能每见皆收也。此刻首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似重刻省曾本。但其中异处甚多。鲁迅云："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鲁迅全集》第九册《嵇康集序》)鲁迅于此集用力至劬，其写定本已足为定本。然明刊旧本，仍可贵。

莆风清籁集

郑王臣辑选　六十卷十六册
清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余不喜收故乡文献，以其过于偏狭，有"乡曲"之见也；尤恶稍稍得志，便事编刊乡里丛著。友人滕固，以介绍希腊、罗马及德国文化为职志，与余有同嗜。及其任职南京，久不相闻问。一旦相见，乃出所刊《宝山文献》诸集见贻。余颇怪其染时习之深。近从事"文学考"之纂辑，乃知地方诗文集之重要，复稍稍收之。然实浩如烟海，不能以一人之力一地之"资"搜罗其百一。聊备其所当备者耳。此《莆风清籁集》余偶得之于抱经堂架上，殊罕见，足资文学考之参订。固非以其乡邦文献而收之也。

第五才子书

金圣叹评点　七十五卷二十册
清雍正十二年句曲外史序刊本

此翻刻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也，然罕见。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笔致及赞语均臻上乘，颇疑即为翻刻老莲《水浒叶子》者。故余虽已收《圣叹外书》数种，却仍收之。某君曾语余：尝于日本京都某肆得贯华堂本《水浒》，首附老莲画人物像，当即此本。

余顷复收得原刻老莲《水浒叶子》一册，与此本图像对校，此本果即翻刻老莲所作者，不出余所料。原刻本所缺刘唐、秦明二像可以此本补之。惟此本将武松、戴宗二赞互易，大误。李逵亦易为手执二板斧。与原作异，原作神采奕奕，此本则形似耳。

石仓十二代诗选

明曹学佺编　存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
明崇祯间刊本

《石仓十二代诗选》为明代诗选中最弘伟之著作，其明诗一部分尤关重要。《四库全书》所收，明诗仅至次集而止。谓三集以下均佚。《汇刻书目》载其全目，亦谓六集以下为钞本。实则石仓所刻明诗，不止六集。所谓礼亲王府藏本，于明诗六集外，别有明续集五十一卷，再续集三十四卷，《闺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江右》、《江西集》各五卷，《陕西集》三卷，《河南集》

一卷。于六集中,又有:三续集十三卷,四续集九卷,续五集四卷,五续集六卷,六续集二卷,均刻本也。(《汇刻书目》作钞本,系据《啸亭杂录》,误。)群目为最足本。尝为陶兰泉所得。后兰泉所藏丛书悉售之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此书亦东去不返。(此本有礼王府藏印,必即为《汇刻书目》所云之本;惟《汇刻》所举,尚有七至十集,此本无。恐《汇刻》误记。以"九集"本即《社集》也。见后。)十五六年前,乃乾尝得残本百余册,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却又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图书馆。余七年前,尝在北平邃雅斋见此书一部,亦有七集。渴欲得之,以索价奇昂而止。但终在他肆得次集五十余册,载之南归。合肥李氏书散出,中有明诗四集。余未及知,已为平贾所得。秋间,偶过传新书店,得清人词五十余种。徐绍樵云:有《石仓十二代诗选》一百余册,正在装订,其中明诗有八集九集。平贾欲得之,议价未妥。我闻之,心跃跃动。即嘱其为余留下。时未见书,亦未询价也。数日后,绍樵持魏宪《百名家诗选》来,余即购之。宪书盖续《石仓》者,不意竟先得之。叶铭三闻余购《石仓诗选》,亦至。云:彼亦有残本《石仓诗选》百余册。余促其携来。不数日,书至,凡一百十六册,反先于绍樵书归余。自古诗、唐宋元诗、明诗初、次、三、四、五集均有,而明诗奇零之极,三集仅有一册。然余竟以高价收之。绍樵书却久不送来。数次速之,一月后,书乃至。凡一百二十册,均为明诗,竟有八集三十余册,《社集》十五册,(以其中间标作九集,故绍樵目之为九集。)矜贵之至。八集数册及《社集》全部,其卷数均尚为墨钉,未刻。经数日之整理,剔除重复,凡得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独七集竟无一册,续集则仅存第四十五卷一册;三集亦仅存一册(四卷)。其他各集,阙卷,阙页,比比皆是。然余已感满意。以斯类材料书固不能斤斤于完阙与否也。惟不知何日方得配齐全书耳。即借钞亦不

易也。一书之难得如此！岂坐享其成者所能想象得之乎？八集中未刻卷数者凡三卷：（一）王留《匏叶诗》（附王醇）；（二）李生寅《高卧楼集》（附李德继、李德丰）；（三）文元发《兰雪斋集》。《社集》所收者凡二十九卷，均无卷数次第：（一）陈璈《玄冰集》，（二）张千垒《舒节编》。（三）陈正学《灌园集》，（四）陈伟《容阁集》，（五）郑邦泰《木笔堂集》，（六）林光宇《情痴集》，（七）徐熥《幔亭集》，（八）高景《木山斋集》，（九）崔世召《秋谷集》，（十）陈瞻《四照编》，（十一）林叔学《蒹葭集》，（十二）张燮《藏真馆集》，（十三）黄天全《葆谷堂集》（附黄尚弘），（十四）吴潜《竹房稿》，（十五）颜容轩《鸣剑集》，（十六）倪范《古杏轩稿》，（十七）杨叶瑶《鸣秋集》，（十八）陈翼飞《紫芝集》，（十九）周婴《远游编》，（二十）林祖恕《山房集》，（二十一）游日益《辟支岩集》（附游及远），（二十二）李天植《冥六斋草》，（二十三）陈宏已《百尺楼集》，（二十四）陈鸿《秋室集》，（二十五）游士豪《□□集》，（二十六）游适游草，（二十七）李岳《湖草集》，（二十八）王宇《乌衣集》，（二十九）陈仲溱《响山集》。殆随得随刻，故不记卷数。以作者皆闽人，且皆学佺同社，故曰《社集》。不知较礼亲王藏本（仅二十八卷，此本多一卷）异同如何。明诗初集每卷皆附原集旧序或传，次集以下，则均无之。又一集之中，往往卷数多重复，为例甚不纯。当是未加整理之作，然明人诗赖此而活者多矣！自余购此书后，叶铭三知余亦收残书，复持某氏残书目二册来。中有天一阁旧藏本甚多。余得五六十种，亦意外之收获也！

陶诗析义

明黄文焕编　四卷一册　明刊本

六朝人诗，以《渊明集》刊本为最多。余既收《楚辞》不少，乃复

动收陶集之兴。顷见正德刊何孟春注本十卷，为平贾所得，索价至二百金，为之愕然。力不能收，亦不欲收。但劫中所得陶诗，实多明刊本，而以黄文焕刊本为较罕见。文焕尝辑《诗经考》，余十年前收得一本。此书不屑屑于字解句注，惟释其大意而已。然多妄赞语，类大宗师之评点墨卷。盖犹是李贽、叶昼、孙矿辈批评诸书之手法也。

碎金词谱

清谢元淮编　六册　又续谱四册

清道光间刊本

以工尺谱谱词者，此书当为第一本。余以其多窃取《南北九宫大成谱》，不甚注意，故虽屡见之，均不收。近来歌词之风渐盛，且有翻为西乐谱以便唱者。于是此书乃大行于世，颇不易得。此书有二刻，以写刻本为佳。余前在来青阁得写刻本"续谱"，顷复在中国书店得宋体字刻本正集。余集"词"甚多。此书自当在"词山"中占一席地。惧其渐趋难得，故遂收之。非趋时尚也。

管　子　二十四卷八册
韩　子　二十卷八册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刊本

《管》、《韩》二子，明刊本不多，且均不佳。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无注。惟赵用贤刊本独佳，均有注。(《管子》注，题唐房玄龄撰；《韩子》注，题李瓒撰。)足匹《世德堂六子》，为《管》、《韩》定本。

大抵明人刊书，每多窜乱篇章，任意增删注语，甚乏忠于古本之精神。用贤所刊，则一以古本为主，谨慎严密，不师心自用。万历末有所谓“花斋管子”者，朱长春刊，即据用贤本，加以评释。《韩子》旧本，多所佚脱。用贤始据宋椠校补，力谋恢复原书面目，用力至劬。相传用贤刊书，均由子琦美助之。琦美即脉望馆主人，号清常道人，藏书甚富，钞校书亦不少，是明代一最谨慎小心之读书人。所刊书自是不苟。此二书余同时得于文汇。惜一为白绵纸本，一为竹纸本，未能匹俪。

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

清张万选编注　不分卷一册
清顺治间刊本

萧尺木《离骚图》，余藏有二本。惟《太平山水图画》则久访未得。十余年前，曾于蟫隐庐案上见一本，正在装订。询其价，不过三十金。思得之，而肆中人云：已为日人某所购。流连数刻，不得不舍去。后见《支那古版画图录》，中收《太平山水图画》一幅，正是蟫隐庐售去之本，印本甚模糊，尚可相识。秋间，偶与石麒谈及此书，深憾未能获得。石麒云：张尧伦先生尝于劫中得一本，甚初印。我闻之，心跃跃动，力恳石麒向尧伦借阅，时余犹未识尧伦也。不数日，尧伦果慨然以此图相假。余感之甚！细阅一过，图凡四十三幅，无一幅不具深远之趣。或萧疏如云林，或谨严如小李将军，或繁花怒放，大道骋骑；或浪卷云舒，烟霭渺渺。或田园历历如毡纹，山峰耸叠似岛屿；或作危岩惊险之势；或写乡野恬静之态；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不忍独秘，遂再度商之尧伦，付之印厂。后尧伦闻余收太平天国书数种，甚欲得

之。余拟与此图相易。尧伦复慨然见允。于是此“版画”绝作,遂归于余。十载相思,得遂初愿,喜慰何已! 所尧伦割爱相贻之情,亦“衷心藏之无日忘之”也!

付印后,某贾见告:某社曾翻印过一本。取得阅之,殊失原作精神,且原本亦非初印者。此本仍有重印之必要。几乎幅幅皆精,故不忍舍去一幅。竟全收于《版画史》之图录中。

礼记集说

元陈澔著　十卷八册

明万历间书林新贤堂张闽岳校梓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版式甚怪,每页上半均空白。寿祺云:此书无用,拟将上半页旧纸截下,作为补书之用。余亟救取之。首有“凡例”数则,述所据之“校雠经文”及所“援引书籍”,为通行本所未见。末页附一图,图绘数鲤向龙门跳跃状,殆坊贾用以祝颂士子者。顷出此书示乃乾。乃乾云:上端空白,当是“高头讲章”,后人铲去不印入者。余本疑其为“高头讲章”本,果然余二人所见略同。

南柯梦

汤显祖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此《玉茗四梦》之一,于《还魂》外,此曲刊本独多。余有柳浪馆评本,有臧晋叔改本,顷复收得一万历间刊本,甚精。不知为何人所刊。然实刊于臧本及柳浪馆本之前。附图亦甚精美。数年前余在平曾获一本,甚初印,惟阙末数页,此本则首尾完全。杭州某肆

于秋间出一书目，中有明刊《四声猿》及此书，价均廉。余托中国书店购之，但均已为他人所得。《四声猿》归朱瑞祥，复转售于来薰阁。此本则归富晋书社。余以十倍于原价之数，从富晋得之。嗜书之癖，弥增顽强，诚不易涤除也。

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

元高明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二十六年陈大来刊本

《琵琶记》明刊本最多，今所见者亦不下十数本，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北平图书馆得尊生馆本，最精，余欣羡不已。然二十年来，余亦得精本不少。玩虎轩刊本，号为"元本《琵琶记》"，凌初成朱墨本亦自云据元本。别有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金陵唐晟刊"出像标注"本，则通行本也。劫中，又得魏仲雪评本一种。然大略均不甚相歧。顷复于富晋书社收得陈大来重刊嘉靖戊午河间长君校元本，刊刻至精。唐晟本亦云出河间长君本，然夺去"凡例""总评"及《音律指南》，河间长君序亦不署年日。此本独备。似尤胜尊生馆本。细校之，知玩虎轩本所云"元本"者，实亦据此本。而评语注释多攘窃之迹，而又妄事臆改，不若此本之忠实。此本为朱惠泉物，本欲求售于余，乃为富晋所夺。余必欲得之。乃以二倍之价，归于余。今所见诸明本《琵琶记》，于适园藏嘉靖本外，当以此为最精良矣。

皇清职贡图

董诰等编　九卷九册　清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明人多绘苗傜图,施以彩色。清本苗图亦多。余以其皆为写本,不收。明刊《三才图会》,《精采天下便览博闻胜览考实全书》,及《石渠阁诸书法海》诸书中,皆有"九夷图",而甚妄诞不经,甚至收及《山海经》中人物。《皇清职贡图》中所刊诸蕃夷,近自西南夷,远至西洋诸国人,则皆写实之作。原序云:"非我监臣所手量,我将帅所目击,我驿使所口陈者,不以登椠削焉。统计以部曲区名者凡三百数,以男女别幅者凡六百数。"此语诚可信。此六百幅图像,皆可作"信史",确非妄为向壁想象者,不啻"册府传信之钜观"也。余在北平曾见一部,以价昂,未收。兹于富晋书社得之。绘图者为监生门庆安、徐溥、戴禹汲、孙大儒四人,刻工未署名。笔法软弱,虽细致而不奔放,盖"匠人"之作也。皇家刻本,大抵皆然。

尺牍新语二集

清徐士俊、汪淇同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六年刊本

余得《尺牍新语广集》于北平,甚有用。尝于来青阁架上见有《尺牍新语二集》,疑即一书,未加留意。后来青阁《临时书目》印出,载有此书,姑取来与《广集》一校。二书编制相类,取材却全歧。《尺牍新语》为徐士俊辑;《二钞》为士俊与汪淇同辑;《广集》则为淇独辑;俱收明清之际士大夫启札,多有关史实之文字。因复收得。

周在浚等之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集，亦即其类。余尝得《新钞》二三集，未得初集；此书亦独阙《新语》（即初集）。想均不难配全。

澹生堂藏书训约

明祁承㸁著　不分卷一册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

《绍兴先正遗书》本《澹生堂书目》首附《藏书约》、《庚申整书小记》及《整书略例》；缪筱珊尝刊祁氏之《藏书约》及《藏书训》、《读书训》。此书则为万历原刊本，《读书训》、《约》及《整书小记》等均备于一编。诸藏书家皆未著录，诚秘笈也。首有郭子章、周汝登、沈璠、李维桢、杨鹤、马之骏、钱允治诸人题序，亦他书所未见者。叶铭三携明刊残书百数十种来，余选购数十种，价甚昂。此书亦在其中，独不阙。余得之大喜。快读数过，若与故人对话，娓娓可听；语语皆从阅历中来，亲切之至。盖承㸁不仅富于藏书，亦善于择书、读书也。惟甘苦深知，乃不作一字虚语。余所见诸家书目序跋及读书题跋，惟此书及黄荛圃诸跋最亲切动人，不作学究态，亦无商贾气。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从至性中流露出来之至文也。缪刻多错字，《绍兴先正》本亦多所删削。稍暇，当以此本重印行世，以贻诸好书者。

读　书　志

明江阴周高起辑　不分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八年周氏玉柱山房刊本

余今晨得明刊本《澹生堂藏书训约》一册，不禁大喜，快读数

过,余味若犹在舌端。此诚是真藏书人,真读书人之精神也! 语语浅近,而无不入情入理。天阴欲雨,清晨皆消磨于斯。饭后微雨,地膏润若暮春时节。余欲访叶某,商购若干明人集残本,便冒雨至中国书店。心头犹带轻快之感。未遇叶而遇石麒。桌上堆满乱书,多为友人某君托售者。好书已去不少。余亦选购数种,皆诗人小传之属。此类材料,至有用。正选时,石麒打开一包云:“此为某先生所托售者。”内为《兰桂仙》及《读书志》二书。《兰桂仙》,余已有,遂置之。细阅《读书志》,正似将祁承㸁《读书训》扩大数倍之物。不分卷,却分“好、蓄、护、专、癖、慧、适、友、助、激、观、遇、闰”十三部。周氏编纂此书时,与《读书训》刊刻时间相差不过五年,或是受祁氏影响而纂辑者。采摭颇富,而皆不注来历。仍不免明人纂书通病。但甚罕见;亦足为好书者案头常备之物。一日而连获此二书,颇自喜“书”运之佳也。

南华真经副墨

明陆西星述　八卷二十六册

明万历六年刊本

明人注诸子,好臆解,不如清儒之笃实。余方集周秦诸子,乃不能弃明人注不收。于罕见单行者,尤锐意购求,数年后或可略具规模。年来所获已十数种。今日过中国书店。郭石麒方自内地回。所得各书,已大半为平贾所得。案上尚余数书,为彼辈所未见。余乃尽得之。中有《南华真经副墨》,刊本精至,书亦罕睹。通帙书法宗颜鲁公,庄重古雅,殊可爱。然其注则不佳。虽分八卷,而三十篇皆自为起讫。此种编法,亦是前无古人。

皇朝经世文钞

陆耀编　三十卷十六册
清同治八年金陵钱氏刊本

此书一名《切问斋文钞》;编于乾隆四十年,但原刊本未见。贺长龄之《经世文编》即续此而辑。余陆续收得贺氏、盛氏及光宣间刊印之若干"续编""新编"等。独《文钞》未遑购入。沪战后一二月,旧书贾以篮筐挑书,沿街叫卖。有陈生者曾以此书及其他明版集子问余可购否。余未便夺之,但劝其留下此书。今乃无意于上海书林得之。价奇廉,仅国币二纸。此类书颇有用,不当视如敝屣也。

请缨日记

清唐景崧撰　十二卷四册
清光绪十九年台湾布政使署刊本

余尝发一弘愿,欲收清季史料书。然实多至不可胜收,万非斗室所能容。乃先收其较罕见及记述较确实者。于中英、中法、中日及拳乱诸变,均有所得。顷于积学书社得唐景崧《请缨日记》,尤得意。景崧守台湾。中日战后,清廷割台于日。台人大忿,景崧被拥戴为"总统"。违命抗战。虽失败,其事则可泣可歌。此书为景崧身预中法之役,以日记体述其经过者。初刊于台湾布政使署。中有数页阙佚,以铅印者补入。当是携版归后重印于沪上者。

知本堂读杜

清汪灏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杜甫诗,注者极多,余不耐搜集,几于一种都无。近方收明刊本数种,(许自昌刻本,严羽评本等。)皆不惬意。此书以年统诗,颇与余意相合。灏自序云:"读杜必须编年。孟夫子知人论世遗训也。"又云:"合年谱于诗目中,庶读者了然,易于贯彻。"全集共收诗一千四百七首,而以附录殿之。其卷二十四:为"钱宗伯本附录。"凡《哭长孙侍御》以下四十八首;仇少宰本附录,"选存"《汉川王录事宅》等三首;更附"表赋"。清人注辑书,皆慎重将事,不似明人之轻率。不宜以其"近"而弃之也。

陈章侯水浒叶子

陈洪绶绘　黄肇初刻

存三十八页(缺二页)一册　清初翻刻本

余酷嗜老莲画。力不能得真迹,则思得其刊木之本,以其近真而不能作伪也。初获《九歌图》,墨色如漆,毛发可数,喜甚。持以较诸本,皆无出余右者。后获睹张深之本《西厢记》,首有老莲图,却不能收得,至今为憾。尝在北平肆文堂得李告辰本《西厢记》,亦有老莲绘图;其莺莺像尤佳,半弛其衣,态荡情醉,若出手迹,不类刷木。又友人周子竞先生藏有老莲绘《博古页子》,余尝假以付故宫印刷所影印二百册。独老莲《水浒叶子》则屡求而未获一睹。诸

家皆无之。某君曾收得《第五才子书》,云其人物图像为翻刻老莲本。然余亦未之见。读张宗子《水浒牌序》(《琅嬛文集》卷一),益深神往。私念不知何日得见此本。月前,于中国书店收得雍正刊《第五才子书》,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疑即是翻老莲作,而未敢确信。昨夜,遇抱经堂朱瑞祥,谈及木刻书,彼云:所藏尚有数种罕见者。有《水浒叶子》,拟付石印,不出售。余喜甚,将信将疑。力促其携来一阅。今日果携来。刻者自署黄肇初,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

(编者按:本篇初版时作者以为所得为黄肇初原刻本,据新序订正。)

花草粹编

明陈耀文辑　十二卷附录一卷

存四、六、九至十二卷六册　明万历间刊本

陈耀文尝著《正杨》,纠正升庵缪处不少,又著《天中记》,盖博雅之士也。《花草粹编》十二卷,又附录一卷,选辑唐宋人词;于诸明人词选中,为甚谨严之著作。所谓"花草"者以"花"代《花间集》(唐五代词),"草"代《草堂诗馀》(宋词)也。惟实非"花""草"之合编,其所选尽多出二书外者。此书原刊本甚不易得,即清金氏活字本亦罕见。(国学图书馆有影印袖珍本,甚易得。)余尝在中国书店见残本二册为"四库底本"。馆员改易卷次,整齐词例之笔迹尚在。(《四库》析为二十二卷,不知何故。)以余未有"四库底本"一册,故收之,以备一格。叶铭三顷又携残本四册来,亦收之。合之,仅得

原书之半耳。

三 经 晋 注

明卢复辑　十二册　明末刊本

所谓《三经晋注》者，盖合刻晋王弼注之《周易》、《道德经》及郭象注之《南华经》也。卢复《义例》云："谈理莫若晋人。《老》、《易》之有弼，《庄》之有象，一曰理窟新义，一曰疏外别解。盖已为象弼之书，非复羲文，柱下，漆园之书也。"于《易》外，《老》、《庄》二书，均附李宏甫、袁中郎、刘孟会、杨用修、孙月峰之批评于眉端。此亦明人刻书之癖习。顷见来青阁书目有此书，以其不多见，且甚廉，遂收之。明刻诸子，以正德嘉靖间所刻者为最不苟。万历间赵用贤刊《管》、《韩》二子亦佳。启祯时所刻者则类多急于成书，未免草率将事。此书亦其一也。

古文品内外录

明陈继儒辑　《品内录》二十卷八册
《品外录》二十四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古文品外录》为万历间陈继儒选评，首有王衡、姚士粦二序及总校全书姓氏。所选皆为旨远情深之文，凡三百余篇。初无《品内录》之名也。二书版式亦绝不相类。《品内录》首有眉公序，所选自《考工记》以下至唐宋诸家文，二百余篇。每卷书名上所列陈眉公三字，似均系挖改补入。颇疑眉公序亦伪作，殆坊贾以《品外录》盛

行，遂别选《品内录》以匹之。后更冒名以资号召。凡万历崇祯间诸坊本，号为眉公评选者，殆皆此类。余曾藏《品外录》一部，以此本璧合《品内》、《品外》二书，甚可怪，故复收之。

劫中得书续记

序

余于三月前辑劫中所得书诸题跋为《劫中得书记》，实未尽所得之十一也。友好见之，乃妄加策励；并有欲诱之使尽所言者。斗室孤灯，寂寂亡抃，乃复丛集诸书，钞录各跋。并续作新得各书之题语，汇为《续记》。夫余所得，较之天壤间因劫所失者何啻九牛之一毛，固不足以语于收拾劫灰之残余；即就余所已烬者言之，亦仅得十之二三耳，复何沾沾之不已邪？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括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辇之美日为主。百川东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为后人计，中流砥柱之举其可已乎？顷见上海三月八日各报载：

(哈瓦斯社华盛顿航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博士，昨就中国图书输入美国情形，发表谈片，略谓："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希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

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人所攫,流入东土也。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二十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由此种情形观之,该国时局今后数年内,无论若何变化,但其思想文化,必可绵延久远。稽之史乘,古罗马帝国瓦解后,陷于黑暗时期者,历四世纪之久,远东中国不虞其若此也。抑中国国有各藏书楼所藏书籍,想已安然运来美国,目下所运来者,多系私家藏书,其中大部分原属中国北方之名阀世家所有,盖其祖先往往诰诫儿孙什袭珍护,永世弗替,故凡一经度藏,便尔秘不示人,后之学者,虽求观摩而不可得也。曩者,余尝求见一珍本,主人欣允,然亦须征得其族人之全体同意,始得一睹,其难可知。惟因此类书籍之弥珍,故为任何学者所不获寓目,敢信其中必有丰富之宝藏。今既流入美国,尔后当予学者以机会,俾为探讨此种丰富之智识源泉,而大规模之编目工作,亦待着手进行。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抑中国伟大的典章文物之流入美国,对于美国思想界,亦必有相当重大的影响,盖中国文明,乃社会民主政治之极则,与美国文化,殊途同归,而美国教会儿童之生长中国者,原已将中国哲学气息,渗入美国生活之中,所望尔后美国全国学生,于本国永久贮存之中国伟大学术富源,多加研讨焉。”

(路透社七日华盛顿电)国会著名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墨尔顷称:“极可珍贵之中国古书,从战火中保全者,现纷纷运入

美国。中国藏书家将其世藏珍本,以贱价售之,半为避免被日人掠去,半为维持其难民生活。国会图书馆本有中国书籍二十万册,今在华购书之代表又购进数千册,尚有许多将分置于全国各大学之图书馆中,无论中国如何,然寄托于文字中之中国灵魂,将安然保全于美国,故中国局势,将与罗马陷落致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渠预料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中国藏书家之出售其书籍,实出于不得已,与其听令永远丧亡,不如由同情的外人收藏之为愈。渠以为中国古书之大批输入,当可补救泰西物质主义,盖中国文化实在社会民政与技术发展中代表人类之更大进步,可使人类安居无扰也。近已运抵美国之中国书籍中,有数千种系地方之史乘,如府志,县志之类,此种史乘中,对于女子事业纪载颇多;其他为法律书及判例,此亦外人前所罕闻者也云。

赫美尔之言,虽未免邻于夸大,然涓涓不息,其所言必有实现之一日则可知也。美国哈佛及国会诸图书馆,对于"家谱""方志"尤为着意收购;所得已不在少数。尽有孤本秘笈入藏于其库中。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 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虽近来收书,范围略广,然为力所限,每有见之而不能救者。且自开岁以来,生计日艰,余囊已罄,节衣缩食,所得不过寥寥数十种。余之苦心孤诣,索解人其可得乎! 每劝友辈购书,而大抵亦皆清贫如洗,所入仅敷数口之食,竟亦不能从事于此也。而江南自经此次兵火劫掠之后,诸书院、书局及私家所存之版片,亦多残缺不全,或且全部付之劫灰。乱定后,即求光宣间所刊之普通图籍,恐亦有苦于难得之叹矣。闻南菁书院之《续经解》版片已烬于火;浙江书局之《九通》版片,广雅书局

所镌诸书之版片，常熟、苏州各地私人所刊书之版片，亦均十九不存。或为兵丁持作爨具，或为平民攫去作薪柴。即有幸免于难者，亦往往残阙不全，修补为难。且今兵事方急，烽火未宁，即若干此时幸免于劫之版片，其运命亦尚在未可知之天。呜呼！文化之遗产，历劫而仅存者其能有几乎！故余不仅苦心婆口，敦勉藏家之网罗放失，且亦每每劝励书贾辈多储有用之书，以为将来建国之助。曾见一人持书单一纸，欲购《九通》或商务版之《十通》，开明版之《二十五史》，足迹遍此间坊肆，急切间竟不能得其一；即并任何版本《九通》或《二十四史》，亦并不能存一二部于架上。诚可哀已！余困居斗室，储书之所极窄小。于此等书竟亦未能收藏一部两部。有力者或将闻风兴起，有意于此乎？综余劫中所得于比较专门之书目、小说及词曲诸书外，以残书零帙为最多。竹头木屑，何莫非有用之材。且残书中尽有孤本秘笈，万难得其全者。得一二册，亦足"慰情"。藏书家每收宋元残帙，而于明清刊本之残阙者多弃之不顾。余则专收明刊残本，历年所得滋多。将别为《三记》一篇，专收残帙之题记焉。是为序。

中州集

金元好问辑　十卷十册　汲古阁刊本
末附《中州乐府》一卷

汲古阁刻《中州集》，后附《中州乐府》，余久欲得之。以其有石印本，因循未收。近校《中州乐府》，乃亟思得一本。月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本，印工尚好，价亦甚廉，欲取之而未言。适性尧亦在，为其捷足先得。余询性尧：可否见让。性尧却坚欲得之。余甚怏怏。

石麒云:此书不难得。再有,必代留。不及旬日,果复见一部,印本极佳,远胜性尧所得者。乃即携归。惜中阙一册。石麒云:原系全书,必不阙。然在该肆桌上架上却遍索不获。数日后,该肆送来所阙之一册,盖得之乱书堆中者。此不难得之书也,得之,乃亦大费周折,可叹也!《中州集》以董氏影刊元本为佳。《四部丛刊》曾据以复印。汲古本《中州乐府》尽去作者小传,却不知张中孚、王浍、"宗室从郁"及折元礼四传,未见《中州集》,不应一并删去。此可见毛氏校勘之疏忽,而影元刊本之足贵益著。书贵旧刊,实非仅保存古董也。乾嘉诸老,往往重视影抄旧本,几与宋元刊本等量齐观,良有以也。

重刊宣和博古图录

三十卷十六册　明万历间郑朴刊本

宋刊本《宣和博古图录》,并一页亦未之见。今所见者多为元重刊本。余尝得皮纸印残本数册。细阅之,却是明翻至大本。嘉靖时,蒋旸尝缩小图型重刊之。今此本亦罕遘。独泊如斋本盛行。顷郭石麒以万历间郑朴重刊蒋本见售。绵纸初印,古朴可爱。余访蒋本不能得,念得郑本亦佳,遂收之。盖郑本实亦不多见也。后又见郑本二部,均竹纸后印者,不若余此本之精绝。顷以曝书检出,复细细翻读一过,甚爱重之。与此书同时收得者有夏树芳《玉麒麟》二册,亦为白绵纸初印本。

佳日楼集

明方于鲁撰　十三卷六册

明万历三十六年刊本

方于鲁《佳日楼集》为明人集中最罕见难得者之一。程君房、方于鲁墨讼案，哄传当代。程氏《墨苑》至附《中山狼传图》以诟于鲁。然当时士大夫中，亦有左袒于鲁者。方诧于鲁《墨谱》中何以无一语以自辩解，今得此集，见所附续集《师心草》中乃有《喻谤》一文，则于鲁亦未尝不欲有所言也。《喻谤》序曰："古人有言，息谤无辩；又曰：止谤莫如自修。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真赝，以试而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为！余既不能已谤，不能弭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辩。于是作《喻谤》之篇，托为鱼登日之辩。游戏笔墨，将以解嘲。"文末乃云："既不能投之山鬼，又不能屏之岛夷，将使侠者扼其喉而断其舌，仇者残其形而鞭其尸。彼斯恶之为害，谁能甘其肉而寝其皮。"则亦至破口大骂矣。余因收集版图，用广搜《墨苑》、《墨谱》诸作。兰泉所藏诸墨图，除汪氏《墨薮》已于十年前归余外，其彩印本《墨苑》亦于今岁暑中归余。但《方氏墨谱》及方瑞生《墨海》等书，则归张氏约园。余于他处亦获得《墨谱》、《墨苑》初印本，且所得不止一部。所未得者惟《墨海》耳。因《墨谱》诸书乃连类推及而欲收程方诸家集。程集绝不可得。方集则今方遇之，亦兰泉物也。由孙实君转售于余。闻兰泉年内奇窘，故不得不斥售所藏书。急景凋年，不祭书而去书，其心境之恶，亦可知矣！于鲁诗殊不恶，故李维桢、屠隆诸序皆盛推之。得此不仅得一程方公案之文献，且亦得一晚

明之佚著也。独惜未能并获程氏诸集耳。

史　外

清汪有典撰　八卷四册　清同治刊本

傍晚,驱车赴文汇书店小坐,睹案上有待装钞本《史外》四册,小字密行,钞甚旧,而字不工,即携之归。盖以其卷数甚多(三十二卷),与通行本不同,疑有溢出者。置架上数日。又至秀州书社购得刻本《史外》四册(八卷)。以一夜之力,细细校过。二本分卷虽不同,而内容不殊,文字亦绝鲜可资校勘处。且抄本讹字触目皆是,反不若刻本之佳。书贵旧抄,尤贵宋元人集之旧抄者,以其足以补正四库馆臣之妄删乱改也。若斯类抄本,实不值一顾。遂舍抄而取刻。(后闻此抄本售于某,得善价。盖彼辈仅耳闻旧抄可贵,而不知旧抄之所以可贵者何在也。)

帝京景物略

明刘侗著

余甚喜读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亦若余之喜读张宗子文也。朱竹垞《日下旧闻》杂辑他书以成之,不若《景物略》之轻茜窈渺,体物入微。前在北平,曾得《景物略》一部,以其价昂,复退还某肆。然实念念不忘此书。劫中,于中国书店见南海康氏散出书中有此书一部;惜为平贾某所夺去,未能收得,怅惘无已。顷过树仁书店见其架上有此书,亟取下。然其价竟较康氏藏本倍昂,而与平肆前时所索者略等。以不欲再失去,乃挟之而归。灯下披读,如见故

人。不厌数回读之书，斯其一已。故都沦陷，未知何日得重游，在在皆足触动悲楚之感。东京梦华、武林旧事，低徊怆恻，倍增忉怛。然中兴非梦，恢复可待，他日挟书北海，朗声长吟，为乐殆无量也！

太平三书

清张万选编注　十二卷一册

清顺治间刊本

余得萧尺木《太平山水诗图》后，友人某君致函云：有《太平三书》并《太平山水诗图》求售，欲得之否？余不自意，此绝难得之书，乃竟先后有二本出现，且均能归余，殊喜跃不禁！遂毅然复收之。书来，《太平山水诗图》一卷，乃后印模糊者。惟《太平三书》佳甚，极初印，恰可与余前所得者配合成一完书。"四库"所收，有《太平三书》而无《诗图》。盖当时馆臣亦未见《诗图》也。北平图书馆所藏之一本，亦阙《诗图》。疑当时《诗图》本别行，故传本往往有书而无图。然《诗图》本为书之第一卷，不知何以独阙之。惟书亦不多见。得之，亦甚自喜也。

瑞世良英

明金忠辑　五卷五册　明崇祯间刊本

余酷爱版画，尤喜明人所镌者，故每见必收得，一若余之搜购剧曲、小说诸书者然。坊贾知余喜此类书，每收得，必售之余。然每每亦故昂其值。寓平时，余之天和厂宅中，几无日不有三五书贾之足迹。有刘某者，本为九经堂伙友，后出而自立门户，至余家尤

勤。余所得诸精品中，若宋刊《天竺灵签》等书，皆为彼所持售者。然索价则往往高昂绝伦。余渐疏之。彼尝持也是园旧藏明刊《天文图》等书四册来，索四百金。余以其昂，未之收。再询之，则已他售。引为永不能忘之一大憾事！后又持残本《御世仁风》二册见售。无首尾，并书名亦不存。且每页均经截割重裱，书品极尘下。惟尚初印，且价亦廉，遂收之。孝慈处有此书全本。故余意：得此残本亦佳。孝慈本后归北平图书馆。十余年来，迄未再遇第三部。余乃益自珍此残本。自余得此本后数月，刘某复携《瑞世良英》四册来。价乃奇昂。余深喜是书，而怒其妄索高价；抑之。分文不让。乃忿然退还之。后知为孝慈所收。喜其得所，且喜仍可得借读也。孝慈卒，乃不知此书流落何所。孙实君从兰泉许得书甚多，此书亦在其中。盖又从孝慈许转归兰泉，兹复散出也。余如见故人，立收得之，不问价也。不意乃较刘贾所索者尤昂。余念：此次不能再交臂失之矣。遂毅然留下。所费几尽一月粮。自笑书癖之深乃至于此。劫火弥天，黄流遍地。报国无方，乃复抱残守阙，聊以自慰，亦可哀矣！

席刻唐诗百家

清席启寓编　六十册　清康熙间刊本

余数遇席刻《唐百家诗》，皆未之收，盖以其颇易得，且有扫叶山房石印本也。年来，收唐人集颇多，乃欲得一席本。急切间，未遇一部。屡访之坊肆，皆无此书。顷至中国书店，见平沪诸贾纷集，若有所待。询之，云：郭君方自城中得盛氏书数十捆，即可至。余乃亦坐候。书至，中乃有席刻《唐诗》及《唐诗类苑》。遂选得之。余已有《古诗类苑》，故欲并得之《唐诗类苑》也。席氏所刻唐诗，从

宋本出者不少，刊印亦精。惟亦若纳兰容若刊之《通志堂经解》，皆经重写，改易版式，面目全非。大是憾事！盖其时风尚如是也。今宋刻本唐人集存者屈指可数。绛云楼所藏宋版《唐诗》三十册，已荡为云烟，不可一睹。若席氏能竟摹宋版，其功当尤伟。独惜影宋刊本之风，至乾道而始盛。汲古主人亦仅知抄本之应影宋而不知翻刻宋本。盖翻刻宋本之风，至明代嘉靖后即中绝矣。

唐诗类苑

四十卷　明万历间刊本

余既得《古诗类苑》，乃思更得《唐诗类苑》。以此类书虽非上品，然搜辑之功，究不可没，且余方收唐人集，得此，亦甚有用。数月来，遍访各书肆，竟未能得。石麒近从城中购得盛氏书数十捆，多常见之物。惟中有席刻《唐百家诗》及《唐诗类苑》，余乃并收之；价且奇廉。明人辑书，于一二大家外，往往因陋就简，徒供举业词章之用，而不知学问之道。此书亦其一也。本是“全唐诗”，自应以时代与人为次第，却琐琐分类，不伦不类，不知编者何不惮烦至此也。臧懋循辑之《古唐诗所》，亦有此弊。固远不如冯惟讷《诗纪》，梅鼎祚《诗乘》、《文纪》，及《唐诗纪》之有裨“诗学”，有关“诗史”也。惟椎轮为大辂之始。明人所辑唐诗，自朱警《唐百家诗》以下，迄未见全帙。胡震亨之《唐诗统签》，今传于世者仅戊癸二签，则我人所见之“全唐诗”，自当以此书之辑为其祖祢焉。明末，钱谦益始有志于辑“全唐诗”，后其稿为季振宜所得，乃踵成之，即为康熙间所刊《全唐诗》之底本也。

琅嬛文集

明张岱著　四册　清光绪间刊本

张岱之《石匮书》，余几得而复失之。其《琅嬛山馆笔记》则十余年来遍访未得。其《橘中言》，尝于亡友马隅卿先生许得一读，今则沦陷于故乡，并录一副本而不可得矣。余于宗子，何缘之悭也！岱所著，得时时置案头者，惟《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书易见耳。最后，乃获《琅嬛文集》四册。此书非难得者，昔尝收一不全之抄本。顷过福煦路书摊，见有此书刻本，亟与论价得之，价奇廉。携归，快读数过，若见故人。岱为明末一大家，身世豪贵，历劫，乃家资荡然。然才情益奇肆；一腔悲愤，胥付之字里行间。《梦忆》一作，盖尤胜《东京梦华》、《武林旧事》。其胜处即在低徊悲叹，若不胜情。

（编者按：本篇初版有"张宗子的许多著作，都无较古的刻本"字样，据《劫中得书记》新序校删。）

十竹斋印存

胡正言篆　四卷四册　清顺治四年刊本

又《胡氏篆草》　不分卷一册

平贾孙实君于陶兰泉许得明版书数十种，正在打包寄平。余匆匆翻阅一过，检出《方于鲁集》、《毛古鹭集》及《十竹斋印存》三书，云：余欲得之，勿寄出。实则，余所欲者不止此；以阮囊羞涩，仅

检最所心喜者购之。实君立交予携归。时年关将届,余所存不足三百金。乃与实君商,先付书价之半数。彼亦允诺。在此三书中,余所最留意者,尤在《十竹斋印存》。此书余在平时,曾于某肆一睹之。以其价昂,未之购。不意乃为兰泉所得,且终归于余。余于"印谱"素不留意,前曾遇一《赖古堂印谱》,价奇廉,亦未收。此以其为十竹斋胡氏之作,乃收之。盖余于十竹斋所刊书,几于见无不收。收十竹斋版书最多者,国内似当以余为首席焉。(惟最重要之《十竹斋画谱》,初印本仅有二册。)携归后,细细翻阅《印存》一过,乃复有奇获。《印存》凡四卷,首有"丁亥"周亮工序及杜濬诸人序。按"丁亥"为顺治四年,亮工序仅署"甲子"而不序年号,盖时犹为遗民,未仕"新朝"也。正言于明末弘光时旅居南京,尝供奉宫廷。国变后,起居一楼,不屈节。年已逾七望八,以篆刻为生。《印存》四卷中,所刊刻之印章,故多为忠臣烈士及诸遗老。(间亦有后仕"新"朝者,然其时则皆是遗民也。)自钱士升、倪元璐、范景文、杨文骢、冯如京、孙必显、徐石麒、钟惺、谭元春、王思任、杨嗣昌以下,凡百余家。中有"史可法""道邻"二印,尤为可宝。而龚鼎孳、周亮工、杜濬、萧士玮诸人印章亦预焉。盖包罗万历末至顺治初之诸文士名流,亦以见胡氏生平交游之广也。印章皆押于开花纸页上,其色彩至今犹焕耀鲜明。气魄甚大,不拘拘于摹拟秦汉印。吴奇跋云:"曰从《印存》,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矜饰。是亦余所心折者矣。余尝谓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何必糜蚀残驳,宛出土中,然后目为秦汉!"此语诚足针今印人之失也! 末附《胡氏篆草》一册,则皆为"出游五岳,归卧一丘","纫秋兰以为佩","文章有神交有道"诸"闲章"。

毛古庵先生全集

明毛宪撰　十卷四册
明嘉靖四十一年刊本

《古庵集》十卷，为其子䜣所刊，首八卷为文，后二卷为诗，末附《毗陵正学编》。古庵为弘治正德间人，笃志好古，专致本然之良知。“知行并进，着实践履。”于阳明之说“虽心服其高明，然不敢轻变其学以从焉”，然实深受阳明之影响。此集甚罕觏。原为陶兰泉氏所藏。余从孙实君许得兰泉藏之《十竹斋印存》、《瑞世良英》，同时并得此集。首有清末其裔孙鸿达手跋，当是从其家散出者。

皇朝礼器图式

十八卷十八册　清乾隆间刊本

一书遇合之巧，殆无过于余之收得《皇朝礼器图式》。初，余在中国书店，见平贾王浡馥打包寄平之书中，有残本《皇朝礼器图式》九册。略加翻阅，见其印本甚佳；衣冠之花纹、毛片，极为细密光致。虽非上乘之版画，然殊精工可爱。便对店中人云：此书余欲得之，可留下否？数日后，再过之，闻此书终于寄去。余心殊怏怏！但店中忽复收得此书五册，石麒云：此五册足配前九册，系从同一家散出。余即收得之。并嘱其作书至平，将前九册寄回。十日后，书果寄来。惟已三倍其售价。然余竟收得之。此十四册，装璜一律，果是一书。细阅之仍缺四册。私念：此一书将终无能配全者矣！顷于傍晚过传新书店，与绍樵闲谈。见某贾正以残书一包，与

绍樵论价。中有残本《三才图会》数册，绍樵指以示余，云：郑先生正收《三才图会》，此数册可售予之。余颔之。复翻阅他书，忽见有《礼器图式》四册杂于其中。余立检出，讶其装璜与余所得者酷似，即询其从何处得之。某贾云：与前售予平贾之九册同出一家。余知其必为所佚之余册，立与论价，得之，持归，与前十四册合之，果为一书，竟完全无阙。深叹其巧合！夫时近二月，地隔平、沪，书归三肆，余乃一一得之，复为之合成全帙，快何如也！书之，不仅见余访书之勤，亦以见有心访购，终可求得。费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书之微如此，学问之道亦然。然在劫中散佚不全之书多矣！此书固幸，却亦为无数散佚之书浩叹无穷也！

宝古堂重修 宣和博古图录

存第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册　明万历刊本

明代所刊书，往往被后人攘窃，作为己有，而于新安所刊者为尤甚。盖徽地产良材，所镌书版，坚致异常，易代而后，每完好如初。版片售去后，得者略易数字，便成“新刊”。知不足斋印之《列女传》，为最著之一例。黄晟印之《三古图》，其原版亦是明代泊如斋所刊。然少有人知“泊如斋”三字亦是后来挖改者，最初之印本，乃是宝古堂所镌。今人知有泊如斋者已稀，更无复知有宝古堂者矣。《郘亭知见书目·考古图条》下，注云：“丁禹生有《宝古堂重修考古图》十卷，刊印精绝。”则宝古堂并刊有《考古图》矣。但郘亭未悟泊如斋之版片即是宝古堂所遗下者。殆未见其书欤？余于明本版画书无不收，即对于一页半幅之残片亦加意收下。故得独多，所见亦较广。昨在中国书店，遇朱贾惠泉，云：新收得残书数种。余索阅之，中有宝古堂《博古图录》二册，即收之。石麒云：宝古堂本

《博古图》从未前见。余则疑其与泊如斋本为同一版片。惟原为白绵纸初印本，而所见泊如斋本则大抵皆竹纸后印者。此可证泊如斋本为攘窃之宝古堂者。携归后，取泊如斋本细校一过，果如余所料。

玩虎轩本 养正图解

明焦竑撰　残存一册　黄鏻刊
又清初印本二卷二册

明新安汪光华玩虎轩镌行戏曲书不少，亦万历季年一重要之书肆也。余尝得其所镌《琵琶记》，又从汪树仁处，得其所镌《红拂记》半部。月前树仁又送来玩虎轩本《养正图解》残本一册，(残存祝世禄序及卷上八页。)余不以其“残”而斥去，仍收之。然今乃得其用。至友某君为余在平得白绵纸印《养正图解》二册，价近百金，殊昂。此本有康熙己酉曹钤重刊序，标题亦署作《重刊养正图解》。然细察其图式与字型，真是明代刊本，图式绝精工，万非康熙时人所能及，余疑莫能决。顷因检理所藏版画书，乃取此本与玩虎轩残本一对读，竟是一本。不过曹氏本刷印在后，图中细致之线条已有模糊并合之迹。盖玩虎轩本版片在清初为曹氏所购得。曹氏乃攘为己有，云是“重刊”，欲以湮其攘夺之实。若余不收得玩虎轩本，几无不为其所愚者。可见复本残帙，殆无不有可资考证之处也。祝世禄序云：“镌手为‘黄奇’。”“黄奇”二字，玩虎轩本原作“黄鏻”。则玩虎轩本之插图，其刊刻实出黄鏻手。博闻多见，诚为学之要著哉!

藿田集

范驹著　十三卷　附《岳班集》　范日觐著

清人集多不胜收。余所取者仅千之一,而皆为案头所需者。间亦取"词"人诸集。而于集后附"曲"者,则每见必收之。盖余尝辑《清人杂剧》,并欲编清人散曲为一书也。因之,亦得"僻"集不少,《藿田集》其一也。范驹为东皋人,集中以"赋"为多,"诗""文"不及三卷,其第十三卷则是"曲";散曲十余套以题"照"者为多,仍是清人习气;末附"戏曲"《送穷》一篇,则为《清人杂剧》之资料也。"这穷鬼非但算个吉神,亦可当个益友。不须为逐贫之扬子云,转该做留穷之段成式矣"。驹盖为穷不得志之士,有激而言者。《岳班集》为其子日觐所著,首为"诗",后为"曲"为"词","曲"仅二套。此书刊于道光间,为驹婿张金诰所辑。中经太平天国之乱,版片必已毁失,故传本甚罕见。

子华子

程本著　明金之俊评阅　十卷二册
川南雷鸣时刊

《子华子》,伪书也,首有刘向序,亦伪作。然明单刊本则不多见。此书明代川中刻本,版片至清犹在,故附有康熙甲寅吴瑄跋,及雍正五年李徽序。金之俊所评,纯是明人习气,无足观。余于中国书店书堆中见之,以其罕觏,乃收之。

云林石谱

宋杜绾著　三卷一册　明新安程舆刊本

《云林石谱》一书，于“丛书”本外，所见皆传抄本。顷乃于中国书店得一万历程舆单刊本，为之狂喜。盖今日所见之刊本，殆未有早于此本者。而此本迄亦未有人知之。首有高出序。出序云：“汉唐以来，所谓石，犹是碑版文字耳。无好真石者。好真石，起于近代。如米海岳翁，以奇癖著称。后人颇多仿。则物色辨识，核于贾胡，进退取舍，严于律令，又增一家赏鉴。好事至涌直千万，　削赝欺者矣。”盖“石”之赏鉴，起于宋，盛于元，至明而大炽，乃成画家一派。倪云林拳石小景，于尺幅寄江山万里之思，尤为伟观。明清人“石谱”不少概见，而皆托始于此书。绾字季阳，号云林居士，山阴人。所收自“灵璧石”至“石棋子”，凡九十三品，每品说明甚详，独惜未有“图”耳。

唐诗戊签

明胡震亨辑　二十册　明末刊本

《唐诗纪》仅辑成“初”“盛”二纪而未及“中”“晚”。胡震亨之《唐诗统签》则网罗全代，弘富无比。惜《统签》迄未见有全书。故宫博物院曾藏有一全部，殆是海内孤本。不知今尚无恙否？坊间所流行者惟《戊签》与《癸签》耳，《癸签》辑“诗话”，《戊签》则足以补《唐诗纪》之未备，皆为研讨唐诗者所不能不置于案头者。余去岁访得《戊签》一部，尚是明代初印者。惜阙佚数十页。配全想亦不

难。

唐 诗 纪

明吴琯编 一百七十卷 明万历间刊本

余力不能得宋元本唐人集。“书棚”本、“蜀”刊本之小集与李杜元白诸集，价等经史，虽间有遇者，亦无能致之。仅于去岁，以廉值得元刊之韩柳二集。韩集且阙一册。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求多得明刊本各集耳。余求《古诗纪》至数载，近始获一残本，一竹纸后印全本。求《唐诗纪》亦至数载，近乃得一万历吴氏刊本。《唐诗纪》编纂谨严，与《唐诗类苑》之分类杂糅者不同。尝于季振宜辑《全唐诗》底本中，见一嘉靖刊本《唐诗纪》，分上下二栏，上栏甚狭窄，载校勘及音释，下栏为本文。今万历本，则校勘及音释均杂入本文中矣。《唐诗纪》仅成“初”“盛”二代，“中”“晚”惜未著手。然搜辑之勤，已足沾溉后人。余得此书于叶铭三许，初仅得半部，后乃配全。寒士之得书，诚不易也！

唐 诗 纪 事

八十一卷二十四册
明嘉靖间张氏刊本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宋计有功撰：因诗存人，因人存诗，甚有功于“诗”与“史”。论述唐代之诗史者，自当以此书为不祧之祖。余初仅得医学书局石印本，后又得商务影印洪楩刊本。惟商务本阙洪氏序，余尝借群碧楼藏本补全。尚有嘉靖间张氏刊之一本则

迄未收得。平贾王某顷寄来古籍数十种,中有张刊本《唐诗纪事》,价颇廉,尚为余力所能及,乃收得之。尝见钱谦益辑《全唐诗》(后由季振宜补全),凡一百十余巨册,皆剪裁明人所刊诸唐人集粘贴而成者;其诗人传记一部分,则于新旧《唐书》外,以取诸《纪事》者为最多。可见此书之重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所收不过百许传,而《纪事》所收者则凡一千一百五十家。余久有志于重辑唐诗,故甚欲得《纪事》诸本,校勘一过,作为"定本",以资引用。张刊本之收得,自是得意。"校勘"之工。虽若奢靡,实则为基本功夫之一也。

唐音癸签

三十六卷十六册　明末刊本

胡震亨既辑《唐音统签》,复搜集关于唐诗之评论成《癸签》一书。其用力之劬,不下于计有功之《唐诗纪事》,尤袤之《全唐诗话》;而于明人诗话,所收尚多;尽有今日不易得见之本。余既得《唐音戊签》,复访《癸签》,久未得。后乃见一本于某肆,索价奇昂,弃之不顾。平贾孙实君顷持书单一纸,中有此书,余乃亟收得之。余欲重辑唐一代诗,立愿已久,思先集诸家评论为一集,此书亦一重要之取资渊薮也。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统签》一部,今未知已救出否?如能付之重印,则此奇籍将藉为重辑之底本。不知此愿何日得遂。清人刊《全唐诗》,其诗人传仅寥寥数语,不足为知人论世之助。季辑《全唐诗》底本,虽传语较详,然亦不甚完备。故重辑之功,仍当以此《癸签》为主而再加以展拓者也。

燕京岁时记

长白富察敦崇撰　不分卷一册
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清远道人尝致书其友，痛诋北平之风土，以为不适南人，俗谚亦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说。然汤氏久为南都闲曹，或有所激而云然。而自民国建立以后，北平市政亦已大易旧观，若干重要之大道皆整洁平直，不让其他大都市。而北平之“美”乃毕见。尝于春日立天安门之石桥上，南望正阳门以内，繁花怒放，红紫缤纷，自迎春之一片娇黄，至刺梅之碎雪飘零，几无日不在闹花中过活。每独自徘徊于花影之下，不忍离去。而中山公园牡丹、芍药相继大开时，茶市尤盛，古柏苍翠，柳絮扑面，虽杂于稠人中，犹在深窈之山林也。清茗一盂，静对盆大之花朵，雪样之柳絮，满空飞舞，地上滚滚，皆成球状。不时有大片之白絮，抢飞入鼻，呼吸几为之塞。夏日则荡舟北海，荷香拂面，时见白鹭拳一足独立于木桩上。远望塔影横空，钓者持长杆静坐水隅，亦每忘其身在闹市中。至秋则菊市大盛。西山之红叶，似伸长臂邀人。鲜红之柿，点缀枝头，若元宵灯火。冬则冰嬉风行，三海平滑如镜，甚羡少年儿女辈之飞驰冰上，纵横转折，无不如意。白雪堆积街旁，至春乃融。冰花凝结窗上，尤饶兴趣，而腊鼓声催，家家忙于市年货。古风未泯，旧俗依然。而四时庙会不绝，别具风趣。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夏日之十刹海，亦为一大市集。尝听雨楼头，阵雨扫过荷叶上，声若瀑泉迸出，清韵至佳，至今未忘。总之，四时之中，

殆无日不有可资流连之会集,无时不有令人难忘之风光。今去平六载矣!每一思及,犹恋恋于怀。独恨当时人事倥偬,未能遍历平市繁华耳。何时复得遨游于此古都乎?读此《燕京岁时记》,种种景象,皆宛在目前。然而远矣!惟有在梦中重温一过耳。被迫去平者多矣,远适川滇者尤多。殆皆与余有同感。痛饮黄龙之日,当是我辈重聚古柏下,芍药旁,谈天说地之时也。

今吾集 笔云集

钱曾撰 各一卷一册 旧抄本

余夜睡甚早。于微酣后,尤具“吾醉欲眠君且去”之概,不问客为何人也。盖疏懒成性,早眠早起惯矣。昨夜,乃乾来,挟以与俱者为钱遵王《今吾》、《笔云》二集。余一见狂喜。兴奋异常,竟谈至深夜。此二集为旧抄本,亦间有后来补抄之迹,中有牧斋字者必加涂乙或挖去。但不知何人,又以朱笔补入。可见此抄本必在牧斋文字被厉禁之前。原诗更有涂改处,字迹苍老,极类遵王手笔。则原本殆是遵王之稿本欤?询价颇廉,遂收之。细细翻读,殊为得意。遵王诗文极罕见。于《读书敏求记》及《述古堂》、《也是园》二书目外,几无他作可得。牧斋《吾炙集》以遵王之作为压卷,然《吾炙集》向亦仅有抄本传世,且所选毕竟寥寥。今一日而并得此二集,得诗近二百首,不可谓非幸事!遵王为牧斋侄孙,绛云灾后,牧斋所蓄,几尽归之遵王。后来,遵王又悉售之季沧苇。其《读书敏求记》及《述古》、《也是》二目所载,多绛云旧物;沧苇之目又多是遵王旧物。渊源有自,授受之迹犁然可见。古代文献,历劫仅存,其保存维护之功,殊不可没。然牧斋殁后,有柳如是身殉之变,遵王受谤最甚,几不为乡人所齿。其诗文之不传,或以此故欤?遵王之

诗，以《述怀诗四十韵呈东涧先生》为最传诵一时。“感极翻垂涕，衔悲只自知。颛愚象品藻，侗直荷恩私。”感恩之深，溢于言表。“谤伤殊可畏，欲杀又何辞。俗子添蛇足，狠奴窃虎皮。”是在牧斋生前，已腾谤一时。牧斋答以：“牛角从他食，鸡窠且自全。”“敢谓斯文付，私于老我便。”解之，亦以勉之也。《遵王集》凡八，已刊者有三集，未刊者有五集。然已刊之本，今亦绝不易得。诸家书目皆无之。余今得此二集，传布之责，当肩之不疑。

批点考工记

元吴澄考注　明周梦旸批评

二卷二册　明万历刊本

明人批点文章之习气，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渐及于古文，及于《史》《汉》，最后，乃遍及经子诸古作。《批点考工记》亦此类书之一也。余于中国书店书堆中得之，颇罕见。首有万历丁亥十一月郭正域序。周氏批语，列于上栏。吴澄考注，则列于每节正文后，皆加以“吴氏曰”三字，体例尚谨严。所评多腐语，点亦无聊。正文间之附评，所谓“句法”“字法”等，则直以此古代文献作为“八股文章”应用矣。

闵刻批点考工记

二篇一册　明末闵氏朱墨刊本

明末湖州有凌闵二氏，刊书均甚多，且均是以朱墨二色或三色四色套印者，世号曰“闵刻”，而凌氏之名竟被湮没焉。大抵闵氏所

刊以经史子集等读本为主,而凌氏则多刊小说、戏曲。近来收“闵刻”书,成为一时风气,北方有陶兰泉氏,南方有周越然氏,皆收集闵刻书近百种。陶氏书后售予某军人;越然书则大都烬于“一二八”之役。今此类朱墨本,坊间亦不多见,见亦必索高价。然闵刻读本,虽纸墨精良,实非上品。每每任意删节旧注,未可称为善本。余既得周梦旸《批点考工记》,复于某肆架上,取得闵刻本《批点考工记》一册,以其索价不昂,收之。顷灯下校读二本,于闵刻本之不尽不实处竟大为惊诧,闵本首亦为郭正域序,但删去序末:“吾楚周启明氏为郎水部,品藻记文而受之梓。夫所谓在官而言官者乎?郎以文章名。所品藻语,引绳墨,成方圆,进乎披矣。有所著《水部考》行于世。则冬官之政举矣。请校《周礼》,吾从周”等四十五字。复易“卷”为“篇”,并不标出吴澄及周梦旸之名,于“考注”“批评”及“音义”均任意删改变动。若余不先收得周氏刊本,直不知“批点”出于周氏手而“考注”之为吴澄著也。闵刻书之不可靠,往往如是。世人何当以耳代目乎?

焦氏澹园集

明焦竑撰　存四十一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焦竑《澹园集》列清代禁书目中,故极不易得。余久访未得全本,乃收此残本。竑门人许吴儒题云:“澹园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顷直指黄云蛟公欲刊布之,乃稍稍检括,裁什二三耳。……先是,有《焦氏类林》八卷,《老庄翼》十一卷,《阴符解》一卷,《焦氏笔乘》六卷,《续笔谈》八卷,《养正图解》二卷,《经籍志》六卷,《京学志》八卷,《逊国忠节录》四卷,业行于时。《东宫讲义》六卷,《献征录》一百二十卷,《词林历官表》三卷,《词林嘉话》六卷,《明世说》八卷,

《笔乘别集》六卷，尚藏于家。余刊行文字书籍，托名者众，识者自能辨之。"后《献征录》亦已刊行，然亦甚罕见。按目卷四十二至卷五十九为诗词及《崇古堂答问》、《古城答问》、《明德堂答问》。此本共佚八卷，幸"文"均全，仍甚有用。

新锲诸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

明李叔元辑　四卷

明万历三十年建邑书林存德堂陈耀吾刊本

此为习举业者应用之陋书也。当时此类书必多，然今则已甚罕遇矣。分元、亨、利、贞四部；元、亨二部皆述八股文作法；利部为"分类摘题偶联"，并附诸家论作八股文法。贞部则为"作论要诀"及"诏诰表统论"，作"判""策"要诀，而以"王凤洲先生诗教"为结束。论述八股文及"表""策""试帖诗"之作，本不多，此犹是明人所集，故虽陋书，亦收之。

三依啸旨

清嘉定汪价著　五册　清康熙十八年刊本

《三依啸旨全集》凡二十六册，已刻者仅此五册，自第六册《登高小牍》以下均未刊。尚有外集《中州杂俎》三十五册，《依雅》四册，《增定阳关图谱》二册，《人林题目》八册，《蟹春秋》一册，《俗语三绝倒》三册，《妙喜老人琐记》四册亦均未刻。此未刻诸册，今当均已佚去，不可得睹矣。此五册为：(一)《七十狂谈》，自《三依赘人自序》以下杂收诗、词及文数十篇。(二)《天外天寓言》，自《郭将军

传》以下，凡录文二十一篇，诗词二十七首，“文多假借，语杂诙谐”。(三)《书带草堂弄笔》，录《广自序》一文。(四)《上元甲子百八吟》。(五)《半舫词》。价字介人，盖老不得志者，故多牢愁语，明末人积习至此尚涤除未净。价尝被聘总纂《江南通志》，为其生平最得意事。故于《自序》中琐琐言之。“一生落拓，不谙家计。操家秉者，早年有父，中年有妻，晚年有子。介人晏然衣食而已。”其一生，殆一典型之有产士大夫生活也。衣食无忧，惟未衣紫腰金。以此缺憾，乃发为牢愁之言。

刘随州集

刘之驷校宋本　五卷一册

余与公鲁有一面缘。公鲁辫发尚垂于脑后，世目为“遗少”。家富藏书，然聚学轩所藏，亦渐散出易米。前岁，苏州遇大劫，公鲁竟以身殉城，余甚伤之！公鲁殉难后不久，所藏乃全部为平贾辈所得，多半辇之北去。余无意中于来青阁得公鲁校之《刘随州集》一册，亟收之，以志永念！底本系《全唐诗》，首有公鲁四跋。封页题云：“以北宋活字本略校一过，公鲁记。”跋云：“此《刘随州诗集》，序云：集十卷，内诗九卷。今编诗五卷。而北宋胶泥活字本则诗十卷，而诗反较此为少。今据宋本校勘。凡宋本有者，皆以朱笔圈出，并记异同于眉。但以债所迫，将鬻宋本于人。而购者急于星火。匆匆一校，未能详也。可叹！可叹！戊辰六月十七日公鲁记。”此宋本今不知流落何方。公鲁云：“宋本每半页九行，行十七字。”疑仍是明初活字本，非宋本也。其行款与明初活字本诸唐人集正同。

梅岩胡先生文集

宋胡次焱撰　十卷二册
明正德间刊本

宋明人集佚者多矣！余前于汉文渊得成化本明汤胤绩《东谷遗稿》二册，甚自喜。兹复于中国书店以廉值得正德本《梅岩胡先生文集》十卷二册，尤为得意。此是罕见宋人文集之一也。诸家书目皆无之。卷一至八均为文，仅卷六有诗数篇。卷九为诸家次韵之作，及洪杏庭《梅岩胡先生传》，卷十为曹弘斋(名泾)致梅岩书四通；尚有第五通以下，因末数页已阙，不可得见，且未知究竟有若干通。"文集"末附友辈赠诗与文者，颇罕见；杨冠卿《客庭类稿》末亦附有时人书启及赠诗，殆宋人之风气如是也。次焱字济鼎，号余学，又号梅岩，婺源人，登咸淳四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湖口县主簿，改授贵池县尉。德祐乙亥，微服归乡。以《易》教授乡里，后学来集者常百许人。金华胡长孺跋其诗曰："宋疆于淮，重兵在山阳、盱眙、合肥，池岸江域，恶渠隘浅，荷戈不满千人。兵未及境，都统制张林，潜已纳款降附。与异意，辄收杀之。当是时，济鼎为附城县尉贵池，羸尪弓手数十百人，势不得独婴城。家寒亲耋，无壮子弟供养。隙张出迎，托公事，过东流县，作冢于道周，书木为表识曰：贵池尉死葬此下。用杜张猜疑，令不相寻迹。"是梅岩乃宋遗民也。高尚其志，不屈身于强者。此集诚宜刊布表彰之。

花镜隽声

明马嘉松选定　存九卷二册　明刊本

余前得马曼生《花镜隽声》八卷于北平，自汉魏诗至历朝词均全，自以为系全书矣。顷复于中国书店得残本二册，第一册为卷一至卷四，卷五以下缺。第二册复为卷一至卷六（中阙卷五），却系明诗，为余本所无。乃复收之。卷六以下仍阙佚。相隔数年，得之两地，仍未能配全，一书之不易得有如是乎！诚非纨袴子弟、富商大贾辈之封书于架上，徒以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艰苦也。明人喜刻宫闺诗。然多为选本，每不足重。周履靖尝刻《十六名姬诗》，最为美备。此亦一选本也，不殊于他选，惟选明诗特多，每有本集已佚者。得之，亦足资论明代诗者之考镜。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卷四）载：《花镜隽声》十六卷。则此本明代部分亦是八卷，佚去者为第七及第八卷。

牧牛图颂

释袾宏辑　不分卷一册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万历刊本《牧牛图颂》，余未之前见。康熙翻刻本，世已稀有。今所传本，皆是乾隆间所刻者。陶兰泉氏石印本亦是从乾隆本出。余尝得一乾隆本于北平。顷济川自杭回，得此万历本，即送至余所。彼甚得意，余亦甚喜。虽索价甚昂，竟收之。图凡十：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伏，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泯。图之下方各附

普明禅师颂一篇。末另附十颂,自寻牛至入尘,惟无图。写刊俱精,虽寥寥十许页,而意境无穷。此种单行薄帙,最易散佚。得者能不宝之乎?作者深隐禅机,所谓“牧牛”,盖象征“学道”之历程也。“人牛不见杳无踪,明月光寒万象空。若问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丛丛。”意不难知。

圣谕像解

梁延年辑　二十卷十册

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

此书有道光间广东翻刊本,刊者为叶名琛父志诜,其精工处几可乱真。然细较之,则原刊本之精美仍自见。坊贾于此类书素卑视之,不索高价。近以版画书颇有罗致之者,乃亦竟有以叶刊本去序伪作原刊者。余数遇之,皆未收。曾见一原刊本于北平,又见一本于中国书店,均未之购。去岁,以印行《版画史》,乃欲得一本。急切间各肆皆无有。汉文渊有一本,为平贾所得。闻是开花纸初印者。价不过三十金。急追迹之,则已辇载北去。姑购一叶刊本归,孙实君闻予欲得是书,乃自平寄一本来,竟索价至一百金以上,遂退还之。济川自杭返,携有此书及《牧牛图颂》;同时并得之,所费亦仅三十余金。按《圣谕》凡十六条,自“敦孝弟以重人伦”至“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凡一百十二字,梁氏乃衍为二十卷,仿《养正图解》及《人镜阳秋》为之图说。异族帝王,防闲反抗,无微不至。此《圣谕》十六条亦“防闲”之一术也。“像解”是为虎添翼,助纣为虐之作。殊恶之,姑取其图耳。

洹　词

明崔铣著　十二卷十二册　明嘉靖间刊本

《洹词》为明人集中最易得者之一。此本刷印甚后，颇不佳。得于福州路某书摊。以其价奇廉，故收之。有"知不足斋"及"江夏徐氏"、"徐恕"诸藏印，盖从徐行可许散出者。崔铣力排王守仁之学，为嘉靖间一大政治家。此集编年排比，分为《馆集》、《退集》、《雍集》、《休集》及《三仕集》，颇可考见时事得失。

滟　滪　囊

李馥荣编辑　五卷六册　清道光间欧阳鼎刊本
末附《欧阳氏遗书》一卷

通行本《滟滪囊》皆不附《欧阳氏遗书》。此道光刊附《遗书》本，不多见。余颇欲多收明末史料书，乃于文汇书局得此本，同时并得《史外》一部。叙蜀中张献忠事者有《蜀碧》。但未必是信史。受难者肝脑涂地，粉身碎骨，读之，无殊入屠兽场，令人戚然寡欢。《滟滪囊》所叙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刘承莆序云："曾见二三父老，聚饮一堂，述其乱离之况，闻者莫不心胆堕地。或老而劓刵者，曾遭摇黄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张献忠劫者也。"呜呼，亦惨矣！《欧阳氏遗书》为欧阳鼎之高祖欧阳直所著；直事见《滟滪囊》，身死明季之难。未死前，曾将身所经历，撰《纪乱》一书，即此《遗书》是也。目睹身经者之所述，自较"采辑"者为更动人。内忧外患，几无代无之，而于明季为最烈。论述国史者，于农民起

义时之背景与心理，必应有极确切之分析也。

农桑辑要

明胡文焕校补　七卷　明万历二十年刊本

农、桑一类书，与《本草》诸书同，均甚有实用。惟诸家书目所载，均以农桑之作为最鲜。宋邓御夫隐居不仕，作《农历》二百卷，较《齐民要术》为详。其书不传。元王祯作《农书》，乃今所见“农桑”书中，于《农政全书》外之最详备者。元刊本今并一页未见。明嘉靖时有刻本。四库馆臣未见此刻本，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此《农桑辑要》七卷为元世祖时司农司所撰，颁之于民。今刻本亦极罕见。余于传新书店得此胡文焕刊本，亟收之。自“农功起本”、“蚕事起本”至“孳畜”、“禽鱼”、“岁用杂用”，凡种殖之事无不毕备。惜胡氏不翻刻原本，而仅以《农桑通诀》（即王祯《农书》）诸书为之“校补润色”，未免减色耳。明人刻书之不可靠，于斯可见。

何大复集

明何景明著　三十八卷十二册　明嘉靖间刊本

《大复集》亦明人集中之易得者。余顷于来青阁见一部，以其廉，收之。此本曾经火厄，每页均缺其右角，惟已抄补完全。景明与李梦阳同为“前七子”之柱石。梦阳之作，赝鼎也，景明则有自得之趣。薛君采云：“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殆是定评。

月壶题画诗

上海瞿应绍著　不分卷一册　清道光间刊本

应绍字子冶，天才清逸，擅能三绝。所作诗，芊绵温丽，出入玉溪、飞卿之间；而其题画诸作，尤清新可喜，“诗中有画”。陶兰泉尝以此本付之石印。余顷于中国书店得此原刊本，甚是得意。余喜王、孟之作；于明诗中，则喜石田、六如，皆以其诗中有画也。朱氏《明诗综》多窃牧斋《列朝诗集》，不足道，而其多收六如题画诗（多本集佚去者），则深为余所爱好。子冶诗，若“红林碧草写霜天，隔岸斜阳客唤船。最喜秋光似春色，白苹花外一溪烟”，若“墨痕淡极如含雾，竹粉香时欲染衣。记取春三游屐处，一山寒绿雨霏微”，若“冷云吹树树当门，恐是江南黄叶村。落日在林风在水，满山空翠湿烟痕”诸绝，皆隽妙。

惠山听松庵竹垆图咏

清吴钺辑　四集一册　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友人某君为余得此本于平，附图四幅，极精良可喜。乾隆三次南巡，皆经惠山，曾题此卷。诸画为秦文锦所临，书简者则为吴心荣，均佳妙。第一图为九龙山人王绂制，第二图为履斋写，第三图为吴珵写，第四图则为张宗苍所补绘。元明人真迹，传世者罕矣！得此摹本阅之，亦慰心意。邹炳泰《午风堂丛谈》（卷五）云：“乾隆己亥，是卷为邑令邱涟取入官廨，不戒于火。名山巨迹，了无一存。大吏奏入。皇上于几暇亲洒天笔，为作第一

图，复命皇六子补第二图，贝子弘旿补第三图，侍郎董诰补第四图，御制诗章冠于卷首。于每卷图后，补录明人序疏诗什，依其原次，以还旧观。”按此本刊于乾隆壬午（二十七年），至己亥（四十四年）而原卷烬于火。存此摹刻之本传世，犹依稀可见古作之面目，幸矣！

春灯谜

明阮大铖撰　二卷四册

阮氏之《燕子》、《春灯》，余于暖红室及董氏所刊者外，尝得明末附图本数种，均甚佳，惟惜皆后印者。陈济川以原刻初印本《春灯谜》一函见售。卷上下各附图六幅，绘刊之工均精绝。余久不购书，见之，不禁食指为动，乃毅然收之。董绶经刊《阮氏四种曲》时，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书经董氏刻成后，即还之文友堂；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尝告余云：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实现！原本仍在川滇间，他日当必能有人继其遗志者。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时，当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也。忆瞿安先生藏本，插图均夺去。独此本插图完整无阙，尤足珍也。余去岁售曲数十种于守和，“曲藏”为之半空。今乃复动收“曲”之兴，殊自诧收书之志，虽历经挫折而仍未稍衰也！守和云：君年力正富，不患不能偿所“失”。余深感其言。自信：若假以岁月，余之“曲藏”，诚不患其不复能充实丰盛也。

十竹斋笺谱初集

胡曰从编　四卷四册　明崇祯十七年刊本

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去岁暑中，因某君介，从陶兰泉氏许，得彩色本《墨苑》，诧为难得之奇遇！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十竹斋画谱》坊肆翻刻本甚多，均粗鄙不堪入目。初印本几绝迹人间。北平图书馆前曾得初印本数册，余极健羡之。孝慈生前，亦尝从琉璃厂文昌馆中某肆，得开花纸初印本三册。余出全力与之竞，竟不能夺之。后乃以十年前在杭肆所得《汪氏列女传》初印本二册与孝慈易得《竹谱》一册。又从刘贾处得白绵纸（明末之最初印本也）印《石谱》二十余页。乃亦自诧幸运不浅！至《十竹斋笺谱》则仅获于某君处一睹之。亦孝慈物也。矜贵之至，不轻示人。然余终能设法借得，付之荣宝斋翻刻。刻至第二卷，孝慈卒；复与其嗣君达文、达武商，欲继续刊刻。惟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之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即达文愿见售，实亦无力得之也。幸此本终归公库，并承守和慨允续借，刊刻之工得不至中断。兰泉原亦藏有《笺谱》一部，惜已于十年前付之某氏，并他书数十种售于日本文求堂。田中君出书目时，《笺谱》竟在“目”中，且标价仅五百元。余乃作函田中，欲得之。十日后，得复函，乃云：已售去。实则，彼已自藏，不欲售出也。余叹息不已，深憾无缘。后晤兰泉于天津，尚再四致叹

于此书之外流不已！已闻上海狄氏处亦藏有一部。然不可得见。二月前，徐绍樵来告云：淮城一带有《笺谱》一部可得。余闻之狂喜！力促其设法购致。然久久未有消息。每过传新，几无不问及此书。绍樵云：必可得。得则必归之余，无他售理。后微闻他贾云：此书不全，仅存半部，且为黄纸印者。余私念：即得半部乃至十数页亦佳。然久未见其送来。日夜忐忑不宁，惟恐其不能得，或得之而已为有力者负之而趋。生平患得患失之心，殆无有逾于此时者。余久不购书，然于此书，自念必出全力以得之。盖余于此书过于著意，将得而复失之者数矣。此次如再失之，将无再逢之期！微闻他书已运到，然《笺谱》则仍无音耗。几日至传新，丁宁追询。绍樵云：尚未到。到则必为余留下。闻之，心稍慰。昨日微雨绵绵，直类暮春，艰于外出。绍樵突抱书二束至。匆匆翻阅，《笺谱》乃在其中。绍樵果信人也，竟为余得之！且四册俱全，各册之篇页亦多未佚去，（惟佚去第二册之"如兰"十幅）足补孝慈藏本之阙页不少。并彩印本《花史》一册，顾曲斋刊《元曲》二册，索六百金，价亦不为昂。余乃欣然竭阮囊得之。时距余得彩印本《墨苑》恰为一岁余也。生平书运之佳，殆无逾于此二年者。虽困于危城劫火之中，亦不禁为一展颜也。而于绍樵则至感之！此本《笺谱》为黄绵纸印。忆孝慈本亦是黄绵纸者，恐人间未必有白绵纸本耳。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深夜披卷，快慰无极！复逐页持以与余翻刻本对读，于翻刻本之摹拟入神处，亦复自感此番翻刻之功不为浪掷也。

彩印本花史

明□□□辑　残存二卷一册

徐绍樵知余喜收版画书，有所得，必售于余。然数年以来，

竟无一佳品。此次既为得《十竹笺谱》四册，复俪以《花史》一册，亦彩色本。此册未知为谁氏所辑，且复是后印者，彩色模糊，欠鲜妍明快。然典型犹在，可推见初印本之必神彩焕发。虽名《花史》，实"花卉谱"也。残存"秋"花谱二十页（第六十一页至八十页），"冬"花谱二十二页；每页先列彩色印之"花卉"图，后附简略之说明及种植法。意必分为"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后，并附古今人诗若干首。然作者多谬误，"冬集"之首，冠以"南国有嘉树"一诗，乃署曰："唐梅圣俞"，可见明人考证之疏陋。然余仍深喜此书。虽残，亦收之。不仅以其罕见，且亦为余版画书库中增一光辉也。绍樵云：忆昔年曾以此书一册，售之周越然氏，不知能补配得全否。他日当持此册与越然所藏者一印证之。

稗海大观

商濬《稗海》为甚易得之书。其版片殆至清代犹存，故刷印甚多，流传颇广。惟初印本却极难得。余尝于中国书店以廉值得《稗海》（缺《龙城录》一种），顷复于石麒案上，见有明刊白绵纸书一堆，题作《稗海大观》者。平贾阴宏远正在翻阅，云：似是《稗海》零种。余略略一阅，即惊其为罕见之秘笈。即告石麒云：余欲得之。数日后，全书送至。即与《稗海》细校，果为初印本之《稗海》；无续编，且中阙数种，然无伤也。《稗海》之初名《稗海大观》，实无人曾论及者。首册且多出"序""凡例"及编校姓氏等；此种重要之"文献"，后印本皆已佚去。"总校"之钮纬（字仲文，浙江会稽人），即明代有名之世学楼主人，藏书极富。《稗海大观》中各书，殆皆出于钮氏之藏。"分校"为商濬及陈汝元二人；故各书或题濬校，或题汝元校不等。"同校"为

谢伯美及钮承芳。承芳殆亦世学楼之裔也。“总校”中尚有陶望龄，则为当时之名流，亦会稽人。濬序云：

余尝流揽百氏，综核群籍，自六经语孟之外，称繁巨者莫逾左右史。然周秦而上，其说芒芴杳昧，练饰诡诞，缪戾圣轨。周秦而下，风气日开，人事日众，骇于听荧者不胜夥矣。故周志晋乘，郑书楚杌，与尼父麟笔，并垂霄壤。离是而还，龙门世授，班氏家承，其文艺体裁，为百代称首。历世沿袭，类相仿效。大都才望名位，俱表表人伦。虽极之舆统崩析，方策零落，然先后嗣续，掇拾修纂，终无泯灭。第势殊时异，叙议参商，则有或僭或散，或褊纡索米，或秽黩贿成，即正史犹未足冯据。于是有虞初、稗官之谭，下俚、齐东之语。书不出于兰台，籍不颁于实录，职不列于金马。人抒胸臆，置丹铅，亦足识时遗事，垂示后人耳目所不及。盖礼失而求诸野也。即是非褒贬，不足衮钺当世，而缥缃坐披，景色神照，则亦博古搜奇者所不可阙。惜乎书隐辞偏，宣播弗广。昔子云《太玄》，以禄位不逾中人，仅给覆瓿。此辈简编杂遝，湮没无闻者，要不止什而八九矣。吾乡黄门钮石溪先生，锐情稽古，广搆穷搜，藏书世学楼者，积至数百函，将万卷。余为先生长公馆甥，故时得纵观焉。每苦卷帙浩繁，又书皆手录，不无鱼鲁之讹。因于暇日撮其记载有体、议论的确者，重加订正。更旁收搢绅家遗书，校付剞劂，以永其传，以终先生惓惓之夙心。凡若干卷，总而名之曰《稗海大观》。夫珍裘以众腋成温，大厦以群材合搆。海之所以称巨浸者，为不择细流也。方其滥觞浸润，杯勺尔，蹄涔尔，行潦尔。卒之，赴溟渤，达尾闾，汪洋浩淼，于是乎望洋者向若，蠡测者反步，观水毕是，始无余观矣。今兹

集也，就一书观之，所载方言，所谭阶除，所诧愕者幽异，诚不齿圣贤绪余。然合而数之，上下千百载，涉阅百端，牢笼百态。从汉魏以下，种种名笔，罔不该载，谓之《稗海大观》也固宜。夫天壤间杀青搦管，充栋汗牛，讵敢云稗史尽是。然较之蹄涔行潦，抑有间矣。漆园叟有言：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乃余之惧选不尽耳，若夫明不明，则以俟诸达观者。万历壬寅秋桂月望日会稽商濬书。

凡例：

一、古今小说无下数百家。是集悉获之钞本。其旧刻二十家，四十家，并《说海》等书所收，并不重载。即钞本中又必拔其尤者。而碌碌无奇则罢去之。间有散见诸书，未经盛行者不妨收入，以免遗珠之叹。

一、小说体裁虽异，总之自成一家。好事者往往摘而汇之，取便一时观览。而挂一漏万，遂使海内不复睹其全书，良可惜也。是集一依原本校刻，不敢妄有增损。

一、是集几经钞录，亥豕虽多，而又苦无善本可校。姑以意稍订其易通者。而不可意通者，则阙之以存其旧。俟高明者厘正焉。

一、是集所录诸家，各以世代为序。而一代之中，非巨卿名士，无从稽考，不无一二紊淆。其原本不著姓氏者，则分附各代之后。

一、是集俱出前代名贤之手，足与六籍并垂。我明人文丕振，非直理学经济，超轶前修，而小说家亦极一时之盛。当博采续梓，庶称合璧云。山阴陈汝元谨识。

濬序及汝元之“凡例”均为后印本《稗海》所无。

忠义水浒传

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
存卷之十一一册　明嘉靖间刊本

此《忠义水浒传》虽是残本，余殊珍重视之。亡友马隅卿尝语余云：鄞县大酉山房林集虚处，有残本《水浒传》一册，为友好零星索取，仅存二页。此二页后为隅卿所得。余尝假得影洗数份，为研究中国小说者之参证。即此嘉靖本也。今得此一册，诚足偿素愿矣。此册为第十一卷，存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原书当以五回为一卷，全部当为二十卷，一百回。卷端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虽与高儒《百川书志》所著录者略异，然儒所见，或当即此本也。明刊本小说，传世最为寥寥。盖通俗读物，阅者众多，最易散佚；而藏家亦绝不加以保存，每听其湮没无闻。而所存诸本反可于海外得之。近二十年来，着意收购者渐多，而书亦渐出。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曾于沪肆获见一部，由涵芬楼影印行世。我辈得之，诧为希世之珍秘。后在平，乃数遇之。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我辈方于日本得残页七张，亦大喜过度，竞加影洗。不意一月后，乃于文友堂获得全书。独《水浒传》则遍访不获。虽获二残页，仍于研究少所裨助。余今得此，足以傲视诸藏家矣。惜隅卿墓木已拱，未及见此，可痛也！曾持此与李玄伯先生重印百回本《水浒传》校读一过，正文歧异甚少，惟此本每回有引“诗”，李本皆删去。如第五十一回，此本有“诗曰：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走轩昂。名

扬四海称时雨，哕哕朝阳集凤凰。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报冤率众临曾市，挟恨兴兵破祝庄。谈笑西陲屯介胄，等闲东府列刀枪。两赢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施功紫塞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李本即无之。此本无征田虎、王庆事，故此诗亦不提田、王。正文中这诗篇，被删去者亦多。今所知之《水浒传》，此本殆为最古、最完整之本矣。书贾朱某以五元从地摊上得之。后辗转数手，归中国书店。余以一百二十金从中国得之。以一残本，而费至百金以上，其奇昂殆前人所未尝梦见者。

玉霄仙明珠集

明苏台吴子孝刊　二卷　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明刊本明人词集最为罕见。《四库全书》一部未收，仅于“存目”著录瞿佑《乐府遗音》，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及施绍莘《花影集》三部。此《玉霄仙明珠集》二卷，首有“翰林院”印，并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呈印记，盖即四库馆臣所见之本也。子孝字纯叔，长洲人，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后罢职家居。文集未见。此词集首有顾梦圭序。梦圭称其“意态流动，似艳而实雅，无一语蹈袭前人。”实则语语平实流利，不甚着力，又多寿词，大类夏桂洲词，尤不及刘伯温也。集中《定风波》四首，多感慨语，似是述怀之作。“伊吕勋名曾梦想，怅望，不如沉醉卧花茵。”盖“横罹谗忌”后之作也。

文山全集

宋文天祥撰　二十卷十册　明万历刊本

余尝重印文山《指南录》，所用底本，为明末所刊者。惜无他本可校。兹于中国书店得此《文山全集》，甚觉高兴！尝持此本中《指南录》及《指南后录》（第十三及十四卷）与余所印者对校一过，二本互有详略，次第亦有不同处。当非出于一源。某氏处藏有宋末刊本《文山集》，惜未得借校。

袁中郎先生批评
唐伯虎汇集　四卷
又外集　一卷

明唐寅著　万历刊本

伯虎诗文真率自然，间有浅易语。然大体皆隽妙。余初得清刊本《伯虎集》，不知何时失去。劫中又得一部。然遍访明刊本未遇也。后从王贾许得万历刊本《外集》一册，《外集续编》二册。取校清刊本，几皆已收入，无甚遗漏。顷又于朱惠泉处得此袁中郎批评本；虽名《汇集》，诗文杂著，反不及清刊本之多。中郎云："子畏小词，直入画境。人谓子畏画笔之妙，余谓子畏诗词中有几十轴也。特少徐吴辈鉴赏之耳。"所见正与余同。余所深喜者乃子畏之题画诗也。

牡丹亭 还魂记

明汤显祖编 二卷 明万历刊本

自臧晋叔改本《还魂记》出，而《还魂记》失其真面目矣；自冰丝馆刊本《还魂记》出，而《还魂记》遂无全本矣。何若士之多厄也！余旧有万历间石林居士本《牡丹亭》《还魂记》二册，为独得其真，甚珍示之。此本版片，至明清间似犹在人间。歙县朱元镇尝得版，重加刷印。朱印本虽较模糊，然流传颇广；惟去石林居士序，并于题下多“歙县玉亭朱元镇校”数字为异耳。不知者皆误为朱氏重刊本。余曾得此本数部，皆破蛀不全。叶铭三顷以此本见售。以其独为完整不阙，复收之。

胭 脂 雪

清盛际时撰 二卷 存下卷二册
清内府四色写本

余收得升平署钞本剧曲不少，惟无若此本之精钞者。此本“曲牌名”以黄色笔写，“曲文”以黑色笔写，“白”以绿色笔写，“科”以红色笔写，眉目极为明晰。自第一出，首尾完全，故坊贾逐页挖去“下卷”二字，冒作全书。其“上卷”当亦是从第一出至十六出也。此戏昆弋二腔杂用，每出用何腔，皆于出目下注明，可见清初昆弋二腔均流行甚广。故王正祥等既辑《十二律昆腔谱》，复辑《十二律京腔谱》也。

陶 然 亭

吴下习池客填词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清人杂剧每喜用实事为题材；作者自述之作尤习见不奇。徐爔之《写心杂剧》，即全部以自身之琐事为题材者。此剧亦写实事。正名云："乐升平车马清明节，会文武诗射陶然亭。"作者自署"吴下习池客"，实为许名仑之别署。名仑字访槎，许廷鑅之侄，尝客纳兰常安履坦许，故履坦尝为其《梅花三弄》作序。《梅花三弄》仿沈君庸《渔阳三弄》而作，写范少伯、蔡中郎、陈季常事，惜不传。

卷 石 梦

吴下习池客填谱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正名云："古虎丘改瘗碧鬟仙，来鹤楼感现卷石梦。"所叙者为刘碧鬟事。碧鬟为乾隆时吴人盛传之乩仙。满纸荒唐言，实不足存。以为其稿本，姑收之。

新刻金陵原板易经开心正解

四卷四册　明万历间闽建书林熊成冶刊本

首有熊成冶序云："近太史鲁象贤家，亲笔课儿《易经正解》，不泛不略，不艰不诡，字字启发，句句明莹，诚初学之芳

规，为举业发轫之门路也。”首卷为《易经各色考实》，凡十一页，皆是插图。每页分三栏，亦尚存古意。余则以其图而取之。斯类童蒙读物，最易散佚。余收购二十载，所得亦不过二十余种耳。诸藏家殆皆未见，即见，亦未必收。然收之，于论述近古童蒙教育者，或不为无用也。

新锲翰府素翁云翰精华

十二卷六册　明万历间熊冲宇刊本

熊冲宇名成冶，即镌《易经正解》者。熊氏在闽建书林中，刊书甚多；通俗应用书及童蒙读物所刊尤夥，此书为供民间实际应用之尺牍，与元刊本《翰墨大全》颇相类。分上下二栏，各为六卷。自启札、行柬、庆贺至“名公文翰”，所收颇多。上栏第五卷为“拦门诗”（有祝赞及撒帐诗句）及对联。下栏第一卷为“文公冠礼考证”，余皆柬牍也。

新锲两京官板校正锦堂春晓翰林查对天下万民便览

明邓仕明修编　四卷一册
明万历间闽建书林陈德宗梓行

此闽建坊贾所刊通俗应用书之一。每卷之首，附插图一幅，作风同当时闽肆所刊他书，而颇精善。明人诗联之书颇多。经厂刊本有《对类》，李开先有《拙对》，大都皆供诗人抉择之用。惟此书所录，多为宅舍、庆贺、祭吊、游赏时景之用，则当是实际

上民间之应用书也。每页分上下二栏，尚存古风。多收时人之诗，亦一特点。第一卷之前数页及末卷之最后若干页已佚去。余向收此类通俗书不少，且以其有图，故竟以五十金购之，亦豪举也。

鼎镌校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

四卷　明万历十九年闽建书林郑世豪刊本

《日记故事》为童蒙读物之一，不知为何人所撰。今所见最古本为嘉靖时所刊者。余旧藏一嘉靖本，上图下文，亦建安书坊所刊。此本插图已是为全页大幅；可窥见闽地版画作风之变迁。首有吴宗札序。卷一题下，署“岭南亚魁约庵吴宗札□□，武夷门人海东彭滨□□”，盖坊贾好假借魁元之名以傲俗，此风建贾尤甚。此书以“生知”始，以“治国”终。“生知”凡收诗三首，其一云：“问天知大志，论日岂凡材。人号张曾子，座称谢颜回。对蚕吟磨转，灌水取球来。正字讽朋党，救儿击瓮开。”每句叙一故事；句下便注明此故事，并加以评释。然亦有非“诗”者，如“君臣”类：“焚身祷雨君，伐罪吊民君”，“剖心直谏臣，强项尽忠臣”；“父子”类：“问安西伯子，尝药文帝子”，“杀鸡以奉亲，求鲤以养亲”等，然不多。晚清流行之童蒙读物《龙文鞭影》之类，殆即从此脱胎而出。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

二卷　存上卷一册　明末刊本

余旧藏此本一部，卷首图像已被夺去。后又收清初刊金圣叹

评本《西厢记》，首有“十美图”，甚精美，即从此本抚印者。然以不得原刊之图像为憾。孙助廉得此残本一册，秘不示人，且已寄平。余闻之，力促其寄回。乃得归余所有。图像原有二十幅，今仅存十幅有半。零缣断简，弥见珍异！刊工为武林项南洲，亦当时名手之一。

徐文长四声猿

公安袁宏道评点　不分卷　明末刊本

《四声猿》刊本最多，余旧所得者已有三种。此为明末刊本，首有钟人杰序。插图四幅：“渔阳意气”，“暮雨扣门”，“秋风雁塞”，“玉楼春色”，为歙人汪修所画，意态绵远，镌印精工，惜未知镌者为何人。殆亦新安名手之作也。余旧有此本，遍觅未得，当已于南北迁徙中失去。此本初印可爱，因复收之。人杰序云：“袁中郎先生未识文长名，见四剧惊叹，以为异人。海内始知有文长。此《太玄》之于桓谭也。予因得中郎所点评者，图而行之。或谓点评，词受其妍媸，不碍板乎？图奚为？图以发剧之意气也。北拍在弦而不在板，予固审所从矣。”万历以来，无剧不图。人杰固从俗也。

秦词正讹

明秦时雍撰、练子鼎辑　二卷存上卷
明嘉靖四十年刊本

秦时雍散曲，最罕见。余重印《新编南九宫词》，曾发见时

雍数曲，甚以为喜。沈璟《南词韵选》亦收秦曲数首。此本虽非全帙，却为诸藏家所未见，最为珍秘。书贾从内地收得，序缺第一页之前半，中缝均已加挖改，盖欲泯上下二卷之痕迹，冒作全书也。陈良金序云："吾姻家复庵子，慧敏颖脱，博闻强识，蚤负盛名，晚掇京科。宰畿县，竟以不能粉饰俯仰见绌。其居常抚景怀人，触物起兴，启口容声，即成佳韵。凡得一曲，远近争脍炙之，曰：此秦词也。但其传诵既久，泾渭混淆，识者惑焉。此祟藩归来，而《秦词正讹》所由辑也。"此上卷存套数十九，小令三十六，以赠妓闺怨之作为最多。集中《忆白兰畹》（《步步娇》套），《之汴忆兰畹》（《甘州歌》套），《忆王翠筠》（《步步娇》套），《忆杜弱兰》（《二犯傍妆台》套），《张雪仙昼眠》（《啄木儿》套），《雪夜忆雪仙》（《步步娇》套），《寓京师寄雪仙》（《黄莺儿》套），《为高幽闺》（《山花子曲》）等，皆赠妓作也。绮腻深情，尚有元人遗风。

国朝词综补

清无锡丁绍仪辑　五十八卷　清光绪九年刊本

余喜收词曲书。清词选本及别集，二十年来，所得不少。惟丁绍仪《国朝词综补》一书，久访未得。后闻无锡丁氏藏有一本，亦无暇向之借钞。午后，春雨连绵，百无聊赖。友人某先生电告予云：有书贾送丁氏《国朝词综补》一书来，索一百十八金，意不欲留。知子索此书久未得，可送来否？余闻之狂喜，即告以欲得意。不数刻，书果至。盖即无锡丁氏所藏之本也。置之案头，摩挲未已。森玉先生恰在此，见之，亦甚慰悦，云：亦未见此书。价虽昂，仍勉力收之。亦词曲藏中不可阙之物也。丁氏

此书，所收清词凡一千三百余家；有补王氏原书所未备者，有续王氏未及见收者，亦有仅补“词”者。弘富过于王黄二家。闽侯林氏别藏有丁氏续补八卷；无锡图书馆亦藏有丁氏手稿本三卷，皆溢出此本外。当借钞配全之。惜丁氏于原词每改易字句，又往往不注明各词所从出处；仍不免蹈明人编书之陋习。

上劫中所得，多为明刊小品。经史巨著，宋元善本，以至明钞名校之书，虽多经眼，却无力收之矣。书生本色，舌耕笔耘，其不能网罗散佚，汇为巨观者，势所必然。“巧取”固所不忍，“豪夺”更无可能。入春以来，书值暴涨，若山洪之奔湃，一发不可复收。我辈更无“问津”之力矣。《得书记》之着笔殆与收书之兴同归阑珊矣！虽尚有若干去岁所收之书，颇值一记者，亦竟无意于续作，不禁搁笔三叹！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十八日西谛跋。

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一

元人杂剧多赖臧晋叔《元曲选》而存。从前研究元剧的，几以臧选为唯一的宝库。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所选杂剧凡百种[①]。殆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不仅前无古人，抑且后鲜来者。孟称舜于崇祯六年刊《古今名剧柳枝集》及《酹江集》，多据臧选[②]。所录连明作并计之，亦不过五十六种而已。十年来，陆续发现刊行于臧选之前或约略同时的杂剧选集若干种，像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尊生馆主人（黄正位）的《阳春奏》，《古名家杂剧选》，《新续古名家杂剧选》，顾曲斋刻元剧，童野云刻元

① 臧晋叔《元曲选》实际上只选了元人杂剧九十四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余六种为明人作。

② 《古今杂剧柳枝集》选剧三十种，《古今杂剧酹江集》选剧二十六种，余有崇祯原刊本。孟氏批语，几乎每剧必提及臧选。文字有异同处，必注出“从原本改”云云。

剧，继志斋刻元剧[①] 等，较之臧氏百种，均相形见绌。所载的至多不过臧选的一半。且所能补充臧选的，也不过寥寥的几种而已。我在顾曲斋刻元剧里得到关汉卿的《绯衣梦》一种，曾诧为不世之遇。在《古名家杂剧选》里所见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杨梓《忠义士豫让吞炭》，无名氏《汉钟离度脱蓝采和》，《龙济山野猿听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②]，在息机子《杂剧选》里所见的《九世同居》，《符金锭》，在《阳春奏》里所见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都曾使我感到兴奋过。在《金貂记》卷首发现的《敬德不伏老》也使我有相当的激动[③]。六本的《西游记杂剧》[④] 的出现，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八千卷楼书目》（卷二十）所载明抄本《燕孙膑用智捉袁进》，《吴起敌秦挂帅印》二种[⑤]，曾引诱过我特地跑到南京。等到知道这二种不知何时已亡佚了去，我却懊丧了好几天。这些发现都是零零星星的。

最大的发现是《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是黄荛圃旧藏，经罗振玉、王国维的发见而流传于世的[⑥]。在这三十种里便有未见收

---

① 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共三十种，万历二十六年刊本。尊生馆主人刻《阳春奏》共三十九种，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古名家杂剧选》及《新续古名家杂剧选》相传为陈与郊所编刊；今知乃为龙峰徐氏所刊。共四十种，又“新续”二十种，但实际上不止此数。见后。顾曲斋刻杂剧今知有十八种。童野云刻元剧见《罗氏续汇刻书目》。继志斋刻元剧，海宁赵氏曾得其所刊《汉宫秋》一种。

② 均见残本之《古名家杂剧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曾付之影印，名《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③ 《金貂记》有富春堂刊本，北平图书馆藏。

④ 《西游记杂剧》有日本刊本，《世界文库》本。

⑤ 丁氏所藏《捉袁进》等二剧，在未归国学图书馆时，王国维曾见到过。

⑥ 《元刊杂剧三十种》原为上虞罗氏藏本。日本帝国大学曾借印出版（红印本；又有上海石印本。有王国维《叙录》)。

于臧选及他选的元剧十七种[1]。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可以见到元人刊元剧的本来面目[2]。借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明初周宪王（朱有燉）刊行他的“乐府”[3]时，为什么每种都要注出是“全宾”[4]。当时，黄荛圃在书签上曾写着“乙编”二字。这二字曾引起了王国维和许多人的幻想，以为既有“乙编”，必有“甲编”乃至“丙编”、“丁编”等等[5]。那末元人刊的元剧必不仅这三十种而已，也许还再有三十种，六十种的发见。

这期望并没有落空，却以另一个方式出现于世。

我们虽然不曾得到元人刊元剧的“甲编”乃至“丙编”、“丁编”，——这幻想证明了终于是“幻想”，永远不会实现的[6]——然而我们却终于又发见了更大的一个元明杂剧的宝库，这宝库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的元明杂剧，在种数上，较之臧选更多到一倍半，而足以补臧选及他书之未及的。

---

① 这十七种是：（一）《关张双赴西蜀梦》；（二）《闺怨佳人拜月亭》；（三）《关大王单刀会》；（四）《诈妮子调风月》；（五）《好酒赵元遇上皇》；（六）《尉迟恭三夺槊》；（七）《风月紫云庭》；（八）《李太白贬夜郎》；（九）《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十）《东窗事犯》；（十一）《霍光鬼谏》；（十二）《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十三）《辅成王周公摄政》；（十四）《萧何追韩信》；（十五）《诸葛亮博望烧屯》；（十六）《张千替杀妻》；（十七）《小张屠焚儿救母》。

②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作“大都新编”或“大都新刊”者四，作“古杭新刊”者七。余皆作“新刊关目”或“新刊的本”字样。其中宾白多略去，犹可见元人刊剧之面目。

③ 《诚斋乐府》三十一种，几乎每种剧目下皆注明“全宾”二字；《诚斋乐府》有《奢摩他室曲丛》本。（仅刊二十五种，未全。）

④ “全宾”是指“说白”完全，并不删节之意。可知当时刊杂剧者每每删节“宾白”；有“全宾”者反须特别标出。

⑤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叙录》云：“题曰乙编则必尚有甲编；丙丁以降亦容有之。”

⑥ 按黄荛圃藏书，凡宋元板以甲、乙别之。宋板为“甲”，元板为“乙”。此“乙编”盖指系元板而言。

单在元剧方面，已有二十八种，明剧则有六种，元明之间，所谓“古今无名氏“所作的则有一百种以上。这弘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见，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这发见，并不是没有预兆的。

相传明初亲王就藩时，每赐以杂剧千本[①]。《永乐大典》录元杂剧二十一卷。(卷之二万七百三十七至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七)前二卷杂剧名目，《大典目录》[②] 已阙。然此十九卷所载已有九十本。这恐怕是汇选杂剧之始。我们也知道，明代收藏杂剧者往往将若干单帙薄册之杂剧合钉为一本。明季《祁氏读书楼目录》[③] 曾记载着：

(一) 名剧汇　　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种，有详目)
(二) 杂剧　　十四本(无目)
(三) 抄本杂剧　　十二本(无目)
(四) 未钉杂剧　　二帙(无目)

《晁氏宝文堂书目》[④] 里，载有薄册单刊之杂剧不少。钱遵王

① 李开先《张小山乐府》序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

② 《永乐大典目录》卷五十四，原阙十五至十六两页，故杂剧一及二的二卷，恰在所阙之中。余所见诸本《大典目录》均同；不知是否脱叶或原阙未刊。

③ 有明季钞本，凡六册，北平图书馆藏。

④ 《宝文堂书目》三卷，有明钞本。又见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

《也是园书目》[1] 所载杂剧名目独多；虽不注明合钉为若干册，但今知也实是合钉着的。《季沧苇书目》[2] 也载有钞本元曲三百种，一百册（见后）。晁氏祁氏之书已不可得见。《也是园书目》最著称于世。王国维《曲录》[3] 全载其杂剧部分。（王氏未见晁氏及祁氏二目）而这一部分的书，也徒令人有“书亡目存”之感。

民国十八年十月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里载有丁初我的《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忽发现黄氏的《古今杂剧跋》。这书凡六十六册（原注：今缺二册）。丁氏注云：“也是园藏赵清常钞补明刊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又云：“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荛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

这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消息！在民国十八年间，丁氏还曾见到这六十四册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则此书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虽然已阙失了一百零一种，但余下的二百三十九种必定还在人间！这消息的流布，使我喜而不寐者数日。立即作函给北平的友人们追求其书的踪迹，又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们去直接询问丁氏。但丁氏只是说，阅过后，便已交还给旧山楼。他的跋里原来也是这样的：“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

---

① 《也是园书目》有钞本（北平图书馆藏），《玉简斋丛书》本。

② 《季沧苇书目》有黄丕烈刊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③ 《曲录》有《重订曲苑》本（未定稿），《晨风阁丛书》本，及《王忠悫公遗书》本。所录元明杂剧部分，除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外，几全据《也是园书目》。

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但我总耿耿于心，念念不忘此书。我相信此书必定还在人间，并且也不会流落到很远的地方去。同时，要踪迹此书的，还有武进某君。旧山楼藏书，多半归于盛宣怀。他曾至盛氏藏书处细阅，只见有《元曲选》，并无此书。后盛氏书由政府中某氏赠给了约翰大学图书馆，再度检阅，也无此书在内。难道此书竟是真的荡为云烟么？

旧山楼在江南齐卢战役，曾驻过军队。所遗存的古籍多半为兵士们持作炊柴；兵退后，残帙破纸与马粪污草相杂，狼藉于楼之上下。难道此书竟被兵士们当作举火之用么？

问之虞山人士，胥不知此书存佚。辗转问之赵氏后人，也都不知，再问之丁氏，还是一个“不知”。不久，丁氏归道山，再没法去追问此书的消息了。

但我还不曾灰心；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我曾辑元剧佚文，但因希望能见到此书，始终不愿付之剞劂。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书竟被我所发现！

二

这是不能忘记的一天！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刻！

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钞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钞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里怦怦的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相信，一定是此物！他说，从丁氏散出。这更证实了必是旧山楼的旧物。丁氏所云：

“匆匆归赵”，所云“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人之谈。我极力的托他代觅代购。他说，也许还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现。

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宝”总有办法可以购下。我立即将这好消息告诉在汉口的卢冀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也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大约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则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也不过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购得。他已见到此书。这消息是被证实了。我一口托他为我购下。虽然在战争中，我相信这二三千金并不难筹。

这一夜，因为太兴奋了，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第二天，一见到几位同事，便托其设法筹款。很高兴的，立即筹到了千金。这温厚的同情与帮助，是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当天下午，便将此款交给了杨寿祺先生。他一口答应说，明天下午可以从唐某处取得此书三十余册来。

我立即又作一札告诉袁守和先生，说这部书大约三千金可得；不知北平图书馆有意收购没有。

渴望的等待，忘情的喜悦，与“万一失之”的恐惧，交战于心，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

不料，第二天下午，到了来青阁书庄，那“恐惧”竟实现了！杨君说：他去迟了一步，唐某处的三十余册，已以九百金归之孙君了。此书成了完璧，恐怕要涨价不少。同时，并以原金还给我。

没有那样的“失望”过！像熊熊火红的热铁突然抛入水中一样。垂得而复失之，格外的令我难过！想望了十年的东西，一旦

失之交臂，这懊丧，这痛苦，是足够忍受的。这一夜又患了失眠。

明天一早，苦笑的把原金还给了同事们，说，恐怕永远的不会买到此书了，唯一的希望是，此“国宝”不至出国。

守和从香港回了信，说北平图书馆决定要购下此书。三千之数，他可以设法筹措。我苦笑的把这信塞到抽屉里去。

如此的过了好几天，终日在“失望”的苦痛煎熬里。任怎样不能忘怀于此书。十年不能忘于心，不能忘于口的，难道一旦将得之，竟还能听任其失之交臂么?

我相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任用多少的力量与金钱都不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

又晤到了乃乾先生，又提起了此书。他说，古董商人为孙伯渊君。此书成了全璧后，孙君待价而沽，所望甚奢，且声言此时决不出售。且甚珍秘，不令人见。

乃乾和孙君是熟友。我再三的托他去问价，并再三的说，必定有办法筹款。

隔了两天，乃乾告诉我说，再四与孙君商议的结果，他非万金不售；且须立刻商妥，否则，将要他售。

我又燃起了希望。肯售，且有了价格，这事便又有些眉目了。这一天，立刻我发了两个电报，一致守和，一致冀野，说及其价格。守和在第二天，便回电说，他那里只好“望洋兴叹”。筹款实在不易。我的希望去了一半。到了第三天，冀野却回了一电，说：决购，并要我去议价。他在教部办事；对于元剧的狂热，和我有些相同。

我恢复了“希望”，恢复了兴奋，立刻找到乃乾商谈此事。乃乾说，恐怕不易减少价格。但经过了三天的议价，终于以九千金成交。我立即电告冀野。同时仍向同事们先筹款千金，作为定

洋；约定在二十天以内，将全款付清。

时间是五月三十日，天色有些阴沉沉的，春寒还未尽去。我偕乃乾持千金至孙君处，签定了契约。在这时，我方才第一次见到了原书！一册又一册的翻阅着。不忍释手；不忍离目。每册有汪阆源藏印。首册有黄荛圃手钞目录，多至三十九页。几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笔及跋语。何小山也曾细细的校过。钱遵王却只留下了数行的钞补的手迹。董玄宰也有跋四则。到了这时，此书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来所谓也是园藏者，只不过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实应作脉望馆钞校本。黄目总名作《古今杂剧》，不知为谁氏所命名。除刻本外，钞本多半注明来源；或从内本录校，或由于小谷本传钞。刻本只有二种，一为《古名家杂剧选》本，一为息机子《杂剧选》本。此书的钞校为万历四十二至五年间，恰在臧氏《元曲选》刊行于世的时候，故所收独不及臧选。

黄荛圃尝自夸所藏词曲甚富；但通行本《士礼居题跋记》所载词曲寥寥无几。今见此书首册黄氏手钞所藏曲目及跋，始知“学山海之居”中所庋藏词曲，果不下于“词山曲海”之李中麓也。

这六十四册的宝库，包含钞本、刻本的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即其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相同，而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

我有充足的勇气措置这事；我接受了这契约。这书的价值决非数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贾的把“书”和“金钱”作相等的估计。无数的古籍、名著决不是区区金钱所能获致的。以古香古色的名著较之金钱，金钱诚如粪土。我获见此书，即负契约上的一切损失也愿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因为内地汇款的困难，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来，只来了一个电报，叫设法在上海筹款于限期内付出。仍依赖了同情与友谊，我居然筹到了借款，而在限期内将书取回。——这借款过了两个多月方才寄到归还。

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

三

脉望馆藏曲初无藉藉名。谈曲的人向来只知道也是园而不知道脉望馆。今传的《脉望馆书目》[①]，所载词曲，寥寥无几。在“书目”盈字号词曲类里，所列的不过：《㑳梅香杂剧》二本，《秦仙仙传》一本，《大雅堂集》一本，《状元堂陈母教子杂剧》一本，《诚斋传奇》十本、杂剧四本，《游春记》一本，《下船杂剧》一本，《梁状元不伏老》一本，《泰和记》一本，《昆仑奴传》一本，《古本西厢》一本，《红拂杂剧》一本，杂剧三本，《谭板西厢》一本，《莽张飞大闹石榴园杂剧》一本，《拘栏》一本，《楚昭王疏者下船杂剧》一本，（《玉简斋》本此下有“《升庵杂剧》二十本，二套”；按“剧”应据《秘笈》本改作“刻”）等而已；与今所见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多至六十册以上者大异。疑《脉望馆书目》为后来所编，此书或已转售，故不著录。

清常道人为赵琦美的别号。按赵氏“家乘”：“琦美原名开

① 《脉望馆书目》有《玉简斋丛书》本，又《涵芬楼秘笈》本。

美，字仲朗，号玄度，嘉靖癸亥（公元1563年）生。以父（用贤）荫，历官刑部贵州司郎中，授奉政大夫。天启甲子（公元1624年）卒。邑志有传。配徐氏，光禄监事勉之公懋德女，赠宜人。继吕氏，孝廉名道炯女，封宜人。葬桃源涧。子五，士震、振羽、振海、振华、士升。女三；长适瞿式耒，次适江阴缪贞白，次适钱昌韩。"[1] 邑志的"传"，写他的生平较详：

> 赵琦美字元度，文毅公（用贤）子。天性颖发，博闻强记。以父荫，历官刑部郎中。生平损衣削食，假书缮写，朱黄雠校，欲见诸实用。得善本，往往文毅公序而琦美刊之。其题跋自署清常道人。有藏书之室曰脉望馆。官太仆丞时，尝解马出关，周览博访，上书奏条方略，随例报闻。遂以使事归里。著有《洪武圣政记》、《伪吴杂记》、《容台小草》、《脉望馆书目》。子士震，官徐州卫经历。[2]
>
> ——《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

① 据《玉简斋丛书》本《脉望馆书目》所引。

② 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记其父，称先将军应祺为赵公用贤门生；又称公长子琦美为先将军契友，若愚以父执事之，尝为同僚。钱谦益《初学集·刑部郎中赵君墓表》：君天性颖发，博闻强记。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余次，以待后之学者，损衣削食，假借缮写三馆之秘本，兔园之残册，刓编啮翰，断碑残壁，梯航访求，朱黄雠校，移日分夜，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官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费减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将作营造也。（按《也是园书目后序》云：赵玄度初得李诫营造法式，中缺十余卷，遍访藏书家，罕有蓄者。后于留院得残本三册，又借得阁本参考。而阁本亦缺六七数卷。先后搜访，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图样界画，最为难事。用五十千，命长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夺，沟浍易盈，焉知一书之难得如此。）丞太仆，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马经》也。

他的藏书大抵以得之北方为多；而所校书也以在北方为最多。归里后，他的藏书似乎也全都捆载而南。在什么时候，他的藏书散出来，已不可知。但总在天启、崇祯之间。钱谦益[①]得到他的钞校本的全部[②]。相传他卒后，他的子孙不肖，将他的藏书售去时，曾闻有鬼在啜泣。这“话”见于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虽是一段“鬼”话，却可知清常道人是如何的笃爱他的藏书，如何宝重他的亲自手校的文籍。这部手校的《古今杂剧》也当是当时归之谦益的一种。谦益将未与绛云楼同毁的清常道人钞校本的书全部赠给了钱曾[③]。所以《古今杂剧》也被收于《也是园书目》。惟遵王并不举总名，而将杂剧名目一一列举。其中次第是

---

① 钱谦益，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坐事削籍归。福王时，召为礼部尚书。清初，为礼部右侍郎，旋归乡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② 钱曾《读书敏求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条》：“清常殁，其书尽归牧翁。武康山中，白昼鬼哭，嗜书之精爽若是。伊予腹笥单疏，囊无任敬子之异本，又何敢厕于墨庄艺圃之林。然绛云一烬之后，凡清常手校秘钞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按章钰《敏求记校证》云：“崇祯九年，常熟人张汉儒疏稿讦谦益，见刑部郎中赵玄度两世科甲，好积古书古画，价值二万金，私藏武康山内。乘其身故，欺其诸男在县，离隔五百余里，罄抢四十八橱古书归家，以致各男含冤，焚香咒诅。”此说似未必可信。谦益《初学集》有《刑部郎中赵君墓表》，于琦美备致赞颂，未必于赵氏诸男有隙，且举赵氏钞校本书悉以赠诸遵王，则当初似亦未必夺诸赵氏也。然赵氏藏书悉归谦益，则为事实。

③ 钱曾字遵王，谦益族孙嗣美子。谦益《嗣美墓志铭》云：“从孙嗣美好聚书，书贾多挟策潜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颇嗛其分吾好也。嗣美名裔肃，万历乙卯，以《春秋》举。子四人，次名曾。曾好学，藏书益富。”遵王《寒食夜梦牧翁诗》自注云：“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玄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

否照旧，或遵王有否增入若干种，已不可知。但想来，当是脉望馆原来的面目；盖在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刊行的杂剧集，像《元曲选》等均不曾钉入，可见遵王并不曾改动了原来合钉的式样。

钱遵王藏书，多半归于泰兴季沧苇[①]。故《季沧苇藏书目》[②]所载多半述古旧物。其中有：

元曲三百种一百本　抄

一项[③]。此书殆即今见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何煌[④]为何焯之弟，亦好书。他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也勤于校。今此钞校本中所见之朱笔密校，署名“小山”或“仲子”者，皆煌手笔也。他并藏有《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故每以元刊本校此钞校本。

煌所藏曲，此书及《元刊杂剧三十种》，并《琵琶记》等后均归于黄丕烈的百宋一廛。[⑤]丕烈跋此书云：“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刊旧钞名校等种，列目如

---

① 《天禄琳琅书目》：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扬州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授兰溪令，历刑户两曹，擢御史。钱曾《述古堂书目》（《粤雅堂丛书》本）序云：“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

② 士礼居刊本，又民国三年扫叶山房影印士礼居本。

③ 见季目第四十三叶。

④ 《藏书纪事诗》（四）：“煌字心友号小山，尝自署何仲子。”按煌为何焯弟，长洲人。

⑤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字绍武，乾隆戊申举人。喜藏书。购得宋刻百余种。学士顾莼颜其室曰百宋一廛。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云：今天下好宋板书，未有如荛圃者也。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板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荛圃亦时自笑也。故尝自号佞宋主人云。

前。”

后来，黄氏士礼居藏书散出，此书归汪阆源[1]所有，故每册之首均钤有汪氏印章。汪氏散出后，此书又归赵氏旧山楼。[2]由旧山楼再转入丁初我手。盖此书自北南下后，始终未出苏州及常熟二地。未遭绛云之炬，历脱兵火大劫，至今三百余年，乃大显于世。其受授源流可列表如下：

赵琦美——钱谦益——钱曾（遵王）——季振宜（沧苇）——何煌（小山）——黄丕烈——汪士钟（阆源）——赵宗建（次侯）——丁祖荫（初我）

丁氏字芝荪，号初我，常熟人，尝知常熟县事。故于旧山楼散出故籍，所得独多。他曾搜求虞地著作，刊为《虞阳说苑》二编（乙编仅成四册）。后居苏州以终。这次苏城失陷，他的藏书殆尽被劫散出，此书便是其中之一。他生前对于此书极端保守秘密；即其至友亦不知其藏有此书。这实是一件不可了解的神秘。今乃经大劫而反显于世；且更付之剞劂，不日可以告成。则三百多年来的秘册，将成为人人可得之物了。

但在授受的渊源里，有一点可疑的，即此书中有董其昌跋四则，似董氏曾挟此书于舟中览阅。也许在钱谦益得到此书之前，或曾经他收藏过。或者他曾借阅于赵氏，也说不定。

---

①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藏书归长洲汪士钟。黄丕烈《郡斋读书志序》：阆源英年力学，读其尊甫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采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阆源父厚斋，名文琛，开益美布号，饶于资。其藏书印曰：民部尚书印。又有三十五峰园主人印。”

② 赵宗建，字次侯，号非昔居士，其藏书之所曰旧山楼。

四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辗转授受，这部最弘伟的戏曲的宝库，不能没有损失。清常所藏的原来有多少种，已不可知。据《也是园书目》则有三百四十种（除重复外）。季沧苇书目则有三百种，一百册（似三百种之数，系季氏举成数而言，非实际之数目）。但到了黄荛圃手里，则仅存六十六册，二百六十六种，较之也是园所载已阙了七十四种。在荛圃跋里及他手钞目录里均已一一举出。[①] 这阙失了的七十几种重要的东西实在不少：

*1 王瑞兰私祷拜月亭
元关汉卿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
2 王魁负桂英
*3 洞庭湖柳毅传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4 玉清殿诸葛论功
以上元尚仲贤撰
*5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 临江驿潇湘夜雨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元杨显之撰
7 风月两无功
元陈定甫撰
*8 说专诸伍员吹箫
元李寿卿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9 韩退之雪拥蓝关记
元赵明远撰
*10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1 抱侄携男鲁义姑

① 据黄荛圃手钞“待访古今杂剧存目”凡七十一种。

12 女元帅挂甲朝天
以上元武汉臣撰
13 神龙殿栾巴噀酒
元李取进撰
*14 铁拐李借尸还魂
元岳伯川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5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元康进之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6 黄桂娘秋夜竹窗雨
*17 秦修然竹坞听琴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元石子章撰
*18 陈季卿误入竹叶舟
范子安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9 沙门岛张生煮海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0 劈华山神香救母
*21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元张寿卿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2 秦太师东窗事犯
元孔文卿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
*23 便宜行事虎头牌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4 邓伯道弃子留侄
以上元李直夫撰
*25 花间四友东坡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6 唐三藏西天取经
(按今传《西游记杂剧》疑即此剧)
以上元吴昌龄撰
27 贤达妇荆娘盗果
28 摔袁祥
29 孝顺贼鱼水白莲池
*30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本;《元曲选》亦收之,作武汉臣撰)
*31 王鼎臣风雪渔樵记
(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本;

《元曲选》作《朱买臣风雪渔樵记》)

32 行孝道郭巨埋儿

33 宣[①]门子弟错立身

以上元无名氏撰

34 遥天笙鹤

元明丹邱先生撰

*35 天香圃牡丹品

*36 兰红叶从良烟花梦

*37 四时花月赛娇容

*38 文殊菩萨降狮子

*39 关云长义勇辞金

*40 㧑搜判官乔断鬼

*41 豹子和尚自还俗

*42 甄月娥春风度[②]朔堂

*43 美姻缘风月桃源会

*44 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

*45 神后山秋狝得驺虞

*46 小天香早夜朝元

*47 李妙清花里悟真如

以上明周王诚斋撰

(按以上各剧均有通行刊本及传钞本)

48 花月妓双偷纳锦郎

49 郑耆老义配好姻缘

以上明陈大声撰

*50 杜子美沽酒游春

明王渼陂撰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本)

*51 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

明康对山撰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一)

52 诸葛亮挂印气张飞

53 诸葛亮石伏陆逊

*54 诸葛亮隔江斗智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55 老陶谦三让徐州

56 寿亭侯五关斩将

57 关大王月下斩貂蝉

58 关云长古城聚义

59 米伯通衣锦还乡

以上三国故事

60 苏东坡误入佛游寺

以上宋朝故事

61 李琼奴月夜江陵怨

---

① "宣"误，应作"宦"。

② "度"误，应作"庆"。

62 崔驴儿指腹成婚
63 鸽奔亭苏娥自诉
64 赛金莲花月南楼记
以上杂传
65 吕洞宾戏白牡丹
以上神仙
66 保国公安边破虏
67 英国公平定安南
以上明朝故事
68 南极星金銮庆寿
69 贺万年拜舞黄金殿
70 献祯祥祝延万寿
71 西王母祝寿瑶池会

但荛圃的“待访目”尚遗漏了：

*1 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 萨真人夜斩碧桃花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3 河嵩神灵芝庆寿
(按此剧有通行本)
*4 南极星度脱海棠仙
(按此剧有通行本)
*5 善知识苦海回头
(按此剧为也是园原目所未载，亦见于《杂剧十段锦》)

五种。丁初我谓除重复外，实阙七十四种，这计算是对的。盖以《河嵩神灵芝庆寿》及《南极星度脱海棠仙》二种为复出也。荛圃待访目为什么漏列了这几种呢？岂以其或为重复者，或已见于息机子《元人杂剧选》（荛圃藏有此书）么？

到了汪阆源手里，又阙了二十七种：[1]

① 按此数字系根据丁初我跋；实应作“二十六种”。

*1 李太白匹配金钱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3 玉箫女两世姻缘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元乔梦符撰

*4 尉迟恭单鞭夺槊[①]
元尚仲贤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5 中郎将常何荐马周
元庾吉甫撰

*6 须贾谇范雎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 双献头武松大报仇
元高文秀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8 赵江梅诗酒玩江亭
元戴善甫撰

*9 赵氏孤儿大报仇
元纪君祥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0 赵光普进梅谏
元康进之撰

*11 鲁大夫秋胡戏妻
元石君宝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2 萧何月下追韩信
元金志甫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

*13 李存孝误入长安
元陈存甫撰

14 英雄士苏武持节
元周仲彬撰

15 庄周半世蝴蝶梦[②]

16 半角哀鬼战荆轲

17 四公子夷门元宵宴

18 巫娥女醉赴阳台梦
以上春秋故事

---

① 此剧实存，未阙佚。已见于关汉卿所著剧中；殆以其目录与实际次第排列不同，故致两歧。

② 与现存之史九敬先《老庄周一枕蝴蝶梦》不知是否同一剧。

19 郅郓璋昆阳大战
20 金穴富郭况游春
21 施仁义岑母大贤
以上东汉故事
22 李存孝大战葛从周
23 狗家疃五虎困彦章
24 朱全忠五路犯太原
以上五代故事
25 小李广大闹元宵夜
26 宋公明劫法场
27 宋公明喜赏新春会
以上水浒故事

第二次所佚阙的二十七（六）种，系据汪阆源氏所钞现存目录（丁氏云：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与荛圃手钞目录相校计的。自汪氏再传到丁氏，则此“现存”的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并不曾再有什么损失。

经过了这两次佚阙，较之《也是园书目》所载，总计阙少一百零三种[①]，将及全书的三之一。这些佚阙的杂剧恐怕我们是再也不能够见到的了。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在其中，仅四十七种今有传本，其他五十六种却都是人间孤本，再不能够有遇到第二本的机会的。像尚仲贤、庚吉甫、戴善夫、康进之、陈定甫、赵明远、武汉臣、李取进、石子章、李好古、李直夫、陈存甫、周仲彬、丹邱先生、陈大声诸作者的著作，以及元无名氏的几种，春秋故事、五代故事的几种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他们的亡佚实在是抱憾无穷，同时对于那二百四十二种[②]之得幸存于今，则更觉得欣幸无已也。

① 按实应作一百零二种。
② 丁初我跋云：“实存二百三十九种”；盖以《赵礼让肥》等复见之杂剧，均剔除不计也。在实际上复见之杂剧不止三种。见后。

五

在今存的二百四十二种里，重要的作品自然是很不少；但也有很无聊的颂扬功德剧，应节喜庆剧，且也有写得不大高明的；而这里却也保全了很可宝贵的资材。竹头木屑，何一非有用之物。董其昌跋《众神圣庆贺元宵节》云：

> 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

这种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对于古代的著作与文献，我们是应该以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他们，不仅仅单着重于保存重要的名著而已。

在其间，元人所著的杂剧，当然引起我们特殊的注意：

*1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①]（古名家本）
*2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钞本）（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3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古名家本）
*4 江州司马青衫泪（古名家本）
*5 半夜雷轰荐福碑（古名家本）
*6 西华山陈抟高卧（古名家本）
*7 孟浩然踏雪寻梅[②]（息机子本）
*8 开坛阐教黄粱梦（息机子本）

① 今有通行本者以*为记。以下除所得为钞本外，概不另注。
② 按此剧实为周宪王作；息机子误署马致远名。

以上八种马致远撰

＊9 苏子瞻风雪贬黄州（钞本）

以上一种费唐臣撰

＊10 四丞相歌舞丽春台[1]（古名家本）

11 吕蒙正风雪破窖记（钞本）

以上二种王实甫撰

＊12 死生交范张鸡黍（息机子本）

以上一种宫大用撰

＊13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古名家本）

14 刘夫人庆赏五侯宴（钞本）

＊15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钞本）

（按此剧有元刊本）

＊16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古名家本）

＊17 温太真玉镜台（古名家本）

＊18 望江亭中秋切脍旦（息机子本）

＊19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古名家本）

20 邓夫人苦痛哭存孝（钞本）

＊21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古名家本）

＊22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古名家本）

＊23 感天动地窦娥冤（古名家本）

24 山神庙裴度还带（钞本）

＊25 尉迟恭单鞭夺槊[2]（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6 状元堂陈母教子（钞本）

以上十四种关汉卿撰

＊27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古名家本）

28 董秀英花月东墙记

① “台”，《元曲选》作“堂”。

② 按此剧实为尚仲贤作；脉望馆主人误为即是《敬德投唐》，故阑入关氏所著诸剧中。

（钞本）

*29 裴少俊墙头马上（古名家本）

以上三种白仁甫撰

30 保成公径赴渑池会（钞本）

*31 好酒赵元遇上皇（钞本）

（按此剧有元刊本）

32 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钞本）

以上一三种高文秀撰

33 立成汤伊尹耕莘（钞本）

34 钟离春智勇定齐（钞本）

*35 㑳梅香骗翰林风月（息机子本）

*36 醉思乡王粲登楼（古名家本）

*37 迷青琐倩女离魂（古名家本）

38 虎牢关三战吕布（钞本）

以上六种郑德辉撰

39 张子房圯桥进履（钞本）

*40 同乐院燕青博鱼（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41 破苻坚蒋神灵应（钞本）

以上三种李文蔚撰

42 老庄周一枕蝴蝶梦（钞本）

以上一种史九敬先撰

*43 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孟汉卿撰

*44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戴善夫撰

*45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息机子本）

*46 孝义士赵礼让肥（息机子本）

47 陶母翦发待宾（钞本）

以上三种秦简夫撰

48 宋上皇御断金凤钗（钞本）

*49 布袋和尚忍字记（息机子本）

*50 楚昭公疏者下船（钞本）
（按此剧有元刻及《元曲选》本）
*51 看财奴买冤家债主（息机子本）
*52 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古名家本）
*53 断冤家债主（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六种郑廷玉撰
*54 宋太祖龙虎风云会[①]（古名家本）
*55 诸葛亮博望烧屯（钞本）
（按此剧有元刻本）
*56 庞涓夜走马陵道（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57 忠义士豫让吞炭[②]（古名家本）
*58 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息机子本）
*59 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古名家本）
60 郑月莲秋夜云窗梦（钞本）
*61 王月英月夜留鞋记[③]（息机子本）
以上八种元无名氏撰
*62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孙仲章撰[④]
*63 朱砂担滴水浮沤记（钞本）
（按此剧有《元选曲》本）
*64 货郎旦（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5 敬德不伏老[⑤]（钞本）
（按此剧今有《世界文

---

① 按此剧为罗贯中作。
② 按此剧为杨梓作。
③ 按此剧为曾瑞撰。
④ 按此剧原作“无名氏”，黄目改正作孙仲章撰。
⑤ 按此剧为杨梓撰。

库》本）

66 施仁义刘弘嫁婢（钞本）

67 刘千病打独角牛（钞本）

*68 杀狗劝夫[1]（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9 大妇小妻还牢末[2]（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0 讲阴阳八卦桃花女[3]（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1 玎玎珰珰盆儿鬼（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2 刘玄德醉走黄鹤楼[4]（钞本）

*73 玉清庵错送鸳鸯被（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4 关云长千里独行（钞本）

*75 孟光女举案齐眉（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6 雁门关存孝打虎（钞本）

77 狄青复夺衣袄车（钞本）

78 摩利支飞刀对箭（钞本）

79 降桑椹蔡顺奉母[5]（钞本）

*80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6]（古名家本）

---

① 按此剧为萧德祥作。

② 按此剧为李致远撰。《古名家杂剧选》作马致远撰，误。

③ 按此剧为王晔撰。

④ 按此剧为朱凯撰。

⑤ 按此剧为刘唐卿撰。

⑥ 按此剧为张国宾撰。

＊81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①]（古名家本）

82 阀阅舞射柳蕤丸记（钞本）

＊83 逞风流王焕百花亭（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84 龙济山野猿听经（古名家本）

85 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古名家本）

＊86 汉钟离度脱蓝彩和（古名家本）

＊87 李云英风送梧桐叶[②]（古名家本）

＊88 赵匡义智娶符金锭（息机子本）

＊89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③]（息机子本）

＊90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④]（古名家本）

＊91 张公艺九世同居（息机子本）

92 月明和尚度柳翠[⑤]（古名家本）

（按此剧与《元曲选》本全殊如臧本所录为李寿卿作则此当是另一作者所著）

以上三十种元无名氏撰

上九十二种，钉二十四册，皆为元人著作。即此已足和臧氏《元曲选》并驾齐驱。其中的六十二种，今有传本可得；其他二十九

① 按此剧为杨景贤撰。

② 按此剧为李唐宾撰。

③ 按此剧为武汉臣撰。

④ 按此剧《元曲选》作关汉卿撰。

⑤ 原刊本附108《玉通和尚骂红莲》后，二剧连刊，并不分页，不知何故。案《乐府考略》（即《曲海总目题要》）以《度柳翠》为王实甫作；今此剧既与《元曲选》本全异，则《度柳翠》二本，其一或有为王撰的可能，未知《考略》何据耳。

种则皆为人间孤本。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关汉卿的《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四种；发现了费唐臣的《贬黄州》；发现了王实甫的《破窑记》；发现了白仁甫的《东墙记》；发现了高文秀的《渑池会》、《襄阳会》；发现了郑德辉的《伊尹耕莘》、《智勇定齐》、《三战吕布》；发现了李文蔚的《圯桥进履》、《蒋神灵应》；发现了史九敬先的《庄周蝴蝶梦》；发现了秦简夫的《翦发待宾》；发现了郑廷玉的《金凤钗》；发现了朱凯的《黄鹤楼》；发现了刘唐卿的《蔡顺奉母》；还发现了无名氏的《云窗梦》、《刘弘嫁婢》等；这消息是足够以令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惊诧不已的!

何况，即在与臧选及他选名目相同的剧本里，其“异文”也是触目皆是；有的简直是成为另一个本子；其重要实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敬德不伏老》今仅见《金貂记》附刊本，而阙佚甚多，得此本足以补正不少。《关大王单刀会》，元刊本残佚曲文不少，赖此，得以读得畅顺。《好酒赵元遇上皇》也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元刊本的情节不少。

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少半的，可以说是全书里最可惊人的部分；单是这一部分的发现，已足够我们神往了。

然在明剧这一部分也不是什么凡品，多数是我们久久欲读而不可得的!

93 冲漠子独步大罗天（钞本）

94 卓文君私奔相如（钞本）

以上二种丹邱先生（朱权）撰

*95 刘晨阮肇误入天台（息机子本）

以上一种王子一撰

96 黄廷道夜走流星马（钞本）

以上一种黄元吉撰

＊97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谷子敬撰

＊98 铁拐李度金童玉女（古名家本）

99 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古名家本）

＊100 萧淑兰情寄菩萨蛮（古名家本）

＊101 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古名家本）

以上四种贾仲名撰

＊102 翠红乡儿女两团圆（息机子本）

以上一种杨文奎撰

103 宴清都作洞天玄记（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杨慎撰

104 独乐园司马入相（钞本）

（按此本似据刻本影钞）

以上一种桑绍良撰

＊105 灌将军使酒骂座记（古名家本）

＊106 金翠寒衣记（古名家本）

＊107 渔阳三弄（古名家本）

＊108 玉通和尚骂红莲[1]（古名家本）

＊109 木兰女（古名家本）

＊110 黄崇嘏女状元（古名家本）

＊111 僧尼共犯传奇（钞本）

以上七种明无名氏撰[2]

＊112 东华仙三度十长生（古名家本）

＊113 群仙庆寿蟠桃会（古名家本）

＊114 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古名家本）

＊115 惠禅师三度小桃红（钞本）

＊116 张天师明断辰钩月

---

① 剧后原附《月明和尚度柳翠》。

② 按七种均非无名氏所作。105、106 二剧为叶宪祖撰；107 至 110 四种为徐渭撰，即《四声猿》；111 为冯惟敏撰。

（钞本）

* 117 洛阳风月牡丹仙
（钞本）

* 118 赵贞姬身后团圆梦
（古名家本）

* 119 刘盼春守志香囊怨
（古名家本）

* 120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古名家本）

* 121 紫阳仙三度常椿寿
（古名家本）

* 122 福禄寿仙官庆会
（钞本）

* 123 十美人庆赏牡丹园
（钞本）

* 124 善知识苦海回头[①]
（古名家本）

* 125 瑶池会八仙庆寿
（钞本）

* 126 黑旋风仗义疏财
（钞本）

* 127 清河县继母大贤
（古名家本）

以上十六种朱有燉（周宪王）撰

上明人杂剧三十五种，钉七册（第二十五册至第三十一册）。丹邱先生二种发现，其令人快慰，不下于关王诸作之发现。黄元吉、杨慎、桑绍良诸人所作，也是素来罕见的。贾仲名的《桃柳升仙梦》也为初次发见的东西。

128 伍子胥鞭伏柳盗跖[②]

129 十八国临潼斗宝

130 田穰苴伐晋兴齐

131 后七国乐毅图齐

132 吴起敌秦挂帅印

① 按此剧亦见于《杂剧十段锦》，为陈沂撰，不知如何阑入宪王杂剧中。《千顷堂书目》宪王杂剧全目中实无此剧。

② 以下各剧除138《司马相如题桥记》一种为刻本外，余均为钞本，不一一注出。

133 守贞节孟母三移
以上六种春秋故事
134 汉公卿衣锦还乡
135 运机谋随何骗英布
136 随何赚风魔蒯通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137 司马相如题桥记(古名家本)[①]
138 韩元帅暗度陈仓
以上五种西汉故事
139 马援挝打聚兽牌
140 云台门聚二十八将
141 汉姚期大战邳同
142 孝义士赵礼让肥[②]
143 寇子翼定时捉将
144 邓禹定计捉彭宠
以上六种东汉故事
145 十样锦诸葛论功
146 曹操夜走陈仓路
147 阳平关五马破曹
148 走凤雏庞统掠四郡
149 周公瑾得志娶小乔
150 张翼德单战吕布
151 莽张飞大战石榴园
152 关云长单刀劈四寇
153 寿亭侯怒斩关平
154 关云长大破蚩尤
155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156 张翼德三出小沛
157 张翼德大破杏林庄
以上十三种三国故事
158 陶渊明东篱赏菊
以上一种六朝故事
159 长安城四马投唐
160 立功勋庆赏端阳
161 贤达妇龙门隐秀
162 招凉亭贾岛破风诗
163 众僚友喜赏浣花溪
164 魏徵改诏风云会
165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166 徐茂公智降秦叔宝
* 167 小尉迟将斗将将鞭认父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68 尉迟公鞭打单雄信
169 十八学士登瀛洲

① 按此剧别有《杂剧十段锦本》。
② 与46复见。

170 唐李靖阴山破虏

以上十二种唐代故事

171 李嗣源复夺紫泥宣

172 飞虎峪存孝打虎[①]

173 压关楼叠挂午时牌

以上三种五代故事

174 存仁心曹彬下江南

175 八大王开诏救忠臣

176 杨六郎调兵破天阵

177 焦光赞活拿萧天佑

178 宋大将岳飞精忠

179 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180 张于湖误宿女真观

181 女学士明讲春秋

182 赵匡胤打董达

183 穆陵关上打韩通

以上十种宋代故事

上五十六种，钉十七册（第三十二册至第四十八册），皆为自春秋以下的历史故事剧；内容至为庞杂；其作者为元为明颇不易分别；亦多半出于教坊伶人之手。但重要的是，借此得以窥见历史故事在元明间递嬗变化之迹。这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者、戏剧史者均极有关系。诸剧的宾白往往有雷同或互相抵牾处，一一抉出，至为不易。

*184 相国寺公孙汗衫记[②]（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85 海门张仲村乐堂

186 王闰香夜月四春堂[③]

187 女姑姑说法升堂记

188 清廉官长勘金环

189 雷泽遇仙记

190 若耶溪渔樵闲话

191 徐伯株贫富兴衰记

---

① 与76《雁门关存孝打虎》复见。

② 按此剧为元张国宾撰。

③ 按此剧即《绯衣梦》。（与21复见）

192 薛包认母
193 认金梳孤儿寻母
194 四时花月赛娇容[①]
195 王文秀渭塘奇遇
196 庆丰门苏九淫奔记
197 风月南牢记
198 秦月娥误失金环记
以上十五种杂传

在“杂传”里差不多全都是“社会”剧和“恋爱”剧，写得好的不少。像《海门张仲村乐堂》、《徐伯株贫富兴衰记》和《苏九淫奔记》、《风月南牢记》等，和张国宾、关汉卿诸作较之，也并不见得有“驽下”之感。惟《雷泽遇仙记》、《渔樵闲话》等则比较单调，大似“神仙”剧的同类耳。

199 释迦佛双林坐化
200 观音菩萨鱼篮记
以上二种释氏
201 许真人拔宅飞升
202 孙真人南极登仙会
203 吕翁三化邯郸店
204 吕纯阳点化度黄龙
205 边洞玄慕道升仙
206 李云卿得悟升真
207 王兰卿服信明贞传
208 太平仙记
209 瘸李岳诗酒玩江亭
210 太乙夜断桃符记
211 南极星度脱海棠仙[②]
212 张天师断风花雪月
213 时真人四圣锁白猿
214 猛烈那吒三变化
215 二郎神锁齐天大圣
216 灌口二郎斩健蛟
217 二郎神射锁魔镜[③]
以上十七种神仙

---

① 按此剧为明周宪王撰。
② 按此剧为周宪王撰。
③ 按此剧与85复见。

上仙释剧十九种结构往往雷同，故事也陈陈相同；尤以“神仙度世剧”一类之作，更为读之令人厌倦。惟关于二郎神诸剧，气魄很伟大，是仙释剧的另一方面的成就。

218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219 梁山五虎大劫牢
220 梁山七虎闹铜台
221 王矮虎大闹东平府
222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223 黑旋风双献功[①]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六种《水浒传》故事

关于《水浒传》的杂剧，元明人写作的均不少；高文秀至被称为“黑旋风专家”。周宪王也写着《豹子和尚自还俗》诸剧。惟较之康进之的绝妙好剧《李逵负荆》，似均尚隔一层。上六剧，除《黄花峪》外，均无甚生气，《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尤为无聊之极，只有若干人物进进出出耳；不仅无“戏剧力”，且连“结构”也幼稚之至。与明人的许多《水浒》传奇较之，诸明传奇似均还高出远甚也。但《水浒》一传的故事的演变，有了诸剧，却可更明显的寻出其线索来。《水浒》里的诸英雄，大约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南宋的时候吧——便已甚为民间所喜爱、崇拜的了。

224 奉天命三宝下西洋
以上一种“本朝故事”
225 宝光殿天真祝万寿
226 众群仙庆赏蟠桃会

---

① 按此剧为元高文秀撰。

227 祝圣寿金母献蟠桃
228 降丹墀三圣庆长生
229 众神圣庆贺元宵节
230 祝圣寿万国来朝
231 争玉板八仙过滨海
232 庆丰年五鬼闹钟馗
233 河嵩神灵芝献寿[1]
234 紫薇宫庆贺长春寿
235 贺万寿五龙朝圣
236 众天仙庆贺长生会
237 庆冬至共享太平宴
238 贺升平群仙祝寿
239 庆千秋金母贺延年
240 广成子祝贺齐天寿
241 黄眉翁赐福上延年
242 感天地群仙朝圣

以上十八种“本朝教坊编演”

上明代故事剧的《三宝下西洋》，似乎可以写得活泼些，但实在却是“笨伯”之作；罗懋登的《西洋记》，鬼怪百出，谎话连篇，还比这有生气些；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访普”一折之外，无一折不是浪费的笔墨；而这剧却自始至终是“浪费”而且无聊的。直辜负了这好题材！

“教坊编演”的十八剧，除《争玉板八仙过海》比较的活泼有趣外，几乎无一剧不是很讨厌的颂扬剧。董其昌所谓欲“效楚人一炬”者，正是指此等剧而言。在结构的雷同，故事的无聊，叙述的笨涩方面，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蒋士铨的《西江祝椵》[2]四剧，虽同为颂扬剧，而较之这些“教坊编演”的剧本则诚为清隽之至的才人之笔了，这一部分剧本，在戏曲的“题材”上说来，诚是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一类的题材，在任何选本上都是不会被选录，因之，也不会为我们所见到。我们所见

① 按此剧为周宪王撰。
② 《西江祝椵》有江西原刊本。

到的，只是清代升平署的若干钞本耳。但在批评家的眼光看来，这些无聊的剧本却是最不值得流传下来的。在这二百四十二种的剧本里，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最驽下而且无用的了。

六

赵琦美钞校这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剧本集，就今所见的他的跋语看来，当开始于万历甲寅（四十二年）的冬天。他跋《切脍旦》云：“十二月二十日校内本于真如邸中。”是他第一次见到“内本”乃在“真如邸中”。此后，几乎每月都校对了好几本。以万历乙卯（四十三年）所校的为最多。在这一年的春天，他于“内本”之外，又见到了山东于小谷所藏的杂剧。最早的一个提到于小谷本的跋是在乙卯孟春念有五日。

> 万历四十三年孟春念有五日校（此字似当作“假”）山东于相公中舍小谷本抄校（《浣花溪》跋）

此后经过了丙辰（四十四年），经过了丁巳（四十五年），也时时都在钞在校“内本”及“于小谷”本。这些剧本的钞校至少占据了他三年以上的时间。他一得暇，便从事于此：

> 四十三年正月朔旦起朝贺待漏之暇校完（《连环记》跋）
>
> 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贺冬至节四鼓起侍班梳洗之馀校于小谷本（《勘头巾》跋）

而在夜间灯下校对的时间也不少：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漏下二鼓校于小谷本（《题桥记》跋）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二十一日灯下校内本（《立功勋庆赏端阳》跋）

甚至在“奉差”的旅途中也不曾放弃了这工作：

于小谷本录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书于公署（《十八学士登瀛洲》跋）

甚至在家里有人结婚的时候也还偷笔在校着：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内本是日瑞五成婚并记（《海门张仲村乐堂》跋）

他对于这校剧的工作可谓深嗜而笃好之。

他大约先得到了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二书，然后去借“内本”、于小谷藏本来钞、来校。

他的钞校的工作是：对于有刻本的，则以“内本”或“于本”校其异同；对于只有钞本的，则以原本和钞胥所录的复本校对一过。故“钞本”只是改正了几个错字；而对于“刻本”的校勘则费力较多。

就今日所存的二百四十二种杂剧计之，刻本有六十九种，余一百七十三种皆为钞本。在刻本里，有十五种是息机子本，余皆为《古名家杂剧选》本。

今所见《古名家杂剧》凡二集；第二集名《新续古名家杂剧

选》[1]。第一集凡四十种，第二集则仅二十种。然诸家藏本往往有出此二集外者；即这里所收的五十四种，出二集外的已经很不少。诸家书目皆以《古名家杂剧选》为陈与郊编刊。今见《女状元》之末，有一牌子云：

万历戊子（十六年）夏五西山樵者校正，龙峰徐氏梓行

则知编刊者并非陈氏了。缘世人均未见此牌子，故致有此误。

在一百七十三种钞本里，其来源也只有二种，一是“内本”，一是“于小谷本”。但不注明来源的也有，兹列为一表如下：

（1）内本　九十二种　　　　（2）于小谷本　三十二种

（3）未注明者四十九种。

“内本”有一个特征，即每剧之末均附有“穿关”。“穿关”殆即“穿扮”之意；每折指明登场人物所穿戴的衣服、帽鞋，并指明髭髯式样。这里，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山神庙裴度还带杂剧穿关

头折

王员外　一字巾　圆领　绦儿　三髭髯

旦儿　鬏髻　手帕　比甲袄儿　裙儿　布袜　鞋

家童　纱包头　青衣　褡膊

正末裴度　散巾　补纳直身　绦儿　三髭髯

第二折

长老　僧帽　僧衣　数珠

行者　僧陀头　僧衣

---

[1] 见《续汇刻书目》及《文学季刊》第二期。

王员外　正末裴度　同前
赵野鹤　散巾　道袍　绦儿　三髭髯　裙扇
韩夫人　塌头手帕　补纳袄儿　补纳裙　布袜　鞋
韩琼英　手帕　补纳袄儿　补纳裙　布袜　鞋
李邦彦　一字巾　补子圆领　带　三髭髯
张千　攒手　圆领　项帕　褡膊
韩琼英　又上　同前　提盔罐

第三折

山神　凤翅盔　膝襕曳撒　袍项帕　直缠　褡膊　带
三髭髯
韩琼英　正末裴度　韩夫人　同前

楔子

长老行者　赵野鹤　正末裴度　夫人　同前

第四折

韩太守　一字巾　补子圆领　带　苍白髯
张千　同前
媒人　同前旦儿
山人　方巾　青直身　绦儿
韩琼英　花箍　补子袄儿　膝襕裙　布袜　鞋
正末裴度　幞头襕　偏带　三髭髯笏
韩太守又上　同前
夫人　塌头手帕　补子袄儿　裙儿　布袜　鞋
赵野鹤　长老　王员外　旦儿　李邦彦　同前

我把附有“穿关”都当作了“内本”，大约不会是很错的。臧晋叔的《元曲选》也多半出于“内本”。晋叔云：“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这话是可靠的，

我们观于今日出现的清代升平署藏曲本与车王府藏曲之多至三四千种，可知明代“御戏监”所藏曲本一定是很多的。李开先所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正可说明其情形。

至于于小谷（清常跋中亦简作小谷）是什么人呢？清常在诸跋曾提到他是东阿于谷峰子。

>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谷藏本。于即东阿谷峰于相公子也。（《东墙记》跋）

按于谷峰名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号谷峰。隆庆进士。万历初，历修撰，充日讲官。以忤张居正，请疾归。居正卒，起故官，后历官至东阁大学士。卒谥文定。有《谷城山馆诗文集》及《笔麈》。《明史》有传[①]。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戏曲的收藏者，而且对于戏曲很有研究。在山东，我们只知道李开先（中麓）家里藏词曲最多，有“词山曲海”之目，想不到在东阿还有一个于家。清常云：

> 于谷峰先生查元人孟寿卿作。（《忍字记》跋）
>
> 于相公云：不似元人矩度，县隔一层。信然！相公，东阿人。拜相。见朝后便殂。观其所作《笔麈》，胸（中）泾渭了了。惜也不究厥施云。（《司马相如题桥记》跋）

则慎行对于他的藏本必有“题识”或校记一类的东西，可惜除此清常引的二则外，均不可得见。

---

① 见《明史》卷二百十七。

小谷为慎行子；《明史》及《慎行墓志铭》均未述及。按道光（九年）重修《东阿县志》（卷十二）“恩荫”里有于纬，注云：“以父文定公荫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广东雷州府知府。”正和清常一跋里所云“中舍”相合。大约他和清常同在北平时，正官“中书舍人”。二人之出身很相同。清常也是以“恩荫”出身的。同书“艺文”四（卷十八）叶向高《谷城山馆全集序》云：

> 公没，而孝廉（郭应宠）与公之子纬，申公遗指，余益怆然，因为之叙。

但于纬是不是即为于小谷呢？这里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同书(卷十二）“封赠”里，有于慎由，注云：“以出继子纬贵，天启间赠户部郎中。”慎由为慎行弟。是慎行本无子，以弟之子纬为子也。纬为小谷之名，当可无疑。

小谷他自己对于戏曲有没有什么研究，我们已不可考知。但他的“藏本”，却有许多经了清常的转钞而大显于世。他也可以借此而传了。我很怀疑，凡清常钞本里，没有注明来源，而且也不附有“穿关”的，大抵都是于氏的藏本。那么，合计之，于氏的钞本，殆有八十一种流传于今了。“物常聚于所好!”山东于氏、李氏和清代孔氏[①] 都是藏曲的大家。今所见的许多重要的曲本，殆多数源出于山东。

---

① 山东孔氏藏曲近来出现者不少，吴兴周氏所藏《宝剑记》等即出于其家。

七

清常对于这些杂剧不单是钞校而已。大约他在钞校的工作完成了之后——在把“内本”，“于小谷本”钞录完毕了之后——便把刻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拆散了，和那些钞本合钉在一处，成为一百册（或一百册以上，但至少是一百册）。[①]

他的排列的次序是依据于《太和正音谱》的[②]。故他也以马致远为首，而以费唐臣、王实甫、宫大用、关汉卿等继之。其无名氏诸杂剧也依据着《正音谱》的次第。至于《正音谱》所不载的无名氏诸作，则统名之曰：“古今无名氏”，而以“类别”为次第。这次第，虽则历经各收藏者之手均不曾拆散，或改易过[③]。《也是园书目》虽略有更动，像把《单鞭夺槊》一剧，改正为尚仲贤作；把周宪王诸作提前到明初丹丘先生之后等；但始终不曾改动了原书的次第。故原书的排列，与《也是园书目》略有前后次第不符处[④]。

清常在排列次第的时候，大约又依据了《太和正音谱》把这些杂剧的名目及作家们加以考证。故于原书的作者及剧名间附有考证、改动及注释。大约他当初并不曾见钟嗣成的《录鬼簿》[⑤]，

---

① 这有《季沧苇书目》可证。

② 《太和正音谱》二卷，有明洪武刊本，有《涵芬楼秘笈》本，有明万历间张孟奇刊本（易名《北雅》）。

③ 见《也是园书目》及原书首册所附黄荛圃手钞“目录”。

④ 《也是园书目》改动原书次第的地方仅只这二处。

⑤ 《录鬼簿》有明蓝格钞本（今有复印本），《楝亭十二种本》，王国维校注本，马廉新校注本。

故一切皆以《太和正音谱》为依归。直到了最后一年（万历四十五年）的十二月，方才见到他有援引《录鬼簿》处。大约在这时候他方才见到了这部书。

他在各剧的跋里，每说明其校订的工作的功力，像：

> 内本世本，各有损益。今为合作一家。(《任风子》跋)

於于小谷本与众说不同处，亦每注明，像：

> 于本作费唐臣。(《范张鸡黍》跋)

但以据《正音谱》者为最多。

> 《太和正音》作《廉颇负荆》。(《渑池会》跋)
> 《太和正音》名《敬德降唐》。(《单鞭夺槊》跋)

按在此剧封面里页，另有一人注道：

> 此尚仲贤所作，非汉卿。玄度误认作《敬德降唐》故目。

和《也是园书目》对照起来，知道这“注”大约出于钱遵王之手。

> 《太和正音》有《伊尹扶汤》，或即此，是后改今名也。然词句亦通畅。虽不类德辉，要亦非俗品。姑置郑下，再考。清常。(《伊尹耕莘》跋)

按郑作《伊尹扶汤》，据《录鬼簿》[1] 其全目为《耕莘野伊尹扶汤》，似即此剧。

《太和正音》作《无盐破环》。(《钟离春智勇定齐》跋)

于元无名氏所作，也是全以《正音谱》的次第为次第的。

《太和正音》无名氏凡一百一十折此所编号依其次也。

在那里，考证似尤详。于原本作元罗贯中撰的《龙虎风云会》，则宁据《正音谱》列入无名氏中。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于其间，间有附以批评的意见，像：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二十九日晦日校内本。大约与《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同意。此后多管通一节。笔气老干，当是元人行家。(《博望烧屯》跋)

亦有直证“时本”之非者，像《大妇小妻还牢末》，跋云：

别作马致远，非也。依《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① 据明蓝格钞本《录鬼簿》。

此外，他的跋里，可注意的地方还很多。兹汇刊数则于下：《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跋云：

> 《录鬼簿》有《刘先主襄阳会》，是高文秀所作。意者即此词乎？当查。

《降桑椹蔡顺奉母》跋云：

> 《太和正音》作《蔡顺分椹》。[①]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原作元张国宾撰）跋云：

>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原作元杨景贤撰）跋云：

>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又注云：

> 《太和正音》作本朝人。

《阀阅舞射柳蕤丸记》跋云：

---

① 按清常初仅见《正音谱》，故不知此剧为刘唐卿作。《正音谱》所载唐卿剧，仅有《麻地傍印》一种。（明蓝格钞本《录鬼簿》同）但各本《录鬼簿》则均有此剧。

内本与世本稍稍不同，为归正之。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原作元关汉卿撰）跋云：

此本《太和正音》不收。

又于《张公艺九世同居》后跋云：

此后俱《太和正音》不收。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跋云：（原作元谷子敬撰）

《太和正音》作本朝。

在《升仙梦》、《菩萨蛮》、《玉梳记》三剧题目上，并注云：

《太和正音》不载。

《司马相如题桥记》跋云：

《录鬼簿》有关汉卿《升仙桥相如题柱》，当不是此册。四十五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清常道人又题。

他跋中引《录鬼簿》处，仅此则与《醉走黄鹤楼》跋而已；而作“跋”的时间则均为丁巳十二月（《醉走黄鹤楼》跋写于十二月十九日）。可见他见到《录鬼簿》必较《太和正音谱》迟得多。故前跋均未之及。他对于剧文亦间附批评，但不甚多，像《女学士

明讲春秋》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此必村学究之笔也，无足取，可去。

《雷泽遇仙记》跋云：

录于小谷本。此词是学究之笔。丁巳仲夏端日。

《王文秀渭塘奇遇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此村学究之笔也，姑存之。时丁巳六月初七日。

《庆丰门苏九淫奔记》跋云：

于小谷本抄校。词采彬彬，当是行家。

《秦月娥误失金环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大略与《东墙记》不甚相远。

总之，他是一位很忠诚的校录者；在他的“校改”上，很少见到“师心自用”的地方，有许多种杂剧，并不委之钞胥，还是他自己动手钞写的。对于像这样一位恳挚的古文化保存者、整理者，我们应致十分的敬意!

这一百册左右的戏剧宝库在清常死后便流落在人间。到底是即传之钱谦益呢还是曾经过他人之手，今已不可知。但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董其昌（自署思翁）[1] 的四则跋文：

细按是篇与元人郑德辉笔意相同。其勿以为无名氏作也。思翁。(《百花亭》跋)

崇祯纪元二月之望，偕友南下。舟次无眠，读此消夜，颇得卷中之味。(《孟母三移》跋)

是集余于内府阅过，乃系元人郑德辉笔。今则直置郑下。(《斧劈老君堂》跋)

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庆贺元宵节》跋)

这是一个谜。似乎在崇祯元年左右，这戏剧集曾经落在董其昌手里过。这时，距清常之死已近五年。[2] 读《孟母三移》跋，似董氏曾携此书“南下”。到底他是借了清常的，还是借之牧斋的，还是他自己所获得的，实是一个谜。难道是由他家再传到牧斋手中的么？而此书之曾经牧斋收藏则无可疑。牧斋得到清常的钞校本书最多，此书自当在内。故当绛云焚后，他把所有清常校本都送给了钱遵王时，此书也传到了遵王手里。(见上文)

牧斋在此书上不曾留下过什么痕迹。遵王则曾钞录全目，列之《也是园书目》中，并曾略加排比过，而对于原书的次第则不曾改动。在《三醉岳阳楼》剧中有遵王手书三行，系补钞原书的残损处者。

对于此书用过很大的校勘工夫的，还有一位何煌。他在清雍

---

[1] 董其昌，华亭人，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敏。其书画为明末之冠。有《容台集》。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2] 按清常卒于天启甲子（四年），见赵氏“家乘”。(《玉简斋丛书》引)

正三年至七年间，曾用所得到的李开先[①] 钞本元剧及开先旧藏元椠本的杂剧数十种，以校此书。他以朱笔密校此本与元椠本不同处。有的简直是等于补写了全剧。在他的跋文里可见出他用力之劬：

雍正己酉（七年）秋七夕后一日，元椠本校。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中。（《范张鸡黍》跋）

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刻本校。（《单刀会》跋）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钞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悉据钞本改正补录。钞本不具全白。白之缪陋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力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王粲登楼》跋）

用李中麓所藏元椠本校讫了。清常一校为枉废也。仲子。雍正乙巳八月二十一日。（《魔合罗》跋）

雍正乙巳八月二十六日灯下，用元刻校勘。仲子。（《冤家债主》跋）

下面一则，虽不曾署名，却确知其亦必出于仲子手笔：

经俗改坏，与元刻迥异，不可读。（《疏者下船》跋）

---

① 李开先，山东章邱人，字中麓，曾与王九思相酬答。有集及《宝剑记》传奇。

他的校勘的重要处，便是得到李开先旧藏元椠杂剧[①]及其他钞本，可惜他所校的种数并不多。

荛圃以下，诸收藏家，都只是"抱残守阙"，[②]对于原书并不曾有什么变易。故我们可以说：原书的面目在大体上还是三百二十多年前清常钞校并手订的原来面目。

我们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因了这部重要的弘伟的戏剧宝库的发现，而开始觉得有些"定论"；特别重要的是，许多明代"内本"——即《元曲选》所依据的"御戏监"本——的存在，顿令人有焕然一新耳目之感。

谁知道呢：黄荛圃时代、汪阆源时代所佚去的本书若干册，[③]也许还会出现于世吧；晁氏宝文堂，祁氏读书楼所藏的若干元明杂剧，也许也还会出现于世吧！我们不敢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关于本书所有的"穿关"及"宾白"二点，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者是很重要的问题；又本书各剧"提要"，我也已随笔记录得颇详；将继续此文而更将有所论述。

作者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写毕

① 按仲子所谓"元刊杂剧"即今传之《元刊杂剧三十种》。但在仲子提到之前我们都不知是李开先旧藏。

② 黄荛圃于手钞原书目录外，并编有《待访古今杂剧存目》，而于他所藏元刊本及明刊本（息机子本及《古名家》本）中，有收载者并加注于下，可谓爱护此书之至。

③ 两次约佚去三十册至四十册之间。第一次佚阙的时间，大约是在雍正至嘉庆间。（荛圃跋作于嘉庆九年）第二次大约是在嘉庆道光间。（由黄氏转入汪氏手时）时代都比较的不远，似有"尚在人间"的可能。

附录一　黄荛圃题识

余不善词曲，而所蓄词极富。向年曾见蔡松年词，金刊本，因其未全，失之交臂。后为抱冲所得。盖其时犹于古书未能笃好，不免有完缺之见存也。嗣后收得词本极多。宋刻单行词本，一册都无。元刻如苏辛，极古矣。外此，若毛抄旧抄名校都备。往因欲得宋本《太平御览》，而无其资，始有去词之意。其目稍稍散出。有杭人某，几几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购得《御览》，以他书易之而酬其半直。词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刻旧抄名校等种，列目如前。即欲买词之杭人亦曾议并售去。今词议未成而曲更勿论。因思毛氏云：李中麓家词山曲海无所不备。而余所藏培塿沟渠也。然世之好书者绝少。好书而及词曲者尤少。或好之而无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此好终不能专。余真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几几乎得而复失，皆绌于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兹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遂余之无力而卒能好者也。拟裒所藏词曲等种，汇而储诸一室，以为学山海之居。庶几可为讲词曲者卷勺之助乎？甲子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读未见书斋主人黄丕烈识于百宋一廛之北窗。

附录二　丁祖荫跋

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卷首尚有所谓元刊明刊杂剧曲目，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并注明阙失。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

外系三百四十种，荛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古名家杂剧目录》，（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以上四目剧本，俱也是园目所载，为此书所阙。并也是园原目朱笔标著其次第。）及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容台》脉望小神仙，（清常诗集名《容台小草》，藏书目曰脉望馆。）炳烛丹黄待漏前。（此本系清常官刑部郎时所校，卷尾常有四鼓待漏校完之语，兼及时事。）点出盛明新乐府，神宗皇帝太平年。

武康山下鬼声哀，也是园中历劫来。何事明珠遗百一，不随沧海月明回。（转入士礼居、艺芸精舍时递佚曲百一种矣。）

未谙音律老荛翁，（黄跋云然）甲乙分题箧衍中。（荛圃手录《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目于册首，案即今上虞罗氏所刊本，序云手题箧面曰乙编，则此必为甲编也。）此是清常编定本，纵然异曲亦同工。（罗刊《三十种》序云，不知编者名姓。）

词山曲海（亦跋中语）等尘沙，散入黄汪又赵家。莫向春风笺《燕子》，更谁解唱《后庭花》！（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丁初我《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中。）

（按：本文注释均为作者原注）

清代文集目录序

予收书始于词曲小说及书目。继而致力于版画，遂广罗凡有插图之书。最后乃动博取清代文集之念。自壬午至甲申，予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必挟之以归。时或数日不得其一，亦有一日而获得数种，乃至十数种。不问美恶精粗，但为予架上所无者，则必收之。予初亦间致清集，所得约二三百种。然大抵必取所喜者，若《鲁岩所学集》、《悬榻编》诸书。惜今皆熸于兵火矣。此三年间，则无所不取，而尤着意于嘉、道二朝所谓朴学家之文集。惜入手已迟，佳者极不易得。即七八年前俯拾即是之《敬孚类稿》、《月斋文集》等，今亦须博访南北各肆而始得之。忆大变方起，北估纷集申江，日以贱值获精品。积学斋徐氏所藏清集二十余箱，亦为彼辈捆载而北。而友人陈乃乾先生所藏清集二三百种，竟以千数百金斥去。其中当时即诧为罕见之物，不在少数。而予皆交臂失之。及今念及，可胜慨惜！然三年来专心一志之所获，亦有足一述者。壬午初春，上海孙某书散出，为蕴华阁所得。予以半月之力，择取清代文集百许种。然绝无佳者。癸未春，吴县胡玉缙书售出，予托郭石麒得其二十许种，而精品皆为孙贾实君所取，已径行北运。予见其目，乃亟购置之。价已昂

数倍。《孟陔堂文说》至千金,《琴士文钞》亦耗三百金,《小石渠阁文集》竟须二百金。然均不能不节衣缩食以得之。后扬州何氏、无锡丁氏诸家藏书散出,予皆有所得。其间零星购于各肆者,亦不下三四百种。甲申春,孙贾助廉先后为予致六七十种。夏初,孙贾实君为予致五六十种。综前后所得,凡八百数十种。于是予所藏清代文集,粲然可观矣。凡此皆予三年间心力所结聚者也。待访未得者,尚有五十种。然诸大家、诸朴学家之作,应备者则大略已具备之矣。今日书值日昂,春初较之去岁,已增数倍。入夏以来,复增数倍。前之以三百金得《孟亭居士集》者,今则八倍之尚不易得。前之以八百金得《学福斋集》,自以为豪举。今则五倍之而尚不以为昂。予力已殚,今后恐不易更有所增益矣。暑间多暇,杜门不出。遂发箧陈编,汇为一目,以自省览。予之不收诗集而专取文集者,盖以诗集多不胜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则充栋汗牛。文集固亦有滥竽充数者,而大体则都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订之作。而治经子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绝之言,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晚清诸家集,亦足以考见近百年来之世变,往往为予《晚清文选》所未收。续选有日,必将据此成编。而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文钞;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予之致力于斯,殆为后人任其艰辛耳。世变方殷,劫火未熄,念集之之不易,乃不能不虑及保存之方。世有同心者,其将有感于斯而合力协谋之欤?但愿不至目在书亡,为他日无穷之憾耳。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序

清代文集目录跋

右清代文集八百三十六种，皆予二十余年来所累积而得者。“一二八”之变，储于申江东区之书，胥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八。凡此目所著录者，十之八九，皆为壬午以后三年中所补购。此三年中，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案头尝置北平图书馆编印之《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一册。有所得，必就册上识之。册中所无者，则别录一目。暑中闭户索居，乃录一清目以自省览。综计《清集索引》所收者，予已获得十之七八，而溢出索引外者，则在四百八十种以上。他日当复可据予所得，编印一索引续编也。夫清集之收集，似易而实难。在清末民初易，在今日则难。而专收文集则尤难。今日遍索南北各坊肆，有能得文集二三百种者乎？即集一百种，恐亦未易。予尝持一单访于各肆。单中物凡九十余种，而耗时一月有余，遍历诸肆，所得尚不及七八种。即数年前，尘封架上，无人顾问之《小仓山房文集》、《西陂类稿》诸书，一举目可得数部者，今则都不复见。可知集此八百三十许种，诚“若有天幸”也，亦往往得之无意中。沈钦韩《幼学堂集》，藏书家

素目为难得之书。每获睹一部，必竞收之。然藏此者，海内亦不过寥寥三数家耳，予今岁乃不意于一已停业之古书肆得之，为之狂喜数日。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向来最罕见。后邃雅斋至楚刷印十数部归，散售南北。今则复珍为难得之物矣。许印林《攀古小庐文》，仅一册，刊于光绪间。日本尝复印之。然今则复印本与原本同不易收。而原本附有续编，尤称奇珍，为价几等清季之宋板书。陈鳣《简庄文钞》凡三刻。今原刻本固难得，而光绪间羊氏刻本附有续钞者，亦自罕遇。王宗炎《晚闻居士集》凡二刻。予尝失收一翻印之活字本，后终得一道光原刻本，自诧为幸事。丁寿昌《睦州存稿》，欲见不得者久矣。去岁，书友徐绍樵至江北收书，乃为予获之。冯伟《仲廉文钞》刊于道光间，蒋学佣《樗庵存稿》刊于嘉庆癸酉，倪模《迂存遗文》刊于光绪间，皆访之已久，而后于无意中次第收入。张鉴《冬青馆集》有嘉业堂刊本，予迟迟未之收。然仓卒间欲得其一，却亦不易。去岁偶过某肆，乃于其架上获得一道光原刊本，犹是未装成册之最初印本也。大抵清初诸遗老集，目最难求。而道光一代所刊者，以中经太平天国之变，往往刊成即毁于兵，亦多可遇而不可求。即同光以来所印者，似易得矣。而亦每以所印无多，毁弃最易，反较乾嘉诸通行文集为不多见。而乾嘉道诸朴学家集，除戴段诸家刻本多而易得外，若程瑶田《通艺录》，今《安徽丛书》收之。沈彤《果堂集》，赵垣《保甓斋集》，赵一清《东潜文稿》，邵晋涵《南江文钞》，沈豫《芙村文钞》，金鹗《求古录礼说》，法式善《存素堂集》，赵绍祖《琴士文钞》，胡赓善《新城伯子集》，彭元瑞《恩馀堂辑稿》，黄汝成《袖海楼杂著》，沈大成《学福斋集》，洪朴、洪榜《二洪遗稿》，鲁九皋《山木居士集》，盛大士《蕴愫阁集》诸书，皆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至今，王鸣盛《西庄始存稿》，胡承珙《求是堂集》，宋翔凤《朴学斋集》诸书，予犹悬目待访

焉。古书日少，劫火方红。前之不易得者，今固尤甚，而前之易得者，今亦成为难见之书矣。清目写成，循读一过，念集之之艰辛，颇自珍惜。而为力所限，每不能讲求版本。讲求清代刊本之版本学，今尚无其人。但取其易致，但求其丰富，往往不复计及其为原刊初印者与否。牧斋《初学》、《有学》二集，《梅村家藏稿》诸学，以已收入《四部丛刊》而未取。《袖海楼杂著》以已有北平新印本，尝见一原刊本而未留。《章氏丛书》则但收古书流通处影印本，而未求浙江书局刻本。《义门集》亦为坊间印本。但以应用为主，不复奢求。然坊本后印本，亦每有较原刊初印本所收为多者。《小仓山房文集》袖珍本，即较乾隆刊本多出数卷。羊氏刊《简庄文钞》，亦较原刊本《简庄缀文》多出续编二卷。湖北刊本《变雅堂集》，亦较康熙原刊本收文为富。我辈收书原为致用计，不能若藏书家之专事罗集古董也。惟历年所得，亦未尝无佳本精刊。《二洪遗稿》近有北平石印本。然予所收则为原刊本。《董文友集》、《王昆绳集》均为康熙原刊本。谭莹《乐志堂集》，《清集索引》仅收《文略》四卷，予则并有文集十八卷。其他善本，亦不在少数。此但可为知者道耳。又清人文集每有未刻单行本而但在丛书中者，或单刊本不易得，而丛书中却收之者。予每为致一文集，却不得并致一家之丛书。蒋侑石《问奇室文集》一卷，在遗书中。崔东壁《无闻集》亦在遗书中。他若邹叔子、邹征君、宁都三魏、章太炎诸家，皆不能不因其文而致其全集。张成孙《端虚勉一居文集》、蒋彤《丹棱文钞》，单刊本最罕见。曾收入《常州先哲遗书后编》中。然《常州先哲后编》印行不多，亦难觅得。尝于修文堂见到一部，索一万三——四千金。踌躇半月，方思得之，而已归他人有矣。稍纵即逝，遗憾无穷。今复欲得其一，恐非大费周章不可矣。孙助廉尝为予言：有开花纸本纳兰容若《通志堂集》，欲售二千余金。亦以无力，致当时未收。及再

询之，则已售去矣。吴荣光《石云山人全集》、冯登府《石经阁集》亦均几得之，而中途为人夺去。北方书友某云：有胡承珙《求是堂集》，索五百金，亟向之收得，则为诗集非文集也。吴槎客拜经楼原刊《愚谷文存》正续编，尝于汉学书店架上见之。偶大意未取。数日后再过之，则已为人购之矣。幸后终得《愚谷文存》续编，足以稍慰。《愚谷文存》收入《拜经楼丛书》中，较易得。似此一意求书，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书可尽得乎？求一类之书，其难尚如此，况讲大举收藏乎？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则区区苦辛营求之劳，诚不足道也。

三十三年九月三日，写毕清目。

郑振铎全集

第六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